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六四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六四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2・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4）

日知錄三十二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爲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璩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士禎諸人尚謂不足當抨擊獨於詰難此書沾沾自喜則其引炎武爲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爲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敘曰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儒生鉅材日事纂述而端通瓌異之資遂率隳敗於詞章訓詁襞績破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著書大都采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以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岐分爲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徵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覯焉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於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徙流離而譔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閎廓奧賾咸藏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端通瓌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顧綜覈名實意雖救偏而識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纘學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閻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論既晐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辨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爲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耆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增則亦闕諸竊慮踳駁有踰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制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小之指或不重爲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先生著述閎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視彼竅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中流行既久刊闕多譌潛邱諸君皆有斠正今茲集釋即錄爲權輿復廣加鉤析脫字既增譌文亦削諸君別著論纂雖殊指意可并則亦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轄參稽亟爲決擇若異徑庭不引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紀諸子雜家皆先生博綜穿穴茲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時及後賢所述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諸家辨駁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岐舛用援鄭詁禮經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衆言加之融釋諸經訓纂衆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至義類所關或據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百家分見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鉤甄以祛觝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

第世異盛衰則論貴參伍求棟買櫝何殊區霧奚竭顓愚略疏偏激不爲掉磬間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慚和繆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爲采厠著書識尚雅馴立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真辭氣多仍其舊亦準全書惟求實事至於詞原曲喩隱多未正既甄舛駮闕疑云爾

世嬗歲遷學者輩出參考古今蔚成宏傑其論治體要道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弁則一間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但取證明奚事枝博輒加刪節歸諸簡覈若語有繁略理無醇疵既刈其凡不廣附麗

疏說既繫主名雖一氏族不署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異存士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諡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恉亦準斯至同時材哲則概著其名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刪錄本通行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楊氏名宁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寇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臯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舉人浙江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士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進士
汪氏師韓字抒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臣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崙字句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
吉士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黃中字和叔吳縣人乾隆初舉
徐鴻博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曰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尚書
宮氏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範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盧氏文弨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燿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喈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鼐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鳳隆歲貢生江陰人
朱氏澤澐字止泉寶應人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琛進士陽湖人
莊氏綬甲字卿珊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淇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清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字字啓大嘉定人
劉明經開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煜字樂園溆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舉人吳縣人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
督
陶宮保澍字雲汀安化人進士今官兵部尚書兩江
總督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今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荊溪人進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壬字□□寧波人
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進士今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涇縣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後學黃汝成敘錄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儁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荊川楊用脩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

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耒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稾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耒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先生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二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二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日知錄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

卷之一
三易　重卦不始文王
朱子周易本義　卦爻外無別象
卦變　互體
六爻言位　九二君德
師出以律　既雨既處
武人爲于大君　自邑告命
成有渝无咎　童觀
不遠復　不耕穫不菑畬
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有孚于小人　損其疾使遄有喜
上九弗損益之　利用爲依遷國
姤　包無魚
以杞包瓜　巳日
改命吉　艮
艮其限　鴻漸于陸
君子以永終知敝　鳥焚其巢
巽在牀下　翰音登于天
山下有雷小過　妣
東鄰　游魂爲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
垂衣裳而天下治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易逆數也　說卦雜卦互文
兌爲口舌　序卦雜卦
晉晝也明夷誅也　孔子論易
七八九六　卜筮
卷之二
帝王名號　九族
舜典　惠迪吉從逆凶
懋遷有無化居　三江
錫土姓　厥弟五人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允征
惟元祀十有二月　西伯戡黎
少師　殷紂之所以亡
武王伐紂　泰誓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王朝步自周
大王王季　彝倫
微子之命　酒誥
龜從筮逆　周公居東
召誥　元子
其稽我古人之德　節性
汝其敬識百辟享　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建官惟百
司空　顧命
矯虔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尚書　書序
豐熙僞尚書
卷之三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四詩　孔子刪詩
何彼襛矣　邶鄘衛
黎許二國　諸姑伯姊
王事　朝隮于西
王　日之夕矣
大車　鄭
楚吳諸國無詩　豳
言私其豵　承筐是將
馨無不宜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小人所腓　變雅
大原　莠言自口
皇父　握粟出卜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不醉反恥
上天之載　王欲玉女
夸毗　流言以對
申伯　德輶如毛
韓城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不弔不祥　駉
實始翦商　元鳥
敷奏其勇　魯頌商頌
詩序
卷之四
魯之春秋　春秋闕疑之書
三正　閏月
王正月　春秋時月並書
謂一爲元　改月
天王　邾儀父
仲子　成風敬嬴
君氏卒　滕子薛伯杞伯
闕文　夫人孫于齊
公及齊人狩于禚　楚吳書君書大夫
亡國書葬　許男新臣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及其大夫荀息
邢人狄人伐衛　王入于王城不書
星孛　子卒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三國來媵　殺或不稱大夫
邾子來會公　葬用柔日
諸侯在喪稱子　未踰年書爵
姒氏卒　卿不書族
大夫稱子　有謚則不稱字
人君稱大夫字　王貳于虢
星隕如雨　築郿
城小穀　齊人殺哀姜
微子啓　襄仲如齊納幣
子叔姬卒　齊昭公
趙盾弑其君　臨于周廟

欒懷子　子太叔之廟
城成周　五伯
占法之多　以日同爲占
天道遠　一事兩占
春秋言天之學　左氏不必盡信
列國官名　地名
昌歜　文字不同
所見異辭　記履綸來逆女
母弟稱弟　子沈子
穀伯鄧侯書名　鄭忽書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爭門　仲嬰齊卒
隱十年無正　戎菽
隕石于宋五　王子虎卒
穀梁日誤作曰
卷之五
閽人寺人　正月之吉
木鐸　稽其功緒
六牲　邦饗耆老孤子
醫師　造言之刑
國子　死政之老
凶禮　不入兆域
樂章　斗與辰合
凶聲　八音
用火　涖戮于社
邦朋　王公六職之一

莫肯見于君　主人
辭無不腆無辱　某子受酬
辯　須臾
飯不致　三年之喪
繼母如母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
子君子　女子子在室爲父
慈母如母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　有適子者無適孫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繼父同居者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
上　兄弟之妻無服
先君餘尊之所厭　貴臣貴妾
外親之服皆緦　唐人增改服制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考降　噫歆
卷之六
母不敬　女子子
取妻不取同姓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檀弓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扶君　二夫人相爲服
同母異父之昆弟　子卯不樂
君有饋焉曰獻　邾婁考公
因國　文王世子

武王帥而行之　用日干支
社日用甲　不齒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庶子不以杖即位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庶姓別於上　愛百姓故刑罰中
庶民安故財用足　術有序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肅肅敬也
以其綏復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
除　十五月而禫
妻之黨雖親弗主　吉祭而復寢
如欲色然　先古
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致知　顧諟天之明命
桀紂帥天下以暴　財者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君子而時中　子路問强
素夷狄行乎夷狄　鬼神
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達孝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誠者天之道也　肫肫其仁
卷之七
孝弟爲仁之本　察其所安
子張問十世　媚奧
武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
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變齊變魯　博學於文
三以天下讓　有婦人焉
季路問事鬼神　不踐迹
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奡盪舟　管仲不死子糾
予一以貫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　性相近也
虞仲　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梁惠王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動心　市朝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文王以百里
廛無夫里之布　孟子自齊葬於魯
其實皆什一也　莊嶽
古者不爲臣不見　公行子有子之喪
爲不順於父母　象封有庳
周室班爵祿　費惠公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以紂爲兄之子
才　求其放心
所去三　自視欿然
士何事　飯糗茹草
孟子外篇　孟子引論語
孟子字樣　孟子弟子
茶　鬭
九經　考次經文
卷之八
州縣賦稅　屬縣

州縣品秩　府
鄉亭之職　里甲
掾屬　都令史
吏胥　法制
省官　選補
停年格　銓選之害
員缺
卷之九
人材　保舉
關防　封駁
部刺史　六條之外不察
隋以後刺史　知縣
知州　知府
守令　刺史守相得召見
漢令長　京官必用守令
宗室　藩鎮
輔郡　邊縣
宦官　禁自宮
卷之十
治地　斗斛丈尺
地畝大小　州縣界域
後魏田制　開墾荒地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豫借
紡織之利　馬政
驛傳　漕程
行鹽
卷之十一
權量　大斗大兩
漢祿言石　以錢代銖
十分爲錢　黃金
銀　以錢爲賦
五銖錢　開元錢
錢法之變　銅
錢面　短陌
鈔　僞銀
卷之十二
財用　言利之臣
俸祿　助餉
館舍　街道
官樹　橋梁
人聚　訪惡
盜賊課　禁兵器
水利　雨澤
河渠
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秦紀會稽山刻石
兩漢風俗　正始
宋世風俗　清議
名教　廉恥
流品　重厚
耿介　鄉原
儉約　大臣

除貪　貴廉
禁錮姦臣子孫　家事
奴僕　閹人
田宅　三反
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南北學者之病　范文正公
辛幼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士大夫家容僧尼　貧者事人
分居　父子異部
生日　陳思王植
降臣　本朝
書前代官

卷之十四

兄弟不相爲後　立叔父
繼兄子爲君　太上皇
皇伯考　除去祖宗廟謚
漢人追尊之禮　謚法
追尊子弟　內禪
御容　封國
乳母　聖節
君喪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居喪不弔人　像設
從祀　十哲
嘉靖更定從祀　祭禮
女巫

卷之十五

陵　墓祭
厚葬　前代陵墓
停喪　假葬
改殯　火葬
期功喪去官　緦喪不得赴舉
喪妻　衫帽入見
奔喪守制　丁憂交代
武官丁憂　居喪飲酒
匿喪　國恤宴飲
宋朝家法

卷之十六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科目　制科
甲科　十八房
經義論策　三場
擬題　題切時事
試文格式　程文
判　經文字體
史學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中式額數
通場下第　御試黜落
殿舉　進士得人
大臣子弟　北卷
糊名　搜索

座主門生　舉主制服
同年　先輩
出身授官　恩科
年齒　教官
武學　雜流
通經爲吏
卷之十八
祕書國史　十三經注疏
監本二十一史　張參五經文字
別字　三朝要典
密疏　貼黃
記注　四書五經大全
書傳會選　內典
心學　舉業
破題用莊子　科場禁約
朱子晚年定論　李贄
鍾惺　竊書
勘書　改書
易林
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不貴多
著書之難　直言
立言不爲一時　文人之多
巧言　文辭欺人
修辭　文人摹倣之病
文章繁簡　文人求古之病
古人集中無冗複　書不當兩序
古人不爲人立傳　誌狀不可妄作
作文潤筆　文非其人
假設之辭　古人未正之隱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重書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年月朔甲子　年號當從實書
史書一年兩號　年號古今相同
割併年號　孫氏西齋錄
通鑑書改元　後元年
李茂貞用天祐年號　通鑑書葬
通鑑書閏月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史書郡縣同名
郡國改名　史書人同姓名
述古　引古必用原文
引書用意　文章推服古人
史書下兩曰字　書家凡例
分題
卷之二十一
作詩之旨　詩不必人人皆作
詩題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詩有無韻之句　五經中多有用韻
易韻　古詩用韻之法

古人不忌重韻　七言之始
一言　古人未有之格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詩用疊字
次韻　柏梁臺詩
詩體代降　書法詩格
詩人改古事　庾子山賦誤
于仲文詩誤　李太白詩誤
郭璞賦誤　陸機文誤
字　古文
說文　說文長箋
五經古文　急就篇
千字文　草書
金石錄　鑄印作減筆字
畫　古器

卷之二十二
四海　九州
六國獨燕無後　郡縣
秦始皇未滅二國　漢王子侯
漢侯國　都
鄉里　都鄉
都鄉侯　封君
圖　亭
亭侯　社
歷代帝王陵寢　堯冢靈臺
生祠　生碑
張公素　王亘

卷之二十三
姓　氏族
氏族相傳之訛　孔顏孟三氏
仲氏　以國爲氏
姓氏書　通譜
二字姓改一字　北方門族
冒姓　兩姓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古人謚止稱一字
稱人或字或爵　子孫稱祖父字
已祧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
二名不偏諱　嫌名
以諱改年號　前代諱
名父名君名祖　弟子名師
同輩稱名　以字爲諱
自稱字　人主呼人臣字
兩名　假名甲乙
以姓取名　以父名子
以夫名妻　兼舉名字
排行　二人同名
字同其名　變姓名
生而曰諱　生稱謚
稱王公爲君

卷之二十四
祖孫　高祖
藝祖　冲帝
考　伯父叔父

族兄弟　親戚
哥　妻子
稱某　互辭
豫名　重言
后　王
君　主
陛下　足下
閣下　相
將軍　相公
司業　翰林
洗馬　比部
員外　主事
主簿　郎中待詔
外郎　門子
快手　火長
樓羅　白衣
郎　門生
府君　官人
對人稱臣　先輩
先妾　稱臣下爲父母
人臣稱人君　上下通稱
人臣稱萬歲
卷之二十五
重黎　巫咸
河伯　湘君
共和　介子推
杞梁妻　池魚
莊安　李廣射石
大小山　丁外人
毛延壽　名以同事而晦
名以同事而章　人以相類而誤
傳記不考世代
卷之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不如史記
史記　漢書
荀悅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作史不立表志
史文重出　史文衍字
史家誤承舊文　晉書
宋書　魏書
梁書　後周書
隋書　北史一事兩見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阿魯圖進宋史表
遼史　金史
元史　通鑑
通鑑不載文人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　注疏中引書之誤
姓氏之誤　左傳注

考工記注　爾雅注
國語注　楚辭注
荀子注　淮南子注
史記注　漢書注
後漢書注　文選注
陶淵明詩注　李太白詩注
杜子美詩注　韓文公詩注
通鑑注

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　稽首頓首
百拜　九頓首三拜
東向坐　坐
土炕　冠服
衩衣　對襟衣
左衽　行縢
樂府　寺
省　職官受杖
押字　邸報
酒禁　賭博
京債　居官負債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

卷之二十九
騎　驛
驢鸁　軍行遲速
木罌缻渡軍　海師
海運　燒荒
家兵　少林僧兵
毛葫蘆兵　方音
國語　外國風俗
徙戎　樓煩
吐蕃回紇　西域天文
三韓　大秦
干陁利

卷之三十
天文　日食
月食　歲星
五星聚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星名　人事感天
黃河清　妖人闌入宮禁
詐稱太子　外國應天象
星事多凶　圖讖
孔子閉房記　百刻
雨水　五行
建除　艮巽坤乾
太一　正五九月
古今神祠　佛寺
泰山治鬼　蕃俗信鬼

卷之三十一
河東山西　陝西
山東河內　吳會
江西廣東廣西　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
曾子南武城人　漢書二燕王傳
徐樂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三輔黃圖　大明一統志
交阯　蒯
夏謙澤　石門
無終　柳城
昌黎　石城
木刀溝　江乘
郭璞墓　蟂磯
胥門　潮信
晉國　緜上
箕　唐
晉都　瑕
九原　昔陽
太原　代
闕里　杏壇
徐州　向
小穀　泰山立石
泰山都尉　社首
濟南都尉　鄒平臺二縣
夾谷　濰水
勞山　楚丘
東昏　長城

卷之三十二
而　柰何
語急　歲
月半　巳
里　仞
不淑　不弔
士　乾沒
辱　姦
訛　誰何
信　出
鰥寡　丁中
阿　幺
元　寫
行李　耗
量移　罘罳
場屋　豆
陘　豸
闖　宙
石炭　終葵
魁　桑梓
胡嚨　胡
草馬　草驢女猫
雌雄牝牡
刊誤二卷附
續刊誤二卷

日知錄集釋目次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雷氏曰〕伏羲畫卦自兩儀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位于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于西南于是震兌正東西坎離正于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之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伏羲氏之所以為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于地辨土性藝五穀嘗百藥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八卦之動象以艮為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以時行為義由體達用之象也艮本陽卦其象為山位在東北立春斗建之所在也山托于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蓋山相轉故曰連山歸藏黃帝之易杜子春之說不可易二黃帝之治詳于人作調曆以設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闡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于此故伏羲為天皇神農為地皇黃帝為人皇此即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于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源于此于是以坤為首以陰為主以靜為道以柔為用所以明體也猶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汝成案〕雷氏用杜子春之說以歸藏為黃帝易似矣然禮運孔子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注以為殷時陰陽之書即歸藏易而鄭司農贊易亦以為歸藏殷易釋其義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中夏曰連山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山不絕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與杜子春說不同大抵世代荒遠莫可稽考後人徒從推測得之亦各存其說而已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原注〕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周官之大卜而傳不言易〔楊氏曰〕其用周易處必出周易之名于上如有以周易見陳侯及周易有之之類

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梁氏曰〕周本紀及世表皆言文王益卦其實非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王弼以為伏羲以繫辭攷之爾言為當十二卦體已具于羲農黃帝堯舜之世以洪範攷之其七卜筮貞悔已見于禹錫九疇之時則可知為伏羲因重之驗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原注〕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為一自漢以來為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晁氏曰〕朱子發漢上易傳云王弼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孔氏正義云輔嗣之意以為彖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按此則費氏古經自是經傳相別其謂費氏始亂經者妄也合彖象于經者自康成始則其加彖曰象曰之文猶以傳附經後

若今乾卦者是是爲鄭氏本王以象附爻而以彖象移置爻前自輔嗣始則每爻加象曰之文若今坤卦以下者是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坤亦加文言曰之文是爲王氏本于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閒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原注）易經大全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殽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原注）宏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題陳輔文同考官楊守阯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讀本義易卷踰八百而知有傳者不數人此能知之而又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原注）虛齋蔡清易經蒙引謂之今所竊刊行易經本義　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坊刻擅改古書宜有嚴禁是其學臣之責

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刊大全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卽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汝成按）今御纂周易折中已復朱子之舊矣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彖曰爲一條象曰爲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爻之下其爲象曰者八餘卦則爲象曰者七此鄭元所連

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楊氏曰玩魏主問辭止是康成注連合一處耳非并經連之者古者注亦單行）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原注小畜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本義曰亦者承上爻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爲繆盭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二云小人陽卦必二云君子於是此一經者爲拾瀋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爲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爲題傳爲主經爲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爲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原注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學教諭雍懋言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讀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貫且春秋爲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敕禁止上從之）復程朱之書以存易（原注當各自爲本）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溼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原注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汝成案說卦別象漢時尤多今約其數乾八十二坤一百十三震五十八巽四十五坎七十五離三十艮五十三兌十八雖皆穿鑿滋生然易理閎深曲包道藝觀象玩占義或有取爾）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原注蘇軾王炎皆同此說）（江氏曰彖傳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今考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於泰否二卦泰之辭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彖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楊氏曰王變漢之經說今皆不可得）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原注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全氏曰〕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深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爲臨爲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爲大壯爲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爲泰則下互兌而上互震坤乾合而爲否則下互艮而上互巽坎離于十辟卦雖不預而以旣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蓋伯厚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是以朱子晚年翻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書于說經者有自來矣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原注〕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掇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爲君位二三四爲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爲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爲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爲臣也〔原注〕明夷上六爲失位之君乃其變閒其但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上曰不當位〔原注〕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程子傳亦云此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楊氏曰〕朱子以爲未詳似不取伊川之說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九二君德

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律卽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楊氏曰〕湯武行軍亦有法度非僅以其仁義也配入桓文非能擇言者

既雨既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姒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爲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楊氏曰〕猶當作唐

武人爲於大君

武人爲於大君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爲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

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原注戰國策）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曰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原注武王之妃謂之邑姜）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原注周官始以四井爲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祝聃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豫爲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夬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爲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原注比之九五邑人不誡是亦內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汝成案訟三心險渝卽就平豫上心昏渝卽頓清平則遠於機牆清則生於憂患）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爲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愼獨之學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畬

楊氏曰（原注誠齋易傳）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爲也昔者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刱

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耕而弗穫菑而弗畬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是能穫能畬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孚乎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矣（汝成案）憂則違之故豫二不終日貞吉樂則行之故晉初罔孚裕无咎豫溺晏安晉履乎剛也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有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憸壬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汝成案）肝豫則悔遲有悔損疾則使遄有喜荀子曰其爲人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孟子曰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錢氏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亦可大故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利用爲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鄀是也皆中行告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即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太學諸生至三萬人而二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服何之注經術爲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原注）胡三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是知邪說之作

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汝成案〕姤遇也不期而會曰遇初陽曰復意中之望也初陰曰姤意外之變也陽四始曰大壯陰一巳曰女壯其詞危矣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五行志以爲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從君爲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以杞包瓜〔汝成案〕瓜者外延云云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文今曰劉昭當是續漢二字之誤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原注〕詩南山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也其樹如樗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嚬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踰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姚刑部曰〕以人君之道言之則以道率民以禮防民猶之植杞而事變無窮不曲而爲之備是爲含章〔又曰〕古苞苴用諸魚肉程傳以釋包有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爲苞者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衞田里是爲包耳〔沈明經曰〕惠氏以包有魚爲庖此爲犧陳義雖古疑是闕疑

巳日

革巳日乃孚六二巳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爲戊己之己天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則戊己爲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爲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巳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是也〔原注〕納甲之法革下卦離納己王弼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以巳爲巳事遄往之巳恐未然〔楊氏曰〕按白虎通云巳者起也〔汝成案〕巳日革之程傳義極正大納甲之說先生所斥乃欲以此破舊說徒好異耳漢人亦無以此訓革彖者革是改命與彝盤異非過中之謂也

改命吉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陸學博曰〕革而信之信不特革也若既革而信是未信而動矣

艮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艮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則忿懥生而五情瞀亂與衆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原注〕震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

而非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閒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之時始單出而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錢氏曰孟子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求學問而求放心此釋氏之學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而爲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爲其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原注省齋記）又曰夫心之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也後世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不運人得之以爲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爲申韓者一人之身已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原注山陰縣主簿廳記）此皆足以發明厲熏心之義（原注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爲逵（原注龍氏曰其說出於毗陵從事范諤昌按宋史藝文志諤昌有證墜簡一卷）朱子從之謂合韻非也詩儀字凡十見（原注柏舟相鼠東山楚茨菁菁者莪斯干賓之初筵既醉各一見抑二見）皆音牛何反不得與逵爲叶（江氏曰以韻讀之陸當作阿大陵曰阿九五爲陵則上九爲阿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爲是漸至於陵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與九三同爲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以退爲進也巽爲進退其說並得之（姚刑部曰漸以進爲德者也無應與則困莫能進居卦之終則窮無可進矣故九三上九皆爲鴻漸于陸失其所而無所往之象也然九三凶上九吉者三居臣子之位雖不得于君而義不可去叔肸子臧子家羈屈平之倫是也上之位固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雖然鴻居于水澤飲食衎衎者吉之當也若以其羽爲儀于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天下雖亂而吾之道不可亂也贊易述詩書禮樂作春秋以遺後聖是爲吉而已矣）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衞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讙而卜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弒昏媾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鄭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爲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於天

者矣居心以矜而不聞諫爭之論晉必違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興而陽州次乾侯唁矣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原注〕吳幼清曰此爻變爲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上九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愼而無禮則葸也〔汝成案〕二之所處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史以通人巫以通神于人紛若[illegible]申命也盤庚遷殷反覆三誥始惕以天之斷命繼以乃祖乃父斷棄汝浮言胥動而不怒激上從康而不誅所以吉无咎也故曰得中上九之巽在牀下則失其齊斧矣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士太淸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汝成案〕[illegible]之學可以及澤翰音之登難達于天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也溝澮皆盈涸可立待矣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靁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竝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原注〕儀禮士昏禮曰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辭過其祖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爲妣〔原注〕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原注〕朱子本義以晉六二爲享先妣之吉占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享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殷得其道則天下皆爲之臣殷失其道則疆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班固通幽賦云東鄰虐而殲仁兮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从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游魂爲變

精氣爲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爲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原注〕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貌許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齋許氏曰陽氣爲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爲明然昭明之氣或爲溫然焄蒿之氣或爲蕭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爲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閒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鬼者歸也張子曰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此之謂歸

陳無已〔原注〕師道以游魂爲變爲輪迴之說〔原注〕理究惠氏曰京房乾導精粹氣純是爲游魂陸績注爲陰極剝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道不復本位爲游魂先標荅易說二頤果不食故有游魂呂仲木〔原注〕柟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

邵氏〔原注〕寶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昧於散者〔楊氏曰〕昧疑作昧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僊

盈天地之閒者氣也氣之盛者爲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非有所託而生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楊氏曰〕此慎獨之義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善之爲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爲學亦有病於憧憧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

尼欲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偽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御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雷風而畫爲震巽象水火而畫爲坎離象山澤而畫爲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羲文之易已判而爲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爲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爲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書以就己之說矣（錢氏曰先生不信康節先天之學其識高於元明諸儒遠矣）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汝成案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故言卦而餘皆稱物故言卦句今云故舍象而言卦義雖無異文則未賅）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爲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

見西者妾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爲別有義非也

兌爲口舌

兌爲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爲巫爲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楊氏曰禦當作御）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爲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僞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爲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晉晝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揖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原註晝古音註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　虞仲翔曰誅傷也本義用之與晝義相對不切）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語論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楊氏曰此論與朱子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原注〕杜元凱注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錢氏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一爻變則以變爻辭占如觀之否歸妹之暌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彖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彖辭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彖辭占稱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又曰〕惠氏棟謂言之蓍圓而神七也卦方以知八也六爻易以貢九六也七七四十九蓍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柔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

趙汝楳易輯聞曰揲蓍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

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原注〕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原注〕祖伊告紂言格人元龜亦先人後龜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蓍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荅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楊氏曰〕漢以前注止據文生義王叔師序漁父便謂實有其人此不足怪也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

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爲不善

日知錄集釋卷一

日知錄集釋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閻氏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爲其失事正也〔陳澔注〕曰不因避諱而廢行事之語畫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顧氏亦未之免要當用詩書不諱耳〔楊氏引〕曰虞夏時亦未有諱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啓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原注〕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原注〕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是號祿父乃名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之稱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號陸淳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其後乃皆有謚然王季以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玄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原注〕儀禮昏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己之同族〔汝成案〕非今本作并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原注〕左氏桓公六年傳注〔楊氏曰〕杜氏之所以異于孔鄭者以傳文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五教注既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汝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夫既以爲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爲一族則不辭若無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且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

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原注〕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沈氏曰〕左傳所言蓋氏族之族也不得謂氏乃自此姓謬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原注〕[illegible]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原注〕若杜氏[illegible]謂高祖以下則[illegible]非不得辨而[illegible]則又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原注〕[illegible]六年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沈氏曰〕高祖之兄弟亦親盡無服不在九族之列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之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高叔祖其明證矣〔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噤年五十致其世次於孝宗爲兄弟而上距宏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矣詢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原注〕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爲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爲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爲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楊氏曰〕世叔宜云世父叔父下同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周道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爲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沈氏曰〕此下宜增大功再從世叔又疏矣二句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族祖緦麻一句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沈氏曰〕此下宜增兄弟之曾孫緦麻一句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祖緦麻發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入曾祖兄弟緦麻發曾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緦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爲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一句宜去之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

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按成蓉先生所云從世叔母妻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叔母緦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既乖服術又舛出云〕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為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貲索隱曰家語貨作化〕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化之字為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原注〕左傳文七年郤缺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原注〕東迤北會于匯畫指固城石白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原注〕本郭璞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鄭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為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為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為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即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為一未書分一為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運當禹之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不識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為南江承陽江荊豫諸水為中江大江為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為二其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為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闊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為

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為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為南江道元欲據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康成未書見書傳然其說頗與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合為一江入海夫合為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此本漢志舊注岷山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一原而三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為大江之委一以為原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蓋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為一東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以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禹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源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荊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說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仲初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峰皆以為然但據諸書曾云三江口而不以為三江況東婁僅為吳松支港故孔仲達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攷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即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紛繆之甚彭蠡為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即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虞張而又擬之謂予書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考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卽是耶不知白蜆即東江笠澤即松江東發失記張氏原注而縣揚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為松江東南婁江北東江一謂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擬松江東江婁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究之測有江者果何江也是欲為之辭而不得也若章潢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

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浙江又南則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始寧曹江然後返承與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剡江為三江則浦江不過浙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并大江支流數百使閩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中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為韋曜之言蓋揚州東南揚于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名雖一方為揚州三大望南距荊楚東壹於越中寧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吉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為二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之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舍大江而遠蠡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不合明矣況蜀江入則彭蠡諸水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敘之松江入則其匯諸水既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該之蓋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書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寶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津分南沙由斜轉而西朱涇涉謂之揚子江口由耕個頭而北黃魚塊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攷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以表荊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江尚豫漢言之至揚始有專會況自南康至海千五百里不得專屬荊也試以禹貢書注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猶謂者之一方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育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預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導水者咸以施功之少故略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則愚又未敢以為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遷就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欲無庸附會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為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為中江合岷山為北江其說鄙無闕禹貢而亦屬不攷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路間之何出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揚度之謂矣景純說黃文敘頌不謂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照南因為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為不易云姚荊部曰漢地理志曰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禹貢之三江具是矣禹貢之後周職方以為揚州之川國語以為環吳越之境下至秦漢人凡云三江者皆此三江也夫江漢既合其下流為北江者固非必漢水為中江者固非必江水

也然而導川之文分紀之曰導漾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者約其地勢南北而條分之以明江漢之均爲瀆焉耳鄭康成本地志以注禹貢故疏引其說曰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言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又曰經言東迤爲南江其解尤會蓋地志石城縣分江水皆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東入海者南江之委也導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其理哉故言導江至於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迤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者又會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於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會于匯也且經文簡導漾導江辭皆互見導漾已言東匯澤爲彭蠡矣導江不必再言也然則是匯在石城分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歟夫說禹三江者莫詳於漢地理志莫善于康成之注書而惜乎不可盡見自是之後江水支分南派湮失人疑所不見而說乃日紛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其言始謬郭景純則以今大江易其浦陽夫浦陽古不與江通不當名爲江景純易去之爲是而景純所數之三江實卽地志三江之委固不若地志原委之分明也若夫庾仲初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原流猥短何以名揚州之川其謬殆不足辨而徐堅初學記不知得誰氏之說謬以爲康成乃以彭蠡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夫經于導川言其下流乃爲此三江耳而求之上流上流江所受之大水豈曾六七而何以謂之三江且揚州其川三江而漢水入江之地非揚州也其論無一可通寅疏所引之鄭注純相背此豈康成言哉近世胡朏明著禹貢錐指知詆庾仲初之徒顧信初學記之所謂鄭說者猥謂蕪湖石城之水鑿於闔廬非禹跡何其謬耶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荊越南夷之民夫以江漢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蕪湖水真禹所爲非闔廬鑿也荀子曰禹通十二渚疏三江墨子荀子之去闔廬未遠使石城蕪湖水乃闔廬鑿耶其知之必先於胡氏矣（錢學博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實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按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於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異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

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由卷海暨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繇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埧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荊溪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三江而爲一矣（王氏曰）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爲上下二埧通名東埧據此似東埧[illegible]旨臺濛其實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與漢志東至陽羨已不合矣然漢志中江雖至陽羨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卽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卽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者也二孔以此爲皆入震澤之爲妄謬且此三江雖有南北中之名與導水之中江北江無涉卽與揚州三江無涉而二孔牽合爲一獨不思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入海此豈入震澤者而乃云江分爲三共入震澤豈非誤以漢志三江當禹貢三江以漢志三江之中江入震澤而鑿以三江皆入震澤耶司馬貞史記索隱誤同再故江湖之通起于周末並非禹迹蓋漢志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溪溧陽之永陽江首受之荊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荊溪震澤此水五代以上本不相通中三五里輒有高阜猶是後代開鑿所通蓋春秋時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之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皆由此道自是江湖始通河渠書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卽夫差所開邗溝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卽闔廬所開胥溪也而後世誤以爲禹迹知禹時江湖本不通則知漢志南江中江與禹貢三江無涉（又曰）漢志南江中江固與禹貢三江無涉矣而又有分江水漸江水二條分江水出丹陽郡石城縣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漸江水出丹陽郡黟縣南蠻夷中入海水經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姚東入于海酈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至錢塘稱錢塘江與浦陽江合稱浦陽江此水本出山殆無勞疏鑿且與大江中隔重巒疊障斷無相通之事說文水部漸字注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又浙字注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漸浙本一水浙字注之江水當作漸江水若

因其脫字疑爲大江支流可合浙江萬無此理若所云分江水者班氏雖著其出石城但漢石城廢縣今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已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則餘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寧國廣德湖州諸境當巖壑蔽虧此水安得越而東至餘姚以入海此當闕疑乃水經沔水中篇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此蓋附會漢志之分江水因漢志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目曰南江而鄣注則遂目爲南江并援郭璞岷江皆江浙江爲三江之說以此水與松江浙江強相貫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爲三目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東北爲長瀆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爲松江下七十里分爲三江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爲三江致石城分江水今殺不可復見而所謂貴池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是還復西注于江並非合分江水而東者即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爲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以見其上承分江其別派又何緣更從餘姚入海乃酈氏解爲南江自五湖口東歷今烏程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南餘姚西北浙與浦陽江同入海者自是漸江一派乃斷歟下流與貴池以下何涉乎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原注）程大昌曰弱水既西逕屬渭汭必謂既之一語爲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泰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頭之論（沈氏曰）便是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執一而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豈非相蒙之文乎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漢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注）春秋傳言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蓋古者分北三苗之意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攷成宋）國語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此書確詁因生賜姓古惟黃帝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爲十二姓惟古帝神靈能別知異德故一母之子可錫數姓堯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行故爲立宗之法若後世而欲錫姓則漢劉唐李豈足法乎至云朔漢之姓雜于諸夏則又似以元魏之改姓爲非兩無虜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儕于庶人遂感慨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爲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元宗以後天子屢書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繼欲不爲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衆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爲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

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原注〕在今濰縣而相遂滅〔原注〕左傳哀元年乃處澆於過〔原注〕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於戈〔原注〕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原注〕襄四年其時靡奔有鬲〔原注〕今在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原注〕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由南望北明其高遠耳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原注〕桓五年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注〕正義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

允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守其削絀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原注〕非朔者祔廟無定日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楊氏曰〕十二月商正月也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也故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之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原注〕如書成公以八月襄十二月葬襄公以明年正月即位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末失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柩前即位為後代之通禮矣

西伯戡黎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為少師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原注〕周本紀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皆作紂之樂官董江都說亦如此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沈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殷紂之所以亡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為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剖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閒書曰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即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減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爲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辭也未得爲窮源之論也(汝成案)亭林痛明季之典章廢壞故激憤言之其實湎酒淫威國法蕩然皆不仁也不仁而可實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注虛讀爲墟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雒邑朝歌爲墟也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蔡仲之命曰乃致辟管叔於商武庚未殺故謂之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願爲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爲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原注)左氏哀二十四年傳曰天之棄商久矣(原注)僖二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原注)哀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爲商也(原注)國語吳王夫差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宋詩也(閻氏曰)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娶于商此宗人釁夏對魯哀公之言宋林氏注曰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曰棄宋而曰棄商者即下文寡人雖亡國之餘之意亦一姓不再興之說也今取以證宋得爲商竊恐顧氏未識當時立言之意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會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不曰伐齊與宋而變文言姜言商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固古人文字之常下文伐齊則可敵宋不吉不用協韻便直稱齊宋本可類列可見矣蓋自武庚誅而宋復封於是商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原注)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呂氏春秋乃戰國時人之妄言以武王下車即封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雒邑何與曰以頑民爲商俗靡靡之民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徒也無連坐幷誅之法而又不

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雒邑又不忍斥言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閻氏曰〕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爲殷之庶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其則曰宗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獨爲民乎此不可解非盡一國而還之也或曰何以知其爲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爲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爲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曰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泰誓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譔者邪〔原注〕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楊氏曰〕世讎言乃祖乃父讎其凶虐非并其先世而讎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者也〔原注〕左傳昭七年衞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已有此語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爲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於我似爲紂曲〔楊氏曰〕蔡傳因下有今朕必往爲義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爲出廟入廟皆步行今按書言步自周則不但於廟也雍錄以爲步行二十五里則又太遠後之人君驕恣惰佚於是有輦而行國中坐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皇帝

輦出房見於漢書叔孫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西河毛氏經問云字書輦行曰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一車爲形而輦卽因之考雜記有士喪輿一天子同者三一車是乘人又周禮巾車下王后有五路一是輦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原注〕枚乘七發本此作蹷痿之機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原注〕周煇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縢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至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莊侍郎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諡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也必尊文王爲太祖則不以干商先王之統矣〔楊氏曰〕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周公所定之禮如此不必是武王身後也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旣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沈氏曰〕陳諒直云武王受命之日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爲相一代制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意元不指踐阼以後後人自謬會其指耳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爲得也〔汝成案〕詩疏云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爲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詩人追頌多後尊號然或意別始終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在追王前也又致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而沖遠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旣未稱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芮質成文尚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爲失也蓋追王之禮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說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楊氏曰〕極五行五事八政之屬該以人倫略無遺漏故曰達道

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爲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左傳晉獻公將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爲長數是數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爲短也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横之兆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

龜之論矣〔原注〕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衆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據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十三年迓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故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奔楚書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令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尙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毫無辟居之事以詩考之蓋成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己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于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小毖雖東征以後之事亦在七年之中且書所謂七年蓋成王即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又改元此皆尸佼孫鄭之徒創爲邪說以爲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誤承譌遺新莽之篡竊飾經藝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爲憤歎者矣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原注〕孔氏書傳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沈氏曰〕毛西河經問云微子仍封微爲子又改封宋爲公則受爵矣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矣若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猶康叔改封衛侯亦終身稱康叔不稱衛侯也其弟衍未書封微而仍稱微仲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同稱者號仲號叔是也微仲不同封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雍是也微仲同宋國未書同微國也然而胥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秦仲是也皆史例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汝成案〕先生之義甚正大矣微之命篇之義似不必然康誥不曰衛誥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生而稱諡且篇中明言建爾于上公周既命之微子當無不受之理此亦是史臣原文爾又前沈氏引毛西河經問云春秋書吳季是也故春秋止書蔡季紀季無吳季毛氏誤也

酒誥

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爲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爲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祗遹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耇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宣風底貢厥獒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蔿之歌亦能以謇諤爲珠璣以仁賢爲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亙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薊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先生注稱爲元儒者誤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原注〕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更置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周公尚未還殷而王已踐奄矣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爲之說〔原注〕至于再至于三當從蔡氏說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一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

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寖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宏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宏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歸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聽長官辟置無論末流澆漓賄賂之風必甚卽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徵恩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原注】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尚多有穴居者【原注】今人謂窯卽古陶字莊子言逃虛空虛空卽今人所謂冷窯也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原注】不言讀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及者乎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原注】伏生本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卽位之禮重矣故卽位於廟受命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春秋之於魯公卽位則書不卽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當太平之時爲繼體之主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爲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原注】記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之說書者並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論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間諸侯何由而畢至乎【原注】蘇氏亦知其不通而以爲問疾之諸侯或曰易吉可乎曰此周公所制之禮也以宗廟爲重而不敢凶服以接乎神釋三年之喪以盡斯須之敬此義之所在而天子之守與士庶不同者也商書有之矣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豈以喪服而入廟哉【原注】漢書孝文紀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於高廟蓋猶循此制【楊氏曰】觀孝文十月則知商十二月矣傳賢之世天下可以無君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傳子之世天下不可無君故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楊氏曰】堯老舜攝義自明天下可以無君之說殆非自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四席者朝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屬皆新天子之所有事而非事士之說也自王麻冕黼裳以下皆廟中之事也

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

周之末世固有不待葬而先見廟者矣左傳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曰見王者見王子猛於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然不言卽位但曰見王而已孰謂成康無事之時而行此變禮也

書之脫簡多矣如武成之篇蔡氏以爲尚有闕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則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並詳其月日而王不書金氏以爲其間必有闕文蓋伏生老而忘之耳然則顧命之脫簡又何疑哉賓牟賈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余於顧命敢引之以斷千載之疑

鳳氏曰天子諸侯在喪卽位有定所有定期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卽路門外治朝之君位天子諸侯三朝推治朝日視爲正朝卽位於此所以示臣民之有君定衆志杜姦萌也天子如是諸侯亦然特天子在路門外庭直門中諸侯避天子在路門外庭之左故周禮曰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此卽位之所之一定者也康王之誥本與顧命爲一篇天子七日而殯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上溯乙丑已九日大夫以上斂殯諸死事不數死日故七日壬申殯癸酉爲殯期日也而受顧命于是日卽位亦于是日則嗣王殯明日卽位周公之制也諸侯亦然春秋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喪至于癸亥則以爲薨于壬戌者然故丁卯殯而公卽位于戊辰亦殯明日故杜注曰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君卽位夫卽位卽所云視朝後世謂之臨朝所謂示臣民之有君者如此而諸侯亦可推此卽位之期之一定者也自篇伊訓暗與舜格文祖之文又與太保畢公率諸侯入應門之典而曰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似卽位必先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已終喪就喪親政固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之禮又篇伊訓與見祖聯文似卽位必于廟者胡文定春秋傳蔡九峰書傳本之不知卽位所以示臣民有君當在治朝經傳亦無在廟之文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卽位者七公遂謂諸侯踰年卽位知天子亦踰年卽位不知春秋七書元年正月公卽位者皆譏也始于桓而成于文後遂書以爲常耳蓋桓公因弑生疑遷回以探衆志至踰年而始敢行卽位之禮經書之志變古也

之正月卽位者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春秋長歷十二月無乙巳大抵追歲暮故綴至正月耳且嗣君卽位非踰年左氏亦有明文莊公八月薨傳卽曰子般卽位而十月傳曰弑子般文七年四月宋成公卒傳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可徵則子般宋昭卽位殯明日可推也隱元年經前傳曰隱公立而奉之莊三十二年傳曰立閔公閔公二年傳曰立僖公莊公亦必卽位于桓公十八年四月喪至後六月故隱閔莊僖元年正月經皆不書卽位者傳又各釋其故曰攝曰大夫出曰亂曰公出者左氏似亦据元年正月七書公卽位者爲與爲而爲之辭而不知適與子般宋昭未踰年所言卽位者自相子盾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卽位之期之所昧雜如是惟顧命康王之誥可以正之後人轉据伊訓公羊疑駁顧命康王之誥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嗣君受顧命之禮僅見于書之成康蘇氏謂冕服非禮引孔子因喪服以冠之義夫朝廷典禮當直與本義雜取他文以意通之非也以喪服嗣寶位理所必無麻冕黼裳天子祭服與衮冕不同麻冕蟻裳亦非純用祭服故注云無事於奠視故不純用吉服有位于卽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非倉猝所定或古來相承如此耳大行初喪不可一日無君又不可違行卽位之禮嗣王定位于初喪以主喪之位定其爲君天子無苔諸侯拜之禮而主喪之孤有拜稽顙之禮御王冊命則答拜觀見諸侯不在喪次而亦答拜且對其臣稱名皆非常朝比也至列國大夫欲以弔喪而因見新君則去旣殯卽位已久故叔向以喪禮未畢距之輿此不同也（汝成案）公羊傳正棺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此語必有所本天子七日而殯此書云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供禮塗也所以殯也自此以下受冊命于大行柩前卽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成服皆癸酉日事于事于情于禮意無不協者旣殯而後衰麻殯時尚服元端但髻髮腰經耳無脫衰襲吉之嫌也

矯虔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昭曰稱詐爲矯强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

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則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長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己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爲伯服蓋失之不攷楊氏曰觀左傳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其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雒邑而復使周人爲之戍申〔原注〕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弒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弒爲可誅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爲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下下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爲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雒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爲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汝成案〕春秋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邵子說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卽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頴〔原注〕萊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呑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

圖澄寶誥之謊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允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古文尚書〔汝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云云考志無此注當是儒林傳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誤文

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原注〕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秦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原注〕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原注〕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原注〕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爲僞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常博士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原注〕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原注〕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帝善之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賈鄭馬諸儒所傳古文即安國真古文但非梅賾所獻之古文爾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原注〕言參用今文古文之中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有王肅范甯李顒姜道成注古文尚書新唐書作姜道盛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慎徽以下爲一篇二皐陶謨并益稷

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

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原注〕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者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且非今之泰誓〔原注〕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

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原注〕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一篇爲一卷九共九篇合爲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卽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錢氏曰〕謂鄭氏所傳增益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作者孔穎達之臆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原注〕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元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愼徽以下之傳續之〔原注〕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孫兵備曰書有四而僞者二亡者二一曰漢文帝使鼂錯所受伏生尚書二十八篇泰誓後得大小夏侯爲二十九歐陽三分盤庚爲三十一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誥爲三十四益以書序而爲之注鄭隋經籍志所稱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尚書九卷也並二十八篇經文爲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據王充論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而僞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公亦承其誤大背漢人之言蓋誤會衞宏所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義非本文亦或卽是大傳也孔安國亦傳今文故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當時謂伏生書爲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稱今以別於古且秦時改篆用隸諸儒或以寫經以便傳誦劉向既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脫簡脫字文字之異後漢杜林又得漆書古文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於是今文合於古文隋經籍志稱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是也馬鄭所注雖止伏生之書既佚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又注壁中百篇之序逸篇曰古文尚書而唐人猶謂此爲今文者以惑於僞古文也一曰漢武帝末孔氏壁中所出古文尚書杜林得之西州鄭氏受之張恭祖皆卽其本較伏生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書二十九篇并序爲四十六篇古者竹帛異施篇卷同耳故藝文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爲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各爲三顧命爲二九共爲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不言安國作傳馬氏鄭爲逸無師說漢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惑矣孔穎達引東晉稱孔子壁中書將始宅殿隋經籍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又載有徐邈謂古文尚書音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有徐邈注三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亡古文蓋絕於此時也一曰漢成帝時張霸所作百兩篇書既以中書校

之非是乃黜其書今遺文僅見王充論衡有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孔穎達誤以古文二十四篇為張霸僞書又以鄭氏所引允征厥篚元黃為是張霸書詞可謂以不狂為狂霸書自魏晉以來未見稱述蓋亡於漢也一曰晉元帝時梅賾所上尚書孔傳五十八篇引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妄稱鄭沖所傳古文齊姚方興又獻舜典有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隋劉炫取而列諸本第始或格於朝議或不行於河洛至孔穎達為僞傳譔正義而鄭注漸微其時孔壁古文久亡遂無能辨其真僞故劉知幾史通稱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北史儒林傳稱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隋經籍志則稱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也今考梅賾書篇數與古不相應采會書傳又多舛錯大異史遷所從孔安國問故之文與顯背鄭說者難更僕若允征之以人名為國旅獒之以酋豪為犬尤可怪也伏生二十九篇本文存此書中亦或刪改如二十有八載下改放勳為帝字說文引周書隨以記之今為虞書帝曰毋若丹朱傲禹曰予娶塗山云云皆號帝曰禹曰賴有孟子董仲舒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証耳僞孔古文尚書宋吳棫朱文公書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證其譌舛近世閻若璩惠棟互加考證別黑白而箴膏肓學者始知僞孔傳之非真古文矣尚書一厄於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厄於建武而亡武成三厄於永嘉則衆家書及古文書亡四厄於梅賾則以僞亂真而鄭學微五厄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於宋六厄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僞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於宋開寶中李鄂刪定釋文則并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孫氏曰〕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乎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為虞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趙氏曰〕案孟子咸丘蒙章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在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本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況史記堯本紀育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舉凡今舜典所載宗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書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錢氏曰〕據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為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舜事無容中畫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載以足之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二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趙氏曰〕左傳稱為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刪定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謂之隋書唐書修于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為兩篇者妄也

書序

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

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錢氏曰〕亭林不信書序然書序不可廢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偽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鄞人言出其子坊僞譔又有子貢詩傳後儒往往惑之又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之所興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原注〕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引安國傳道岍及岐卽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五子之歌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原注〕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為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為逸書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閒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譔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駮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

識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趙汸談至謂洪範非箕子之作　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範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僞譔也　亦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 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概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誤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箋云刺厲王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則申毛云者當是偁毛之義非申公毛公也 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篇朱子嘗曰或未見[楊氏曰]泰之詩論宜云詩無國風之名不但立正風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見十五篇無十七篇[陳氏曰]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迎寒暑則龡豳詩祈年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大戴投壺禮稱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曹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誤以爲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已悉矣見小雅鼓鐘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爲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槪之言國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聞邶鄘衛則云是其衛風聞齊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著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况呂覽豈傳信之書耶[又曰]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敍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爲何樂則弗及焉即鹿鳴燕羣臣淸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敍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煩敍詩者之贅及樂經今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敍以樂章釋之或以爲燕享通用或以爲祭畢而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俱以詩之相似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考論之甚悉如射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舍詩而徵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教矣朱子嘗答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傳會樂章以立義與己說相違不可解也[汝成案]陳氏雅南說云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氏釋爲南夷樂左傳南籥杜氏以爲文王樂俱不云二南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韓詩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又言毛詩無韎任朱離蓋見齊魯詩即注語觀之辭君南義既同而齊魯詩復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則程氏說益無据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原注]據周禮籥章 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

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illegible]然禮記王制言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illegible]十二國爲國無害楊氏曰泰之云詩之[illegible]荀氏王制之言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存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尚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弒君不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舊唐書高宗諸子傳　黃氏日鈔云國風之用於鄉[illegible]者惟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國風也桑中之詩所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illegible]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何彼穠矣〔錢徵士曰傳襛戎戎也按說文襛衣厚皃引此詩石經同韓詩作茙按說文無茙字〕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注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也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建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矣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鍾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者也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彊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書劉夏逆王后于齊亦此意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原注〕說苑引書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麕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爲妃主碑文亦多有譽其姿色者〔原注〕洪氏隸釋載郭輔碑云有四男三女咸高賢姣麗漢[illegible]人作碑已如此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爲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於齊甥舅之國太公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舍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未嘗無雅則平王以下豈遂無南或者此詩之舊附於南而夫子不刪要亦不異乎鄉者之說也

何彼襛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江氏曰〕東遷之後詩何以不入王風而入召南其以此詩爲王者之化異于黍離諸篇故特附之召南歟

邶鄘衛

邶鄘衛本三監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統於衛矣采詩者猶存其舊名謂之邶鄘衛〔原注〕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雷氏曰〕周書克殷曰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民孔晁于立祿父注云封以鄭祭成湯之云東謂衛殷謂邶鄘霍叔相祿父也漢書地理志曰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是邶鄘衛是也以封紂子武庚[illegible]管[illegible]尹之衛蔡叔尹之詩譜武王以紂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又分爲[illegible]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服于殷王子孫皇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郡在紂都之西鄭文[illegible]鄭中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邶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志謂武王立祿父[illegible][illegible]鄘邑[illegible]路[illegible]亦謂武庚封鄘漕邑今滑之[illegible]馬此宋以前諸說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凡言武庚之國皆謂之殷則武庚實封於[illegible][illegible]殷可知[illegible][illegible]商之宗廟在殷故周書曰俾守[illegible]祀[illegible][illegible]在殷而紂居朝歌故牧誓曰昏棄厥肆祀弗答遺[illegible]曰殷滅神[illegible]不祀孔注鄭[illegible]乃[illegible]字之謂[illegible]詩譜之紂城以朝歌[illegible]北謂之鄘[illegible]東謂之衛解惟南謂之鄘不如一殷王皇南之謂[illegible]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迫近大河不容更置一監惟西地河內亦有殷名懷之殷城書曰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illegible][illegible]漢志又云以鄁封武庚蓋一監處東一監處西鄁[illegible]殷[illegible]霍叔處之實與武庚共地而理[illegible]鄁在紂都[illegible]之北一百五十餘里故詩之變風首列邶孔注亦云[illegible][illegible]叔相祿父也惟其共地而理[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故叛周[illegible][illegible]霍[illegible]末減書云管叔相者乃諸侯之命鄭在下畢之始注云霍叔相者乃方伯之三監在[illegible]封之後據逸書竹書命管叔相在武王十二年正月朔命三監在十二年四月〔又曰〕三監之中有霍叔此經之明文無可疑者漢書志及書爲傳謂三監有武庚無霍叔非是

其分監之地即鄁鄘衛是也其所封之國則管蔡霍是也鄁鄘衛皆武庚之封土其國都則近鄁武王使三叔庚此者王封祿父為上公上公九命作伯古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古特制以客禮使為方伯遵用商之舊制使其弟為之監非曰勝國餘孽必監之以防其蠢動也迨成王立三叔及武庚畔周公不得已而東征于是殷之國土命康叔及中旄父尹之後乃遂封康叔詩譜謂武庚誅後更建此三國以康叔為之長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不然也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以鄁鄘屬之康叔則康叔時已有鄁鄘可知聖人于變風首列此者見此三叛後雖康叔之國前實武庚之封所以著武王周公之于殷大公至正無私天下之心無如武庚三叔變而不善論胥以亡此所以名寓其義而卽以風示後之不靖者〔又曰〕殷商以前河內無衛名衛本殷之封國北姓故宇其地在斟觀氏之墟不在河內見讀漢書郡國志水經河水注武王克殷命百弁以虎賁伐衛滅之見周書世俘篇始邑管叔于此故周書曰建管叔于東蓋殷畿千里凡在東河以外者通謂之東周公踐殷降畔三叔始命康叔宇于殷墟名曰衛自是河內始有衛名

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原注〕[illegible]小雅六笙詩毛公頌有升降黍離之篇毛公以為王齊詩以為衛則知今詩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黍離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而作攷之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殷商言荊楚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幽王之亡而軼之而大師之職猶不敢廢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則今矣〔原注〕若漢書言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成王之世已無邶鄘〔魏源曰〕左氏載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三名一實連而不分視為之歌唐為之歌魏判然二國者殊例是邶鄘衛之不可分猶曰殷商曰荊楚故北宮文子引今邶風柏舟威儀之語以為衛詩毛公分一國為三蓋徒因簡編過大而未念其名實之不相符此異左傳者一也劉向新序以黍離為衛壽閔兄則知魯詩必列於衛風而不列入王風之首矣鄭箴膏肓述何彼襛矣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則是東周平王之詩而不當次諸二南之後矣此異三家者二也國風之列凡采風觀民各從其所得之地不從其所詠之人故木瓜衛人美齊桓則繫諸衛猗嗟齊人刺魯莊則繫之齊乃緇衣為周人美鄭武公為鄭士之詩何以不繫之王而繫之鄭考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祭仲將往省于留云云此卽鄭桓公寄孥與賄于鄶而得其國旋以留為下邑而王風邱中有麻彼留子嗟之詩所為作也邱中與緇衣之詩皆鄭桓公為王朝卿士時小惠要結周民說而歌之既皆畿內民風自當同列王風之末故魯詩以大車為哀息君之詩正以鄭息同為畿內之國故與其為周人所詠之詩同殿乎王風毛以邱中緇衣二詩一繫之王一繫之鄭既乘民風各繫本國之例且因此遂并大車邱中有麻之詩凡為周民詠鄭息者皆不知所指何事離之兩傷教然既矣此異於魯詩公羊者三也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原注〕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原注〕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也殷之時邦畿千里周則分之為三國今其相距不過百餘里如地理志所言於百里之間而立此三監又并武庚而為一監皆非也宋陳傅良〔原注〕止齋集答黃文叔書以為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地綿廣不得為邶鄘衛也〔汝成案〕三詩皆言衛事故班氏謂之同風其不當分為三名甚明馬永卿曰邶鄘衛王風黍離之前存前代後也與雷氏言正合若然則康叔既封猶標其地是初為三國非三監明矣

黎許二國

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閔幽之旨興滅之心也

諸姑伯姊

泉水之詩其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爲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則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禮之言伯父伯兄也貴爲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此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

王事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喪大記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又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朝隮于西（錢徵士曰）傳隮升也案許叔重不收隮字隮當爲躋躋升釋詁文彼作躋俗字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缺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原注）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誤矣（李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內達於侯國以爲文武之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邶鄘以下是畿內所得者附於雅則有小雅中諸詠諸詩故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微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自爲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邇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爲西以風爲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雅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爲風乎（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繹鄭志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義亦甚正惟譜次豳下則見轉一孔蓋名尊而實滑矣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注）惟何彼穠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女傳夜居于外則

其友弔之矣（原注：檀弓）於文日夕爲退（原注：說文繫傳）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原注：曾子問）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鄭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爲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原注：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原注：晉語）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號鄶皆爲鄭滅而號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豳

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爾）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豵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爲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歷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

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温嶠會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譸張爲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實必在於觀民而斵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原注〕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卽補斯已異矣〔原注〕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閒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淸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後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之篇尤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

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原注）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原注）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鴈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全氏曰）尚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太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七年以黷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尤以爲周得中策蓋不致之言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語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壓弧之謠皆適會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原注）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爾

莠言自口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於小人謔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牆之見淳于滅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其穢論敘爲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原壤覈妃辱之詠宣於侍宴之餘（原注）郭舍人於是搖頭而舞八風（原注）祝欽明連臂而歌萬歲（原注）閻知微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矣

臧孫紇見衞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錢氏大昕曰：作都於向，事在幽王大年，見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原注：左傳隱十一年解：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孥於虢、鄶，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爲民望，則皇父實爲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汝成案：日者傳云：以義置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多用錢粟矣。此特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皁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侯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孏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原注：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載（錢氏大昕曰：禮記中庸注讀曰栽，栽，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縡，見漢書揚雄傳）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夸毗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原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静，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原注：抵擬）。白居易有云：以拱

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原注〕長慶集策 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原注〕宋史本傳 觀二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原注〕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 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彊禦多懟卽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郤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愼哉〔汝成案〕蜀封疆勳舊多傷於讒而卒以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徒流言以對也

申伯〔曹氏曰〕申爲方伯非伯爵崧高之四章曰鉤膺濯濯雖金路有鉤膺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爲方伯則矣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爲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原注〕竹書紀年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 乃未幾而爲楚所病戍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爲楚縣矣〔原注〕左傳哀公十七年言楚文王縣申 二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原注〕卽輶車鸞鑣之輶 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楊氏曰〕据水經注則周有兩韓國不可不辨 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卽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

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江氏曰〕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之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所奠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故〔雷氏曰〕鄭史謂韓於幽王之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爲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矣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原注〕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

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原注〕卽貊字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卽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原注〕史記貨殖傳燕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也〔陳氏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平安時衆民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爲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爲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陽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近山甫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雅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貉爲北方豸種此詩其追其貊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爲北垂荒裔無疑矣貊俗字也本作貉此詩追貊書華夏蠻貊召經皆作貉注疏作貉諸本因之〔又曰〕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封于燕者率之以城韓自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于畿內若召公率之則所用之衆乃王畿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況召公爲司空不見經典朱子爲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空之職況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嘗爲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聃季爲司空見定四年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于經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耶又周家六卿並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爲之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獨世屬召氏豈其然乎〔汝成案〕陳氏之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毓之說以燕爲燕國後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又主魯頌傳淮夷蠻貊謂淮夷行如蠻貊以訓此貊字義固當矣然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役誠乖理勢周公作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夫而康成猶言不見要服者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豈城此侯邑而惟勤是遠國至山甫城齊自鎬而往

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護非率鎬衆往也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舛謬甚矣致韓之先祖是武王之子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有兩韓國也史記燕世家曰燕北迫蠻貊山海經曰貊國其地近燕則雷氏識康成誤以遷國爲封國信矣然尚有疑者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徐位山因曰彼蓋追述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時別有燕師城韓若然鎬燕既近涿郡司空營度土功是以令役二地而括地志所云古韓國者似誤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横皆國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爲俗之不祥（原注家語）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書載箕子之言亦曰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自余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

繫心於耇德也

駉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坰牧之盛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功也吾未見廄有肥馬野有餓莩而能國者也

實始翦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徐嶽曰）習鑿齒曰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惠棟曰爾雅翦勤也詩言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illegible]按晉氏之義證以雅訓及惠氏之解則知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衆奉勤于商當太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繼軌雖天祐岐周亦不得遽云翦斷之矣（汝成案）翦有數訓爾雅釋詁勤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注者則削也盡也毛傳于甘棠訓去于閟宮訓齊鄭訓斷惟勤義小異而鄭氏無注本朝邵氏正義以爲踐之通引踐修舊好不足以踐禮爲訓亦牽強其餘諸訓雖小有輕重大意則同詩書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辭此亦靡有孑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據以注論語爲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未免以詞害意又實之以商道寖衰周日強大又似未審時勢遂致諸家紛紜耳

元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一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元鳥鳦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

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更毛公之說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陑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以風先乎雅者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豳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爲殷者謂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損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于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體神指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如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書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即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日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

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惇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爲有見三百篇中前後世次錯迕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采薇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明之後蓋經秦火簡編殘脫漢儒掇拾補綴廑而存之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凡篇及黍苗一篇應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魯之春秋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原注〕左傳昭公二年〔江氏〕云韓子觀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於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左暄曰〕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魯史之舊本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攷而知者如公羊莊七年傳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此傳文之可據者又有見於他書者坊記載夫子之言曰故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穎達春秋疏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此又夫子春秋與舊史不同之一證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原注〕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一紀載〔閻氏曰〕按杜元凱春秋經傳集解序便知春秋一書其發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從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與成之古良史哉又左傳隱七年謂之禮經杜注曰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脩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脩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辟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辭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出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春秋非記事之史不書多于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又曰〕春秋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無空文〔又曰〕春秋之辭斷十二公之策而刻之則十二公之行之狀莫不著也辭有屢于一公之策書者有屢于一年之策書者有曠而不志者有曠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劉氏曰〕孟子言春秋繼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爲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顏淵吾其爲東周又見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觀吾舍魯何適復見于禮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憂天憫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將見之〔又曰〕傳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春秋緣禮義以致太平用坤乾之義以述殷道用夏時之等以觀夏道等之不著義將安放故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若是者有二義焉于所見世微其辭于所聞世痛其禍于所傳聞世殺其恩此一義也于所傳聞世見撥亂始治于所聞世見治廩廩進升平于所見世見治太平此又一義也由是辨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書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又曰〕史記言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以制義法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漢書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使無口受之微言大義則人人可以屬詞比事而得之趙汸崔子方何必不與游夏同識惟其無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以貫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

春秋闕疑之書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楊氏曰〕宋呂大圭春秋論大約言不以日月爲褒貶不以爵號爲予奪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著名實三曰正幾微而已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

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莊侍郎曰春秋博列國之載因魯史以約文于所不審則義不可斷皆創之而不書書則斷之者斷則審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闕文而不益實其所不創也不審其事則去之不審其文則存之傳之萬世而不可亂也〕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卽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原注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曰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劉氏曰春秋說曰孔子作春秋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蓋魯史記之文本錄內而略外聖人取百二十國寶書而損益之其大致則略同故曰述而不作述文王也非述魯也魯史記之例常事不能不悉書備載春秋盡創之其存什一于千百以著微文刺譏爲萬世法故曰創非記事之書也或筆一而創百或筆十而創一創者以筆見筆者以創見屈伸變化以著其義使人深思而自省悟應問以窮其奧故曰知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難言而不著唯游夏能知之知之故不能贊一詞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原注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髠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原注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卽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脩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脩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閒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胆仲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原注先壬戌十二日〕陳侯鮑卒爲再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

三正

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原注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舜眞協時月正日卽協此不齊之時月〔沈氏曰〕王守溪春王正月辨云汲冢周書云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兼行之矣〕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原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沈氏曰毛云秦正建亥而漢初因之非誤也〕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沈氏曰〕毛云三正遞建諸事可通而獨此推測占驗之事多用夏正何則以氣候分至有難齊也卜偃以鶉火天策推驗晉旦此非用夏正不可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原注〕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爲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沈氏曰〕毛云春秋恆例但傳書列國君卒而不書列國立君此全經盡然至于踰年之告則國亂多故並從緩赴非錯簡也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原注〕蓋懷公遣人來告

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日月與經不同者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攷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

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原父曰傳所据者以夏正紀時也

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在九月傳作七月

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芟踐之然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閏有失於攷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閏月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梁氏曰〕左傳記閏者六僖七年文元年成十七年襄九年昭二十年二十二年獨文元年閏三月昭二十年閏八月皆違歸餘于終之節而傳獨譏閏三月爲非禮不可解或閏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不得有閏故譏之近歷家置閏惟正月十二月罕見以理推之不應此兩月不置閏也攷齊梁以來亦多有之錢詹事云古法用恆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一歲十二月皆可置閏不獨宋元以前即朔亦有閏正月閏十二月也西法改用定氣每氣長短不齊冬至前後氣最短故百餘年來從無閏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歷書之耳〔原注〕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此各國歷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告非也〔錢氏曰〕文公元年傳注杜預曰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故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于終孔穎達曰日月轉運于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于始也日行遲月行速凡二十九日過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于歷法分爲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一歲只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餘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四分之爲二百三十五分今于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十五分當卻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惟有十一日又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一其一日九百四十分惟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餘十一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

日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于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以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于終〔又曰〕史記漢書于秦時及漢未改秦歷之前歷書後九月文穎曰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于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按師古于此蓋用杜預說謂有餘日則歸于終積而成閏竝無置閏在歲終之解春秋經傳所載九閏月除襄九年閏月依杜預當作門五日其餘八閏惟成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昭二十二年閏月取前城傳文上有十二月知此兩閏皆在歲終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傳在冬十一月之後則未知其閏在十一月與十二月與僖七年閏月惠王崩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哀十五年閏月渾良夫與太子入經傳上有冬字則未知其閏在十月與十一月與十二月與俱不得而知也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劉歆以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杜預以爲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按文元年之閏漢志謂失之前杜氏謂失之後非以置閏當在歲終而譏之也昭二十年閏月殺宣姜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孔穎達以爲閏在八月後也此兩閏不在歲終傳有明文春秋魯歷雖不正如以應置歲終者稽之或春或秋恐亦無是事也秦漢所書後九月自是秦歷蓋誤以置閏歲末傳會歸餘于終之文師古所注甚明後人乃謂古法閏在歲終失之甚矣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原注〕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王正月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原注〕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竝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竝無他義劉原父以王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原注〕博古圖載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鎛鐘銘曰維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維王十月

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古人解經之善後人辨之累數百千言而未明者傳以一字盡之矣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原注〕傳一月周之正月猶豳詩言一之日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春秋時月竝書

春秋時月竝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原注〕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竝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原注〕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建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

曰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此之謂天統

謂一爲元

楊龜山答胡康侯書曰蒙錄示春秋第一段義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此本之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汝成案〕謂一爲元固不自作春秋始然不曰一正月而曰正月不曰一年而曰元年元日義必有取董氏發明元義亦未嘗鑿入孔子也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原注〕熊朋來亦云若依夏時周月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汝成案〕左氏于隱元年大書春王周正月所以明春秋所書春爲時王之春而正月亦時王之正月也孔子之作春秋使人信之不使人疑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謂之何而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實夏之六月農事方盛不可以觀武故以不時書如謂夏時冠周月者何不書夏八月耶

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原注〕元吳萊本此作改元論其謂一爲元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閒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呂伯恭春秋講義曰命日以元虞典也〔原注〕書月正元日命祀以元商訓也〔原注〕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爲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改月

三代改月之證見於白虎通所引尚書大傳之言甚明其言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原注〕正卽正月夏以十二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原注〕洪邁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卽正月也〔沈氏曰〕朱氏尚書埤傳亦曰十有二月孔氏以爲商王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不改其說非是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爲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原注〕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曰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未書以十二月爲歲首〔楊氏曰〕秦以十月爲正史家皆如此書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

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楊氏曰〕師古之論亦未見其必然大抵三代有改月有不改月漢儒所謂有質家文家之別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原注〕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改月之證胡氏失之〔沈氏曰〕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崩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此魏人之改月者也又曰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

天王

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楊氏曰〕吳楚之王不通于天下臧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楊氏曰〕不因諸國之僭王者自宜法天耳

邾儀父

邾儀父之稱字者附庸之君無爵可稱若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鄰國之君也故字之〔原注〕詩序車鄰美秦仲也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原注〕郳犂來介葛盧書名與蕭叔朝公〔原注〕杜解叔名非也同一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非矣〔原注〕此亦史家常例非舊史書郳克而夫子改之爲儀父也〔曹氏曰〕左及穀梁皆以邾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謂邾婁顏得罪于天子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衞天子屬衞仍致國于顏之子夏父夏父五分其國而以濫封衞世本謂邾顏居邾肥徙郳宋衷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小邾子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據此則邾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二國書相難且其地東有翼僂鞸姑在今之費縣西有營婁蟲類在今之鄒壤北界于魯南界楚荊絕長補短地方百數十里有郳濫以爲附庸此豈不能自達于天子者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也郳犂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曰僖公成風者僖公之母成風也〔原注〕猶晉簡文帝母會稽王太妃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國學明敎臧燾所謂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者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按妾不得體君儀禮傳文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此說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遠於人情不可信〔原注〕公羊亦以爲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繫妾於君較之繫母謚子義則短矣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原注〕左氏哀公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而隱之夫人又是子氏二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

此亦魯史原文蓋魯有兩仲子不得不稱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宮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辭也〔姚刑部曰〕魯仲子之有二也前後異焉春秋以爲一書歸賵于桓母未亡之時必不疑于桓母矣一書考其宮于君夫人子氏薨喪之歲必不疑于惠母矣是以不嫌同稱也而猶有如左氏見之僻也聖人所不及料矣

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如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

繫惠公而不得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得繫於莊公抑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原注〕聲姜不書逆不書至文公成公不書生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言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其妾母之見於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言卒不稱夫人小君其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於經定母則經傳皆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原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並非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之母則書葬妻則不書所以別禮之輕重也隱見存而夫人薨故葬不書注謂隱弒賊不討故不書者非

成風敬嬴

成風敬嬴定姒〔原注〕襄公四年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何也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在後世則秦芈氏漢薄氏之稱太后也直書而失自見矣定姒〔原注〕定公十五年魯有兩定姒書葬而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原注〕劉原父曰姒氏爲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耳孟子則并不書葬不成喪也

君氏卒

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原注〕公羊穀梁二傳作尹氏〔楊氏曰〕卒亦有不舉名者又何如或赴不以名則書尹氏崔杼之奔其例也〔惠侍讀曰〕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祿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爲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爲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者凡五隱七年滕侯八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僖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強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強國也惟罃稻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爲此說者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弒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爲譏然則外諸侯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內外諸侯之卒皆臨之以天子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皆陵夷衰微不能以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達故滕杞薛皆名內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如秦伯皆有貶黜不臣之心故春秋三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訛也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於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爲親也可乎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故卒之〔又曰〕王子虎卿叔服文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鄭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二傳本師傳其說執是左氏謂同盟乃弔弔則書之從之可也諸侯不奔喪尹氏爲得主喪古者束脩之問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嘗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莊侍郎曰〕尹氏卒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爲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何以氏之而不名公羊子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汝成案〕君氏左傳以爲聲子先生主是說近儒皆如是然不若公穀作尹氏者當也若君氏是隱公母則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是魯何人若爲桓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卽隱以讓故從正君之禮然不應預書於八年前也左氏無傳穀梁以爲隱之妻若然則妻尚書夫人書姓書薨而母則不書又去其姓不辭甚矣定公十五年書姒氏卒公羊傳曰定

姒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卽隱以偁故諱不為君從妾辭而書亦不當貶去其姓明矣然則莫善於公羊說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以為隱母此春秋違閔也子氏為隱母則君氏為尹氏決矣若以君氏為隱夫人隱夫人子氏非昭夫人孟子比也亦何緣辨去其姓且以夫人之氏而冠以君則言不順而名不正也若毛西河解為鄭大夫尹氏斯更穿鑿外大夫不書卒卽隱與俱歸為魯臣不為大夫也曷知之隱不爵大夫穀梁氏已著其說矣

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為君氏矣〔原注〕戰國齊有君王后

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故書卒

不書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遠嫡妾之分尚嚴故仲子別宮而獻六羽所謂猶秉周禮者也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滕子薛伯杞伯

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乎〔原注〕滕子來朝張無垢胡康侯謂貶其朝桓楊氏曰貶其朝桓最迂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於名盡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猶今也崔呈秀魏廣微天下之人無字之者言及之則名之名之者惡之也惡之則名之焉盡之矣若降其少師而為太子少師降其尚書而為侍郎郎中員外雖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則三國之降焉何沙隨程氏以為是三國者皆微困於諸侯之政而自貶焉〔原注〕孫明復已有此說伊川春秋傳略同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子服景伯曰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皆其證也春秋之世衛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貶而君〔原注〕史記衛世家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此著於史記而後人尚有不知者高誘解呂氏春秋衛嗣君曰秦貶其號為君夫滕薛杞猶是也〔原注〕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定公元年城成周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則不惟自貶且為大國之私屬矣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小國貧則滕薛杞降而稱伯稱子大國彊則齊世子光列於莒邾滕薛杞小邾之上〔原注〕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其五會並序諸侯之下至襄公十年伐鄭之會在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莒邾上時為之也左氏謂以先至而進之亦託辭焉爾

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原注〕公羊成公十年闕冬十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原注〕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首月杜氏釋例以為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為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為貶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原注〕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原注〕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原注〕文公十五年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邪

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邵國賢〔原注〕寶曰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爲之哉不然則甲戌己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爲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范介儒〔原注〕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已〔原注〕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顧司業曰〕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頗多附會而公穀尤甚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本闕文也而習公穀者遂謂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於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漢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爲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自此始蓋書推而論之日食闕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於前食於後而獨參差不定於襄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既不成詞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甥舅之合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昭拘謬移白之識乎亦拘固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襚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矣豈於前獨罪宰咺而於天王無貶於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於桀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於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於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十四年不書王爲責桓無王則宣亦篡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於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於戚以定衛當日不闕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大熾於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於唐以後者復晦昧於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愚故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之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皋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凡百有餘條傳學者於此不復強求其可通則於諸儒支離穿鑿之論亦稍除過半矣〔汝成案〕顧氏論辨嫺通闕然不達二家義例殊失徵言事有窒閡[illegible]歸闕文則益張南宋來師心武斷說矣〔惠侍讀曰〕諸侯或日卒或月卒或時卒公穀二傳皆有說其以二日卒者惟桓五年陳侯鮑而已是時陳亂故再赴再赴者一告亂一告要也春秋惟一書王室亂列國來告亂則直書其事而不書亂書亂則嫌與王室同且書亂則不日以亂非一朝一夕之事故惟弒君日蝕不日兩書日則非亂朝矣或日兩日之閒有闕文吾未之前聞也公羊謂以兩日卒之怴也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致死卽屍讀書讀爲尸謂有狂易之病蓋亡而死己丑日乃得其屍也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書之蓋言君死不得其日所以舉其臣也〔汝成案〕穀梁傳云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卽此義

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之也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復稱姜氏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而與讎通也先孫後會其閒復歸於魯而春秋不書爲國諱也此夫子削之矣

劉原父曰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原注〕杜氏謂文姜之義宜與齊絕而復奔齊者乃是曲說魏書竇瑗傳引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蓋先儒皆主此說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卽位欲一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汝成案〕說本胡文定而闡發其義

詩序猗嗟刺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趙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之說此皆禁之於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於魯必其與公之喪俱至其孫于齊爲國論所不容而去者也(原注)內諱奔謂之孫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何至於書孫此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於此而遂絕之則臣子之義伸而異日之醜行不登於史策矣莊公年少當國之臣不能堅持大義使之復還於魯遷君母之尊挾齊之強而恣睢淫佚遂至於不可制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左氏絕不爲親一言深得聖人之意而魯人既不能行後儒復昧其義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豈不信夫

公及齊人狩于禚

莊公四年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夫人享齊侯猶可書也公與齊侯狩不可書也故變文而曰齊人人之者讎之也杜氏以爲微者失之矣

楚吳書君書大夫

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荊而已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荊而不與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原注)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國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原注)二十一年而不書君圍宋者子玉(原注)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原注)二十八年而不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原注)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四裔之例而書子楊氏曰春秋降其爵亦不然吳斷不通中國則從四夷之例亦宜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原注)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原注)十七年敗雞父(原注)二十三年滅巢(原注)二十四年滅徐(原注)三十年伐越(原注)三十二年入郢(原注)定公四年敗檇李(原注)十四年伐陳(原注)哀公六年會柤(原注)同上會鄫(原注)七年伐我(原注)八年伐齊(原注)十一年救陳(原注)十年戰艾陵(原注)十一年槖會皋(原注)十二年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原注)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略之而已至魏齊周則不得不成之爲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所以錄楚吳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心蓋可見矣

亡國書葬

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存陳也此聖人之情而見諸行事者也

許男新臣卒

許男新臣卒左氏傳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鑿矣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魯人有疑焉故不祔於姑至是因禘而致之不稱

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哀姜與弑二君而猶以之配莊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譏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惠侍讀曰〕吉禘於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於太廟而致莊公爲因莊公而行吉禘故書曰吉禘於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書吉以譏之吉禘者新主入廟與先君相接因是而爲大祭故不稱宮明非新宮也則在大廟何疑在大廟曷爲不書辟嫌也何嫌爾吉禘於大廟致莊公則嫌莊公不應致與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書吉用者謂用禘也用禘猶用郊也秋九月不可以用郊猶夫人不可以用禘大禘則終王王者喪終乃用之用禘而致夫人悖矣國之大事惟郊禘春秋屢書郊不屢書禘惟書此二禘皆譏也昭公十有五年禘於武宮時禘也不書禘而書有事也者國之常事云爾常事不書非常然後書或曰禘惟一安得有三吉禘時禘皆春秋壞法亂紀者爲之也春秋凡壞法亂紀之事如吳楚之君葬以臣召君奠臣出其君皆不書於晉曷爲而獨書此壞法亂紀之祭哉〔江氏曰〕不言風氏君母不可指斥也若致哀姜則哀姜有諡號何得止言夫人且以主附廟亦不可謂之用致〔沈學博曰〕僖公非哀姜所生齊桓誅之僖必不夫人之且必不待八年之久則夫人者洵成風也妾媵無助祭之事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與故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以成風稱小君是亂嫡妾之分雖然猶愈於哀姜也說在乎漢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廟也

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之立奚齊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臣子言之則君父之命存焉〔原注〕古人重父命伯夷以父命之故不立而逃叔齊是也是故荀息之忠同於孔父仇牧〔楊氏曰〕予荀息亦可此如五代史之與王子明〔莊侍郎曰〕春秋責賢者備孔父仇牧荀息克以一節聽先王之法春秋不責之以備也春秋尚此三人亂不自斯人出斯人一心于所事前定者終不變孔父荀息也猝然不驚不顧其身者仇牧也

邢人狄人伐衛

春秋之文有從同者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並舉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原注〕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趙氏鵬飛曰稱人非進之也若但書荊來聘則若舉國皆來於文不順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不書人乎若惟狄而已則不稱人十八年狄救齊二十一年狄侵衛是也穀梁傳謂狄稱人進之也何以不進之於救齊而進之於伐衛乎則又爲之說曰善累而後進之夫伐衛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不稱於越而稱越人亦同此例〔原注〕陸氏纂例曰凡夷狄與諸侯列序皆稱人以便文但君臣同辭

王入于王城不書

襄王之復左氏書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而經不書其文則史也史之所無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爲襄王未嘗復國而王子虎爲之居守此鑿空之論〔原注〕其說曰春秋始書天王出居後四年五月書公朝于王所冬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文公八年書天王崩未嘗書入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此獨內地而其入也猶且書之天下之主也鄭他國也亦既遠而戒矣孰有入不書哉納天子定王室是乃人臣之極勳而不書於經又何以春秋爲然則襄王未書入也且惠王嘗適鄭而處于櫟矣〔原注〕莊公二十年其出不書其入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出未嘗入也莊王僖王頃王崩皆不書以路史之言例之則是未嘗崩也而可乎〔原注〕趙氏曰春秋王崩三不書見王室不告魯亦不赴也愚謂此特因書史之不書而二者之義自見邵氏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於諸侯故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於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如也故

狄泉也書成周也書事莫大於天王之入而春秋不書故夫子之自言也曰述而不作

星孛

春秋書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不言及漢重不在漢也

子卒

叔仲惠伯從君而死義矣而國史不書夫子平日未嘗闡幽及之者蓋所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也〔全氏曰〕惠伯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臆之則非也苟息在晉非能違其君以正者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真忠也然則聖人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書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也〔錢氏曰〕惠伯之死不見於經闕文也不書貶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孔寧儀行父從靈公宣淫於國殺忠諫之泄冶君弑不能死從楚子而入陳春秋之罪人也故書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杜預乃謂二子託楚以報君之讎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嗚呼使無申叔時之言陳爲楚縣矣二子者楚之臣僕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復封成公反國二子無秋毫之力而杜氏爲之曲說使後世詐諼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嗚呼其亦愈於已爲他人郡縣而猶言報讎者與〔沈學博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而行者也故臣有罪絶其身不絶其世蓋猶貴之繫人望久矣楚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後儒責楚者因是而未悉彼時之情也與楚子之存陳不與楚子之納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存陳悕矣

三國來媵

十二公之世魯女嫁於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蓋宣公元妃所生〔原注〕宣公元年夫人至自齊即穆姜〔楊氏曰〕不如繆賢之說爲允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於宋特書〔楊氏曰〕書子同生明嫡也〔莊侍郎曰〕子同生異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故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于天者聖人敬而書之故以書子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邁跡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亂其後必先正其始謹而志之

衛碩人之詩曰東宮之妹正義曰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獨子也女亦然矣〔汝成案〕古者擇配必謹所出故晏平仲致女於晉曰先君之適是知嫡庶之分必先嚴自女子始矣所以端其本也

殺或不稱大夫

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不言大夫〔原注〕杜氏曰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閽弑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閽弑其君也〔原注〕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非也〔楊氏曰〕閽非名故不言君

邾子來會公

定公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春秋未有書來會公者來會非朝也會于大蒐之地也嘉事不以

野成故明年正月復來朝

葬用柔日

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原注〕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原注〕高帝以丙寅茂陵〔原注〕武帝以甲申平陵〔原注〕昭帝以壬申渭陵〔原注〕元帝以丙戌義陵〔原注〕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也〔楊氏曰〕不特雨日食之類皆是但庚辰之葬無日食耳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爲後人僞作

諸侯在喪稱子

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歿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原注〕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原注〕共公定公三年邾子〔原注〕隱公是也〔原注〕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原注〕白虎通曰踰年稱公者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梁氏曰〕案史記衛戴公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而其身已不及待其臣子憫其經營以再造於艱難危苦之會而不忍使從未成君之例卽以繼公九年爲戴公之元年此朱子綱目之例而不論古之人已有行之者政可見人情不甚相遠也故有不待葬而卽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卽位桓公十二年衛侯〔原注〕惠公宣公十一年陳侯〔原注〕成公成公三年宋公〔原注〕共公衛侯〔原注〕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原注〕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原注〕世子下仍書繫名若陳世子款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原注〕襄公定公四年陳子〔原注〕懷公是也所以從同也〔原注〕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蚠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原注〕嫌於敬王王子朝

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卽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原注〕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非之者非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未葬居喪之子也里克弒其君卓者踰年已卽位之君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楊氏曰〕凡穀梁之說失之巧而鑿

未踰年書爵

卽位之禮必於踰年之正月卽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卽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原注〕頃公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原注〕悼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姒氏卒

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公卽位

而後稱之此奴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原注〕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即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皇太后〔原注〕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卿不書族

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原注〕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書之豈有疾之而去族書之而又去族者乎

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尚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姚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至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之季友仲遂叔肸皆是以字配名遂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原注〕穀梁傳不爵大夫之說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楊氏曰〕據王制則小國二卿無命于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原注〕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閒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二云爾

或曰翬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原注〕宣元年注翬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原注〕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爲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弑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大夫稱子

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原注〕詩云叔兮伯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杜氏注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閻氏曰〕案春秋自莊十二年衛大夫已稱子石祁子是也大夫稱子莫先于此〔楊氏曰〕伯叔大夫士之通字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蔑也〔原注〕文公十五年〔閻氏曰〕案國語有孟文子即左傳文伯也又先于蔑之稱子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也〔原注〕襄公七年〔閻氏曰〕案國語定王八年有叔孫宣子即左傳叔孫宣伯也又先于豹之稱子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閻氏曰〕季孫行父之稱子見文六年不待十三年也〔楊氏曰〕特筆亦未然據史舊文耳觀公羊傳自見晉之諸卿在文公以前無稱子者魏氏之稱子也自犨也〔原注〕僖公二十三年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原注〕僖公二十八年〔閻氏曰〕案左傳桓三年有欒共叔然國語稱爲欒共子又先于

欒氏之有貞子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原注〕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原注〕文公十三年郤氏之稱子也自缺也〔原注〕文公十三年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原注〕宣公十二年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原注〕宣公十二年〔閻氏曰〕案范氏稱子亦自渥濁也並見十二年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原注〕宣公十二年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原注〕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論語有卞莊子〔閻氏曰〕案子叔氏有齊子卽叔老有敬子卽叔弓一見襄十四年一見昭三年難謂不敢與三家並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讀春秋者其可忽諸

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原注〕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閻氏曰〕君前臣名禮也孟子稱莊暴于齊宣王前曰莊子識所未解〔左暄曰〕按杜蕢對晉平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知悼子晉大夫知盈也是君前稱子矣且成叔文叔亦是孔悝鼎銘述其君莊公蒯聵之辭非稱之於君前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原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云公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其主曰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左暄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君曰謂夫子貞惠文子是春秋時大夫稱子實出自君之命矣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為君矣

洛誥予曰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原注〕宣公十二年唐孔氏以為大夫皆稱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後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則匹夫而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原注〕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原注〕孟子樂正子注子通稱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原注〕如云非不說子之道衛君待子而為政之類〔閻氏曰〕案陳子禽謂子貢凡兩稱子猶曰亢子貢弟子也若夫子子季子然一稱子子季康子四稱子陳亢于伯魚亦稱子柴羣子子路亦稱子子路于丈人亦稱子豈皆弟子之于師乎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原注〕如云子誠齊人也子亦來見我乎之類〔閻氏曰〕孟子之于平陸大夫蚳鼃沈同留行之客畢戰陳相景春戴不勝淳于髡告子儲子白圭宋句踐滕之或人俱稱之為子豈皆弟子乎至曹交集注明謂不容其受業亦稱之為子其說尤不可通亦世變之所從來矣論語稱孔子為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夫子矢之夫子喟然歎曰夫子不答夫子莞爾而笑夫子憮然曰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原注〕卽此可悟春秋書法凡對君對大夫皆稱孔子又季氏一篇皆稱孔子乃記者之異

有謚則不稱字

春秋傳凡大夫之有謚者則不書字外大夫若宋若鄭若陳若蔡若楚若秦無謚也而後字之〔閻氏曰〕子產謚成子見國語是子產有謚矣何左傳止稱為子產公孫僑子產之子參字子思謚桓子是亦有謚矣何左傳不稱為國桓子而必連其字曰桓子思內大夫若羽父若衆仲若子家無謚也而後字之公子亦然〔原注〕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謚康王靈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無謚而後字之子干子晳是也他國亦然陳之五父鄭之子亹子儀是也衛州吁齊無知賊也則名之作傳者於稱名之法可謂嚴且密矣

人君稱大夫字

古者人君於其國之卿大夫皆曰伯父〔原注〕鄭厲公謂原繁叔

父〔原注〕魯隱公謂臧僖伯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獨諸侯然也曲禮言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之猶稱其字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曰季氏而弗聞乎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鞏伯實來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原注〕伯氏謂荀躒又曰叔氏而忘諸乎〔原注〕叔籍談字周德雖衰辭不失舊此其稱字必先王之制也〔原注〕春秋凡命卿書字皆本於此周公作立政之書若侯國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並列於王官之後蓋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遺小國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貳於虢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左氏之記周事曰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若敵者之辭其不知春秋之義甚矣〔錢氏曰〕此以後世之書法議古人宋儒多有此病貳心上下皆可用之叛實背辭相近晉之背先蔑而立靈公與此叛義同楚詞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亦此意也

星隕如雨

星隕如雨言多也〔原注〕啖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原注〕唐書天文志太和七年六月戊午日暮及曙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正統四年八月癸卯日夜達旦有流星大小二百六十餘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申望見月食既星流竟夕始悟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傳曰與雨偕也然則無雨而隕將不爲異乎〔汝成案〕此下當別立秋無麥苗題諸本皆然當是傳寫初誤脫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據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災不書使不害嘉穀焉用書之於經乎〔楊氏曰〕已無麥苗矣雖不害嘉穀亦書

築郿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舊唐書禮儀志太常博士顧德章議引此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豈皆有宗廟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城漆漆是邾邑正義亦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汝成案〕陸氏新書義壽書

城小穀

城小穀爲管仲也據經文小穀不繫於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氏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公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公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公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公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

於天下豈遽勸諸侯以城其私邑哉〔孫氏曰〕案春秋之言穀者尚有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傳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謬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與昭十一年申無宇言正合故杜注以爲齊邑今經傳及注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也〔汝成案〕第三十一卷尚有小穀一條似失删并

齊人殺哀姜

哀姜通慶父弑閔公爲國論所不容而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義也而傳謂之已甚非也〔胡氏曰〕齊強魯弱齊女有罪必畏不敢討若父母家又黨庇之則人倫絕天理滅矣桓公誅之是也〔汝成案〕桓此舉使魯失臣子之義齊失父母之恩謂爲已甚義未盡也或如陳執州吁而請涖殺于衞當兩得之

微子啓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何孟春曰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無復還之理而牧野之戰亦必不從人而伐其宗國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託之古人以規楚子乎〔楊氏曰〕金仁山曰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綏微子未避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又曰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未及微子以其避野未之獲也又曰銜璧面縛者必武庚也紂已自焚故武庚請罪焉徐孚遠曰史記言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復微子之位則是微子與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無異同之迹然則武王克商微子未嘗來歸也

襄仲如齊納幣

經書僖公之薨以十二月而公子遂如齊納幣則但書冬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於十一月而猶在二十五月之內惡得謂之禮乎

子叔姬卒

據傳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魯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魯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於魯而再出之必無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誤重書之爾〔原注〕成公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其本事且文公十二年經書曰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何以知其爲杞婦乎趙子曰書卒義與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爲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其非先君之女也

齊昭公

文公十四年齊侯潘卒傳以爲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經書齊侯昭卒〔原注〕孝公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疑左氏之誤〔原注〕經不書葬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原注〕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趙盾弒其君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此董狐之直筆也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此董狐之巽辭也傳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爲越境乃免謬矣穿之弒盾主之也討穿猶不得免也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之間而可逃之境外乎〔楊氏曰〕司馬昭即誅賈充仍不免弒君之號

臨于周廟〔汝成案〕哀公二年傳文敢昭告皇祖文王此衍於字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

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原注）宣公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徼福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蒯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焉何曰此廟也非祖也（楊氏曰）支子不祭義又云何公廟之設于私家自三桓始也穀禰祖則不得廟則得乎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國也將何祭哉天下有無祖考之人乎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歟漢時有郡國廟其亦倣古而爲之歟（原注）漢高帝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蓋亦以天下不可有無廟之諸侯王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全氏曰）愚謂周禮之數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五廟蓋周禮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入之會于東都則別有祊在鄭國而祀天子遷特廟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立高皇廟其遺意也（王氏曰）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愚謂韋匡廟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續其歇正古制復存是其所長

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周廟也（原注）公字衍是則始封之君有廟亦可因此而知禘之說

欒懷子

晉人殺欒盈安得有諡傳言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其家臣爲之諡而遂傳於史策邪（楊氏曰）荀寅士吉射又云何寅諡文吉射諡昭皆美諡非懷比也又崔武子（杼）成（案）郤王諡昭子見國語

子大叔之廟

昭公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

十八年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此亦一事而記者或以爲葬或以爲蒐傳兩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定公元年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干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此是一事左氏兩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晉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又曰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庚寅卽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爲兩年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五伯

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傳

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原注）詳正義引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原注）顏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爲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躐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注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原注）淮南子至於昆吾夏后之世高誘注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原注）據此周時但有二伯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大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原注）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淮南子亦言越王句踐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伯（原注）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爲五伯之數斯得之矣（閻氏云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之伯不出仲尼後哉（汝成案）顧氏謂孟子所稱五伯始及句踐若孔子以前五伯蓋合夏商言之不列句踐亦不必定屬宋襄也）

占法之多

以日占事者史記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是也以時占事者越絕書公孫聖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史記賈誼傳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爲占史記龜策傳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漢書翼奉言白鶴館以月宿亢災後漢書蘇竟言白虹見時月入於畢是也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古人之法可知矣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占愈鑿加以日時風角雲氣遲疾變動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於此者或迕於彼豈非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對晉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壹而太史公亦謂皐唐甘石書傳凌雜米鹽在人自得之於象占之外耳

干寶解易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解爻有等故曰物曰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福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說易如此小數詳而大道隱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驗天文亦然

褚先生補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

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

以日同為占

裨竈以逢公卒於戊子日而謂今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萇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謂毛得殺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於古人者為占又是一法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原注〕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一事兩占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春秋言天之學

天文五行之學愈疏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原注〕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閒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盡信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為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為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為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列國官名

春秋時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原注〕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黃哀公十六年有箴尹固疑即鍼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原注〕陳有芋尹蓋藍尹沈尹清尹莠尹囂尹陵尹郊尹樂尹宮廄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異於他國〔原注〕宋有褚師而鄭亦有之昭公二年子晳請以印為褚師〔楊氏曰〕凡此諸尹有掌其事有官其地者

地名

左傳成公二年戰于鞌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阮氏葬諸丘輿注云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伯如莒涖盟及鄢陵注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于鄢陵注云鄭地今屬潁川郡是二鄢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云秦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云許地是二棫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注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注云齊地是二重丘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汝成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即此姑蔑也）無注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注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盂于齊衛之盂也而晉則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爲盂大夫今太原盂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此盂當在邢洺之閒

州國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注州國在城陽淳于縣十一年鄖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

昌歜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曰昌歜昌蒲葅而釋文歜音在感反正義曰齊有邴歜魯有公父歜（原注文公十七年周甘歜敗戎于邥垂）其音爲觸說文歜盛氣怒也從欠蜀聲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不知與彼爲同爲異今攷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昌蒲葅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作歜（原注廣韻亦誤作歜）是知南北之學陸孔諸儒猶有不能徧通哀公二十五年若見之君將㱿之今本作㱿廣韻注曰㱿說文從口蓋經典之誤文不自天寶開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日有食之正義曰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轉寫謬誤失其本眞後儒因循莫能改易此通人之至論攷魏書江式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自古文以至於今其傳寫不知幾千百矣安得無誤後之學者於其所不能通必穿鑿而曲爲之說其爲經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學小學之書聲音文字是也顏氏家訓曰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籒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吾有取乎其言

文字不同

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黮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韔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蒍氏或爲薳氏箴尹或爲鍼尹況於鐘鼎之文乎記曰書同文亦言其大略耳

所見異辭〔原注〕已下公羊傳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日遠而無所攷矣〔原注〕無駭卒俠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原注〕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原注〕鄒氏夾氏無傳夫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紀履緰來逆女〔按〕成案履緰左傳作裂繻惠棟讀曰裂古音屬真履音相近

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富平李因篤曰此言經所以不書紀侯者以見母雖不通而紀侯有母則不得自稱主人以別於宋公之無母也

母弟稱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原注〕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梁氏曰〕史記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趙太常云言同母以別于異母則可言同父以明異母則不可何休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疏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鳲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爲質是所謂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按〕成案母弟稱弟重適妻而厭父統也此義不明而以妾爲妻廢嫡立庶之禍起矣母弟加親非爲母也乃爲父也

子沈子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原注〕桓公六年宣公五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原注〕隱公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原注〕莊公三十年子女子曰〔原注〕閔公元年子北宮子曰〔原注〕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原注〕又有魯子曰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有高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數

梁子曰隱公五年尸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八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壹出於公羊子也明矣〔全氏曰〕期莊烈帝書諱以子程子為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子孟子面毛西河亦以為則如宋人殺讀稱自稱子殺子王厚書自書寺王子則國不壹以為傳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劉子又先乎此是即公羊傳自稱子公羊子之偁也考之荀卿稱宋鈃為子宋子王孫賜稱范蠡為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御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雷氏云〕子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多係於氏孔顏是也或係於諡列國卿大夫之稱武子文子襄子桓子是也然東周以後始多此稱西周以前諸之父係於名氏之下如尹吉父仲山父虢石父程伯休父及閎父皇父變父魯父皆是後又於名字下係以子晉悼公周為周子冉有為有子戰國時有和子晏子皆是

穀伯鄧侯書名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原注〕穀鄧去國甚遠不雖失地不得皆朝於魯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其義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說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之說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貶歸之於天道矣

鄭忽書名

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原注〕見初獻六羽傳是則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遭喪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子如宋子衞子陳子之類是也以其等本貴於伯子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辭無所貶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從逆者而言謂之王后從歸者而言謂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猶詩之言為韓姞相攸也猶左氏之言息嬀將歸過蔡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國之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為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又以為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其說經雖巧而非聖人之意矣今將曰逆季姜于紀則初學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將曰王后歸于京師則王后者誰之女辭窮矣公羊子蓋拘於在國稱女之例〔原注〕閔公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順者也

傳文則有不同者左氏莊公十八年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

爭門〔汝成案〕襄公二十三年傳文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此既以字

公羊閔公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爾〔原注〕廣韻作埩後人以淨字省作淨音才性切而梵書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為才性之淨而魯之爭門不復知矣〔原注〕禮記絜靜精微只作靜字〔桂氏曰〕案淨水發于故魯城東北之五泉流經夫子墓前西南入沂俗誤以為洙水又呼泥河此水甚小自春秋至今不涸猶絡縣城中之秋泉也

仲嬰齊卒

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原注〕杜氏註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成公十七

年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則子叔聲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爲氏〔原注〕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孔氏曰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季友仲遂亦同此例中唐以後賜功臣之號亦此意也生而賜氏非禮也以父字爲氏亦非禮也春秋從其本稱而不沒其變氏其生也書公子遂其死也書仲遂卒于垂於其子也其生也書公孫歸父其死也書仲嬰齊卒〔原注〕公子季友卒亦同此義惟季友之子不見於經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經爲仲嬰齊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鞌〔原注〕成公二年如晉〔原注〕六年如莒〔原注〕八年已屢見於經矣

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然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原注〕猶之叔孫僑如奔而立豹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之說而以嬰齊爲後歸父則以弟後兄亂昭穆之倫矣非也且三桓亦何愛於歸父而爲之立後哉〔惠侍讀曰〕戰國衞南文子者子南子彌仲嬰齊仲遂子不必至孫始氏王父字公羊創孫稱祖兄爲父說殊悖

隱十年無正〔原注〕已下穀梁傳

隱十年無正者以無其月之事而不書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鑿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莊侍郎曰〕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卽位可闕乎譏其位行其禮則不書乎抑未書卽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卽其位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爲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善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卽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卽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爲正而不自爲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戎菽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戎菽也似據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爲之說桓公以戎捷夸示諸侯豈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詩曰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傳曰荏菽戎菽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原注〕亦作茙菽列子北宮子既歸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則自后稷之生而已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隕石于宋五

公穀二傳相傳受之子夏其宏綱大指得聖人之深意者凡數十條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爲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辯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亦不少矣且如隕石于宋五六鷁〔原注〕左氏公羊作鶂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穀梁子曰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爲之說者也

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故劉敞謂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隕石同日書是月以別之也

王子虎卒

文公四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以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穀梁以為叔服按此後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成公元年劉康公伐戎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明叔服別是一人非王子虎〔原注〕胡氏仍穀梁之誤

穀梁日誤作曰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疏解甚迂按傳文曰字誤當作其日潞子嬰兒賢也〔原注〕書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日閑輿衛皆當作日古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唯曰若之曰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故陸氏釋文於九經中遄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又有一字而兩讀者如詩豈不曰戒曰音越又人粟反曰為改歲曰殺羔羊亦然自古經師所傳或以為日月之日或以為曰若之曰陸氏兩存而以其音別之毛晃以為一字兩音而敗其失誤矣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而以責一日之孤正義曰日音馹〔臧氏曰〕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曰音馹或作曰誤也趙氏注亦不以為堯之言自上文當堯之時以下皆敘事之辭也邢疏則誤讀曰為曰矣

日知錄集釋卷四

日知錄集釋卷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閹人寺人

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錢氏曰〕此亦冢宰得其人耳後世以嬖倖居輔弼之地欲其為天子齊家得乎故曰為治不在多言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為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原注〕蜀志董允傳可以為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為此吾家事而為之大臣者亦以為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為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然後知閹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為後世慮至深遠也

漢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然則奄寺之官猶隸於外廷也

正月之吉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原注〕大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原注〕凌人注同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卽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原注〕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也〔沈氏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王與之訂義鄭鍔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太史正歲與年而次序其事頒于官府都鄙史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併與歲而皆正也與之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歲則便于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序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寅七月八月卯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如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汝成案〕如王與之之說是孔子作春秋乃兼用二正也恐不若是偏反至時月日有書有不書則公穀成發其凡矣〔戴氏曰〕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十二月為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為夏之正月余謂周禮重別歲年直日正月之吉則知為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如為夏時也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其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夏正月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

何得二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與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原注）近有楚人斯爲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闢之遂無以難

木鐸

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此先王仁義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剛柔別焉其可以識治民之道也歟

鼓吹軍中之樂也非統軍之官不用（原注）陳蔡徵爲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今則文官用之（原注）王世貞觚不觚錄言先朝之制雖總兵官列營始舉礮奏鼓吹嘉靖後巡撫乃放而行之士庶人用之僭道用之金革之器徧於國中而兵由此起矣（原注）晉書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今制雖設鎮遣將亦不舉礮鼓吹而士庶吉凶之禮及迎神賽會反有用鼓吹者景泰六年華陰王友撣遣千戶賫赴京弁買喇叭號笛銅鑼等物奉敕切責以爲此行師之具於王何用當時邊守猶謹如此以後法禁日弛庶民皆得用矣

後魏孝武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尋而高歡舉兵魏分爲二唐自安史之亂邊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詩云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粗厲之音形爲亂象先王之制所以軍容不入國也

詩有簫管二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原注）俗作餹者所吹也（原注）周禮小師注同漢時賣餳止是吹竹今則鳴金

稽其功緒

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六牲

古之爲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衞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羊豕雞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雞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炰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貪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牸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於鄜畤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雁犬當麋鹿（原注）案古者六牲之用皆有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修祀以事神辨等威以愛物禮也不爾則晏子豚肩梁武不殺雞曰儉惠何殊淫暴實享之度畢于此矣

邦饗耆老孤子

春饗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饗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國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饗也故國老庶老則饗之而其他則養於國養於鄉而已（原注）王制死事之孤則饗之而其他則養幼少存諸孤而已（原注）月令一以教孝一以勸忠先王一舉事而天道人倫備焉此禮之所以爲大也與

醫師

古之時庸醫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

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卒至於死夫藥有君臣人有強弱有君臣則用有多少有強弱則劑有半倍多則專專則效速倍則厚厚則其力深今之用藥者大抵雜泛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為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為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為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原注〕朱文公與劉子澄書所論四君子湯其意亦略似此

唐書許允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楊氏曰〕許允宗之言固良醫也然李明之朱彥修諸公則又不盡然其用藥或至數十種又醫有四術而切居最別脈之說果如何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疏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造言之刑

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於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於訛言莫懲而宗周滅矣〔汝成案〕野讀雜稽而民愚易惑故造言必始於鄉惟鄉刑得而治之

國子

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冑子而已然矣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死政之老

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為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為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為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原注〕天啓初張銓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凶禮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禍裁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緣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周書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禍裁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厭冠哭于太廟又曰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

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原注〕呂氏春秋公孫龍對趙惠王曰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是戰國時猶行此禮 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荀躒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圍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原注〕漢書高帝紀秦王子嬰素車白馬應劭曰喪人之服 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蓄萬邦〔原注〕杜氏通典以賑撫諸州水旱蟲災勞問諸王疾苦編於凶禮之首

不入兆域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原注〕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狀狀音吹謂先人墳墓也 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原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楊氏曰〕戰陳無勇曾子謂之不孝檀弓曰畏即其義也與致命遂志者自不同

樂章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工而詩亦士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原注〕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閒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卽已不必盡諧〔原注〕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 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原注〕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 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

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趙氏曰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又樂志云漢郊廟詩歌內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故哀帝罷之然百姓漸漬日久湛沔自若文心雕龍曰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不御故汲黯致譏于天馬然則樂府本非雅樂也）

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原注）（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衞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閻氏曰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此以琴寫之者師涓延當作涓）則但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琴之所由興也

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爲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爲學之成後人之學好高以此爲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於兩京兩京之音不存於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爲當今之絕藝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古之時人人知之而今日遂爲絕學且曰藝而已矣不知之無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斗與辰合

周禮大司樂注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原注）（今五行家言子與丑合）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原注）（寅與亥合南齊書禮志太常丞何諲之議禮孟春之月擇元辰躬耕帝籍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原注）（辰與酉合）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原注）（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原注）（午與未合）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原注）（仲呂也）以享先妣（原注）（巳與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

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原注)卯與戌合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凶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亢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八音

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原注)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矣

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原注)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　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之壎亦木爲之元史匏以斑竹爲之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見吾有感於其言(原注)元熊朋來五經說曰八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古者造笙必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竹漢太學槐市各持方物列磬懸匏八音之匏於卦爲艮於風爲融於氣爲立春匏音啾以立清調之則清廉者鮮矣匏音正則人思敬不正則忠敬者鮮矣爲禮樂之官者尙申請而改之正

用火

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原注)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原注)華氏大祝大司寇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原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原注)詳見第二十五卷介子推條

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原注)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楊氏曰晉之東也攜中原之火迄陳末三百年而色轉青此必有官主之矣(讀氏曰)自水正失官商多河患周禮亡司空之籍小正亡杼井之文于是左氏內外傳每以天象言火而言水者極略周秦以後不修水政呂覽十二紀則周書改火之文故漢儒解小正左傳之出火內火不復陳述古義故雜之末濟此民生之所以多患也

涖戮于社

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士赦城中囚徒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士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楊氏曰)社之義博子我僅得其一端故夫子責之(惠侍讀曰)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案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

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菆位菆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恆思有神叢叢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恆依樹木松柏栗各以其野之所宜宜松者以松名宜柏者以柏名宜栗者以栗名宰我對哀公本此許叔重云周禮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古文栗作㮚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蓋古有是語宰我所謂使民戰栗者本此今文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而公羊有練主用栗之文故張禹及包周等皆以為廟主何休用以解公羊云松猶容觀其容貌主人正柏猶迫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杜預亦以注左傳劉炫規其過古文論語及孔鄭皆謂用其木以為社主然則所宜木為兩說如前說植木如後說主木兩說相兼乃備又淮南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似石主始於殷周改用栗數韓非子曰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故患社鼠是古樹木為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實遷主皆載于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既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祭法孔疏引許叔重五經異義以為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謂社主也田主之木各以其野之所宜豈非宜松者為松主宜柏者為柏主宜栗者為栗主乎[汝成案]據惠氏所疏則古社主多用木矣孔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不用命奔北者戮于社主前甘誓是夏伐同姓夏后氏則以松也楊以戮威視所奉主不以木也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而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曰使戰栗是又一說故楊氏曰宰我但得其一

邦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為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惠侍讀曰]邦僩僩一作朋注云故書朋作僩鄭司農讀為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僩宗蘇林曰僩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倗讀若倍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為是則僩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為朋阿黨為僩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僩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僩散群僩署也強者為圖弱者為屬圖屬群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威之者散之為鄭從邑地名漢功臣表鄭成侯師古曰鄭音陪又音背反從邑為鄭從人為僩僩古倍字皆從人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為朋或作倗說文引虞書曰堋淫于家僩與僩通廣雅否弗僩訛皆非佳語亦猶森先竊盜云爾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壞植散羣

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為太息者此也

王公六職之一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王亦為六職之一也未有無事而為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奠摯見于君

士冠士之嫡子繼父者也故得奠摯見于君[原注]庶子不得見君左傳昭公四年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叔孫怒而逐之是也[汝成案]傳云遂逐之注云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此缺合為一

主人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為婦主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而行故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為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為主人則壻當為賓故曰賓東面荅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為大而義之由內矣

辭無不腆無辱

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原注〕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某子受酬

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禮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原注〕士昏禮皇舅某子此或謚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內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惠氏曰〕張稷若儀禮節解云疏之意或以婦對人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稱其舅春秋傳云男女辨姓其此之謂

辯

鄉飲酒禮鄉射禮其於旅酬皆言辯注云辯衆賓之在下者此辯非辯察之辯古字辯與徧通經文言辯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辯皆作徧是也曲禮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內則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玉藻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原注〕注辯徧也左傳定公八年子言辯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原注〕注辯猶周徧也史記禮書瑞應辯至〔汝成案〕戴記士死辯鄭氏云宜讀作變則辯又通於變矣

須臾

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稱須臾言不敢久也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而書酒誥之篇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是豈待初筵之規三爵之制而後不得醉哉〔朱氏曰〕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卽鄉飲酒禮所謂無算爵也飲無算爵而不及亂惟聖人爲然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此遭亂指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酩酊而能脫然于亂世者矣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實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敬慎爾儀之君子反誣爲鄙吝蓋至是而酒之中人心風俗甚矣獄訟繁興猶其後焉者先王知斯人于飲食之欲不可以盡絕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爲飲酒之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飱不致

聘禮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飱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卽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恐勞賓也

三年之喪

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三事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原注〕荀子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春秋閔公二年公羊傳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原注〕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孔安國書傳太甲篇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鄭元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與王肅異〔原注〕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

二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為得並見魏書禮志　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今從鄭氏之說三年之喪必二十七月（原注）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其過於古人一也（閻氏曰）按從鄭氏說者正合於古人王肅乃故與鄭反朱子所謂王肅議禮必反鄭元是也王肅且以此獲短喪之譏儀禮喪服篇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禮記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為母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曰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原注）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徐師曾集注曰三年之喪謂父喪也期之喪母喪也賈公彥喪服疏所云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必父服既除而遭母喪乃得伸三年也（汝成案）父卒則為母三年不待父服終也賈疏非是庾蔚之云父未殯而祖亡不為祖持重服賈殆由此而誤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今從武后之制亦服三年之服（原注）自唐以前禮制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請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元宗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服齊衰周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則天皇后改服齊衰三年請復其舊上下其議左散騎常侍褚無量以履冰議為是諸人爭論連年不決七年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翟也俗情膚淺不知聖人之心一紊其制誰能正之二十年中書令蕭嵩改修五禮復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　按父在為母齊衰三年起自開元禮然其時盧懷慎以母憂起復為兵部侍郎張九齡以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邠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吾衛將軍嗣鄂王邕以母憂起復衛尉卿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則期喪固已崇其文而廢其實矣今制父在為母斬衰三年按太祖實錄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朔書成此則當時別有所為而未可為萬世常行之道也其過於古人二也喪服篇又曰不杖麻屨者婦為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檀弓上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正義謂以其為期之喪而殺於斬衰之服喪服小記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今從後唐之制婦為舅姑亦服三年（原注）宋史乾德三年判大理寺尹拙言按律及儀禮喪服傳開元禮五禮精義三禮圖等書所載婦為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右僕射魏仁浦等奏曰按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而古禮有期年之說至於後唐始定三年之喪竊以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況婦為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止服期年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孝明皇后為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以為萬世法望自今婦為舅姑服並如後唐之制三年齊斬一從其夫詔從之　何孟春餘冬序錄引唐李涪論曰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為婦之道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篇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傳曰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

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開元禮元宗所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禮叙期與章李岩之論可謂正矣宋朝諮謀鑑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遂爲定制宋人畫未講服青繼之制故也〔汝成案〕古人行禮以誠喪期之內無盧假喪期之外無憂延所謂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子自有喪婦自吉服亦復何嫌況十五月而禫則夫已小祥久矣青縑之說俗世之見也其過

於古人三也皆後儒所不敢議非但因循國制亦畏

宰我短喪之譏若乃日月雖多而哀戚之情不至焉

則不如古人遠矣

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

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檀弓言孔子

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

祥而絲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

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

子言踰月則其善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獻

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自禫而後乃謂之終喪〔汝成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不必自孔子之言乃禫後爲終也祥之日示有終非謂已終也又檀弓文踰月則其善也此脫也字

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

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元據服問中月而禫

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原注〕云中月間一月也正義引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去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

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

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原注〕是月或於大祥之後間

一月〔原注〕中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汝成案〕禫禫之數杜氏通典顯爲持平不審先生何以不引杜氏曰遵鄭乃過禮而重情遵王則輕情而反制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

月義斷仁示民有終故漢人喪服之制謂之五五堂

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原注〕洪氏曰菲五五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此取論語菲飲食字隋書姚察傳所謂蔬菲巴郡太守樊敏碑曰

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也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

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之也家無二尊而子不得

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審此可以破學者之

疑而息紛紜之說矣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楊氏曰〕爲母期者尊厭一也從父二也而心喪之

實未嘗不三年也〔原注〕如後魏彭城王勰毀瘠三年弗率吉慶乃謂之心喪傳曰

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原注〕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言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幷謂之三年也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有云妻喪達志之後者聊用此傳文假令娶於三年之內

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

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

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

檀弓上篇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

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趙氏曰〕禮出妻之子爲母期若爲父後者則於出母無服是幷無期之喪矣伯魚固爲父後者也不服于期之內而反哭於期之外乎即此可見孔氏出妻之說之妄也

喪服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山陰陸

氏曰在父之室爲未娶者也幷禫祭不舉厭也

唐時武韋二后皆以婦乘夫欲除三綱變五服以申

尊母之義故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壬寅天后上表

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中宗神龍元年五月丙申
皇后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三年服其意一也後且
欲匹二聖於天皇陪南郊以亞獻而況區區之服制
乎〔原注〕盧履冰表言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加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厭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啓易代之深釁孝和雖仍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卽稱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戒於後
元宗開元七年八月癸丑敕周公制禮歷代不刊子
夏爲傳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
〔原注〕指天后所定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
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舊文可謂簡而當矣柰何
信道不篤朝令夕更至二十四年又從韋縚之言加
舅母堂姨舅之服天寶六載又令出母終三年之服
〔原注〕詳舊書禮儀志而太和開成之世遂使駙馬爲公主服斬
衰三年〔原注〕文宗紀杜悰傳禮教之淪有由來矣〔楊氏曰〕宋制尚主者升其等與父行同可謂無禮之尤矣
自古以來姦人欲蔑先王之禮法而自爲者必有其
漸天后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請其意在乎臨朝也
故中宗景龍二年二月庚寅大赦天下內外五品已
上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聽授其女而安樂公
主求立爲皇太女遂進鴆於中宗矣
金世宗大定八年二月甲午朔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洪武七年雖定爲母斬衰三年之制而孝慈皇后之
喪次年正旦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淺色常服則尊厭
之禮未嘗不用也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
嫁不赴舉不服官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汝成

〔案〕心喪之說本之檀弓大朝議禮於所不安者輒以此通融之儒者執欲悉心復古不可依違遷就使後世矣名參附其間蓋人心難知實以禮之所當然則難辭文以情之所或然則參飾
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氏曰
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此祖母之喪厭於祖
父者也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服止於期不貳斬也然而心
喪則未嘗不三年矣故曰與更三年喪不去
吳幼淸服制攷詳序曰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
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
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
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
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
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
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
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
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
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
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
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
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
不貳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
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
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
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
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
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

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原注同爨服緦爲從母之夫舅之妻與己同爨者爾此所引似汎言之矣）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表暴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繼母如母

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貴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注曰雖外親亦無二統夫禮者所以別嫌明微非聖人莫能制之此類是矣（原注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此因爲人後而推言之所後者有七等之親皆當如禮而爲之服也所後之祖我之曾祖也父母我之祖父母也妻我之母也妻之父母我之外祖父母也因妻而及故連言之取便文也昆弟我之世叔父也昆弟之子我之從父昆弟也若及也若子我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正義謂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者非（原注鄭以若子爲如親子但篇末又有兄弟之子若子之文當同一解）

女子子在室爲父

鄭氏注言在室者關已許嫁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笄髽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

慈母如母

慈母者何也子幼而母死養於父妾父卒爲之三年所以報其鞠育之恩也然而必待父命者此又先王嚴父而不敢自專其報之義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謂憐其無母視之如子長之育之非立之以爲妾後也喪服小記以爲爲慈母後則未可信也（汝成案爲慈母後云者主其祭而已非立爲後也慈母既無子而養育之恩隆斬然無祀非禮意矣）禮記曾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原注此與喪服所言慈母不同汝成案妾母以妾爲生母者慈母以妾爲慈母者而皆不世祭有不同於母者安在耶經文慈母如母謂如妾母耳非謂如適母也繼母如母則如適母矣如之云者視子之素所爲母者何如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

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然但練冠以居則異於如母者矣而孔子以爲非禮

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筠引鄭元說服止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原注〕文曰庶母則知其爲嫡妻之子矣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答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曰恩所不及故也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然則雖云如母有不得盡同於母者矣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此經文也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子夏傳也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引傳援古人之言以證其無服也當自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此又經文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子夏傳也當自爲一條今本乃誤連之〔汝成案〕連之不誤經文之例如是也

父卒繼母嫁

父卒繼母嫁從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原注〕下章云妻不敢與焉是也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原注〕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以其配父而服之如母爾故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報者母報之也兩相爲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

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隋書劉子翊云其者因彼之辭是也後儒謂以所後爲父母而所生爲伯叔父母於經未有所攷亦自尊無二上之義而推之也宋歐陽氏據此文以爲聖人未嘗沒其父母之名辨之至數千言然不若趙瞻之言辭窮直書爲簡而當也〔原注〕宋史趙瞻傳中書請濮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譬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義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　石林燕語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則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也時未有能難之者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言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楊氏曰〕歐陽公既据此甚力故五代史晉出帝禰敬儒爲皇伯父而公深辨之〔莊侍郎曰〕生不尊其父母之名也死則降其父母之服也生則養之以己之養死則己也

不得為喪主焉按經文言其父母其昆弟者大抵皆私親之辭（汝成案）曾子固爲人後議曰或謂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聖人制禮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也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以廢其一者故爲人後者爲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帝加悼考以皇稱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于經見于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謂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于正統懷貳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于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胡氏曰）譏議一案以子無爵父一語奪人主天性罔極之恩勢不免飜語無當耳當時中書所據者儀禮喪服之文不思所云爲其父母者乃詞窮而無可易故遺其實以成文不當舉以爲據也又引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其說近是然宣帝光武不及所繼之嫌故得遂其尊稱濮議之時太后固在也進濮王爲皇考置太后何地惜此論未決而罷使後生不見禮義之準則也悉謂人情鑒於所生未爲大失然不可謂非私也爲臣子者必欲求其據於典禮以明其非私故其說多穿鑿附會避私之名而有失禮之實非愛君也若使太后崩然後以所生皇考爲定名明示天下以不容己之情則於禮無憾也若明之睿宗猶唐之讓帝元之裕宗未嘗一日爲君自不能亂正統禮之秩序固在也兩統之說毋乃太激

黃氏日鈔曰歐公被陰私之謗皆激於當日主濮議之力公集濮議四卷又設爲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皆以禮經爲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則以命我者爲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追本生之稱自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一時並稱兩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況帝王正統相傳有自非可常人比邪

觀先朝嘉靖之事至於入廟稱宗而後知聖人制禮別嫌明微之至也永叔博聞之儒而未見及此學者所以貴乎格物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謂所生之父母報之亦爲之服期也重其繼大宗也故不以出降

繼父同居者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且有前後家東西家而爲喪主者矣假令婦年尚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其本宗大功之親自當爲之收恤又無大功之親而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爲何不得不稱爲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爲之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爲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勸天下之人不獨子其子也若曰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此後儒不得其說而爲之辭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正義謂母年未七十尚與祭非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歿則姑老（原注）內則明其不與祭矣（原注）夫人亞祼母不可以亞子故老而傳事雖老固嘗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

杜氏通典有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一條云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若元孫爲後而其母尚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原注）唐志庾蔚之注喪服要記五卷謂舅歿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與此條之意互相發明

君之母妻

與民同者爲其君齊衰三月也不與民同者君之母妻民不服而嘗仕者獨爲之服也古之鄉大夫有見小君之禮（原注）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是也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元孫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是不然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

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曰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原注）僖公二十八年元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原注）史記孟嘗君傳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原注）信南山正義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父母（原注）後人謂之高祖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壽至八九十而後可以見曾孫之子百有餘年而曾孫之子之子亦可見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經於曾祖已上不言者以是而推之也（原注）晉徐邈人問殷仲堪謂假如元孫持高祖重來孫都無服及賀循傳謂高祖已上五世六世無服之祖者並非親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汝成案）諸侯祭四親曾高二代可並稱曾孫歟有繼高祖之宗高祖之名非起後代也喪服本士禮而閒及于大夫大夫祭三世或就大夫言之歟

兄弟之妻無服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原注）記大傳文同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閡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爨猶緦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原注）曲禮嫂叔不通問不獨以其名也此又傳之所未及也（汝成案）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

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言外見昆弟之妻非母非婦其近于妻道矣名不正則嫌生舉彼見此從容不迫此其所以爲聖門之文耳非未及也存其恩於娣姒而斷其義於兄弟夫聖人之所以處此者精矣（原注）大傳疏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嫂叔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娣姒是也

嫂叔雖不制服然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原注）奔喪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原注）檀弓何也曰是制之所抑而情之所不可闕也然而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若兄公與弟之妻則不能也（原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者卑遠之弟妻於兄公不爲位者尊絕之此又足以補禮記之不及（原注）檀弓言嫂叔之無服雜記言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是兼兄公與弟妻

先君餘尊之所厭

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恩爲之大功也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厭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後魏廣陵侯衍爲徐州刺史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鐃陽男遙官左衛將軍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

晉哀帝欲爲皇太妃服三年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又欲降服期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原注）胡三省曰以帝入後大宗則太妃乃瑯邪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

貴臣貴妾

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緦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古者大夫亦有姪娣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是也備六禮之制合二姓之好從其女君而歸焉故謂之貴妾（原注）雷次宗曰姪娣貴而大夫尊輕故服至於緦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猶不得緦也惟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近之矣

唐李晟夫人王氏無子妾杜氏生子愿詔以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贈鄭國夫人而晟爲之服緦議者以爲準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緦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頗爲當時所誚（原注）冊府元龜今之士大夫緣飾禮文而行此服者比比也（攷成案）詔爲嫡子則杜氏乃無子之妾矣李晟之服朝廷之贈皆非也然朝廷既以杜生子而贈之夫人則李亦宜服何也以士則有子者也以大夫則貴妾也

外親之服皆緦

外親之服皆緦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原注）大傳服術有六三曰名此謂母之兄弟異德異名母之姊妹同德同名庾蔚之云男女異長母之在室與其姊妹有同居共席之禮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唐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太常卿韋縚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服至袒免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緦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貞觀修禮特改舊章漸

虞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元之間〔原注〕韋氏載中宗立温王重茂改元唐隆今避元宗御名上字故稱唐元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見於斯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成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為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禰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為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原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原注〕今伯叔父母期是加服〔汝成案〕喪服篇世父母叔父母皆服期章述云本服大功已誤先生釋云今服期是加服尤失經義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沈氏曰〕曾祖舊服齊衰三月今言小功五月者唐太宗所增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

皆緦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為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按儀禮為舅緦鄭文貞公魏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原注〕詳見下條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為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元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為小功舅母緦麻堂姨堂舅袒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可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沔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

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見武韋之禍思永鑒於將來者哉

宗廟之制始變於漢明帝服紀之制始變於唐太宗皆率一時之情而更三代之禮後世不學之主踵而行之

唐人增改服制

唐人所議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緦增爲小功〔原注〕新唐書初太宗嘗以同爨緦而嫂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服詔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舅爲母族之本據外成服儀雖舅服一時姨乃五月古人未達者也於是服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者增以齊衰五月適子婦大功增以期衆子婦小功增以大功嫂叔服以小功五月報弟妻及夫兄同舅服緦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緦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爲甥爲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報又古庶母緦今無服且庶母之子昆弟也爲之杖齊是同氣而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緦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原注〕舊唐書張柬之傳何休注公羊傳言書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廟有二主之非則叔孫通之以益廣宗廟爲大孝者絀矣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絀矣知親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魏徵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絀矣唐書禮樂志言禮之失也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夫賢者率情之偏猶爲悖禮而況欲以私意求過乎三王者哉〔原注〕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

宋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皆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唐宋之君豈非昧於節文之意者哉〔楊氏曰〕王介甫欲以僖祖爲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而朱子亦如其議此最不可解貞觀之喪服開元之廟謚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宮廷而作爲阿房者同一意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汝成案〕報字屬上讀先生屬下句非是

所後者謂所後之親〔原注〕上斬章言所後者是也鄭注衍一爲字所爲後謂出而爲後之人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爲大功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爲大功也若子者兄弟

之孫報之亦降一等自小功降而為緦也〔汝成案〕昆弟兄弟經記義別經所云昆弟期親也記所云兄弟小功下也是以廣成注云族親於兄弟降一等自小功降為緦麻非自期降為大功也若子之義與斬衰章同廣成前注云如親子是也先生解若作及因於此條遂增出兄弟之孫全乖記義矣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與尊者為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而廢祖考之祭故絀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父母可知

考降

考父也既言父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降者骨肉歸復於土也記曰體魄則降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書曰禮陟配天陟言升也又曰放勳乃徂落落言降也然而曰文王陟降何也神無方也可以兩在而兼言之

噫歆

士虞禮聲三注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蓋歎息而言神其歆我乎猶詩顧予烝嘗之意也喪之皋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原注〕正義曰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既夕禮聲三注舊說以為噫興也噫興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

日知錄集釋卷五

日知錄集釋卷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安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原注〕左氏言衛女公子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矣〔原注〕胡氏甯重言子衍文黃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楊氏曰對姑而言不曰從子書曰姪左氏姪其從姑是也古人不謂兄弟之子曰姪姪者對姑之辭男女同〕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爲言生也〔原注〕左傳昭四年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原注〕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原注〕吳語勾踐請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原注〕呂刑官百族姓傳族同族姓異姓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陰陽之化而助嗣續之功者微矣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姞耦其生必蕃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原注〕唐書呂才序宅經曰五姓之說本無所出惟堪輿經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今攷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焉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後漢蘇竟與劉龔書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李賢上書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大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五姓之說始見于此蓋與讖記之文同起於哀平之際而京房傳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白虎通曰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爾雅翼曰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是謀類曰黃帝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大皞木精承歲星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昊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形不易此則五姓所以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神靈史趙史伯諸人之論大抵相同不可謂其無本宋時猶尚五音之說雲麓漫鈔言承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楊氏曰人必出于五帝則五帝時其民人都無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謀注誤

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無一語及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諜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人亦不

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爲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殆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卽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平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汝成案〕特牲少牢之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祔食于祖婦祔食于姑不容別有人執事似以鄭說爲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淸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隋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原注〕新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　裴守眞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　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掇拾墜殘注無所

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疏不杖章爲君之祖父下疏亦引此趙商問荅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荅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

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原注〕爾雅曰茲斯此也今考尚書多言茲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於齊矣其復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守之外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殺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原注〕水經注淄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胡公太公之元孫未嘗反葬於周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原注〕注卜當為僕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即安也魏中山王袞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為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為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為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為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狄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汝成案〕子夏謂未之前聞是未聞其服之輕重非謂竟無服也為父三年則為昆弟期為繼父期則為繼父之子大功似合經例魏王肅曰繼父同居服期則子宜大功也晉淳于睿曰游夏文學之俊曰大功曰齊衰二者推之期非無服與緦可知繼父非親立廟祭祀尚為之期以比同胞豈有絕道

廣安游氏曰後世所承傳之禮有出二代之末沿禮之失而為之者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為法今禮家為出母服齊衰杖期此後世之為非禮之正也〔汝成案〕喪服經出妻之子為母期此周公所為非末失也游氏殊失考

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為之大功魯人為之齊衰亦非禮之正也昔聖人制禮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尊知統乎父

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期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旣爲出母制服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别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嚴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婦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攷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子卯不樂

古先王之爲後世戒也至矣欲其出而見之也故士國之社以爲廟屏（原注）穀梁傳欲其居而思之也故子卯不樂（原注）檀弓下稷食菜羹（原注）玉藻而太史奉之以爲諱惡（原注）王制鄭氏注諱先王名惡子卯日此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義也漢以下人主莫有行之者（原注）惟崔琰諫魏世子田獵曾引此義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又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宏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毁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宣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子卯日也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有此行乎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辭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饋爲饋於君者非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於楚王自稱曰僕（原注）荀子周公自言所執贄而見者十人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鄰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原注）文公十五年是也（原注）

（左傳哀公十三年今吳王有墨國勝乎注國爲敵所勝）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原注）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原注）昭公二十年是也（原注）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爲父者未明而衣則爲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寧三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楊氏曰）禮家都云雞初鳴咸盥漱早起是古人一件事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而凡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爲而爲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干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原注）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原注）張衡南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原注）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代祝社疑不可信（原注）禮外事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爲社元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惰游之士縞冠垂緌不齒之人元冠縞武以其爲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爲父母妻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爲妻父爲長子喪之主也服除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

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矣故不禫

父在爲母則從乎父而禫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有爲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爲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爲殤後者哉〔王處士曰〕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喪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陳氏集說曰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專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也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卽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餘氏集注据鄭注殤之曰後謂喪主非後嗣也斯冠旣笄則雖未婚嫁亦成人矣故兄弟之爲其主後者以齊喪不杖期之服服之不復殤服也若殤本服則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古者小宗不立後未婚無父道陳氏之說非也愚按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以僖繼閔則爲閔後爲閔後則爲閔子也公羊氏傳曰先禰而後祖也蓋以文宜祖閔禰僖也文宜祖閔禰僖則僖宜禰閔也穀梁氏傳曰先親而後祖也其義一也閔公弟也僖公兄也以兄後弟尚宜爲其子且閔爲無服之殤而曰父曰祖不云殤無爲人父之道所以尊祖重宗明繼統之義也然則宗子殤而庶子弟爲後者非禮之常也殆爲厭祭言之也或曰弟爲後者小宗子也小宗可絕故殤而弗爲後爲殤後者大宗子也大宗不可絕故雖殤必爲之後陳氏不言大宗小宗但云冠則爲之後不重宗而重冠何居閔公之死慮未必冠會人不以僖後閔何以爲春秋所譏不譏不爲後何以譏逆祀左公穀氏亦不得曰父曰祖也鄭氏徐氏以後爲喪主而非後嗣禮固有非後嗣而主喪者然當言主不當言後也況冠笄旣已不殤則雖非喪主咸各以其服服之何俟主喪而後以其服服之乎三氏交非皆非也質之春秋閔僖之際則實禮後嗣之說可決矣繇是推之漢之安帝宜爲殤後者也不後殤而後和漢人之失禮也然則天子諸侯兄弟可相爲後乎曰豈特天子諸侯而已有家者皆可也成公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公羊氏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有家者兄弟之相爲後者於春秋者也然則昭穆可紊乎曰義重於此也是以穀梁氏傳僖公之傳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兄弟而相爲後則亦相爲昭穆者春秋之義也若不重所爲後而重所生則春秋之昭穆舛矣朱子太廟[illegible]分太祖太宗爲二世亦嫌春秋之義以相爲後爲昭穆也嫌然此皆權于禮之變以爲禮也故雖大宗之殤必已繼統爲宗子而後後之若宗子之子未繼統而殤無昆弟與庶兄之子則宗子自爲立後而不必爲殤子後是以世子殤而君以族人爲之後古未之聞也又致漢宣之繼昭帝以族孫後族祖斯固得其變也〔汝成案〕此處士與先生書也後先生不繼嫡而立孫盡從其議惟先生與惠侍讀皆不主公羊仲嬰齊後歸父說若然則僖公後閔其義定矣

庶子不以杖卽位

古之爲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爲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卽位

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原注〕其子長子之子〔沈氏曰〕雜記疏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卽位辟尊者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

無杖則不成喪故女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明無二杖也

姑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三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庶姓別於上

庶姓者子姓也〔沈氏曰〕以庶姓爲子姓恐不若注疏之言爲的特牲饋食禮言子姓兄弟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玉藻喪大記並言子姓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原注〕

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 故詩言公姓以繼公子而同父之變文則云同姓此所云庶姓別於上者亦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土揖庶姓者文同而所指異也〔原注〕注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意亦不殊然多此兩姓之目〔全氏曰〕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于薛不可為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嬀如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嶽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疏言也若同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誤也何以解大傳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為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氏者國舊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項變亂之餘姓學已泯故混書曰姓某氏譏者譏之若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一定而不易氏則變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叔仲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為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始祖也始祖為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為正姓耶則正姓即庶姓矣倘仍以姬為姓耶則正姓并不出于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稱疑非即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即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于下故疑若可以通歟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外矣〔汝成案〕康成注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又曰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世繫辨昭穆又司儀注庶姓無親而勳賢者其義正指庶姓為子姓與先生言合特出高祖者雖別以氏仍繫以姓蓋以氏異其世以姓繫其本故曰繫之弗別曰小史掌定繫世非云以氏為姓也以三桓七穆為庶姓者此孔疏誤合姓氏為一全氏以此駁康成過矣且經文庶姓別于上繫之以姓而弗別義甚明白全氏亦知其說之不可通欲申其辨乃云別姓非即下文繫姓之姓下文所云繫姓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已失經義轉識康成合而一之繫姓之外別出別姓不知康成實未嘗別出而己則分別姓繫姓為二也此尤誤之顯然者至庶姓謂無親而勳賢者或包異姓說魯自周公至武公娶于薛至隱公則親疏矣故杜氏注曰非周之同姓孔疏亦引康成司儀注云無親者全氏始曰薛因弱小降為庶姓義或當也復云姓有貴賤不以親疏則多窒閡矣

愛百姓故刑罰中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卹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原注〕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

法苑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遂人之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原注）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洸有潰毛公傳之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即其例也（臧氏曰毛詩傳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汝成案）臧氏又引顏氏家訓書證云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恐有少誤然顏書云河北本往往爲人所改不得據以爲疑且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爲居以弓矢爲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掔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原注）注改綏爲緌謂旌旗之旄也以施復死不切於事廣陵胡氏曰此復魂既在車當是執綏之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原注）晉書祖逖傳論災星告釁笠轂徒招用此升車必正立執綏（原注）綏疏曰綏者所執轡之繩以其綏復者象其行也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矣（原注）左氏哀公十五年傳聘禮賓死以棺造朝介將命宋史章頻傳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衛送至白溝妻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士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親喪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者如其日月而止（汝成案）親喪外除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也不以禫而止惟待禫乃外除也

十五月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孔氏

曰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二月而祥[原注]必言十一月十三月者親喪外除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月而禫

父在爲母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矣晉孫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己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喪也夫寧使疏遠之族人與鄰家里尹而不使妻之黨爲之主聖人之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篡漢家之統而豫爲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是惡知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禫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王肅解欲色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比色於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知愛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雖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燠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

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 知止者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荅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惟君子爲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聽訟者與國人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予迓續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舍章中正而有隕自天匪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故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而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年重財用而戶部度支二曹至以宰相判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

祭禮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也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爲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修之爲經布之爲政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寢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遂工祝之傳而致賚於孝孫生而爲父母歿而爲鬼神子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原注〕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其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爲能饗親而夫子之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繇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一章斯爲切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爲祭祀之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斷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與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特有鬼神爲役呼吸乎資諸鬼神而無疑猶易乾文言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原注〕謙豐二彖亦以鬼神與天地人並言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原注〕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服也〔楊氏曰本是貴貴之義故云無貴賤一也又曰諸侯絕旁親然尊同則又爲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曰毛西河經問絕降服之大略仍從貴貴之說而以有喪不祭爲無出且誤解〔汝成案〕貴貴則重祭之義已包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特舉其大概言之爾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原注〕與達道達德之達同義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入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爲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積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斁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慎哉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於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慼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日知錄集釋卷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孝弟爲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原注〕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於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奧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原注〕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後入之異及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實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

延平先生答問〔原注〕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

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原注〕

本程子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原注〕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云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原注〕古人語辭云爾違道不遠即道也違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孟子已自申之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爲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原注〕今人謂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非也盡得忠恕方是聖人學者所以學爲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錢氏曰〕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并禀文王拘幽孔子厄困之類故曰命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有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爲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祐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遺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楊氏曰東發憂世之言可謂深切）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攷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楊氏曰衍之言非其實也後世之責而始爲是言）

變齊變魯

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

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曰以彊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原注〕猶南宮适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原注〕鄭康成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之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原注〕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有婦人焉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原注〕漢博士孔衍言臣祖安國得壁中古文論語爲改今文闕疑可也〔原注〕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季路問事鬼神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原注〕文信公正氣歌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原注〕衣帶贊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迹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迹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于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迹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闇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亦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

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耰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覈草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弮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臺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原注〕左氏僖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原注〕閔公二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原注〕定公十三年

奡盪舟

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原注〕王逸注天問謂滅斟鄩氏奄若覆舟亦以不見竹書而強爲之說〔趙氏曰〕陸氏釋文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蓋古傲奡通用宋吳斗南因悟即此盪舟之奡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何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奡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辯誤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識矣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原注〕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覲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原注〕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原注〕見僖公三年傳

管仲不死子糾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楊氏曰〕夫子於管仲之罪只存而不論並不曾說仲之無罪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原注〕漢晉以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

桓兄糾弟此亦强爲之說（楊氏曰此程子之言實不然）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遽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

好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塗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性相近也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原注人之生也直即孟子所謂性善）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嘑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

史記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

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原注〕史記趙世家吳廣內其女孟姚索隱曰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詩不吳不敖漢書武帝紀引作不虞不驁衛尉衡方碑辭引不吳不揚作不虞不揚釋名吳虞也公羊傳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虞本或作吳石鼓文有吳人注曰虞人也水經注吳山在汧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楊用修曰吳古虞字省文如虖之省為乎虘之省為祖也今山有浦名大虞小虞俗謂之大吳小吳嘅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太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原注〕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伐魏取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原注〕吳祖太伯故曰太伯後是為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原注〕水經注亦作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

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原注〕通鑑改孟子作君何必曰利亦以此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原注〕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梁氏云〕觀孟子本書當是晚始遊魏故惠王曾之為叟必在惠王改元之十五六年間以魏襄為哀猶十二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為襄公也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故也〔原注〕史記及孟子序說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其後二十

三年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者非衛嵩曰孟子遊滕先後雖不可考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

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不動心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錢氏曰〕王安石主持新法至於天變不足長人言不足恤可謂加卿相而不動心者矣較之告子其禍人家國尤烈故曰是不難

市朝

若撻之於市朝〔閻氏云〕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古文體則有然者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衆整如此〔原注〕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敘肆行列也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倪文節〔原注〕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鄭氏曰見間當爲覸史記蔡澤傳吾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爲此言以證王之不

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注〕未克商以前無滅國者但臣屬而已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東臨上黨〔原注〕戡黎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

廛無夫里之布〔沈氏曰〕豫堂云元本中此條前人已有删之今仍存

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原注〕昭公二十六年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江氏曰〕廛無夫里之布集注用舊說皆未安凡民居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并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為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布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為臺榭遊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其滿力之罰民已甚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注以廛為市宅以里為二十五家又舍閭鄙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家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

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閻氏曰〕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卿耳

其實皆什一也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原注〕周禮小司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曰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沈氏曰〕通鑑外紀云夏十寸為尺商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

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錢氏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鄙雖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于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莊嶽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注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原注〕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

古者不爲臣不見

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馮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錢氏曰〕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對大夫咸往會焉周禮職喪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乃職喪之禁令也〔汝成案〕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之燕楊倞注引此文以子之爲公行子之先或疑即燕子之恐皆非是

爲不順於父母

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厎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爲人子者處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爲大孝耳〔原注〕與答桃應之問同後儒以爲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

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原注〕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閻氏曰〕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兄居蒲阪弟居零陵阻太行水隔洞庭往返萬里親愛弟者固如是乎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零陵之傳有是名者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

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孜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原注〕周一時滅一國乃封一國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也竹書紀年武王十六年秋王師滅蒲姑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原注〕漢高祖封劉仲爲代王乃是棄其兄於邊陲近寇之地與舜之封象異矣

周室班爵祿

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日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雷氏曰〕周之班爵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申王朝也

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注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原注〕莊公十六年滑伯注同昭公二十六年王次于滑注滑周地本鄭邑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原注〕女叔侯對平公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原注〕漢梁相費汎碑云其先季友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按閔公元年已有費伯帥費序父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

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原注〕義字從我羊聲與此意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從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嘗聞一以知二矣

才

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原注〕下章言天之降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圍棊賦亦必不能從事於弈

所去三

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欿然

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原注〕穀梁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陳庶子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抒吟哦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清談僥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

無失爲害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興創不知執利改革不知誰害萬舉不議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毒已滋忽然倡建自申論議非偏戾人情犯時之好卽膠固成迹滯古之法爲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舍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飯糗茹草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理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辭也有若三踴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衞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生失之若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原注〕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原注〕陸璣詩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孫氏曰〕近刻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掇拾子書中所引孟子逸篇以成文詞旨淺陋卽其篇題之謬可直斷爲僞篇也王充論衡云孟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是篇名性善非性善辨也且孟子道性善性惡當辨性善又何辨乎孝經一書孔子以授曾子豈有孟子著書亦以孝經名篇之理蓋孟子外書趙邠卿已譏其不能閎深似後人所依託今因其僞而僞之則益淺陋矣

孟子引論語

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原注〕學不厭而教不倦　里仁爲美　君薨聽於冢宰　大哉堯之爲君　小子鳴鼓而攻之　吾黨之士狂簡　鄉原德之賊　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子字樣

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原注〕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強多作彊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强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使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原注〕淮南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剟索之注二人皆黃帝臣抱朴子有彭祖之弟子離婁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朱檢討曰〕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譔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且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又曰〕案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全氏曰〕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季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盆成括本不見于趙注但見于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是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于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詔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熬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卽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于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卽告子亦恐非孟子弟子孫疏特謾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于孟子非實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据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又曰〕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嘗爲孔子門人尤謬

茶

荼字自中唐始變作茶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陸清獻曰〕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荼與蓼是二物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愚謂草本之類有物一而臭味別者故荼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鄭風之荼與周頌之荼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陳氏曰〕爾雅荼者荼委葉也蓼者薔虞蓼也王肅皆以爲穢草分水陸當矣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荼委葉郭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案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色者爲青荼亦謂紫者爲紫蓼青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此與王氏水陸二穢意同朱子所謂幹蓼或卽斯草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今按爾雅荼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遊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蘩荼茶注云卽芀疏云按周禮掌茶及詩有女如荼皆云

荼茅秀也蔈也荂也其別名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蒤虎杖注云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蒤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蒤委葉注引詩以茠蒤蓼疏云蒤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蒤陸穢草然則蒤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茠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釋木曰檟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詩考之邶谷風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緜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原注：詩采苦采苦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荼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又借而爲荼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鴞捋荼傳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薍之秀穗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考工記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葉之蒤也唯虎杖之蒤與檟之苦荼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云炰鼈烹荼後云武都買荼注以前爲苦菜後爲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茶（原注：自此後荼字減一畫爲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㷡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鴚

爾雅舒雁鵝注今江東呼鴚鴚即鴐字（原注：古加字讀如哥詩君子偕老之珈東山之嘉並與何爲韻）左傳魯大夫榮駕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太元經裝次二鴐鵝慘於冰一作䳎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鴐鵝雙鶬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鷫鵠鴇鴐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渚兮豈鴐鵝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鴐鵝鴻鶤南都賦鴻鴇鴐鵝杜甫七歌前飛鴐鵝後鶖鶬遼史穆宗紀獲鴐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鴐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鴐鳥郭璞云未詳或云當作鴐其从馬者傳寫之誤爾（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榮鴐鵝師古曰鴐音加今本亦誤作駕今左傳本亦多作駕猶詩乘乘鴇之誤作鴇也）

九經

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爲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原注：晉書荀崧傳時簡省博士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

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原注〕易詩書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沒丘明撰其所聞爲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采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原注〕按元帝紀云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明年正月王敦反是雖置而旋不行也 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瑒爲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

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爲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爲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爲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原注〕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 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禮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原注〕朱子言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是則儀禮之廢乃自安石始之〔原注〕語類言儀禮舊與五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朝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

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沈氏曰康熙九年二月順天學政蔣超題請課士之法增定周禮儀禮與禮記並立又請春秋傳題及脫母等題全悖經旨不能將傳合盡去亦當除去脫母等題禮部議周禮儀禮與禮記之處無容議春秋脫母等題原係扭合與士子入學業無益相應刪去以後考試止將單題合題酌出旨依議〕

朱子又作謝監嶽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卽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在宋已爲空谷之足音

今時則絕響矣

先生儀禮鄭注句讀序曰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以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以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頒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關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數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治經術者之責也

考次經文

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攷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爲今攷定武成最爲得體

其他攷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錢氏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寢衣之非齋服明矣不宜移易）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原注名柏）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攷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

皆文言也卽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元而地黃之後（原注）依卦爲序於義亦通（錢氏曰）此等謬說徒啓學者師心蔑古之咎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日知錄集釋卷七

日知錄集釋卷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州縣賦稅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畫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眞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卽其廣輪之數眞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眞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二州十六縣登州之貧寡一州七縣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止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絙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爲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眞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鎭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於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爲一郡屢次建言皆爲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爲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原注〕崔銑言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閻氏曰〕宋紹興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雅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是人煙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兩縣賦產認稅于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卽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而清江得偏重之害矣〔又曰〕懷慶府知府紀誡疏曰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册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汞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一十三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二縣如此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于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額以其糧分灑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河內縣原糧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爲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糧戶六十里今併爲二十九里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糧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糧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汝成案〕先生此條說詳十卷地畝大小州縣界域閻氏注附下尤合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爲便未許至天啓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原注〕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

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道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范曄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馬援傳既平交阯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原注〕庭縣廷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巴郡太守但望〔原注〕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為二郡其後遂為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楊氏曰〕幹郡守所食于郡者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於私而討民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

屬縣

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割荊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州縣品秩

漢時縣制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則州有上中下三等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汝成案〕唐制自羈縻州外有雄望赤緊輔上中下八等見新舊唐書地理志實則以戶口多寡分為上中下而刺史之秩視之唐六典所云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中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是也唐會要開元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勅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口已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其六雄十望州三輔等及別勅同上州都督及畿內州並同上州緣邊州三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已上為中州其親王在中州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後仍舊是以刺史之尊曾升其州非通制也第六典成于是時則云中州三萬戶以上下州戶不滿三萬者何以歧舛若是至縣則新志有赤畿緊望次赤次畿上中中下下十等無云京者致六典云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正五品上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諸州上縣令一人從六品上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是唐時縣之等有十而秩則六也又萬年長安條下注云開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為京縣十七年遷陵又以奉先同京縣又丞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置京縣丞三員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條下注云皇朝京縣置二人則唐時有京縣明矣先生所云縣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蓋本諸此不知新志何以遺去京縣故著其說云太祖實錄吳元年定縣有上中下三等稅糧十萬石已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縣丞從七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已下為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

萬石已下爲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如中縣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府爲三等糧二十萬石已上者爲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石已下者爲中府秩正四品十萬石已下者爲下府秩從四品〔原注〕不知何年始改此制洪武十四年十月定考覈法府以田糧十五萬石已上州以七萬石以上縣以三萬石以上親臨王府上司軍馬守禦路當驛道邊方衝要者爲繁不及此者爲簡後乃一齊其品而但立繁簡之目才優者調繁不及者調簡古時列爵惟五之意遂盡亡之矣

府

漢曰郡唐曰州州卽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爲太原府元宗以蒲州爲河中府益州爲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爲鳳翔府荆州爲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爲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其餘皆建都之地也〔原注〕舊唐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以幽州爲范陽府魏州爲大名府恆州爲眞定府鄆州爲東平府李希烈僭號以汴州爲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者僭也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爲興唐府鎭州爲眞定府〔原注〕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以京兆府爲上今都雒陽請以河南府爲上其五府舊以鳳翔府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博爲興唐府鎭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宜升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至宋而大郡多升爲府王明淸揮麈錄曰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爲歸德府後爲應天府〔錢氏曰〕景德三年太宗以晉王卽位升并州爲太原府〔錢氏曰〕大觀元年眞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爲壽春府〔錢氏曰〕政和六年仁宗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爲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神宗自潁王升儲升汝陰〔錢氏曰〕潁州爲順昌府〔錢氏曰〕政和六年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爲延安府〔錢氏曰〕元祐四年徽宗以端王卽位升端州爲肇慶府〔錢氏曰〕重和元年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爲中山府〔錢氏曰〕政和三年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爲德慶府〔錢氏曰〕紹興元年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爲建寧府〔錢氏曰〕紹興卅二年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爲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勰進言英宗嘗爲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爲信德府岳州爲岳陽軍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眞宗嘗爲襄王升襄州爲襄陽府仁宗嘗爲慶國公升慶州爲慶陽府英宗嘗爲宜州刺史以宜州爲慶遠軍神宗嘗爲安州觀察使以安州爲德安府又嘗爲光國公以光州爲光山軍哲宗嘗爲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爲東平府嘗爲均國公以均州爲武當軍徽宗嘗爲寧國公以寧州爲興寧軍又嘗爲平江鎭江軍節度使並升爲府又以太宗嘗爲睦州防禦使升睦州爲遂昌軍今上卽位之初升隆興寧國常德諸府皆以潛藩擁麾之地也〔原注〕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居茲邦瞻望郊廛懷德恩止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內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前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潛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宋則但列空銜便加恩數矣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爲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不府而陋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邛眉之類猶以州名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原注〕凡唐宋舊設之州並有附郭縣而州不親民事元初省宂官令州官兼領洪武初并附郭縣入州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州統縣而

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宋以前不同者也〔錢氏曰〕攷宋時州升府者濟南本齊州政和六年襲慶本兗州政和八年興仁本曹州崇寧三年潁昌本許州元豐三年淮寧府陳州宣和元年開德本澶州崇寧五年河間本瀛州大觀二年紀在元年慶源本趙州宣和元年隆德本潞州崇寧三年平陽本晉州政和六年京兆本永興軍宣和二年臨安本杭州建炎三年紹興本越州紹興元年平江本蘇州政和三年鎮江本潤州政和三年慶元本明州紹熙五年瑞安本溫州咸淳元年建德本嚴州咸淳元年嘉興本秀州慶元元年安慶本舒州慶元元年江寧本昇州建炎三年改建康府寧國本宣州乾道二年隆興本洪州隆興元年江陵府建炎四年置荊南府淳熙元年復常德本鼎州乾道元年寶慶本邵州寶慶元年建寧本建州紹興三十二年崇慶本蜀州淳熙四年嘉定本嘉州慶元元年潼川本梓州重和元年遂寧本遂州政和五年順慶本果州寶慶三年隆慶本劍州紹熙元年同慶本成州寶慶元年紹慶本黔州紹定元年咸淳本忠州咸淳元年重慶本恭州淳熙十六年英德本英州慶元元年志失年德慶本康州紹興元年靜江本桂州紹興三年慶遠本宜州咸淳元年燕山本幽州宣和四年改雲中本雲州宣和三年成都本益州嘉祐四年復太原降并州嘉祐五年復〔楊氏曰〕後尚有真定鳳翔二府故成〔案〕宋史地理志真定府次府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本鎮州慶〔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安撫使統真定府攷唐元和十五年始改曰鎮州漢仍之尋復為府周又改為鎮州今云慶〔曆〕八年初置真定府路統真定府雖不紀何年始復度已在宋初矣鳳翔府則唐至德初升宋仍之非由州而升故顧氏錢氏皆不數楊氏云後尚有此二府者誤也志云江寧府開寶八年平江南復為昇州節度天禧元年升為建康軍節度錢氏考異云按南唐建都金陵以昇州為江寧府宋平江南復為昇州置江寧節度天禧元年升江寧府改江寧軍額曰建康此志殊未分曉是江寧升府在天禧元年今云建炎三年改建康府蓋數宋高宗時也又志云太原府河東節度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緊州軍事攷異云當云降為并州嘉祐五年復為太原府與此所疏合第嘉祐五年上距太宗元年且八十五年則與王明清所云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州為太原府者異矣錢氏此條下注云大觀元年既與後所疏異攷志云元豐為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亦非由州升則注所云益誤矣而縣之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

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原注〕惟到任繳憑必由州轉府尚有餼羊之意體統乖而名實殺矣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楊氏曰〕此即唐制也

鄉亭之職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原注〕宋書百官志漢制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原注〕武帝紀元光六年詔曰少吏犯禁甯成傳為少吏必陵其長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原注〕宋書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為長安亭長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也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原注〕張敞傳注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嗇夫游徼〔原注〕宋書又有鄉佐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原注〕宋書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原注〕三老為鄉官故壺關三老茂得上書言太子黃霸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蔿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原注〕管子書曰擇其賢民使為里君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絫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後魏太和中給事中李沖上言

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孝文從之詔曰鄰里鄉黨之制所由來久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猶身之使手榦之總條然後口算平均義興訟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稱不便及事既施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文帝師心變古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原注〕文獻通考言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　唐書代宗紀大歷八年九月癸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請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其言練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沈氏曰〕通志載唐六典開元十道圖曰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有長以相禁約注曰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興亡之塗罔不由此〔楊氏曰〕此論為得但恐不得其人耳〕漢時嗇夫之卑猶得以自舉其職故爰延為外黃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原注〕後漢書本傳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原注〕舒縣之鄉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原注〕師古曰嘗謂烝嘗之祭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

不絕〔原注〕漢書循吏傳二君者皆其縣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豈其然哉〔錢氏曰〕漢之三老嗇夫治行尤著者可累擢至大官故賢才恆出其中郡縣掾吏亦然今雖欲重其選而若輩本無出身之路地方官又數凌辱之其願充者不過姦猾無恥之徒而已安能佐縣令之治哉

今代縣門之前多有牓曰誣告加三等越訴笞五十此先朝之舊制亦古者懸法象魏之遺意也今人謂不經縣官而上訴司府謂之越訴是不然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此之謂越訴也〔原注〕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鬬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　景泰四年詔書猶曰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牓例懲治　天順八年三月詔軍民之家有為盜賊曾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即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此亦古者畫衣冠異章服之遺意惟其大小之相維詳要之各執然後上不煩而下不擾唐至大歷以後干戈與賦稅煩矣而劉長卿之題睘溪李明府曰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蓋縣令之職猶不下侵而小民得以安其業是以能延國命百有餘年迄於僖昭而後大壞然則鳴琴戴星有天下者宜有以處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如何輒令充應使

得憑藉官府妄張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幷州縣官皆寘諸法然自是里老之選輕而權亦替矣(原注)英宗實錄言松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之公正者剖斷有忿爭不已者則己爲之和解故民以老人目之當時稱爲良吏正統以後里老往往保留令丞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見於景泰三年十月庚戌太僕寺少卿黃仕儁所奏

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之以祿而文帝之詔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當日爲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閒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而遂以收天下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之冤史冊炳然爲萬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爲故稍知廉恥之人不肯爲此而願爲之者大抵皆姦猾之徒欲倚勢以陵百姓者也其與太祖設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戶爲糧長掌其鄉之賦稅多或至十餘萬石運糧至京得朝見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南京監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廬陵吉水二縣耆民六年四月監察御史張政各言糧長之害謂其倍收糧石準折子女包攬詞訟把持官府累經禁飭而其患少息然未嘗以是而罷糧長也惟老人則名存而實亡矣(原注)今州縣或謂之耆民或謂之公正或謂之約長與庶人在官者無異

巡檢即古之游徼也(原注)元史成宗大德十年正月升巡檢爲九品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賜之敕(原注)洪武十三年二月丁卯見御製文集第七卷又定爲考課之法(原注)二十五年閏十二月辛卯及江夏侯周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原注)二十年四月自宏治以來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時之半巡檢裁則總督添矣(原注)崇禎年至薊州保定各設總督唐自乾元以後節度觀察防禦使之設正與明代累添總督巡撫兵備相類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楊氏曰)巡檢裁而總督添此一大升降也

里甲

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其閒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愚故爲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原注)或謂之都以保治甲視所謂不過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詳密亦自易簡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鄉幾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圓十甲千戶不得增損何也稽成數也法用方(沈氏曰)保甲之設所以使天下之州縣復分其治也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近而人寡其耳目無不縣善惡無所匿從而聞于州縣平其是非則里黨得其治而州縣亦無不得其治今之州縣官奉大吏之令舉行保甲而卒無其效非保甲之法之不善爲保長甲長之人之未善也故舉行保甲必先擇其長保甲之人而後可保長長十甲甲長長百戶分百戶而十人長之謂之牌頭牌頭則庶民之樸直者爲之保長甲長則必擇士之賢者能者爲之使處士之賢能者爲今之保長甲長而有所不屑則惟爲州縣者重其事而愼其人求之以誠聘之以禮幣告之以欲分治之義而使之整其所屬糾其邪僻況悉達之州縣亦得展其心思才力自無不屑之患統乎保者爲鄉鄉則就搢紳

功過已著則權其大小輕重而賞罰遣遷以為勸懲聘焉其遇之隆任之專較之保長甲長而更倍焉及之所得擅為也實在大吏而大吏亦不得自專必也必且處優長威而職無不盡己雖然欲如是非州縣黜陟之法而後可行也夫周官卿遂之制自兩漢後奏其事於朝廷得額定其員次第其祿位立考績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蘇轍近世名儒若魏子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倣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事情可知在更化之初必共識其不便者行之久而才願寧人又莫不稱為治教之基則非迂遠而闕于捕不為少矣而擾劫之風不息則捕之可勝捕哉今利則相與安之矣寇大令曰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者然行之不害民間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　功令以保甲為弭盜首務此在西北行之或有效兇亡命者匿焉驅之急則奔聚曰衆其為閭憂甚大大海關廣之間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居強悍素著識匪兇匿常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又不僅擾劫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出入生死遷徙具報于官恐愚頑之民未能若是紛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又曰更月易使往其時度地變通而行之但師其意可矣紛不憚煩也鑒常以為保甲之法宜審

掾屬

古文苑注王延壽桐柏廟碑人名謂掾屬皆郡人可攷漢世用人之法今攷之漢碑皆然不獨此廟蓋其時惟守相命於朝廷而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為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而不似後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於吏部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而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日不給[原注]隋文帝開皇二年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為州郡佐官其時劉炫對牛宏以為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是知自辟掾屬即晉魏之世猶然宋史選舉志宋初內外小職任長吏得自奏辟熙寧間悉罷歸選部然要處職任如沿邊兵官防河捕盜重課綱務場之類尋又立專法辟舉於是辟置不能全廢也又其變也銓注之法攷為掣籤而吏治因之大壞矣

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原注]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沈氏]曰陳諫官云隋氏罷鄉官革自辟調選人改薦舉紛紛更易盡以私弊防天下之人三代之法未盡泯于秦者至此而無餘卒等于秦之速亡信乎治天下者在彼不在此也唐高宗時魏元同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士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已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攺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愧彼清通亦將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啓以及萬端

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疏而舉筆看勢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其亦難矣天祚大聖比屋可封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增多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貶未明莫愼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竊惑之伏願稍回聖慮特采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元宗時張九齡爲左拾遺上言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雖知人之難豈不能拔十得五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無得賢之實若刺史縣令必得其人於曾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多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愼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今日之繁矣原注柳渾傳德宗嘗親擇吏宰畿邑有效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聽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都令史

通典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舊用人常輕原注續漢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二百石然梁冀傳曰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冀召補令史以辱之則知此職非士流之所爲也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理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重之如此彼其所謂都令史者猶爲二百石之秩而間

用士流爲之然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咨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慧曉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故當日之爲吏部者多克舉用人之職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爲卑冗不參官品(原注)金史皇統八年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正隆二年罷世宗紀大定二年二月甲寅復用進士爲尚書省令史二十三年閏月戊午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性不能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章宗紀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御史臺令史並以終場舉人充李完傳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就取進士天下以爲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上納其言選舉志言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据者乎　以令史官至宰執者移剌道魏子平孟浩梁肅張萬公粘割斡特剌董師中王蔚馬惠迪馬諷楊伯通賈鉉孫鐸孫即康賈益謙皆有傳至於今世則品彌卑權彌重八柄詔王乃不在官而在吏矣

舊唐書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鑑爲意有令史緱直(原注)新舊書並作句直句音勾是宋人減筆字今據冊府元龜正之是其腹心每注官多委令下筆子儒但高枕而臥語緱直云平配由是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嗟乎未若今日之以緱直爲當官以平配爲著令也

胥史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疏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竇清人材庸而狐鼠退矣

吏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唐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久之復拜尚書左僕射(原注)唐書本傳韋處厚爲相有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惡之謂曰此是半裴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原注)冊府元龜夫身爲大臣而有甘臨之憂係遯之疾則今之君子有愧於唐賢多矣

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又曰國朝立法太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

算皆紹興人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者矣
先生郡縣論八曰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子兄以是傳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于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于此又隨筆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省事則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法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又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楊氏曰〕與任吏胥同病別發歸于不振而已

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以蕞爾之蜀猶得小康魏操吳權任法術以御其臣而篡逆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與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夫法制繁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而雖有賢者不能自用此國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凱之解左氏也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原注〕宣公十二年傳解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爲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原注〕語出漢書董仲舒傳師古曰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爲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如勾軍行鈔二事立法以救法而終不善者也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

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又曰萬里之遠嚬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羣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讎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務更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令出天下便之〔管氏曰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宣職業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明之俗弊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材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弊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敝每生於所矯〕

省官

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郡塞破壞亭燧絕滅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國及官僚屢見於史而總之曰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誅於少事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沈氏曰嘉靖元年十二月甲午詔革冗官各司府州縣添設添註署職之員除錢糧重繁者照舊存留外其餘參政參議同知通判縣丞不係繁劇者悉令回籍待缺取補〔汝成案〕宋太祖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難以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此言真達治體〕

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為治者識此可無紛紛於職官多寡之間矣

選補

漢宣帝時盜賊並起徵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原注〕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尤異也天子許之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是漢時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是以習其事而無不勝之患今則一以畀之初釋褐之書生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耎弱無能者且居其八九矣又不擇其人之材而以探籌投鉤為選用之法是以百里之命付之闒茸不材之人旣以害民而卒至於自害於是煩劇之區遂為官人之陷穽而年年更代其弊益深而不可振矣然漢時之吏多通經術故張敞得而舉之宣帝得而用之今天下儒非儒吏非吏則吾又不識用之何從也

于慎行筆麈言太宰富平孫公丕揚患中人請託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宮中相傳以

爲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誦而不知其非體也〔楊氏曰〕富
平之爲此一時之權宜也如崔亮之停年或且以爲聖人矣非深識之士烏知其極哉古人見
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一吏足矣奈何銜鑑之地
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成亦已陋矣至於人才
長短各有所宜資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繁簡各有
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乃一付之於籤是掩鏡可
以索照而折衡可以坐揣也從古以來不聞此法〔汝成
案〕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託丕揚創爲掣籤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
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梧
州平樂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湖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
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衛地僻缺瘴或人將於
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吏部之有掣籤自丕揚始也攷明史選舉志其初用拈鬮法至萬曆間
文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尚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踵而行之然則掣籤
不始於富平也特分地至富平始詳云南人選南北人選北此昔年舊
制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
十驛者九百里也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土不諳
語音不曉而赴任譬家之費復不可量是率天下而
路也欲除銓政之弊豈必如此而後爲至公邪夫人
主苟能開誠布公則自大臣以下至於京朝官無不
可信之人而銓選之處有不必在京師者唐貞觀元
年京師穀貴始分人於雒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
外道里迢遞河雒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兩
都分簡留放既畢同赴京師謂之東選是東都一掌
選也黔中嶺南閩中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
補授上元〔原注〕高宗三年八月壬寅敕自今每年遣五品
已上彊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原注〕
杜子美有送韋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詩曰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儒學傳仲子陵蜀人與黔
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大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詔專委南
選使停遣御史是黔中嶺南閩中各一掌選也〔原注〕新書
張九齡爲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而九齡又卽嶺南之人李峴傳曰代宗卽
位徵峴爲荊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曰罷
相爲吏部尚書知江淮選舉置銓於洪州劉滋傳曰
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
之後天下旱蝗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
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是江南又一掌選也宋神宗
詔川陝福建廣南八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令轉運
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是亦參用唐人之法〔原注〕建炎南渡
始詔福建二廣闕並歸吏部惟四川仍舊今之議者必曰如此多請託之
門而啓受賕之徑豈唐人盡清廉而今人皆貪濁邪
夫子之告仲弓曰舉爾所知今之取士禮部以糊名
取之是舉其所不知也吏部以掣籤注之是用其所
不知也是使其臣拙於知人而巧於避事及乎赴任
之後人與地不相宜則吏治墮吏治墮則百姓畔百
姓畔則干戈興於是乎罪前除吏而幷其所爲尺寸
之法亦不能守豈若廓然大公使人得舉其所知而
明試以功責其成效於服官之日乎唐太宗謂侍臣
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原注〕
元宗開元九年敕京官五品已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沈氏曰〕
開元十三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于雒濱
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有明正統元年十一
月乙卯敕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廉潔公正明達事
體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

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愛民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更加詳察而擢用之夫欲救今時之敝必如此而後賢才可得政理可興也

自南北互選之後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得到官而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

〔汝成案〕曾子固曰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籲體率擧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遷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遠途所次升降之倦夌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胷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曾氏所云蓋在政和未定制以前與先生論明代互選之得失正合後人論議大率祖此其他弊端亦可類推第淳樸既漓嫌怨易積易除近郡則亂法重輕害亦匪淺今定令教授等官不選本郡典史以上不選同省任滿定以六年親老可乞近地銓政既詳私恩亦遂鄉省則風土人情不甚殊異固易設施遠省則歲月既遙揣量委曲興利除害奚處艱鉅康明惠愛者盡心民事遐邇何殊若昬竊貪黷者即除本郡亦何益之有哉

昔唐之季世嘗暫一行之於嶺南矣文宗開成五年十一月嶺南節度使盧鈞奏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即難搜求人瘼且嶺中往日之弊是南選今時之弊是北資臣當管二十二州惟韶廣二州官僚每年吏部選授若非下司貧弱令史即是遠處無能之流比及到官皆有積債十中無一肯識廉恥臣到任四年備知情狀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事堪經久法可施行敕旨依奏〔原注〕冊府元龜 唐書韓佽元和中爲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 歐陽詹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此固昔人以爲敝法而改絃者矣處台衡者其可不用讀書人哉〔楊氏曰〕今所以無言及者避嫌之法勝也

掣籤之法未行選司猶得意爲注擬雖多有爲人擇地亦尚能爲地擇人自新法既行並以聽之不可知之數而繁劇之區有累任不得賢令相繼譴斥者夫君子之道在乎至公存一避嫌之心遂至以人牧爲嘗試昔唐皎爲吏部侍郎當引入銓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言親老先任江南即唱之隴右史書以爲譏笑以此用人豈能致太平之理哉實錄言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居蘄之廣濟請終養詔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聖主之與坦懷待物其所以勸羣臣者至矣〔錢氏曰〕今州縣既分選調爲二等而督撫又請揀發人員到省試用于是部選之缺扣留者十之八九銓選之權盡移於督撫而墨吏日甚一日此不信銓部而信督撫之弊也督撫之權愈重而州縣之包苴愈不可禁每一缺出鑽營得之者輒不惜盈千累萬之賄安望其中有良吏哉顧氏但知掣籤之不得人而不知外有需缺之害國殃民其弊更深且毒也然則孫丕揚籤掣之法未可厚非督撫既有擧劾之權不宜更假以銓選之法內輕而外重恐非杜漸防微之計也

萬曆末常熟顧大韶作竹籤傳其文倣毛穎傳爲之謂籤對主上言上而庶吉士科道之選下而鄉會試

取士壹皆用臣臣乃得展其材此憤世滑稽之言然以之曉人可謂罕譬而喻矣夫楚王之厭紐盆子之探符古之人用以立帝立王而今日屢屢施之選人乎

唐時所謂銓者有留有放（原注）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宋白曰長名牓定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原注）長安志曰尚書省之南則有吏部選院謂之吏部南院選人引集之所其牓列於院外楊國忠傳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是也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故放者多而留者少景雲中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宋時此法猶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詔未銓試人毋得堂除未有若近代之一登科而受祿如持券者也

停年格

今之言停年格者皆言起於後魏崔亮今讀亮本傳而知其亦有不得已也傳曰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衆情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惟辨氏族不考人才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乃其本願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責以治效是所謂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設令千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猶是也但令將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始也（原注）辛雄為吏部尚書上言秦元之命銓於長吏若使惟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然觀其荅書之指孜其時事由羽林之變既姑息於前武人之除復濫開於後不得已而為此例今也上

無陵壓之勳人下無謀呼之叛黨何疑何憚而不復前王之制乃以停年爲斷乎

魏書辛雄傳上疏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變而不用自此中外之民相將爲亂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嗚呼此魏之所以未久而亡也歟

北齊書文襄帝紀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通典唐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十八年行儉子光庭爲侍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原注〕新唐書本傳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庭懲之因行倫長名牓乃爲循資格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自宋以下年資之制大抵皆本於光庭也

宋孫洙資格論曰三代以下選舉之法其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閱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關也有司蹠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愬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鶡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

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非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惷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遝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矯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

金章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與

銓選之害

宋葉適論銓選之害曰夫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信汝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當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辨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敘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汩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

楊萬里作選法論其上篇曰臣聞選法之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

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詒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眞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執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特法之所可亦特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詞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弁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以漸革也其下篇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旣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者疲愞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眞賢實能廉絜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

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以下皆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時之爲吏部考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哉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邪〔原注〕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二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二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歲之間而不能察二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二三四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

與〔陸清獻曰〕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卽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審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鼓舞之道莫若于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遷以守選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登以通選法之變凡今在籍候選者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擧其最者一人上選吏部得越次而遷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擧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升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無礙于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淬勵而不至于委靡自棄選擢之期雖遙而皆有旦夕可選之望則不見其遙升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升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慮此所謂以鼓舞爲疏通也今仕途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雖不可偏廢然其中豈無冒濫當核者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踴躍于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有貪污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尤宜嚴核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旣可息奸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皆今日疏通選政之道也又大令曰後世取士之途廣矣科第取之鴻博取之館職吏員取之乃至入貲者取之登進甚多而常有無人之歎豈執事者之咎吾謂不然登進之法宜有常格以絕奔競之門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數端者可以得尋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豈屑屑從事於此哉就使數者之中有其

人矣實之以科條核之以名實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挾持者大區區不足以自見有逃而去耳況其窮愁失職放浪於風塵湖海之中鬱鬱無所遇又安知其幾輩耶夫有雄材能智抱濟時之具者此其人類不能斤斤於言行稱譽之間矣有不爲乃可以有爲擇其小乃可以見其大舉世不覺而獨言之者必有觀時之識舉世共趨而獨不顧者必有經遠之謀接其人察其議論毋以資格相拘毋以毀譽惑聽是在執事者之鑒擇矣

紹興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淩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羣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辭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申請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爲例每半歲上於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此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廢矣故諺稱吏部爲例部是則銓政之害在宋時卽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兩可之權以市於下世世相傳而雖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爲害也又豈獨吏部然哉〔原注〕古無例字只作列禮記服問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注列等比也釋文徐邈音例卽後人例字至漢書何武傳曰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杜欽傳曰不爲陛下廣持平例王莽傳曰太傅平晏從吏過例始加人作例

寇萊公爲相章聖嘗語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何書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爾司馬溫公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溫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員缺

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晉書王蘊傳遷尚書吏部郎每一官缺求者十輩〔原注〕世說注引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缺處當選〔沈氏曰史記儒林傳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是漢時已有缺名〔錢氏曰韓安國傳梁內史缺漢書杜業言方進〔翟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使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則西漢已有缺稱不始于晉也魏書元修義傳遷吏部尚書時上黨郡缺中散大夫高居求之至唐趙憬審官六議遂有人少闕〔原注〕缺字同多人多闕少之語而崔湜以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至逆用三年員闕令狐峘在吏部楊炎爲侍郎至分闕以惡闕與炎其名相傳至今不改矣

舊唐書德宗紀御史大夫崔從奏兵戎未息仕進頗多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擁闕留人嘗數遺才仍招怨望此亦似今之截留候選也

大唐新語劉思立爲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其人比出選門爲衆目

所視衆口所訾亦越趄而失步矣朝廷咸謂載能振
理風俗自今言之不過索一丁憂之闕亦何至見擯
於清議邪不知由是心推之則有其親未死而設爲
機阱以謀奪其處亦人情之所必至者矣孟子曰人
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苟反是而充之其亦何所
不至邪顧後之持銓衡者常以正風俗爲心則國家
必有得人之慶矣

日知錄集釋卷八

日知錄集釋卷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人材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為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歷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歷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纓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為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二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保舉

宋史元祐初司馬光為相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原注：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原注：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原注：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原注：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原注：同上）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原注：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原注：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原注：同上）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原注：同上）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案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備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

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循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沈氏曰前明萬曆二十七年十月癸未南京國子監祭酒郭正域條議申飭監規內一條云時文不足以盡才科目不足以得士請下禮官訪求州縣九流異學之士稍如宋司馬光十科例或習推步或諳鍾律或通陣法或工大書各為一科科府州縣貢入禮部校考分別等第選入兩京國子監得照選貢事與文者與之全廩一體撥選如異日太常諸屬之選則取諸樂律科欽天諸屬之選則取之曆象科殿閣中書之選則取之大書科事府參贊之選則取之兵法科則平日蓄之有素面一旦求之如探囊取物矣〕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韓非子云王登為中牟令〔原注〕呂氏春秋作任登言中牟士中章胥已襄主曰子見之我將以為中大夫其相室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執要之論也善乎子夏之告樊遲也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唐書崔祐甫為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若素不知聞何繇得其實帝以為然以德宗之猜忌而猶能聽之愈乎近代之人主也〔原注〕李絳傳德宗問多公親舊何邪祐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

正統三年十一月乙未行在通政司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是以職任專而事體一頃者令朝臣各薦所知恐開私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乞令杜絕一歸銓部事下行在吏部尚書郭璡等覆奏曰往時朝廷慮典銓者未盡知人故勅廷臣各舉所知其法良矣脫有徇私邦憲昭然誰肯同蹈今恭聽流言而厄良法未見其當也乞令仍舊從之

先生郡縣論九曰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閱歲一人試于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于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于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閱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于功名哉〔姜氏曰後世師儒之教不明雖行閭族黨不學面牆者往往而是以如是之人一旦舉以臨民教之以政卿欲不以文墨試之備乎蓋自選舉與學校不復相為首尾而一切關防刻薄之事起雖明知法益繁弊益生士風亦日益壞然其勢有不得不極于此者競貴初中三輔議舉孝廉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舉敢憂其學業從此而廉至唐貞觀時亦頗諸州所舉孝廉間以皇王政術曾參孝經拉不能答宋太祖開寶九年濮州舉孝悌者二百七十人召問于講武殿率不如詔循解素能習武試以騎射輒顛仆失次太祖欲使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不試而舉弊遂至此故後世無論賢良文學孝弟力

田諸科一概試之以文墨之事亦其勢然也及其甚也則巍科厚秩皆取決于方寸之紙而竟不復問其立身之本末矣是其末流之弊愈趨而愈遠以至于無可如何者也

關防

隋書酷吏傳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僮僕無敢出外此今日居官通例而史以爲異事豈非當日法制雖嚴而關防未若今之密乎末世人習澆訛防閑日甚少不禁飭則姦宄之徒投間抵隙無所不至長吏到官以關防爲第一義然愚以爲但無至公之心以御之爾世說晉文王親愛阮嗣宗阮從容言嘗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王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一郡清肅十餘日復騎驢去唐姚合爲武功尉其縣居詩曰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在曠達之士猶且爲之而況於大賢也

大唐新語姜晦爲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有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上謂刑部尚書唐鐸工部侍郎秦逵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等曰朕初於文籍設關防印記者本以絕欺蔽防姦僞特一時權宜爾果正人君子焉用是爲自今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仍移文諸司使知朕意

封駮

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齊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原注）晏子春秋此畜君之詩所爲作也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原注）胡三省曰後世給舍封駮本此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駮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爲專職也唐制凡詔勅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還而給事中有駮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原注）唐書給事中在漢爲加官至唐屬之門下省使之駮正奏抄塗竄詔勅之不便如袁高崔植韋宏景狄兼謩鄭肅韓佽韋溫鄭公輿之輩並以封還勅書垂名史傳亦有召對慰諭如德宗之於許孟容中使嘉勞如憲宗之於薛存誠者而元和中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也何名批勅宣宗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人臣執法之正人主聽言之明可以並見（原注）德宗時盧杞量移饒州刺史制出給事中袁高執之不下擢浙東觀察判官齊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憲宗末皇甫鎛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勅書穆宗時授李訓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制書劉士涇擢太僕卿給事中韋宏景封還詔書文宗時敕官與犯贓者給事中狄兼謩封還勅書宣宗時敕康季榮擅用官錢給事中封還勅書懿宗時貶右補闕王譜給事中鄭公輿封還勅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駮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駮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原注）胡氏曰考唐之政事堂宰執議事之所舊在門下省後移入中書省蓋門下省給事中所居也中書省閣臣所居也唐之給事有封還詔書之職其於宰相建白職得駮正不於門下議事而於中書議事乃閣臣志在自專不使門下與聞因而無從駮正待取中旨然後封還則其勢已難甘塞默者多

夫此宰執巧於持權之法必宗楚客李林甫輩所爲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原注〕若曰抄出駁之抄出覆之是也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之時九重淵默泰昌以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原注〕天啓六年大理寺正許志吉以請旌母節事爲禮科右給事中張惟一抄參具疏申辯奉旨參駁係科臣執掌許志吉險詐飾辯著罰俸三箇月今人所不知矣

元城語錄曰王安石薦李定時陳襄彈之未行已擢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辭職〔原注〕清波雜志唐制惟給事得封還詔書宋鄭公知制誥日封劉從願妻遂國夫人公乃繳還詞頭後人遂踵而行之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自此始罷之次直呂大臨再封還之最後付蘇子容又封還之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與齊太史見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

部刺史

漢武帝遣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倚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又令歲終得乘傳奏事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外相維之意也〔原注〕元城語錄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分行郡國秩六百石而得按二千石不法其權最重秩卑則其人激昂權重則能行志〔王氏曰〕刺史權重而內隸于御史中丞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本自秦時遣御史出監諸郡史記言秦始皇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蓋罷侯置守之初而已設此制矣〔原注〕漢書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末翟方進何武乃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勝於是罷州牧復置刺史〔原注〕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輕旣議改爲牧伯請選重臣以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劉昭之論以爲刺史監糾非法不過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鎭秩裁六百未生陵犯之釁成帝改牧其萌始大〔原注〕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擾人合二者之言觀之則州牧之設中材僅循資自全強者至專權裂土〔原注〕新唐書李景伯爲太子右庶子與太子舍人盧俌議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之道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任重以制姦宄便繇是停都督然後知刺史六條爲百代不易之良法而今之監察御史巡按地方爲得古人之意矣〔原注〕唐書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又其善者在於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二三百年者也〔原注〕

唐李嶠請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此法正明代所行若夫倚勢作威受賕不法此特其人之不稱職耳不以守令之貪殘而廢郡縣豈以巡方之濁亂而停御史乎至於秩止七品與漢六百石制同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何病其輕重不相準乎夫不達前人立法之意而輕議變更未有不召亂而生事者吾於成哀之際見漢治之無具矣

唐自太宗貞觀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親自臨決牧守已下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其流罪已下及免黜者數百人已後頻遣使者或名按察或名巡撫至元宗天寶五載正月命禮部尚書席豫等分道巡按天下風俗及黜陟官吏此則巡按之名所繇始也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詔曰言念蒼生心必徧於天下自古良牧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輯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諭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軫懷而吏或不畏不仁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任賢庶蠲疾苦之源以協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乃萬人朕所設官以俟能者(原注)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

于文定筆麈曰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者竟屬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差遣非繇朝命其體輕矣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以來皆不及也(原注)唐中宗神龍二年遣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韋忠諫言御史一出當動搖山嶽震慴州縣本朝多有其人

金史宗雄傳自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章宗即位置九路提刑使(原注)此即今按察使

六條之外不察

漢時部刺史之職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原注)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故朱博為冀州刺史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鮑宣為豫州牧以聽訟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翟方進傳言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諭按治江西監察御

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蠹法及事重者如律逮問其細事毋得苛求

隋以後刺史

秦置御史以監諸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晉以下爲刺史持節都督〔原注〕魏志言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任而已　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原注〕杜氏通典曰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原註〕有時改郡爲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爲郡則謂之太守一也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也〔原注〕新唐書地理志曰唐興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

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昔自秦開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郡命刺史以領之自後因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副貳此權宜之制耳豈可爲經久之訓哉臣欲乞諸州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置其俸祿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品秩之制率如舊章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踐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區處昔太平興國初詔廢支郡出於一時十國爲連周法斯在一道置使唐制可尋至若號令之行風教之出先及於府府以及州州以及縣縣及鄉里自上而下由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羣毛理由是言之支郡之不可廢也明矣臣欲乞復置支郡隸於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運之統臨名分有倫官業自舉又覩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奉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昔漢宣帝下詔云吏能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奉著於策書竊見今之結髮登朝陳力就列其奉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奉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哉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費觀此則今代所循大抵皆宋之餘弊矣〔楊氏曰〕俸之薄自宋已然天下所以少循吏也

知縣

知縣者非縣令而使之知縣中之事〔原注〕知猶管也杜氏通典所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唐姚合爲武功尉作詩曰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唐人亦謂之知印其名始於貞元已後其初尚帶一權字白居易集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原注〕唐制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　唐皎傳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官試

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權知者不正之名也至於普設知縣則起自宋初本朝事實云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猥迹萬狀至優諢之言多以令長爲笑〔原注〕魏泰東軒筆錄同

建隆三年始以朝官爲知縣其閒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淸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又曰初州郡多闕官縣令選尤猥下多爲淸流所鄙薄每不得調乃詔吏部選幕職官爲知縣自此以後遂罷令而設知縣沿其名至今

雲麓漫鈔曰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翱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事以某官知某州事以某官知某縣事以其本非此府此州此縣之正官而任其事故云然〔原注〕山堂考索藝祖開基召諸鎭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于愼行筆麈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如建隆三年冤句令侯陟以淸幹聞擢左拾遺知縣事是也今則直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文復而義舛矣

北齊宰縣多用厮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原注〕北史元文遙傳五代選令必皆鄙猥之人自古以來以社稷民人寄之庸瑣者有此二敗以今準古得無同之〔汝成案〕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爲縣令其爲庸瑣宜矣宋則掌縣治民政勸課農桑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始以朝臣爲知縣其閒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爲之天聖閒天下多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久不得調乃爲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爲舉法以重令選然自政和以後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以兩選不注書甚多訓汝其得人難也章俊卿云弄權于腐驚之行特法委驚虎之暴黠墜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銜帶詔肆貪訟[illegible]賤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窮其是非轄書徽夜[illegible]財是求縣遺既極煎熬民閭又難僅索於是行一切之政詔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殺羅織之獄以罪富民守令之失嚇見此矣厭後金元亦難其弊然自宋至元其間非無廉威慈愛局幹可稱特[illegible]其內輕外遂至實者鄙夷纖嗇多昏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鄉舉以下不得嘉除而天下吏給視出尊爲重輕敗壞尤甚先生郡縣論因多慨激之談蓋發于是矣

知州

宋葉適言五代之患專在藩鎭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於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原注〕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監當知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原注〕刺史卽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鎭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日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城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是宋初本有刺史而別設知州以代其權後則罷刺史而專用知州以權設之名爲經常之任矣

新唐書元和初李吉甫爲相病方鎭彊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

吏十餘人爲刺史宋祖之以京官臨制州縣蓋趙公開其端矣

知府

唐制京郡乃稱府至宋則潛藩之地皆升爲府宋初太宗真宗皆嘗爲開封府尹後無繼者乃設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原注〕皇朝政略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爲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陸游渭南集權知府自李符始　崇寧二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是權知府者所以避京尹之名也今則直命之爲知府非也〔楊氏曰〕朝廷之制代不相襲即謂之知府何害

守令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偏通　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汝成案〕法令不修德教奚附自古循良莫盛兩漢宣仁布化除害興利摧擊豪強追逋盜賊惠威胥達邊徼皆安此誠法簡權專得自措施效也然其閒貪贓殘酷快險卑污依倚中涓結納外戚隱恃重援恣行不法賓客子弟廣納賄賂黜陟死生任己恩怨前史所傳幾半良吏抑何嘗不由權勢重乎特漢時騎士隸于太守得自徵發不失機宜姦宄殄除郡國綏謐此爲高出唐宋耳攷前明初無攷察宏治後始定條目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淺露降調外任其初非不綜覈以興治理厭後法存弊出亦其勢然也至于吏胥執苛細之條爲出入之資何吏短長何代蔑有此在仁明因事決舍必盡創考功繁科轉恐行法未通法外或畸意輕重也

元吳淵潁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曰今之世每以二歲爲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況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掌農田水利主簿掌簿書尉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以爲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塡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汝成案〕守令胥吏與六部長官之胥吏相緣爲姦而以大壞猶之交易之家不自理而託其事於奴隸之手有權之家不自綰而任其職於左右之人　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

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爲重不留贏餘常俸至不能自給故多贓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爲客軍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爲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礙例而皆不足以有爲又況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挪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洊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振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

宋理宗淳祐八年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陳求魯奏今日救弊之策大端有四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得以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横斂此數言者在今日亦可采而行之

舊唐書烏重允傳元和十三年爲横海節度使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爲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繇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是後雖幽鎮魏三州以河北舊風自相更襲在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允制置使然也

祖宗朝凡大府知府之任多有賜勑然無常例成化四年七月廉州府知府邢正將之任以廉州密邇珠池喉襟交阯近爲廣西流賊攻陷城邑生民凋弊特請賜勑從之〔沈氏曰況鍾知蘇州府亦賜勑〕吉安府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吉安多強宗豪右詞訟繁興亦請賜勑俾得權宜處置從之

刺史守相得召見

兩漢之隆尤重太守史言孝宣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當日太守常得召見或賜璽書當陛之閒不甚闊絶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武帝賜嚴助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賜吾丘壽王書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原注〕師古曰太守都尉皆二千石今壽王爲都尉不置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光武勞郭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原注〕伋爲潁川太守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天下之大不過數

十郡國而二千石之行能皆獲簡於帝心是以吏職修而民情達以視後世之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者有親疏繁簡之不同矣其在唐時猶存此意元宗開元十二年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餞於雒濱御書十韻詩賜之宣宗時李行言自涇陽縣令除海州刺史李君奭自醴泉令除懷州刺史皆采之民言擢以御筆入謝之日處分州事萬里之遠如在階前夫人主而欲親民必自其親大吏始矣

冊府元龜憲宗元和二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日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雖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原注唐諱民字改曰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宰相李吉甫之舅裴復新除河南少尹求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兼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今日則名爲陛辭而不得一見天顏堂廉內外之分益爲懸絕

漢令長

漢時令長於太守雖稱屬吏然往往能自行其意不爲上官所奪如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陶謙爲舒令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如此事在今日卽同列所難堪而昔人以行之上官漢時長吏之能自樹立可見於此矣

宋史司馬池傳授永寧主簿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

京官必用守令

通典言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魏肅宗時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三載黜陟有稱職者方補京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唐張九齡言於元宗曰古者刺史（楊氏曰刺史當云太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致理之本莫若重守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從之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宣宗大中改元制曰古者郎官出宰郡守入相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寖消頃頻清塗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輒擢近臣蓋備顧問如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者宰臣不得擬議宋孝宗時臣僚言吏事必歷而後知人才必試而後見爲縣令者必爲丞簿爲郡守者必爲通判爲監司者必

爲郡守皆有差等未歷親民不宜驟擢因定知縣以三年爲任非經兩任不除監察御史此開元乾道之吏治所以獨高於近代也明代給扉之地必取詞林名在丙科始分銅墨於是守人之職輕而簿書錢穀之司一歸之俗吏矣漢諺有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原注〕風俗通 而宋神宗嘗謂宰臣曰朕思祖宗以百戰得天下今以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後之人君其以斯言書之坐右乎

貞觀初馬周上言古者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繇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勳臣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繇於此夫以太宗之政而馬周猶有此言則知重內輕外自古之所同患人主苟欲親民必先親牧民之官而後太平之功可冀矣

宗室

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不有〔楊氏曰〕漢宗室爲宰相者西京只屈氂而已東都亦不數數見也 漢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孝平元始元年詔宗室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原注〕師古曰言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銓補四百石 唐元宗開元二十五年五月辛丑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正薦四從叔前奉天令知正四從叔前祁縣令志遠五從弟維陽尉暹六從弟酸棗丞良五從弟武進尉朏五從姪鄭縣尉曕五從姪前宋州參軍承嗣皆授臺省官及法官京縣官詔曰王公之用本無偏黨惟善所在豈隔親疏四從叔知正等咸有才名見推公族秉惟清之操兼致遠之資朕每慮同盟不勤于德常懸右職以勸其從先委宗卿精爲內舉量能考行歷任踰時名數則多升聞蓋寡光膺是選詠在得人固可擢以清要遷于臺閣將觀志於七子冀藉名於八人書不云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凡今懿戚可不慎與遠道漫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效節思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深宜自勉以副明言天寶二年正月詔皇五等以下親及九廟子孫有材學政理委宗正寺揀擇聞薦〔原注〕憲宗元和二年詔略同 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爲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不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制曰支度宰籠之務琥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原注〕鄭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恆山王房有適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 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皐〔原注〕嗣曹王 與勉宋子京以爲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爲宗屬者大抵皆溺於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遊手逐食靡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原注〕宋時凡宗室之不肖者俗呼爲[illegible]撒太尉 曹冏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原注〕

六代論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二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之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其可不鑒乎〔原注〕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詔諸王率兵勤王已而寇退詔止之大理寺丞薛瑄奏宜擇諸王最賢者二三人召來參預大議匡輔聖明帝曰不必召

光武中興實賴諸劉之力乃即位已後但有續封之典而無舉賢之詔明章已下恩澤教訓徒先於四姓小侯〔原注〕明帝紀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其子弟號曰小侯而不聞加意於宗屬者然而親疏並用猶法西京故靈獻之世荊表益焉各專方鎮而昭烈乘之以稱帝于蜀若顛木之有由蘖其與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敗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唐末屯田郎中李衛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乎〔原注〕史言自元宗以後諸王不出閤不分房蓋自永王璘舉兵而人主疏忌其兄弟矣使得自樹功名如曹王皐者二三五人參錯天下為牧帥亦何至大盜覆都彊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並殲於逆豎之手也

明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一人朱慎鍫列名奄案為宗人羞此不教不學之所致也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惟朱統鉓起家庶吉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而其始館選時尚有以宗生為疑吏部尚書王永光曰既可以中翰即可以庶常遂取之其他換授甚多然當板蕩之際才略無聞

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國朝宗室側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原注〕五雜俎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為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楊氏曰〕相止有汝愚一人然未有為侍從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渲亦除八年又除子櫟乃靖康之變已不旋踵有明之事與宋一轍

昔後魏元志為雒陽令不避彊禦孝文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人主之宗屬豈必無才能優於庶姓者哉〔楊氏曰〕能用宗室者莫如元魏儀虔遵觀自是至親其匡廟羅乂皆有權力閥望屬指其餘不可盡也

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原注〕宋沈懷文諫孝武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顯崇唐衛之寄深得富辰諫王之指夫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矣

金史密國公璹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璹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璹奏曰聞訛可〔原注〕曹王名欲出議和訛可年幼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原注〕宣宗遷汴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自古帝王為治之道莫先於親親而有明之待親王

及其宗屬也則位重而愈疏祿多而愈貧誠有如漢哀帝時杜業上言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者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秦愍王子故庶人尚炌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如詔于軍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爲之沈閣

宋史趙希瞿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遇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閤就班岳陽等一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爲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閣老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所請皆賂韓號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閤亦必厚賂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賚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爲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爽也今之懸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則終不得請不愈甚乎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爲虧今且窮閻蔀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杖杜作而晉徼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爲後王之殷鑒矣[攷證案]王司農明史稿云明制郡王宗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遞者宗藩昌祿秩轢給未育疏屬不免飢寒仰號籌無藩而奉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之所謂繼城之寄無有也又曰明太祖建諸東宮親王各賜嘉名以示傳世久遠當萬歷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饒之覽宗祿虧乏議者遲有議歲祿限宮祿且限支子之請由是支屬承襲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辭封號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屬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啓請時軍爵告絀大農蕭目日憂雖支安能顧瞻藩維親王或可自存恥王以至中尉俸給不贍一旦監起無力禦傳徒手就戮宗社爲墟惜哉其言前明藩封窮變之狀正典先生所述唐王之言無祿然明之諸王在位勸恪行誼孝友才藝通美者固不乏人其他親藩非分自取誅戮者無論而淫昏殘臨濟亂縱恣尤衆豈皆恩澤之不逮數則封祿之厚適爲驕横之資此困辱之所由及而法網之所由密矣

藩鎮

明代之患大略與宋同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呼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楊氏曰九公唯武仙庶幾餘都無足言)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於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

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於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速於唐何如哉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宋史劉平爲鄜延路副總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暉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饋糧兵民並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爲後人之鑑也賈昌朝爲御史中丞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爲藩籬之固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二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勳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勳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勳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一寇異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禦或叛渙自可理討繼其反噬原陝一帥衆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

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愚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利買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誘募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繇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横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不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爲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爲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於廟堂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於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彊榦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楊氏曰天下本無百年不敝之法而貴有扶危救敝之人方正學深慮論略盡之矣）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二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爲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横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

輔郡

崇禎二年二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魏書言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將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及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祐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閒御史臺

言兵踰嶠巃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原注〕元史太祖八年分兵三道伐金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師而撥其別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願陛下察之契丹〔原注〕後改爲遼太祖將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原注〕赫連勃勃稱帝諸將勸先取關中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古人用兵之智多有出此夫踰山絕河深入二三千里至於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後之爲國者盍鑒於斯

邊縣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有國家者能於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於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禎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楊氏曰〕昌黎客兵土兵之策可於此得之〔閻鴻博曰〕今塞外大寧開平興和東勝舊地皆吾牧廠之區畫諸部多犬牙相錯蘇河凡灘營鄉家莊雖分隸都統總管駐防而田河屯營以西開平舊衛其阡陌道路尚存興和見有屯田客戶獨石口外則有紅城歸化城爲東勝舊地彼處率土泉深厚水草豐美宜於屯牧使於開平故地設屯牧使一人總領其事復分設口外四路滿漢同知總之畫疆分駐聯爲應援見今內務府上三旗及會稽司諸衙門閑散之丁約數萬有餘漢軍披甲外閑散者亦有二萬餘人此等與其使聚食京師貧窘無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歲撥發三萬人徙塞邊民願往者各給以墾種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擇其中之驍捷者教練爲兵耕牧之餘復習騎射擊刺之法各爲屯軍使世守其業五年以後始差收耕牧之稅即以供給屯軍饗勞之需復以其餘力繕完牆堡修整戎器第使人自爲守經費所出取之屯牧有餘

宦官

漢和熹鄧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藝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內官不許識字永樂以後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內書堂之設〔原注〕實錄宣德元年七月以劉翀爲行在翰林院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四年十月命

行在禮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教小內使書實錄言山爲人寡學急利而昧大體上謂之其致仕歸恩禮一無所及則其教小內使書亦一賤者之事也昔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帝遣教宮人允恭恥之數稱疾宋賈昌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以宣廟之納諫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致秉筆之奄其尊侔於內閣而大權旁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原注）英廟升遐典璽局局丞王綸以老事東宮希圖柄用而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以嘗奉命教內書館綸受學焉遂內外交錯以謀入閣已而敗露得罪綸造溥家執弟子禮坐溥上坐飲至晡而去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當時暬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元宗時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原注）元宗始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藝爲之是知宦官之盛繇於宮嬪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遠色爲本（唐氏曰）凡閹人導君以酒色導君以荒嬉導君以後御導君以罷見正人權臣因之上聰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削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誡訓無所益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畜公卿天子孤矣逐屠忠良朝廷空矣挾制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必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請著爲典曰凡閹人不授官不任事不衣命服後世人臣有言立閹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殺無赦凡閹人傳命于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于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小臣不言者黜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原注）宋濂大明日曆序言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長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見馬上之績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札久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詐傳詔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仁宗即位凡差出內臣限十日內盡撤回京其見於詔書者有採寶石採金珠香貨採鐵梨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原注）實錄有十九年十一月辛酉遣內官楊實二十年十月癸巳遣內官韋香同御史察勘兩京及天下庫藏出納二事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內官內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詔從之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營事袁琦假公務爲名擅差內官內使陵虐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以至磔死而其黨十餘人皆斬者嗚呼作法于涼其敝猶貪至於萬歷中年礦稅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於祖宗之成例則外廷之臣交章爭之而無可如何矣是以武王不泄邇（楊氏曰）有明一代如王汪劉魏其害固不容言矣其餘諸帝自太宗仁宗而外未有不任奄人者端皇親見逆璫之禍而卒以奄人監軍可歎哉

中官典兵亦始於永樂仁宗實錄言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使勑責其低眉俛首受制於人宣宗實錄言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人勁勇善戰貴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爲中官馬騏奪去貴與賊戰不利

遂死之宣德元年二月己亥勅責中官山壽曰叛賊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禽捕如探雀鷇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遺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不往來策應視其敗衄是則交阯之失實本於中官而仁宣二宗亦但加之譙責而已王振之專土木之難此非其嚆乎

交阯一事中官之惡實錄不盡書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盧祥言臣思永樂年間克平交阯設置郡縣夷人服從後因鎮守內臣貪虐致失人心竟亡其地天下至今非議不已即此數言可以想見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豈不信夫

成祖天威遠加無思不服遏密未幾遂棄交阯齊桓首霸而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春秋已志之矣故姤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

正統九年正月辛未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統兵出境勦兀良哈三衞勇同太監僧保出喜峰口亨同太監曹吉祥出界嶺口亮同太監劉永誠出劉家口懷同太監但信出古北口是時王振擅權乃有此遣而後遂以爲例至十四年陽和口之戰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爲所制師無紀律而宋瑛朱冕全軍覆沒矣

景泰元年閏正月乙卯工部辦事吏徐鎮言刑餘之人不侍君側太祖高皇帝懲漢唐之弊不令預政不令典兵但使之守門傳命而已邇者姦監王振秉機專政依勢作威王爵天憲悉出其口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又多引同類如郭敬等以爲心腹出監邊事皇上臨御之初乞監前失宦官有參預朝政及監軍鎮守者悉令還內各守本職如此則宦官無召釁之端國祚有過歷之兆矣事寢不行

六月乙酉陝西蘭縣舉人段堅論宦寺監軍之失

庚子肅府儀衞司餘丁聊讓請禁抑宦寺

三年九月辛卯南京錦衣衞鎮撫司軍匠餘丁華敏陳內官苦害軍民十事

天順八年十一月丙寅兩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言正統末年王振專權使先帝遠播宗社幾危天順年間曹吉祥專權舉兵焚闕欲危宗社今日牛玉專權誅黜皇后欺侮陛下是皆貽笑於四方取譏萬世者也臣請自今以後一不許內官與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并置立產業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之時似爲謹慎一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爲己功聞陛下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人望日歸威權日重而內官之禍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臣與聞國政者此也內官侍奉陛下朝夕在側文武大臣不知廉恥者多與之交結有饋以金寶珠玉加之婢膝奴顏者內官便以爲賢朝夕在陛下前稱美之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謁者內官便以爲不賢朝夕在陛下前非毀之陛下天縱聖明固不爲惑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稱美者驟躐顯位非毀者久屈下僚怨歸朝廷恩結宦寺而內官之禍起矣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外官與內官交結者

此也內官弟姪人等授職任事倚勢爲非聚姦養惡家人百數貲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內官因有此家產所以貪婪無厭姦弊多端身雖在內心實在外內外相通而禍亂所由起矣此臣等所以勸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管事並置立家產者此也陛下果能鑒彼二人於既往行此二事於方今則禍亂自然不作災害自然不生儻或不然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異日之患有不可言者矣然臣等今日之所言乃舉朝廷之所諱臣等雖愚亦知避禍但受恩朝廷無以爲報官居言路不可苟容若陛下能行而不疑卽臣等雖死而無悔矣上責徽等妄言要譽命吏部俱調州判官〔原注〕疏草李鈞筆也

中都之變宦官債事之前車也不一年而監守之遣四出以外廷無人甚也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天子以此恥天下之士大夫而士大夫不以爲恥且羣然攻之廷論雖譁上心弗信及暫撤之而士大夫又果不足用也於是乎再任宦者而國事已不可爲昔者唐德宗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故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嗚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於宦官乎內廷既不可用外廷亦遂無人而國事又將誰屬乎至於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慮名臣之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亡可爲痛哭者矣是以人材非一世之所能成古先王於多難之時而得賢臣之助者以其養之豫而儲之廣也傳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夫有天下而爲子孫之慮者則必在於人才矣

金史完顏訛可傳劉祁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應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論曰夫以督御治軍旣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原注〕金時近侍非宦豎也以世冑或吏員爲之見斜卯愛實傳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戊午上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繕戎或備工凭篚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不許違越祖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參拏處斬仍詳察舊典開列職掌具奏禮部右侍郎蔣德璟疏言周官內職不備百人糾禁王宮掌於小宰古聖垂法下戒將來蓋其慎也〔原注〕天啟元年四月御史張捷疏言請令中官受考察於禮部定爲五年一察如京察例太祖高皇帝實詳監於往代而取衷焉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與兵有禁謹內外之防

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哉天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衞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於軍民無與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而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事偶異中外之任使間關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防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衞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遣皆利少害多亦旋設旋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釐正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於先我皇上躬除逆璫媲美於後竊之寰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毋豫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實訓深遡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法實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則羅織啓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今可以無斁而神孫聖祖於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爲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恭候聖明裁奪得旨申飭

奄人之有祠堂自英宗之賜王振始也至魏忠賢則生而賜祠且徧于天下矣故聖人戒乎作俑

禁自宮

實錄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隸魏縣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宮以求進命執送錦衣衞獄罪之致南海子種菜祖宗以來凡閹割火者必俘獲之奴或罪極當死者出其死而生之蓋重絕人之世不忍以無罪之民受古肉刑也景泰以來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朝廷雖暫罪之而終收以爲用故近畿之民畏避繇役希覬富貴者倣效成風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孫日赴禮部投進自是以後日積月累千百成羣其爲國之蠹害甚矣〔原注〕史臣劉吉等之辭〔唐氏曰〕不重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惡務本之道也至奄人禍烈而後禁之則無及矣

餘冬序錄曰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原注〕實錄永樂十九年七月丁卯嚴自宮之禁犯者皆發充軍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全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宏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永樂二十二年〔原注〕仁宗即位興州左屯衞軍徐翼有子自宮入爲內豎翼奏乞除軍籍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自殘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邪出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正統元年閏六月時軍民多自宮希進間有以赦而獲免罪者刑部請依舊制不論赦前赦後俱論以不孝重罪從之成

化十一年二月順天府永清縣民徐義自宮其幼子以求進詔發充廣西南丹衛軍妻及幼子皆隨往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宏治元年令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元管官司點閘知在不許容縱十三年令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璫滿朝金玉塞塗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宋仁宗未有繼嗣太常博士吳及上言古之明王重絕人之世今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絕人理以希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有因而夭死者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矜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今以祖宗時較之當日宦官幾何人今幾何人臣愚以為胎卵剝傷鳳凰不至繼嗣未育殆緣於此伏願濬發德音詳為條禁權罷宦官進獻有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繼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此者帝異其言權罷內臣進養子

日知錄集釋卷九

日知錄集釋卷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治地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原注〕宋史劉韐傳鑑湖爲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　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蔡卞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　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斗斛丈尺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原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秤尺　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爲一斗者一鬨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原注〕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爲一畝者　其步弓有以五尺爲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趙氏曰〕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于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之故律呂不合雜作大匠銖據掘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已長于古亦尚不至三寸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晉今一寸八分周祈名義考謂周尺才得今六寸大分弱史繩宋司馬備據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大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尺相近　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爲冀州刺史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爲常法此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地畝大小

以近郭爲上地遠之爲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開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鹼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爲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原注〕解縉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

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時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獘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二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二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畝以畝準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閻氏曰〕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僅興化十分之一賦重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畝而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而賦重賦役全書內皆未經注明也徵糧款項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原注〕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沈氏曰〕宋食貨志重修定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原注〕省攤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州縣界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二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原注〕屬真定威縣〔原注〕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原注〕屬真定地清河〔原注〕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原注〕屬東昌地鄆城〔原注〕屬兗州地范縣〔原注〕屬東昌之間有鄆縣〔原注〕屬兗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輸納詞訟遙懸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原注〕屬開封之縣著地糧乃隸於汝陽〔原注〕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二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鬬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原注〕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戸不及三千者皆改為縣改者凡三十七州

後魏田制〔按〕成案周禮閭師任工以飭材事今作飭材攷魏書同恐誤脫又貢其材周禮

作貢其物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爲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旣積黎元永安爰曁季葉斯道陵替富强者幷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爲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爲己業永不起科原注是時方孝孺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幷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艱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啓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原注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illegible]侍郎[illegible][illegible]民開墾務使野無曠土[illegible]或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係砂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旱[illegible]賦缺故民[illegible][illegible]力[illegible]恩若令各州縣除原額可墾地畝外凡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墾之地俱[illegible][illegible]斥鹵[illegible][illegible]起科則民必[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可以廣收民人承墾即給執照爲業[illegible][illegible]十年起科如其地本係沃土[illegible]不在此[illegible][illegible]史曰陝省督臣每年酌動官銀借民開墾令于秋收[illegible]時價[illegible][illegible]先後動項發借[illegible][illegible]萬餘兩共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餘萬石此已試之成效以爲此法凡西北近邊之地如直隸之永平宣化山西之大同朔平寧武甘肅之寧夏西寧等府[illegible]地曠土所在多有而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illegible]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爲膏腴若令[illegible][illegible]陝省之法領銀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還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illegible][illegible]交[illegible]之時不得勒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給事[illegible]開墾原以利民所在奉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曰以熟作荒州縣承望上司意旨並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畝以[illegible][illegible]公之名遂知不足即責之見在熟田以符所報之數一曰以荒作熟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縣不[illegible]履勘遂入報墾之數赤貧乏食之民止貪目下官給牛種[illegible][illegible]草舍以[illegible]旦夕而不顧其地之不可得而墾也十年之後民不得不報熟官不得不升科[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不足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卒歲[illegible][illegible]而逃亡失業矣故凡經報[illegible]開墾地畝無論[illegible]已未升科俱令州縣官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有向係[illegible][illegible]熟田[illegible]報開墾者即行[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免其[illegible]分至新墾田應行升科之日亦必親勘果係田禾成熟可以持久者始與升科如其磽瘠[illegible]不能成熟者[illegible]與開除免賦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原注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原注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沈氏曰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也十分之一弱卽八十八分之八强）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原注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原注元史耶律楚材傳）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原注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弌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原注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遼遠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有甚於輸官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卽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園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原注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

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擬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朕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忽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務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隸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并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則白具數送部磨勘從之〔原注〕按嘉靖十七年冊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實民田通均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嘗奉行也〔王上舍曰〕糧最以浮名也蘇州府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見額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不過三十餘萬也松江不過二十餘萬也卽有元增賦蘇州亦八十餘萬而止松江亦七十餘萬而止是今之賦額較宋浮至七倍比元亦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卽如湖廣省額徵二百三萬而蘇州一府之數浮之福建省額徵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數浮之豈天下田皆生粟而二郡獨雨金歟建文詔免而復于永樂文襄請減而增于萬歷近世撫臣之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大抵以蘇松財賦重地為國家之根本難議蠲卒耳于是有為變通之說者咸曰明時雖日重額而漕運贈米卽在正米之中且平米一石派本色五斗外止徵折色銀二錢五分周文襄巡撫江南重糧

田納銀一兩準米四石輸布一疋準米一石正錢如此加耗可知今則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至五錢有奇而加耗猶在外既有五米十餘復有浮數不貲或致一畝之租不能辦一畝之稅此加耗之害非撓也浮糧餘耗猶不可減乎或曰故事折色行于次年二月分十限開徵今則于本年正二月開徵通完兼年其時宿土未翻青苗未播水旱未卜豐歉未定追以糧司會之有司有司會之里役里役會之糧戶苟非操券于債家入衣于質庫其將何以應之此早徵之惠至深也浮糧難靡償料不可緩乎或又曰緩輸減一分則小民安一分之惠試以蘇松田計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不在議減之列如是則于國計無虧而三百年之蕩免有起色矣全豁除蕩遞減賦不可行乎夫是三說者皆謂通之得其道者也但減耗輕徵可救一時非所以垂萬世料則體減可雖民困弊所以裕天餉壽今計莫若以蘇松浮糧議之天下輕額田每畝以一合辦率而二辦所浮便可議其大半是天下無加徵之苦而二郡有減賦之實因用無毫釐之衞而民生有再難之業也況民曰難正三年四月初九日奉旨蠲免蘇州府額徵地丁銀三十萬兩松江府十五萬兩從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奏稱也時蘇州府條折兵餉備里人丁匠班漕糧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兩零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征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石零松江府四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地丁銀蘇州府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府六十七萬四千餘兩蘇州府地丁銀項每至大年奏銷之期民欠必至三十餘萬松江府必至十五六萬計蘇州田地山蕩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共四萬零八百餘頃是月戶部議覆光祿寺卿杭奕祿奏請數下江南督撫于蘇松二府州縣凡有田之人于恩免額徵錢糧數內十分中減免佃戶三分查二府恩免額徵條銀係條折銀兩租田之人交納皆係米石所減三分應以米算照條折米一斗折徵一錢之銀如有田之人恩免額徵銀一錢則於此一錢之內將租人名下減免米三升以此為準聖恩蠲免二府額徵四十五萬兩業戶得沾三十一萬五千兩之恩佃戶亦分沾十三萬五千石之恩矣云云奉旨依議遵行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冑明年置安邊所凡侂冑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畝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減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原注：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原注：賈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原注：清）張（原注：瑄）田以供中宮（原注：元史：天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原注：清）張（原注：瑄）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原注：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緩〕民曰撥賜莊，似非賜脫脫者。）等處稻田提領所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原注：又有[illegible]經歷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原注：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二月，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妻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瑚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

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處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減其什之三而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而爲十四畝矣〔原注〕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隸松江府没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没官田糧俱準此例此固其極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田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爲一冊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二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冊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於是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詔巡撫直隸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原注〕先是正統中戶部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爲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爲官田以備其數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甦貧困俱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弊仍舊至是部復以爲言戶部請俟其議命敏均定撥數有特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始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爲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柰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原注〕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爲覈論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卽連阡跨陌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爲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十年而一變柰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原注〕宋史買公田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原注〕宋史謂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況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冊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皆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原注〕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內造舍

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譙元子瑛所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元卒天下平定元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敕所在還元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爲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卽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案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爲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冊後而槪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横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汝成案〕閻氏潛邱札記引作損不可得之虛計而非損上立百世之永利而非變古也使唐宋兩太宗當此朝聞而夕行之矣若嫌謂何必兩太宗則宣宗蓋嘗有意於此矣實錄載其五年詔減官田舊額糧七年又申命減免不許有司故違但上壓於祖制之不逮下復有行在戶部之憂憂遏不克充其仁心成其仁政迄今誦其詩百世而下猶令人感歎謝零也閻氏所引當是林亭初刻之本宣宗實錄及詩今已引見前條

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況他日大有爲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原注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爲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今存者惟衞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爲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一升五勺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原注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王弼原注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卽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卽已如此原注元史閻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爲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弁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卽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原注）時成宗卽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原注）明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前一事爲特恩之蠲後一事爲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幷之徒（原注）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爲田主矣

豫借

唐元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爲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原注）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爲青苗使（原注）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黃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青苗錢耳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原注）張大令曰按此則青苗之制唐宋本不同何以宋史趙瞻對神宗言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藩鎭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叙謂安石祖唐弊政考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常平錢正與此同故趙瞻等舉唐爲言其亦曰青苗者依當時爲稱也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圓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身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二四月之閑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卽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二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

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沈氏曰盧熊蘇州府志云趙順孫字和仲處州縉雲人咸淳四年以寶文閣待制知平江兼發運使先是郡實赤立率以夏初徵民租順孫閱古者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輸民何以堪命曰此倒行之三十年不然新有乏興之費嘗以俸入及館卷所供助糴本而抑浮費以繼之糴發二十萬斛乞免預徵〕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爲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寢〔楊氏曰此仁政也當事審而行之豈不官民兩便乎〔按成實錄謙之議是矣而當時以爲非舊制遂寢不行者議也元時崇奉二氏朝廷宮觀公主勳戚凡賜田蓋動數百頃又不輸賦稅用日饒富白雲宗總攝復廣侵占遂至連阡累陌跨越州郡後雖屢敕令視民戶出租尋廢不行明初猶存其風故虞氏有是言至明中葉以後已日衰耗即有寺田亦準科則非復曩之豪富矣〕

紡織之利

今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宏譔著議以爲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既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原文恭曰陝西爲自古蠶桑之地今日久廢絕綢帛資于江浙花布來自楚豫小民食本不足而更賣糧食以製衣宜其家鮮蓋藏也〕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爲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爲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爲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爲利益豈不甚多按鹽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爲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原注〕〔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真所謂無褐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原注〕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爲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淳龐之化豈難致哉〔唐氏曰吳絲衣天下聚于雙林吳越閩番至于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于空虛室廬舟楫之繁庶勝于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老幼萃力靡他無或敢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勞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不宜桑也今楚鄂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嘗里同之面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之間目觀其利而棄效爲甚矣民之情也吾欲使桑蠶樹內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其在于今當責之守令子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養之法而厚其廩給其暨桑有道其能教者則特數年之後衛近而分之而守令則省時行視其地家其桑之籍入其室視其蠶之美惡而籍數其絲之多寡參者莫之寡者賞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于長子略著于篇可以取法焉〕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

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爲樸亦可行之會乎(楊氏曰空言禁奢無用也必實有清心寡欲之學者乃能收還淳返樸之效)

馬政

析因夷隩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原注左氏莊二十九年傳)先王之所以處廐馬也漢鼂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原注師古曰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本傳)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衆庶街巷有馬仟伯(原注伯古陌字)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原注漢書食貨志)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原注貨殖傳)班壹避墜(原注古地字)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原注敘傳)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臺之悔乃修馬復令(原注復卒三人之令西域傳)唐元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原注唐書兵志)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原注魏書本紀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楊氏曰色目人謂女直畏吾欽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原注元史本紀)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論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命論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士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驛傳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是也唐制亦然(原注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原注陝今陝州東京今河南府)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原注在今代三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原注古大驛相距不過十驛)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原注天寶五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原注今臨潼縣)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壹一考之前史乎(原注且如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五十里至公樂驛五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縣一驛七十里矣豈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伏城驛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驛猶仍舊貫使併爲三驛亦必不堪其弊矣)

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而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

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原注史記晉世家注引賈逵曰司馬法從遞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即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發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聽賑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今時十里一鋪(原注俗作舖)設卒以遞公文(原注金史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大名府志唐有鋪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腳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漕程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斃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汝成案漕運始于秦漢而轉輸之法則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然率有利病今觀後儒所述在當時弊已如此則云轉般可濟直達恐不然矣)

行鹽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稉(原注俗作粳)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洪武二十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準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明之鹽法莫善于開中開中者召商輸糧于邊而與之鹽也後其法亦行于內地)

唐劉晏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煑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

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與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輿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原注〕又言虔州官鹽自淮南運致鹵溼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鹽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賣錢二十以故虔人盡食嶺南鹽虔州卽今贛州府宋時屢議不定今卒食廣東鹽每歲秋冬田事纔畢恆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鬭格或至殺傷則起爲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輿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卻其不能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鐘之政也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徵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權量

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原注】今關中時【錢氏曰】六眞所謂大斗大兩大尺也左傳定公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隋書律歷志言梁陳依古斗齊以古升五升爲一斗周以玉升一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大業初依復古斗梁陳依古稱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沈氏曰】案通典梁武帝五銖錢實重四銖三絫二絫其百文則重一斤一兩齊文襄五銖錢實重五銖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其實重輕兩相符合則齊與梁並依古稱也而或以爲于古二而爲一或以爲以古稱一斤八兩爲一斤豈稱他物之稱多異輕重耶于周玉稱四兩當古稱四兩半開皇以古稱三斤爲一斤大業初依復古稱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爲有力人三十斤爲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記秦始皇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百二十斤爲石千石則十二萬斤漢舊儀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晉書南陽王保傳自稱重八百斤不應若此之重考工記曰爵一升觚三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禮注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毛說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每食四簋正義簋瓦器容斗二升不應若此之巨周禮舍人喪紀共飯米注飯所以實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史記廉頗傳一飯斗米漢書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楊氏曰】十六國春秋前秦記有三人食一石穀者賜江國公從吳鎰會食飯大十斤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匈奴傳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不應若此之多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嵇康養生論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晉書傅元傳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靈樞經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禮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晉書宣帝紀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會稽王道子傳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權量比之於今大抵皆三而當一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比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驗蓋自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原注】魏書張普惠傳神龜中上疏言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萬姓從薄賦故海內之人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雖有此制竟不能復古至唐時猶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而後代則不復言矣【沈氏曰】齊民要術注云其言一石當今二斗七升本草注李杲曰古云三兩即今之一兩云二兩即今之六銖半也時珍曰古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山堂考索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蓋古用之斗小

歐陽公集古錄有谷口銅甬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呂氏考古圖漢好時官廚鼎刻曰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今六兩當漢之一斤又曰軹家釜三斗弱軹家甗三斗一升當漢之一石大抵是三而當一也

古以二十四銖爲兩五銖錢十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得十枚當今之一兩弱[沈氏曰]依後五銖錢一條此一兩弱當作七錢弱傳寫誤也

又漢書王莽傳言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頃富平民掊地得貨布一罌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原注]俗云四錢二分[沈氏曰]貨布亦有重至四錢八分者用行等稱行等即米平比布政司等每兩輕二分三釐[又曰]唐會要云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杜氏通典云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是則今代之大於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矣

晉書摯虞傳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緣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其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宜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沈氏曰]宋史律歷志云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言西京銅望臬尺寸可校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于此況影表測于天地則管律可以準鍾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又云宋既平定四方凡新邦悉頒度量于其境其僞俗尺度踰于法制者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間造者由是尺度之制盡復古焉又云太祖受禪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其後定西蜀平嶺南復江表泉漳納土并汾歸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嘉量之器悉復升平之制焉

大斗大兩

漢書貨殖傳桼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也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麤貨耳

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

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十尺爲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錢氏曰〕據隋書律曆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間唐初沿而不改耳十斗爲斛凡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原注〕應劭曰十黍爲彔十彔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時權量是古今小大並行太史太常太醫用古〔原注〕杜氏通典云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量皆三之一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年八月太常寺奏諸州府所用斛秤請寺給銅斛衡州府依樣製造而行從之通典載諸郡土貢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鹿角膠三十小斤臨封郡貢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貢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貢石斛二十小斤此則貢物中亦有用小斤小兩者然皆湯藥之用他有司皆用今久則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廢矣

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權量又大於唐也〔沈氏曰〕閻百詩云古量甚小其數可攷者大約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鐘當今之一也〔又曰〕漢權有重四斤者實當今十三兩弱彤以司等親較之〔趙氏曰〕筆談又云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于古

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漢祿言石

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論語與之釜與之庾孟子養弟子以萬鍾皆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爲名〔原注〕韓非子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效之于是時即以石制祿史記燕世家同〔趙氏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后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岐誤然漢時米數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論自吏三百石以上皆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云云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案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一斛之數不甚相遠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卽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兩斛爲一石宋時已然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號萬石百二十斤爲石是以權代量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爲品級之差而已〔原注〕汲黯傳注如淳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今人以十斗爲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爲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權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虡衡石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髠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是移權之名於量爾

葉夢得巖下放言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非量名也〔楊氏曰〕說苑十六黍爲豆六豆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以穀百二十斤爲斛猶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係穀數從其取之醇醨以今準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醨者

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穀百二十斤爲斛〔沈氏曰〕左傳襄十七年疏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一升十九兩二分酒從其權名則當爲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百八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石者未嘗有定數也〔原注〕謝肇淛曰古者爵容一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考工記一獻三酬之說準之良然昔人未解此義至於麪言斛石麪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知爲非及弓弩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史記貨殖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變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細而輕者則以皮計麤而重者則以石計

以錢代銖

古算法二十四銖爲兩漢輿家金銘重十斤九銖輿家甗銘重四斤廿銖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兩而有錢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錢幣之錢非數家之正名〔沈氏曰〕今北方買米者不言升但言幾錢也〔又曰〕通典選舉三注云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簿領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書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原注〕絫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所謂二銖四絫者今一錢之重也後人以其繁而難曉故代以錢字〔沈氏曰〕今一錢之重當古七銖二絫

度量皆以十起數惟權則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今人改銖爲錢而自兩以上則絫百絫千以至於萬而權之數亦以十起矣漢制錢言銖金言斤其名近古〔汝成案〕度量起算皆以秬黍由寸遞推丈尺可知自龠至斛亦可遞加權始于龠則數多寡爲重輕其數難齊是以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趙宋改銖爲錢十錢爲兩而斤與鈞石如初則起算雖殊權衡何異亦猶日法萬分象限九十通其彊弱盈虛自合云爾

宋史律歷志太宗淳化三年三月詔曰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鉤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事下有司監內藏庫崇儀使劉蒙劉承珪言太府寺舊銅式自一錢至十斤凡五十一輕重無準外府藏受黃金必自毫釐計之式自錢始則傷於重遂尋本末別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參定而權衡之制益爲精備其法蓋取漢志子穀秬黍爲則廣十黍以爲寸從其大樂之尺〔原注〕秬黍黑黍也樂尺自黃鐘之管而生也〔謂以秬黍中者爲分寸輕重之制〕就成二衡〔原注〕二衡謂以尺黍而求釐絫因度尺而求釐〔原注〕度者丈尺之總名謂因樂尺之原起於黍而成於寸析寸爲分析分爲釐析釐爲毫析毫爲絲析絲爲忽則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釐十釐爲一分自積黍而取絫〔原注〕從積黍而取絫則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絫銖皆以銅爲之以釐絫造一錢半及一兩等二稱各懸三毫以星準之等一錢半者以取一稱之法其衡合樂尺一尺二寸重一錢錘重六分盤重五分初毫星準半錢至梢總一錢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釐〔原注〕第一毫下等半錢當十五釐若十五斤稱等五斤也〔沈氏曰〕十五釐書作百五十釐中毫至梢一錢析成十分分列十釐末毫至梢半錢析成五分分列十釐等一兩者亦爲一稱之則其衡合樂尺一尺四寸重一錢半錘重六錢盤重四錢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銖下別出一星星等五絫〔原注〕每銖之下復出一星等五絫則四十八星等二百四十絫計二千四百絫爲一兩〔沈氏曰〕四百絫之絫書作黍中毫至梢五錢布十二銖銖列

五星星等二一絫（原注：市十二銖為五錢之數則一銖等十絫都等一百二十絫為半兩）末毫至梢六銖銖列十星星等一絫（原注：每星等一絫都等六十絫為二錢半）以御書真草行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為一錢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為一稱之則其法初以積黍為準然後以分而推忽為定數之端故自忽絲毫氂黍絫銖各定一錢之則（原注：謂皆定一錢之則然後制取等稱也）忽萬為分（原注：以一萬忽為一分之則以十萬忽定為一錢之則忽者吐絲為忽分者始微而著言可分別也）絲則千（原注：一千絲為一分以一萬絲定為一錢之則）毫則百（原注：一百毫為一分以一千毫定為一錢之則毫者氂毛也自忽絲毫三者皆斷驥尾為之）氂則十（原注：一十氂為一分以一百氂定為一錢之則氂者氂牛尾毛也曳赤金成絲以為之也）轉以十倍倍之則為一錢（原注：轉以十倍倍之謂自一萬忽至十萬忽之類定為之則也）黍以二千四百枚為一兩（原注：一龠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以二千四百黍定為一兩之則兩者以二龠為兩）則絫以二百四十（原注：謂以二百四十絫定為一兩之則）銖以二十四（原注：轉相因成十絫為銖則以二百四十絫定成二十四銖為一兩之則銖者言殊異也）遂成其稱稱合黍數則一錢半者計三百六十黍之重列為五分（沈氏曰：五分上當有十字）則每分計二十四黍又每分析為一十氂則每氂計二黍十分黍之四（原注：以一氂分二十四黍則每氂先得二黍都分成四十分則一氂又得四分是每氂得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絲六忽有差為一黍則氂絫之數極矣（沈氏曰：氂絫之氂當作黍）一兩者合二十四銖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為銖二百四十黍為二銖四絫二銖四絫為錢二絫四黍為分一絫二黍重五氂六黍重二氂五毫三黍重一氂二毫五絲則黍絫之數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歲輸金幣而太府權衡舊式失準得因之為姦故諸道主者坐逋負而破產者甚眾又守藏更代校計爭訟動必數載至是新制既定姦弊無所措中外以為便（原注：度量權衡皆太府掌造以給內外官司及民間之用凡遇改元即令更造各以年號印而識之其印有方印長印八角印鑄印之別所以明制度而防偽濫也）是則今日之以十分為錢十錢為兩皆始於宋初所謂新制者也

十分為錢

古時分乃度之名非權之名說文寸十分也隋書律歷志引易緯通卦驗十馬尾為一分說苑度量權衡以粟生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原注：淮南子注同）孫子算術蠶所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十分為寸漢書律歷志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蔈而當一粟（原注：宋書律志作穗）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石此則權之名（原注：史記大宛傳善市賈爭分銖）然以十二分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則小於今之為分者多矣（趙氏曰：分氂毫絲忽本亦度之名孫子算經所云是也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于權衡于是權衡中有忽絲毫氂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氂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後乃有等子之名）陶隱居名醫別錄曰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今之二錢半也此又以二錢半為分則隨人所命而無定名也

黃金

漢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

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賚金萬斤〔原注〕漢書作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原注〕古來賞賜之數莫侈於元成宗即位賜駙馬蠻子帶銀七萬六千五百兩闊里吉思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兩高麗王王昛三萬兩其定諸王朝會賜與有至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者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冑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冑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

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今以目所睹記及會典所載國初金價推之亦大略可考會典鈔法卷內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一兩當銀四兩也徵收卷內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米二石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賦欲以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更令金每兩準米二十石銀每兩準米四石然亦是金一兩當銀五兩也永樂十一年令金每兩準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兩五錢矣又令交阯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三十引則當銀十兩矣〔沈氏曰〕周安期雜錄云金陀續編中有紹興四年朝省行下事件省劄內一項于行在権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二項計準錢四十萬貫可見當時每錢一貫止值銀四錢每金一兩卻值銀十二兩豈非承平以後日事侈靡上自宮掖下逮勳貴用過乎物之故與〔原注〕遼張孝傑爲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幼時見萬歷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原注〕天啓中權奄用事百官獻媚者皆進金卮金價漸貴江左至十二換〔汝成案〕元本十三換下有以後賤至六換而今又十三換十二字矣投珠抵璧之風將何時而見與

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於銀也〔原注〕方勺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大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十倍於銀也

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原注〕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百金注李曰金方寸重一斤百金百斤也漢書韋賢傳賜黃金百斤元成詩曰厥賜祁祁百金洎館是也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原注〕孟康曰二十四兩曰鎰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於秦矣漢書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原注〕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

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

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興光元年勑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大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原注〕卽箔字十萬翻修淸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閩世家王昶起三淸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淸昭應宮甍栱欒楹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雖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閒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原注〕吳澄傳言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泰定帝紀泰定二年七月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時於雲南立造賣金箔規措所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爲不妄草木子元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原注〕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申明不許以金銀爲箔之制仁宗紀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九月丁卯禁私造金箔劉摯傳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摯奏言法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戊申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三月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濯銷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銀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幷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原注〕謝肇淛曰漢銀八兩直錢一千當時銀賤而錢貴今銀一兩卽直千錢矣〔閻氏曰〕按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卽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制竟認作銀非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卽眞始直用銀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原注〕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奏云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然考之通典謂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已南以金銀爲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爲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朱砂繒綵巾帽以相市〔原注〕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饒州貢銀百兩鄂新灤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藤潯嚴封春羅牢竇橫象龍藤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崖萬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爲貢而不以爲賦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內庫出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是知前代銀皆是鑄成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

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閻氏曰〕按紹興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又賺賞銀一千三百餘兩非上下用銀之事乎何必金大抵北宋所著書上下用銀已不計其數矣〔趙氏曰〕秦幷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鼂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銀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造白金爲幣白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選重八兩其文龍直三千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復小其文龜直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廢不行王莽又制爲銀貨與錢貨並行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幷罷錢令民以穀帛相易大抵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此歷代未用銀之證也文獻通考載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西河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但行于邊而中土尚未行唐則幷禁用銀矣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畜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幷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至作僞銀以射利則其時民間皆已用銀可知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國初所收天下田賦未嘗用銀惟坑冶之課有銀實錄於每年之終記所入之數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至宣德五年則三十二萬二百九十七兩歲辦視此爲率〔原注〕按宋蘇轍元祐會計錄歲入銀止五萬七千兩元史成宗紀右丞相完澤言歲入銀止六萬兩而宣德五年奏溫處二府平陽麗水等五縣銀課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蓋所開坑冶漸多當日國家固不特銀以爲用也〔慕氏曰〕自唐庸調廢而兩稅法興民力之輸納無復本色之供國用之徵求惟以金錢爲急上下相尋惟乏金是患然銀兩之所由生一則礦課之銀一則番舶之銀　本朝順治十七年間海禁未撤見市并貿易多以外國銀錢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後絕跡不見是塞財源之明驗也慕方伯曰天下大利在洋而大害亦在洋諸番所產之貨皆非中國所必需每歲約值千萬金若以貨易貨不必以實銀交易於中國尚無所妨惟鴉片一物傷吾民命耗吾財源每歲不下數百萬金皆潛以銀交易有去無來中國土地所產歲有幾何不數十年中國之白金竭矣〔攷〕歲寀近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將見數十年之後白金盡爲外洋所換而海內之財源竭矣流弊之極不可不爲之禁也故與蘭修曰凡究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數守銀禁較銀例一體藏禁夫法制嚴立煩擾空遊婦鼓盜關當易律〔編意因勢憲咸關俗閩柔遠不傷關出自鏡必有采此說而奮爲高下者矣至正統三年以採辦擾民始罷銀課封閉坑穴而歲入之數不過五千有餘九年閏七月戊寅朔復開福建浙江銀場〔原注〕是年採辦銀六萬七千一百八十兩乃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後遂以爲常貨蓋市舶之來多矣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其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其立法若是之嚴也九年四月己丑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十九年三月己巳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五月己未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此其折變之法雖暫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正統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稅折收金帛〔原注〕會典言浙江江西湖廣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銓奏行在各衛官員俸糧在南京者差官支給本爲便利〔原注〕是時京官俸糧並於南京支給但差來者將各官俸米貿易物貨貴買賤酬十不及一朝廷虛費廩祿各官不得實惠請令該部會議歲祿之數於浙江江西湖廣南直

隸不通舟楫之處各隨土產折收布絹白金赴京充
俸巡撫江西侍郎趙新亦言江西屬縣有僻居深山
不通舟楫者歲賫金帛於通津之處易米上納南京
設遇米貴其費不貲今行在官員俸祿於南京支給
往返勞費不得實用請令江西屬縣量收布絹或白
金類銷成錠運赴京師以準官員俸祿少保兼戶部
尚書黃福亦有是請至是行在戶部復申前議上曰
祖宗嘗行之否尚書胡濙等對曰太祖皇帝嘗行於
陝西每鈔二貫五百文折米一石黃金一兩折二十
石白金一兩折四石絹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
一石各隨所產民以爲便後又行於浙江民亦便之
上遂從所請〔原注〕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遠近稱便然自是倉
廩之積少矣〔原注〕已上實錄全文

二年二月甲戌命兩廣福建當輸南京稅糧悉納白
金有願納布絹者聽於是巡撫南直隸行在工部侍
郎周忱奏官倉儲積有餘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通
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蘇松常三府將存留倉糧七十
二萬九千三百石有奇賣銀準折官軍俸糧三年四
月甲寅命糶廣西雲南四川浙江陳積倉糧遂令軍
民無輓運之勞而囷庾免陳紅之患誠一時之便計
也

自折銀之後不二三年頻有水旱之災而設法勸借
至千石以上以賑凶荒者謂之義民詔復其家至景
泰間納粟之例紛紛四出相傳至今而國家所收之
銀不復知其爲米矣

唐書言天寶中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楊國忠
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下太
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
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當日諸臣之議
有類於此遲事而行不免太過相沿日久內實外虛
至崇禎十三年郡國大祲倉無見粟民思從亂遂以
亡國

宣德中以邊儲不給而定爲納米贖罪之令其例不
一正統三年八月從陝西按察使陳正倫之請改於
本處納銀解邊易米雜犯死罪者納銀三十六兩三
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五等一百者
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此今日贖鍰
之例所繇始也

正統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撫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
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
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
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此
文襄權宜變通之法所以爲一代能臣也

以錢爲賦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原注〕古錢字穀也又曰
賦口率出泉也〔原注〕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說荀子言厚刀布之斂
以奪之財而漢律有口算〔原注〕孝惠紀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此
則以錢爲賦自古有之而不出於田畝也唐初租出
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自兩稅法行遂以錢
爲惟正之供矣〔原注〕任氏曰行錢之法惟曰錢糧納錢自明季以來盡數納銀錢於是錢而不行順治中有錢糧納錢之議又有銀七錢三之令而錢準存留不準起運則終不納錢也是故錢之行必自錢糧始錢糧必自起運始除金花外可盡數納錢即或銀三錢七或中半銀錢皆以起運爲率則有司

不得不納錢有司納錢則民自業輸錢小民輸錢則民間錢價自平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糶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丈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原注）景祐初詔戶在第九等免折變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爲之錢荒（原注）司馬光亦言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

難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於民無傷於國有補從之而真宗時知袞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銀之見於史者自南渡後始也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楊氏曰〕凡穀者皆富人有穀而賤糶者皆貧人也賤糶者必貴糴富益富貧益貧緣此矣顧氏之說上操其柄而出入之餘又不至低昂之懸絕其法之良乎〔又曰〕如此只須停一年解京之錢便得無弊之利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

先生錢糧論略曰古天下之所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于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原注〕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于是諸稅悉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爲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爲不務本也而況于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蠲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求馬也倚銀而富國是倚酒而充饑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于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徵銀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于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于吏議擇人而食未

足厭其貪惏于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汝成案〕貴州提督楊天縱疏正雜錢糧每兩明加火耗二錢實有加至四五錢不等且布政司衙門每兌收錢百兩加輕平銀五兩若收錢則無羨餘是以不行收納蓋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傳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羸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其羸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于兩而厚于銖其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于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愚嘗久于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長者言近代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貪也勢使之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準姦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與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于上民力殫于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葉者矣〔原注〕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于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成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汝成案〕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翺疏改稅法白氏居易贈友詩二條已見前故未錄又前注引舊唐書穆宗紀云云攷新舊唐書楊於陵傳穆宗御位遷戶部尚書舊紀作兵部者誤也先生論中作戶部注承未改云曰子以火耗爲病于民也使改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齎銀而後去有兩車行于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覬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于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于唐宋之時矣〔汝成案〕先生之時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今則每銀一兩值錢一千三百先生與劉門嘗一專書云鳳翔之民寧值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今則一歲偶不登每米一石值銀四兩漕米折收每石本米一石納錢五千數百文以錢核之則每石得銀四兩以外也昔時銀貴而穀賤則農民困而賣用李饒今且銀穀俱貴則貧民無以爲生而貲用亦絀矣附議之以權贏絀

五銖錢

今世所傳五銖錢皆云漢物非也南北朝皆鑄五銖錢〔原注〕陳書世祖紀天嘉三年閏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沈氏曰〕漢與南北朝及隋五銖錢皆相去不遠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百

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原注〕通典注按此則一千錢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耳〔沈氏曰〕注中十一書作十三二兩書作五兩以上此書依時制也自餘皆準此為數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民間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然竟未施行〔沈氏曰〕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一胡三省注云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大同以後所在鐵錢如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為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之末有兩柱錢及鵝眼錢兩柱重而鵝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至是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還當一人皆不以為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隋書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壹百姓便之是則改幣之議始於齊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沈氏曰〕當作五兩是六十六兩〔沈氏曰〕當作九兩以上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沈氏曰〕六釐當作九釐以上其中有重至八分餘者亦有重至九分者錢有輕重等有大小耳今五銖錢正符此數不知漢制如何〔沈氏曰〕漢五銖與隋五銖同

古錢惟五銖及開元通寶最多五銖隋開皇元年鑄開元唐武德四年鑄〔沈氏曰〕銖之輕重隋尚如古至唐則并改之矣大與仍用古法

開元錢

自宋以後皆先有年號而後有錢文〔楊氏曰〕今有乾符錢則唐之僖宗時有年號而後有錢文不必自宋以後唐之開元則先有錢文而後有年號舊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沈氏曰〕此一銖當古三銖一絫當古三絫積十錢重一兩〔原注〕通典云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沈氏曰〕開元錢完好者每一枚或重至一錢一分或一錢一分有奇或八九分不等總十枚重一兩零三分或云部當今布政司等一兩又曰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楊氏曰〕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唐錄政要云竇皇后溫公曰是時竇后已崩文德未立皆訛也馬永卿曰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雖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舊唐書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二年正月罷乾封錢復行開元通寶錢

錢法之變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原注〕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法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沈氏曰〕明史食貨志云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為精工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顧司業曰〕乾隆四年於鄱陽湖得宋時所

覆運錢舟錢皆宋物雜出唐開通錢一二文余取其輕重較之唐開通元寶重一錢又有唐國通寶重一錢一分蓋南唐李氏所鑄宋太宗太平通寶其輕重一準唐開通重一錢或錢二分不等仁宗慶歷重至一錢八分神宗元豐至二錢哲宗紹聖至二錢一分徽宗大觀崇寧至三錢三錢二分所見錢文之重無踰於此餘與開通錢略同也凡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奸佞之朝則重適當格慶歷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盜鑄數起爲公私患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寧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

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真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啓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原注〕崇禎元年大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中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此乃書生見上曰卿言是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祗爲姦蠹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啓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貨〔原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方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爐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陸氏曰〕古有三幣今亦有三幣古之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之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粟與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頓不如零也千里賫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飛錢今之會票又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識三幣之精則知所以用三幣之法矣錢之重輕自當以一錢爲率錢之價值斷當以每一文準銀一釐爲率若錢太輕則銅不敷錢銅不敷錢則多費錢太重則錢不敷銅錢不敷銅則難用今之薄小低錢固非法矣至京師黃錢每大文準錢一分亦未爲得也今　朝廷用錢每便于發不便于收每便于下不便于上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明天啓時嘗鑄當十錢每大錢一當小錢十其重以一兩爲率竊謂今後凡遇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于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法也自古三幣皆用金若銅未有用楮者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曰飛錢此楮法所由起也然此特以楮券錢而非即以楮爲錢宋張詠鎮蜀患蜀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謂之曰交子高宗時又有會子始以楮爲錢然猶用官錢爲本至金元之鈔則直取料于民不復用官錢爲本所費之值不過三五錢而售人千錢之物民雖愚豈爲所欺哉且鈔易昏爛不久仍廢則楮幣之無用可知矣必欲行楮幣之法須如唐飛錢之制然後可今人多有移重貲至京師者以道路不便委錢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師取值謂之會票此即飛錢遺意宜于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去處設立錢券司　朝廷發官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錢取券合券取錢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則客商無道路之虞　朝廷有實收之息似亦甚便〔邱氏曰〕竊觀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變楮幣之名亦不曾用虛薄易爛之紙其式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錢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準五錢準十之類以至準百而止面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圍通流行錢法之錢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銖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汝成案〕以銅爲錢尚多盜鑄易錢爲鈔則詐爲愈增既壅不行必生背法先生論之詳矣陸氏議易會票會票原于飛錢飛錢鈔鈔法權與名異實同豈云會政官司出入百弊叢與即防制嚴明亦與平準均輸何異邱氏所議工損利益盜作尤盛其害更倍通變莫審二家既附其言弁

疏得失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為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沈氏曰錢載年號始于此）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為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

近日河南陝西各自行錢不相流通既非與民同利之術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鹽鐵論言幣數變而民滋偽亮哉斯言矣（畜氏曰當今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不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錢法侍郎佛倫等奏改鑄重一錢至四十一年復改重一錢四分今見行如重一錢四分者百中僅見一二重一錢者當居十之三四考古證今唯錢資止重一錢者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耳今應倣康熙二十三年之制每文重一錢千文共重七斤四兩較見行制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減用銅鉛四兩務使輪郭周正字跡顯明而盜銷者眾見行銅錢價每錢一兩三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大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徒無利可圖銷毀之弊可不禁自除矣）

先生錢法論略曰莫善于明之錢法莫不善于明之行錢考之史景王鑄大錢周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為莢錢為四銖為三銖為五銖為赤仄為三官為四出為小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凡四變宋仿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當十嘉定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明自洪武至正德十帝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歷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二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又二百年來無改變之令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其後物日重錢日輕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于不得用何哉蓋古之行錢不特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入以錢管子鹽筴萬乘之國為錢三千萬是鹽鐵入以錢商賈緡錢四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升四錢是榷酤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為子贖死是罰鍰入以錢晉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之券每直萬稅四百是契稅入以錢張方平言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虞無不用錢自上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道也明之錢下而不上偽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所以日壅請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皆以錢代則錢重錢重則上之權亦重

銅

乏銅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謂古劍多用銅如昆吾歐冶之類皆銅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原注杜氏注古者以銅為兵漢書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為東郡太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荊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荊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即銅人也（原注三輔舊事曰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

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吳門〔楊氏曰閶門當爲王之誤〕闔閭
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
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
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年甚一年歲甚一歲漸染流
遷遂成風俗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
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七首
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
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
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
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原注〕唐書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
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匭之屬
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蒲
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楊氏曰〕元史英宗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又曰〕宋徽宗鑄九鼎不言銅鐵大約是銅也
唐開元中劉秩上議曰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
銅貴則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
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
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原注〕舊唐書食貨志文宗御紫宸
殿謂宰臣曰物輕錢重如何楊嗣復對以當禁銅器
〔原注〕文宗紀考禁銅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
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原注〕南史唐元宗
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
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德宗貞元九
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
銅官買除鑄鏡外不得造鑄憲宗元和元年二月甲
辰禁用銅器〔原注〕各本紀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丁丑禁
民作銅器〔原注〕通鑑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
取公私銅器悉付鑄錢司民間不輸者罪之〔原注〕宋史本紀
然今日行之不免更爲周民之事惟有銷錢鑄錢上
下相蒙而此日之錢固無長存之術矣〔王氏曰〕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代之凡銅器皆歛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按成案〕難正聞李侍郎紱疏言錢文入爐即化爲銅不可得而捕惟禁打造銅器之舖則銷燬亦無所用而銷燬之弊不禁自除乾隆間尚書海望力陳其不便又疏言銅器散布已久交納不盡吏胥刁民需索訛詐又當交銷或有侵蝕扣克僅得半價或有除去使費空手而歸名爲收銅實爲勒取云云若然則王氏所議似未盡良益之宜矣
南齊書劉悛傳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
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
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井
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
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蒙山去南
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并獻蒙山銅一
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
鑄錢魏書食貨志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
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
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
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
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冶利所宜開鑄從之舊唐
書韓洄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紅崖冶
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
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冊府元龜元和初鹽鐵使李
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
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井請於郴州舊桂陽監

置鑪兩所採銅鑄錢宋史食貨志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爲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產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卽詣闕面陳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此皆前代開採之迹〔原注〕實錄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衞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皴下皴上黃下黃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鑛閉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猶不可減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雖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王方伯曰〕雲南之銅政有已見成效於昔而可試用于今日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記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底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局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鑄銷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廣采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撫臣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采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六七百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觔爐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辦采辦滇銅倘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督臣劉藻以湯丹大碌不敷工本兩經奏　　允加價廠民咸奮本年辦銅各廠共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于此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嚮明日遠改采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額云發業之請不可數審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于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千餘兩九年之間遂積息四十餘萬自後雲南始有公貯錢而銅本不足亦稍有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于會城臨安二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于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采獲加多東川鑄息尚少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賚大興大銅義都三廠之屏水采銅先後十二年閒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抑以鑄錢之息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緩積其權呼翔騰之集銅如不增亦斷無減于以維持銅政錢衍泉流所謂多籌息錢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以繼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鑛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是以日不暇給竊見去年陝西奏開寧羌礦銅越兩月餘已獲見銅二千四百觔仍有生砂又可煉銅五六千觔由此追鑿深入眞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奏開咸豐宣恩二縣礦廠煉銅已得一萬五千餘觔將來獲利必倍蓋見之鑛報者如此今奏楚開采皆年餘矣其獲銅少亦嘗有數萬而采買滇銅如故必核其自有之數則此二省固可減買也貴州本數二十爐鑑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觔歲又減五讓以銅四十四萬七千觔歲爲常率而滇銅仍買三十九萬六百六十觔至于黔銅則減七萬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勞且費者予滇並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采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現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觔加以商運洋銅五萬嘗有三十餘萬矣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餘觔且舊儲至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買非惟可減辦亦可停矣又閩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觔價皆十七兩五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觔閩銷之價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眞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停買也誠使核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故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見價采見銅繳不及數者不眞焉是故放免嘗少遠欠嘗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徵豐課負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墊征之罰止于奪俸廠官商得藉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于採固集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監司以下並皆達給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采買遂以借撥運京之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實罰于諸廠之官罰金至十有四萬其實限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者既予創奪或乃僵罷糾劾多報銅觔則又以虛出通銅罪至于死斯誠銅廠之厄會矣夫諸廠爐戶砂丁之屬衆至千萬所恃以綱其甘苦時其繳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須頒至于如此銅政尚可望乎由今之計誠欲慎覈名實規圖久遠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處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上司又復月計而季稽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采是誠可杜廠欠矣然而采銅之費每百觔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額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辦

散而罷采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不見許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則今之廠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息所以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濟廠民之困乏而通廠致之窮者也繼撥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于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舒從容攻采故能多得銅以償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舖借發特奉　諭旨以從前借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輕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恐承領之戶長難觀望日後藉口運楚更所不免僅見　聖明如神照萬里而當時又以日久遠逃新舊更易為慮不敢寬期多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館糧以支延且三四載此預借底本之益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奏請備貯油米炭薪以資廠民乃能壹以月安銅價屢纂砂丁而以官貸舖米貴其日用故無精采辦又接濟之故也今月扣之借本舖餘且壹獨油米之價嘗以銅價斛價而遲久未能者敝且仍歲加藉繼此不已萬一上官賣其遠懷坐以廢泰廠官何所選弊是又今日之闔要也銅歲要南翁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日爐戶砂丁食民不能自措工本積有預領官銀責其攻采稱繳盈虧不貴不能統無逃欠若撤令經故之員依數完價殷追留餘地俾于給發轉妨銅政借撥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虧缺之誅又仿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挾長阻之心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業以舉力于礦廠而銅致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舒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漢散莫紀矣求所以統一之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三十五年前雲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礦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碎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頻開採新礦預為之計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細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為群通力合作借墊之資極為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且至耗本斷難竭歷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　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閏十有三月獲銅一百餘萬所獲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戴　聖恩洵為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明言雲南山高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開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採伐既便炭亦易得較大廠嘗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僥倖嘗試之為而廠官徒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小廠非無礦也貨棄于地莫之惜也又況盜賣盜鑄其為

編厄又不知幾何彼小廠之銅歲不及大廠之十一者實由于此議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編又擇其歷練持重者為之長于是假以廠本益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業屬久且倚為常業雖奪之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畫以課程作其方擬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歲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徵加銅價則官歲蓄盆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使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為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少矣滇之儲備又虛矣而部局以待鑄為言移牒趣運急于星火殆未權于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文抵瀘既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辦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咯不停息則又蕪無備備之日矣夫惟寬以半歲之期會餘後遞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貯也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起行既無坐守之勞又有催齊之令運何為而遲從若夫籌運之法書取往籍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之板蜂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達運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閒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先期給價羅辜每至夏秋須冒瘴纍人牛皆病故常長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十八匹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使轉運會部議設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新圖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鑄滇運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經運承寧其後以尋甸咸寧亦可達永寧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永寧者尚二百二十萬後又以廣西停鑄合其正耗餘銅一百八十九萬一千餘斤並依數解京是寧加運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昭通之豐井歲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抵瀘州半由陸運抵永寧十年咸寧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寧又可舟行抵鎮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寧黃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東川達于昭通之銅皆分出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並運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非盡出所給黔蜀之馬與旁郡縣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均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一頭車一輛借銀大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舖商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戶領運皆有恆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宜遍既踵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寧之司運者皆行此法滇產銅之廠有儲乎然惜有難焉者諸略之採買雇運常遲也兩歲定額滇銅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驛西逐廠巡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黔日見白羊諸運廠皆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

發黔粵之買銅者辭遠涉矣而襲都會龍諸近廠真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頻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僱自運減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屢專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閒阻是故霪霖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滯廣運也往時晴安路南之銅皆運滯剝縣之竹園村以待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缺銅不能以時給買而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議使減諸路之采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賣之迎檢如是則委官至廠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設若更使運錢之銅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歲路郡縣各事運戶借以官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比于置郵夏秋盡撤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瘠斃之要委官有安閒之業于其廠時又分運尋甸銅之羊由廣西廣南達百色並如運錢之舊卯運京之銅亦加達一舉而三善備矣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監採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其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始停之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楊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釋與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兩廢者唯周武帝耳惜其降年不永盛業不究則天道之難忱耳

五代史高麗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顯德六年高麗王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

錢面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錯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爲陰無字處爲陽古者鑄金爲貨其陰則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凡器物之識必書於其底與此同義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爲背〔原注〕漫亦謂之幕見漢書西域傳舊唐書柳仲郢傳作幔近年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錢始鑄一兩字崇禎錢有戶工等字錢品益雜而天下亦亂按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未幾武宗崩宣宗立遂廢之

無字謂之陽有字謂之陰儀禮疏筮法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原注〕凡言多少者皆據餘之數重錢則九也二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今人以錢筮者猶如此〔原注〕今人用錢以筮以三漫爲重爻爲陽三字爲交爻爲陰二字一漫以一漫爲主故爲單爻二漫一字以一字爲主故爲拆爻猶易傳所云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意錢以有字處爲陰是知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爲陰

短陌

隋書食貨志曰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按〕成案隋書原文云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容齋三筆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奸詐自破嶺以東云云王氏云容齋以自破爲句穿人乃讀作自破嶺以東豈傳寫偶誤耶愚按兩書文義自破二字無屬上爲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嶺無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訛錢以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原注〕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爲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三年　沈存中曰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伍耳什伯字皆从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當从阜漢志或从人蓋古字通用詔下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勑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至昭宗末京師以八百五十爲貫每陌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陌〔原注〕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四月丙辰勑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貨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日知錄攷短陌事甚詳獨無後唐莊宗事寧人未見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爲百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百者太平興國中詔所在以七十七爲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斡魯補者上言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衰季之朝與亂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今京師錢以三十爲陌亦宜禁止〔趙氏云〕高江邨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兩當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爲百之數不甚懸絕也

鈔

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張詠鎮蜀以鐵錢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原注〕元史劉宣言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挈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寖弊趙孟頫亦言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銀輕裝易致而楮幣自無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雜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爲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紙錢也乃以爲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及乎後代銀日盛而鈔日微勢不兩行灼然易見乃崇禎之末倪公元璐掌戶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鈔之議始於天啓初禮科惠世揚及崇禎末有蔣臣者復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竟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變矣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貨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中圖錢貫十串爲一貫云云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原注〕其時卽有以錢百六十折鈔一貫者故詔禁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以銅錢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請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姦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樂元年四月丙寅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準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其兩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賞與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詔自今有犯交易銀兩之禁者免死徙家興州屯戍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於此乃以鈔之不利而并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輭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

人情而卒至於滯閣（原注：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餘錠有奇勅令焚燬）後世興利之臣愼無言此可矣

自鈔法行而獄訟滋多於是有江夏縣民父死以銀營葬具而坐以徙邊者矣有給事中丁環奉使至四川遣親吏以銀誘民交易而執之者矣（原注：並永樂二年三月）舍烹鮮之理就揚沸之威去冬日之溫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於人情而爲之戒飭然其不達於天聽不登於史書者又不知凡幾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若鈔法者其不爲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書省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於是陳瑛祖之請通計戶口食鹽納鈔又詔令課程贓罰等物悉輸鈔（原注：永樂五年三月甲申）又詔令笞杖定等輸鈔贖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權增市肆門攤課程收鈔（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虧欠馬驢等畜並輸鈔又令各欠羊皮魚鰾翎毛等物並輸鈔（原注：並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園舟車裝載並納鈔（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鈔關始此）欲以重鈔而鈔不行於是制爲阻滯鈔法之罪有不用鈔一貫者罰納千貫親鄰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貫罰百貫其關閉舖店潛自貿易及擡高物價之人罰鈔萬貫知情不首罰千貫（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滯鈔法者令有司於所犯人每貫追一萬貫入官全家發戍邊遠（原注：正統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放支其在庫舊鈔委官選揀堪用者備賞賚不堪者燒燬天子不能與萬物爭權信夫（原注：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餘貫）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夫鈔關之設本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鈔既停則關宜罷矣（原注：如果園菜園之征未久而罷）乃猶以爲利國之一孔而因仍不革豈非戴盈之所謂以待來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碩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鈔重物輕所以當時定律官吏受贓枉法八十貫律絞方今物重鈔輕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銀米爲準未行至正統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議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有祿人估鈔八百貫之上無祿人估鈔一千二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亦可以見鈔直之低昂矣

僞銀

今日上下皆用銀而民間巧詐滋甚非直紿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長濟南人家專造此種僞物至累千累百用之於所謂爲盜不操矛弧者也律凡僞造金銀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從及知情買使者各減一等其法既輕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罰世輕世重視其敝何如爾漢時用黃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鑄錢僞黃金弃市律造僞黃金與私鑄錢者同弃市（原注：劉更生以獻淮南方作黃金不成劾以鑄僞黃金繫當死）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宋太祖開寶四年十月己巳詔僞作黃金者棄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

貨以上所在集衆決殺令僞銀之罪不下於僞黃金而重於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實之重辟〔原注〕實錄正統十一年三月癸未從順天府大興縣知縣周驄言造僞銀者多邊衞尤甚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賞北虜有假金三兩致也先遣使來言是則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蠻夷者矣庶可以革奸而反樸也〔楊氏曰〕五代史慕容彥超傳有鐵胎銀〔趙氏曰〕慕容彥超好聚斂爲僞銀以鐵爲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何必爲此設

漢既以錢爲貨而銅之爲品不齊故水衡都尉其屬有辨銅令丞此亦周官職金之遺意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原注〕孟康曰繦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圖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估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均輸市易截然三法也計臣附會之而一之遂為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售以官斂之然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不時得有以賣之然後民無乏用非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賣之使無匱皆非牟利也皆以為民也平準者以京師官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伺其賤京師之官伺其貴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物賈不至騰踊罷買商賈爭利是其閱吏而禁物騰躍商賈其名均輸者上供物也市易者民間用物也皆以內府錢貨籠于諸路籠于京師使民間一錢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非官莫售又以抵當法貸之而責以息民所不堪督以重法不遂勝下之名不厭乎利之壟矣此三法同異之辨不可不知也〔姚刑部曰〕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導靜澹漸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輕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賣賈士困于窮約素封僭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為心以禮教為術人胡弗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恩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悲其財匱促促不暇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識其賤以編其貴察其俗以見其致亂其以知其儉此書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靡固易極欲秦始皇統一區夏歉繼寬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晚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嘗覆汁之行士且羞之婦天子之貴乎嗚呼歎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讎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注〕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者〔柴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

[illegible]又但使居繫損上益丁之念無日不匱于[illegible]而量入為出之規尚從求籌乎至計禮曰財用[illegible]故宮志成若少[illegible]窮之則[illegible]平賦恤災厚下之[illegible]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illegible]生[illegible]食曰[illegible]用夫生與為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illegible]上不選董其綱紀[illegible]食庾用權操乎上者也[illegible]令直省為計合[illegible]之通俾覓然育餘不可[illegible]見臺臣諸定會計[illegible]每年所入三千大百萬[illegible]三千六百萬食不[illegible]寡歲文值錢終次利部[illegible]請捐[illegible]所大員[illegible]斷在古承平[illegible]餘每以之財為患[illegible]法究[illegible]省穴[illegible]節餘今行任無[illegible]給無[illegible]官[illegible]妄費[illegible]之無不至也過此[illegible]數之[illegible]稅糧[illegible]上使有[illegible]使有留[illegible]官敬[illegible]以前[illegible]止以八九[illegible]為準至[illegible]居正當國方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illegible]節之[illegible]存留至少而出地丁有耗羨觀稅有[illegible]餘鍾[illegible]甚財之亦耗不至也濟此員為橫額纂節支多疏今[illegible]之員[illegible]入儘供所出就異計計之則所入[illegible]下一[illegible]所出以[illegible]皇上之仁政區家之休暇而了籌一閱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illegible]等身荷厚恩備宣臺省而了能少竭涓埃[illegible]遠謀是為負國疑其事至重斷非身誠之見[illegible]能[illegible]之誤事無有更于此者臣不能[illegible]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日開邊外之屯田[illegible]養問散一日給數年之俸餉歲遣使坐一日改指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illegible]而後員是實意可得而舉[illegible]何也[illegible]大[illegible]兵具十六[illegible]至[illegible]宗治平[illegible]竭[illegible]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對而國事已去來之宗枝不往不農抑給宗隸至中業以後乃其還而言分餘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較何也太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入旗其丁口之蓄呂貺順治之時蓋一行為十而生計之艱難度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措朱之養兵下之弊亦以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閒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其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分造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分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升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可資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員贖蒙古徒資靡費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洲閑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為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

其家見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銀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幷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給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緒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陞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交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略州縣于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蠹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遊客于此染指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則與為遊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未泯將吏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詳實盡滌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于正供而絲毫之出納兼撥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餘膳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輿馬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與之役捐已資既苦貧竇請公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與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于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于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陸傚無疏濬以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疏濬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平糶而貴糶則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地可如矣此皆由于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有奔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于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為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糴雜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剩常平之不達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

餘浮冒不知巧瀆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黜料而增運不饑期人以周恤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遣負百出路多餘羨大國不可以小道給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損豐之空无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例如關稅鹽課之盈虧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實則如好績業施之類皆可承行傳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敎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敎化行而風俗正皇上以敎勸之身續其綱紀章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唐書裴垍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原注：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

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餉銀之數）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啓每歲以入為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積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孛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啓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啓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

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亂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

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土崩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向逆黨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者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鑒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析而三之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送使留州皆給有司之費天子不問者也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卽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額入天子矣故以免庸之錢當古者湯沐之費以畀有司不如此不足窒貪墨而養其廉亡何德宗之時李泌請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稅外物悉入戶部其後裴垍又以送使之財悉為上供上供額益而不加賦當時以為善政其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豐州支益饑徒知財利之權宜警于上不復分別備力之饋義當于下也且又有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司百務蕭索不得不掊配民間纖而斗斛折變徵利亦歸于官大而飛芻輦饋囊金積帛以輸權門行暮夜者晝取諸民展轉相須不為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變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貲致之不警孰過于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踰焉所以使經費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譴責不已罷斥亦多奸胥知守長數易而侵盜亦多有司催于檢察抑配平民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賸錢與州然後杜鹽司責取之間塞長吏抑配之實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當周之

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為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于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于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錢氏曰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以為顧作乃以讀隋書為題收入集中）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原注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年五月）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歷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侈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

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旣充還用權塩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二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爲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爲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爲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遘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爲不然觀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閱之哭于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暝于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婚姻故人 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旣足廉恥乃知至如貪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原注〕

〔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爲常式而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戻民畢程氏以士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爲廉如陶潛之種秫〔原注〕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芒種前一日去官〔原注〕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原注〕品如正一品正二品從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儒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大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祿之而猶貪污不法量之重輿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委備苦不給頃奉職廷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準給全俸仍見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餼臣下見優卹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敎忠之一道歟〔汝成案〕國朝常俸外倍給養廉餼顧名恩義臣下宜何如感奮〕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爲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準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準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雜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屬者米各四斗無家屬者各斗五升並準俸糧之支鈔者濙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原注〕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準米價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原注〕已上實錄文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爲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爲十五貫　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　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準給銀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　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裁省定爲十五貫至是尚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準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illegible][illegible]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積綿布以

時估計之闕白布一匹可準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匹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爲常例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原注：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備罷閑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爲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汚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舅爲太湖縣伍伯（原注：伍伯即今號雜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爲除一官果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爲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皁之徵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墝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爲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强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强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爲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略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尚逢卜式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

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實錄天啓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爲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盡鬻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爲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爲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爲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刱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污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

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幷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槐陰陰到潼關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鄭審有奉使巡檢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原注）淮南子注同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原注）河則蒲津太陽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四（原注）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原注）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原注）此皆京都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絶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爲無籍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爲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爲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記律書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龐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衰歎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諺（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於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

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爲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卽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於古之所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原注）鹽鐵論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干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雜流之士哆口談兵九門之中塡衢溢巷至於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貂璫上窺嚬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輿言及此每輒爲之流涕

欲清輦轂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幷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猵狙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爲盜賊課而爲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

漢書言張敞爲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討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爲郡內淸治（原注）紀云敞爲太守郡內淸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原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鉤穳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檛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原注〕陳天祥傳興國軍以鑄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爲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浸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給隔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爲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爲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詩國俗之强〔原注〕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冊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啓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兩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兩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畛者八尺而已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涂者九瀆十有四丈四尺而已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之非甚難之事也試觀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闢之鄉萬輪鱗接整齊均一羅月遂成古之遂遷豈有異乎設計其五年而爲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朔年以八十家之力給洫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澮廣深三洫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畢矣卽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衆

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飢十分之飢可救其五故曰萬世之利也百姓一夫失業則飢十日失穀則呼此宜其家自爲生人自爲力矣乃終歲墾田而仍飢以呼者一則以歲之不時一則以溝洫之不治也歲之不時人所莫能爲也溝洫之不治農民莫能爲官可奪其力而爲之也其不爲者當時無大水旱則坐視爲不必爲及水旱至而拯救不遑又萬萬無可爲者加以民食之盈黜必數年而後見國家之利病必數年而後見事無近功官無嚴課故吾民之死生飢飽一聽命于不可知之歲而曾無十一之防百一之救也諺曰救荒無善策爲溝洫于未荒之時此謀救之策也即爲溝洫于救荒之時使飢民知功而就食此一舉而兩救之策也然而土異形人異習按方尺之圖動十萬之衆如漢武帝之輕用方士坐廣廈之內度溪谷之外如王安石之欲田梁山泊者則固不可爲也即春議經界秋議遣使如宋天禧之提點刑獄並領勸農之議而仍無纖毫之益于民者亦名焉而不足恃也故爲溝洫必訪求于鄉耆里長而詢其事于郡守責其成于縣令分其任于縣丞主簿則親而不擾久而必成今集四境之耆長親勘以人情地勢有灼見其可興溝洫者準里計日具圖以作其功有廢地可以溝通者則募其旁近失田之夫爲之官助其不足田成而授其人五年而起科畝十而書一有溝洫其業田爲承利者則以任本業之人民實其田官均其力春夏作五日秋作十日冬作二旬丞簿親董之令一作一視先成者籍而存于官其未成者償志之至來歲續而畢焉民田一頃畝溝地半畝令不嘗溝塗之道者轉償其鄰田田不及頃則任力而不聽田二十畝以下者貫其力蓄洩之利兩邑共之則罪守責其兩令令或代去則交其傳于受代之人凡縣令置農田課郡守察之其阻成功及借名生擾者黜蘇湖之民田害爲水田春收豆麥秋收禾稻中年之入積得三石而北方之種地者不能半之則以無爲水田者也凡穀之種禾稻倍入種稻之田水田又倍西北土性高燥宜麥宜粱所在低平之田卽爲下產以其非粱麥之性而兩澤一過水無所注故也誠能勤行相度分年規地仿溝洫之意備蓄洩以爲水田種禾稻以佐晚熟則高地之水四注而爲害者必轉以爲利矣且爲溝洫非古之鑿空求利者比也以民田興民利不遺使不起徒不招流戶視其大小功力隨作隨成有小水旱此豐而役徵則鄰近必有請其法而自爲之者勿憂其事之難于慮始也〔官氏曰〕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荊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亦利其何減于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輸既數倍于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厥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徙不減于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舊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瀦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遇旱田則瀦之爲患者十之七旱之爲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按先王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但相其地之下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畜水之所疏其節閘其目不用畫復古溝洫之制而已復溝洫之利矣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糞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准頃畝

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原注）冊府元龜本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原注）淮南子　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　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爲西門豹所開　爲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跡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爲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仁宗即位　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原注）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　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爲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寖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爲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大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河渠書之文若溝洫志則纘之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地理志曰魏郡館陶下注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封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河自碣石入海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從鄴縣東北入海此一變也漢武元封後宣帝地節前河又從勃海郡章武縣入海此又一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聊（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此老成謀國之言書時惡蚡者謂蚡奉邑在河北故沮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　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

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淸河入于淮一合北淸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淸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旣視其奪者以爲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爲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汴〔原注〕元本作沭誤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原注〕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河不循故道并流入淮是爲妄行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擧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淸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淸也不及臨淸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沈氏曰〕方輿紀要一段云若謂何不使黃淮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挽淮勢也則合流之後海口大闢畫河不旁決正流自深得淮羽翼而愈深是用淮于河矣與邱邵諸公之論絕異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爲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菑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汝成案〕二文莊之言自是前明治河得失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旣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錢氏曰〕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勢

費無已遂為國家之大患矣河為北條之川由洚水大陸播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間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既為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于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行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斷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之言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釃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塞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糜　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善知河務吾不信也

〔周濟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水性就下而載之高地何也曰水怪者所以為治也害以其性為治者當謹節而慎用之若高而驟下後瀦無可復下驟下為安用其力於無用之地無可復下埶必浸淫渙散歸墟不暢下壅上瀆矣河至大邳南岸山埶盤地平衍土疏易流所以數敗也廝渠載之高地西迫大山山根土堅實無敗而其要尤在節就下之性不使徑盤蓄全力以歸墟疏為九河所以澄之也同為逆河所以激之也此禹功之所以永久也近世言治河者皆主以水攻沙是但知逆河之說者也夫水之性固必就下而下有辨載水者地也而行地者水也是故非徒辨地與地之高下也又必辨水與水之高下海之處地下於河不問可知也而海之水則往往與河之水相平海水清而渟河水濁而駛清則輕而揚濁則重而墜河入海飄伏行伏行則四面皆為海水所距迅下之力什不存三是以入海數十里後無不中起尖淤兩旁分洩者其埶固然也若能使河水常高于海水則鋪行海面而其去埶當益遠矣卽不能當使其漸下而不驟卽不能當使其落前埶長落後路短埶長則水力全略短則人力省此載之高地同為逆河之指也近海地既平河不窄則入海無力所以必為逆河而逆河之上與其益深毋甯益廣度全河之水計其所容廣必淺狹必深深則攬地之高以就海而海之處下分數益減淺則其高全入海猶建瓴也狹則深深則怒怒則挾沙多是驗中國之土入海為尖淤也廣則淺淺則渟澄則挾沙少是留入海之尖淤以培中國之下地也此疏為九河之指也會乎賈讓適其詞曰毋與水爭地又恐人不明于水容之說而引齊魏各去河二十五里之隄以證之夫去河二十五里之隄視今日所謂遙隄相去遠矣然則金隄盡而九河接其游波寬衍固可知矣大陸以上河水不能不潰與使入海埶若留培兗州于是因埶疏之其數適九占地既廣淤益澄流益清歷年益久下地益高逆河入

海將益暢九河湮為平陸後人數禹蹟不可復今覩而不知此固禹所禱祀而求計日而待者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於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宏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於並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

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爲潴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一曰決一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勢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豬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願爲鯀乃國家教之使爲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原注〕崔瑗河隄謁者箴導非其導隄非其壅八野填淤水高民居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啓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陳鴻博曰〕元明二代河勢益趨于南遂會淮于安東入海淮爲黃所奪流不能駛因瀦于洪澤洪澤湖爲害益甚明潘季馴始用東淮刷沙法導洪澤所注淮水引七分入清口刷黃分三分由運河以達之江外修築高家堰使東淮有力內設船疏濬運河深通自是數十年無水患亦所謂因勢利導故奏功獨多蓄自宋以來治河之害無有過之者自　國初防海寇輒入嬰捍閘因于閘口分列梅花椿而海口漸淤自設葦蕩營于淤地而海口日塞自引洪澤湖水入高寶湖而淮弱黃緩清口亦日壅迄今又數十年下流之塞者益多則上流之決者日甚勢有必然無足怪者邇年河水漲溢即

宜注洪澤于是以一湖而全注黃淮二瀆之水湖身既不能容又黃水挾沙淤墊洪澤益加淺狹非東溢高寶即西注盱山淮揚徐海郡縣歲被其害[又曰]禹之治河也播九河爲二渠以河流湍悍故分河以殺其勢導河北行其所入之水猶少自是以後漢有屯氏及東郡渠唐元和中開古黃河于黎陽以決舊河水勢而滑州遂無水患由宋及明中葉河水東南行而宋分二派元有三汊明于濮汜之間蘭陽儀封之境尙各有支渠不使并行一道今河流既歸于一又自中牟以下合汴徐州以下合泗清口以下合淮口諸大水以助其勢奔騰迅激自數倍于禹時乃專恃一海口以爲尾閭之洩而海口又僅存昔日之二三如是而欲河不爲患是必今之治水者愈于禹而後可也故欲除河患必先探其原悉其委其簀也有自來則上流當多開引河以殺其湍其歸也有所瀉則下流當廣闊海口以暢其流夫河自大伾東走平地二千餘里始達于海合則勢強而衝突分則力弱而安流其勢然也爲今之計當先于河南山東二省河水經行之地相度形勢因其高下分導其流引湍悍者陂爲支河捐卑下者潴爲大澤疏其淤而洩其漲則上流有所分而衝決之患自減至安東海口雖多淤塞然今漕渠大營如東海之鬱游門佃湖之灌湖口廟灣之窮港小關之野潮洋豐城之新洋斗牛二港凡諸海口並去河不遠引而分注爲力甚易又葦蕩營及黑風口及射陽湖濱皆昔時河流入海之地今已淤塞數十里開之難以施功聽之貽害無已當盡塞此數十里之地委而捐之撤屯聚之兵民任河流之泛濫則海口既復而下流壅塞之患亦除然此猶其小者夫河性無常南流已大百餘年今南河日淤高于北岸矣水性就下當順其勢而利導之河南封邱北岸與直隸山東犬牙相錯嘗先以水平則量定其高下其封邱險口金龍爲最昔時北流舊蹟尙有存者若決金龍口由大名引而注之衛河合漳沱諸水曾以淤沙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南北分流河患自減矣[婁]文達曰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繼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于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承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其臂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者非別開河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濟運北直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老澗固黃河別淮由石護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堵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檜口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閘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莽家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大塘河下流舊石護湖分爲南股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大里河即于五丈義支大里三河閘開數支河

以達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歸海最南者即歸頭圖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如此則河永別于淮矣或曰自劉家澗莽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沭陽低村是爲歷年議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廠渦家溝穆家橋以達大漣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蔭湖乎然港河久壅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形高於石蔭湖又河身不寬闊之則兩旁居民廬舍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石蔭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深其臂者則無論河流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面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不及十里窄或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闢兩涯而後之即應始於河委之石護湖夫石護湖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固甚廣也自爲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間有民舍夫焉導河必棄地秦河於湖底爲田與舍也今廬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沭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北龍莊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股河北北皇溝之北隨加挑濬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皇溝北以爲北隄近南股者輸其土于南股河南之高家溝沈家集等處以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即河身廣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大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即禹貢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廢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患其自石蔭湖以西由宿遷邳州睢山至河南章縣等處凡河身窄者皆闢之俾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不大遠于江三汎不至橫溢所謂廣其身凡以寬之云爾深之法本於大禹濬川之遺制禹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用搜沙及方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爲百龍搜沙之論者法用龍舟百艘各于能後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鐵爲逆鐵版面四隔置鐵以繫艦梁艙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放以搜積沙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令二人以足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鐵篦沙隨流入海又于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潤澤之其法每艘用押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則一試弁督之今鏞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雁行者十每日行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即督令艘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遙以其土加厚舊隄如是歲行之以爲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河身可無淺淤之患此又深其臂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輔爲用實萬世無窮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北股二河之田如萬國課何不知以湖爲田雖無異湊亦潰渰沒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則災及千餘里議闢議賑不下數百萬今承除此有名無實之糧以一年賑費給所徙之民有餘而河患既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粟數百萬斛即可省數百萬之驛賑是乃大益國課也難者又曰闢河夫役及百龍搜沙之人與舟費省得毋太甚夫每年給河夫役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之役於水涸時弁力與工其役宜撤於用且既闢之後不必復闢所

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過三萬二千兩并造舟修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既效則每年艌修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南河庫供艌修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供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兩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帑額河東河庫及與塞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每之費不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章縣界河道遠遠若百舟不足即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七八十萬功費相懸如此爲國計民生慮者其以錫堯之言爲可采乎〔又曰〕河由大瀆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沭陽安東海州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滋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還石蔓湖之舊又徐關河之身而梁諸之則雖沂沭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則則由葬家河經河題渠北引入淮河稍遷河旁居民加挑寬深一勢承遠萬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擇其一新從何道可以暢流無無礙于運乎曰必不得已而思北歸大策要不可幷歸天津以漳衛汶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濟千乘故道也明帝承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以成功歷漢唐至後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入河多壅重加疏濬厥功匪易敝之由大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工歸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運南多分汶水濟運亦可永無淺涸之虞蓄南旺至張秋僅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大故也此策欲其有利無害尤須河委多分支河不然漲秋南北寧受大河之害運道多梗矣故曰此文策也曰河身闊至十里東西千餘里費帑不貲難指項恐不足以濟秦何曰闢河身非必通身皆闊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輪其土于四五里外以爲厚隄即以兩隄內爲河身隄內平地見今河底爲低可以爲河則無候皆闢而河身已十里八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八百人協力開挑輪其土於隄外偏植官柳雜木數年隄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內計五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皆爲至要不與水爭地變聳縣遂東之河爲底柱遂西龍門遂北之河策莫良於此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圍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法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既廣近隄水亦不深偏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官民必

無近河居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己有令其徙于隄外不爲過也曰隄工程固難不廣河身亦豈有瀆決之患曰雖有堅厚石隄能保河之不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隄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瀕近河先受其害果能承無河害何憂三工也至沿河沿隄有居民亦計地以役之蓄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又曰〕江北之水爲患者河爲大淮次之故既治河即不可不治淮雖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河既治則淮無事治矣是故治河即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何以言之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蓋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即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別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即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爲河據者十去其七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墩直抵中流以遏淮之怒遏河之南面使之東大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汛漲溢巨浸也殺兩水並强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化爲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淮口爲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類遭水淹溺販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清刷黃河之漲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遇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潁天息之汝淩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爲尾閭淮流既壅則泉水不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常開挑大洪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加濬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遍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州民輸納莫肯至州守于荒城中設櫃督催且數十年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底止得不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關於大墩也而卒使大墩爲害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大墩不得不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暢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治河即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先於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經固病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汝成〕案陳氏以潘季馴束淮刷沙法爲善錢氏痛詆之以爲不害河務然揆厥理勢似無以易季馴之策則文達所說爲曲中機宜矣至百龍搜沙之法創于江陰秋氏錦中亦疏達海口之一說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原注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歷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原注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原注鄭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卽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汝成案先生顧取秦法其言或事急于綜核名實稍雜申韓之學)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楊氏曰時有翟義諸人起義漢之松柏也〕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閒君道粃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原注〕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爲〔原注〕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毁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閻氏曰〕按晉世祖秦始元年乙酉以傅元爲諫官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是致斁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也清談之風一盛於王何再盛於嵇阮三盛於王樂而晉亡矣其端則自文帝始此亦論世者之不可不考也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原注〕宋袁淑弔古文伯喈衒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原注〕史稱齊王卽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卽此諸賢爲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衞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元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元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爲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

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原注〕元、王〔原注〕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原注〕弼、何〔原注〕晏爲開晉之始。〔原注〕干寶晉紀總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錢氏曰〕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州陸沈，其禍與晉等。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楊編修曰〕六朝爲氣論者以爲浮薄敗名檢、變風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實，復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尚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蓋當時士大夫雖祖尚元虛，師心放達，而以名節相高，風義自矢者，咸得徑行其志。至于冗末之品，凡瑣之材，雖有陶猗之貲，不敢妄參乎時彥；雖有董鄧之寵，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議之所不及，鄉評巷議猶足倚以爲輕重。故雖居偏安之區，當陵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未必非此數者補救之功、維持之效也。自此意變失，而綱目愈密，名義之防愈疏，禮法日變，廉恥之途日銷。祖諱不復嚴，而後生輕薄，蔑視前人，于是囂販宗曾，冒亂族姓，對子罵父，無元方之貴言；數典忘祖，多籍談之流，失爲可數也。門地不復尚，而名德後人降爲皁隸，菜傭市儈之子一朝得志，可以僥倖士流，而清門簪族式微不振，至不獲庇及嗣息，良可痛也。婚姻不復慎，而伉儷失倫，涇渭莫辨，較量貲財之重輕，則譜牒之族或不如抱布貿絲之氓；趨附一時之炎勢，則子南之左右趨乘，必不如子哲之出入布幣，尤可恥也。流品不復辨，而士氣不伸，直節參迕，甚有寡廉鮮恥之輩，望塵下拜于閹豎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靦顏不顧，氣節之喪，自此始矣。清議不復重，而小人無忌憚，君子無所執持，鄉里之所不齒，而忝司民社；名教之所不容，而出入化權。背父母桑梓之義，而以爲砥節奉公；甘嘻笑怒罵之來，而惟知固寵干進，而心術之壞于斯極矣。使大朝諸賢遺風未泯，猶足以振末流之委靡，廻狂瀾于既倒，亦人心風俗之一徵也。世有化民成俗之賢、移風易俗之志者，其亦稍留意于此矣。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楊氏曰〕金人云：宋之亡，唯李侍郎一人，蓋據二帝蒙塵之初而言。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

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趣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爲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原注〕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寬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矣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爲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原注〕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爲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爲重

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爲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爲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柴氏曰〕奢儉之弊自古數之至近今爲尤甚習俗移人唯在上者力挽之吾嘗覽北齊書有禁浮華一詔曰頃者風俗流蕩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之華動竭歲貲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姬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爲奇復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維新思蠲往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立條式使儉而獲中此詔偏施之于今殊覺曲盡曉切若讀書有用爲救時之實嘗期中流一柱〔陸清獻曰〕風俗承明季之奢其澆偷之習已非一日悉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昏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雖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燿貧者效尤物力既詘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朴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于淫蕩安其朴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朴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于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偷乎宜選方正有禮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偷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　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于奢儉淳澆之際未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于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偷乎宜勅有司以時訪于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澆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勸而莠民知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行之而　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于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宣德意于下寰海內外有不去奢從儉返樸還淳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日澆日偷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辦理之不勝理也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耻格之風教成

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卞壼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淸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淸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毁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衞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楊氏曰三代以下唯恐其

不好名為此也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原注〕避武后嫌名詔改為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程編修曰〕三代以降士氣之盛無過于東京論者謂明章尚道崇儒所積而致愚則謂儒林一振開自西京其所由來者漸矣蓋自武帝立五經學登用儒士由秦以來風氣為之一變特不能擇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矯偽耳光武明章遵承末緒又從而重之所謂殷誠而致行之者儒術盛而士氣奮矣由武帝以迄桓靈三百餘年積之如此其厚而上無精明濬哲之君柄臣椓人遞進用事猜讒在下盡禍遂興舉端人正士一舉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國家須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應也且或真少而偽多苟無術以擇之必且舍麥菽而取糠稗及其積之既久真行著而風俗成雖復抑之屈之務使革而從我而有所不得賢者果無益于人國也哉余論古每以東京士習之醇為西漢之所釀而成明士氣之盛為兩宋程朱之學所蘊而發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污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原注〕公孫弘傴子孟陳言始錄負薪之允〔原注〕公孫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原注〕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羊酒〔原注〕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為治必自此塗始矣〔楊氏曰〕亦不得已而塞其流也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宏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原注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諡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

唐六典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諡曰先生（原注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歿者則加之以諡如楊播隱居不仕至德中賜號元靖先生是也）宋史同　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宏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閻氏曰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廉乃立身之一節而恥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兔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

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為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閉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原注：見韓非子）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原注：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艑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選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其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原注：如汪文言一人為東林諸公大略）詩字頌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鄙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蕩篇）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

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沈氏曰唐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錢氏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焉得不易於近禽獸乎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閒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恆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

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楊氏曰顏之推麈尾猶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梁氏曰揚雄作太元準易作法言準論語未竟妄矣彼徼體儒事合飾意與王莽之學大誥金縢何異衷彼讖其以艱深文淺陋亦不害之脩不可解者劉秦效與王商書爾子雲行參聖節比之孔子吳雖讀尊元經元經與聖人同趨雖周公孔子不能過抱朴子以雄方仲尼司馬溫公以為大儒孟荀殆不足擬曾子固以雄合箕子之明夷其條書之者甚衆而且力為辨洗或謂法言安漢公之言乃怨家所益或謂太元疾莽而作或辨其無美新之事焉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汪琬攷雄傳引鄭莊簡公子雲祠堂記言雄不仕莽而王介甫諸人說上符命投閣皆谷子雲事不知何以得此于後人宋紹興中陳公輔疏論王安石曰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云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言出王安石無足論已孝廉翁承高書云漢分十三州刺史莽并朔方入涼州為十二雄作州箴十二州缺朔方亦可證其為莽大夫也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

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爇灼李僧伽修僧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與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歷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卽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賜黃金之論時人旣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致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楊氏曰〕說在陸放翁之溫公布被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閻氏曰〕史稱呂正獻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凡當世名賢無不收引余所尤異者濂洛關陝諸賢皆爲所薦周茂叔傳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程伯淳傳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程正叔之薦則與司馬光共疏其行義詔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擢崇政殿說書郎張子厚傳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擢崇文院校書子厚弟戩亦薦爲邵堯夫輔未讀薦公著居洛中雅敬堯夫相從遊爲市園宅大夫道學諸公之在當世實近大臣能不出力耕鑿種傳者已顯又從而薦諸朝其使皆獲其用嗚呼若正獻者不獨得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增光吾道何如哉〔又曰〕徐文貞當國舉公在言路舉劾舉公甚子文貞識且出畢公于外文貞曰諸公長之耶曾辭蹐曰豈衛長之貴門切直慮其府議耳文貞曰不然吾亦長之顯念人執無叔叔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擅可寡過聞者察屬〔又曰〕韓魏公判大名上疏極論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便甚籍公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眞可以爲人主之龜鑑矣余因思嘗仁宗之時文潞公則能斷史志聰當英宗之時韓魏公則能寬任守忠而天子不以爲專宰相亦不以爲擁何其一再傳之後二公之人獨故也宰相之權獨故也而其言則不能與宦者爭勝負此無他人主之敬大臣與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則誠誠則[illegible][illegible]則左右不得間其親不敬大臣則疑疑則間間則左右得以竊其柄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愼開元之賢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貪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

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載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飭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原注）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海外自是遂爲例然待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原注）慎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爲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原注）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肖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緣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宜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據其本戶圖家給州縣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貪墨而爲盜贓蓋不得已二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

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潔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不得詳舉（閻氏曰按桓帝即位于閏六月庚寅先三日丁亥李固策免杜喬爲大尉在次年之六月纔乃即位後四十四日丙戌下詔李杜皆不相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爲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爲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原注師古曰與讀曰豫無所避也）亡贖罪之法（原注師古曰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原注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原注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原注師古曰相守謂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與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礦碓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原注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原注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原注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原注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原注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姦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宏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其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原注虔通歸國授辰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為弒逆人臣之所同疾萬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原注大唐新語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弒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譖之釁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允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原注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宬之畫是時壽宬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宬亦

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原注〕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爲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李文貞曰〕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安之運興衰盛替存乎其人吾所聞鄉邦舊家衰替者斷緒多矣榮華枯槁不須臾天幸其可僥乎祖澤其可恃乎嗇之花木不衝寒犯之則根可護嗇之燼炭不嘗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燼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孜之僮約乎〔欒氏曰〕[illegible]有家者之興[illegible]書[illegible]其[illegible]知[illegible]勤儉者必興[illegible]荒淫者必[illegible]故高車駟馬列鼎[illegible]田美宅歌兒舞女[illegible]者必[illegible]而[illegible]布草衣[illegible]門[illegible]居[illegible]不[illegible]形容[illegible]能立[illegible]不以[illegible]正身[illegible]先[illegible]正[illegible]家[illegible]化之[illegible]可見又曰士大夫[illegible]是[illegible]門[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自[illegible]人[illegible]日[illegible]及[illegible]子[illegible]市[illegible]利以文[illegible]行乎志[illegible]曲[illegible]玩[illegible]光[illegible]業[illegible]家[illegible]夜[illegible]數[illegible]一[illegible]旦[illegible]地可[illegible]方[illegible]不[illegible]使[illegible]乃[illegible]知[illegible]自[illegible]吏所遺正自無涯而[illegible]相[illegible]日令後世[illegible]吾儉甚有味乎言之耳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隂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元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爲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章曰〕章安得無敗王孫[illegible]乃[illegible]夫大[illegible]夫[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士家[illegible]有[illegible]于[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代[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我[illegible]朝[illegible]文[illegible]宮[illegible]有[illegible]女[illegible]可[illegible]也自[illegible]官[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色[illegible]信[illegible]奸[illegible]三尺[illegible]未必[illegible]書[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刑[illegible]有[illegible]司[illegible]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爲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原注〕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

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原注）皆老奴　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原注）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及顯（原注）光妻　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僮僕始（原注）楊氏曰顯故婢也光夫人東閭氏死立為妻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原注）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灼引漢語以為馮殷則子都亦字也　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原注）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　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原注）周禮司厲注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謂其名籍之家人奴　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為善政簡風淳其必自此始夫（原注）方偷郎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為罪隸而役于官九職臣妾聚斂疏財質人掌民人之質[illegible]董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役世官婦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為奴以然生必父母篤老子婦於專然後僮僕賣鬻以助孝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鑒蕪嵤惟便趁狂稍敝皆取辦子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逸子閒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育過矣余每見農家婦耕耘饁餉任勞子力作時雨降脫服役功形體若為家然可劉則備奉然無虞蓋其色不足食也也舉盜賊奸宄不能不謂農夫野婦耕以彼奴婢而劫辱豪虜斬以無遺者閱曾通豪大邑猶家之子女也人事之盛召天道之除董有維然面不可易者矣改成業今日此風不俗金陵婦餘董力作之教微情著之風氣其薄習相沿已數子不可改也

閹人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鳴鍾吹管或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

廉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申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丞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原注〕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掃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為馬燧之第並誤按馬燧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燧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時作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其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燧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燧之山池子第無行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賜羣臣會宴於延康里故馬燧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賜二馬身後亭略同然稱之故馬燧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王鍔家財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簿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刺史廣賫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妓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泛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鬬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汝成案〕疆域既殊材質斯異自非魁碩多聞土俗秦晉儀書奚越劉詭凡有譔述視彼情性南北異學自古然矣然止於情機警見黜上聖尚屬齊民其于學殖不為增損自義理明而訓詁讀攷譜精而氣節衰染翰操觚詞皆楷摹汗牛充棟書或破碎難云浩博矣補用舍至于習慧自矜則懷是用許鄭程朱不足當其一映瀾靈甫白莫能敵彼儆言說既詭偏義復抓攬或以土藝尤叢訛為淳古或以楮葉誠猴目為精確欲合漢宋先失師承欲正風雅已蹈偽體身接引奧讀佐其雜辨穿穴彌微偉其新苑亦何益哉文章經術日益外馳放效夸詡且先有識達乃摘撻利病誣娛才矯虛觸之氣中于心術莫斯甚矣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正自作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原注〕王荊公詩豈愧京師傷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阮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原注）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容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顦顇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號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原注）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曉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鑪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爲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

者令所在糾擿流配其於敎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原注〕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原注〕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業氏曰〕累世同居自古爲美談如楊播張公藝江州陳氏浦江鄭氏之屬並見旌異而袁君載獨云每見義居之家交爭相疾甚于路人則甚矣反成不美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倘能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也余謂一家內外大小果能同心協力自當以共居爲善倘其間未免參差恐難強合而不相得不如析箸爲愈耳至于父子別籍如蔡京蔡攸之各立門戶挾詐相傾則惡之大者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畤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傚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原注〕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聞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爲難能者哉

五雜組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汝成案〕顏氏家訓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虞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又曰娣姒者多爭之地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又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此即鄭氏不聽婦言意也然陰忮性成倂發百出女誡雖陳瀏蠹逾甚卽婦言不聽何益哉昔姚刑部以爲出妻之事後重于古私暱之情益多始家之嚴正益妻女德有所怙而益放是論亦齊家道也惟俗狃脫輻事託蒸梨或虐威姑或發醜惑貧富生嫌贅餘益鵠不特出無所歸爲可矜耳再適憂難曲容是尚魯乎王伯厚言曰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惟實中人變化斯易嘻嘻嗃嗃賢者當反身矣

唐元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

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原注〕謂應賦之丁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毁訾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歷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原注〕余昔年流寓關門生日有設慶者答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原注〕魏晉間人以父亡爲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北齊書趙彥深傳見母自嫁幼小孤露亦痛之備嘗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脩容〔原注〕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燕飲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illegible]氏曰〕及生日實百官始於唐明皇帝之開元十七年〔趙氏曰〕古有上壽之禮無賀生日之禮漢書盧綰傳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是日實生子非賀生日也唐書中宗紀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illegible]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合宴百官于花萼樓下……右丞相……

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麵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遣會近列及丞郎給設修史屬官假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麵各二十斛其後以樞務非便妻羅會而賜知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致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遣以茶屬流權早妻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于宋矣王明清揮塵餘錄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皆遣魏宣徽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後有生日賜宴之例也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荊王頵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原注〕魏志蘇則傳司馬順〔原注〕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原注〕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

博爲帝不憚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祼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原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覥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顔事讎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爲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宏演亡而桓公救衞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原注〕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墮民世爲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原注〕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原注〕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賢於少事僞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爲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爲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顔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原注〕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没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爲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爲嫌者矣〔楊氏曰〕漢時掾史亦謂郡治爲本朝

舊唐書劉昫譔昫爲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楊氏曰〕昫于廢帝時監修國史所謂國史者唐書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顔延之身爲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徵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譔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

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簒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兄弟不相為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原注〕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莊侍郎曰〕親親尊尊教之大者周非天嗣與祀豐于禰知自仁率親而不知自義率祖以親親害尊尊也王為下土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無安傚戒禮俗不刑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此知古以此察今爽世宗實顧厥元命矣〔孫兵備曰〕高宗肜日周非天允與祀無豐于昵昵謂禰廟也天允猶言天之子言陽甲己來先王有不承年者既嗣天位即為天允殷自祖丁之後陽甲至小乙皆兄弟相及盤庚既不為陽甲立廟小辛繼世又值殷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父小乙居喪盡禮其于父廟祀亦必豐而世父之廟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于祭成湯之明日有雊雉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商書太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殷之舉知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原注〕舊史亦但言禮儀使不載其名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原注〕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原注〕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故明帝崩又遷潁川簡文帝復故立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原注〕開元初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沈氏曰〕廟以容主為限廟下當有室守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祫如此則廟中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楊氏曰〕以左氏躋僖公傳攷之則兄弟相為後鄭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之臆見也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賀循之論可為後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原注〕子瑕叔父駟乞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宣宗之為皇太叔蓋昉於此矣〔楊氏曰〕宣宗之立宦官為之耳彼小人何所考于故事哉

繼兄子為君

晉元帝大興二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

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槪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謚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謚也

皇伯考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旣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弁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沈氏曰通鑑晉元帝太興二年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此前漢御史引禮以爲言而哀帝不聽者〕

除去祖宗廟謚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元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卽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宏追謚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爲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元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

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列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楊氏曰其本文曰宜上高祖爲武皇帝太宗爲文皇帝高宗爲天皇大帝中宗爲孝和皇帝睿宗爲聖真皇帝其二聖諡名字數太廣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云云言二聖者謂元肅也）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自此宗廟之廣諡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議矣

稱宗之濫始於王莽之二宗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唐王彥威所謂叔世亂象不可以訓者也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原注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備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諡法

孝宣即位恩戾悼之名不爲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中於國家者多矣（楊氏曰戾園之事去孝宣即位已十七八年又其一時大臣皆已坐死反復之報將何施此非知情勢之言）

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諡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弒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諡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爲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見弒（曹氏曰諡法本周書篇名自周公制諡作此一篇垂憲于後漢魏以來承損益而遵用之兩晉以前言諡法者十一家世本竹書大戴禮今文尚書白虎通廣諡獨斷劉熙來奧春秋帝王世紀是也實皆本于周書沈約諡例序謂大戴禮及世本諡法約時已亡其篇唯取周書及劉熙諡法廣諡舊文以來與世紀之異者爲書是禮侯所采者止及五家通考稱賀琛諡法四卷取周公舊諡及沈約所廣曰新諡者琛所增也與賀氏又止取二家蘇氏承詔編定諡法于晉以前取周公春秋廣諡三家益以沈約賀琛扈蒙爲六家諡法于古法蓋多所損益矣今案周公諡法具見周書以爲後人所亂故因學紀聞所載與今本之文迥殊蘇氏亦謂周公之書反取賀琛新法而載之戴記春秋此篇雖佚白虎通引禮記諡法六條通鑑唐紀注引禮記諡法一條有堯舜二諡馬融書注亦稱之周莊又云俗儒以湯爲諡以禹爲名然皆不在諡法蓋漢時戴記列于學官故經傳可取以爲訓湯與桀紂三諡乃廣諡所增不見于戴記故斥曰俗儒也後獨斷取桀紂釋例取湯故辭史云杜預取周書諡法之釋例增之以湯世謂之春秋諡法即今史記正義所纂者是已史記集解引禹爲諡其乘與世紀之說載）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爲竫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

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帝扃十

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元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原注）見冊府元龜城門郎獨孤晏奏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原注）韋彤傳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淯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輗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赤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啟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皋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即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名之不正莫甚於此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準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纔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徵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非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妳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爲脩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元宗乳母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寖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懸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況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撫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

君第二王氏堂賜號康聖君從之（原注）參用册府元龜當國命贊旒權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爲保聖賢順夫人（原注）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爲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元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爲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並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縑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酺宴之所起也（原注）杜甫詩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謂此新唐書禮樂志千秋節者元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考之法故不復著其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原注）史不書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力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爲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原注）册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元宗時先行之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爲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勑以今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原注）韋綬傳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册府元龜次年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勑停此禮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原注）源中爲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從之開成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又勑慶成節宜令京兆尹準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其延英奉觴權停（原注）太和九年發曲江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自是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帝爲乾和節（原注）並册府元龜然則此禮刱於元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二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楊氏曰〕宋遼金無帝不節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錄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將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古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為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原注〕略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箋上曰正旦為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是父母劬勞之日況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不受朝賀十二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殿歲以為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酺不齋醮則聖諭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原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後世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亦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其自行或厚或薄〔原注〕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是知漢初未立服制然三年之喪其能行者鮮矣〔原注〕孟子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是喪紀之廢已久史書所記公孫宏後母卒服喪三年〔原注〕史記本傳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原注〕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原注〕游俠傳銚期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原注〕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原注〕鮑永傳薛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原注〕劉趙

[illegible]于此從其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原注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原注後漢書本傳）袁紹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原注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後漢書同）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爲丞相弟修爲臨菑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薄各從其意者矣（原注漢書本傳）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原注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書本紀）而應劭言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原注揚雄傳注）是其所以訓人臣庶者未嘗不以三年爲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廢文帝乃特著之爲令以干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後代無窮之譏（原注平帝時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至唐元宗肅宗之喪遂改爲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原注唐書崔祐甫傳載常袞之議云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遺詔亦三十六日釋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元宗肅宗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蓋變而遺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元曰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元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諫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爲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諂諛之不裕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若傅元羊祜（沈氏曰元本作杜預）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原注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說誤）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幷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

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襴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遏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原注：世儀）嘗擬爲君喪五服之圖其略謂嗣君及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扞格難行蓋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爲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爲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爲天子卿大夫爲其國君家臣爲其主若庶人之爲其國君但齊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淺深遠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註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楊氏曰此亦九族服制諸侯爲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孫也餘以此推之）而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原注：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爲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爲過也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爲君爲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爲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

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牀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張氏〕曰閩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濟南城中人閩有用之者名曰號喪畫課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職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況朋友故人之喪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則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為尸孟子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原注〕漢文翁成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為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準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卻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為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原注〕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汪氏曰〕今曲阜孔林猶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畫本傳是子貢所畫晉顧凱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吳道子畫先聖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學有石刻南宋太學之遺也〔梁氏〕曰一廟之中或像或主則岐矣嘗讀元姚牧庵汴梁郡學記云泥像非祀聖人法後世莫覺其非而為之

[?][?]殊不一其狀[?]長[?][?]老少[?]惡惟其工之巧[?][?][?]戲使壹[?]亦盡其生時[?][?]之容甚非神而[?]之無[?]無與之道也[?][?][?][?]廟成[?]大十一人[?]二十四[?]于[?]壹工[?][?][?]面之同[?]人[?]之面[?]畫臣圖其上[?]肖今人之貌而[?]以先賢之名使[?]而[?]者抵掌[?]曰是某也是某也宋見其[?][?]于[?]曰[?]先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安必他邦之不壽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左〕[?]〔曰〕后稷廟所[?]金人明堂四門墉所畫堯舜桀紂周公抱成王以朝諸侯之圖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畫像塑像金像木像漢以前皆有之若孔聖之有畫像其來已久漢孝景時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畫像修孔廟後碑立于桓帝永壽三年而碑中有[?]畫聖像語後漢書蔡邕傳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見于史書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則不知其所始或[?][?]自魏兗州刺史李仲璇[?]興和三年仲璇修孔子廟碑第云修建容像則固不自仲璇始矣明[?][?]令天下學宮[?][?]塑像論者謂之而國朝邵長蘅又有像孔子像議[?]非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

十哲〔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陳宜中黃氏所云祭酒當指宜中第改宜中傳不紀此事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原注〕震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原注〕宋史禮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原注〕按理宗作顓孫子贊其末語云色取行違作戒後人似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書斥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妄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氏〔曰〕[?][?][?]玉甲視學江南[?][?][?]還[?]具題崇祀先賢先儒[?]文[?]先賢如有子[?]有子[?]子賤南宮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著論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或[?][?]行[?][?]之[?]曾孔門高弟不讀于宰我再有曾[?]之十哲之列蓋十哲之名第因從[於]陳蔡而進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數也若孟夫子高弟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陳子七篇內書法悉以子稱亦如孔門之有顏曾閔子諸人也至萬子公孫子討論問答獨詳亦有功于後學皆當補祀諸兩廉者也宋范文正公手[?]中庸于[?]橫渠開關閩風氣之先導胡安定[?][?]教[?]化大行當與歐陽子並祀兩廉若韓[?]無傳注之功可[?]後江都昌黎之[?]也香祖筆記載鄭端[?]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不遠優于宰我再求乎求我言行不必遠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子廉中此論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

十二人（原注：太宗紀大典貞觀止二十一人，今依禮樂志增。又按廟記六典祠部名有賈逵，餘與禮樂志同。宋祀七十二弟子爲二十二人中元八年增七十子竝許從祀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大與國子祭酒司業傳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竝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爲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原注：宋史禮志：神宗元豐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上封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竝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徽宗崇寧三年，封王安石舒王，配享孟子。三人像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沈氏曰：十九年上行人司副楊砥言，董仲舒宜從祀，而揚雄不宜祀，不知何故。宋輿祀典不知何故。）理宗寶慶三年，進朱熹。（沈氏曰：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特進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聖。）淳祐元年，進周頤（原注：光廟諱，去惇字。）張載、程顥、程頤。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爾。（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定之請以元儒胡安國、蔡沈從祀，勅下江西考其行事以聞。）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詩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瑗、陳淳、宋襲封孟子二十二年，俱追贈太師封國公，未之從祀也。國朝以蔡沈、真德秀、五先生名封從祀二十年胡安國、朱子從祀。）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其鄉。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爲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之中惟經師存九人。）

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此二十二人者，實老於經傳，於漢晉之際而此書世表人道者數守其遺火於秦。經師之功相傳於漢孰若推其所以守其始學之功者也。其道術雖各有得失而先儒之論以孔子孫子者。儒皆亦不以經爲學文爲主而後漸遠於聖人之學也。亡其傳能守其書大宗之祀亦當小有得者也，況歷春秋之久乎！又曰：漢儒以經學相授，專門名家，其功爲大，故王者之治經傳子，蓋有取於此也。［楊氏曰：鄭康成傳於漢，其書始，乃議於學而罷祀之，九江者也。］不法子及王其經，爲世儒之學，漢嘉靖之罷鄭康成，而謂其學不可宗，馬融黨附梁冀，賈逵曲學諂媚，要其實有害，亦何可以一眚掩其大節？因其書之功而兼之，其王者議也。傳注之功，左右逢源。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亦不當列於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沈氏曰：萬歷四十年，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請以宋儒楊時從祀，從之。又曰：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議，正孔子祀典，又以歐陽修從祀，其言云云。又曰：萬曆四十二年，從南京御史余懋孳議，以宋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啓聖祠。又曰：崇禎十五年，正月己巳，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請以先儒羅洪先入祀孔廟。章綸、正學先儒二仲，宜從祀，孔子，未有大學者也。鹿善繼、魏大中、高攀龍、諸賢，從祀廟中，且以公主議，大學士以春秋所在州縣立學校，以祀先聖先賢。于春秋又大有功於聖教者也。鄭玄之功，實七十子之後有功於經者，其功賢而百年之間，與祀從之，所以傳經學者也。所以同進而後從祀，豆于先聖先師之列，其以所自出者，傳其學者，皆不忘王道以求諸經也。胡氏曰：從祀者，是所以報其經世之功也，先賢之學，經有傳者皆有功於道也。後漢諸儒傳經，以爲後世法，後進者謂讀經以致用而已。大學之教，一以貫之，其以傳主，始於何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治也。天下之人，歸於其道，主於一道也。天下後世有所法者，人主之所以爲治也，其道之所在，人心之所歸也。言性者爲之道，之所以爲家者也，王莽劉歆附之，向晚而崇進老莊之說，杜預之爲人亦短也，其任以事君，忠直爲節，立朝爲方士夫，言天下之大，人主之所以崇其學者，名教之所在也。人之有書，人皆以其學爲天下後世之所取法也，有可以爲其學之師而傳之於後世，而不可以無其學也。其道德以濟世之功而化於人，是不可傳也。相傳以至於後世，如其修身以正其心，而正其家以治其國，未有不本於此者也。世可先及其教化於其鄉，未聞有不正其學而能正其氣而直達於聖人之道者也。）

見諸論說者皆足扶綱常敎人必有功于後世建而祀之不為過也〔按〕氏〔日〕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嘗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漢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議之不如議而存之是書仍戴後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贓吏馬融之附勢王肅之書纂逆策吳澄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偽如荀況鄭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並以學術有功配非如雖等之大偽名敝與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方東樹曰孔與從祀吉廟以來代有更正明徐溥有言諸儒從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害矣然在宋以前義理未著人未知講說之非學經與人分之不可況秦火以後漢儒實有保殘守缺之功就晉說儒實有講詁名物之益訓有遺行當從寬假唐貞諸之祀以代用其書垂于國實祀之所以報其功宜也在宋以後之儒經程朱講辨義理昭著則必經行合茂而後可否則當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揚其和等無識執著述有無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從祀并也甄氏自擧明儒心學縱爲之失及諸緯空談之病將爲敎誠之論專重著述以爲當從貞觀之輔翼荀況揚雄韓愈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注之功不當從祀則不知顏閔諸賢曾著何書而世俗以虛章勁說爲有功聖道矣從來漢學諸人祖此儒宗之諸從乃蔡辨程朱補斥雜坐專重著述奉康成宋重爲極至與議從祀之皆又一爲夫使李林在令日見之必傳其言之失也〔汝成案〕康勝文忠以謙讒國爲世嘗毀然實非傳會經義舛合人主胡氏識之欲論其從祀過也劉子敢雖進方循而忠誠論亮言合禮先胡氏以爲其失可原直諫可法不宜與選信夫戴聖辨法羅傳禮經冀道其澤第其廟升得子居矣曾搏考之林放漆雕顏何三賢故朝久為升復嘉靖所黜亦聞有從者從祀名臣先止有陸清獻一人近復進孫夏峯為文正當陸宜公明黃忠端劉忠介呂省吾曾聞樂義既異徒語性天亦非專矜漸詁如先生及方氏識云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進陸九淵者為王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進荀揚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以高祖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則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祖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則祭一代以考為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陸中丞曰廟制復宗法行而後可舉始祖之祭雖祭始祖士庶人必無禘主合食之禮惟使人得名祭其高曾祖考乃為便于民而宜于俗是何也始祖者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廟制既失宗法不行族衆離析統屬散亡不知何人當爲大宗因而支尸宗子之任人自爲禮家自爲俾必至于人人得祭其始祖本以復古而適以亂俗朱子所以禰不得嘗祭而家禮一嘗特主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原遺矣教故曰廟制復宗法行然後可享始祖之祭然始祖嫌不得嘗祭而匿有祭其始遷之祖為始為大夫者嘗本追遠義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則嘗在遷毀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虞卒哭微重埋之主亦主也埋塵之制自古然矣不得歸谷禰晉也禮山鄭氏謂始祖禰得得其主于墓所大宗廢率宗人一祭之此則主于墓而不在祠堂又曰其第一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廢率于孫一祭之此則埋主而不藏徙室況乎祫祭禮之至大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而又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凡四時之祫止事羣廟之主于太廟而不及禘惟大祫乃合羣廟毀廟而並祭于太廟然其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傳之大事禮祭統之大嘗王事其禮之重如此今士庶乃每年一祫而冬至祭之不已汰乎中庸上祀之禮朱子謂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無窮而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推士庶人祖考之禘以及無窮在朱子書祭禮始而出之而不必今日之又有別無也我故曰婦祭妣祖士庶人必無從主合

食之禮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止設高祖一主而嫡長子孫尸其祭祀亦猶宗法之意使其分異之後為支子者越在百里數十里之外甚而播遷轉徙遠至隔府隔當其始止奉禰主以行其既稱遊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設虛位以祭而不為立主則人之得為四親主者少矣又何有高曾以上所祧之主其得奉始祖祧祖及四親之主者必大宗之子孫可也支子奉禰以行禰不得為高曾祖立主宗子既奉四親又得上奠始祖舉祧奉祀然而所謂宗子者不知其果為大宗眞否則一再傳又迷其統如是則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曰不得嘗吾世而以非大宗為誠仁孝之念人有之仍歸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盡嘗祭之說不行夫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何如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使人得各盡其誠于有服之尊而不至于越禮犯分乎我故又推家禮之所未備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為便于民而宜于俗也或曰

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況喪禮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原注〕此今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揣摩恐不無補於風教也〔鳳氏〕曰程子謂自天子至于庶人高祖皆有服有服則皆有祭大夫三廟太祖廟祭太祖昭穆二廟具四主士一廟亦祭四主其言原本禮制確不可易儀禮喪服經傳大傳小記並言大小宗之法此大夫士之法也大宗始弟論繼禰者為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繼之為言主祭也繼禰者庶子之適子主祭庶子而同庶子出之兄弟宗之是為繼禰之小宗推之繼祖之小宗繼曾祖之小宗繼高祖之小宗皆以主祭此庶子而從兄弟再從兄弟三從兄弟之宗也故曰宗以其所祭者庶子又五世則庶子親盡不祭四從兄弟不復宗之故曰小宗小宗尚祭高祖則大宗可知而大夫士祭及高祖經非無據矣古者祭必有尸有主士喪禮一廟者也其文曰設盥於祖廟門外又曰遷於祖廟注曰士祖禰共廟此一廟二主之見經者也以例大夫昭穆二廟則四主可知愚謂士祭四親士喪禮祖廟乃該三祖而一廟具四主者也天子廟制同堂異室始於漢明帝其實周家大夫士廟制已具之何云先王未有而待義起耶陸中丞曰世俗于通衢隙地建立祠廟以示貴異不知其悖禮違制不足學也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必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自為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寢後始變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視官爵之卑高為準仕宦雖至宰相于古體為大夫得立三廟而已緣其制度繁重難以遵行經程朱大儒準情酌理創為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寢之東正寢者今之廳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為四龕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桌盛之其位以西為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嘗行亦不能行因恩嘉興任宅適于廳堂之東後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層向南屋內立為祠堂一如家禮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為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為始祖或以始遷之祖為始祖論始封則吾祖實受大夫之命子孫可世祀不廢但既建家禮則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俟後世酌行不必預定至于以西為上說者謂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東為上死則又以西為上于人情有所未安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祖左禰右邱瓊山謂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當如之徐健庵讀禮通考載此圖式中之左為高祖考妣中之右為曾祖考妣高之左為祖考妣曾之右為考妣四龕相隔俱係南向時祭既協人情亦安若今世俗祠堂既不依人而又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親不問愚曾一皆奉主入祠其于孫不分貴賤居然執爵主祭徒廣其宮室不以僭逾為恥何足效乎〔柴氏曰〕近世士大夫家立廟者少閒有一二世族惟建為祠堂其制與古禮會眞僭不合余謂賢而知禮且有力者自當依禮典立家廟惟奉高曾祖考若從家建為祠堂亦宜衡量古今不失禮意其祠宇宜作兩層外為廟內為祧室廟則始祖居中而高曾祖考依昭穆為次親盡者嘗奉主于祧室歲一合祭焉閒有貴而特起及賢而有學行為世所共推者做古有禰宗在昭穆之外之意公舉入廟以班附食庶幾變而未失其正耶〔汝成案〕會典品官家祭之禮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為堂左右各一間隔一牆北為夾室南為房堂南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庭繚以垣南為中門又南為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為堂左右為夾室為房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餘如三品以上八九品廟三間中廣左右狹階一級堂及垣皆一門庭無廡以篋分藏遺物祭器陳于東西序餘如七品以上皆設四室奉高曾祖禰四世昭左穆右妣以適配南嚮高祖以上親盡則祧藏主夾室東序西序為祔位伯叔祖父兄弟子姓之成人無後者及伯叔父之長殤兄弟之長殤中殤子姓之長殤中殤下殤及妻先歿者皆以版按葬行墨書男東女西東西向歲以四時仲月擇吉致祭各室設案各一祔位東西案各一堂南設香案一鑪業具祝案設香案西尊爵案設東序盥盤設東階上視制牲一品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視豫祭器三品以上每案俎二鉶二簋二籩六豆六七品以上籩四豆四八品以下籩二豆二皆俎一鉶簋數同行三獻禮行禮皆一跪三叩日中乃饋三品以上時祭徧舉七品以上春秋二舉八品以下春一舉世爵公侯伯子視一品男以下按品為差等在籍進士舉人視七品恩拔歲貢生視九品凡恭遇　恩賜　制書至行焚黃告祭禮牲饌視所贈之爵饌案視追贈世數主人以下跪聽宣　制舉奉主行三跪九叩禮改題神主訖

牘祝嘏酒如時祭儀賓暨生員有頂戴者其家祭于寢之北爲龕以版別四室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祔以男女成人無後者按輩行書紙位祔食已事焚之歲以四時節日出主而薦粢盛二簋肉食蔬果之屬四器羹二飯二禮畢餕如八品禮朔望上香獻茶行禮因事致告如朔望儀庶民以正寢北爲龕奉高曾祖禰歲時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其朔望及告事如貢監生員儀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爲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覡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日知錄集釋卷十四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晉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彊秦。通典：秦陵有晉襄公之陵。〕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閻氏曰：桐與湯墓鄰，亳東之邑，即續漢郡國志所云桐亭。左傳凡宋城諸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門，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與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原注：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沈氏曰：宋書禮志一節已見漢書祭祀志。〕漢之西京已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原注：[illegible]〕韋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原注：此皆西京之[illegible]〕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原注：蔡邕曰：[illegible]〕續漢禮儀志：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illegible]八月飲酎，禮亦如之。[illegible]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illegible]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原注：[illegible]〕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日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蔡邕以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殆曲為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

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原注】宋書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　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陵所謂眷同友執者謂茂弘也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宗元宗亦並行之【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請罷不從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埽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祭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此也而陵寢亦有衣冠櫃御之制【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韓退之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干齊也與臧孫如墓哭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者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士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遺其神也而營者以此博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旣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原注】史言上冢者自孔子冢後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之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旣沒弟子卽講堂而祀之且行鄉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楊氏曰】史記此處疑有闕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鄉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鄉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

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是也有贈謚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今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買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楊氏曰〕招魂而葬是謂埋神

唐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蘇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薦犬之奉元宗開元二十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禋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以來爲禮闕風致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辭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乃用十月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祭周有行之者今必援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冀者末俗流失或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原注〕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按史記孝

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孜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原注〕楊氏曰霸陵凡三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盡金玉珍寶必景帝葬之不從遺詔瓦器之說舉識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原注〕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于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原注〕抇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原注〕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原注〕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濫〔原注〕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取其冷也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椁也題湊複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原注〕瞚古瞬字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

燕嘗亡矣〔原注〕齊湣王平王燕王噲楚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原注〕作書之時秦初并三晉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原注〕上猶前也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甗者而逐之〔原注〕甗鬲同史記蔡澤傳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原注〕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扣〔原注〕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扣〔原注〕莊公名購僖公之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璵收〔原注〕此季平子喪也主人桓子斯也收斂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原注〕言必發扣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原注〕師古曰陳涉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原注〕師古曰卽信陵君也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朔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塋未遠並宜灑埽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欑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原注〕文選載任昉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歷數永終迹隨物變陵隧杳靄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

藝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原注〕唐太宗詔見下唐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事修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爲之修護若此〔原注〕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陵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原注〕宋史鄭獬傳小民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恩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楊氏曰〕宋太祖亦有修祭前代陵墓之詔〔又曰〕宋人言利之害至於賣祠廟則耕陵寢其輕事也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原注〕金史紀會古李蓋傳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原注〕元史楊璉真伽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卿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類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搢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啓恭惟揖讓至於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旃旗服色猶行杞宋之封每車駕巡游周覽河雒之路故橋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枯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尚始玆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蕪穢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興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有毀壞即宜修補務令周密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異王之一事可爲後法者矣

停喪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原注〕晉書慕容儁載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原注〕通典生者猶然況於旣歿是以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原注〕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引滕羨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元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原注〕南齊書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原注〕河南氏羌傳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

晉書賀循傳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攷成案〕今世吳俗停喪不葬回避拘忌至於數十年雖世家富族往往如此安得賀循申嚴明禁哉舊唐書顏眞卿傳時有鄭延祚者〔原注〕新書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揞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原注〕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揞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於後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二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楊氏曰〕据公羊傳當是渴葬得字之訛也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討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閒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原注〕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

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原注〕父殁持重皆爲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原注〕劉世明曰衆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雖可盡奪疑則從重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原注〕司馬溫公葬論亦云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則卒哭而祔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祔不得舉又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原注〕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劉世明曰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渴葬者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墬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緦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爲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魏劉仲武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毋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原注〕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毋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原注〕孝武帝年號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爲營冢壙〔原注〕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梁殷不佞爲武康令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唐歐陽通爲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爲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閒之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

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原注〕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履杖絰之服，斂而未葬，則藏之僧寺，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原注〕家語 後之議禮者，必有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原注〕十一年二月葬長陵 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後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貲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原注〕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原注〕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費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干文傳：爲婺源令，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卽召其耆老，使以禮諭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鄭詵寄止衞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原注〕魏志曹休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見於此。 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論者以爲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違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荅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

改殯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卽遠之制。齊莊公以襄公二十五年爲崔杼所弒，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還之路寢，爲之改殯，不以宮廷爲忌，不以兵死爲嫌，古人送往愼終之禮如此。〔原注〕景公，莊公之弟。〔張生洲曰〕世有違其鄉死，柩歸不入門。夫喪事有進無退，示民卽遠，今行者豈卽遠之謂乎？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喪車至於廟門，不毀牆，入適所殯；大夫士死於道，載以輪車，入自門，舉自阼階，升適所殯。此禮經之明文也。左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惠叔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莊殯於孟氏之寢。哀二十六年，宋景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喪殯於大宮。公羊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卽位。此二傳之明文

也且又不止此左襄二十八年齊崔氏亡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是又改葬而反殯者也喪服記改葬緦注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則改葬亦從墓之墓耳而莊公以殯從葬特爲反殯以壹其禮此亦情之所至而禮可義起者實夫改葬且可反殯而今俗乃如此亦可見禮之不講已久而人之拘於違忌大惑不解雖有孝子慈孫亦多圖於俗而不得自致者爲可哀矣或曰然則曾子問謂柩不可反何也曰此有違無遇也謂出不可反非歸不可入也然則又謂入自闕何也曰闕者兩觀也而鄭氏則以爲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如其說則尸未大斂載尸入門如下所云者何獨不異於生邪且卽異於生固入於家矣曷嘗有違凶之說邪今人不諱載尸入門而獨忌於柩抑何愚邪古者大夫出聘而死既斂於柩造於朝介將命夫柩可入鄰國之朝而不可入己之家抑何謬之甚邪至於禁止入城之令則雖欲歸殯於家而不得其傷孝子之心抑又甚矣禁令限之既無如之何其無所限者顧又自從而禁之以爲避凶嗚古人所無以爲卽遺則非此之謂家故曰事有義既於古而實大悖乎古也雖然古人死而殯於廟於禮今則尸猶未葬置之荒煙蔓草閒者多矣又何怪乎柩歸不入門哉

漢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梓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千古之罪人矣楊氏曰高宗此事情有可矜不得拘泥以爲欺罔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二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矣自重興廟社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蓋資勞謙冒國纘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爲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危辱遽殞龍顏委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獍寢惟規制豈叶度程存儲結以彌深固寢興而增惕庶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選園陵備禮遷葬貫雲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寮體朕哀懷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閒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還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師子西戒不可

讎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尸爲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冢陸賈明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冢耳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也尹齊爲淮揚都尉所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燒爲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亦遂誅滅（原注）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爲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旣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原注）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楊氏曰元暉之事非實也乃全忠誣何太后耳然殺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旣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榜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愼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辛有之適伊川其亦預見之矣爲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原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荀子言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壘而憂其死不焚也蓋西羌之俗有之（汝成案）火葬之事杭城至今猶沿其俗至爲慘傷而長官不爲禁止士大夫不知動色誡諭習爲故常而今杭城火災日月相告往往一家火發連及數家或數十家甚至有通巷被焚者嘗火起時官民奔救莫之能止安知非此火化之魂積怨而致此厲也又（案）近世江西廣信一路又有所謂洗骨葬者旣葬二三年後輒啓棺洗骨使淨別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吉壤者往往多盜骨之弊發而成訟則貯官庫夫古人親死三寸之棺五寸之槨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宅窆之事尤爲嚴重蓋以葬埋爲[illegible][illegible]乃今至于火葬洗骨葬火葬則焚棄其親洗骨葬則[illegible][illegible]受傷身死當官檢驗者何

異安有仁人孝子乃恬不知怪相率而爲之不知禁絶哉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士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趙氏〕按月令已有掩骼埋胔後漢桓帝紀京師死者相枕若無親屬者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則後漢已有此制而宋初又已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見于范同奏疏天禧中于京城外四禪院買地瘞無主骸骨每具官給六百文幼者半之見韓魏公君臣相遇傳又仁宗嘉祐七年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貧民之不能葬者神宗亦詔給地葬畿內寄菆之喪是漏澤之設不自蔡京始也特其名或起于京耳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效之於晉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元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即日輕舉圉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原注〕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紱晉陶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亹亹期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强就車是則期喪旣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謁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强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旣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諭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爲重是以上挂彈文下干鄉議〔原注〕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

過謙其侯會仲晉有服宗閔曰服期功之服是則漢時有服不預宴會之證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就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擗踊方闋衸鞶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楊氏曰〕世代之降大抵禮日益替法日益弛所以持世者俗軌異轍而已裴庭裕〔楊氏曰〕庭裕或作延裕見通鑑攷異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擅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構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為左補闕弟齊臨陳為飛矢所中卒膺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襃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宏文館與襃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為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然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原注〕後漢書劉焉〔原注〕書志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三年之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緦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鮮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元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原注〕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衰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宏

與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原注〕時勒號所部爲國人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二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閏朝猶然今人反不講此〔楊氏曰〕今人有乘新喪而娶者謂之扳親或云白親世俗澆薄喪婚敗禮莫斯爲甚矣

實錄正統十二年四月楚王季埱奏弟大冶王季埂擇武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爲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季塣薨訃季埂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原注〕正月乙未遣永康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妃

天順三年十月庚戌瀋王佶焞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李剛女爲弟永年王妃李磐爲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爲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幹言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瀋王與郡王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烒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烇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幷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稱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爲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爲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以爲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麻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期功之喪無有不奔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汝成案〕以尊降之禮例之妻適子喪宜去官伯叔父兄弟可不去官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爲禮法之當然而倍死忘哀多見於搢紳之士矣〔楊氏曰〕其儆辭由于遣官若近在三五百里即少曠廢之患矣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

喪父家貧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者之國典〔沈氏曰〕沈世泊云宋起復者喪制未終起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殊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書之喪父終禮起復是也今人不致詳以服闋爲起復隸矣宋制銜上亦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書是也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原注〕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原注〕唐制爲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原注〕唐書王方慶傳見上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當正旦及緣大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已下並許通著袴褶朝堂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慘服者入公門慘服今期喪已下慘制是也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原注〕公服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停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嫁娶十五月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厚若貪祿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恩之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爲重倫紀爲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原注〕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歷後用縣印爲令者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訃遄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挪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也嗚呼君人者亦知獎廉爲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安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原注〕高祖父丹陽尹順之憂時爲齊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劍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

仕在外聞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丁憂非一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徐達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原注〕冊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訓子削階〔原注〕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貪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污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原注〕衛大夫孫文子邑聞鍾聲焉曰異哉夫子之在此〔原注〕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原注〕衛獻公卒未葬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百寮慘愴尚書梅

隋無大臣忠蹇之節家庭後庭聲伎紛舵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是也（〔原注〕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曖弟晌脂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頹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于梱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爲國者並當取以爲戒（〔楊氏曰〕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全諸人則失刑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黄汝成集釋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原注〕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爲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原注〕金史選舉志稱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原注〕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閻氏曰〕金有經義進士詞賦進士進士中亦分二目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注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注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注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羨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無其人〔王氏曰〕唐時秀才則爲尤異之科不常舉大約終唐之世爲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原注〕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宦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宏等之議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譔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强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原注〕册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册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爲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選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實擬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爲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爲相輕之稱

明初嘗舉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爲蘇州府知府童權爲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爲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是也此辟

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爲秀才舉人爲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原注〕太祖實錄許瑗饒之樂平人至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饒州府志曰鄉舉在宋爲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鄉試不第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特奏名不復一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國朝始定爲入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澠水燕談仁宗籍田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不若今人以舉人爲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司空圖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懌少舉進士累不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第八百五人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原注〕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趙氏曰〕今會試中式者禮部放榜但云會試中式舉人必俟殿試後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謂之進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試者尚是中式舉人不得稱進士蓋猶沿唐宋遺制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爲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沈氏曰〕田間文集崇禎間擬上興學取士書有云國初特重國子監設爲六堂積分之法詔勳戚公卿大臣子弟讀書其中舉人下第者入監郡邑生員每歲選其俊彥者貢入國子監充太學生則是歲貢者每歲一貢畫選士也故國初由監生起家者多致大官蓋舉人與歲貢皆稱監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學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所爲歲貢又皆郡邑諸生之久于學宮循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也于是歲貢資格益下又皆暮齒頹齡其足爲國家用者少矣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原注〕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譁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舉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禋進士

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原注〕唐書選舉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原注〕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原注〕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黃氏曰〕今特設一科以待士是有科而無目愚謂宜倣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為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其異同而實以所疑如古條議之法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專舉一事或兼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非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為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若是各條為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濫列於清要若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彥則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條無間於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為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其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蓋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為急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趙氏曰〕有明一代最重進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即同一外選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僅得遙遠簡小之缺其升調之法亦各不同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沈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給事陸粲雖疏請變通隆慶中閣臣高拱亦請科貢與進士並重然終莫能挽甚至萬曆三年特詔撫按官有司賢否一體薦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積重難返如故也明史卽錄疏云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遷轉者不異為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繼有譽譏者罕及瑕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按廉而坐比肩而立賈三近蹟言撫按諸臣過州縣長史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頭童齒豁不就選此可以見當時風尚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楊氏曰〕又有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少保稷所應也長才廣度沈迷下僚科張倚所應也文詞雅麗科彭殷賢所應也道侔伊呂科張曲江所應也詞標文苑科張遺清所應也洞曉元經科獨孤常州所應也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李元成所應也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王氏曰〕唐有得進士第後又中制科者如劉蕡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賀知章擢進士超羣拔類科有得明經第後又中制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舉博通墳典科有得官後又中制科者如張鷟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殿踐獻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之類是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並許應詔景德增為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

復宋人謂之大科〔原注〕葉祖洽傳太宗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

制科

宋徐度卻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楊氏曰〕武足安邊四字衍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illegible]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滅裂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錢氏曰〕沈作喆寓簡云子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子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曰宏詞不足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此則宋世所謂博學宏詞非制科也近人稱博學宏詞為制科者蓋制舉無常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以天子親策之故謂之制科宋高宗創此名三歲一試與制舉無常科者異然亦必召試定等而後授官則亦可謂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今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閻氏曰〕按唐書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二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原注〕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趙氏曰〕今世稱進士為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稱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為乙而以舉人為乙榜非也〔又曰〕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紹興十八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曰〕朱子有同年錄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內錄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絢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為戶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

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是則北齊之世郎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補史記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歷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並多仍復書為四房始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為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四十四年會試同考凡二十員詞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視癸未以前十七房時各衙門俱增一人云天啓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為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今人概稱為十八房云

戒庵漫筆曰〔原注〕江陰李詡著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原注〕唐順之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應旂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原注〕愚按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辭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原注〕彝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原注〕士驌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訛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閻氏曰〕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書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數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顧氏正同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原注〕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

呂惠卿王雱等為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譔大義式頒行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言是也此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魏禧曰〕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材適於實用以救其敗請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春秋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學四書經為論無定體無短長格及篇引秦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毋褻而不經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如讞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鄉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概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為第子員各使占其所能專才者對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譔無根之語〔原注〕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入文自當擯指而選矣金史明昌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之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沈氏曰〕四書義限二百字以上經義論策俱三百字以上亦見太祖實錄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兼考之後廢不行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書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醜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蒞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沈氏曰〕元史選舉志科目篇仁宗皇慶二年定科場事宜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

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鄉會試同閱　鄉試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會試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歲一次開試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試三月初七日漢人南人試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元統中復稍變程式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問增本經義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疑一道為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趙氏曰〕宋時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因之萬歷戊戌御史書盤星以舉子冱寒而進便于襆袂請改期于三月用單袂衣則弊可猶李九我駁之張妨于亦有會試移期議一篇然終明之世未嘗改也　本朝始改三月遠方士子既免皴瘃而天暖無呵凍之苦又單無襆袂之弊最為善政至殿試之期元時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後遂為例然二月會試而三月朔殿試則禮闈中閱文為日無幾豈不太促　本朝殿試在四月二十五日傳臚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改四月二十一日殿試二十五日傳臚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併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果賜羅綺襲衣巾鞾禮遇甚厚〔原注〕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顧俊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沈氏曰〕萬歷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禮部覆御史薛繼茂敷陳科場事宜八條而以正文體為第一義謂純正典雅之詞不出偏邪側媚之口怪誕險詭之說必非坦夷平易之實近日士習敝壞皆由主司不務崇雅斥浮而奇詭復售宜其從風而靡也今後會試主考宜申飭分房務取純雅合式不得濫收奇僻為海內標其兩京各有試錄珠墨卷解到禮部逐一看詳如仍踵弊風者士子除名試官有參處上是其議四十三年十二月戊辰禮部題申飭會場事宜其申文禁云文必爾雅純粹平正通達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則雖才情奇豔者不錄怪僻者貼出示戒甚則仍議罰科其限字以五百為率揭曉後本部會同禮科細閱

三場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

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錢氏曰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題出鈔錄舊作幸而得售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阻之以為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為第一場四書文為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為八股之文不得諉為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幾息乎〕猶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闒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原注〕隋書崔賾傳因陋就寡赴速邀時〔原注〕唐書薛謙光傳昔人所須十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原注〕漢人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原注〕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召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原注〕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原注〕如王楙漢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

以爲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爲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朱檢討曰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衞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盡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於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爲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原注）胡三省注錄爲之期曰申古之人有行之者（汝成案）科舉得人視所舉尚進士明經尤選則一昔人論停年長名尚塵銓政豈有科目可使沈滯此非摘本言也

題切時事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啓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弈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燝也七年江西鄉試題鶴鳴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原注）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啓聖崇禎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聽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沔水鶴鳴之義猶存於

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啓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啓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沈氏曰〕趙維寰雪廬焚餘稿云甲子科各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璫一切諷之如陳子壯方逵年顧錫疇章允儒輩幾二十人前後俱創奪自是丁卯諸典試者其出題屬辭皆極意獻媚其不爲觸忌亦不爲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錄耳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宏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注〕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注〕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傳之格〔原注〕本之唐人賦格〔錢氏曰〕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原注〕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首行無不頂格寫者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爲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爲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爲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爲舉人之

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士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舊式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官以爲準則時禮部尚書爲沈鯉余官翰林學士）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後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爲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藁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爲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爲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楊氏曰如文苑英華所載黃閭判之類）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爲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

乃得為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據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臨敵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為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為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幷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幷貞觀政要共為一史（原注）朱子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為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為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汝成案）昂元豐進士始主王氏學後又依附蔡京至舉家為京諱昂嘗誤及即自批其頰諂至是奚止俗佞其請罷史學宜矣

日知錄集釋卷十六

日知錄集釋卷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略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原注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臨邊民少減其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雖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名（原注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准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考送應試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廩增額外之生止謂之入學寄名此則準其待缺補充增廣生矣）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程課易密（沈氏曰元史選舉志學校篇仁宗延祐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議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爲上等理優辭平者爲中等每歲終通計其多積分者升充高等生員以四十人爲額是時蓋增置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也）而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爲吏不及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爲吏成化初禮部奏準革去附學生員（原注四年五月庚申旨下）已而不果行（原注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考試不中生員廩膳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寧家其年保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膳納米六十石增廣四十石以後納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充吏竟發爲民奉旨準行仍追其所食廩米）而教官提調官亦各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動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爲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考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以下追還所給廩米黜爲民（原注至宣德七年奏天下生員三萬有奇）其時即已病生員之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原注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自設提調學校官以來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隔江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爲文具乞罷之便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考較府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考其勤惰今因設提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其曠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十三年七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能提督學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景泰元年四月壬午翰林院編修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其條例曰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悉發充吏增廣生入學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爲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原注當時生員

有闕方補今充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例蓋緣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緣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卽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遊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之患切其有不亟爲之所乎〔楊氏曰入仕之途易則徼倖之人多而讀書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員也〕

其中之劣惡者一爲諸生卽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羣投牒呼譟〔原注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者輕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姦盜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日原籍爲民示警廩膳仍追廩米〕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僞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策問有曰秀孝間汙潢池〔原注時舉人亦有從賊者故云〕嗚呼養士而不精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艮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秕政遂循之二百年〔趙氏曰湧幢小品云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羅圭峯以七試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蓋旣有此途可以戲試則人才亦卽出其中固未可一概論也〕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二百石

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俑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卽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適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罷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尚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孜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

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先生生員論略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于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于今日也又曰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于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于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于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既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仿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儁皆得就試于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于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于郡守此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于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生員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于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于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温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斬至于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玆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于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于朝廷則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于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原注〕貢舉舊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　杜甫詩忤下考功第〔趙氏曰〕開元閒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後世禮部知貢舉自此始然其時知貢舉者即主司後世則知貢舉者但理務務而主試則別命大臣按唐制知貢舉亦有不專用禮部侍郎而別命他官者德宗時蕭昕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則不必侍郎也又以國子祭酒包佶知貢舉憲宗時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知貢舉穆宗時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知貢舉武宗時以太常卿王起知貢舉宣宗時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貢舉五代時亦或以他部尚書侍郎爲之此又近代特命大臣主試之始也又唐時知貢舉大臣有不必進士出身者舊唐書李藩傳藩以蔭入仕不由科第出身後爲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又李德裕與宗閔有隙杜悰欲爲釋憾曰德裕有文才而不由科第若使之知貢舉必喜矣是唐制非科第出身者亦得主試也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原注〕此通計諸科之數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頗減二分之一　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十四五〔原注〕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爲此不但獲刻薄之名而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爲矣

高鍇傳爲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開成二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宦途塡委要窒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二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原注〕賈餗傳太和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爲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遂令釋褐而二年進士至萬二一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原注〕見曾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宏文教之盛而士習之偷亦自此始矣〔原注〕呂氏家塾記言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魯哀公用莊子之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爲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記曰垂緌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適得惰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

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孤膺寶歷殷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玆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適輪轅一善可錄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兹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殊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

經史劉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學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二事精加詳擇咸以爲劉於衆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劍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徒懷悉劉灣等勸爲本郡充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錢氏曰其時李林甫當國非善政也）然元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既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御試黜落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原注：此仁宗末年姑息之政）詒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爲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爲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紕繆殿五舉（原注：今謂之罰科）諸科初場十否（原注：不通者謂之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爲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充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爲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衆科之目進士尤爲貴其得人亦最爲盛焉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原注：公主傳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申叔爲主作團雪散雪辭帝聞怒捕南史等逐之幾廢進士科唐語林進士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武宗卽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請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爲慊（原注：苦簟反）此繇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牓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

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原注〕詳下條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塗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即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探籌之中者寧可謂探籌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原注〕其法以補生掌大曹有辟召有能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乃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檢而衆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遂集於此之誚〔原注〕唐武儒衡語嗚呼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為變通之計乎〔汝成〕案科第莫重於朋黨伐亦莫過於明永樂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修纂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羣目為儲相然吾邑徐尚書學謨以外曹累遷似不盡由翰林第嘻重日久讀宗藩欲更變難矣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弟子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為光祿勳卿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婿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第為段文昌所奏指摘牓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穆宗乃

內出題目重試落第等十人貶儀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原注)舊唐書 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孺女婿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原注)冊府元龜 唐書楊嚴傳又有楊知至共五人 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原注)舊唐書 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論滈干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原注)舊唐書令狐綯傳大中十三年綯罷相為河中節度使其子滈乞應進士舉許之登第三十人有鄭羲者故戶部尚書澣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相扶之子及滈皆大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瑄論滈權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滈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綯方出鎮滈便策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三日 後梁開平二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原注)山堂攷索 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原注)山堂攷索 有人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原注)宋史 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是也(原注)山堂攷索 舊唐書言王蕘苦學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 而趙屼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習為常今宜杜絕其源(原注)宋史 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熺孫塤試進士皆為第一者(原注)清波雜志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 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二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原注)名家屏萬曆中輔臣 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甚為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手為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為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

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奭為武當太守晉卿為安康太守復貶倚為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士子皆以為戲笑或託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

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歷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組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為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歷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閒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蠭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原注〕景泰七年大學士王文陳循以其子俱試不中至具奏詆考官皆準令會試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原注〕實錄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　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準取士不分南北戶科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向日定為南北之分不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土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王驥左都御史王翱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　四年會試命仍分南北中卷〔汪氏曰〕宣德正統間會試分南北中卷南則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則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是卽一南直隸而有南與中之異至武闈亦倣文闈南北卷一例分邊方腹裏邊六腹四此俱行之於會試耳今會試已分省而南北中卷乃行之順天鄉試南與中皆指外省言北則直隸之貢監合北五省皆增其額於順天本省正額之外者也〔又曰〕向時文武有互考之例亦多有中試者蓋在唐時文吏或求武選武夫或求文選惟選官有互用耳宋則試舉人多求試換文資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應武舉是互考宋已開其端矣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原注〕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李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辭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疏略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黨鑄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繇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況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楊氏曰〕金以儒士其文學最盛不得云金之亂文學不及南人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炎武幼時四書本經俱

讀全注後見庸師窳生欲速其成多爲删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原注）王槐野與鄭少渾提學書言中士不讀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鑑諸書嘉靖之時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經注疏爲何物也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於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詁之儒皆出於南方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非太有爲之君作而新之不免於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爲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原注）此則糊名已用之選人而未嘗用之貢舉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原注）冊府元龜唐書本傳贄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原注）武陵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温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諴令狐縞之徒相與蒱飲酣醉終日繇是累年不第（原注）本傳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原注）冊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原注）文獻通考略同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白設也（原注）山堂攷索同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原注）李諮傳舉進士真宗閱其至孝擢第三人當時尚未糊名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故王曰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曰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原注）畫墁錄言彭年子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其孫速兄弟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而范仲淹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原注）本傳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爲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曾不能起而更張之矣（汪氏曰）唐惟詔舉糊名宋選舉志云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爲例景德四年

定親試進士條例試卷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印付考官定第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八年始置謄錄院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宋之謄寫卽封彌官其後置院乃分二事封彌凡再者因送覆考而封其考官所定之第也志又言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之策端平元年侍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聽懸賞募人告捉皆允行元選舉志舉人各自備三場文卷幷草卷各一十二幅於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半月於印卷所投納用印鈐縫各還舉人又云舉人就試無故不冠及懷挾坐次者有偶與親姻鄉坐而不自陳者懷挾代筆傳義者並扶出又云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送彌封所用印訖寫三不成字為號每名累滿同用一號送謄錄所並用朱書謄錄送對讀所以元卷與朱卷對讀無差呈解貢院考校用墨筆批點畢取元卷對號開拆分爲二榜揭于省門之左右進士二榜用黃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凡此制度蓋自宋元已詳並非始自前明惟彌封舊稱封彌元之朱卷明改硃卷或因避國姓故耳若所云草卷與今殿試同所云二榜亦稱左右榜一是蒙古及色目人一是漢人與南人明選舉志鄉試會試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各執其事又云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曉未納卷給燭二枝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錄用硃謂之硃卷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簾內簾外亦自元有此名而明謂之外簾內簾耳其賄買鑽營懷挾倩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而關節爲甚至于科場之閱有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匡章宗時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元選舉志犯御名廟諱及文理缺繆塗注乙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爲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繇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爲之遁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文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原注〕摭言作紓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苰〔原注〕登科記作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原注〕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牓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摭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摛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姦非所以求忠直也（原注）李巘傳年二十舉大經就禮部試吏倡名乃入巘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閉門讀書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隱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棄而出者然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析楊之辱不足以蓋辜如主司真具別鑒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原注）洪武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爲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修以圖再進往往摭拾主司纖故誣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萬曆末猶舉行言上之防士如防姦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伺寇盜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爲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爲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原注）移剌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做而行之者乎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爲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原注）座主字見令狐峘傳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楊嗣復傳領貢舉時父於陵自雒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會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爲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原注）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竝望勒停（原注）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爲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夏等竝受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爲恩門師門

弁自稱門生（趙氏曰）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遘傳遘爲王鐸所取士及鐸同爲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謂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爲主考同考官出闈率所取士謁己座師房師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後爲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爲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言故令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此近時科場故事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禍亦不減於唐時矣（原注）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五雜俎言國朝惟霍文敏韜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汝成案）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爲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此蓋由私憾而然非以崇厲風俗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爲門生天子

唐崔祐甫議以爲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原注）後漢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近日張荆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原注）宋陳鑒中官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其言可感夫參佐之於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祗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挾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爲之濁亂士習爲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閻氏曰）明之士夫積習師弟重於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於座主者未之有也門戶重于師弟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固多不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亦不少也富貴又重于門戶有始附正人旣而與之爲敵者有始主邪說旣[illegible]其黨[illegible]敗遂反攻之者皆感于富貴也

風俗通記宏農太守吳匡爲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原注）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illegible]之曰師喪以心而舉主服三年可乎若此類者非一然荀爽通儒於義足責（原注）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時寶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爲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縟乎顯閥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克備旣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原注）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是司徒韓縯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在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爲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鎛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原注〕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維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犍爲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即今之同年也〔原注〕吳志周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騭傳言與廣陵衞旌同年此當是年當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趙氏曰〕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致仕先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蓋緣此也〔原注〕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凝知貢舉嘲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今攷吳志闞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修身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矣〔原注〕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目曰前進士亦倣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龍水蘇讜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選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

百魏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原注〕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　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　二年正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從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原注〕東萊呂氏曰唐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　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原注〕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凡百一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原注〕陸游南唐書言馮延魯子僎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黜後與其第侃僎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宋及第至百餘人也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原注〕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於一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多容易而得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二等授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二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原注〕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判司文獻通攷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原注〕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史館與大學士抗禮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猶華之選百職其敢望焉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也一二甲之除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而以營升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牓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紱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原注〕又言韓駒人尹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強寇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虛文而忘實事如太宗有以開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

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衆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楊氏曰〕八股之才無一可用只讀舉一選是其本色然而溺讀者比比也而師生不相識面徵索贄禮比于田禮吾不知何取于此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二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

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曾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爲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原注〕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第之恩榜〔楊氏曰〕大定是世宗章宗以是年卽位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爲閔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矣陋識於泥塗快攄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斷於闕里之旁擾擾於橋門之下宜著爲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黷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原注〕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名年六十五人毋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趙氏曰〕宋時特奏名例年老者或得賜同進士出身其後有不必年老而亦賜者神宗紀賜布衣陳知彥進士出身是也又有他途出身已爲達官而特賜進士出身者神宗紀賜知縣王軸同進士出身理宗紀以史宅之爲太府少監史守之爲將作少監並賜同進士出身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賜同進士出身德祐中謝堂知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是也金制已爲顯官特賜進士者又必定爲某科進士如移刺履明昌初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特賜大定三年孟宗獻榜下進士及第韓錫天德中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特賜胡礪榜下進士及第胥持國拜參知政事特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是也又有武職賜文進士者宋史曾助傳助以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知

故此尤累朝所無也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楊氏曰〕結同髻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祕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畯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準此例〔原注〕次年卽奉旨澄汰天下生員別見後員額條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文移者皆罷爲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二人還鄉爲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爲民宣廟精勤吏治一時澄淸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卽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彊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原注]謂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今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滋士習宜定爲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原注]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皆聽致仕給誥敕以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古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日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劉明經曰]凡身出處之事而曰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探其隱古之功過者無所用其心思而皆有觀望之意[又曰]古之人以其身爲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德彌進而今之聞日隳故天下皆以壽爲貴後之人以其身爲聲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爲故天下遂以壽爲賤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墮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原注]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汪氏曰]後漢之法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若黃琬臧洪司馬朗皆拜童子郎而任延發魁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香號黃童其尤異也唐設童子科劉晏最著發童子自九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衞兵曹十一歲耳宋亦設童子科楊億晏殊姜蓋蔡伯俙俱書以神童召試神宗元豐四年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政和之制假年自八歲至十二歲惟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其最奇者孝宗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至度宗時李伯玉請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奏罷[又曰]金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初設經童科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爲最文藝俱優九籍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以來賜神童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歲能自補立賜進士第遷應奉翰林文字又使偉傳習持國經童出身官尚書右丞四方有經童入相之語其人可知矣元自成宗大德三年至文宗至順二年所舉凡十五人惟發泰山尤精篆籀讓元聯能通性理耳則遷舉志士子未入學者通翻之童生書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傳與諸生一體入場鄰之充場體士中式卽爲舉人不中式仍候提學官歲試合格乃舉入學此例後亦不行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原注]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爲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二言則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貲格授之而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爲餬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柰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眞材實學者百無一二虛靡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僥倖老耋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鶵而飲啄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僂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原注）松江府志官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王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卽已及此

孟縣志曰（原注）縣人張燉[illegible]譔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爲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爲之間有繇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卽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汪氏曰）史稱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迫廉撟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士而與賢矣（王給事曰）欲端士習當嚴教官之考核考核嚴則教官之督率必勤而士風自正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歷三年阮逸爲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汪氏曰〕宋史忠義傳有武學生華岳字子西嘗上書劾韓侂胄下大理配建寧侂胄誅放還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杖死東市武學有人亦何忝于陳東也哉

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勳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原注〕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十一月丙辰復設京衛武學已而武生寖多常至數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爲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是勳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原注〕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賁衛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武備兢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敎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闘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眡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騖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善其後矣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爲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原注〕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

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級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修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原注〕宋文恪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

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原注〕洪武四年七月丁卯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原注〕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舉志言書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劉晏傳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英宗實錄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爲郡守朝廷是其言著爲令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謂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原注〕五年二月壬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錢氏〕云元時由吏出身者可致宰執臺諫故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明中葉以後士大夫之於胥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吏員遂無可用者矣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儲大令曰〕用人之途莫有如吏胥與科目吏胥明習吏事科目學於聖賢故漢收用吏之效而自唐以來一出於科目今縱不專任科目但當參之以吏胥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

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途並用薦舉一途也（原注）天順二年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或以科與貢爲二途非也（原注）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途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爲序班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況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並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累官至尚書（楊氏曰）江陰又有劉本道以吏員至侍郎（汝成案）明初馮堅由典史擢僉都御史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擢陝西參議皆吏員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七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祕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原注）揚雄答劉歆書自言爲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班固斿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爲蘭臺令史並典校書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原注）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　黃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原注）晉　左思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中　南齊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　永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　梁張纘爲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內圖籍　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原注）南齊柳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顏師古皆爲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於內庫而元宗命宏文館學士元行沖通譔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爲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原注）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中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　實成爲祕書郎秩滿當還固守不調十餘歲其學業益廣　段成式爲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閱皆徧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爲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爲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兢之唐春秋李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沈氏曰）神宗實錄載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陳于陛請敕纂輯本朝正史疏在萬歷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三月敕諭大學士王錫爵等纂修正史後卽報罷　是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悕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元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元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

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原注）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沈氏曰）廣川藏書志云徐彥不知何代意在貞元長慶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爲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錢氏曰）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合注疏爲一而其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惟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參政銜名又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未見也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可謂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即南渡初尚有單行本矣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錢氏曰）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準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又曰）北監板十三經注疏刻始于萬歷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彫于萬歷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閒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群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原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閒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卬傳邢邵向與卬父子彰交及見卬機悟博學乃謂子彰曰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非爲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之云今當爲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爲名而改紀爲絕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原注）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

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原注〕南北板同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卽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原注〕北板無者唐書李敬元傳末附敬元弟元素今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原注〕推馮夢禎爲南祭酒手較三國志猶不免誤然勝他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原注〕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原注〕深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秖以供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原注〕昔時入覲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原注〕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並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澀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旣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原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原注〕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幷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幷及字書中氾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爲此字而誤爲彼字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沈氏曰〕崇禎十一年用閣臣言以查字係古楂字悉改爲察而今人乃復用查查字本無察義而誤爲察義蓋亦近鄙別字之類也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原注〕八月爲壯而改爲牡丹

凡萬歷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汝成案此條諸本並誤隸張參五經文字後今從原寫本〕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著然蹤迹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閒蓋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入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楊氏曰要典者一論挺擊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事也一爲紅丸泰昌元年即四十八年九月朔事一爲移宮是年是月初五事〕〔沈氏曰亭林書小紙粘一史闕文簡端云章奏大半皆門戶之言而辛酉初當貞勝之會言人人殊又有不明白言之而含糊枝葉其詞者今並存之異日芟削存其本意而刊其借詞可也史闕文即刪補兩朝從信錄也〕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襃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並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歷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宏多噴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追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歷天啓之閒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原注崇禎元年三月〕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沈氏曰熹宗實錄天啓元年三月癸亥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言今日時事多故中外實封日不下數萬言嘗考宋時封事有貼黃之例數諫不妨廣肆而約略止有數言省覽甚易納約殊便皇上宜責成政府舉而行之至于臣等所以愛陛下之精神作陛下之耳目更願與同官諸臣約一疏單題一事一事直陳本末難條要跡之句闖語精結之習亟行禁絕先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可爲立言之法矣報聞〕〔趙氏曰今刑部本及督撫題刑名

章奏有貼黄以章幅繁多節其略別爲一幅貼于本後所以便觀覽也王崇簡冬夜箋記謂明崇禎中輔臣李國𣚴奏仿古人撮黄之法以定此式遂沿至今按唐本有貼黄之制乃詔敕所用宋奏劄意有未盡別以黄紙貼于後亦謂之貼黄是宋之貼黄已與唐異然宋制貼黄乃奏劄所不能盡者別開條件書以黄紙附于正文之後如司馬溫公蘇東坡諸集皆有之或一疏後至十數條今貼黄則但摘取奏中緊要語貼于後是宋貼黄主于詳今貼黄主于簡今之貼黄又與宋異且今奏疏用白紙貼黄亦用白紙按江鄰幾雜志云審刑奏案貼黄上更加撮白王阮亭謂不知撮白爲何語抑知今之貼黄正宋之撮白耳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黄蓋敕書用黄紙則貼者亦黄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黄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黄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黄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爲故事(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三年二月丙申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史職議云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即如頃者纂修世宗及皇考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纂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隱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實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云云一分管實成一史臣侍直一記注言動一纂輯章奏一紀錄體例一開設館局一收藏庶所一謄錄掌管一

補修記注凡九條

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沈氏曰)王禕撰論左右史四事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宜前皆當時史職廢壞之尤甚者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楊氏曰)時政記之法亦未爲害宰相可以密私史官近於失職惟太宗之法其古者柱下史之意乎(沈氏又曰)萬歷二十六年八月丙辰大學士趙志皐等恭進累朝寶訓及實錄太祖高皇帝寶訓十五卷實錄二百五十七卷成祖文皇帝寶訓十五卷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寶訓六卷實錄十卷宣宗章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百二十一卷英宗睿皇帝寶訓十二卷實錄三百六十一卷憲宗純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九十三卷孝宗敬皇帝寶訓十卷實錄二百二十四卷武宗毅皇帝寶訓十卷實錄百九十七卷世宗肅皇帝寶訓二十四卷實錄五百六十六卷穆宗莊皇帝寶訓八卷實錄七十卷通共二千二百四十五卷裝爲百套上嘉悅命奉安御前恭備詳覽　神宗顯皇帝實錄五百九十六卷光宗貞皇帝寶訓四卷實錄八卷熹宗悊皇帝實錄八十七卷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黄氏(原注幹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真氏(原注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原注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原注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原注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原注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原注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原注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原注士毅字仲宏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

〔原注〕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原注〕劉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原注〕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但云出家語後序則此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此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原注〕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原注〕此書與胡傳纂疏今並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啟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原注〕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原注〕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原注〕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原注〕張氏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原注〕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沈氏曰〕此等乃全襲取鄒季友音釋非三吾輩所為蓋已為永樂中大全作俑矣亭林乃亦為所欺乎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埽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原注〕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

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衆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佛氏乃兼之矣〔汝成案〕自由清淨起至此從沈氏校本增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宣宋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錢氏曰〕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凖崇奉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元來攻猶勤請禱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當時士大夫好尚怪迂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原注〕後漢書方術傳自是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晉逸民傳博通內外圖緯魏志管寧傳張臶學兼內外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原注〕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可得聞指圖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

謂卽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峯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幷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二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方東樹曰案黃氏震謂執中一語固似得理而肅後人以言心望禪翻蔡氏不當以傳心爲說則失其本矣卽如二典所載之歷象命官平地明刑與禮立教奏庶艱食諸大政傳之萬世孰非聖人之心之所寄發聖人之心都俞吁咈設于儆危精一微危精一要于執中使非先精其心亦安知中之所在而執之孔子者時中者也中庸者子思之書也孔子之時中子思之作中庸卽傳堯舜禹執中之旨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古今神聖一切智慧動作云爲皆心之用今爲學欲竊聖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當于堯舜禹之意否耶以爲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經顯與佛氏卽心之說相近黃氏所闢其論甚當夫所罷于禪學卽心是道者謂其專事明心斷知見艷義理用心如籬壁以微作于一旦之譏然證悟若夫聖人之識識業以持心又精擇明審以要于執中尚有何病蓋單提危微二語雖有警惕提攝意發引而不發至合下精一執中則所以匯處下手功夫至密或又謂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試詰所謂心一而已者果何等之一心也若以爲皆道心與則斷不可謂古今天下皆聖賢若以爲皆人心與亦斷不可謂天下古今皆邪屬若以爲不屬道亦不屬人相則如告子之知覺運動與禽獸同焉者是精則正墮向禪學卽心是道及陽明本心良知之說也或又謂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爲欲心此語要謂夫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卽性善之旨所謂道心也然固不可謂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無欲也故又嘗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卽欲心人心也使人心皆仁而無欲古今聖人爲學與教又何憂乎有不仁也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墮于人欲之危是以聖人既自精擇而守之以執其中又推以爲教于天下萬世千言萬語欲使同歸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覺悟以返于仁則獨有此四言之教歷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墜此所謂傳心者也審默識之以爲禪家卽心是道與闢則本心眞知夫皆亦皆是道心一邊但不能如聖人文理密察備四德有品節所以差失作病竊敢爲少精以執中耳精以執中則所爲盡精微要以行權而時中也然則聖人之道所以異于禪學者其技達備全之事敢在此處釋氏所實累爲人識切發明分別疑似者亦敢在此莫而心之士欲斷善惡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辨擇修之精欲救誤認道心墮禪之失全在精一執中之學日知錄引黃氏日鈔唐仁弊諸說以爲闢陸王心學則可以爲大經孔孟不言心學則不可

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閒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閒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閒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矣

唐仁卿原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學而遺心執若執

事貴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日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學學爲善者心學學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是

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障與〔原注〕新崙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此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楊氏曰上蔡之說纔不留無不利無思無不通而適之〕

舉業

林文恪〔原注〕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林尚默〔原注〕名誌閩縣人承業壬辰進士鄉試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方爲鄉序爲弟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冠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髦矣由是學者倀倀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徼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原注〕王畿緒山〔原注〕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

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俑者自斯人始〔原注〕萬曆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原注〕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李春芳興化縣人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詆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人作破亦無此體〔原注〕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意嘉靖八年主司變體掇爲經說之格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以其爲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原注〕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黃庭經曰積精累氣以爲真大宗師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七七卽化也反人爲士从目从七入其所乘也〔原注〕人老則近於死故老字从七既死則反其真故真字亦从七以生爲寄以死爲歸於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元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原注〕今謂真古曰實今謂假古曰僞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宋諱元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元武七宿改爲真武元冥改爲真冥元枵改爲真枵崇文總目謂太元經爲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爲主攷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原注〕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埽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

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眞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原注〕羅氏困知記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書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眞知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敎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敎語道旣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原注〕二十八年禮科摘參廣舉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黜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賤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原注〕如陳白沙王陽明〔汝成案〕依沈校補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原注〕如李贄之徒〔汝成案〕依沈校補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敎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沈氏曰〕神宗實錄于萬曆三十年三月己丑下書云禮部尚書馮琦之言詔云云而遺其一語不載何也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旣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詔諭禮臣曰文體敝壞至今日而極非獨士習之陋亦由閱卷官自由此軌而進相師相尚莫知其非以此取士士安得不靡然俾之今後房考官見有離經畔注穿鑿揣摩及摭拾佛書俗書闖雜怪誕者必棄不取甚者參罰仍刊布諭旨衆使聞知新學之興人皆土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二年浙江鄉試題乂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

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楊氏曰試官旣是昧目禮科亦復失[illegible]天下之人未可盡[illegible]之上而得之下吾恐有[illegible]笑者）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原注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原注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類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一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豪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

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隨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蹏字通兔罟也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蔀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辨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其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辨詰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辨詰尤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條又隨條注辨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近日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原注〕此特朱子謙己誨人之辭未嘗減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强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汸云議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逝如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不考此書遂欲附會之以爲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姚氏曰〕元虞文靖有送李彥方閩憲詩其序云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奉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始天下人心風俗之所繫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欲移易論釋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特以文其謬妄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所必不容者也閩中自中立歸已有道南之歎仲素罪中至于元晦庵謂朗白皆在閩中不能不于彥方之行發之去一事實治一弊政不如此一事有以正人心讀者之能事也後文增從謬吳文正之門文正之學以象山爲宗而虞公立論如此則師系所學亦有不必問者乎又是時文學修明講道講藝各有術承洛閩之教方昌而好異之士已復雜實旁羅則源遺而末益分無惑乎後此岐途之百出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熙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熙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之致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

爲禮皆早年之文集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楊氏曰盡發先儒之發當是廢字〕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原注王艮〕龍溪〔原注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原注鈞〕再傳而爲羅近溪〔原注汝芳〕趙大洲〔原注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原注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原注贄〕陶石簣〔原注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蔀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原注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原注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詆先儒爲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十年會試發策〔原注考試官[illegible]文定是石文介珤〕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强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原注成祖實錄永樂二年饒州鄱陽人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專詆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所著書〕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談之罪甚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

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强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

爲販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獨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勑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原注：謝在杭五雜組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髠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郡縣有司莫敢[illegible]均[illegible]伏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于人妖者矣閩人持論之公如此）天啓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鍾惺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啓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娼妾遊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爲錢樹桃李堪羞登壟斷於臯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爲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原注：辛酉福建提學僉事癸亥丁憂甲子京察）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原注：[illegible]氏[illegible]古人之于經傳敬之如神明[illegible]之如[illegible]保[illegible]敢[illegible]而加之評騭評騭之書自近代始而其[illegible]于[illegible]之[illegible]氏[illegible]之[illegible]氏孫之評書也于大[illegible]其文之排偶其評詩也于[illegible]其[illegible]能[illegible]非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尼父之[illegible]金[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又何怪乎孟堅之史[illegible]之[illegible]如[illegible]面[illegible]斥如[illegible]乎[illegible]之評左傳也佗不具[illegible]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illegible]姜出面[illegible]句也大隧之中凡四句其所[illegible]之詩也[illegible]以大隧之中爲句[illegible]而以[illegible]洩洩爲序[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日[illegible]之不析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然丹黃甲乙[illegible]加于[illegible]是之[illegible]非聖者[illegible]是之[illegible]聖人之言面[illegible]方本[illegible]全[illegible]玉[illegible]述學[illegible]日[illegible]面人心日[illegible]其[illegible]有不可[illegible]言者[illegible]氏名[illegible]今世所傳[illegible]月舉者是也）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爲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爲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衞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

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宏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市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先生鈔書篇曰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又曰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于今代而著書之人幾徧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當作瓢井堙求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能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讎勘豈不爲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二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闢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原注〕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椎而又改爲椎輪唐關朝隱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傳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傳檀今誤作縛檀而又改爲傳檀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楊氏曰〕石古石碩通用不宜作所其作所者妄改也〔錢氏曰〕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譌錯毛詩注往往以釋文譌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經文譌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義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缺宋史孝宗紀缺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缺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于大方者鮮矣〔又曰〕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譌誤殊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書者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識論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歷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且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

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櫛中所云包藏禍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原注〕越六年天授元年九月始改國號曰周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譔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原注〕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沈氏曰〕後漢崔駰傳載其祖父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晉李石續博物志曰篆著易林或曰卦林或曰象林王荊公許氏世譜曰後漢汝南許峻者為易林傳于世〔梁氏曰〕許周生言東觀漢記承平五年京師小雨上御雲臺召沛獻王輔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今二語載易林中是今所傳易林乃周易卦林獻王在永平時已用為則亦非東漢人所為或後來有所竄入耳占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

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陽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左暄曰〕按許曼傳曼祖父峻亦著易林崔篆易林不可考峻所著易林范氏以為至今行于世則後世所傳易林書即峻書而人譔以為焦延壽也〔又曰〕易林中如劉季發怒等語論者謂非漢人所宜言似漢以後人所著則不然史記高祖本紀言劉季者非一則固漢人所常言也

日知錄集釋卷十八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錢氏曰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讎正之言）

先生與友人書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二十三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一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揚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皐傳云皐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沈氏曰敘文格論于此下有北海王睦蔡邑侯子駒縣馮衍曹褒鄭元賈逵班彪班固朱穆胡廣應奉應劭崔駰崔瑗崔寔崔烈楊脩劉陶張衡馬融蔡邕荀爽荀悅李固延篤盧植皇甫規張奐孔融杜篤王隆夏恭夏牙傅毅黃香劉騊李尤李勝蘇順曹衆曹朔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侯瑾張超班昭共凡一百十字）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騊駼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二篇而于鄭元傳云元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繁是解經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原注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原注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原注如惠施五車其書竟無一篇傳者）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楊氏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必皆其自作）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

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趙氏曰〕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譔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晉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宋樂史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顏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己作爲仙洞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百卷李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發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諱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幷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大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作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方東樹曰〕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砭著書欲速之膏肓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卽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元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盩厔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

誰二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慆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容劉孝標廣絶交論陸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遊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顔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顔淵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原注 周憲王諱有燉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鞏氏竟自經以殉諡貞烈以一品禮葬之）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先生與人書曰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又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闕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雲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原注 深）所記劉文靖（原注 健）告吉士之言空同（原注 李夢陽）大以爲不平矣（原注 見停驂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楊氏曰永叔長文章故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君謨長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屬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

先生與友人書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一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槪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揚

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原注：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九錫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與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原注：穆王作冏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原注：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間次序亦不爲無意）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爲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楊氏曰希草貶子瞻制擲筆而起曰今日壞卻名節矣）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楊氏曰廣嘗事桓靈寶不可與淵明比）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苛矣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于菩提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楊氏曰唐僖宗光啓二年出奔朱玫立襄王）逼李拯爲翰林學士拯既汙僞署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爲詩曰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拯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卽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

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錢氏曰〕釋子之語錄始于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刑部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之語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原注〕葉水心言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柰微之識碔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傳元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揚雄擬易而作太元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日拙者矣〔原注〕世說王隱論揚雄太元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原注〕如絳守居園池記以東西二字平書而改爲甲辛殊爲吳人之呼虞與吳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原注〕胡續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下曰七姓劉氏時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

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原注〕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錢氏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亦非通論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楊氏曰〕大凡意見最害事子京立意尚簡遂有不當簡而簡者要之新唐書體例自佳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原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虯之語〔楊氏曰〕宋史又太繁一帝之紀乃至九卷豈復成體例乎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嗤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

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自不知孰為古孰為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為之太息書以為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瑯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概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應科乞正疏體疏纂二條云二戒沿襲如稱輔臣不曰王家屏沈鯉而曰山陰歸德不曰高拱張居正而曰新鄭江陵又或稱官及地方不曰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戶部郎中工部員外而曰度支郎將作官屬不曰北直南直浙江雲貴而曰燕吳豫章越滇黔諸如此類沿襲已久必竟當以為戒）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今此應為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己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為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為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為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襄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敍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旣久刻本之存者或脫爛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敍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穎〔原注〕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淸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蝂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楊氏曰〕段太尉逸事狀此欲上之史館者則用行狀之例豈可云傳乎〔姚鼐曰〕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平生賢否　國朝實錄不紀臣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司之掌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碩儒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

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原注〕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曰劉乂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原注〕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原注〕邕本傳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原注〕侯鯖錄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輩戲言書時風俗可見矣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籍面題曰利市〔原注〕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譔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原注〕趙氏曰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為制戲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字所由昉宋時并著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之語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贈百金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數及萬緡賜硯尤奇草制尚有恩賜則臣下例有饋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有定制然韓昌黎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錢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譔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書使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譔進後例得貺遺若黽俛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餽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為朝野通行之例矣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譔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客餽者之陋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胄譔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

不敢責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徭褫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楊氏曰〕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矣此處或有已甚所謂溢惡溢美自古爲然也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原注〕崔林玉靈摘此爲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原注〕仲文爲桓元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溫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木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楊氏曰〕莊子孔子見孫叔敖又云莊子見魯哀公年代闊遠古人作文既多寓言便不論也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彊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改之謝皐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楊氏曰〕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云顏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原注〕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閒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䜿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

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日知錄集釋卷十九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書為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梁氏云：衛世家，周平王命武公為公。東遷以後諸侯於其國皆稱公，但未有天子命諸侯為公者，武公蓋入為王卿士耳。）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書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左暄曰：春秋時諸大國皆僭稱公，其稱侯伯子男者不過諸小國耳。夫子作春秋，凡會盟征伐必據本爵書之，不以其僭公也，而稱之為公，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於葬則凡侯伯子男皆書公，惟桓十七年書癸巳葬蔡桓侯[illegible]，曰其爵侯，蓋蔡季之賢謂諡於王也。凡諸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記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諸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也。又有始而稱侯繼而稱子者，如春秋隱七年書滕侯卒，桓二年書滕子來朝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者，如隱十一年書薛侯來朝，昭三十一年書薛伯卒是也。有始而稱侯繼而稱伯稱子，復稱伯又稱子者，如桓二年書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文十二年復書杞伯來朝，襄二十九年又書杞子來盟是也。杜征南、楊氏士勛、鄭氏樵、葉氏夢得以為或時王所黜，程氏可久、朱子以為或因子大國之貢賦，而自貶皆不可知，而闕夫子以[illegible]進退予奪之則非矣。）

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原注：西都賦李善注：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紀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事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而光武則置三公。（原注：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僞與！（原注：若鄭端簡名臣記無一人不稱公，非史體也。錢氏曰：王介甫臨川集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太常博士曾公、工部郎中傅公、員外郎郭公、郎中周公、郎中葛公、司封郎中孫公、侍御史王公墓志。）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有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爵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原注：漢書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

公商公期思公並邊中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原注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公戰國策楚人有宛公新城公）而秦有麃公（原注索隱曰蓋麃邑公史失其姓名）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原注左傳齊亦有邢公棠公〔汝成案〕春秋時齊有棠公襄二十五年傳正義曰楚僭號王故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曰公傳卽因而言之猶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邢公之稱義亦猶彼）此縣公之公也（原注御史監郡者亦稱監公見曹相國世家）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汝成案陳留志云園公姓庚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是二人自有姓名與字非失之也年遠說繁或出附會然史云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某某似非失其名而公之者豈太史公以四人皆樂鄉滑稽因從其自號而書之以著高尚耶又以園稱陳留者舊傳自序十一園公為秦博士有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王霸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園公神坐園公神胙机蓋園卿圃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鄭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卿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雖是二人又姓園與黃第漢哀帝元壽二年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孝惠時未有是名園稱所述恐不足據仲翔之言或亦因其自號為姓云）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毋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邽翟公酷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滕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進父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原注史記高帝紀呂公（原注）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劭曰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並不注）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錢氏曰太史公官名遷父子相繼為之非尊為其父也史記惟自敘前半及封禪書中有稱其父為太史公者其餘皆遷自稱〔又曰〕衛宏漢官儀言位在丞相上宏漢人其言可信而後人多疑之予謂位在丞相上者謂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職任尊于丞相也）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帝謂馮唐公奈何衆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睢宏傳東平嬴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

漢書何武傳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种暠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壽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闌人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鄭述祖傳少時

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汝成案〕洪氏隸釋漢吳仲山碑云漢故民吳仲山碑文稱吳公仲山則無官者亦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爲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爲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爲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育嘗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沈氏曰〕格論云竊以爲在今日與人書札詩辭不妨一二徇俗若爲誌狀則非己之先人及官三品以上者不當稱公其無位則曰先生可也此正名之義作史者所當知也

史記晁錯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爲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琛公法琛也林公道林也遠公慧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原注〕古沙門皆稱名世說言安法汰珠玉於前賦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復公之矣〔張大令曰〕其實不盡然如支道林名遁道林其字也而人以林公呼之是未嘗不以字稱公豈必梁陳以下哉又魏懿曰支郎眼中黃謂高僧支謙也是僧又可呼郎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謚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鄉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之口〔原注〕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硩蔟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原注〕卽閼字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

歲在涒灘秋甲子朔賈誼鵩賦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原注〕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元黓困敦亦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遠周厲王疑年莊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士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是也〔趙氏曰〕天文志甲乙海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則又分配于十二分野矣律歷志又有太歲在子太歲在丑之文則亦以之紀歲矣建子建丑建寅之異其朔則亦以之紀月矣漢書五行志有日加巳日加未之語則亦以之紀時矣此皆在新莽以前不得謂自莽始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原注〕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材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爲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原注〕李壽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屬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以甲子名歲者僅此兩見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巳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誄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原注〕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日書言辛亥而冒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晉惠帝時盧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弑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汝成案〕儒林杜夷傳嵩作嶽

唐人有以祿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祿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鍾鼎之文則不盡

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原注：大雅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毋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錫□貝朋用作毋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二年則繆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名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原注：如溴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原注：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與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

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楊氏曰有追言之者其日月本闕追幷其事于此如既而悔之之類）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
書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滻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
也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
衞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
而後外也（原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一是卽書一是追書卽書者紀事之體追書者承赴之體
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
二事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
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
章句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爲陬言己
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
也或謂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
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
月日者哉（原注）長洲文待詔徵明以庚寅歲生刻一印章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日也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
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
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
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原注）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幷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謝肇淛五雜組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
（原注）桓公六年三時不害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
歲時日月星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
不勝月歲不勝時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歷法
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
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
見於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
曰宵見於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見於書曰朝時
曰日中曰夕時曰雞初鳴曰日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
朝曰晝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見於禮（原注）爾雅
疏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曰雞鳴曰日中曰晝曰日下昃曰日旰
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曰晝曰薄暮曰黃
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項王乃西從
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后紀八
月庚申日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餔時遂擊產
彭越傳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
傳日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
過半晡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
邑王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餔時

至定陶東方朔傳徼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日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中而旦是也〔原注〕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沈氏曰〕公羊傳定八年至乎日若時而出穀梁傳莊七年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曰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原注〕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所以然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沈氏曰〕通鑑注一更爲甲夜二更爲乙夜三更爲丙夜四更爲丁夜五更爲戊夜〔左暄曰〕按漢儀凡中官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衞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盡相傳盡五更而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官有太子率更令古注掌知漏刻故曰率更秦時已以率更名官則更之名疑不始於漢魏也〔又曰〕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囂譁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是更之有點點亦由來久也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有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徼行以夜漏上十刻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原注〕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時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沈氏曰〕格論十二下有時字始見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沈氏曰〕格論考之史記以下無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餔餔至下餔下餔至日入〔沈氏曰〕通鑑晉安帝義熙八年冬十月己未鎮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注曰日加申爲晡中晡正申時也申末爲下晡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亦注云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原注〕王冰注以日昳爲土王下晡爲金王又有曰四季者注云土王是今人所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曰時加日出時加雞鳴時加日昳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爲時後漢書隗囂傳至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潰耿弇傳人定時步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時

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爲十五時而卜楚丘以爲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之也（楊氏曰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人之所爲乎）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僞譔入之也（楊氏曰此又辨古書以從己說未免臆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曰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爲子時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曰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原注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袁充上表稱寶歷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按咸寀表元文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大地之心傳仁壽之理並下疑脫字不當以並同絕句）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卽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繁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楊氏曰朔是合朔古人有日食在晦者則古歷合朔不專在一日故又云一日）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僞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爲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

以是年爲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檮杌存則必以是年爲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卽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代遼金並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原注）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 且王莽簒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爲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楊氏曰）最參錯莫如十大國書欲作一年表頃與方陵言之（錢氏曰）然則明太祖紀書以龍鳳紀年可無疑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原注）楚元王傳亦云 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爲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原注）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鑊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甗鑊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原注）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 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宜書二十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之能守古法也（原注）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魏甚爲得體然其他傳復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二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

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元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棼錯乃䂓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於昭公三十二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爲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三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楊氏曰史家已云尊帝爲太上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紀年號者乎近於言之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事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後人因謂之革除耳（沈氏曰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三年九月禮官范謙等因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覆奏宜命史局于高廟實錄終摘洪武三十二年建三十五年遺事復稱建文年號轉爲少帝本紀詔以建文事蹟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成祖初書有旨稱建文爲少帝故禮官云然萬歷十六年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並奏上從禮臣沈鯉議改正附錄一事聖安紀事云崇禎十七年七月戊子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上建文帝諡曰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廟號代宗蓋從禮臣顧錫疇所擬）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沈氏曰禮未踰年不改元歷代遵之光宗一月而崩猶在萬歷四十八年熹宗既即位明歲當改爲天啓之元年登極以後不稱泰昌則光宗之紀年廢矣于是用其臣議自八月朔至十二月終俱稱泰昌元年如唐順宗永貞年號附于德宗貞元後之例〔楊氏曰〕正當分注還以初元號爲主如萬歷四十八年下注云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直稱元年八月〔沈氏又曰〕神宗實錄萬歷廿二年八月癸酉禮科左給事中孫羽侯條奏纂修正史議本紀則建文景泰兩朝宜詳稽故實創立二紀勿使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其德懿熙仁四祖之發祥固當列高廟紀首而獻皇帝廟號雖崇神器未履宜遵前例冠于世廟本紀以體追王之心兼列傳則實錄並列矣悉皆書不得序達官而遺卑秩褒高賢而漏巨奸至如以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立是非剌謬亟當改正之也）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

太和也後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改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爲一稱（原注）天啓六年鄧疏稱正統正德爲二正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 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歷啓禎更爲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爲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砥磭於青霄是恆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爲皞濟（原注）僖二十一年史記以黃帝老子爲黃老（原注）曹相國世家張釋之田叔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子爲喬松（原注）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爲伊筦（原注）鄒陽傳以絳侯灌嬰爲絳灌（原注）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請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禮兩得至於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原注）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楊氏曰內自有當年改元者如苻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改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爲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溍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爲元年後人追紀之爲中爲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爲後（錢氏曰吳仁傑謂後元乃承征和而言本云征和後元年耳其說可從）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

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譔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錢氏曰茂貞於唐昭宗時已封秦王通鑑謂茂貞自稱岐王者誤也）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追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譔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原注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二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爲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錢氏曰春秋時閏不皆在歲終汝成案其說詳見四卷閏月條）自太初歷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爲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卽位

史書人君未卽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於言爲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二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爲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爲南兗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原注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爲保衡至太甲時始爲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爲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錢氏曰〕耿弇傳馬武傳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原注〕今順天府保定縣爲小保定寧國府太平縣爲小太平〔錢氏曰〕晉書陶回傳吳志呂範傳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沈氏曰〕格論于此下又云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法書直書其縣猶河承豐之類法書并繫其府而宋史圖爲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謝中丞曰〕伏見江西省吉安廣信二府所屬皆有永豐縣其印信篆文同一字樣共在一省之中而有相同之印信姦徒假借以此縣所用印信牒混於彼縣恐一時難辨易滋弊端至此外江省州縣又有同名於各省者如江省有寧州而陝西雲南所屬皆有寧州江省有長寧縣而奉天四川廣東所屬皆有長寧縣江省有新城縣而直隸山東浙江所屬皆有新城縣江省有龍泉縣而浙江貴州所屬皆有龍泉縣再如江省有新昌縣而浙江亦有新昌縣江省有德化縣而福建亦有德化縣江省有安仁縣而湖南亦有安仁縣江省有廣昌縣而山西亦有廣昌縣江省有石城縣而廣東亦有石城縣江省有興安縣而廣西亦有興安縣江省有永寧縣而貴州亦有永寧縣其他各省之州與州同名縣與縣同名者併有府與府同名者如奸徒有意作弊則借此影射稱省更無從辨察皆應別改嘉名也〔汝成案〕今天下各省府州縣同名者不止此如府則有太平府安徽與廣西同州則有忠州四川與廣西南寧府同通州直隸順天府與江蘇同開州直隸大名府與貴州貴陽府同永寧州山西汾州府與廣西桂林府貴州安順府同趙州直隸與雲南大理府同縣則有會同縣湖南靖州與廣東瓊州府同寶豐縣河南汝州與甘肅寧夏府同海豐縣山東武定州與廣東惠州府同瀘溪縣江西建昌府與湖南辰州府同清溪縣四川雅州府與貴州思州府同鳳臺縣安徽鳳陽府與山西澤州府同桃源縣江蘇淮安府與湖南常德府同龍門縣直隸宣化府與廣東廣州府同石門縣浙江嘉興府與湖南澧州同東安縣直隸順天府與湖南永州府廣東羅定州同新安縣直隸保定府與河南河南府廣東廣州府同樂安縣江西撫州府與山東青州府同永安縣福建延平府與廣東惠州府同甘泉縣江蘇揚州府與陝西延安府同石泉縣陝西興安府與四川龍安府同清河縣直隸廣平府與江蘇淮安府同太和縣安徽潁州府與雲南大理府同山陽縣江蘇淮安府與陝西商州同寧陽縣山東兗州府與廣東潮州府同東鄉縣江西撫州府與四川綏定府同寧鄉縣湖南長沙府與山西汾州府同宜川縣陝西延安府與江西南康府同唐縣直隸保定府與河南南陽府同太平縣安徽寧國府與浙江台州府山西平陽府四川綏定府同安平縣直隸深州與貴州安順府同樂平縣江西饒州府與山西平定州同鎮平縣河南南陽府與廣東嘉應州同清平縣山東東昌府與貴州都勻府同華亭縣江蘇松江府與甘肅平涼府同西寧縣直隸宣化府與甘肅西寧府廣東羅定州同廣寧縣　盛京錦州府與廣東肇慶府同武寧縣江西南昌府與湖南常德府同咸寧縣湖北武昌府與陝西西安府同新寧縣湖南寶慶府與四川綏定府廣東廣州府同興寧縣湖南郴州府與廣東嘉應州同大寧縣山西隰州與四川夔州府同山陰縣浙江紹興府與山西大同府同三水縣陝西邠州與廣東廣州府同建始縣湖北施南府與四川夔州府同寧海縣　盛京奉天府與浙江台州府同寧遠縣湖南永州府與甘肅鞏昌府同懷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榆林府廣西柳州府同定遠縣安徽鳳陽府與陝西漢中府四川重慶府雲南楚雄府同安遠縣江西贛州府與湖北荊門州同宣化縣直隸宣化府與廣西南寧府同昌化縣浙江杭州府與廣東瓊州府同安化縣湖南長沙府與甘肅慶陽府貴州思南府同永定縣福建汀州府與湖南澧州同安定縣陝西延安府與甘肅鞏昌府同安福縣江西吉安府與湖南澧州同永福縣福建福州府與廣西桂林府同長樂縣福建福州府與湖北宜昌府廣東嘉應州同建德縣安徽池州府與浙江嚴州府同而謝疏之與今異者如寧州甘肅慶陽府與雲南臨安府同疏乃無甘肅而有江西陝西廣昌縣直隸易州與江西建昌府同疏乃無直隸而有山西永寧縣江西吉安府與河南河南府四川敘永廳同疏乃有貴州而無河南四川長寧縣江西贛州府與四川敘州府廣東惠州府同疏乃又有奉天攺之于今皆不合稱去百年沿革攸殊而今制于府州縣之同名者印文各加省名某某以別之是亦無慮姦徒之作弊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爲章陵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此未當當曰東垣人

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爲眞定儒林傳漢輿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爲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楊氏曰等見魏建安爲郡此郡未然孝若焉妙才會）（孫猶可也小顏於音注姓字文穎下亦云魏建安中則非）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擧則別之曰侍人賈擧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二婁室曰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爲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與進於學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元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記中所指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爲嫌

引書用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原注成二年）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錢氏曰譏訶古人始於宋書曾子固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

宋洪邁從孫偉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

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原注）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己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爲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晜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爲姒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作詩之旨

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故詩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淫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

唐白居易與元微之書曰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又自敘其詩關於美刺者謂之諷諭詩自比於梁鴻五噫之作而謂好其詩者鄧魴唐衢俱死吾與足下又困躓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邪嗟乎可謂知立言之旨者矣

晉葛洪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臯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為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堯命歷而無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詩不聞後世之人議其劣於舜與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統乃其事在六經而所自為歌止於龜山彼婦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與夫我則不暇與

宋邵博聞見後錄曰李習之與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於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譏也（原注石林詩話人之才力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為之者也）尹師魯與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於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譏也

五子之歌適得五章以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見耳

渭陽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晉公子無一言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贈申伯烝民之詩以贈仲山甫韓奕之詩以贈韓侯而二人者不聞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詩不以無和答為嫌

詩題

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竝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賚若般皆廟之樂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無有也（原注雨無正篇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竝無題郊祀歌鐃歌曲各以篇首字為題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雜詩而不必同其義則亦猶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詩取士始有命題分韻之法而詩學衰矣

杜子美詩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見李生久則以不見名篇近聞犬戎遠遁逃則以近聞名篇往在西京

時則以往在名篇歷歷開元事則以歷歷名篇自平宮中呂太一則以自平名篇客從南溟來則以客從名篇皆取首二字爲題全無意義頗得古人之體

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原注古人但謂之音不謂之韻今姑從俗名之耳）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者獨閟宮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韻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於義必有不達故末四句轉一韻是知以韻從我者古人之詩也以我從韻者今人之詩也自杜拾遺韓吏部未免此病也

葉少蘊石林詩話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不可爲不知者言也（楊氏曰石林此論是言詩不宜過長耳不論韓杜古詩惟焦仲卿妻一篇最長後人不敢措手）

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唐以下人有強用一韻中字幾盡者有用險韻者有次人韻者皆是立意以此見巧便非詩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彖象傳其用韻有多有少未嘗一律亦有無韻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韻無字則及他韻他韻不協則竟單行聖人無必無固于文見之矣

詩有無韻之句

詩以義爲主音從之必盡一韻無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韻又不得於他韻則寧無韻苟其義之至當而不可以他字易則無韻不害漢以上往往有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原注杜甫石壕吏詩）兩韻也至當不可易下句云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則無韻矣亦至當不可易（錢氏曰真文至元寒通非無韻也）古辭紫騮馬歌中有春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二句無韻李太白天馬歌中有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二句無韻野田黃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無韻行行且遊獵篇首二句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無韻

五經中多有用韻

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沈氏曰救文格論瞻彼洛矣二句作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思齊上有無射大東之首章七字）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爲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于用韻也（錢氏曰文言繫詞亦多有韻之句）尚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又如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凡此之類在秦漢以前諸子書並有之太史公作贊亦時一用韻而漢人樂府詩反有不用韻者（沈氏曰此下數文格論有至東漢以下始以有韻無韻爲詩文之別截然爲二而文亦日以衰）

易韻

易之有韻自文王始也凡卦辭之繫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則辭愈繁而愈多用韻疑古卜辭當用韻若春秋傳所載懿氏之繇姜嬀京驪姬之渝攘猶臭伯姬之衁貺饋相姬旗師丘孤弧姑逋家虛鄢陵之繇目孫文子之陵雄衞侯之羊亡實踰又如國語所載晉獻公之骨猾捽史記所載漢文帝之庚王光漢書元后傳所載晉史之雄乘崩與皆韻也故孔子作彖象傳用韻蓋本經有韻而傳亦韻此見聖人述而不作以古爲師而不苟也（原注郭璞注爾雅釋訓篇本經有韻注亦用韻錢氏曰王逸注楚詞卜居漁父篇亦用韻）彖象傳猶今之箋注者析字分句以爲訓也繫辭文言以下猶今之箋注於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書之義而通論之也故其體不同

古詩用韻之法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卽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魚

麗之前二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閒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先生音學五書序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于六書其人皆出于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于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于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皐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于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譔爲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錢氏曰〕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唯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法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併爲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併韻之咎歸之劉淵今劉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劉不過刊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曩于吳門黃孝廉丕烈家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譔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偶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又曰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謂者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爲一百七韻陸時夫又并上聲拯韻入迥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於迥韻則亦不始于時夫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于中而旁通其說于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三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湻古者〔錢氏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韋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古今音殊之證但劉韋皆言古音而說正相反實則劉是而韋非蓋宏嗣生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遂疑車當讀尺奢切不知讀華爲呼瓜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于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

句乃林反所云協句卽古音也陸德明釋文協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于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諧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己有韻書故于今韻不收者謂之協韻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合猶協也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然言叶韻不如言古音蓋叶韻以今韻為宗强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自有正音也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傳訓詁其理一貫漢魏以降方俗遷變而聲音文字漸不相應獨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讀高出毛奇齡輩萬倍而大有功于藝林者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者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韻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轉無方正音可分別部居韻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泥聲相近故韻从鮮而入歌韻難又與泥相近故韻從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二部之字盡合于寒桓也宗與尊相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監相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鞏與固相近故瞻卬詩以鞏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合于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為身卽讀躬如身詩無遏爾躬與天為韻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與鄰韻非韻真先之字蓋合東鍾也廣韻為溱說文以溱為潧之古文非陽庚之字盡合屋沃也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卽潧轉音不可據說文糾詩之失韻據詩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潧溱相轉而謂烝真之字盡可通也夫潧與增皆曾聲毛傳于閟宮烝徒增增云眾也此不足釋訓正文而于小雅室家溱溱亦云眾也文異而義不異不獨假其音并假其字古人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音為協固可如以正音為協則顛倒甚矣顧氏謂一字止一音于古人異讀者輒指為方音固失而于音之正者斟酌尤當其論入聲尤中肯綮後有作者莫出其範圍也〔又曰〕音韻真諄為一類耕清為一類而孔子贊易往往互用顧氏因謂五方之音雖聖人不能改此一孔之見也夫七月末章已有岐音猶廟一什半疑無韻非無韻也古音久而失傳耳依形尋聲雖常人以為推求轉注假借非達人不能通變所疑于象可傳者不通民平天鴻諸字此古人變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泯而一之民冥聲相近故屯象以韻正讀民如冥也平便聲相近故觀象以韻實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相近故訟象以韻成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相近故乾象以韻形成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于維清之匣成禎烈文之訓刑夫于亦猶行古之道而已古訓膺為胸有壅音說文膺胸也釋名膺壅也蒙象以應韻中功比象以應韻中窮亦韻應

為壅也未讀象以極與正韻文公疑作敬顧氏以非韻置之于韻極從巫巫敬聲相近廣韻巫敬也方言自關而西凡相教愛謂之巫則朱說非無稽但不必破字耳革象以炳蔚君為韻按說文蔚讀若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君威同音則尉與君諧而炳彪聲亦相近蓋讀炳如彪也說文彪虎文彪也與易義相應是易固有作彪字者矣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變聲字良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韻則正凶可韻也象傳不韻之句獨此三卦今以變聲通之則渙然釋矣顧氏不知轉音有打格不入者則謂之方音不然也如實神實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象用之此正不拘方音之語民平天淵義亦猶是三百篇多以命與申韻易傳則以命與貞正韻是有兩音說文命从令聲令本真先類也詩題彼脊令與鳴征韻逸詩講事不令與挻扃定韻節南山以韻騁桑扈以韻屏楚詞大招以命與盛定韻此令可兩讀也周頌以時周之命與我徂維求定為韻抑訏謨疊韻定命亦疊韻此命可兩讀也乾象傳讀命為眉病切于姤象傳讀爾吝切亦兼用二音以方音叶之非也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稼之地與瓦韻不與韻韻引易繫詞俯則觀法于地與宜韻諧之愚謂此本非韻卽以韻求烏知不與物卦協乎說文地作墜元命包云地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取从也之音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地韻晦也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秦本紀瑯邪刻石文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西曹地忍之亦讀地為第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為徒二反者誤顧氏論古音以偏旁得聲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从斤為古音則近亦从斤乃援詩會言近止與偕還韻讀古音記改入志韻何耶凡字有正音轉音近既从斤當以其隨切為正其讀如幾者轉也如碩人其頎亦頎之轉音禮記頎乎其至讀為懇者乃正音耳債从育而與盼韻容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宣韻淑从叔而與逑韻皆非正音禮記相近于坎壇鄭康成讀相近為禱祈祈未必不可讀為近也三百篇用韻之字不及千名為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者為正宜其讀讎矣仇从九聲古讀九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逑置以仇韻達顧氏不知九有二音乃謂仇當有二音如毋戎與難之類然三百篇中亦不過四五字而已予謂轉音之字甚多七月之陰雲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膠車攻之調同桑柔之瞻文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毛公詁訓傳每寫聲于義雖不破字而未嘗不轉音小旻之是用不集訓集為就卽轉从就音鴛鴦之秣之摧之訓摧為莝卽轉从莝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為固卽轉从固音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為此卽轉从此音聲

讀義轉無不可讀之詩矣義字書先其源源同則流不異求本妾字備爲求與之讀求所讃相近故
又有裘之切之音後人于求加衣仍取求舉弁衣聲也求妾一字讀氏新而二之且同一从求之字
而讀[illegible]爲渠之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巨[illegible]切同一从九之字面讀仇爲渠之切[illegible]爲居求切不如求九元有二
音也貫从袁聲故字之从貫者皆在山仙讀而[illegible]行賈貫乃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之正音[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之
轉音也黍稷字本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生民首章稷與風育音讀如稷者[illegible]音也[illegible]今以[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子
偣老則與邕[illegible][illegible]考[illegible]翟[illegible]翟字或作狄狄有[illegible]音正與邕協是翟有兩音也翟與勇皆从白聲三
百篇中勇與谷[illegible]亦與音卑[illegible][illegible]與時[illegible]亦與里哉敘爲从正音[illegible]从[illegible]音也如一字不妨敘音[illegible]
其[illegible]爲正[illegible]爲[illegible]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illegible]之音然後無疑于易之音也毛詩不[illegible]字有[illegible]音大雅
倪天之妹[illegible]詩倪作[illegible][illegible]毛[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小雅外棠其[illegible]左傳而作亦而毛亦則[illegible]爲[illegible]
讀[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也[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如[illegible]矣鄭國方東衛今毛不面甲讀說文有[illegible]
毛亦[illegible]爲辨鄭[illegible]如辨小[illegible]神之[illegible]夫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與賀[illegible]是讀爲至也毛[illegible][illegible]字其說由于王[illegible]
肅欲與鄭立異故于[illegible]所後字必[illegible][illegible]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申毛未壹得毛音也[illegible]以乞經證之[illegible]正音如[illegible]
而書乃應載敬从讀音說文讀古文作應弁之正音近貫喬鳳與變弁讀面屑從弁人皆弁爲覆說
文[illegible]或作弁[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轉弁[illegible]以[illegible]轉此古經轉音之[illegible][illegible]晉以[illegible]此[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多室[illegible]矣大
雅[illegible]讀定命四句[illegible]氏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樂于[illegible]鳥[illegible]告字並古沃切與則音不相近說文[illegible]急告之甚
也急告爲贊聲白究適[illegible]者[illegible]也亟與急通故[illegible]有極調楚芙以告讀讀成位抑以告[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調以告[illegible]或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告[illegible]亟也[illegible]如[illegible]者正音讀如亟者[illegible]音[illegible]氏拘于定音于楚芙云不
入讀于抑[illegible]直云無[illegible]豈其然乎詩日月告凶[illegible]書引作[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亦以[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讀則告有亟
音又何[illegible][illegible]故从告之字亦可[illegible][illegible]小子有逵與士讀[illegible]爲王之逵與[illegible]介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論詩母字
凡十七見其十大皆[illegible][illegible]以切惟[illegible][illegible]二章與雨韻而易豫調如讀父母與陵[illegible]故[illegible]是有二音要
當以[illegible]以切爲正不如古者[illegible]如[illegible]此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illegible]音也三百篇[illegible]字四見皆與今音
[illegible][illegible]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从毋[illegible]惟毋有[illegible]音故[illegible]可人歸[illegible]鄭因洗沂[illegible]其條理狄然不素[illegible]氏不如音
有正有[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音爲者故于此[illegible]來甚桐曉方

古人不忌重韻

杜子美作飲中八僊歌用二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爲八章以爲必分爲八而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注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唯用二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原注[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禮祭侯[illegible]惟若[illegible]侯昇或若女不[illegible]侯左[illegible][illegible]叔引[illegible]四大[illegible]昇[illegible][illegible]其昇曾子[illegible]引志聖違[illegible]大守[illegible]下失節晏子引[illegible]非宅是卜惟[illegible]是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皆古人以本字自爲韻者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原注[illegible]鬚字在下句末三見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寧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隤日一首二歸字張協雜詩黑蜧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擬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二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

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諸葛孔明梁父吟二云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當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用二省字〔楊氏曰此二省字不同一省禁之省一省身之省也〕

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盧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園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原注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重用二名字推之律詩則爲非體〕

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兮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換一字

七言之始

昔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詩余考七言之興自漢以前固多有之如靈樞經刺節眞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徐來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宋玉神女賦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此皆七言之祖〔楊氏曰道德經已有之如視之不見名曰希是也〕素問八正神明論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其文絕似荀子成相篇〔楊氏曰成相篇體不如是〕

一言

緇衣二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還字一句若曰敝予還予則言之不順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爲詩也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一句吳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詩

古人未有之格

語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詩而四字皆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莊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二章章各二句而合爲一韻古未之有也始見於孟嘗君傳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古詩有八言者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是也〔趙氏曰舊唐書盧羣

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調之曰祥瓏不在鳳皇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節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此則通首八言又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之類則不過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然無用爲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於歌也長則意多冗字多懈其於文也亦難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則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詩之本義也〔原注〕正義引顏延之云詩體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知此義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從來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爲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漢人所以難之也〔楊氏曰〕漢人郊祀樂歌事五帝用成數則金天白帝九言太昊青帝八言

詩用疊字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賾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卽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及之者

次韻

今人作詩動必次韻以此爲難以此爲巧吾謂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詩言之平聲通用三十韻之中任用一韻而必無他韻可易一韻數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無他字可易名爲易其實難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湊足之文或未順則曰牽於韻爾意或未滿則曰束於韻爾用事遣辭小見新巧卽可擅場名爲難其實易矣夫其巧於和人者其胸中本無詩而拙於自言者也故難易巧拙之論破而次韻之風可少衰也

嚴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鬬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啓曰稹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閒爲詩者或相倣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顚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是知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而當時卽已取譏於人今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矣

歐陽公集古錄論唐薛華倡和詩曰〔原注〕唐書薛華河中寶鼎人長於詩其聞馮宿馮定李紳皆唐顯人靈澈以詩名後世然詩皆不及華蓋倡者得於自然和者牽於强作可

謂知言

朱子答謝成之書謂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凡詩不束於韻而能盡其意勝於爲韻束而意不盡且或無其意而牽入他意以足其韻者千萬也故韻律之道疏密適中爲上不然則寧疏無密文能發意則韻雖疏不害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原注〕漢書言削五縣僅有八城 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原注〕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體代降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倣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書法詩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皆八分書者是今之真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皇朝文鑑〔楊氏曰〕呂成公宋文鑑殊多律體顧氏言之幽辨〔又曰〕嘗病伯恭選詩如人名藥名郡名詩皆入選近於村陋 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體之詩皆不收是今之

律詩不足爲詩也今人將緣真書以窺八分緣律詩以學古體是從事於古人之所賤者而求其所最工豈不難哉

鄭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爲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詩人改古事

陳思王上書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謂赦盜馬秦穆公事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趙至與嵇茂齊書梁生適越登岳長謠梁鴻本適吳而以爲越者吳爲越所滅也謝靈運詩弦高犒晉師仲連郤秦軍弦高所犒者秦師而改爲晉以避下秦字則舛而陋矣李太白行路難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安足道杜子美諸將詩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改黃犬爲蒼鷹改玉盌爲金盌亦同此病

自漢以來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本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梁氏曰余考樊酈滕灌傳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高祖也）

庚子山賦誤

庚子山枯樹賦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西京賦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是災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漢也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梁氏曰說文邑部邪字解南陽舞陰亭徐鍇繫傳漢志有別栩陽亭賦邪假借似今本漢書脫亭字子山不誤）

于仲文詩誤

隋于仲文詩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按漢書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原注景駒注文穎曰楚族景氏駒名）王逸楚辭章句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然則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爲入楚豈非梁陳已下之人但事辭章而不詳典據故邪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貶此用孟子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與此一類

李太白詩誤

李太白詩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按史記言匈奴左方王將直上谷以東右方王將直上郡以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漢書言呼韓邪單于自請留居光祿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原注今在河套內）後單于竟北歸庭乃知漢與匈奴往來之道大抵從雲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賦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而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

太白誤矣顏氏家訓謂文章地理必須愜當其論梁簡文雁門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注黃龍東流白馬沈存中論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謂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蓋有同者

梁徐悱登琅邪城詩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樓蘭爲西域之國在玉門關外卽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無論也〔楊氏曰〕琅邪城在建康此言北觀來使烽火告警自北而西也

郭璞賦誤

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淮泗並不入江豈因孟子而誤邪〔楊氏曰〕括包本不言入

陸機文誤

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乃不攷史書之誤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後於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則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乃太上皇崩之誤文重書而未刪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並無皇媼〔楊氏曰〕高祖母則死矣太公能禁其無歸乎漢書項羽傳云歸漢王父母妻子

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爲字也以文爲字乃始於史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原注〕孝經援神契亦有此語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原注〕三國志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錢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後魏世祖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詔書引孔子名不正則事不成之語江式論書表亦引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漢儒相承之訓詁

許氏說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書謂之文隸書謂之字張揖上博雅表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唐元度九經字樣序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則通謂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爲字矣二漢以上言音不言韻周容沈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古文

古時文字不一如漢汾陰宮鼎其蓋銘曰汾陰供官銅鼎蓋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銘曰汾陰供官銅鼎二十枚二十字作廾其末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銘三見而三不同自唐以後文字日繁不得不歸一律而古書之不復通者多矣

說文〔攷成案〕說文容有拘牽譌闕然其詁訓精微音轉義通既從古經復多互文未達其指則牴梧生矣

自隸書以來其能發明六書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於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叔重說文之功爲大後之學者一點一畫莫不奉之爲規矩而愚以爲亦有不盡然者且以六經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傳毛萇孔安國鄭衆馬融諸儒之訓而未必盡合況叔重生於東京之中世所本者不過劉歆賈逵杜林徐巡等十餘人之說(原注)楊愼六書索隱序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官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喬說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而以爲盡得古人之意然與否與一也五經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傳寫人人各異今其書所收率多異字而以今經校之則說文爲短又一書之中有兩引而其文各異者(原注)如汜下引詩江有汜洍下引詩江有洍逑下引書旁逑孱功僝下引書旁救僝功巹下引詩赤舄己己掔下引詩赤舄掔掔後之讀者將何所從二也(原注)鄭元嘗駁許愼五經異義顏氏家訓亦云說文中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流傳既久豈無脫漏卽徐鉉亦謂篆書堙替日久錯亂遺脫不可悉究今謂此書所闕者必古人所無別指一字以當之(原注)如說文無劉字後人以鎦字當之無由字以粤字當之無免字以絻字當之改經典而就說文支離回互三也今舉其一二評之如秦宋薛皆國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爲居薛从辛爲辠此何理也費誓之費改爲棐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坺訓爲臿土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此何理也貉之爲言惡也視犬之字如畫狗狗叩也豈孔子之言乎訓有則曰不宜有也春秋書曰有食之訓郭則曰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不幾於勦說而失其本指乎居爲法古用爲卜中童爲男有辠褱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敺禽辱爲失耕時與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不幾於穿鑿而遠於理情乎武塈師之而制字荊公廣之而作書不可謂非濫觴於許氏者矣若夫訓參爲商星(錢氏曰)說文本謂參商皆星名非訓參爲商注與本字連文古書往往如此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訓亳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書中所引樂浪事數十條而他經籍反多闕略此采摭之失其當者也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可謂善學說文者與(原注)後周書黎景熙其從祖廣太武時爲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景熙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可見魏晉以來傳受亦各不同(楊氏曰)許氏之書大要有功于小學

王莽傳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原注)食貨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卯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讖記曰卯金修德爲天子公孫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是古未嘗無劉字也(原注)趙宧光曰說文無劉字但作鐂今按漢書卯金刀之讖及古印流傳者劉姓不下數十百面竝作劉無鐂字(錢氏曰)說文竹部有劉字云从竹劉聲是本有劉字傳寫失之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遠是古未嘗無斌字也(原注)徐鉉較定說文前列斌字云是俗書

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汝成按)顏氏所見以四聲列者特李燾所編五音韻譜耳非徐鉉等所定也今鉉等所校說文原本

自一至亥五百四十部之書自毛氏汲古閣刊行以來更有小字宋本大字宋本之刻而朱竹君則以毛本重刻今不啻家有其書矣切字鉉等所加也〔原注〕趙古則六書本義曰漢以前未有反切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今說文反切乃朱翱以孫愐唐韻所加〔錢氏曰〕朱翱自造反切與唐韻反切不同趙古則非是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預裴光遠李陽冰之類亦鉉等加也又云諸家不收今附之字韻末者〔原注〕顯下亦鉉等加也〔原注〕晬字下云說文直作卒趙宧光曰詳此則本書雜出衆人之手審矣安得不蕪穢也凡參訂經傳必以本人名冠之方不混于前人耳始字說文以爲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鉉釋之以至哉坤元萬物資始不知經文乃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若用此解必從男乃合耳

說文長箋

萬歷末吳中趙凡夫宧光作說文長箋將自古相傳之五經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異於先儒乃以青青子衿爲淫奔之詩而謂衿卽衾字〔原注〕詩中元有衾字抱衾與禂錦衾爛兮〔錢氏曰〕說文衾大被此抱衾之衾也衿交衽也此子衿之衿如此類者非一其實四書尚未能成誦而引論語虎兕出於柙誤作孟子虎豹出于山〔原注〕兕下然其於六書之指不無管闚而適當喜新尚異之時此書乃盛行於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矣故舉其尤刺謬者十餘條正之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見在西安府學凡夫乃指此爲蜀本石經又云張參五經文字唐彥升九經樣字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經字法今此石經末有年月一行諸臣姓名十行大書開成二年丁巳歲凡夫豈未之見而妄指爲孟蜀邪

又云孫愐唐韻文殷二韻三聲皆分獨上聲合一咸嚴洽業二韻平入則分上去則合按今廣韻卽孫愐之遺文殷上聲之合則有之咸嚴洽業則四聲並分無併合者

切者兩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爲盜竊之竊於古未聞豈凡夫所以自名其學者邪

瓜分字見史記虞卿傳漢書賈誼傳〔原注〕戰國策注分其地如破瓜然賈誼論隔絕羌胡瓜分其地竈突字見漢書霍光傳今二云瓜當作瓜突當作窔然則鮑昭蕪城賦所謂竟瓜剖而豆分魏元同疏所謂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識字邪按張參五經文字二云突徒兀反作窔者訛〔汝成案〕說文窔突音義俱別張參蓋指窔非謂突也若漢書竈突直誤作突耳

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原注〕頭下顧長康爲虎頭將軍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原注〕乙下陸九淵號象山先生王筠梁人也而以爲晉〔原注〕霓下梁書王筠傳沈約以郊居賦示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忭今引此事謂之晉王筠約既梁人安得與晉人語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原注〕齊下此眞所謂不學牆面者與

晉獻帝醉虞侍中命扶之〔原注〕扶下按晉書虞嘯父傳爲孝武帝所親愛侍飲大醉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傳首明有孝武帝字引書者未曾全讀但見中間有貢獻之獻適與帝字相接遂以爲獻帝而不悟晉之無獻帝也萬歷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凡夫著書之人乃猶如此

恂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原注〕詢之字曰謀恂曰非恂也衎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衎〔原注〕衎之字曰樂衎說曰樂衎古曰衎音日畢反非衎也

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原注〕尾姓敦名引之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葬者以敦路為人名而又以葬為莽是劉幽州之首竟歸之於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傳韓獻子曰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霸墊二字兩引之而一作隘者古隘阨二字通用也箋乃云未詳何出野下引左傳身橫九野不知其當為九畝又穀梁傳之文而非左氏也

鶡鵙醜其飛也翪〔原注〕翪下此爾雅釋鳥文箋乃曰訓詞未詳然非後人語驄馬白州也〔原注〕驄下本之爾雅釋畜白州驠注州竅也謂馬之白尻者箋乃云未詳疑誤

中國之稱夏尚矣今以為起於唐之夏州地鄰於夷故華夷對稱曰華夏〔原注〕夏下然則書言蠻夷猾夏語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時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連勃勃建都於此自號曰夏後魏滅之而置夏州亦不始於唐也

二云唐中晚詩文始見簿字前此無之〔原注〕簿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記李廣傳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張湯傳使使八輩簿責湯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續漢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馮異傳光武署異為主簿而劉公幹詩已云沈迷簿領書回回目昏亂矣

眊字二云字不見經若言五經則不載者多矣何獨眊字若傳記史書則此字亦非僻[illegible]晉書[illegible]被羽先升注驍於背若今將軍負眊矣魏略劉備性好結眊吳志甘寧傳負眊帶鈴梁劉孝儀和昭明太子詩山風亂采眊初景麗文輈

禰衡為鼓吏作漁陽摻撾摻乃操字〔原注〕操下按後漢書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引文士傳作漁陽參撾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注云參音七紺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摻後周庾信詩玉階風轉急長城雪應闇新綬始欲縫細錦行須纂聲煩廣陵散杵急漁陽摻隋煬帝詩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成摻唐李頎詩忽然更作漁陽摻黃雲蕭條白日暗正音七紺反今以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漢人書操固有借作摻者而非此也

卭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原注〕卭下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府屬而京口則今之鎮江府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凡此書中會意之解皆京口之類也

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為分當言十分尺之一〔原注〕寸下夫古人之書豈可意為增改哉

五經古文

趙古則六書本義序曰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但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以愚考之其說殆不然按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曰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

有中古文易經而不言其所出（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言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曰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尚書而已晉書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原注）後漢書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爲熹平所刻未知所立幾經而唐初魏徵等作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原注）注云梁有十二卷則他經亦不存矣冊府元龜唐元宗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是元宗所改亦止於古文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也夫諸經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以今豈其然乎

孔安國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原注）正義曰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也更以竹簡寫之是則西漢之時所云古文者不過隸書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傳元宗所謂六體奇文蓋正始之書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書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乃延士張㚟倣呂氏所鐫本書丹刻諸石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原注）末書乾道庚寅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原注）今有廣信楊時喬所刻周易古文恐亦後人以意爲之不必有所受也

急就篇

漢魏以後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劉芳譔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爲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原注）晁氏讀書記曰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急就章故有鍾繇皇象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儒林傳劉蘭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北齊書李繪六歲未入學伺伯姊筆牘之閒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自唐以下其學漸微（原注）明初武官誥勑用二十八宿編號永樂中字畫奉旨用漢急就章字（汝成案）急就篇以前若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司馬相如凡將篇揚雄采倉頡作訓纂篇今其書雖皆不傳若許氏書中所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嗙喻之類大氏出凡將篇亦急就篇之意而急就篇唐有顏師古注宋有王伯厚注伯厚又自作姓氏急就篇皆所以便小學者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

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埭碑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譔又一卷周興嗣譔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原注陳書沈衆傳是時梁武帝製千字詩衆爲之注解是又不獨興嗣子範二人矣)乃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譔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爲之注釋今以爲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臧氏曰隋志小學類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譔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胡肅注則周氏所譔爲本蕭胡皆注周書蕭子範譔千字文則别一本也)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原注山堂考索同)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

隋書舊唐書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原注隋書文苑傳秦王俊令潘徽爲萬字文)

淳化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皆周興嗣千字文中語東觀餘論曰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歐陽公疑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而後村劉氏遂謂千字文非梁人作誤矣黃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卽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閒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原注晉書鄭袤傳帝以袤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特草上表議以從簡　梁氏曰後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尤可爲漢魏箋啓用草書之證)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旣用於檄則理容槪施於章奏蓋小學家流自古以降日趨於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爲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原注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又一說)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繇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典刑故不勝爲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北齊趙仲將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唐席豫性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胡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柳仲郢手鈔九經三史下及魏晉南北諸史皆楷小精眞無行字宋劉安世終身不作草字書尺牘未嘗使人代張觀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古人之謹重如此舊唐書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入朝元道附書與其從甥房元齡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己懼而奔叛元道坐流巂州夫草書之敝乃至是邪

金石錄

金石錄有宋公𢍰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𢍰者莫知其為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𢍰卽景公也宗均之誤為宋不必證之碑及黨錮傳卽南蠻傳云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事與本傳合而南蠻傳作宗本傳作宋其誤顯然注未及正(原注)黨錮傳注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祖父均自有傳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二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鑄印作減筆字

太原府徐溝縣有同戈驛其名本取洞渦水此水出樂平縣西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壽陽榆次至徐溝縣入汾今徐溝縣北五里洞渦河其陽有洞渦村是也水經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酈道元注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于洞渦卽是水也舊唐書昭宗紀天復元年四月氏叔琮營于洞渦驛(原注)五代史唐本紀同新唐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渦宋史曹彬傳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北漢世家李繼勳敗繼恩兵於洞渦河(原注)唯魏書地形志晉陽下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西南入汾則又作同過字異又按上文止四水或有脫漏後人減筆借書同戈字而今鑄印遂作同戈以減借之字登於印文又不但馬文淵所言成皐印點畫之訛而已今驛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驛傳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揚州府曰廣陵驛鎮江府曰京口驛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溝無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畫

古人圖畫皆指事為之使觀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時則周明堂之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原注)孔子家語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原注)王逸楚辭章句秦漢以下見於史者如周公負成王圖(原注)霍光傳成慶畫(原注)景十三王傳猶言成慶圖非成慶所畫也紂醉踞妲己圖(原注)敘傳屏風圖畫列女(原注)宋宏傳戴逵畫南都賦圖(原注)世說之類未有無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藝文志所列漢王元昌畫漢賢王圖閻立德畫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鬬雞圖閻立本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范長壽畫風俗圖醉道士圖王定畫本草訓戒圖(原注)貞觀尚方令檀智敏畫遊春戲藝圖(原注)攝武校尉殷擊章無忝畫皇朝九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輦上圖開元十八學士圖(原注)開元人董萼畫盤車圖(原注)開元人字重熙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間朝臣

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煙圖（原注：武后左尚方令）楊昇畫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畫伎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原注：並開元館畫直）談皎畫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伎女圖韓幹畫龍朔功臣圖姚宋及安祿山圖相馬圖元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原注：大梁人大府寺丞）陳宏畫安祿山圖元宗馬射圖上黨十九瑞圖（原注：永王府長史）王象畫鹵簿圖田琦畫洪崖子橘木圖（原注：德平子汝南太守）寶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鬭羊翔鳳游麟圖（原注：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諮議相國錄事參軍封陵陽公）韋鶠畫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原注：鑾子）周昉畫撲蝶按箏楊真人降真五星等圖（原注：字景元）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藹記漢公鄭祖二疏圖舒元輿記桃源圖通鑑蜀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維傳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無差自實體難工空摹易善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聞見後錄云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滅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立畫學考畫之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此近於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謝在杭五雜組曰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託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達鏁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郤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倣蓋繇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古器

洪氏隨筆謂彝器之傳春秋以來固已重之如郜鼎紀甗之類歷歷可數不知三代逸書之目湯有典寶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職祭祀出而陳之則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班諸魯公唐叔之國而赤刀宏璧天球河圖之屬陳設於成王之顧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來去不恆成虧有數是以寶珪出河（原注：左傳昭二十四年）九鼎淪泗武庫之劍穿屋而飛（原注：越絕書亦載湛盧去吳事）殿前之鍾感山而響銅人入夢鍾虡生毛則知歷世久遠能爲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書文帝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禍變悉命毀之而大金國志載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蓋皆恣睢不學之主而古器之銷亡爲可惜矣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

散乃理之常人士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元裕之(原注)好問作故物譜獨以爲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者其可非也邪(原注)已上檃括元氏之文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一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四海

書正義言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言九州之外有大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原注〕州古洲字然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四海者亦概萬國而言之爾〔原注〕禮記祭義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亦是概言之海至左傳齊桓公言寡人處北海則直指齊地而孟子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唐時以濰州爲北海郡而昌樂縣遂有伯夷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眞水之名易卦兌爲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原注〕史記日者傳地不滿東南以海爲池虞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即此河爾

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概言之海也

宋洪邁謂海一而已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曰北海南至於交廣則曰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之稱四海蓋引類而言之至于莊子所謂窮髮之北有冥海及屈原所謂指西海以爲期皆寓言爾程大昌謂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固嘗見之而載諸史〔原注〕史記大宛傳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又曰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後漢班超又遣甘英輩親至其地而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人與海商皆常往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又言突厥部北海之北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然則詩書所稱四海實環華裔而四之非寓言也然今甘州有居延海西寧有青海雲南有滇海安知漢唐人所見之海非此類邪〔錢氏曰〕北人謂海子猶南方之謂湖也

九州

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原注〕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此前乎禹而有九州之名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原注〕史記孟子荀卿傳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蓋天下有九州古之帝者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原注〕河圖括地象東南神州正南卬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北柱州北方元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淮南子地形訓同而以西北爲台州正北爲泲州東北爲薄州正東爲陽州隋書北郊之制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唐初房元齡與禮官議以爲神州者國之所記餘八州則義不相及遂除迎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此荒誕之說固無足采然中國之大亦未有窮其涯域者尹耕兩鎮志引漢書地理志言黃帝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而疑不盡於禹九州之內且曰以今觀之涿鹿〔原注〕今保安州東北之極陬也而黃帝以之建都釜山〔原注〕在懷來城北塞上之小山也而黃帝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原注〕晉載記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通典棘城在營州柳城東南一百七十里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原注〕按魏周諸書惟云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而爾朱氏無聞宇文氏則云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今舍拓跋而言爾朱宇文誤也遼史言耶律儼稱遼爲軒轅

後厥後昌意降居帝摯遜位至於洪水之災天下分絕而諸侯之不朝者有矣以書考之禹別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爲幽幷營者皆在冀之東北〔原注〕書肇十有二州傳云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高誘注淮南子云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必其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者也而此三州以外則舜不得而有之矣此後世幅員所以止於禹迹九州之内而天地之氣亦自西北而趨於東南日荒日闢而今猶未已也〔原注〕蔡仲默書傳亦謂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騶子之言雖不盡然亦豈可謂其無所自哉

幽幷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原注〕孔安國馬融並云疏謂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無據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原注〕書流共工于幽洲孟子作州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幷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原注〕凡漢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惟碣石爲右北平驪城縣山然此但島夷之貢道爾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幷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幷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蓋幽幷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原注〕又引歐陽忞輿地廣記以遼東營州屬冀州今亦未有所攷〔閻氏曰〕案幽幷營三州自九州分出者從來皆如此說顧氏斷然謂在禹貢山川以外又曰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者似是臆說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先儒知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幷州則以周幷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周禮爾雅二書所敘於禹九州外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舜本紀郡牧其地北發息愼息愼即肅愼爲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楛矢成王伐之遼來賀況在有虞盛世其爲營州之地無疑尚得謂非以虞境界太遼始別置之地哉

禹畫九州在前舜肇十二州在後肇始也昔但有九州今有十二州自舜始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更制九州與書肇十有二州之文不同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爲奏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分九州爲十二州至夏之世又幷爲九州故傳言貢金九牧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亦未可信然則謂禹貢九州爲盡虞夏之疆域者疏矣

夏商以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原注〕周書爾雅各與禹貢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原注〕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澤曰貕養川曰河泲浸曰菑時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貕養澤注云在長廣今山陽萊陽縣已無迹可考而青之菑時兗之河泲難出於一條之中殆不可據

州有二名舜典肇十有二州禹貢九州大名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州長注二千五百家爲州左傳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宣十一年楚子入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昭二十二年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原注〕注州鄉屬也五州爲鄉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如何〔原注〕注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並小名也〔沈氏曰〕論語之言州里亦小名也陳祥道禮書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

鄙亦謂之縣〔原注〕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而易坎為水為溝瀆大小之極不嫌同名

六國獨燕無後

春秋之時楚最彊楚之官令尹最貴而其為令尹者皆同姓之親至於六國已滅之後而卒能自立以亡秦者楚也嘗考夫七國之時人主多任其貴戚如孟嘗平原信陵三公子毋論楚之昭陽昭奚恤昭雎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公子成趙豹趙奢齊之田嬰田忌田單單之功至於復齊國至秦則不用矣〔閻氏曰〕按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亦嘗相武王而涇陽高陵之輩猶以擅國聞獨燕蔑有子之之於王噲未知其親疏自昭王以降無一同姓之見於史者及陳項兵起立六國後而孫心王楚儋王齊咎王魏已而歇王趙成王韓惟燕人乃立韓廣豈王喜之後無一人與不然燕人之哀太子丹豈下於懷王而忍士之也蓋燕宗之不振久矣嗚呼楚用其宗而立懷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韓廣者燕也然則晉無公族而六卿分秦無子弟而閻樂弒魏削藩王而陳留篡于司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人君之獨也可不畏哉〔汪琬經曰〕案燕弱且僻至易王始見於史所載國事多略公卿大夫亦罕見見者如市被騎劫栗腹慶秦將渠鞠武皆將相大臣無以知其非同姓也陳餘傳云秦為無道滅人社稷絕人後此則六國值秦並國滅無後未可咎燕宗之不振也以秦之切齒於燕王喜太子丹豈有種乎且六國之立特豪傑以收人心豈必盡其本支乎

郡縣

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原注〕楚滅諸小國為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薳啟彊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原注〕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子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原注〕按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言劉累遷于魯縣則夏后氏已有縣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為縣遂人五鄙為縣縣士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亦作寰國語管子制齊三鄉為寰寰有寰帥十寰為屬屬有大夫顏師古曰古書縣邑字皆作寰以縣為縣挂字後人轉用為州縣字其縣挂之縣又加心以別之也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蠡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

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原注〕哀公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氏注引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古時縣大而郡小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今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則郡之統縣固不始於秦也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況為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原注〕趙封馮亭亦云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末入於秦而固已先為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而齊湣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邪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為十二諸侯又并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楊氏曰〕郡縣之置不惟秦言秦者事有所止以歸獄也〔姚刑部曰〕致周室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于向月令曰毋休于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稱也見于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畿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于周而晉秦楚乃不同于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于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為戎郡翟之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于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晉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郡鄉者王畿本名故晉秦楚雖為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鄙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縣不可名之郡況周之畿內予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鄉僭之士為之也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鴈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梁氏曰〕韓世家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韓置而巴蜀漢中上郡置于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郡置于昭襄王三川太原置于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傳全屬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大郡之目史不詳載故始皇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置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河東二太原三上黨四三川五東郡六潁川七南陽八南郡九九江十泗水十一鉅鹿十二齊郡十三琅邪十四會稽十五漢中十六蜀郡十七巴郡十八隴西十九北地二十上郡二十一九原二十二雲中二十三鴈門二十四代郡二十五上谷二十六漁陽二十七右北平二十八遼西二十九遼東三十鄣郡三十一碭郡三十二薛郡三十三長沙商缺三郡以續漢郡國志校之則秦有鄣郡黔中郡前志無黔中議為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而鄣非秦郡劉歆辨之甚悉是尚缺二郡也有以郡郡楚郡尤其數者前人皆已辨之不得為秦郡也始皇紀集解言郡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則內史在三十六郡之中其所缺尚有一郡以水經注補之水經卷十三廣陽薊縣注云秦始皇滅燕以為廣陽郡于是三十六郡之數始備〔錢氏曰〕秦四十郡之說昉于晉書晉書為唐初人所作要其去秦漢遠矣太史公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未書實指為某某郡也班孟堅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又于各郡國下詳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即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總言之云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迄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三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治東觀舊文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舊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取少自裴駰誤解史記以

略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莊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三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書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晉志又增閩中一郡合為四十郡後稽于地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其能辨四十郡之目遂牢不可破矣或曰太史公始皇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在二十六年而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三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之外矣予應之曰史公紀事皆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于天子此秦變古之一大端故特書于是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為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于是年也卽以此紀讀之始皇卽位之初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五年又置東郡十七年又置潁川郡二十五年又置會稽郡矣此諸郡者皆在秦紀所舉三十六郡之數不擬前文之重沓而獨擬後文之額數所稱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始皇自稱以水德王數以六為紀郡名三十六蓋取六自乘之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置之勿論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閩中為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予應之曰南越傳亦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自二十五年滅楚之後數之也閩中與南海三郡皆置于王前定百越之時但其初雖有郡名仍令其君長治之如後世羈縻州之類其後尉屠睢擊南越殺其君長始置官吏比于內地而閩中則仍無諸與搖治之是以不在三十六郡之數也或又曰漢志鄣郡不言高帝置此可為秦置之證予應之曰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郡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初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並漢皆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既高帝置則郯郡亦必漢置矣又曰漢志郡因秦置者二十有七郡因其名不改者也稱秦郡者一因其郡名而立為國者也稱故秦某郡者八因其地而改其名者也此外無稱秦者

秦始皇議封建實無其本假使用淳于越之言而行封建其所封者不過如穰侯涇陽華陽高陵君之屬而已豈有建國長世之理

秦始皇未滅二國

古封建之國其未盡滅於秦始皇者衞世家言二世元年廢衞君角為庶人是始皇時衞未嘗亡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衞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越世家言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本紀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漢興有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之屬〔原注〕如今世之土司是越未嘗亡也〔閻氏曰〕按越世家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是不特未亡於秦且從而亡秦矣西南夷傳又言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然則謂秦滅五等而立郡縣亦舉其大勢然耳

漢王子侯

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閒王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原注〕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後皆奪爵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於莽而復封於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二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原注〕光武紀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閔獻神書

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侯表新鄉侯佟（原注）莽傳作信鄉侯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襃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襃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原注）後漢書卓茂傳云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宣或卽寵之孫又李通傳云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注引謝承書曰安衆侯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其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以屬宗室以表討之雖正是五代孫而以紹封者爲名衆殊爲舛錯書以前漢表爲正又劉隆傳曰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史文雖略千載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爲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此二人安衆以襃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與

功臣表蕭何九世孫禹王莽始建國元年更爲蕭鄉侯莽敗絕曹參十世孫宏舉兵佐軍（原注）本傳云先降河北詔封平陽侯十一世侯曠嗣今見非光武之薄於酇侯而厚於平陽也非有功不侯高帝法也

紅陽侯王泓以與諸劉結恩父丹降爲將軍戰死（原注）見元后傳富平侯張純以先來詣闕（原注）見後漢書本傳皆得紹封（原注）按功臣侯復封者三人恩澤侯復封者四人高昌侯董承歸德侯襃平昌侯王獲三人功狀無考而周承休侯常自以周後而杜憲趙牧並以先降梁王不得嗣光武命功之典如此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名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右扶風縣名而高陵下曰琅邪（錢氏曰）地理志琅邪之高陵下注云侯國二平陵下曰武當則知此鄉名之同於縣者而非三輔也若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並左馮翊縣好畤侯耿弇槐里侯萬脩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栒邑侯宋宏鄜侯董卓並右扶風縣而嵩傳云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於郡國矣

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者而書之乎

都

詩毛氏傳下邑曰都後人以爲人君所居非也（原注）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釋名都者國君所居考之經則書之云大都小伯詩之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原注）隱公元年又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原注）莊公二十八年故晉二五言于獻公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謂蒲也屈也士伯謂叔孫昭子曰將館子於都謂箕也公孫朝謂季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謂成也仲由爲季氏

宰將隳三都謂郈也費也成也萊章曰往歲克敵今又勝都謂廩丘也孟子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謂平陸也韓子衛嗣君以一都買一胥靡謂左氏也史記趙良勸商君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原注：秦封鞅商十五邑）秦王請藺相如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張儀說楚王請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而陳侯見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於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原注：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莊〕大令曰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文耳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以大于邑故一年卽成邑二年乃成都也）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於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馬其後乃爲大邑之稱耳（原注：縣士注距王城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故詩云彼都人士禮記月令命農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羣都縣鄙之治（原注：注羣都諸采邑也）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祿史記信陵君之諫魏王謂所亡於秦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則皆小邑之稱也三代以上若湯居亳太王居邠並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爲都王莽下書言周有東都西都之居而以雒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原注：莽改長安曰常安）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爲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

史記商君傳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上都國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語

漢書鼂錯傳言憂勞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國邑爲都後漢書安帝紀徙金城郡都襄武龐參傳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是以郡治爲都而食貨志言長安及五都以雒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爲五都而長安不與焉此又所謂通邑大都居一方之會者也（原注：如張衡南都賦徐幹齊都賦劉邵趙都賦庾闡揚都賦）若後世國都之名專於天子而諸侯王不敢稱矣（楊氏曰：南都者南陽也先世南頓君之廟在焉而齊趙揚則故王都也）

史記孝景中三年軍東都門外此時未有東都其曰東都門猶言東郭門也（原注：程大昌以爲自此出雒陽東都者非）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

鄉里

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備書之者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閻氏曰：按楚非國平書增一句曰以國統縣又按孔子生昌平鄉陬邑是又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樗里子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是也書縣里而不言鄉史記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原注：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聶政軹深井里人淳于意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漢書衞太子亡至湖泉鳩里是也亦有書鄉而不言里（閻氏曰：當作書邑鄉而不言里）史記陳丞相平陽武戶牖鄉人王翦頻陽東鄉人是也

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

都鄉

集古錄宋宗慤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窆于秣陵縣都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

按都鄉蓋卽今之坊廂也漢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

成陽仲氏爲都鄉高相里

都鄉侯

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傳中言都鄉侯者甚多皇甫嵩封槐里侯忤中常侍趙忠張讓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是㦸有罪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原注：上文作東武陽侯）詔貶爲都鄉侯是都鄉侯在列侯之下也趙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原注：單超傳但言鄉侯今從本傳）延熹八年貶爲關內侯（原注：本傳作關中侯今從單超傳）是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也（原注：關內侯無食邑如淳以爲但爵其身見史記高后紀注吳志孫賁封都亭侯子鄰嗣進封都鄉侯是都鄉侯在都亭侯之上）良賀卒帝封其養子爲都鄉侯二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鄉侯都亭侯亭侯或言地或不言地亦同此（原注：皇后紀都亭侯注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宋書百官志縣侯第三品鄉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關內侯第六品而無都鄉侯都亭侯）

封君

七國雖稱王而其臣不過稱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則有稱侯者如穰侯應侯文信侯而蔡澤但爲剛成君漢興列侯曰侯關內侯曰君孔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其薨也謚曰烈君（原注：孔光傳）

圖

宋時登科錄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蕭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即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啚（沈氏曰：郭忠恕佩觿上篇鄙非鄙有啚吝之啚爲圖之啚則是五代宋初已如此矣）謝少連作歙志乃曰啚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即其立名之始（原注：趙宧光亦曰啚本作圖俗省作啚）其說鑿矣（趙氏曰：宋史袁燮傳燮爲江陰尉常平使屬書振災燮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則鄉都圖之制起于南宋也顧氏蓋亦失考）

亭

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原注：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以今度之蓋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鄭康成周禮遺人注曰若今亭有室矣故霸陵尉止李廣宿亭下張禹奏請平陵肥牛亭部處上以賜禹徙亭它所而漢書注云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原注：任安先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是也（原注：晉時有亭子制卞壼爲縣小吏功曹循之以伯亭子錢氏曰有孤秀才者送亭中吏史識久不誠卞敎之數言卑辭有大致秀才者何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又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原注：今福建廣東凡巡司皆有城）韓非子吳起爲魏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攻亭一朝而拔之漢書息夫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匈奴傳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後漢書公孫瓚傳卒逢鮮卑數百騎乃退入空亭是也（原注：減宣惡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是上林中亦有亭也）又必有人民如今之鎮集漢封功臣有亭侯是也亦謂之下亭風俗通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是也其都亭則如今之關廂（閻氏曰：按漢書循吏傳召信臣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是又有鄉亭）又必有牢獄詩小雅宜岸宜獄韓詩云鄉亭之繫曰岸官府曰獄是也司馬相如往臨邛舍都亭（原注：史記索隱曰郡下之亭也漢書注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後漢陳寔傳寔爲都亭刺佐）嚴延年母止都亭不肯入府何並斬王林卿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後漢書陳王寵有彊弩數千

張出軍都亭會稽太守尹興使陸績於都亭賦民饘粥酒泉龐娥刺殺讎人於都亭吳志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是也京師亦有都亭後漢書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竇武召會北軍五校士屯都亭何進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王喬爲葉令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是也蔡質漢儀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人謂之旗亭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言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是也〔原注〕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注旗亭市門樓也立旗於其上故取名焉後代則但有郵亭驛亭之名而失古者居民之義矣〔原注〕晉書載記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苻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是晉時尚有亭名〔錢氏曰〕王羲之會稽之蘭亭

亭侯

通典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恐不然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桓帝紀封單超等五人爲縣侯尹勳等七人爲亭侯列傳中爲亭侯者甚多大抵皆在章和以後丁綝言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樊宏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則建武中似已有亭侯矣〔原注〕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曰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爲不然蜀志中山靖王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作陸城侯志文衍一亭字

漢書王莽傳改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

社

社之名起於古之國社里社故古人以鄉爲社大戴禮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管子方六里名之曰社是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注二十五家爲社千社二萬五千家〔原注〕史記孔子世家冉有曰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爲社哀公十五年齊與衞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又曰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棗邑反市者十一社又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戰國策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衞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衞又曰越王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墨子今河南太原青州鄉鎮猶以社爲稱古者春秋祭社一鄉之人無不會集三國志注蔣濟爲太尉嘗與桓範會社下是也漢書五行志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隋書禮儀志百姓二十五家爲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後人聚徒結會亦謂之社萬歷末士人相會課文各立名號亦曰某社某社崇禎中有陸文升奏訐張溥等復社一事至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宋史薛顏傳耀州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曾鞏傳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石公弼傳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號亡命社而隋末譙郡城有黑社白社之名元史泰定帝紀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不知今之士人何取而名此也天啟以後士子書刺往來社字猶以爲汎而曰盟曰社盟此遼史之所謂刺血友也

今日人情相與惟年社鄉宗四者而已除卻四者便窅然喪其天下焉

歷代帝王陵寢

宋太祖乾德四年十月癸亥詔歷代帝王陵寢太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以下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以下十五帝各給二戶三歲一祭周桓王以下三十八帝州縣常禁樵采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其時天下未一而首發此詔可謂盛德之事惜當日儒臣考之不審以致傳訛後世如云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並葬京兆咸陽縣者按劉向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史記周本紀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原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東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 郭璞山海經注同書序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傳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梁氏曰）畢有二在渭南者名畢郢文武周公之墓在焉所謂鎬東南杜中韓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坌蔽畢原陋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秦惠文悼武及漢諸陵在焉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也畢公高之封亦在渭南（汝成案）其說更爲明析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曰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其在渭水之南杜縣之中甚明（原注）雍錄曰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 而今乃祭於渭北咸陽縣之北十五里蓋據顏師古劉向傳注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之誤（原注）地道記已明言與畢陌別矣 按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又秦始皇本紀末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又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是昔人已辯之甚明今祭周之文王武王而于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不亦誣乎（原注）雍錄言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之墓亦遂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是自相殊異原其誤皆起於畢名之有兩也 至云後魏孝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尤謬魏書言帝孝於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遂有終焉之志及遷雒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其曰方山者代都也瀍西者雒陽也孝文自代遷雒安得葬富平哉葬富平者西魏之文帝乃孝文之孫名寶炬以南陽王爲宇文泰所立在位十七年葬永陵魏書出於東朝不載其事而北史爲立本紀且曰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然則今富平縣東南二十里之陵即永陵也（原注）后妃傳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大統六年崩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輼輬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 上有宋碑乃謬指爲孝文之葬而歷代因之豈非五代喪亂之餘在朝罕淹通之士而率爾頒行不達尋究以至於今日乎（原注）宋[illegible]雄紹聖元年普寧寺題名亦指此爲西魏文帝陵 嗟乎近事之著在史書灼然如此而世之儒生且不能知乃欲與之考橋山訂蒼梧其茫然而失據也宜矣

又考冊府元龜唐高宗顯慶二年二月帝在雒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則孝文之祭

在雒陽於唐時未誤又曰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在咸陽縣俾有司修飾則似已在渭北矣魏書孝文太和二十一年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武王于鎬隋書祀周文王武王于灃渭之郊舊唐書周文王太公配祭于酆周武王周公召公配祭于鎬並與皇覽之言合自古所傳當在渭南又韓文公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坌蔽畢原陋亦謂其在杜中韓即元和閒人或其遺跡未泯憲宗之詔言祠不言墓非一地也

乾德四年詔誤以魏孝文文帝爲一人淳化閣帖誤以梁高祖武帝爲二人〔原注〕宋史黃伯思病淳化閣帖乖謬龐雜作刊誤二卷

堯冢靈臺

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水經注城陽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原注〕後漢堯母碑曰慶都僊歿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廟前並列數碑栝柏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知濮州韓鐸言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洒埽從之〔原注〕成陽在漢爲濟陰屬縣北齊廢隋復置爲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復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堯母祠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原注〕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靈泉山之陽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于曹濮堯陵爲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考正矣〔原注〕元史泰定帝紀泰定二年四月丁酉濮州鄄城縣言城西堯冢上有佛寺請徙之不報

舜陟方乃死見於書禹會諸侯於塗山見於傳惟堯不聞有巡狩之事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此戰國時人之說也自此以後呂氏春秋則曰堯葬于穀林太史公則曰堯作遊成陽劉向則曰堯葬濟陰竹書紀年則曰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說文陶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而堯之冢始定于成陽矣但堯都平陽相去甚遠耄期之年禪位之後豈復有巡遊之事哉囚堯偃朱之說並出於竹書而鄄城之跡亦復相近〔原注〕括地志曰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此皆戰國人所造之說或人告燕王噲啓攻益而奪之天下韓非子言湯使人說務光自投于河大抵類此詩書所不載千世之遠其安能信之

山海經海外南經狄山帝堯葬于陽注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成陽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

亭南皆有堯冢

臨汾縣志曰堯陵在城東七十里俗謂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其廟正殿三間廡十間山後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竊考舜陟方乃死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而此其國都之地則此陵爲堯陵無疑也按志所論似爲近理但自漢以來皆云堯葬濟陰成陽未敢以後人之言爲信

生祠

漢書萬石君傳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漢紀欒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此後世生祠之始

今代無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幾而毀其像易其主者舊唐書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爲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則唐時已有之矣後漢書張翕爲越巂太守有遺愛其子湍復爲太守蠻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蠻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然則魏人之因子而毀其父祠曾越巂蠻人之不若邪

生碑

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其師吳章爲王莽所殺人無敢收葬者弟子皆更名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此生立碑之始〔沈氏曰〕水經注陰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校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

晉書南陽王模爲公師藩等所攻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模模感紹德勑國人爲紹生立碑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史之所書居官而生立碑者有此二事

唐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勑旨毋得擅立碑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序曰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舊唐書鄭瀚傳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德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是唐時頌官長德政之碑必上考功奉旨乃得立宋史言太祖建隆元年十月戊子詔諸道長貳有異政請立碑者委參軍驗實以聞今世立碑不必請旨而華衮之權操之自下不但溢美之文無以風勸而植於道旁亦無過而視之者不旋踵而與他人作鎮石矣

册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原注〕璟嘗爲廣州都督　夫碑所以頌德紀功臣在郡日課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勑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詩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以晉公之勳名而頌祝之辭止此當日碑祠之難得可知矣

張公素

大明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新舊唐書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威加北翟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原注一統志亦有張仲武列於仲素之後）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詔賜旌節在鎮二十三年比歲豐登邊鄙無虞張公素以軍校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按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卽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距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簒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楊氏曰想祀仲武而誤作素非公素仲武有邊功李文饒以此作碑）又考唐時別有一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有詩名舊唐書楊於陵傳所謂屯田員外郎張仲素白居易燕子樓詩序所謂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原注今本長慶集誤作績之）卽其人也然非盧龍節度使（原注張濬傳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

王旦

肇慶府志宋王旦淳熙中爲博羅令築隨龍蘇村二堤民賴其利後知南恩一統志誤作王日今博羅名宦稱宋丞相文正公前博羅令而不知文正未嘗爲此官（原注宋史王旦傳起家以大理評事知平江縣）淳熙又孝宗年號也蓋士不讀書而祀典之荒唐也久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二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姓

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嬀虞姓出顓頊封于陳姒夏姓出顓頊封于杞鄫越〔原注〕傳云沈姒蓐黃春秋時無考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原注〕小戎亦子姓姬周姓出黃帝封于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滑焦楊密隨巴諸國〔原注〕驪戎犬戎皆姬姓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自太皞秦趙梁徐郯江黃葛麇嬴姓也自少皞莒己姓薛任姓〔原注〕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南燕姞姓也自黃帝〔原注〕密須亦姞姓國語又有酉滕箴荀僖儇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羋姓邾郳曹姓鄅偪陽妘姓鄶夷董姓也自祝融〔原注〕國語又有彭秃斟三姓在周世無考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原注〕又有姜戎蓼六舒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鄟睹漆姓陸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原注〕國語以莒爲曹姓越爲羋姓與此異略舉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甯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嬀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羋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原注〕或曰嬴姓出于祝融郯莒葛穀皆嬴姓伯益賜姓嬴秦趙徐乃其後凡注疏家所引姓氏大抵出于世本今其書亡不能備考

氏族

禮記大傳正義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原注〕記所云冠而字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原注〕按此論亦多不然詳見第一卷鄭不書族條汝成案在第四卷其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原注〕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不言姓而言族可見當時未嘗以氏爲姓也漢人則通謂之姓然氏族之稱猶有存者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原注〕平帝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當依表作公子寬後更爲姬氏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沈氏曰〕大傳庶姓別于上疏以氏族解之然則漢人所云姓某氏者皆以庶姓言也

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

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其氏命之爲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正同

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

先生原姓篇曰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衰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芈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之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夷昧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錢氏曰〕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遞有代序衆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姒殷子周姬百世而婚姻不通小史奠繫世序昭穆實掌其事不可紊也戰國分爭氏族之學久廢不講秦滅大雖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譜牒之傳匹夫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攷況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娥姁爲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

氏族相傳之訛

氏族之書所指秦漢以上者大抵不可盡信唐書表李氏則云紂之時有理徵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原注〕本李延壽北史序傳不知三代時無此名字無此官爵也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傳記亦無此事王氏定著三房一曰瑯邪二曰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曰京兆出魏信陵君是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云舜後〔原注〕漢書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于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莽敗其族尚全未必無後裔而春秋吳有王

犯晉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戰國齊有王斗王蠋王驩燕有王順魏有王錯趙有王登秦有王稽王齕王翦王綰王戊〔原注〕過秦論有王廖未知何國人亦未必同出於靈王也〔原注〕野客叢書曰予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冑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呂向注秦有王翦王離漢有五侯按王粲系畢公高之後畢萬封于魏魏後十代文侯始列爲侯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而秦之翦離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族元不相干注引爲一誤矣故新莽以姚嬀陳田王五姓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皆不以爲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韓文公作王仲舒神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

竇氏古無所考類族者不得其本見左傳有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之文卽爲之說曰帝相妃有仍氏女逃出自竇奔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次子曰龍留居有仍遂爲竇氏〔原注〕唐書宰相世系表此與王莽引易伏戎于莽升其高陵莽皇帝名也升劉伯升也何以異哉乃韓文公作竇牟墓志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亦用此事竊意古地以竇名者甚多必是以地爲氏路史曰余嘗攷之古之得姓者未有不本乎始封者也其氏於事者蓋寡矣而姓書氏譜一每爲之曲說至有棄其祖之所自出又牽異類而屬之豈不悲哉正謂若此之類也

漢時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如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王沈魏書云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于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而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則又姬姓之後以國爲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後少帝禪晉文亦稱我皇祖有虞氏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原注〕宋書符瑞志載博士蘇林董巴言但云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於春秋世家魏志蔣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況於士大夫乎

程氏出程伯休父太史公自序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其後爲司馬氏〔原注〕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甫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而左傳成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注程滑晉大夫襄二十三年程鄭嬖於公注鄭亦荀氏宗此則晉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甫同出今既祖休甫又祖程嬰則誤矣〔原注〕路史以荀爲文王之後子華子之書亦言其族出于司馬而又曰趙則真吾姓之宗氏也則程又與趙同祖朱子曰子華子近世僞書今或引其說以證姓氏之所從出則誣其祖矣又按莊子及呂氏春秋子華子韓昭釐侯時人非孔子所見之程子

沈氏宋書沈約自序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原注〕汝南去汾州甚遠春秋之時列于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按沈姒蓐黃四國皆在汾水之上爲晉所滅〔原注〕左氏昭公元年傳曰今晉主汾而滅之矣黃

非江人黃人之黃則沈亦非沈子嘉之沈休文乃竝列而合之爲一誤也唐宰相世系表曰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食采於沈汝南平輿沈亭卽其地也此爲得之〔原注〕又按魯有沈猶氏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曾子弟子沈猶行是以地爲姓漢書景帝封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

白氏唐白居易自序家狀曰出於楚太子建之子白公勝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按白乙丙見於僖之三十三年白公之死則哀之十六年後白乙丙一百四十八年曾謂樂天而不考古一至此哉〔原注〕唐宰相世系表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之子尤誤

揚氏漢書揚〔原注〕从才雄傳曰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原注〕左傳楊字从木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此誤以楊侯與楊食我爲一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爲楊侯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原注〕左傳正義引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楊氏三曰平陽羊舌四族叔向食采楊氏其地平陽楊氏縣是也〔孫氏曰〕案漢書雄本傳據其自敘出于晉之楊侯而廣韻楊字注又姓出宏農天水二望自周楊侯後并于晉因爲氏也其揚字注不云又姓是古人但有從木之楊姓無从才之揚姓矣或譏修家子雲一語謂德祖自索其譜璪音蓋失于不攷杜子美壯遊詩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班固揚雄也其下又押心飛揚則子美亦以子雲之姓从木矣及晉滅羊舌氏而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用修據此以楊陽揚羊四姓爲一尤誤按楊城卽今之洪洞縣本楊侯國左氏女叔侯所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原注〕襄二十九年而子雲反離騷亦云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不知其字何以爲揚及其滅於晉而爲大夫羊舌氏邑則食我始見於傳而楊朱與老子同時又非羊舌之族也陽氏則以國爲氏以邑爲氏皆不可知〔原注〕胡三省曰春秋閔公二年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爲氏又按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是邑名晉有陽處父乃在叔向之前而楚之陽匄魯之陽虎〔原注〕曾子弟子有陽膚非一陽也宋之羊斟鄭之羊羅非一羊也安得謂陽爲平陽羊爲羊舌而竝附之叔向乎

段氏後漢書段熲其先出鄭共叔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原注〕唐書世系表封於段爲干木大夫謬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

褚氏唐宰相世系表云出自子姓宋共公子段字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按褚師乃官名不獨宋有此官鄭亦有之昭公二年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是也衛亦有褚師聲子〔楊氏曰〕宰相世系表成于呂夏卿蓋据當時譜牒爲言然甚多紕繆如以陳餘爲嬰之子尤非

賀氏晉書賀循傳曰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原注〕清河王慶諱改爲賀氏宋史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乃慶湖也〔原注〕見鑄本傳然史卽疑之按古但有以王父字爲氏無以名爲氏者慶忌名也不得爲氏而鏡湖本名鑑湖慶古音羌聲不相近若齊

之慶氏居吳朱方見於左傳後人以慶封有弒君之惡諱之而欲更其祖其不及宋司馬華孫遠矣〔原注〕水經注有賀臺越滅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苟欲求越國之故何不取之於賀臺而必取之於鏡湖又改鏡而爲慶邪

刀氏〔原注〕復古編云作刁非姓譜以爲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錢氏曰〕荀子嫫母刀父朱子云刀父未詳竊疑即齊豎刀有貂音後別作刁

寇氏姓譜出自武王弟康叔爲周司寇後人因以氏焉按康叔爲衞國之祖必無以王官氏其支庶之理此乃衞之司寇左傳哀二十五年有司寇亥即寇氏之祖也檀弓有司寇惠子

孔顏孟三氏

今之顏氏皆云兗國之裔考仲尼弟子列傳有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而孔子於衞主顏讎由此六人與讎由皆無後乎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春秋齊有孔虺衞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五族者皆無後乎且夫子出於宋爲子姓而鄭姬姓陳嬀姓衞姞姓〔原注〕哀十一年孔姞可合而爲一乎〔原注〕史記貨殖傳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平準書孔僅南陽大冶

顏魯公作家廟碑云其先出於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按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注曰顏鬷皆姬母姓〔原注〕當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原注〕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於邾之說本自圖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於左氏也莒之犂比公豈必爲犂彌之祖乎〔原注〕公羊傳謂邾婁顏淫九公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周天子誅顏而反孝公于魯非隱公所盟之儀父不知何取於若人而以之爲祖〔桂氏曰〕孔廟韓敕修禮器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在尼山漢爲昌平亭今猶稱其地爲魯顏魯顏者別於邾顏也漢書人表有郳顏即廣韻所稱名夷字顏者世本郳顏居郳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郳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爲附庸末爵命故莊五年書郳犂來來朝犂來肥之曾孫其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始命爲小邾子故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汝成案〕顏氏家廟碑夷下衍甫字

春秋時以孟爲字者甚多今之孟氏皆祖子輿前代亦未之有也魏書孟表濟北蛇丘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原注〕古時孟姓亦或與芒通史記秦本紀擊芒卯華陽索隱引譙周云孟卯也淮南子孟卯注引戰國策曰芒卯也

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害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眞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然則今之以孔姓而濫通譜牒者可以戒矣

仲氏

漢齊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惟序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慕巍巍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氏仲焉以傳於今其陰列仲氏有名者三十餘人又廷尉仲定碑略同漢時仲氏自謂仲山甫之後託基於帝堯之陵而今則以爲孔子弟子子路之後援顏

曾孟之倫而求爲五經博士矣然春秋之以仲氏者不一而仲山甫未嘗封齊則漢人之祖山甫未必是而今人之祖子路亦未必非也（楊氏曰以詩有仲山甫徂齊之言而云然）

以國爲氏

古人之氏或以謚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無以國爲氏者其出奔他國然後以本國爲氏敬仲奔齊而爲陳氏是也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郳甲之類皆是也不然則亡國之遺允也

今人姓同於國者多自云以國爲氏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左氏史記其最著明者矣（原注秦堇父非秦國之秦狄虒彌非狄人之狄）

姓氏書

姚寬西溪叢語曰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自南北朝以官職相高沿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嬀姓子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次其所從來以及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以下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而無所考者別爲一帙（原注略舉其目曰姓本第一封國第二氏別第三秦漢以來姓氏合并第四代北姓第五遼金元姓第六雜改姓第七無徵第八）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者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

漢劉向譔世本二卷其書不傳今左傳注疏多本之然亦未必無誤（楊氏曰南史王僧孺被命譔譜而不知譜所自起以問劉杳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書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是譜學之起于周無疑漢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漢實氏已有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權歸右姓有司選舉必稽譜牒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于是賈氏王氏譜學興焉晉太元中賈弼譔姓氏傳狀宋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劉湛又譔百家譜而弼所譔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譔姓氏要狀十五篇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故賈氏譜學最擅名沈約稱晉咸和以後所書譜牒並皆詳實梁武因約言詔王僧孺改定百家譜集抄十五卷南北譜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譜學此南朝譜學之源流也）

通譜

同姓通族見於史者自晉以前未有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楊氏曰勒以石爲姓本無所據以樸爲宗室蓋以其舊族而附之）南史侯瑱傳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書孫旂傳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宏正傳詔附王偉與周石珍（原注建康之廝隸也爲梁制局監降侯景）合族舊唐書李義甫傳義甫既貴之後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凡此史皆書之以志其非今人好與同姓通譜不知於史傳居何等也

北人重同姓多通譜系南人則有比鄰而各自爲族者宋書王仲德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

投者莫不竭力營贍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書崔元伯傳崔寬自隴右通款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北史杜銓傳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于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召見銓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正何緣儒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南史韋鼎傳陳亡入隋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近日同姓通譜最爲濫雜其實皆植黨營私爲蠹國害民之事宜嚴爲之禁欲合宗者必上之於官使譜悉古今者爲之考定歲終以達禮部而類奏行之其不請而私通者屏之四裔然後可革其弊（錢氏曰此亦迂闊之論）古之姓氏有專官掌之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者爲之宗又曰司商協名姓春官宗伯其屬有都宗人家宗人而女官亦有內宗外宗今日姓氏昏姻二事似宜專設一官方得教民之本（楊氏曰此說近迂）

氏族之亂莫甚於五代之時當日承唐餘風猶重門蔭故史言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原注豆盧革傳）冊府元龜長興初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兩件賣與同姓人柳居則大理寺斷罪當大辟以遇恩赦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敕曰一人告身三代名諱傳於同姓利以私財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罪莫大焉自今以後如有此弊傳者受者並當極法今則因無廕敘遂弛禁防五十年來通譜之俗徧於天下自非明物察倫之主亟爲澄別則滔滔之勢將不可反矣

唐朝已前最重譜牒如新唐書言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後劉庫仁柳城李氏世爲契丹酋長營州王氏本高麗之類此同姓而不同族也又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言博陵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此同族而不同望也故高士廉傳言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爲兄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則杜與劉爲兄弟矣韓文公送何堅序亦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原注容齋三筆引孫愐唐韻曰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按詩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言戍甫三章言戍許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

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原注〕史記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爲趙氏陸賈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漢書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南越傳蒼梧秦王晉灼曰秦王即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淮南子亦稱秦始皇爲趙政三國志陳思王上疏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注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文選王融策秀才文訪游會於絕澗作霸秦基李善注引韓非子所載趙董閼于事而云史記曰秦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又左思魏都賦二嬴之所曾聆李善注秦穆公趙簡子史記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曰二嬴也嵩高言生甫及申孔氏曰此詩送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今人之於同姓幾無不通譜何不更廣之於異姓而以子美退之爲例也

李華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云惟申伯翼宣王登南邦與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

開元十九年於兩京置齊太公廟建中初宰相盧杞京兆尹盧諶以盧者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崔盧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

元吳澂送何友道游萍鄉序云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爲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爲何氏不同而姓同

宋邵伯溫聞見錄云司馬溫公一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既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

二字姓改一字

古時以二字姓改爲一字者如馬宮本姓馬矢改爲馬唐憲宗名純詔姓淳于者改姓于唐宰相世系表鍾離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爲鍾氏見之史畧不過一二自洪武元年詔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幷中國所自有之複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於此且如孫氏有二衞之良夫楚之叔敖並見於春秋而公孫叔孫長孫士孫王孫之類今皆去而爲孫與二國之孫合而爲一而其本姓遂亡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毋丘毋將之類則去而爲毋而其本姓遂亡司徒司空之類〔原注〕唐元宗御注孝經碑末有司徒臣源李邕篆額碑末有司徒元簡宋開寶商中宗廟碑翰林待詔司徒儼書宋史趙逢傳有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詡則去而爲司司馬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然胡姓之改不始於是時唐書阿史那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衞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韓文公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跋魏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字序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則固已先之矣〔原注〕肅宗上元二年詔氏姓與俗諱及闕疾同聲者宜改與本族望所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戌禁女直人毋得混爲漢姓今完顏氏皆去完而爲顏惟曲阜不敢冒兖國之姓特稱完氏

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編修吳沈奉旨譔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朮如偶尚未之錄〔原注〕廣韻偶字下注云齊大夫名今訪之朮姓有二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朮虎高琪之後〔原注〕土人呼朮爲殺一反按金史朮虎漢姓曰董今則但爲朮姓

蓋二字改爲一字者而譔姓之時尚未登於黃冊也以此知單姓之改竝在明初以後而今代山東氏族其出於金元之裔者多矣

洪武元年禁不得胡姓者禁中國人之更爲胡姓（原注：元時有此俗）非禁胡人之本姓也三年四月甲子詔曰天生斯民族屬姓氏各有本原古之聖王尤重之所以別昏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羣雄爲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原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可謂正大簡要至九年三月癸未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原注：北音讀霍如火）蓋亦倣漢武賜日磾姓金之意然漢武取義於休屠王祭天金人亦以中國本無金姓也今中國本有霍姓而賜之霍則與周霍叔之後無別矣況其時又多不奉旨而自爲姓者其年閏九月丙午淮安府海州儒學正曾秉正言臣見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爲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宜令復姓庶可辨識又臣前過江浦見塞外之俘纍纍而有江統徙戎之論不可不防至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儁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之於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原注：按洪武中勘合賜姓實錄不載惟十六年二月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降賜姓名李觀又宣宗實錄丑閭洪武二十一年來歸賜姓名李賢）從之三年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名柴秉誠保住名楊效誠自此遂以爲例而華宗上姓與旃裘之種相亂惜乎當日之君子徒誦用夏變夷之言而無類族辨物之道使舉籍蕃人之來歸者賜以漢姓所無不妨如拓跋宇文之類二字爲姓則既不混於古先帝王氏族神明之胄而又使百世之下知昭代遠服四裔其得姓於朝者凡若干族豈非曠代之盛舉哉

北方門族

杜氏通典言北齊之代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幷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近將萬室北史薛允傳爲河北太守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今日中原北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族姓之衰與江南相去夐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此又風俗之敝自金元以來夌夷至今非一日矣

冒姓

今人多有冒母家姓者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師古曰平旣呂氏所生不當姓呂蓋史家唯記母族也按是時太后方封呂氏故平以姊子冒呂姓而封耳唐書天后紀聖曆二年臘月賜皇太子（原注：中宗）姓武氏然則有天子而令之冒母姓者與

漢書景十三王傳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晉書會稽王道子傳許榮上疏言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是知冒母爲姓皆人倫之所鄙賤然亦有帝子而稱母姓者如

栗太子衞太子史皇孫之類則以其失位而名之也〔原注〕外戚傳上僻許太子蚤失母靈霍后時人稱之

呂平以太后姊長昫子侯此冒母姓之始〔原注〕夏侯嬰傳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此冒外祖母姓史記灌夫傳父張孟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大宛傳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注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此冒主姓之始〔原注〕新唐書元載父景昇爲曹王明妃元氏掌田租請于妃冒爲元氏

先生答毛錦銜書曰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鄫之譏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證也

兩姓

漢書百官表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衞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定四年祝佗述踐土之盟其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可但稱其一與昭二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爲先君叔振亦二名而稱其一也〔沈氏曰〕晉祖肇記云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也皆舉第二字言之是古人國名亦有止稱一字者矣

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穀梁傳作蔡侯東出奔楚乃爲之說曰東者東國也〔原注〕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然則以削其一名爲貶也〔原注〕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

王莽孫宗得罪自殺復其本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是又以增其一名爲貶也

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宏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卻非蘄截古人名字之比至岳爲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馬汧督誄云齊萬哮闞震驚台司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邪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而詩云桓桓梁征尤不成語〔楊氏曰〕征或王字之訛

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王莽字巨君止用一巨字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原注〕賣音鬻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百里奚止用一百字此體後漢人已開之矣

呂氏春秋千木光乎德去段字〔原注〕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蘄截名字之祖文中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史記孟子荀卿傳管晏不及管管仲晏晏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周魏見辜周周勃魏

魏其侯竇嬰也揚雄長楊賦乃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衛大將軍衛青也杜欽傳覽宗宣之饗國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徐樂傳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班固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周莊周賈賈誼也漢庌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潁之行柴高柴潁潁考叔也夏侯湛張平子碑云同貫宰貢宰宰我貢子貢也風俗通淸擬夷叔卻正釋譏褊夷叔之高懟傅子夷叔迂武王以成名杜預遺令南觀伊雒北望夷叔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夷史之高巴郡太守樊敏碑有夷史之直皆謂伯夷史魚陶潛讀史述九章程杵是程嬰公孫杵臼新唐書尉遲敬德傳隱巢是隱太子巢刺王一謚一爵

古人謚止稱一字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衞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文子晉趙獻文子止稱文子（原注）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注謂晉君獻之廬陵胡氏曰趙武謚獻文爾魏惠成王止稱惠王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惠文王止稱惠王悼武王止稱武王昭襄王止稱昭王莊襄王止稱莊王韓昭釐侯止稱昭侯宣惠王止稱宣王趙悼襄王止稱襄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稱人或字或爵

顏曾思孟三人皆氏而思獨字以嫌於夫子也樊酈絳灌三人皆姓而勃獨爵以功臣周姓者多也（原注）汾陰侯昌隆慮侯竈魏其侯定蒯成侯緤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皆周姓顏師古引楚漢春秋謂別有一人名絳灌者非

史記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孔將軍蓼侯孔藂也費將軍費侯陳賀也費獨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原注）博陽侯濞曲逆侯平堂邑侯嬰陽夏侯豨棘蒲侯武河陽侯涓高胡侯夫乞復陽侯胥棗侯錯猗氏侯遬龍侯署紀信侯倉皆陳姓

子孫稱祖父字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原注）朱子曰古人未嘗諱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字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祔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兩字之也字爲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

已祧不諱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元年禮儀使奏言謹按禮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此謂已遷之廟則不諱也今順宗神主升祔禮畢高宗中宗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制可

文宗開成中刻石經凡高祖太宗及肅代德順憲穆敬七宗諱並缺點畫高中睿元四宗已祧則不缺文宗見爲天子依古卒哭乃諱（原注）鄭氏曲禮注曰生者不相辟名（錢氏曰）唐人避上諱如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改治爲理正在高宗御極之日初無卒哭乃諱之例也文宗本名涵即位後改名昂故石經不避涵字亭林失記文宗改名一節乃有卒哭而諱之說疑誤後學不可不正故

御名亦不缺

韓退之辯諱本爲二名嫌名立論而其中治天下之治御犯正諱蓋元和之元高宗已祧故其潮州上表曰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魏魏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曰文學治行衆所推平淮西碑曰大開明堂坐以治之韓宏神道碑銘曰無有外事朝廷之治惟諱辯篇中似不當用〔楊氏曰〕韓公是說漢人不諱治字耳豈謂唐諱乎

漢時祧廟之制不傳竊意亦當如此故孝惠諱盈而說苑敬愼篇引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四句盈字皆作滿在七世之內故也班固漢書律歷志盈元盈統不盈之類一卷之中字凡四十餘見何休注公羊傳曰言孫于齊者盈諱文已祧故也若李陵詩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枚乘柳賦盈玉縹之淸酒〔原注〕載古文苑又詩盈盈一水間〔原注〕載玉臺新詠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爲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矣〔原注〕李陵詩不當用盈字容齋隨筆論之〔汝成案〕公羊注言于齊者盈諱文此誤衍孫字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門下奏少帝册文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尋常詔敕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册文內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爲宗字

宋史紹興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

謝肇淛曰宋眞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蓋當寧宗之世眞宗已祧〔楊氏曰〕匡字不諱者不偏諱之義然宋人皆諱匡爲康〔錢氏曰〕此說未確在杭蓋未見宋板朱文公書也寧宗時亦未嘗祧眞廟

崇禎三年禮部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廟諱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廟諱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須迴避蓋唐宋亦皆如此〔原注〕漢宣帝之詔如淳時已避天子之名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與親王所同則不諱〔錢氏曰〕明季刻本書太常寺作太甞常熟作甞熟汲古閣十三經於由字皆作甴則上一字亦有迴避者

皇太子名不諱

册府元龜唐王紹爲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時爲廣陵王順宗卽位將册爲皇太子紹上言請改名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原注〕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晉咸寧中議除此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於稱臣詔令依舊東宮之臣當請改爾柰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豈爲以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郞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

三國志注言魏文帝爲五官中郞將賓客如雲邴原獨不往太祖微使人問之原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萬歷中年往往有借國本之名而以爲題目者得無有愧其言

唐中宗自房州還復立爲皇太子左庶子王方慶上言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朝官猶尚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伏望依例改換制從之史臣謂方慶欲尊太子以示中興之漸然則方慶之言蓋有爲言之也

有明之制太子親王名俱令迴避蓋失之不改古也

崇禎二年兵部主客司主事賀烺以避皇太子名改名世壽而光宗〔錢氏曰〕名常洛爲太子河南府〔錢氏曰〕洛陽縣及商州屬縣〔錢氏曰〕洛南縣竝未嘗改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同請依古制凡啓事皇太子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以見尊無二上之義詔下羣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沈言太子所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尊敬之體宜同從之歷代不稱臣之制自斯而變

親王之名尤不必諱而亦諱之正統十二年山西鄉試詩經題內雒周之楨楨字犯楚昭王諱考試及同考官俱罰俸一月

二名不偏諱

二名不偏諱宋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是其證也

杜氏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唐書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七月丙午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以避上名上以貞觀初不諱先帝二字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既單名臣子不合指斥上乃從之〔原注〕通典又言太宗時二名不相連者並不諱至元宗始諱之然永徽初已改民部爲戶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單稱勣矣又按隋書修於太宗時而中間多有改世爲代改民爲人者此唐人偏諱之始然亦有不盡然者經籍志四民月令作四人而齊民要術仍民字是亦漢書注所云史敘文者也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亦有并其本文而改之者如胡廣傳詩美先人諱于朝蕣之類〔閻氏曰〕按吾邑晉祠有唐太宗御製碑碑陰載書日從行諸臣姓名內有李勣已去世字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此〔段可補衡之闕〕史

後唐明宗名嗣源天成元年六月勅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難知而易諱貴便於時況微徵二名抑有前例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於人上祇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若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務從私便庶體朕懷

嫌名

衛桓公名完楚懷王名槐古人不諱嫌名故可以爲證

韓文公諱辯言不諱滸勢秉機乃元宗御删定禮記月令曰野雞入大水爲蜃曰野雞始雊則諱雉以與治同音也〔王氏曰〕嫌名之諱蓋始于隋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李林甫序曰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則諱璣德宗九月九日賜曲江宴詩時此萬樞暇適與佳節幷則諱機以與基同音也南史劉秉不稱名而書其字曰彥節則諱秉以與昞同音也又如武后父諱士彠而孫處約改名茂道韋仁約改名思謙睿宗諱旦而張仁亶改名仁愿元宗諱隆基而劉知幾改名子元箕州改名儀州〔原注〕即今遂州德宗諱适而括州改名處州順宗諱誦而鬬訟律改爲鬬競憲宗諱純凡姓淳于者改姓于唯監察御史韋淳不改既而有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淳不得已改名處厚而元宗以南詔酋龍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則退之所言亦未爲定論也

唐自中葉以後卽士大夫亦諱嫌名故舊史以韓愈

爲李賀作諱辯爲紕繆而賈曾傳則曰拜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韓宗紀則曰咸通二年八月中書舍人衛洙奏狀稱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號內一字與臣家諱音同請改授閑官敕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是又以爲不當諱也（雷氏曰後代諂諛古禮盡廢始而爲君諱後則爲后諱爲太子諱爲內戚諱且爲執政者諱矣）

册府元龜咸通十二年分司侍御史李鄴進狀曰臣準西臺牒及金部稱奉六月二十七日敕內園院郝景全事奏狀內訟字音與廟諱同奉敕罰臣一季俸者臣官位至卑得蒙罰俸屈與不屈不合有言而事關理體若便隱默恐負聖時顧陛下寬其罪戾使得盡言臣前奏狀稱準敕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敕語臣狀中具有準敕字非臣自譔辭句臣謹按禮不諱嫌名又按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謂若禹與雨疏云謂聲同而字異注疏重複至易分曉伏惟皇帝陛下明過帝堯孝踰大舜豈自發制敕而不避諱哉故是審量禮律以爲無妨耳卽引陛下敕文而言不敢擅有移改不謂內園便有此論奏也臣非敢訴此罰俸也恐自此有援引敕格者亦須委曲迴避便成訛弊臣聞趙充國爲將不嫌伐一時事以爲漢家後法魏徵爲相不存形迹以致貞觀太平臣雖未及將相忝爲陛下持憲之臣豈可以論俸爲嫌而使國家敕命有誤也願陛下留意察納別下明敕使自後章奏一遵禮律處分則天下幸甚敕免所罰

南唐元宗初名璟避周信祖廟諱改名景是不諱嫌名

按嫌名之有諱在漢末之閒晉羊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荊州人爲祜諱名室戶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此諱嫌名之始也

後魏地形志天水郡上邽縣犯太祖諱改爲上封魏太祖名珪

宋代制於嫌名字皆避之禮部韻略凡與廟諱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諱匡允十陽部去王切一十二字二十一震部羊晉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倣此朱子周易本義姤卦下以故爲遘避高宗嫌名也（原注宋板書貞字完字多是缺筆貞音同禎仁宗諱完音同桓欽宗諱　雍錄以貞女樹爲正女木樹音同曙英宗諱）豈不聞顏氏家訓所云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者乎（原注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廟諱同音字蓋亦倣宋制也）

明代不諱嫌名如建文年號是也

以諱改年號

唐中宗諱顯元宗諱隆基唐人凡追稱高宗顯慶年號多云明慶永隆年號多云永崇趙元昊以父名德明改宋明道年號爲顯道而范文正公與元昊書亦改後唐明宗爲顯宗（原注杜氏通典釋法明游天竺記明下有國諱改爲四字當是小注今本連作大文）

前代諱

孟蜀所刻石經（錢氏曰孟蜀石經今不傳）於唐高祖太宗諱皆缺書石晉相里金神道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南漢劉

嚴尊其父諱爲代祖聖武皇帝猶以代字易世至宋益遠矣而乾德二年卜謹伏羲女媧廟碑民珉二字咸平六年孫冲序絳守居園池記碑民珉二字皆缺末筆其於舊君之禮何其厚與（原注：予至西安見宋咸平二年夢英自書篆書目錄偏旁字源序立于文宣王廟者稱長安爲故都而唐字跳行益歎昔人之厚其時唐之亡已九十三年矣）

楊阜魏明帝時人也其疏引書協和萬國猶避漢高祖諱韋昭吳後主時人也其解國語凡莊字皆作嚴猶避漢明帝諱唐長孫無忌等譔隋書易忠節傳以誠節稱苻堅爲苻永固亦避隋文帝及其考諱（原注：後漢應劭作風俗通有諱書君之諱）自古相傳忠厚之道如此今人不知之矣

元移剌迪爲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或問集注其凡例曰凡序注或問中題頭及空處並存其舊以見當時忠上之意（原注：如宋德隆盛之類）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時天歷元年也資治通鑑周太祖世宗紀太祖皇帝皆題頭至今仍之孟子見梁襄王章末注蘇氏曰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太祖上空一字永樂中修大全於其空處添一宋字後人之見與前人相去豈不遠哉

名父名君名祖

金縢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左傳荀偃禱河而稱曾臣彪名君也（原注：淮南子曰祝則名君）左傳楚子圍宋申犀見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華耦來盟稱君之先臣督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黶名祖若父也

弟子名師

論語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是弟子而名師也

同輩稱名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

以字爲諱

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原注：子貢曰仲尼日月也魏鶴山云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盎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故有諱其名而并諱其字者三國志司馬朗傳年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傳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曰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舊唐書韓愈傳拜中書舍人有不悅愈者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近者均子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至於山陽公載記言馬超降蜀嘗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此則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

以常侍論矣

自稱字

漢書注張晏曰臣衡少時字鼎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臣鼎白南史陶宏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此自稱字之始也〔楊氏曰〕鼎是小字隱居幷非字

東觀餘論言古人或有自稱字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白盧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懸呈今按唐權德輿答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答鄭衢州書稱敬叔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摶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

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張洗濟瀆廟祭器幣物銘濯纓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

自稱其字

自稱其字不始於漢人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楊氏曰〕徐孝穆答周處士書不書名字但曰徐君白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原注〕張良字 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原注〕竇嬰字 寧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晉以下人主於其臣多不呼名南史梁蔡撙爲吏部尚書侍中武帝嘗設大臣餅撙在坐帝頻呼姓名撙竟不答食餅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撙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原注〕文選范雲表薦乃祖元平李善注引晉中興書范汪字元平魏書江式表稱臣亡祖文威式祖彊字文威

又南朝人如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謝景仁北朝人如蕭世怡李元操之輩名犯帝諱卽以字行不復更名〔原注〕宋褚叔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以字行通鑑大同二年時人多以字行舊史皆因之周韋叔裕字孝寬以字行魏書多稱楊遵彥 魏王昕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北齊祖珽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答豫章王暕啓自稱祖濬王貞答齊王暕啓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並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其時堂陛之間未甚闊絕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

因話錄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錢氏曰〕文宗名昂而裴不知避故柳目之 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兩名

禮記正義公羊說春秋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原注〕公羊傳春秋以仲孫何忌爲仲孫忌魏曼多爲魏多皆譏二名而去之〔楊氏曰〕公羊說本無稽後人信之者惟王莽耳〔汝成案〕曲禮二名不偏諱則古人何嘗有二名之禁 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名爲居是爲二名〔惠氏曰〕左氏義是也 許愼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原注〕白虎通古人之名或兼或單春秋譏二名乃譏其無常者也是用左氏說 今按古人兩名見於經傳者不止楚平王如晉文侯名仇而書云父義和楚靈王名圍而春秋書弒其君虔于乾谿趙簡子名鞅而鐵之戰自稱志父南宮敬叔名說一名紹字容又字括甚廉石棺銘自稱處父屈原名平其作離騷也名正則字靈均貢

誼傳梁王勝注李奇曰文三王傳言揖此言勝爲有兩名

假名甲乙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韓安國傳蒙獄吏田甲張湯傳湯之客田甲漢書高五王傳齊宦者徐甲嚴助傳閩越王弟甲疑亦同此（原注：孟嘗君傳田甲劫湣王當是其名）任安傳某子甲何爲不來乎三國志注許攸呼魏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左傳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注猶言某甲（原注：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宣德皇后令今遣某位某甲等）

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意譔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

蜀漢費禕作甲乙論設爲二人之辭（原注：世說云黃初中有甲乙疑論）晉人文字每多祖此虛設甲乙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云甲娶乙爲妻後人娶丙博士弟子徐叔中服議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而關尹子云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關尹子亦魏晉間人所造之書也　先秦以上即有以甲乙爲彼此之辭者韓非子羿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

以姓取名

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虢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注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謔也（原注：靖邊庭亦見宋史田欽祚傳）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原注：唐書魏謩傳）鏡新磨（原注：五代史伶官傳）羅衣輕（原注：遼史伶官傳）之輩皆載之史書豈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

以父名子

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筮某之某爲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原注：少牢饋食禮同）亦此類也（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仲之省厥濞王吳濞乃劉仲之子都爲厥諱）

以夫名妻

左傳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漢書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原注：蘇林曰字君力爲司馬氏婦）南齊書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兼舉名字

史文有一人而兼舉名字如子玉得臣百里孟明視之類已於左傳見之（原注：皐陶庭堅亦一人兩稱）若駢儷之文必

無重出而亦有一二偶見者焦氏易林申公顛倒巫臣亂國劉琨答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秋懷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皆一人而兼舉其名字也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

排行

兄弟二名而用其一字者世謂之排行如德宗德文義符義眞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亂隱居光武卽帝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是後人追譔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孫氏曰〕嚴九能云左傳長狄兄弟四人僑如焚如榮如簡如此兄弟排行之始錢廣伯云蔡中郎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哀子懿達仁達亦東漢人二名而兄弟排行也

單名以偏旁爲排行始見於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衞瓘衞玠之流踵之而出矣〔原注〕陳球傳二子瑀琮弟子珪若取偏旁又不書與父同也〔閻氏曰〕按晉書玠乃瓘之孫非弟也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二人同名

有以二人同名而合稱之者左傳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晉人謂之二五耦戰國策杜赫謂楚王曰此用二忌之道也以齊田忌鄒忌爲二忌唐高宗顯慶二年詔曰蹤二起於吳白蓋倣此稱

字同其名

名字相同起於晉宋之間史之所載晉安帝諱德宗字德宗恭帝諱德文字德文會稽王道子字道子殷仲文字仲文宋蔡興宗字興宗齊顏見遠字見遠梁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庾仲容字仲容江德藻字德藻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北齊慕容紹宗字紹宗魏蘭根字蘭根後周王思政字思政辛慶之字慶之崔彥穆字彥穆之類至唐時尤多藩鎭傳田緒字緒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載義辭未有字之比爾史家例以爲字非也且其文不可省乎〔楊氏曰〕楊燕奇字燕奇昌黎公亦云〔又曰〕緒承嗣子濟怦之子官達數世豈可云起家軍伍未曾立字乎古有兩名而一字者鄭當時字莊顏之推字介豈可謂非字乎〔汝成案〕兩名而一字者如仲尼弟子顏之僕字叔任不齊字選固不自漢人始矣

變姓名

古人變姓名多是避仇然亦有無所爲而變者范蠡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第五倫客河東自稱王伯齊梁鴻適齊姓運期名耀〔錢氏曰〕梁鴻以避禍更姓名

生而曰諱

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覩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晉書高顥言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束皙勸農賦揚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閭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原注〕王褒洞簫賦幸得諡爲洞簫兮李善注諡者號也號而曰諡猶之名而曰諱者矣〔沈氏曰〕香祖筆記亦云吳楚

村瓊議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

生稱謚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敖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口隱矣皆此類〔原注〕公羊傳注謚者傳家所加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戰國策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史記秦本紀晉文公夫人請曰繆公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宋世家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楚世家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隨入謂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齊湣王遺楚王書曰今秦惠王死武王立鄭世家莊公曰武姜欲之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趙世家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原注〕趙文子名武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韓世家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吳起傳公叔之僕曰君因先與武侯言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魯仲連傳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諸先生補梁孝王世家竇太后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三王世家公戶滿意謂燕王曰今昭帝始立〔錢氏曰〕史記不如左氏傳處此亦其一〔又曰〕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謚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謚之矣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成王之爲叔父呂氏春秋豫讓欲殺趙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才而索事襄子淮南子先繆曰昔吾先君與繆公交諸御鞅復於簡公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衛叔文子曰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並是生時不合稱謚又如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孔子沒時哀公康子俱存此皆後人追爲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卑矣〔錢氏曰〕此是後人勝于古人〔梁氏曰〕史家紀事生稱謚者實始于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是也經典明文尚不免此病其他諸子雜記尚多不可枚舉耳〔楊氏曰〕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字同陳恆闞止相憎乃使先儒受誣甚矣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王公爲君

稱周文王爲文君焦氏易林文君燎獵呂尚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國漢張衡思元賦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淮南子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又云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稱宋文公爲文君墨子昔者宋文君鮑之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之智稱齊莊公爲莊君墨子昔者齊莊君之時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稱齊景公爲景君宋何承天上陵篇指營丘感牛山爽鳩既沒景君歎稱宋襄公爲襄君周庾信入彭城館詩襄君初建國稱宋元公爲元君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祖孫

自父而上之皆曰祖書微子之命曰乃祖成湯是也自子而下之皆曰孫詩閟宮之篇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又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也

高祖

漢儒以曾祖之父為高祖考之於傳高祖者遠祖之名爾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康王之誥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為高祖〔原注〕文武至康王四世左傳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為高祖〔原注〕十二年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亦謂其始祖之昆弟

藝祖

書歸格于藝祖〔孫氏曰〕按書之藝祖即禮記王制尚書大傳白虎通之祖禰也藝禰聲相近釋文云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豈有歸格于祖而不及禰者乎書以馬王說為長注以藝祖為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為藝祖不知前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唐元宗開元十一年幸并州作起義堂頌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十二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此謂唐高祖張說作享太廟樂章曰肅肅藝祖滔滔濬源有雄武劍作鎮金門元王貽緒后稷謀孫此謂高祖之高祖諱熙追尊宣皇帝者也後漢高祖乾祐元年改元制曰昔我藝祖神宗開基撫運以武功平禍亂以文德致昇平此謂前漢高祖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此謂金太祖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唐武宗會昌三年討劉稹制曰頃者烈祖在藩先天啟聖是以元宗為烈祖宋王旦封祀壇序烈祖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神宗求至理致升平業成而中罷是以太祖為烈祖太宗為神宗亦古人之通稱也〔原注〕唐元稹行裴度制曰伯我憲考為唐神宗呂氏讀詩記引李氏曰本朝太宗謚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今按魏泰東軒筆錄稱太祖太宗為藝祖神宗

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書文侯之命汝克昭乃顯祖烈祖顯祖皆謂其始封之君此古人之通稱

沖帝

幼主謂之沖帝水經注漢沖帝詔曰翟義作亂於東翟鴻負倚盩厔芒竹以孺子嬰為沖帝

考

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書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酒誥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尹伯奇履霜操曰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自曲禮定為生曰父死曰考之稱而為人子者當有所諱矣

伯父叔父

古人於父之昆弟必稱伯父叔父未有但呼伯叔者若不言父而但曰伯叔則是字之而已詩所謂叔兮

伯兮伯兮趨兮叔于田之類皆字也

今之天子稱親王爲叔祖曾叔祖甚非古義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稱其先君亦曰伯父叔父左傳昭九年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皆稱其先君爲伯父叔父之證也故禮有諸父無諸祖(原注)宋時亦有皇叔祖之稱而無高曾見容齋四筆

族兄弟

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鄭康成謂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左傳襄公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注同族謂高祖以下是也故晉叔向言肸之宗十一族賈誼新書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是同高祖之兄弟卽爲族族非疏遠之稱(原注)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皆云族人河北雖二三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原注)梁書夏侯亶傳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座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原注)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路史謂但言親戚非諸父昆弟之稱非也(原注)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疏曰親指族內戚指族外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此謂其父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謂其子弟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三國志張昭謂孫權曰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此謂其父兄(原注)戰國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蓋指其妻嫂

哥

唐時人稱父爲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稱之爲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錢氏曰)唐書云云然則唐時以哥爲君父之稱矣(趙氏曰)攷古人稱哥原有數種漢武故事西王母授武帝五嶽真形圖帝拜受畢王母命侍者四非答哥哥此以之稱帝王者也唐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及同玉真公主遇大哥園池此稱其兄者也晉王存勖呼張承業爲七哥三司使孔謙兄事伶人景進呼進爲八哥此亦稱兄長也王荊公謂雱曰大哥趙善湘語于范曰三哥甚有稱三哥謂第三子葵此父之稱子也蓋古人又以哥爲郎君之稱雖宮闈之間亦然又宋欽宗臥太后車前曰傳語九哥九哥謂高宗則兄之稱弟也顧氏之議毋亦狃于吳中習俗而未考哥之有是異稱也(楊氏曰)北齊諸王稱母曰姊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原注)又有同玉真公主過大哥園池詩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梁氏曰)史記淮南王傳常謂上大兄文帝行非第一而稱大者蓋大乃天子之謂也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爲大則元宗稱寧王之例

妻子

今人謂妻爲妻子此不典之言然亦有所自(錢氏曰)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韓非子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

今矜何如夫曰象吾故矜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衿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牀

稱某

經傳稱某有二義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史文諱其君不敢名也（原注）史記高祖紀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與此同春秋宣公六年公羊傳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傳失其名也禮記曲禮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儀禮士冠禮某有子某論語某在斯某在斯通言之也（原注）左傳襄公三十年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此又是不能悉數之辭周人以諱事神牧誓之言今予發武成之言周王發生則不諱也金縢之言惟爾元孫某追錄於武王既崩之後則諱之矣故禮卒哭乃諱

互辭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書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言予又言台汝猷黜乃心言汝又言乃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言予又言我越予沖人不卬自恤言予又言卬詩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言爾又言女論語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我又言吾左傳爾用而先人之治命（原注）今監本脫而字依石經補言爾又言而女長而宗室言女又言而史記張儀傳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言若言汝又言而詩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王又言天子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言公又言侯穀梁傳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君又言公（原注）范甯解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左傳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言公女又言公子史記齊世家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言田又言陳皆互辭也

豫名

詩爲乃去矣后稷呱矣子初生而已名之爲后稷也爲韓姞相攸女在室而已名之爲韓姞也皆因其異日之名而豫名之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原注）楊氏曰其未崩堯而稱謚者與此一也

重言

古經亦有重言之者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詩無已太康已即太也既安且寧安即寧也既庶且多庶即多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周其有頌王亦克能修其職克即能也禮記人喜則斯陶則即斯也

后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商之前皆稱妃周始立后（原注）晉書后妃傳序亦云婁自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今考帝嚳四妃帝舜三妃以至周初太姜太任太姒邑姜皆無后名（原注）以太姒爲后妃乃後人之論而詩書所云后皆君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於是始稱后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而宣王晏起姜后脫簪見於列女之傳此周人立后之據惟左傳哀元年后緡方娠是夏時事疑此後人追稱之辭自春秋以下之文則有以君爲后者（原注）如泰姤大象及內則稱后王有以妃爲后者雜然於書傳矣

人君之號唐虞曰帝夏曰后商曰王然帝王天子所專后則諸侯皆得稱之（原注）周禮量人注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易號凡象稱先王者唯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故書言肆覲東后羣后四朝禹乃

會羣后誓于師伊訓之祠先王侯甸羣后咸在周王大告武成亦曰嗚呼羣后而后夔后羿伯明后寒之稱皆見於傳允征之篇亦稱允后康王作畢命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穆王作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然則禹之降帝而稱后是禹之謙禹之不矜也

諸侯謂之羣后故天子獨稱元后

漢時郡守之於吏民亦有君臣之分故有稱府主爲后者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云赫赫明后柔嘉維則桂陽太守周憬銘云慈賢后兮發聖英晉應詹爲南平太守百姓歌之曰僥倖之運賴茲應后蘭亭宴集有郡功曹魏滂詩云明后欣時康駕言映清瀾

王

三王之名自後人追稱之而禹之爲王未嘗見於書也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允征允后承王命徂征而夏小正言十有一月王狩夏之王見於書者始此然無稱禹爲王者經傳之文凡言夏必曰夏后氏（原注：唐沈既濟議云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恐亦未然書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而左傳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固君人者之通稱矣）

周人之追王止於太王而組紺已上至后稷則謂之先公詩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通言之則亦可稱之爲王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太子晉諫靈王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錢氏曰：祭公諫穆王昔我先王世后稷）

王而尊之曰帝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是也（原注：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九年王爲西帝已而復去之文王武王獨稱先帝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王而等之曰諸侯漢王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也（楊氏曰：等之非也董云諸侯王也不先王取便文有公不言而王言之王貴也春秋之吳楚則以子通于諸侯）

君

古時有人臣而臨其稱曰君者周公若曰君奭是也篇中言君奭者四但言君者六而成王之書王若曰君陳穆王之書王若曰嗚呼君牙皆此例也猶漢時人主稱丞相爲君侯也（原注：漢書兒寬爲御史大夫奉觴上壽制曰敬舉君之觴）（閻氏曰：按丞相御史大夫官猶尊若嚴助爲會稽太守武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亦稱君）

禮記坊記云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故春秋傳中稱君者皆國君然亦有卿大夫而稱爲君者莊十一年楚鬬廉謂屈瑕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襄二十五年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原注：文十年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并二臣通謂之君）至于家臣則直謂其主曰君昭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二十八年晉祁盈之臣曰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哀十四年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是也（原注：猶鄭伯有之臣稱伯有爲吾公）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原注：晉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喪大記大夫君孔氏曰大夫之臣稱大夫爲君周禮謂人注主大夫君也此則上下之通稱不始於後代矣

人臣稱君自三代以前有之孟子象曰謨蓋都君（閻氏曰：按史記舜本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是時舜

已爲諸侯故曰都君非人臣也大抵上古時有德者民便往歸之奉而爲君以主一國觀秦伯之在刑豐可見

漢書高帝紀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曰人君也上謂天子

漢時曹掾皆稱其府主爲君至蒼頭亦得稱其主人爲君後漢書李善傳君夫人善在此是也女亦得稱其父爲君漢書王章傳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是也婦亦得稱其舅爲君爾雅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淮南子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列女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是也

喪服妾爲君鄭氏注曰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主

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原注〕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謂人主友之謂注主大夫君也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閻氏曰〕按國語優施語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卿大夫之妻亦稱主也戰國策又以主君冒諸侯秦策甘茂引樂羊曰主君之力魏策魯君擇言稱主君之尊蓋一指魏文侯一指魏惠王也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亦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若劉元德帝蜀謚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降魏封爲安樂公自可即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原注〕三國志載鍾會檄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爲益州先主先主之名蓋始於此乃是魏人所稱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亦云吳之先主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而猶沿此稱殊爲不當況改漢爲蜀亦出壽筆〔原注〕黃氏日抄曰蜀者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名之者魏人也〔楊氏曰〕魏以蜀爲漢則言不順故謂爲蜀也當時魏已篡漢改稱昭烈爲蜀使不得附漢統異代文人不察史家阿枉之故若杜甫詩中便稱蜀主殊非知人論世之學也昔劉知幾論後漢書劉元列傳以爲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今之君子既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矣〔原注〕綱目亦書帝禪爲後主姚燧深以爲非見元史傳諸葛孔明書中亦多有稱先主者本當是先帝傳之中原改爲先主耳〔原注〕杜微傳載孔明書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亦無稱朝廷爲主公之理是後人所改

主者次於君之號蘇林解漢書公主云婦人稱主引晉語主孟啗我

陛下

賈誼新書天子卑號稱陛下蔡邕獨斷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原注〕記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據此則陛下猶言執事後人相沿遂以爲至尊之稱〔原注〕許善心以陳臣入隋守文述言其祭陳叔寶文稱陛下召問善心言陛下者本是呼執事之人與尊號不同事乃得釋然後世非天子亦不敢用

足下

今人但見史記秦閻樂數二世稱足下遂以爲相輕之辭不知乃戰國時人主之稱也如蘇代遺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皆稱足下又如蘇秦謂燕易王范睢見秦昭王蘇代謂齊湣王齊人謂齊湣王孟嘗君舍人謂衛君張丐謂魯君趙

郝對趙孝成王酈生說沛公張良獻項王亦皆稱足下漢書文帝紀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

宋書西南夷傳載諸國表文訶羅陁國稱聖王足下又稱天子足下阿羅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闍婆婆達國稱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天竺迦毗黎國稱大王足下梁書諸夷傳表文盤盤國稱常勝天子足下干陁利國稱天子足下狼牙修國稱大吉天子足下婆利國稱聖王足下

閤下

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閤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閤故世俗書題有閤下之稱(原注)漢書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閤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爲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稱執事即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原注)晉左思稱左記室梁何遜稱何記室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閤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閤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閤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壞矣(原注)彭乘墨客揮犀同

謝在杭五雜組言閤夾室也以板爲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原注)檀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沈氏曰)案內則正義天子之閣于夾室左右各五諸侯于房五大夫亦于夾室三蓋古人置此以庋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爲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原注)三輔黃圖云皆蕭何造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游覽之所(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閣者門旁小戶也(原注)說文董賢傳與孔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宏傳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原注)古人坐以東向爲尊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賓館是也(原注)朱雲傳薛宣請雲曰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閣而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縣至高陵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入也(原注)嚴延年傳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制倣之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閤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閤(原注)唐六典宣政殿之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也爾雅小閨謂之閤(原注)閨即門也故金門亦謂之金閨謝朓詩既通金閨籍文翁傳諸生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身直爲閨閤之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爲稱(原注)後漢書曹大家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是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閤(原注)宋書百官志黃閤主簿省錄衆事鄧琬傳太宗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諸佐吏竝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蓋

亦論經石渠校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爲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爲焦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爲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沈氏曰〕移抄本作儀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原注〕魏張閣字子臺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原注〕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八閣老詩云扈從登黃閣困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借黃門爲黃閣而嚴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 唐書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然則今之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相

管子曰黃帝得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而左傳定公元年薛宰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原注〕如魏文侯卜相于李克儲子爲齊相不必秦國有之史記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沈氏曰〕漢書相國丞相皆秦官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杜氏通典曰黃帝六相堯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是則三代之時言相者皆非官名〔原注〕相者在王左右之人書曰相被冕服憑玉几高宗立傳說爲相而曰王置諸其左右亦此意也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禮記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之類耳左傳桓公二年太宰督遂相宋公莊公九年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昭公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按當時官名皆不謂之相〔原注〕荀子言孫叔敖相楚傳止言爲令尹淮南子言子產爲鄭國相傳止言執政左傳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史記則云君以我爲相〔梁氏曰〕僕欲求爲太宰史公易爲相太宰元天官之長然宋太宰亞於司寇楚鄭太宰又非正卿則太宰不定是相矣哀公十七年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又是相二官而非相楚王〔原注〕論語今由與求也相夫子是相季氏而非相魯君惟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則似真以相名官者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杜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顧爲小相焉之相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爲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儐相之相爲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原注〕禮記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有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徙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爲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孔子爲小司寇 按左傳閔二年司空無駭杜氏注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然則臧紇爲司寇亦小司寇也 朱子論語集注引此亦不覺其誤〔梁氏曰〕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卽魯三家之外有東門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時同在卿列則亦儼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爲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職乎昭定以後臧氏替而以孔子居之亦事理所有史云

大司寇別於小司寇之下大夫也毛氏經問謂夫子由小卿司空進大司寇頁是〔又曰〕誤非始史公晏子春秋外篇孔子聖相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事文子孔子為魯相王充遂有孔子為相國之說而經史問答六力辨孔子以鄉當國余未敢以為然又韓子外儲說左言孔子相衛尤妄

將軍

春秋傳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是已有將軍之文而未以為名也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對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正義曰此以魏子將中軍故謂之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公羊傳將軍子重諫曰穀梁傳使狐夜姑為將軍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莊子今將軍兼此二者〔原注〕盜跖篇 淮南子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又曰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而國語亦曰鄭人以詹伯為將軍又曰吳王夫差黃池之會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禮記檀弓衞將軍文子之喪史記司馬穰苴傳景公以為將軍封禪書杜主者故周之右將軍越世家范蠡稱上將軍魏世家令太子申為上將軍戰國策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通典曰自戰國置大將軍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至漢則定以為官名矣〔汝成案〕衞將軍衞字衍

相公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錢氏曰〕西漢丞相封侯東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以丞相封魏公相公之稱自曹孟德始前此未之有也 若封王則稱相王〔原注〕司馬文王進爵為王荀顗曰相王尊重是也晉簡文帝及會稽王道子亦稱相王

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盡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二百年來有此二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司業

國子司業以為生徒所執之業非也唐歸崇敬授國子司業上言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版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簨虡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祭酒為太師氏司業一為左師一為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以聞議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按靈臺之詩曰虡業維樅即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原注〕宋徐爰誤解此義而曰大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 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原注〕爾雅業業危也 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為事業之義易傳之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梁劉勰文心雕龍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今周官篇有論道經邦之語蓋梅賾古文之書其時未行然即此二

字〔原注〕業字論字亦足以察時世言語之不同矣

翰林

唐書職官志曰翰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
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爭而翰林院者待詔
之所也〔原注〕雍錄曰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唐制乘
輿所在必有文辭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
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
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
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之代張說陸堅張九齡
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掌中外表
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繇中書每多壅
滯始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原注〕亦有無官而得入者如李白是也
然亦未定名制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
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至德以後天下
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置學士六人內
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德宗
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
〔原注〕參取新舊二志而其官不見於唐六典蓋書成於張九齡
其時尚未置也〔陸氏曰〕士子登高第者入翰林不數年坐致館閣爲儲相地當卽以相業期之入院之後宜講貫歷朝經制務爲明體適用之學則得之矣〔姚刑部曰〕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異入而面爭于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異今獨謂御史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知其一而失其一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可不知近臣之職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者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篇今之人不以爲其職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以盡職爲出位孰肯爲盡職者
舊書言翰林院有合鍊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
以廩之〔原注〕職官志陸贄與吳通元有隙乃言承平時工
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請罷其官〔原注〕通元傳
其見於史者天寶初嵩山道士吳筠乾元中占星韓
穎劉烜貞元末奕碁王叔文侍書王伾元和末方士
柳泌浮屠大通寶歷初善奕王倚興唐觀道士孫準
竝待詔翰林〔原注〕小說元宗時有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又如黎幹雖官
至京兆尹而其初亦以占星待詔翰林而貞元二十
一年二月丙午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
四十二人〔原注〕順宗紀寶歷二年十二月庚申省教坊樂
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幷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共一
千二百七十人〔原注〕文宗紀此可知翰林不皆文學之士
矣趙璘因話錄云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
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
別日〔原注〕雍錄曰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坐法免上書願養馬黃門金日磾與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又武帝令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則是黃門之地凡善格五者能養馬者能繪畫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例也
成化三年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院詞臣譔詩詞
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言翰林之官以論
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
進於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自
取侮慢不敬之罪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
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
陳今張燈之舉恐非堯舜之道應制之詩恐非仁義
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
陳于上伏願采芻蕘之言於此等事一切禁止上怒

命杖之譴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昶桂陽州判官各謫外用已而諫官爲之申理乃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京行人司司副自此翰林之官重矣

洗馬

越語句踐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云爲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爲吳兵先馬走（原注：當作吳王）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挾輿先馬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滕薛衞中山之君隨而趨然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先或作洗又考周禮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謵朋前馬

比部

周禮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莊子云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唐時刑部有刑比（原注：音毗）都官司門四曹通典比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舊唐書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楊炎傳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宋史職官志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覆中外帳籍凡場務倉庫出納在官之物皆月計季考歲會從所隸監司檢察以上比部至則審覆其多寡登耗之數考其陷失而理其侵負山堂考索會計逋欠每三月一比謂之比部故昔人有刑罰與賦斂相爲表裏之說今四曹改爲十二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乃猶稱郎官爲比部何邪

員外

員外之官本爲冗秩舊唐書李嶠傳嶠爲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原注：猶近日天啓末之添注京堂）以至官寮倍多府庫減耗事在中宗神龍二年（原注：通鑑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冊府元龜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其員外官悉恃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又有謂之員外置同正員者迨乎元宗猶不能盡革故肅宗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應州縣見任員外官並任其所適其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聽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今則副郎而取名員外於義何居（孫氏曰副郎俗稱也不宜沿用今六部員外郎不可省去郎字單稱員外蓋外郎無員而此則有員也）當條定制之初主爵諸臣未考源流有乖名實子不云乎必也正名則糾封墨敕之朝不可沿其遺號矣

主事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

中寀茂材若爲之然其職不過如掾史之等故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因郭泰之言蕃乃謝之而張霸戴封戴就公沙穆並以孝廉爲光祿主事其他府寺則不聞有此名也宋書百官志中書通事舍人下云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至後魏則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唐時並流外爲之尚書省主事六人從九品上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八品下而劉祥道上疏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望有釐革稍清其選事竟不行〔原注〕裴光庭傳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元載傳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宋史職官志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有八人守當官十有九人〔原注〕魏仁浦傳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主事　楊億傳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沖爲大理丞評事億以吏之職不宜任清秩封還詔書未幾太沖補外是在前代皆掾史之任也明初設六部主事意亦倣此永樂十四年永新伯許成以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被劾

主簿

周禮司會注主計會之簿書疏云簿書者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漢御史臺有此官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魏晉以下則寺監以及州郡並多有之杜氏通典州佐條下云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又引晉習鑿齒爲桓溫荊州主簿親遇深密時人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在當時爲要職〔楊氏曰〕三十年看儒書云云即溫語非時人語也豈邵公誤耶

郎中待詔

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蓋起於宋時老學菴筆記北人謂醫爲衙推〔原注〕舊唐書鄭注傳以藥術依李愬署爲節度衙推　北夢瑣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后方晝寢繼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卜相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亦莫詳其所始也〔原注〕舊唐書音樂志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爲名稱

外郎

今人以吏員爲外郎按史記秦始皇紀近官三郎索隱曰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今以之稱吏員乃世俗相褒之辭

門子

門子者守門之人舊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是也〔原注〕王智興爲徐州門子〔沈氏曰〕周禮左傳國語所稱門子並卿大夫適子之稱與後世門子絕異今之門子乃是南朝時所謂縣僮梁書沈瑀傳爲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

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唐志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爲之

快手

快手之名起自宋書王鎮惡傳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建平王景素傳左右勇士數十人竝荊楚快手黃回傳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原注）南史作快手亦有稱精手者沈約自序收集得二千精手南史齊高帝紀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原注）袁粲梁書武帝紀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

火長

今人謂兵爲戸長亦曰火長崔豹古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爲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戸伯漢制兵五人一戸竈置一伯故曰戸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通典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唐書兵志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又云十人爲火五火爲團則直謂之火矣宋書卜天與傳少爲隊將十人同火木蘭詩出門看火伴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或作夥誤

樓羅

唐書回紇傳加冊可汗爲登里頡咄登密施含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含俱錄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意酉陽雜俎引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南齊書顧歡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昻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于似道我輩五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樓羅兒矣（原注）今本作僂儸鶴林玉露僂儸俗言猾也宋史張思鈞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白衣

白衣者庶人之服然有以處士而稱之者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纘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爲太孫師傅胡奮傳宣帝之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是也有以庶人在官而稱之者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蘇伯玉妻盤中詩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望見白衣人乃王宏送酒是也人主左右亦有白衣南史恩倖傳宋孝武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魏書恩倖傳趙修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茹皓充高祖白衣左右

唐李泌在肅宗時不受官帝每與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不禁白

清波雜志言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漢書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

詩麻衣如雪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原注）杜子美詩麻鞋見天子然則深衣亦用白

郎

郎者奴僕稱其主人之辭（原注）通鑑注門生家奴呼其主爲郎今俗猶謂之郎

唐張易之昌宗有寵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等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鄭杲謂宋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安祿山德李林甫呼十郎王銲謂王鉷爲七郎李輔國用事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程元振軍中呼爲十郎陳少游謁中官董秀稱七郎是也其名起自秦漢郎官三國志周瑜至吳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江表傳孫策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僮隸已呼爲鎮惡郎後周書獨孤信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呼爲獨孤郎隋書滕王瓚周世以貴公子又尚公主時人號曰楊三郎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自唐以後僮僕稱主人通謂之郎今則輿臺廝養無不稱之矣（原注）韋堅傳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元宗行第三以天子而謂之三郎亦唐人之輕薄也

又按北朝人子呼其父亦謂之郎北史節義傳李憲爲汲固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爲郎婆

門生

後漢書賈逵傳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曰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汝成案）自門生之名冒弟子之實于是贄執上官論丐國士以速援引用博藝稱賄詔顯行名曰親厚纂述微聞詭云建贖廣職業恣爲耀諂浮誇之風莫斯爲甚至于鄉里小兒略涉文翰便自立義諱云其師紹繇下吏密通款曲偶值勢衰轉譏彼援稱原以自解幸景桓之未錄首鼠兩端出處一轍恬不知怪抑又甚焉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呂緐云聖人無常師公卿文學可弗愼歟

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衞孝武大驚其人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錢氏曰）晉書周顗傳坐門生斫傷免官南史齊東昏侯紀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唯將二門生自隨后妃傳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劉繢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宋書顔竣傳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

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出是也故南齊書謝超宗傳云白從王永先又云門生王永先謂之白從以其異於在官之人〔原注〕陳書沈洙傳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顏氏家訓亦以門生僮僕並稱而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其冗賤可知矣〔錢氏曰〕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坐坐遣出免中正庸梁傳昭不蓄私門生蓋所以矯時人之弊乎〔趙氏曰〕觀六朝所謂門生不過如僮僕從之類非受業弟子也然富人子弟多有爲之者蓋其時仕宦皆世族而寒人則無進身之路惟此可以年貲得官故不惜身爲賤役且有出財賄以爲之者陸慧曉爲吏部尚書王晏與選內外要職多用兩門生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可以見當日規制也顧氏謂其非在官之人則未知門生有可入仕之路亦不得謂非在官人也〕守門之人亦有稱門人者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韓非子門人捐水而夷射誅

府君

府君者漢時太守之稱三國志孫堅傳荊州刺史王叡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孫策進軍豫章華歆爲太守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錢氏曰〕漢時郡國守相稱府君亦稱明府

官人

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誌銘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是唐時有官者方得稱官人也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詩劍外官人冷明制郡王府自鎮國將軍而下稱呼止曰官人

對人稱臣

漢初人對人多稱臣乃戰國之餘習〔原注〕刺客傳聶政稱臣嚴仲子亦稱臣史記高祖紀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原注〕西都賦李周翰注臣者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至天下已定則稍有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原注〕陳平周勃對王陵亦曰臣不如君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梁氏曰〕此侯罪狀史漢表皆同中閒有脫文必不因稱臣棄市也況淮南王爲釘之從祖尊卑既別名位亦殊其稱臣何罪平棘侯薛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原注〕免侯爵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傳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爲罪則知釘等三人所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於諸侯王遂不復有稱臣者矣〔原注〕晉時有自稱民者世說陸大尉對王丞相曰公長民短然王官之於國君屬吏之於府主其稱臣如故宋書孝武孝建元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等奏郡縣內史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詔可齊梁以後王官仍復稱臣〔原注〕隋書百官志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而屬吏則不復稱矣

諸侯王有自稱臣者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是也天子有自稱臣者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景帝對竇太后言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

及臣即位乃侯之是也

先卿

稱其臣爲卿則亦可稱其臣之父爲先卿宋史理宗紀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此如商書之言先正保衡蓋尊禮之辭也

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爲先臣則亦可稱母爲先妾左傳晏嬰辭齊景公曰君之先臣容焉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陳沈炯表言臣母妾劉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

稱臣下爲父母

父母二字乃高年之稱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是稱其臣爲父也（原注）史記文帝又問則曰父知之乎是當時面言如此漢書以人主嫌於稱父乃添一字曰父老知之乎失之矣 趙王謂趙括母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是稱其臣之母爲母也

人臣稱人君（楊氏曰）前有人臣稱君一條宜并入

人臣有稱人君者漢書高帝詔曰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

郡縣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故尉繚說秦王曰以秦之强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水經注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上下通稱

漢書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黃霸傳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者爲一輩先上殿師古曰殿丞相所坐屋也董賢傳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開後漢書蔡茂傳夢坐大殿（原注）注屋之大者古通呼爲殿也 三國志張遼傳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窗是人臣亦得稱殿也鮑宣傳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是人臣亦得稱法駕也舊唐書吳元濟傳詔以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以郾城爲行在蔡州爲節度所是人臣亦得稱行在也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三國志孫皓傳注邵疇爲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隷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也 亦謂之郡朝後漢書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建市獄是也（原注）時琨爲并州刺史胡三省通鑑注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 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漢丹陽太守郭旻碑有曰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歐陽永叔以人臣爲疑蓋徒見唐盧粲駁武承訓造陵之奏以爲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原注）舊唐書德鞏傳此自南北朝已後然爾按水經注言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又引風俗通言王公墳壟稱陵

書中有子夏陵老子陵及諸王公妃之陵甚多後漢書明章二帝紀言祠東海恭王陵定陶太后恭王陵東平憲王陵沛獻王陵西京雜記董仲舒之墓稱下馬陵（原注）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訛爲蝦蟆陵也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蟆陵下住曹公祭橋元文北望貴土乃心陵墓三國志注陳思王上書言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屋名爲宮冢名爲陵則人臣而稱陵古多有之不以爲異也呂東萊大事記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凡民之墓亦得稱陵

人臣稱鹵簿石林燕語曰鹵簿之名始見於蔡邕獨斷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原注）杜氏通典有輦官鹵簿南史顏延之傳嘗乘羸牛車逢子竣鹵簿王僧孺幼隨其母至市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

今人以皇族稱爲宗室考之於古不盡然凡人之同宗者即相謂曰宗室左傳昭六年宋華亥譖華合比而去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魏書胡叟傳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北齊書邢邵傳十歲便能屬文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張雕傳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後周書裴俠傳譔九世伯祖貞侯傳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薛端傳爲東魏行臺薛循義所逼與宗室及家僮等走免杜叔毗傳兄君錫及宗室等爲曹策所害徐陵集有在北齊與宗室書

顏氏家訓論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以爲非所宜言然夏侯湛昆弟誥曰我王母薛妃登遐又曰蔡姬（原注）其祖之繼室登遐則晉人固嘗用之不以爲嫌也

人臣稱諒闇晉書山濤傳除太常卿遭母喪歸鄉里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闇

人臣稱大漸列子季梁得疾七日大漸齊王儉褚淵碑文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王子良行狀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沈約安陸王緬碑文遘疾彌留歔欷爲大漸隋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唐王紹宗爲其兄元宗臨終口授銘吾六兄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蘇許公瓌神道碑文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記玉藻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是垂拱之云上下得同之也

人臣稱萬歲

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然考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原注）史記但云坐者皆起再拜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

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沈氏曰元史刑法志禁令篇云諸民間祖宗神主稱皇字者禁之）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四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卽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衞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原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曰司馬遷以世黎氏之後爲太史令則已覺其謬矣　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此顯非而曲爲之說〔雷氏曰〕重與黎皆官名後乃謂之羲和國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此重卽少昊四叔中之重以句芒而兼天官者黎乃蚩尤九黎之族以世職而爲地官者或謂黎卽吳回大謬回乃顓帝之曾孫安有帝之初立卽命其曾孫之理蓋高陽以前惟凶黎蚩尤之族稱黎黃帝雖滅蚩尤仍遷其善者于鄒屠使爲縉雲之官掌當時之職襲蚩尤之名爲黎君也少昊之衰黎有亂德顓頊制之亦遷其善者使爲北正故曰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自後掌其職者皆襲其號高辛之初二官失職帝以老童二子代之故山海經曰老童生重及黎重卽氏黎卽吳回也其初二職皆掌于重後寔回分掌之及共工作亂帝命重氏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而以其弟吳回爲之後由是重氏之職又幷于黎而黎之德獨光融于天下焉蓋對少昊氏四叔之重言之則老童之子通謂之黎對吳回之稱黎言之則回之兄止謂之重無所對而以其兼幷二職言之則回與其兄皆可謂之重黎也國語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重黎卽謂吳回其後卽羲和是也羲和本黃帝時占日之官堯取于古官之名以名之使纘理授時之事又以其四子分掌四時此卽國語所謂別其分主者授之于古亦猶少昊之世分至啓閉掌于四官而統于歷正故嚳堯以後天事掌于一家說其屬而分言之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各有分司就其長而統言之則或謂之羲和或謂之重黎止是一官之稱也呂氏春秋謂舜使重黎舉后夔與業是又卽羲和重黎之諸夏后中康之世羲和尸位允侯征之以昆吾氏代其職蓋昆吾者亦祝融吳回之孫帝之命代猶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羲故國語曰至于夏商重黎世敘天官史記天官書昔之言天數者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巫咸在商王太戊之世然則太戊以前幾百年猶是重黎之子孫敘其職也馬融書注分羲和爲二氏後出孔傳用法言近羲近和之說謂重卽羲黎卽和亦由于此

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蹟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原注〕孔安國傳賢咸子巫氏　史記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咸當爲賢字之誤　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

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原注〕周禮簭人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鄭元注此九巫皆當讀爲筮字之誤也言巫鬼則莊子所稱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原注〕索隱曰孔安國尚書傳云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辭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禳桑穀之災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原注〕封禪書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原注〕地理志曰巫咸山在安邑縣東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原注〕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文選呂向注扁鵲巫咸皆鄭人按列子莊子皆言鄭有神巫曰季咸而扁鵲則鄭人字形相混亦以爲鄭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原注〕注採藥往來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原注〕注羣巫上下此山採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託者多矣

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鬭帝泄十六年殷侯微〔原注〕上甲微也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原注〕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山海經中〔原注〕一作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卽河伯也〔原注〕郭璞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莊子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注引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原注〕淮南子馮夷大丙之御注二人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眞誥載有一人日日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教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原注〕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為水神湘夫人為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梁氏曰〕堯妻舜二女明載堯典檀弓何以有三妃歷攷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凡所稱引皆作二妃周禮天官目錄九嬪疏史五帝紀集解之類並引禮記作二妃則知三妃乃別本之譌而康成就文立義謂之三夫人孔疏引皇甫謐世紀以實之不可信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虙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沈氏曰〕昭二十九年傳本作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為二卽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為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為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原注〕高誘注天神青霄玉女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為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原注〕李善高唐賦注引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為伏羲氏之女〔原注〕漢書音義伏羲氏之女溺雒水為神嵞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為啓母之妹〔原注〕今少室山有阿姨神而武后至封之為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為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原注〕楊炯少姨廟碑曰蔣侯三妹青溪之軌可尋并州妬女為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原注〕見下小孤山之訛為小姑也〔原注〕歐陽公歸田錄杜拾遺之訛為十姨也〔原注〕黃氏日鈔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為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為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原注〕郊祀歌媼神蕃釐張晏曰媼者老母之稱坤為母故稱媼於是山川之主必為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原注〕唐書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道出妬女祠其碑大歷中判官李諲譔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

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攷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原注　而卽如字）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真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嫗當時大歷十才子爭遺李謹鑱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塐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塐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原注　張南軒集言舜廟中有武后像卽日投之江中）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譔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襃封固真以爲泰山之女也今攷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壻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原注　魏書高句麗傳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壻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攷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

文獻通攷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攷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元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漠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

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原注〕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閒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梁氏曰蓋厲王流彘諸侯皆往宗共伯若霸主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而民厭亂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之參核情實必是如此竊怪史公以共和紀年大違春秋天王出居公在乾侯之義遂使逍遙共首之賢侯幾疑其與羿浞莽卓等豈不謬哉〕共伯不以有天下爲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僭王之議

莊子曰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原注〕共首今之共山亦謂之共頭荀子武王伐紂至共頭而山隧呂氏春秋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蓋其秉道以終得全神養性之術者矣〔原注〕畢拱辰曰按金氏通鑑前編厲王三十七年出奔彘五十一年崩於彘其紀年亦與竹書不合

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衞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卽今衞輝府輝縣〔原注〕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別一共伯共者諡也非共國之共也今輝縣有共姜臺後人之附會也

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原注〕容齋三筆以爲始自劉向新序非也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原注〕盜跖篇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因之水經注引王肅喪服要記桂樹之問亦辨以爲誣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原注〕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

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衍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原注：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原注：子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成者觀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禹貢書朝宗之語而齊景公欲遵海觀朝儛矣且屈原云聽潮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繇上而後信哉子胥溺於吳江前有祠廟當潮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潮且復爲誰潮邪）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月三日也（原注：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已一之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非可信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鐙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況以是爲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原注：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絶火遂蕃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道播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愈死人爲之立祠號聖火冢每陰雨見火出冢門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禪衆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與司爟事（原注：漢書大鴻臚有別火令丞）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

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

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梁氏曰趙注本說苑列女傳言哭夫而城爲之崩正義著其名爲孟姜據列女傳云就夫之屍于城下正義云向城而哭則城者莒城也左傳遂于莒郊檀弓迎柩于路說苑聞之而哭城阤是齊之城故崔豹古今注曰都城也似書依齊城解〕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原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按魏惠王二十年乃齊威王之二十七年非閔王〕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并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池魚

東魏杜弼檄梁文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人每用此事淸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此則池魚是人姓名〔原注風俗通已有此說〕按淮南子云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則失火與池魚自是兩事後人誤合爲一耳

攷池魚事本於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此後人用池魚事之祖〔原注祖君彥爲李密檄文曰燕巢衛幕魚遊宋池〕

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爲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原注樗里子傳〕莊舃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芷〔原注淮南王安傳〕而獨有嚴君疾〔原注樗里子傳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正義曰蓋封蜀郡嚴道縣因號嚴君疾名也〕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原注胡身之通鑑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桓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攷莊周爲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敘傳貴老嚴之術攷楚之莊生爲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卽殺陶朱公兒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李善注七

略有莊春言琴（原注）王莽傳有嚴春此非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藝文志常侍郎莊悤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悤奇下言嚴助史駁文（原注）嚴助傳作嚴蔥奇

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為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為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原注）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日鈔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

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併用

大小山

王逸楚辭章句言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梁氏曰）高誘淮南子序言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文選卷三十注引作藝非李上陳由古字通用壽春八公山以八人得名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

梁昭明太子十二月啟乃曰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庾肩吾詩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庾信枯樹賦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是以山為山谷之山失其旨矣

梁書何允二兄求點並棲遯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

丁外人

丁外人非名言是蓋主之外夫也猶言齊悼惠王肥高帝外婦之子也（原注）史記齊悼惠王肥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然王子侯表有山原孝侯外人齊孝王五世孫乘丘侯外人中山靖王曾孫則是姓劉而名外人不知何所取義

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

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没其受賂事失之矣

名以同事而晦

呂氏春秋言秦穆公興師以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奚施爲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傳不載淮南子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原注〕水經注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

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猶秦武陽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淮南子注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今人但言翁仲不言君何

名以同事而章

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攷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原注〕左傳但言獲杞梁不言獲華周〔楊氏曰〕說苑亦子政所譔則云兩人皆死

人以相類而誤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未聞去相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秦士蹇叔春者不相蹇叔之士不見於書必百里奚之誤也〔原注〕呂氏春秋蹇叔有子曰申與視注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也按孟明視百里奚之子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文大魏東苞碣石西跨流沙南極班超之柱北窮竇憲之誌班超未嘗南征必馬援之誤也後周庾信擬詠懷詩麟窮季氏罝虎振周王圈季氏未嘗獲麟必叔孫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傳記不攷世代

張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以證圖讖爲後人僞作今按傳記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秦趙其時未有梁趙稱代王其時未有代王國語句踐之伯陳蔡之君皆入朝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

魯亦無孟僖子又言韓武子出田欒懷子止之韓氏無武子又言楚莊王以椒舉爲上客椒舉事靈王非莊王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錢氏曰左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正在晉文公時）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有憂色孔子賢之趙襄子爲晉卿時孔子已卒顏闔見魯莊公顏闔穆公時人去莊公十一世史記孔子世家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孔子時甯氏已滅扁鵲傳號君出見扁鵲於中闕其時號亡已久龜筴傳宋元王宋有元公無元王莊子見魯哀公而其書有魏惠王趙文王魯哀公去趙文王一百七十歲韓非子扁鵲見蔡桓侯桓侯與魯桓公同時相去幾二百歲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又言孔子奉雅琴見越王越滅吳孔子已卒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鹽鐵論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又言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非之平仲去管子季桓子去柳下惠子貢去臧文仲各百餘歲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冉有對魯哀公言姚賈監門子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閻氏曰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屬陳老子時地尚未爲楚有）（梁氏曰老子之子宗爲魏將老子卒於敬王初年而其子仕魏最少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於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胷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司馬温公通鑑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温公之意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卽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沈氏曰格論末云近代鄭端簡作名臣記于韓國公李善長傳末載虞部郎中王國用疏其亦得太史公之法者歟

史記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云宣公初志閏月然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十年多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者何正邪

子長作史記在武帝太初中高祖功臣年表平陽侯下云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今侯者作史記時見爲侯也下又云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則後人所續也卷中書征和者二後元者一惠景閒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一後元者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書征和者二漢興將相年表有天漢梁氏曰漢興將相年表天漢以下皆後人所續以漢書校之大半乖迕如劉屈氂爲彭侯而稱彭城侯王章爲安平侯而兩書平安侯章元咸侯嗣父爲侯也而曰因丞相封扶陽侯元帝永光二年爲奉世擊西羌八月任千秋爲將並進乃此稱奉世擊羌之月爲千秋反遣卻奉世主帥斯皆誤之大者其餘年月官職敍舛顛多太始征和後元以至昭宣元成諸號歷書亦同梁氏曰史記訖太初而高祖功臣表與惠景侯表皆云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者蓋太初之見侯據今侯且不得以太初四年爲限斷故不數之與建元及王子二侯表以年號分紀者判然不同表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十一字乃後人妄續當刪之惠景表有太初已後四字亦衍文楚元王世家書地節二年齊悼惠王世家書建始三年者二曹相國世家書征和二年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田叔傳匈奴傳衛將軍傳末有戾太子及巫蠱事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皆後人所續也　河渠書東海引鉅定漢書溝洫志因之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至琅槐入海又千乘郡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錢氏曰琅槐屬千乘廣饒屬齊郡又臨朐下云石膏山洋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鉅定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

封討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矣

凡世家多本之左氏傳其與傳不同者皆當以左氏為正齊世家吾太公望子久矣〔梁氏曰〕孟子曰太公望則其名望書矣史於世表作太公尚於世家作呂尚以望為號未免乖反〔又曰〕太公組紺安得預知呂尚而望之太公乃長老之稱莊子山木有太公任釋文引三晉李頤云太公大夫稱則或又以呂尚為太師三公故歟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

趙世家趙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因左傳降於喪食之文而誤為之解本無其事

敬侯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此文重出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此亦太史公之誤春秋傳未有稱田者至戰國時始為田耳〔楊氏曰〕說文田字解田陳也蓋以音相近

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楊氏曰〕弟子傳亦多不可據

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於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原注〕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亦有可疑

虞卿傳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燕王遺樂間書恐即樂毅事〔梁氏云〕史策書辭既殊而策後有留趙不報之言未可并混為一而傳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日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汝成案〕遺樂間書與遺樂毅書用意迥別其不報宜也

屈原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似屈原放流於懷王之時又云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則實在頃襄之時矣放流一節當在此文之下太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爾〔沈氏曰〕此說誤

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未一

淮陰侯傳先云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漢書

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

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

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酈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蟲達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原注〕此位次高后二年所定故凡已絕奪在前者皆不與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攷此並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下而誤連書者也〔原注〕史記田叔傳既云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而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此亦古人附注備攷之文古人著書有疑則闕之以待攷如越絕書記吳地傳曰湖王湖當問之丹湖當問之是也〔梁氏曰〕案漢表梁王襄在位四十年以天漢四年薨史不得稱謚必後人因增改梁孝王世家而并改年表也當云今王襄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錢氏曰〕以年代推之德不得有治淮南獄事〔又曰〕文可互見非乖舛也又其更名向在成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禮樂志上云孝惠二年使樂府夏侯寬備其簫管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樂府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戾園之目預見於八年之前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夫以二劉之精核猶多不及舉正何怪乎後之讀書者愈鹵莽矣〔原注〕後周書婣婭並作姻婭惟列傳二十五卷獨作婣婭

天文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濦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按左傳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然其彊界亦當至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氐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食貨志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失其指矣

地理志丹陽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誤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纜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原注〕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

枚乘傳上云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下云枚乘復說吳王蓋吳王舉兵之時乘已家居而復與之書不然無緣復說也

杜周傳周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原注〕其時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宏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錢氏曰〕史文但稱昆弟子當時大臣后族犯法者衆周能以法繩之故武帝謂其盡力無私非謂周所逐捕者卽衛皇后桑大夫也〔張氏曰〕所云逐捕者自指桑衛昆弟子犯法周能不避權貴而逐捕之也本文並不云治桑衛獄無緣以此爲班氏之謬也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原注〕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固云自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王商傳春申君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誤當是幽王

外戚傳從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二字衍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近本漢書不刻注者誤以此爲顏氏注而并刪之

續漢郡國志云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原注〕本志司馬彪所撰其山川地名悉爲細注今進爲大字新注證發臣劉昭采集是則前書小字爲孟堅本文猶後漢之細注也其師古等諸注猶後漢之新注也當時相傳之本混作一條未曾分別耳

漢書不如史記

班孟堅爲書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爲一傳蒯最冤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全氏曰〕蒯伍只合附見淮陰淮南傳中要之蒯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稱耳原不合作特傳〔錢氏曰〕二淮兩字不成語

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爲編年其敘事處索然無復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爲長惟一二條可采者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卽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漢書以負遂爲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原注〕或曰進卽賮字財貨也史記呂不韋傳車乘進用不饒荀紀爲長元康二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漢書作骨肉之恩𥼶而不殊文義難曉荀紀爲長〔原注〕按漢書𥼶而不殊當作𥼶而不誅說文𥼶𥼶散之也從米殺聲徐引左氏定公四年傳王於是乎殺管叔而𥼶蔡叔言放之若散米今左傳作蔡蔡叔上蔡字亦音素葛反後有善讀者傚裴松之三國志之體取此不同者注于班書之下足爲史家之一助

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一年其二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

號

後漢書

後漢書馬援傳上云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下乃云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此是采輯諸書率爾成文而忘其伏波二字之無所本也自范氏以下史書若此者甚多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按前漢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原注　師古曰如古附庸王莽傳嘗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是曾受莽封爵史爲諱之爾光武終不用譚當自有說

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上疏救不省騰竟伏尸都市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邪

橋元以太尉罷官就醫里舍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索貨其家之不貧可知乃云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史傳之文前後矛盾元以靈帝之世三爲三公亦豈無錢者（楊氏曰以子被劫而云有錢亦不然　孫氏曰橋公於光和元年里居被劫卒於六年此五六年間雖有陸賈之橐蕭然無餘亦事理所恆有公爲人剛急則有之未聞以貪黷稱不可以此譏史文之矛盾）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而黨錮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孫氏曰按黨錮傳上既列張儉劉表於八及而下文張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則以張儉爲八俊劉表爲八顧蓋此但指目儉之同鄉有八俊八顧八及表傳楚號爲八顧謂此與上文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者不同耳）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降操則是表卒之後琮已赦嵩而出之矣下文云操至州乃釋嵩之囚此史家欲歸美於操而不顧上下文之相戾也

蔡邕傳謂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辟之稱疾不就卓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而文苑傳有議郎蔡邕薦邊讓於大將軍何進一書按中平元年黃巾起以何進爲大將軍正邕亡命之時無緣得奏記薦人也

郡國志睢陽本宋國有魚門引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升陘之戰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爲證按杜預注魚門邾城門非宋也

三國志

蜀志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而先主未稱尊號即有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按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僅二十有二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孫亮太平元年孫綝殺滕允呂據時爲魏高貴鄉公之甘露元年魏志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本傳云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誤也

陸抗傳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於文難曉按甘寧傳曰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

欲夜涉渡肅以兵千人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據此則當云自益陽至白帝也〔楊氏曰止羽下添一瀨字可耳〕

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記帝紀之後卽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繇立昉於周之譜牒〔梁氏曰史通雜說篇謂太史公之創表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大事記謂史記十表意義宏深通志謂史記一書功在十表誠哉斯語〕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瞭如作史體裁莫大於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歎也其失始於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原注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皆無表志〕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譔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沈氏曰救文格論云作史莫難乎志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非閎覽博物者不能爲其考訂之功亦非一積以歲月不能徧自東京以後典冊既闕人趨苟且陳書三國始不立志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二史並因之不立志其他諸史雖立志而紕繆特多夫無志不得爲完史有志而不淹貫不得爲良史矣〕

陳壽三國志習鑿齒漢晉春秋無志故沈約宋書諸志幷前代所闕者補之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皆無志〔楊氏曰思廉百藥德棻皆唐初人其不著志以別有修志之敕也〕而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別修五代史志詔編第入隋書古人紹聞述往之意可謂宏矣

史文重出〔汝成案漢書云云已見前元本此題下僅一條別書是條於上疑先生刪去潘氏誤入云〕

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原注馬貴與文獻通攷因而錄之不知其誤〕

續漢郡國志侯城故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故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沈氏曰救文格論合二條爲一末有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之詳贍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數句而無上條之注〕

史文衍字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鄣郡銅山誤多一豫字後漢書光武紀以前密令卓茂爲太傅誤多一高字黨錮傳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誤多一外字

後漢書皇后紀桓思竇皇后父諱武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楊氏曰五代時有諱后父者〕

儒林傳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按此則十五非十四也蓋衍一毛字其下文載建初中詔有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之語〔原注本紀建初

（八年詔同）又下卷二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原注）（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而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原注）（徐防傳注引漢官儀曰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則此毛字明爲衍文也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多有仍舊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魏書孝靜帝紀稱太原公今上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韋貫之傳上卽位謂穆宗此皆舊史之文作書者失於改削爾

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鎭西將軍文帝紀元嘉十三年九月癸丑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二十五年八月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陽王順帝紀昇明三年正月丁巳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諱爲雍州刺史三月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公世子蕭思話傳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煚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王韶傳晉王諱班師鐵勒傳晉王諱北征北史李徹傳諭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諱舊唐書中宗紀臨淄王諱舉兵誅韋武睿宗紀臨淄王諱與太平公主子薛崇簡等元宗紀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郝處俊傳周王諱爲西朋竝當時臣子之辭

三國志魏后妃傳注甄后曰諱等自隨夫人此諱字明帝名當時史家之文也宋書武帝紀劉諱龍行虎步後周書柳慶傳宇文諱忠誠奮發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謂勰曰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竝合稱名史臣不敢斥之爾然宋紀中亦有稱劉裕者一卷之中往往雜見（原注）（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戊寅幸李諱宅諱字下小注曰明宗）也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稱臣公言爲蕭揚州薦士表稱臣王言表辭本合稱名而改爲公王亦其臣子之辭也

晉書

晉書宣帝紀當司馬懿爲魏臣之時無不稱之爲帝至蜀將姜維聞辛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所謂賊者卽懿也當時在蜀人自當名之爲賊史家雜采諸書不暇詳改一篇之中帝賊互見

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按此冢宰當作冢人（原注）（或以公羊傳宰上之木拱矣則墓亦可稱冢宰）又曰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則周官之冢宰矣

藝術傳戴洋言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按瑜卒於建安十四年而呂蒙之襲關羽乃在二十四

年瑜士已十年矣〔錢氏曰〕予作攷異與此暗合今已刪之矣
顧榮傳前云友人張翰後又云吳郡張翰張重華傳
前云封謝艾爲福祿伯後又云進封福祿縣伯戴若
思傳舉孝廉入雒周顗傳若思舉秀才入雒南陽王
模傳廣平太守丁邵良吏傳丁紹石勒載記前作段
就六眷後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呂纂載記
前作句摩羅耆婆後作鳩摩羅什慕容熙載記宏光
門馮跋載記作洪光門又作洪觀門〔楊氏曰〕以宏爲洪宋人避諱改書

宋書

宋書州郡志廣陵太守下云永初郡國又有輿肥如
潞真定新市五縣肥如本遼西之縣其民南渡而僑
立於廣陵符瑞志所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
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廣陵之有肥如也乃
南沛太守下復云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
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
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自相違錯〔錢氏曰〕肥如故縣卽謂廣陵僑立之肥如縣非遼西之肥如縣也志以孝武大明八年爲正其時肥如已省故不載
且二漢之肥如自在遼西安得屬之廣陵分之
沛郡乎〔沈氏曰〕周敎寧云宋書列傳六卷末臣穆等案高氏小史趙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而魏稱魏良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獨增案六卷有張暢傳十九卷又有張暢中稱廟號魏稱虜傳末有史臣論則六卷暢傳非約書明矣是當創去何未之詳考而互存耶

魏書

魏書崔浩傳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
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
國其謹也如此史於馮代彊下注曰疑按急就篇有
馮漢彊魏起漢北以漢彊爲諱故改云代彊魏初國
號曰代故也顏師古急就篇序曰避諱改易漸就蕪
舛正指此酈道元水經注以廣漢並作廣魏卽其例
也

梁書

劉孝綽傳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梁宣帝諱
詧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乃其論則直
書姚察〔楊氏曰〕姚思廉諱父名而改之其直書者援班彪之例〔錢氏曰〕按思廉修梁陳書皆因其父察所譔而續成之梁書諸論述其父說必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倣孟堅漢書稱司徒掾班彪之例其但稱史臣者出自思廉新意惟列傳二十七論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是傳刻之誤察非唐臣不應係以史臣也
書中亦有避唐諱者顧協傳以虎丘山爲武丘山何
點傳則爲獸丘山

後周書

庾信傳哀江南賦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漂
渚當是溧渚之誤〔錢氏曰〕漂渚是用韓信漂母事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溧也張勃吳
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史記范睢傳伍子
胥橐載而出昭關至於陵水〔原注〕戰國策作菱夫索隱曰劉氏
云陵水卽栗水也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至溧陽逢
女子瀨水之上〔原注〕古溧瀨同字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食之
既去自投于水後子胥欲報之乃投白金于此水今
名其處爲投金瀨金陵志曰江上有諸曰瀨諸是也
或以二句不應皆用子胥事不知古人文字不拘如
下文生世等於龍門四句亦是皆用司馬子長事

隋書

經籍志言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又云後漢明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按自哀帝之末至東京明帝之初垂六十年使秦景尚存亦當八十餘矣不堪再使絕域也蓋本之陶隱居真誥言孝明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寫佛經四十二章祕之蘭臺石室作史者知張騫爲武帝時人姓名久著故刪去之獨言秦景而前後失于契勘故或以爲哀帝或以爲明帝耳〔孫氏曰〕此自前後二事魏書釋老志則哀帝時受經之博士弟子乃秦景憲也明帝所遣之秦景既單名景又真誥稱其官爲羽林郎是名與官俱不同

突厥傳上言沙鉢略可汗西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此必一事而誤重書爲二事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九月乙丑封皇子儼爲東平王後主天統二年五月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一事兩書必有一誤

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於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徂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民卒官世以神爲祟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原注〕南史云琛至著屐登聽事閣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遭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齊書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自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原注〕南史同南史蕭猷〔原注〕本作淵猷傳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值齊苟兒反攻城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是日猷大破苟兒則又以爲獲祐益不可信矣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小變其

說（原注）按宋書惠明傳無此事

舊唐書

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可觀其中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元宗蓋沿故帙而未正者也懿宗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則既直書其叛亂之罪而哀帝紀末云中興之初王處直傳稱莊宗王鎔鄭從讜劉鄴張濬傳各有中興之語自相矛盾按此書纂於劉昫後唐末帝清泰中爲丞相監修國史至晉少帝開運二年其書始成（原注）冊府元龜言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修上並賜繒綵銀器幷及前朝劉昫當時避晉高祖嫌名或謂之李氏書（錢氏曰）舊唐書修於石晉時初命宰相趙瑩監修瑩罷以宰相劉昫代之若後唐時監修國史乃宰相盧衡亭林誤以爲一事蓋未攷五代會要也朝代遷流簡牘浩富不暇徧詳而並存之後之讀者可以觀世變矣

楊朝晟一人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

新唐書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禪社首次第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繫於戊辰之日文雖簡而事不核矣（楊氏曰）歐公之所以如此者以別有禮志故也

天后紀光宅元年四月癸酉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遷廬陵王于房州又中宗紀嗣聖元年（原注）是年九月改光宅正月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按舊書嗣聖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爲廬陵王幽于別所四月丁丑遷廬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遷廬陵王于房州中宗紀亦同而以四月爲五月然無先遷房州一節疑舊史得之歐公蓋博採而誤

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見殺明矣而不書其死亦爲漏略

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一月壬戌李訓及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下云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立言王璠郭行餘而獨於李訓不言其死況訓乃走入終南山未至鳳翔亦爲未當藝文志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當作蕭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原注）餘鮚錄曰方等者如周續之（楊氏曰）作蕭方者當是傳寫之誤必非歐公原本

新唐書志歐陽永叔所作頗有裁斷文亦明達而列傳出宋子京之手則簡而不明二手高下迥爲不侔矣如太宗長孫后傳安業（原注）后異母兄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原注）舊書攷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意雖不異而戶知之二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傳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原注）舊書攷曰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不過省舊書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無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則當斟酌彼此有詳有略斯謂之簡如崔沔駁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其文兩載於本傳及韋縚傳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李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言志及濟領吏部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兩見於本傳及高智周傳而石仲覽一人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此而忽之則亦不得謂之能簡矣（原注此事已見於新唐書糾繆今仍錄之）

楊瑒傳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日孤經絶句帖試之法用紙帖其上下文止留中間一二句因人以難記年頭如元年二年之類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類如此則習春秋者益少矣故請帖平文今改曰年頭日尾屬對將工而義不通矣

嚴武傳爲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此宋人穿鑿之論（原注此說又見韋皋傳蓋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遂爲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爲南京則又爲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爲之矣

張孝忠傳孝忠魁偉長六尺李晟傳長六尺古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於他書未見（原注馬燧楊收傳並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長六尺五寸〔錢氏曰〕古尺短於今尺佗書已言之矣〔趙氏曰〕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舊書段秀實傳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宿所獎遇此謂姚令言之判官岐靈岳與海賓明禮爲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當少一及字新書遂謂結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此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靈岳令言賊也安有肯同秀實之謀者哉

舊唐書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並云四鎮節度使夫蒙靈詧而李嗣業段秀實二傳則云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劉全諒傳則云安東副都護保定軍使馬靈詧按王維集有送不蒙都護詩注不蒙蕃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原注如詩鄂不韡韡）不蒙當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爲馬也新書因之兩姓並見而突厥傳則云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楊氏曰〕考異云會要作馬今從實錄）

馬總傳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總節度賜號天平軍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總復詔還鎮上云詔總徙天平劉總也下云召總還馬總也又云會總卒劉總也又云鄆人附賴總馬總也此於人之主賓字之繁省皆有所不當云詔徙天平而去總字其下則云會劉總卒於文無加而義明矣

舊唐書皇甫鎛傳附柳泌事云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無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語雖煩而敘事則明新書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去其中間語則它異二字何所本邪〔楊氏曰〕因上文言之）

晉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錢氏曰〕此條吳氏糾謬已有之

舊唐書鄭綮傳昭宗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新書改曰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制已下矣何萬一之有

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配享儒學傳復出此文而闕賈逵作二十一人

林蘊傳泉州莆田人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譔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此當是署令在前作論在後而倒其文

凡吳氏糾謬所已及者不更論

昔人謂宋子京不喜對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無一篇詔令如德宗興元之詔不錄於書徐賢妃諫太宗疏狄仁傑諫武后營大像疏僅寥寥數言而韓愈平淮西碑則全載之夫史以記事詔疏俱國事之大反不如碑頌乎柳宗元貞符乃希恩飾罪之文與相如之封禪頌異矣載之尤爲無識〔楊氏曰〕自是子京見解之偏其改傳奕辟佛疏及柳玭家訓都不如原文

宋史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按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又按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沈氏曰〕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原注〕金史張覺傳平州自入契丹別爲一軍執弗與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曰北兵北主昴爲胡星改曰北星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爲敵至以金鹵爲金敵〔原注〕陳康伯王大寶傳惟胡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

士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原注〕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楊氏曰〕韓通傳今在宋史曰周三臣通一也李筠二也李重進三也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譔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遼史

宋史富弼傳言使契丹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遼史興宗紀亦云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耶律仁先傳亦同二史並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原注〕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爲一傳而有重文

金史

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原注〕劉祁字京叔渾源人著歸潛志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著壬辰雜編元人取之以成金史見文藝傳及完顏奴申傳贊〔錢氏曰〕貞祐南遷以後事迹多取元劉兩家章宗以前則實錄具在非出二人筆也然其中多重見而涉於繁者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爲文繁矣正同此病〔楊氏曰〕金史較遼史爲勝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原注〕昭公十三年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爲失當

幽蘭之謚承麟謚之曰哀宗〔原注〕本紀息州行省謚之曰昭宗〔原注〕完顏婁室傳史從哀宗爲定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復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原注〕元史列傳中並稱金義宗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內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爲善〔錢氏曰〕宋史述與交兵事亦止稱大元未書內元而外宋不可以是議兩史之優劣

承麟卽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爲末帝〔原注〕白撒傳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號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楊氏曰〕三十七卷石抹也先三十九卷石抹阿辛亦是一人兩傳〔錢氏曰〕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已紕繆若此矣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脩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

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汪氏曰元太祖平北狄諸國憲宗續平西域諸國則紀傳皆有之劉郁西使記作于中統四年具載諸國山川風土今西北[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本皆爲元[illegible]則元太祖世祖之勤蹟洵奇偉宏文家本紀至順二年奎章閣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祕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其後撒迪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兄往來奏答與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續爲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則太祖之事蹟以奎章閣無書而不傳矣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縝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乃歷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

洪武中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四年五月陞上都路望雲縣爲雲州松山縣爲松州是三年尚未陞州預書爲州者誤(錢氏曰)滑州自唐宋迄金元無異名而志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滑州攷唐志滑州郡[illegible]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蓋唐一代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州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于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襄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襄陽軍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襄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衡一爲實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臯邑且棄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强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則舛謬甚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名護國軍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而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慶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又曰)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爲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仍圖棣爲州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志又云濟寧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爲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麟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麟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槩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真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於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瀨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即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混而爲一周瀨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寧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改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書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仍爲濟北郡耶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爲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元敦方犯宋斷諱且宋志郴州倚郭爲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爲敦州改郴縣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即廢而元史臣乃以爲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爲郴陽真可笑也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凌犯而本紀復詳書之不免重出志末云餘見本紀亦非體

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鎔範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里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牘中之稱謂也

張楨傳有復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此謂明太祖也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於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內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其時國號未爲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古人記事之

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錢氏曰〕蒙古滅金之時亦未有國號大元之名建于世祖之世則金亡久矣金史紀傳皆追稱大元此蓋初史臣不用之例

通鑑

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云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通鑑削不告姦者一句而以匿姦之罪爲不告姦之罪本傳又云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通鑑削之本傳又云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通鑑削以家次二字皆當以本傳爲正〔原注〕以家次者如漢賜夏侯嬰北第第一之類

孟子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湣王元年爲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爲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慙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邪〔錢氏曰〕寶應王懋竑謂孟子書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湣王初年兵強天下亦必有過人之才故孟子許其足用爲善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所以有喪邦之辱後人校孟子書者疑孟子不當在湣王時添入宣王謚而尚有未及添者故知史記所書得其實趙氏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爲齊宣王立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爲湣王遂致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既立[illegible]子之之亂諸子勸齊宣王因而伐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爲燕昭王報怨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爲湣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爲燕所破者湣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卽歿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子符合而觀又謂書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屬武斷總由未嘗留意燕昭即位二十八年始報怨之語耳〔錢氏曰〕此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立之十年田午弑剡自立是爲桓公桓公十八年當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敗魏于馬陵時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爲元年後元之十五年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爲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赧王之元年也國策燕王噲既立一篇亦三稱齊宣王一則曰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又曰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夫紀年成于魏史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驗何致反誤戰國策[illegible]短長書詞多謬駁然紀事之言不必皆謬如王噲既立一篇亦經之往證已自太史公作史記于魏增哀王一代此因竹書未出襄哀字訛不知其王有改元之事猶可說也全齊之桓威宣謚移易其卽位之年于齊人代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而不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于燕世家此實大謬唐初竹書雖傳而晉書束皙傳謂之于前太平御覽寰宇記諸書之于後于是紀年一書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勗和嶠之言記惠王改元之事而宣之伐燕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之卽位移下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從溫公而孟子序說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足敗燕句疑以之詞疑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反伐燕之事黃氏震日鈔謂宣之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暨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亂　國朝閻百詩四書釋地又將子之之事移上十年謂當周顯王之四十五年[illegible]短[illegible]長說之不同如此蓋自史遷移齊年于前溫公移齊年于後迄今千年經儒者百數十人共商此事非是其聽斷卽弓作調人未有定論予弱齡讀孟子卽疑此事辛酉後考訂紀年閱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卽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鑑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衞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

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夫曰圍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則疏矣攷史記匈奴傳本文則云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通鑑攷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通鑑攷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攷異引宣紀云三月行幸甘泉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楊氏曰〕宣紀本云幸雍荀氏紀則云幸甘泉恐是如此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通鑑乃書於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彊尚為太子亦為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按舊唐書李泌傳並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元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原注〕在今汜水縣河清縣柏崖倉〔原注〕在今孟津縣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原注〕並在今平陸縣開三門北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原注〕六典東都有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原注〕計太原倉雖屬陝州當在河北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闢三門巔輸〔原注〕疑當作踰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昇於安流自齊物始也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是則北運始於耀卿尚陸行十八里河運始於齊物則直達於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復鑿三門之事〔談氏曰〕溫公之作通鑑也參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真先後有倫精粗不雜駕左氏而與者誰復與京哉然亦間有七病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讞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所遺如此則餘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也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于憲之稱王稱帝則書于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宋孝武帝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嫚書樊噲願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前冒頓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歌吟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去之則歌吟二字無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麋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骨無所謂矣所謂複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景平元年熾盤后密與虎臺謀殺熾盤事露皆見殺而通鑑于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而通鑑一載之于七月又載之于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曆二年而通鑑于神功元年聖曆二年兩書之欽望罷為太子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于聖曆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所謂秦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通鑑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是為報王之五年也則惠文之生或當在六七年之間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于惠文王則惠文于是時亦不過十二三歲而已矣平原君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或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然則平原君之養士後事耳何可便

綴于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爲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爲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之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良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爲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侯自居且通鑑極嚴于歷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而削之者甚多乃編援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爲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爲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于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爲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爲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有乙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則月內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爲庚辰則次日即爲辛巳何反書于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即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抱罕涼州將張俊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瓘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孝武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張璩常據掌據若爲三人今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則本一人之事也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于永和中已從載記于太和中又從十六國春秋于太元中復不知何所本而作掌據夫張也常也掌也姓則岐而爲三璩也據也名且析而爲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爲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爲武陵王其後則又皆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者是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稚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北齊幼主高恆禪位于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爲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爲注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宋國號宋國當是宗國凡此者皆誤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召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要帝一請政先仁恕二請勿求邊功三請中官勿與政事四請國親勿任臺省并罷斜封員外等官五請行法自近六請杜賦外貢獻七請勿造寺觀八請接大臣以禮九請容納直言十請勿用母后之族皆曲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于早亦不嫌于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日可要乘不取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之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寇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涕泣相勉以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爲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謾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詞臣之筆譏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爲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邊皆將創是因秉筆者之微疵遂設爲賢者之大虔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諱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執司州刺史尹沖投塹而死文帝爲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詞而通鑑乃云沖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爲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爲之諱軌後侍內宴捋帝鬚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遣撾捷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捋鬚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于因言捋鬚事上遺一譯字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爲句以宇文孝伯因言捋鬚事爲句遂注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則于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謂賢之誣矣唐人皮日休新舊唐書皆不爲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攘楊墨排釋老使孔道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而通鑑于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及詳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僞官汙朝臣如裴渥豆盧琢輩皆居顯職然惟賊黨業從之召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閭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爲翰林學士或亦僞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于古人中識孟子于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爲信然矣

通鑑不載文人

李因篤語予通鑑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鑑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於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

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原注）冊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汝成案）不載文人是也而屈原不當在此數諫懷王入秦係興亡大計通鑑屬之昭睢而不及屈原不可謂非脫漏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六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漢人注經

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注傳必曲爲之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浸潁湛注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注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則尤多置駁如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注云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云特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繐衰而環經注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云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注云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郊特牲篇季春出火注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注云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注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注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注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杜氏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注之中可謂卓然者乎（楊氏曰古人注書之體本就書注書不爲駁難小顏云詆訶言辭掎摭利病乃效矛盾之仇讎非復抑揚之光潤顏氏所取正所訶也）

論語子見南子注孔安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

弟子不說與之祝書義可疑焉此亦漢人疑經而不敢强通者也

宋黃震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衞輒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解曰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迻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拏傳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解曰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傳遇者同謀也解曰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又事之不然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解曰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解曰蔡侯般弒父之賊此人倫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於中國者理旣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傳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解曰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衞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以上皆糾正傳文之失（孫氏曰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一事）

宋吳元美作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原注顏師古本傳）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禪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可謂卓識之言

注疏中引書之誤

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岐(原注：岐當作峐)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毛傳引之互相反鄭康成箋詩采蘩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誤作禮記皇矣引左傳鄭公子突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晉士會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誤合爲一事注周禮大司徒引左傳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誤作吾子疆理天下引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誤作土地射人引射義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誤作樂記縣士引左傳韓襄爲公族大夫誤作韓須注禮記月令引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誤作九月引詩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誤作受福無疆范武子解穀梁傳莊十八年引玉藻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誤作王制郭景純注爾雅引孟子止或尼之誤作行或尼之引易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誤以革遯二爻合爲一傳韋昭國語注公父文伯母賦綠衣之三章誤引四章高誘淮南子注引詩鼉鼓逢逢誤作鼉鼓洋洋孔穎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誤作伊尹聖人之和者也蘇軾書傳伊訓引孟子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誤作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朱震易傳井大象引詩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誤作知我者謂我劬勞趙汝楳易輯聞蹇大象引孟子我必不仁我必無禮誤作我必不仁不義朱元晦中庸章句引詩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誤作至于大王詩集傳閔予小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誤作三公揖讓

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孟子有爲神農之言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注偶誤未及改

楊用修言朱子周易本義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誤以合虛爲合參原其故乃自荀子注中引來不自韓非子采出也按伍所以合參安得謂之合虛乃今韓非子本誤

姓氏之誤

穀梁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南非姓姓字衍文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謚也父非謚謚字衍文

詩白華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字當作姓此康成之誤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乃是曲爲之解耳

朱子注論語孟子如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其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之類皆以氏爲姓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則併姓氏而爲一矣豈承昔人之誤而未之正與(原注：宋自夾漈鄭氏始著氏族略以前人多未講此故博古圖言州吁姓州而徽宗欲倣周人王姬之號故公主謂之帝姬也)

左傳注

隱五年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按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

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二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十一年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沈學博曰〕言寪有死者又非首惡也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解曰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非也

桓二年孔父嘉爲司馬杜氏以孔父名而嘉字非也孔父字而嘉其名〔沈學博曰〕若以孔父爲名則夫子得氏之始不應以所諱爲氏按家語本姓篇曰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證也〔原注〕說文孔从乙从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鄭康成注士喪禮曰某甫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原注〕甫父通是亦以孔父爲字劉原父以爲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竊意春秋諸侯卒必書名而大夫則命卿稱字無生卒之別〔原注〕劉原父亦云大夫再命稱名三命稱字亦未嘗以名字爲尊卑之分桓十一年鄭伯寤生卒葬鄭莊公宋人執鄭祭仲〔原注〕杜氏以仲爲名而足字亦拘於例也十七年蔡侯封人卒蔡季自陳歸于蔡名其君於上字其臣於下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illegible]於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二十二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爵其臣於上名其君於下也然則孔父當亦其字而學者之疑可以渙然釋矣

君之名變也命卿之書字常也重王命亦所以尊君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解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介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解曰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沈學博曰〕後漢書孔融傳曰劉表所爲不軌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其諱之齊兵次楚惟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纖內諸侯天王同罪師敗身喪可書之事莫大於此豈纖不告而不書哉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

六年不以國解曰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謂以列國爲名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解曰君楚君也愚謂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衞師燕師敗績解曰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愚謂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莊十二年蕭叔大心解曰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

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十四年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解莊公子傳惟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除此四人之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二年山嶽則配天解曰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非也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顧〕司業曰杜解非傳謂非常者以六月爲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幣以救之所云餘月則否者餘月卽常月也經於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爲首見故須發例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何云置閏失所平〔姚〕氏曰案此杜自以長歷推之而以辛未當爲七月朔傳未有云也此下惟正月之朔云云疑後人襲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語而竄入之不則前此經師引此以解用牲于社之非而引傳文耳後人誤爲傳文遂莫能辨若傳當日本有此文則此周六月乃宜鼓之月何云非常且左氏似亦未以六月爲七月月之失若當日推其當在七月則亦必正其失矣

僖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解曰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蓋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然昭王五十一年南征不復至今惠王二十一年討三百四十七年此則孔文舉所謂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者也

五年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曰鄭以非時興土功故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但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十五年涉河侯車敗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此二句乃事實非卜人之言若下文所云不敗何待則謂晉敗古人用字自不相蒙三敗及韓當依正義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故曰寇深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非也杜氏解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

十八年狄師還解曰邢留距衞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其下年衞人伐邢蓋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于邢也解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解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非也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卽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卽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曰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盧氏曰〕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棟謂固卽公孫固是也爾下司馬乃子魚非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强趨而諫購强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汝成案〕史記宋世家凡諫詞皆屬目夷似大司馬卽子魚盧徇杜解非是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蓋之推旣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解曰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戎翟之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並在歲末又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原注〕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錢氏曰〕凡蔀首之歲無閏餘今有閏餘一不得爲蔀首故言魯推步不正孟康說誤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蓋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之意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歷法故然

二年陳侯爲衞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此卽上文所謂我辭之者也解謂晉不聽而變計者非

三年兩釐于宋解曰宋人以釐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夫隕石鷁退非喜而來告也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解曰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非也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汝成案〕義亦正釋且字則杜柱爲得

十三年文子賦四月解曰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宣十二年脣濟亦終夜有聲解曰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非也言其軍囂無復部伍〔楊氏曰〕觀亦字則杜解爲是

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必言僕大夫者以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解未及〔沈學博曰〕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

十六年郤之師荀伯不復從解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非也謂不復從事于楚〔沈學博曰〕不復從者謂晉之餘師不能軍或說荀罃爲楚師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襄四年有窮由是遂亡解曰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

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謂亦兼受楚之敕命者非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言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楊氏曰〕杜解是以一軍供霸國豈兩家獨無與者乎〔汝成案〕如先生說則季氏三分四分公室皆出於爲公不可罪矣斯臣計在肥己而顧以一軍獨供四國之征求使孟叔不與有是理耶鄭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觀此則穆子所謂不能者可知周制言大國三軍次國二軍然觀晉侯大國也至獻公始作二軍魯大國也至襄公始作三軍蓋三軍者備數而不調發穀梁所云諸侯一軍據常所調發者言之未可非也以邱乘之法計之則天子當得十二軍諸侯當得六軍以其半爲羨卒唯田與追胥則畢發此王者之法制而非見行之實事也後世三萬戶以上便爲大郡以百里七十里而欲備三軍殆有不能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解曰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沈學博曰〕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即此塹防門據太山記山西北有長城延袤至海當是靈公所憑以禦晉者訖於戰國加功耳

二十一年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以爲范宣子非〔汝成案〕守臣當依杜氏謂范宣子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子天子命齒而樂桓子又未嘗得罪於晉侯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解曰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非也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母之兄弟乎〔沈學博曰〕第舉禮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二十八年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解曰善其不志於貨財非也邵國賢曰此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慶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問齊人用師之故解曰魯以師往非

昭五年民食于他解曰魯君與民無異謂仰食於三家非也夫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民食於三家而不知有君是昭公無養民之政可知矣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解以輿爲衆及謂欲以非禮厚葬哀公皆非也輿嬖大夫也言輿者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

十年棄德曠宗謂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解曰曠空也未當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禮也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合禮解但得其一偏

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爲叔父乎解以爲福祚不在叔父當復在誰者非

十七年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以爲安君之災者非

十八年振除火災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解以振爲棄夫當

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有他竟之憂也解謂雖與

他國爲竟者非

二十三年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解以爲劉蚠之父獻公非〔汝成案〕書無先君句

二十七年事君如在國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一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范鞅所言正爲此也解以爲書公行告公至謬矣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解曰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非也吳越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沈學博曰〕鄭康成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名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曰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于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斗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吳宿此年歲星適在越分若使吳越共之史遷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樵於歷算有以知之〔錢學博曰〕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稚越絕書云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淮南天文訓以須女爲吳與越絕書正合但須女爲元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曆冬至在牛之六度故耳

定五年卒于房房疑卽防字古阝字作𠂤脫其下而爲房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陽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

哀六年出萊門而告之故解曰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曰萊門陽關邑門

十一年爲王孫氏傳嗾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曰改姓欲以辟吳禍非

凡邵陸傅三先生之所已辯者不錄〔汝成案〕邵寶撰左觿一卷陸粲撰左傳附注五卷後錄一卷傅遜撰左傳注解辨誤二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

考工記注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揱讀爲紛容揱參之揱正義曰此蓋有文今檢未得今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紛溶箾蔘猗柅從風字作箾音蕭〔原注〕宋玉九辯前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卽此異文而上文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注鄭司農云迆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正義則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原注〕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同疏其下句忘其上句蓋諸儒疏義不出一人之手

爾雅注

爾雅釋詁篇梏直也古人以覺爲梏禮記緇衣引詩有覺德行作有梏德行注未引

釋言篇郵過也注道路所經過是以爲郵傳之郵恐非古人以尤爲郵詩賓之初筵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禮記王制郵罰麗于事國語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家語茀而讎裘投之無郵漢書成帝紀天著變異以顯朕郵五行志后妾當有失節之郵賈誼傳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谷永傳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外戚傳班倢伃賦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敍傳譏苑扞偃正諫舉郵皆是過失之義列子魯之君子迷之郵者則又以爲過甚之義〔原注〕文選盧諶贈劉琨詩眷同尤良用乏驥騄李善引杜氏左傳注鄭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古字通〔汝成案〕鄭傳是正義以爲過失之尤是過義也

國語注

國語之言高高下下者二周太子晉諫靈王曰四岳佐禹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謂不墮高不堙

卑順其自然之性也申胥諫吳王曰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謂臺益增而高池益浚而深以竭民之力也語同而意則異

昔在有虞有崇伯鯀據下文堯用殛之於羽山當言有唐而曰有虞者以其事載於虞書

至于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原注）爾雅釋天九月爲元注云魯哀公十六年九月非也當云魯哀公十六年十一月夏之九月

楚辭注

九章惜往日甘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注謂罪及父母與親屬者非也蓋懷王以不聽屈原而召秦禍今頃襄王復聽上官大夫之譖而遷之江南一身不足惜其如社稷何史記所云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即原所謂禍殃之有再者也

大招青春受謝注以謝爲去未明按古人讀謝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謂四時之序終則有始而春受之爾

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此援古賢不肖君臣各二丁謂商宗武丁舉傅說者也注以丁爲當非

荀子注

荀子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注云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貌（原注）新序第三卷亦言隴種而退（劉孝標曰）案角字當爲衍文蓋涉上而誤今考之舊唐書竇軌傳高祖謂軌曰公之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北史李穆傳芒山之戰周文帝馬中流矢驚逸墜地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罵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蓋周隋時人尚有此語

淮南子注

淮南子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按部即棓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

史記注

秦始皇紀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五百石以下秩卑任淺故但遷而不奪爵其六百石以上之不臨者亦遷而不奪爵也史文簡古兼二事爲一條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已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能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稱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梁氏曰）今年祖龍死當依搜神記作明年爲確各處竝誤作今年潛邱劄記論之云今字必明字之譌諸有二焉一果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其言驗一始皇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明年之事彼豈能預知乎幸其言不驗李白古風云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乃知太白唐時所見史記本尚無譌也余又得一證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及初學記卷五引史記政作明年可補閻氏所未及

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原注）今大同邊外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載轀輬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臭腐車中而不顧亦殘忍無人心之極矣

項羽紀擁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蝱之大者能搏牛而不能破蝨喻鉅鹿城小而堅秦不能卒破

鴻門之會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辭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時秦亦未帝必以書法裁之此不達古今者矣

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古人謂倍爲二〔原注〕孟子祿二大夫對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

孝文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與樂毅傳先王以爲慊於志同皆厭足之意荀子惆然不慊又曰由俗謂之道盡嗛也又曰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又曰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戰國策桓公夜半不嗛又曰膳啗之嗛於口並是慊字而誤從口大學此之謂自謙亦慊字而誤從言呂氏春秋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亦慊字而誤從人〔梁氏曰〕嗛卽慊漢書作愿志義同索隱以爲不滿之意非也

三年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此當言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言晉陽誤也然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

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謂無甥舅之國可娶索隱解非〔原注〕漢書無此句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漢書多有食晦者蓋曆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錢氏曰〕古法用平朔故日食有在晦及二日者唐以後改用定朔由是日食必在朔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謂先共祝詛已而數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並非

孝武紀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角獸一曰元狩云〔原注〕本封禪書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爲之而武帝卽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天官書疾其對國謂所對之國如漢書五行志所謂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左氏傳襄二十八年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氏解謂失次於北禍衝在南者也

四始者候之曰謂歲始也冬至日也臘明日也立春日也正義專指正月旦非也

星隕如雨乃宋閔公之五年言襄公者史文之誤正義以僖公十五年隕石于宋五注之非也

封禪書成山斗入海謂斜曲入之如斗柄然古人語也匈奴傳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又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楊氏曰〕斗是突絕之意

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勝日謂五行相克之日也索隱非天子病鼎湖甚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揚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原注〕三輔黃圖宜春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則鼎胡當在其中間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閿鄉絕遠且無行宮〔梁氏曰〕攷史漢及黃圖水經注四皆作湖乃古通用字如湖陵縣史漢多作胡陵鳳胡子

吳越春秋作糊可證又漢志京兆湖縣注云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通典曰鼎湖即此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按此卽謂武帝
服虔以爲高祖非
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死於海上非死於泰山下也
索隱所引新論之言殊謬
河渠書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崖崖當作岸
漢書古今人表屠岸賈作屠顏賈是也師古注謂山
領象人之顏額者非其指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辯之〔錢氏曰〕顏與崖聲相近
衞世家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是頃侯以
前之稱伯者乃伯子男之伯也索隱以爲方伯之伯
雖有詩序旄丘責衞伯之文可據〔原注〕鄭氏箋曰衞康叔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周禮九命作伯然非太史公意也且古亦無以方
伯之伯而繫諡者〔原注〕周公召公二伯也其諡則曰文公康公〔姚刑部曰〕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衞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諡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爲諡非爵也王曰孟侯衞自康叔稱侯矣豈特夷王時哉
楚世家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吾號王弗聽還報楚
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乃自立爲一句爲楚武王
爲一句蓋言自立爲王後諡爲武王耳古文簡故連
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
爲靈王衞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
立爲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
王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
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爲武武非諡也此說
鑿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沈明經曰〕子襲父名如林邑之稱士孫因祖謚繼楚懷之不振然父子同名尤可嗤也尉佗自立爲南越武帝

此後世事爾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
至此兩國卽謂秦齊也索隱以爲韓魏非也
越世家乃發習流二千習流謂士卒中之善泅者別
爲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庾信哀江南賦
彼鋸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
不者且得罪言欲兵之
趙世家吾有所見子晰也晰者分明之意易大有象
傳明辨晢也卽此字音折又音制索隱誤以爲鄭子
晳之晳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
之別封蓋魏王之使過安陵有所不快而毀之於秦
也
孔子世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云按玉篇彳部低除
饑切低徊猶徘徊也然則字本當作低徊省爲低回
耳今讀爲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
宿北姑兮低一作徘
絳侯世家此不足君所乎〔梁氏云〕此不足君所乎此字下當有非字謂此
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
故帝有此言而條侯免冠謝也
建德代侯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當云元
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
梁孝王世家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
服自比喪人之意
伯夷傳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
清士之輕富貴也
管晏傳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

見義不爲無勇者邪此言晏子之勇於爲義也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言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爲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爲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孫臏傳重射謂以千金射也索隱解以爲好射非

批亢擣虛索隱曰亢言敵人相亢拒也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蘇秦傳前有樓闕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殊而走說文繫傳曰斷絕分析曰殊謂斷支體而未及死〔原注〕淮南王傳太子即自剄不殊

樗里子傳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梁氏曰〕策作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與此同一贊解祇有脫誤索隱引一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吳注亦言一本作蒲入於秦當是

甘茂傳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謂歷事惠王武王昭王

孟子荀卿傳始也濫耳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錢氏曰〕按小司馬說非也詳上下文義似謂衍之說始謂泛濫而要歸于仁義節儉耳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語意正相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孟嘗君傳嬰卒諡爲靖郭君以號爲諡猶之以氏爲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諡爲帝太后與此同

王褒賦幸得謚爲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平原君傳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信陵君傳如姬資之三年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徒豪舉耳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蔡澤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豈下當有非字

樂毅傳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魯仲連傳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二國貧小生死之禮不備索隱謂君弱臣強者非

楚攻齊之南陽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賈生傳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斡音筦筦轉也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括反斡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斡蠡柄也从斗倝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烏括切按倝字古案切說文既云倝聲則不得爲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爲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斡同字即爲筦故知斡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錢氏曰〕斡从倝聲音烏括切猶害有害聲去入不妨相轉也師古之說失之拘泥

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曰斡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張敖傳要之置置驛也如漢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田橫傳至尸鄉廄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梁氏曰〕案索隱本置下有廁字與漢書同今本脫〔汝成案〕張釋之傳從行至霸上居北臨廁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索隱云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錢氏考異云予謂廁即側字側旁从人隸變爲厂與廁同字从广者不同劉伯莊音初吏反小司馬以爲義可兩通蓋廁與廁兩字唐以前已相溷據此訓廁爲側則史漢皆通矣

淮陰侯傳容容無所倚容容卽禺禺字

盧綰傳匈奴以爲東胡盧王封之爲東胡王也以其姓盧故曰東胡盧王

田榮傳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以爲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陸賈傳尉佗迺蹶然起坐謝陸生坐者跪也

數見不鮮意必秦時人語猶今人所謂常來之客不殺雞也賈乃引此以爲父之於子亦不欲久慁當時之薄俗可知矣〔楊氏曰〕當從注說

袁盎傳調爲隴西都尉此今日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原注〕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如淳訓爲選未盡〔錢氏曰〕調字書从如淳訓唐人初任曾云調見於史傳不勝枚舉宋時人尚有當調官好做之諺常調猶言常選也明人始有改調之說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漢書

扁鵲傳醫之所病病道少言醫之所患患用其道者少卽下文六者是也

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按徐廣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脫十字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梁氏曰〕按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菑川王膠西王濟南王故陽虛侯齊王齊文王菑川三王皆文帝十六年始封陽虛侯文帝十六年改封齊王文帝十六年薨則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方氏補正又謂是年乃文帝四年故盡三年三十九年不說年四十者是年未盡此因本傳謬書四年而謬解之惟補正載蔣西谷語爲確蔣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尚未精要事之三年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出治病卽有驗如下文所云也

武安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謂爾我皆垂暮之年無所顧惜當直言以決此事也索隱以爲共治一老禿翁者非

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南越尉佗傳發兵守要害處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司馬相如傳其爲禍也不亦難矣衍亦字

汲黯傳愚民安知爲一句

鄭當時傳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奏事有涉項王者必斥其名曰項籍也

酷吏傳尸亡去歸葬言其家人竊載尸而逃也謂尸能自飛去怪矣

游俠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延陵謂季札〔梁氏曰〕延陵季子非俠且不可言近世與四公子相比徐廣引韓子趙延陵生當之戰國策作延陵君又不得稱王者親屬疑延陵二字衍漢淳無以其偏游上國與名卿相結解千金之劍而繫冢樹有俠士之風也

貨殖傳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放於利而行多怨廉者知取知予無求多於人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是以取之雖少而久久更富廉者之所得乃有其五也注非

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說文街四通道鹽鐵論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爲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

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錢氏曰〕椎埋漢人語不可輕改先生亦微染俗學

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孟子魯之削也滋甚義同徐廣注以爲瘠者非〔梁氏曰〕嚴九能云方言趙肖小也肖有小義亭林似未考方言

漢書注

漢書敘例顏師古譔其所列姓氏鄧展文穎下竝云魏建安中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注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爲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爲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姚氏曰〕舊說戲水名顏注以戲爲軍之旌麾音許宜反又謂項羽見高祖于鴻門已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余按顏說非是羽雖過戲而諸侯軍或留戲下抑或受羽約于此解戲爲麾羽麾下耶諸侯麾下耶不辭之甚

不因其幾而遂取之訓幾爲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虞機張之機〔沈氏曰〕此說固通然訓幾爲危者亦當也左傳宣十二年利人之幾杜氏曰幾危也恐即此幾字案本書上下文二說皆可通

遺詔相國府署行義年謂書其平日爲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爲儀謂若今團貌非〔楊氏曰〕漢人義都作誼作義者謂儀也貢父是也

武帝紀元封元年詔用事八神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以爲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也非蹴後者也

昭帝紀三輔太常郡得以叔〔原注〕即菽字粟當賦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廩儲偫之乏也

元帝紀永光元年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是也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築戰事

建昭三年戊己校尉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各有正位而戊

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
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
故曰戊己也百官公卿表注亦載二說漢官儀曰戊
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
焉按烏融廣成頌曰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
戊己爲堅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獵亦有部伍也又
知其甲乙八名皆有而西域則但置此戊己二官爾
〔原注〕王莽傳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其所名或有所本車師傳置戊己校尉
屯田居車師故地烏孫傳漢徙己校屯姑墨而後漢
書耿恭傳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
爲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故師古以爲無常治
哀帝紀非赦令也皆蠲除之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還
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
除也
王子侯表瓡節侯息城陽頃王子師古曰瓡即瓠字
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瓡侯國師古曰瓡即執
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瓡讘侯杆者師古曰瓡狐同
河東郡下作狐讘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百官表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
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按長水非胡名
也郊祀志霸產豐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
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
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
是也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
祕書免師古曰以祕書借霍山非也蓋籍沒霍山之
書中有祕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
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
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
止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復爲太常薄責昌而厚繩山
非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祕書免足矣
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衞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
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
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
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盤蒲胡則音蒲蒲河則音婆三
音互見並未歸一然繁字似有婆音左傳定四年殷
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反儀禮鄉射禮注今文皮樹
爲繁豎皮古音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
索隱曰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
音婆相傳久矣〔原注〕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注曰音薄波切姓也又音煩此字或作緐
玉篇擊字亦音步波步丹二切
律歷志壽王侯課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
以下吏乃是下獄師古注非
食貨志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者四時六十甲
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
九數瓚說未盡
國士捐瘠者瘠古胔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婁敬傳徒
見羸胔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王恭傳毀胔
過禮大戴禮羸醜以胔皆是瘠字則此瘠乃胔字之
誤當從孟康之說〔原注〕蘇林音讀是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蓋壖地乃久不耕

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猶云無算言多也

布貨十品師古曰布卽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改曰野雞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埜〔原注〕野同雞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野雞者野中之雞耳注拘於荀悅云諱雉之字曰野雞夫諱恆曰常諱啓曰開史固有言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爲恆與啓乎又此文本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鼎耳雊其下文云公孫卿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原注〕漢書同此二條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王音等上言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原注〕偶亦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原注〕晉相史晨孔廟後碑云飾治桐車馬于瀆上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可以證寓之爲偶矣

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鄭獲魯隱按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爲公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爲之解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挈偏也說文有絜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楚元王傳孫卿師古曰荀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之轉也

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季布傳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爲近天子爲大臣非也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原注〕晉靈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戰國策楚王觴張儀中飲再拜而請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饋之半也〔原注〕上云饋之始至下云饋之畢史記河渠書中作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關〔原注〕關音彎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原注〕司馬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淮南厲王傳命從者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爲之說

萬石君傳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賈誼傳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爲相句古人文字之密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爲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鄒陽傳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冉當別是一人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一嘉字

趙王彭祖傳椎埋卽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恐非

李廣傳彌節白檀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注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

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言當侯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蘇武傳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今人送物與人而託其名於妻者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爲王故也云惡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注謂若示己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司馬相如傳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侈梁王田獵之事而爲言耳後更爲楚稱齊難而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爲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非無子也

杜周傳吏所增加十有餘萬謂辭外株連之人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擧裳者執要擧衣者執領

廣陵王胥傳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千里馬今駐待路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適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爲驛馬非

嚴助傳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卽下文所云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之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曰甲者閩越王弟之名非

朱買臣傳買臣入家中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

之會館

東方朔傳以劍割肉而去之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者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梅福傳諸侯奪宗如帝摯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是也

梅福傳贊殷鑒不遠夏后所聞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傳張章等言霍氏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原注）詩正義相對謂之讎左僖傳五年無喪而慼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鄭德曰相應爲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

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辛慶忌傳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爲淮南所憚

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于君按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原注）章帝即位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

于定國傳贊哀鰥哲獄毛詩禮記凡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爲明哲之哲

龔勝傳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多設器備恐被發掘爲動吾冢非也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韋賢傳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孟自言年老慕昔之君子垂令名于後欲王信老成之言而用之也在鄒詩曰既耇且陋則此爲孟之自述可知

下從者與載送之下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尹翁歸傳高至於死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王尊傳猥被共工之大惡謂御史大夫劾奏尊以靖言庸違象共滔天

蕭育傳鄠名賊梁子政名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非

宣元六王傳贊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師古注誤以爲蕩

張禹傳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崇以禹爲親之宣以禹爲敬之故各自得

翟方進傳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謂宮車晏駕故下文即賁麗以爲可移於相也

揚雄傳不知伯僑周何別也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冠倫魁能能字當屬上句言爲能臣之首

史書之文中有誤字要當旁證以求其是不必曲爲

之說如此傳解謝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乃同
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
而必欲訓之爲固爲名此小顏之癖也顏氏家訓云
穀梁傳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原注〕僖元年有姜仲岳讀刀
爲力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
吾苦諍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
服此傳割名之解得無類之
儒林傳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
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貨殖傳爲平陵石氏持錢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如
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氏訾亦次之
游俠傳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
也按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
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卽張禁
也君都亦卽放也名偶異耳
佞幸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
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匈奴傳孤僨之君僨如左傳張脈僨興之僨倉公傳
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
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矣其言與秦
人守者匈奴以轉徙爲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城之
事非秦人不能爲也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
穿井亦謂中國人〔原注〕後漢書鄧訓傳發湟中秦胡袁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人胡者胡人猶後人之言蕃漢也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
王號非也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其時尚未更名當
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錢氏曰〕父兄傳五世漢不來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亦是追改之
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
式去新字而言璽
南粵傳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
非也春秋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
衆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張大令曰〕按文帝紀孝文皇帝高帝之中子也母薄姬故以爲非正嫡所生如以衆子爲側室不當復云之子竊謂隨文爲解難以一律左傳以杜說爲是漢書以顏說爲是
西域傳康居國王東羈事匈奴言不純臣但羈縻事
之與烏孫羈屬意同當用彼注刪此注
宜給足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外戚傳常與死爲伍言瀕於死
其條刺史大長秋來白之史當作使〔錢氏曰〕汲古閣本元是使字
丞知是何等兒也言藏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注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王氏曰〕蓋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王莽傳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蓋先幾而去
自稱廢漢大將軍者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
將軍同此意自莽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會省戸下省戸卽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戸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右庾刻木校尉刻克同取金克木

敘傳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爲劉氏則又其苗裔也

彫落洪支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爲廢退王氏非

後漢書注

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非言此何等賊不足煩主上親擊也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言比略賣人口律罪之重其法也〔惠氏曰〕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爲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則漢律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卽賣人法也

質帝紀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爲禮者謂之禮家非也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循〔原注〕今本誤作修家法是也〔原注〕左雄傳注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此得之矣

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惠氏曰〕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馮異遺李軼書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言季文於更始爲親近之臣當在朝秉政豈得居此一隅注失其指反以爲疏遠非

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我聊應言然謂邯鄲將帥有此言我亦聊以此言應之不能必二郡之果來也本文自明注乃謂王郎欲發之謬矣

鮑永傳太守趙興數曰我受漢茅土不能立節而鮑永死之豈可害其子也永字誤當作鮑宣

楊厚傳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也非〔惠氏曰〕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年城莒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爲婦人審矣

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祇大也非也按易復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原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曰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惠氏曰〕案侯果易注云祇大也陰剝所以有悔覺非復故无大咎章懷之訓蓋本侯果

朱浮傳自損盛時損當作捐〔惠氏曰〕案文選作捐

賈逵傳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原注〕司馬均注云祝詛也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原注〕侯霸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惠氏曰〕案意別傳曰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掾史何乃仁恕爲國用心乎如此則范書略其文耳視字仍當爲見也

張禹傳祖父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按前漢

志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續漢志無此縣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即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梁節王暢傳今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收汚猶左氏傳所謂國君含垢〔惠氏曰〕袁紀作收恥通鑑作受汙案收汙猶受垢也老子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與國君含垢義同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注黃精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甯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等按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文衍一趙字〔原注〕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靈帝初官衞尉卒又蔡邕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文選注

阮嗣宗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漢成帝后趙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按成帝時自有趙李漢書谷永傳言趙李從微賤專寵外戚傳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爲倢伃敘傳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倢伃而趙飛燕爲皇后自大將軍〔原注〕王鳳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史傳明白如此而以爲武帝之李夫人何哉

陶淵明詩注

西溪叢語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燕王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求事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邪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非也此詩上文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下文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其爲田疇可知矣三國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泰一作春若田生遊說取金之人何得有高世之名而爲增節之所慕乎

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用方望辭隗囂書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

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多謝者非一言之所能盡今人亦有此語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常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多問趙君注多問者言殷勤若今人千萬問訊也

李太白詩注

李太白飛龍引雲愁海思令人嗟是用梁豫章王綜聽鍾鳴辭雲悲海思徒掩抑胡無人篇太白入月敵可摧是用北齊書宋景業傳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二事前人未注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王伯厚引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則然矣而又云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又曰海動山傾古月摧此所謂古月則胡是胡字不得曲爲之解也然太白用此亦有所本晉書苻堅載記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此其本也或曰析字之體止當著之讖文豈可以入詩乎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古詩固有之矣〔原注〕晉書郭璞傳有姓崇者搆璞於敦而史臣論曰竟斃山宗之謀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昔人譏其以飛將軍藹截

爲飛將者然古人自有此語後漢書班勇傳班將能保北鹵不爲邊害乎後魏唐永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數與賊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並以將軍爲將

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單于是地名通典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曰金河有長城有金河李陵臺王昭君墓舊唐書突厥傳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新書言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遥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原注：睿宗）卽爲單于都護（原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單于管內一十四州並叛應之蕭嗣業傳單于城中舊少樹嗣業于他處市楡命軍人藝之數遂成林田歸道傳默啜妻請大胡州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回紇傳遣使北收單于兵馬倉糧）通鑑注引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新唐書地理志曰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徐九皐詩題曰送部四鎮人往單于崔顥詩題曰送單于裴都護赴西河岑參輪臺卽事詩輪臺風物異地是古單于是也

杜子美詩注

寄臨邑舍弟詩徐關深水府送舍弟穎赴齊州詩徐關東海西徐關在齊境今不可考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于鞌齊侯自徐關入十七年齊侯與國佐盟于徐關而復之

行次昭陵詩威定虎狼都注引蘇秦傳秦虎狼之國甚爲無理此乃用秦本紀贊據狼弧蹈參伐參爲白虎秦之分星也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謂武韋之禍指麾安率土蕩滌撫洪鑪謂元宗再造唐室也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故詩中及之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而改鐵馬爲石馬以合李義山詩昭陵石馬之說非矣其朝享太廟賦曰弓劍皆鳴汗鑄金之鳳馬此在未亂以前又將何說必古記有此事而今失之爾（原注：今昭陵大馬見存曾琢石爲屏而刻馬於上其文凸起非金馬也乾陵石馬亦然）

奉贈韋左丞丈詩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顏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惟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

高都護驄馬行安西都護胡青驄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是也

送蔡希魯還隴右詩涼州白麥枯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天育驃騎歌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按史言元宗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廄使少卿張景順副之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

三司是景順特毛仲之副爾今斥毛仲爲大奴而歸其功於景順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乎

哀王孫詩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明帝爲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

朔方健兒好身手顏氏家訓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大雲寺贊公房詩狺狺國多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原注）戰國策江乙以狗喻昭奚恤

晚行口號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辰翁評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錢氏曰）陳書姚思廉所修以江總與姚察同傳唐人之重江總如此以其一代文宗也子美以總自比豈有微詞哉按陳書江總傳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臺城陷總避難崎嶇至會稽郡復往廣州依蕭勃及元帝平侯景徵總爲明威將軍始興內史會江陵陷不行總因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以本傳總之年計之梁太清二年己巳臺城陷總年三十一自此流離於外十四五年至陳天嘉四年癸未還朝總年四十五即所謂還家尚黑頭也總集有詒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子美遭亂崎嶇與總同而自傷其年已老故發此歎爾何暇罵人哉傳又云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去禎明二年己酉陳亡之歲又已五年頭安得黑乎其臺城陷而避亂本在梁時自不得以陳氏何罵之有且子美詩有云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危有云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有云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亦已亟稱之矣（原注）李義山詩杜牧之詩云前身應是梁江總此又何所譏哉

北征詩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黽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學興無人解此文法矣

曉出左掖詩騎馬欲雞栖蓋欲效古人微車羸馬之意後漢書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幷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語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雞栖言車小也余聞之張錦衣紀二云（原注）唐盧藏高都公楊府君碑銘曰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雞栖之車遠聞疾惡

垂老別詩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在井陘之東（原注）今獲鹿縣西南十里杏園度在衛州汲縣臨河而守以遏賊使不得度皆唐人控制河北之要地也舊唐書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史思明遣薛岌圍令狐彰于杏園李忠臣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今河南徙而故蹟不可尋矣唐崔峒送馮將軍詩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

秦州雜詩西戎外甥國注引吐蕃表稱外甥爲證按冊府元龜載吐蕃書皆自稱外甥稱上爲皇帝舅開元二十一年從公主言樹碑於赤嶺其碑文曰維大

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壬申舅甥修其舊好同爲一家則盟誓之文詔勅之語已載之矣

胡舞白題斜拔南史裴子野爲著作舍人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遣使繇岷山道入貢此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然則白題乃是國名〔原注〕梁武帝普通三年白題國遣使獻方物冊府元龜白題國在滑國東而此詩以爲白額儳亦詞家所謂借用者乎〔楊氏曰〕雕題黑齒亦謂刺其額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南史庾杲之傳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送鄭虔貶台州司戶詩酒後常稱老畫師舊唐書閻立本傳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召立本令寫鳥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是用史記賈誼至長沙弔屈原事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

古人經史皆是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之諱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詩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本用齊南伏生事伏生名勝非虔後漢有服虔非伏也示獠奴阿段詩曾驚陶侃胡奴異蓋謂士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侃子範小字非奴也〔原注〕又如上兜率寺詩何容好不忘書是周容見葉少蘊避暑錄話

佐還山後寄詩分張素有期後魏高允徵士頌在者數子仍復分張北史蠕蠕阿那瓌言老母在彼萬里分張後周庾信傷心賦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蜀相詩三顧頻繁天下計入衡州詩頻繁命屢及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詔旨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文選庾亮讓中書令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潘尼贈張正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繁登二宮陸雲夏府君誄頻繁幃幄答兄平原書錫命頻繁〔原注〕唯費禕山濤二傳作頻煩蓋後人減筆書爾〔錢氏曰〕頻煩漢人語蜀志晉書及庾亮皆仍用之史通書志篇頻煩五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煩仍之義亦作頻繁頻繁變聲字繁煩音相同故亦通用非由後人減筆

題郭明府茅屋詩頻驚適小國左傳僖公七年楚文王戒申侯無適小國

寄韓諫議詩色難腥腐餐楓香漢書佞幸傳太子齰癰而色難之

送李卿詩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晉山雖自棄是用介之推入緜上山中事

傷春詩大角纏兵氣後漢書董卓傳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鉤陳出帝畿水經注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陳者舊把天衣南齊書輿服志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齊建武中乃彩畫爲之加飾金銀薄時亦謂天衣梁庾肩吾和皇太子重雲殿受戒詩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新唐姚元景光宅寺造像像讚姜被承歡曳天衣而下拂

贈王二十四侍御詩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南齊書張融傳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橡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入哀詩長安米萬錢漢書高帝紀關中大饑米斛萬錢食貨志米至石萬錢

解悶詩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劉辰翁曰因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謬甚按瓜洲唐時屬潤州非金陵〔原注〕別有考在第三十一卷且其字作洲非州也本文並無金陵即令秘監流寓金陵遂可以一二百里外江中之一洲爲此君之名號乎唐書地理志瓜州晉昌郡下都督府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屬隴右道蕭嵩傳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嵩奏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張守珪傳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岑參爲宇文判官詩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蓋必鄭審嘗官此州故以是稱之今不可考矣

夔府書懷詩蒼生可察眉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爲渾脫駿馬胡服名爲

蘇莫遮非雅樂也

遣懷詩元和辭大鑪揚雄解嘲陶冶大鑪

秋興詩直北關山金鼓震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波漂菰米沈雲黑梁庾肩吾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黑米生菰葉青花出稻苗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四十韻擺闔盤渦沸鬼谷子有捭闔篇捭擺古今字通

哭李尚書詩奉使失張騫舊唐書蔣王惲傳惲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

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五臣注文選招隱士曰屈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

宴王使君宅詩留歡卜夜閑閑字當從月甫父名閑自不須諱此閑字說文閑隙也閑暇之閑本從隙生義祇是一字至日遣興詩朱衣只在殿中閑音異字同

韓文公詩注

韓文公游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側耳酸腸難濯澣是用詩柏舟如匪澣衣秋懷詩感感抱虛警是用陸士衡歎逝賦節循虛而警立注皆不及

通鑑注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賦於民而食者取之於民也

人二鷄子者每人令出二鷄子也胡氏未注
幾能令臧三耳矣言幾令人以爲實有三耳
漢武帝太初三年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注延
廣史逸其姓按延即姓也二十九卷南鄭人延岑注
延姓岑名四十五卷有京兆尹南陽延篤
諸葛亮出師表云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所謂敗軍乃當陽
長坂之敗其云奉命則求救於江東也注乃云事見
上卷文帝黄初四年非
虞翻作表示呂岱爲愛憎所白〔原注語出吳書〕注曰譏佞之
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愚謂愛憎憎
也言憎而並及愛古人之辭寬緩不迫故也又如得
失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
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别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
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
成敗同異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
王彬傳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異同贏縮縮也吳志
諸葛恪傳一朝贏縮人情萬端禍福福也晉歐陽建
臨終詩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皆此類
庾亮出奔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
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注曰言射不
能殺賊而反射殺柂工自恨之辭也非也亮意蓋謂
有此善射之手使著賊身亦必應弦而倒耳解嘲之
語也
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遣
輔國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
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
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注云洋水即巨洋
水按不其城在今即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
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
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注云拒艾
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又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
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即
懷珍所屯軍處耳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欲討山東羣盜請勅蠕
蠕主阿那瓌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注云下口蓋
指飛狐口非也此即居庸下口一百六十六卷注曰
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㶟餘水出上谷沮陽縣
之東南流出關謂之下口
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
烏丸軌宇文孝伯謂由此二人也下云因言軌捋須
事亦是譯言之也故帝見殺而孝伯亦賜死注以宇
文孝伯屬下讀而云孝伯何爲出此言誤矣〔汝成案〕此條亦
見前卷談氏說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注云將使之定揚州非
也楊者隋姓下條云劉武周爲定楊天子郭子和爲
平楊天子猶言定隋平隋爾楊字从木
武后永昌元年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
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
陵注云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非也
后父士彠葬文水母楊氏葬咸陽後章德改名昊陵

明義改名順陵其碑文云云然

劉肅大唐新語中宗宴興慶池侍宴者並唱迴波詞給事中李景伯歌曰迴波詞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蓋迴波詞體也今通鑑作迴波爾時酒卮恐傳寫之誤（錢氏曰孜孟棨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優人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大唐新語作迴波詞持酒卮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爲據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唐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嬀檀爲一道瀛莫爲一道注云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爲一道必有說按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意者中唐之世復僑治於幽薊之間而史家自天寶亂後於東北邊事略而不詳故今無所考耶

李茂貞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曰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竊謂此事理之必不然皇后乃王后之誤（楊氏曰錢氏不敢稱帝而其國書書曰崩曰世皇云云則不敢稱帝者旁人之詞也名室曰宮殿妻曰皇后者其志也）

後漢高祖紀吳越內牙指揮使諸溫注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非按越有大夫諸稽郢

周太祖廣順元年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繫望弟扶持同安億兆今兄者太祖自謂也事已至此謂爲衆所推而即帝位也觀下文稱之爲弟語意相對可知注以漢祖爲彥超之兄改作令兄者非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七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拜稽首

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今大明會典曰後一拜叩頭成禮此古之遺意也

古人以稽首爲敬之至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注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禮記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重耳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公三年盟于長樗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二十四年鄭伯如晉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盟于蒙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可以見稽首之爲重也自敵者皆從頓首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

陳氏禮書曰稽首者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之禮也然君於臣亦有稽首書稱太甲稽首於伊尹成王稽首於周公是也大夫於非其君亦有稽首儀禮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勞介介再拜稽首是也蓋君子行禮於其所敬者無所不用其至則君稽首於其臣者尊德也大夫士稽首於非其君者尊主人也春秋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非施於尊者之禮也原注禮書以頓首爲首頓於手而已

荀子言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似未然古惟喪禮始用稽顙蓋以頭觸地其與稽首乃有容無容之別

稽首頓首

今人書文皆云稽首頓首案蔡邕獨斷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

〔姚刑部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其儀右手至地左手加諸右手首加諸左手是爲拜手稽首禮曰稽首據掌致諸地以稽留其首於手之上故曰稽首二曰頓首首不加于手而叩諸地三曰空首儀若稽首而其拜甚遲不得稽留其首于手之上若空未拜然四曰振動兩手相擊而後拜如鬭扑也禮曰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頓首者至急以謁遇空首者降拜以受賜稱天子傳賜許男騰馬十大許男降再拜空首降空首者臣節之共也君辭之則升成拜成拜然後稽留其首然而禮于降階之拜亦曰稽首者通言之耳蓋降階者固欲稽首然然而若于時辭之矣勢不可以不遽矣擾動之拜則以變貴此四者皆下之于上之禮君於神之至尊者及所致敬于臣之甚者則亦稽首爲平交有所謝者則亦頓首焉五曰吉拜常祭之禮也平交稽揖之常禮也首與尻平故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六曰凶拜喪禮也稽顙觸地無容而拜也顙頓於地而稽留之曰稽顙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下手也手相加致諸地曰手拜自稽首以下皆手拜也手不致諸地曰肅拜禮以其不足言拜也故曰介者不拜肅而已矣婦人非喪事雖君賜無手拜肅而已矣九拜之中最輕者肅拜也次吉拜次稽首空首振動次頓首次凶拜極矣奇拜褒拜以多寡爲重七者蓋兼得名之爲康成謂拜而後稽顙爲吉拜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者非也禮家記人子弟受賓弔賜儀皆拜稽顙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爲父母長子稽顙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吉拜不稽顙也苟稽顙則凶拜矣奚論其先後使周公制禮明以稽顙而後拜乃得爲凶

拜也則人皆識之矣孔子不必言吾從其至者夫古人必以兩手交據拜稽顙在地則兩手不得交故徒稽顙曰不成拜成拜者手拜也〔原氏曰〕男拜尚左手先以右掌據地乃叉左掌交其上而俯伏爲拜故郊特牲曰拜服也加敬焉則俯首至手周官太祝曰空首者也稽加敬焉則備首頓地曰頓首稽首則首至地稽留頃則乃舉故如特牲曰稽首服之甚也遭喪拜則尚右手哭而以首觸地無容遲遲舉首曰稽顙致哀也稽首致敬稽顙致哀其情既大殊稽首者先拜稽顙者後拜其義遂相反元公制禮如是後人以謝賓故拜則後稽顙焉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二者皆凶拜後稽顙則周喪之變禮孔子從其至猶之衆拜乎上違而從下之意所以復禮也士喪禮曰拜稽顙稽拜禮用凶卽先稽顙而文先言拜者不知後人有後稽顙之變則言稽顙而後拜可知也康成以先稽顙者拜太祝之凶拜說是不以後稽顙者爲周喪變禮而以爲殷禮引以拜太祝之吉拜則非夫稽顙不得云吉所云吉拜者賈疏引雜記父在爲妻不稽顙者是他如舅姑之主婦變凡男婦之稱變主者皆不稽顙而變手之左右上者以別之但別以手無大遠于吉故曰吉拜原拜儀字從兩手凡拜皆主手言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卽尚書之拜手玉藻之據舉大祝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敬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異尚而別空首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首稽顙皆拜時有爲而爲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拜主手言豈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卻交手據地如常檀弓秦穆公使弔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曰稽顙矣而又曰不拜尤拜主手之確證太祝注引尚書拜手書空首是謂首拜至手而拜屬首則頓首稽首稽顙皆謂謂爲正官拜也至于振動之拜施于事變不當若使世儀[illegible]誠恐頓首頓首之意或乃謂恪稱之禮如聘賓主遭負序之屬不拜而致敬更甚于拜夫既云不拜卽敬甚于拜安得列九拜中且以不拜而拜而列九拜是更不閒拜義所主此不可以說經也自太祝注以拜手書空首而拜屬首因謂拜手稽首者先作空首一拜次作稽首一拜也至吳勃清又視稽首稽顙爲一顙以凶禮故易首字爲顙以別于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空首一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頓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閻潛邱據康成吉凶拜之注勁清稽顙卽稽首之說殊謬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嘗以閻氏讀書有識而承譌不辨且勿論抑子思嘗曰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讀禮實豈有此情事耶閻氏又辨論辯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書拜皆鞠躬屈首之儀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注曰手與心齊亦其微也左傳成公十六年卻至肅使者杜注曰肅手至地若今揖大誤夫手至地則折腰矣甲者不爲兩手據地俯伏之拜則札葉礙其股體而有所不便故用婦人肅拜立而身微俯斂兩手當心少下移而已方氏三禮析疑亦沿杜氏之誤而謂下其首而俯首至地曰肅拜謬殊不識拜主手言而不屬首也〔讀學博曰〕空首君答臣之拜也君拜其臣皆空首若特教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至于穆天子傳許男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卽稽首非此空首矣振動卽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振動猶吉事之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逮踊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皆先後鄭之失其解也

百拜

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原注〕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人臣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卽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唯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古人未有四拜之禮。唐李涪刊誤曰：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趙氏曰〕如李涪說，是唐人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見親王東宮四拜，子於父母亦四拜。蓋儀文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加隆以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也。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

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原注〕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

今人上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

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沈氏曰〕香祖筆記云一書載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昔人于書簡間古道如此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曰書付某人

九頓首三拜

九頓首出春秋傳然申包胥元是三頓首未嘗九也杜注無衣三章章三頓首每頓首必三此亡國之餘情至迫切而變其平日之禮者也七日七日夜哭於鄰國之庭古人有此禮乎七日哭也九頓首也皆亡國之禮也不可通用也

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但有再拜稽首無三拜也申包胥之九頓首晉大夫之三拜也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降三拜納其乘馬亦亡人之禮也

周書宣帝紀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後代變而彌增則有四拜不知天元自擬上帝凡冕服之類十二者皆增爲二十四而答拜人亦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然未有四拜

東向坐

古人之坐以東向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卽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原注〕漢書注如淳曰君臣位南北面賓主位東西面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向而朝軍吏田單傳言引卒東鄉坐師事之淮陰侯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王東鄉坐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飮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鄉漢書蓋寬饒傳言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樓護傳言王邑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後漢書鄧禹傳言顯宗卽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桓榮傳言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天子親自執業〔原注〕皆特以賓師之位此皆東向之見於史者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自西階而升故西鄉而南鄉特其旁位如廟中之昭故田蚡以處蓋侯也

孝文紀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時羣臣至代邸上議則代王爲主人故西鄉

舊唐書盧簡求子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府有龍泉

亭傳求節制時手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爲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是唐人亦以東向爲賓位也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漢尚然漢書雋不疑傳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是也古人之坐皆以兩膝著席有所敬引身而起則爲長跪矣史記范雎傳言秦王跽而請秦王復跽而請先生補梁孝王世家帝與梁王俱侍坐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跪席舉身曰諾是也禮記坐皆訓跪三國志注引高士傳言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以此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謂之炕古書不載〔原注〕詩瓠葉傳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左傳宋寺人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熅火是蓋近之而非炕也〔原注〕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舊唐書東夷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熅火以取煖此卽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水經注士垠縣有觀雞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此今人煖房之制形容盡之矣

冠服

漢書五行志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余所見五六十年服飾之變亦已多矣故錄其所聞以視後人焉

豫章漫鈔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縫下綴以簷如筩閣憲副閔謂予言亦太祖所製若曰六合一統云爾楊維楨廉夫以方巾見太祖問其製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編民亦以此巾見

太康縣志曰國初時衣衫褶前七後八宏治間上長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長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則平頂高尺餘士夫不減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長下短似宏治時市井少年帽尖長俗云邊鼓帽宏治間婦女衣衫僅掩裙腰富者用羅緞紗絹織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襴髻高寸餘正德間衣衫漸大裙褶漸多衫唯用金彩補子髻漸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髻高如官帽皆鐵絲胎高六七寸口周回尺二三寸餘

內丘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啟間則十五六便戴網不使有總角之儀矣萬歷初庶民穿腃靸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廂邊雲頭履〔原注〕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皁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又有晉巾唐巾樂天巾東坡巾者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興治服五彩炫爛不二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衩衣

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崔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衩楚懈反廣雅梢秸裾謂之襊衩一曰褌衣李義山詩芙蓉作裹衩又曰裹衩芙蓉小

對襟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今之罩甲卽對襟衣也戒庵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近日士大夫有服者按說文無袂衣謂之褙趙宧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則當時已有此製

左衽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陳益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岳珂桯史云至漣水宣聖殿像左衽泗洲塔院設五百應眞像或塑或刻皆左衽此制蓋金人爲之迄於明初而未盡除其見於實錄者永樂八年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縣訓導杜本之奏正統十二年山西絳縣訓導張幹之奏屢奉明旨而未卽改正喪大記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正義曰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沈氏曰此爲第二條〕

行縢

詩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左傳帶裳幅舃注同亦作偪禮記偪屨著綦釋名偪所以自逼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也戰國策蘇秦羸縢負書擔橐吳志呂蒙爲兵作絳衣行縢舊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縢釘鞵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得近及還京師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

古人之襪大抵以皮爲之春秋左氏傳注曰古者臣見君解襪既解襪則露其邪幅而人得見之采菽之詩所以爲詠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襪者古人之遺制也吳賀邵爲人美容止坐常著襪〔原注〕始从衣字希見其足則漢魏之世不襪而見足者多矣

樂府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于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原注〕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卽名之樂府也

寺〔閻氏曰〕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注寺舍官舍也先於張湛傳又高陽令楊著碑陰樂投獻

步出城寺

寺字自古至今凡三變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易之閽寺詩之婦寺左傳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張寺人惠牆伊戾寺人柳寺人羅皆此也〔原注〕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自秦以宦者任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原注〕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此亦是漢時解耳　漢人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寺〔原注〕又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書元帝紀注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風俗通曰寺司也唐書楊收傳漢制總羣官而聽曰寺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諸官府所止皆曰寺後漢書安帝紀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止錄囚徒注寺官舍也張湛傳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注寺門即平陵縣門也梁悚傳父為縣吏得罪於令悚年十一常俯伏寺門吳志孫綝傳亦云謁門本縣步入寺門　又變而浮屠之居亦謂之寺矣〔原注〕石林燕語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負經至舍於鴻臚寺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即雒中白馬寺也僧居稱寺本此

省

十三布政使司今人謂之十三省者沿元之舊而誤稱之也元時為行中書省者十一曰遼陽等處曰鎮東曰陝西等處曰四川等處曰河南江北等處曰雲南等處曰江浙等處曰江西等處曰湖廣等處曰甘肅等處曰嶺北等處國初沿元制立行中書省洪武七年以京畿應天等府直隸六部改行中書省為布政使司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不當稱省〔校案〕明史職官志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為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使司永樂元年以北平布政使司為北京後又置交阯貴州布政使司宣宗三年罷交阯布政使司除兩京外定為十三布政使司改明制有左右布政使司建文省雲南一人永樂則貴州止設一人是仍有二十四然實共治一省故曰十三也先生作擧域志數交阯擧十四此仍云十三者以此惟洪武九年始改行省此云七年者誤耳我朝為承宣布政使司者十九曰直隸曰江寧曰江蘇曰安徽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北曰湖南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湖南甘肅布政使司康熙三年大年分置江寧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置先是安徽布政使司治江寧府自是移安慶云

職官受杖

撞郎之事始於漢明後代因之有杖屬官之法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原注〕魏略韓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　宋劉道錫為廣州刺史杖殺治中荀齊文垂死鞭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緯隋文帝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燕榮為幽州總管元宏嗣除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乃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唐時自簿尉以上卽不加捶楚優於南北朝多矣

黃氏日鈔讀韓文公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原注〕通鑑注唐諸州曹諸司參軍為判司　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與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猶得以自申其法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擅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視唐重矣乃近日上官苦役苛責甚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關繫世道

唐自兵興以後杖決之行卽不止於簿尉張鎬杖殺豪州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臬杖

殺安吉令孫㴶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爲觀察自刺史六品以下得杖而後奏則著之於令矣宋史理宗淳祐二年三月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

晉書王濛傳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則不獨外吏矣南齊書陸澄傳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南史蕭琛傳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錢氏曰〕晉書王坦之傳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止是空文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有被罰者別繇犯忤主心非關常準泰始建元以來並未施行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乞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此今日公譴擬杖之所自始

世說桓公在荊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是令史服朱衣而受杖也〔原注〕南史孔覬傳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

南齊書張融傳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梁書江蒨傳弟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郎官之杖虛杖也故至於千僮幹之杖實杖也不得過十然亦失中之法

忱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數百人統役僮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北朝政令比之南朝尤爲嚴切高允傳言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孝昭帝紀言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而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杖殺職官〔原注〕任城王澄傳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撾撻朝士〔原注〕本傳者矣

押字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岳珂古冢盆杅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齊書太祖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上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魏書崔元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陳書蕭引善隸書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

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原注）北史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黃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于此又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原注）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雲體是也不知南北諸史言押字者如此之多而韓非子言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則戰國時已有之又不始於後世也

三國志少帝紀注世說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御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按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是則以親署爲押已見於三國時矣（原注）南北朝謂之畫敕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于史書蓋始於此時然唐孫樵集中有讀開元雜報一篇則唐時已有之矣（閻氏曰）唐詩話韓翃久家居一日夜半客扣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云云是邸報字亦見于此

酒禁

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酇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有其漸乎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原注）困學紀聞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

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群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煇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陳通政曰孫公嘉淦以高粱供造酒之用推論禁止之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矯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蓋藏巷無群飲豈非爲治者至願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缾罍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原注〕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原注〕黄書直作黃彝字說云酒書溺人故大彝皆以舟爲足徐尚書石麒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夭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爲火矣

賭博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爲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吁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卬〔原注〕己反其侯黃遂樊侯蔡辟方並坐搏揜免爲城旦〔原注〕貨殖傳掘冢搏揜犯姦成富王符潛夫論以游博持掩爲事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原注〕後漢書梁冀傳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爲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爲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

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内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蒱得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蒱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元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

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元之本名流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元之詰問引伏奪其敕牘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爲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爲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爲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羣臣爲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原注）按應歷十九年爲宋太祖之開寶二年是契丹先有此戲不知其所自來而其年二月己巳卽爲小哥等所弒君臣爲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於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蒱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京債

赴銓守候京債之累於今爲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原注）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淸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内河東兩道採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内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兩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剩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若夫聖主之所行有超出於前代者太祖實錄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則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洪武

元年二月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任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稅課司大使熊斯銘言仕者得祿養親此人子之所願也然有道遠而不得養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給以舟車俾得迎養以盡人子之情廷議以雲南兩廣四川福建官員家屬赴任者官爲給舟車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給之制可（原注二十二年八月命故官妻子還鄉者亦給車舟）豈非愛民之仁先於恤吏者乎

居官負債

居官負債雖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國法乃考之於古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書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原注免侯國）是也有以不償債而貶官者舊唐書李晟子愿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愿爲定州司法參軍是也然此猶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則回鶻當更貸之以錢而爲之營其善缺矣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

納女

漢王商爲丞相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王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爲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爲大中大夫張匡所奏免相歐血薨謚曰戾侯後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文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謚曰文靈古之士大夫以納女後宮爲恥今人則以爲榮矣

古之名士猶不肯與戚畹同列魏夏侯玄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宋路太后頗豫政事弟子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諸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王女棄歸

漢書衡山王傳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以王女之貴爲人妻而猶有見棄者近古七出之條猶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禮制其臣下也

罷官不許到京師

後漢書言漢法罷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師（原注蘇不韋傳）今制內外官員至京師必謁鴻臚寺報名見朝至南京必謁孝陵罷職者不得入國門（原注成化十三年九月壬

申詔逐罷閑官吏人等此漢人之成法所以防貪緣清輦轂之意深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太傅致仕王建立不由詔旨至京（原注：建立先以上章允歸鄉里）通事不敢引對留于閤門久之自至後樓召見帝以故將不之罪則知五代之朝此法亦未嘗弛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黄汝成集釋

騎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原注〕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原注〕程大昌雍錄曰古皆乘車今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惠氏曰〕詩疏謂走馬是屬乘車非單騎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劉炫謂此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原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注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正義曰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擧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經騎法也　王應麟謂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又引公羊傳齊侯唁公以鞍爲几公羊亦周末之書也

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惠氏曰〕案韓非子秦穆公送重耳疇騎二千則單騎不始于六國

騎利攻車利守故衞將軍之遏虜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史記項羽本紀敍鴻門之會曰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上言車騎則車駕之馬來時所乘也下言獨騎則單行之馬去時所跨也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則皆步走也樊噲傳曰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是也

驛

漢書高帝紀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竊疑此法春秋時當已有之如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子木使馹謁諸王楚人謂游吉曰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國語晉文公乘馹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呂氏春秋齊君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皆事急不暇駕車或是單乘驛馬而注疏家未之及也〔原注〕戴侗云以車曰傳以騎曰馹晉侯以傳召伯宗則是車也說文傳遽也左傳弦高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車　按韓非子言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騎亦可以謂之傳

謝在杭五雜組曰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左傳言鄭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尚乘傳車如鄭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槩乘馬矣

驢臝

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原注〕爾雅無驢而有鼮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汝成案〕爾雅正義云此卽鼠屬所謂鼮

鼠而郭氏兩釋之則此爲獸而非鼠矣晉書郭璞傳云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遲鈍璞案卦名之爲驢鼠蓋卽其類也是逸周書伊尹爲獻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匈奴樓煩月氏諸國以橐駝野馬騊駼駃騠爲獻〔原注〕驢父馬母曰贏馬父驢母曰駃騠古今注以牡馬牝驢所生謂之駏〔汝成案〕說文駃騠馬父贏子呂氏春秋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李斯上秦王書言駿良駃騠鄒陽上梁王書亦云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是以爲貴重難得之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贏王褒僮約調治馬驢兼落三重〔汝成案〕如僮約則驢亦人家所常畜矣其名始見於文而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兮驂蹇驢曰者列傳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東方朔七諫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劉向九歎郤騏驥以轉運兮騰驢贏以馳逐揚雄反離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則又賤之爲不甚用也嘗考驢之爲物至漢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靈而貴幸〔原注〕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然其種大抵出於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後漸資中國之用鹽鐵論贏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杜篤論都賦虜儌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霍去病傳單于遂乘六贏匈奴傳其奇畜則橐駝驢贏駃騠騊駼驒騱西域傳鄯善國有驢馬多橐它烏秅國有驢無牛而龜茲王學漢家儀外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可見外國之多產此種而漢人則以爲奇畜耳人亦有以父母異種爲名者魏書鐵弗劉虎傳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

軍行遲速

魏明帝遣司馬懿征遼東其時自雒陽出軍不過三千餘里而帝問往還幾日懿對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

木罌缻渡軍

史記淮陰侯傳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是也古文簡不言縛爾吳志孫靜傳策詐令軍中促具罌缶數百口分軍夜投查瀆亦此法也其狀圖於諭龍德兵衡謂之甕筏

海師

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强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

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沈氏曰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吳淞口也曰吳淞江以蘇松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出太倉入犯之徑道也曰白茆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江北之要害三曰新港卽三江口以遏近揚州北曰北海所從以徙新插港又有鹽徒聚艘于此也曰[illegible]灣以其為巨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言海時惟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此為上策備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此為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陳總兵曰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鐵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麥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北隔海對峙東縣皮島西迤兩京登萊是為遼海登州一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虞山為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鼇山覆山而至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入海舟沈實支條纜結東向紓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撓或次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平少擱無礙闆船則底圓加以龍骨三段架接高昂擱沙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纜水勢東向澎洋故潮汐之流比他省為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舟湃滄擱靡不為壞是以海船往山東兩京必從登山出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防者職由五條沙為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皋通州而至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鎮鑰長江沙放急潮其檝相似而崇明上鎮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山接連浙之寧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龕子餘姚之後海寧波之鎮海雖沿海相聯要區但外有定海為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于大海東達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防者當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馬蹟山為界山北屬江山南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盤山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盜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游東南由劍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之外出洛

迦門有東霍山夏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船回檣且與臺山南北為掎角山腳水深非加長掟鐵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韭山邪郊亦賊舟寄泊之所此皆寧波郡屬自寧波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健跳桃渚松門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叢亮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溫州瑞安金鄉蒲門此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有三盤鳳皇北紀南紀而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運寄泊樵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北茭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崙小崙閭山芙蓉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為福寧福州外護左翼之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為右臂外自磁澳而至草嶼中陽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嶼閩安雖為閩省水口咽喉海壇實為閩省右翼之屏要也由福清之萬安南視平海內塩海套是為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屺北屺積穀哥邦韭山東霍[illegible]山江之馬蹟盤山是也泉州北則崇武鎮其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可以寄泊而至南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宮西嶼頭北港入罩四澳北金廈二島以達漳州金為泉郡之下臂廈為漳郡之咽喉漳自太武而南鎮海六鼇古雷銅山懸鐘在在風可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鳳靜浪黑潮白洋皆可暫寄以候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溜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東北一目未丁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諳者不敢權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時宜遲羅澎湖之東則為臺灣北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白大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縣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幾闕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箐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社蜂窠蟻穴詰考備載郡治南抱七鯤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陳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澎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堅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區外有小島三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為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鎮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為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遭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靖澳田尾遮浪汕尾鮨門港大星平海雞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肇管沱濟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纛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艚艍海

舶此庭可以何劫而內河槳船楂船漁舟皆可出海罿聚劇掠粵海之藏焉納汙者莫此為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山而香山雞外譜順德新會寶為省會之要地不乍外海捕盜內河錨賊港汊四通奸匪藪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門十字門而至老萬此洋舶番船來往經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竈大金小金島猪上川下川殿舩澳馬蟄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硇州下鄰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縣瓊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出四百餘里而至海安三面濱海幅員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萬寧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白龍鬪半州江丞安山口烏兔鹿處沈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縣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為限而又產瑚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州屹立海中地與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圖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口港之東路沿海惟文昌之澤門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裊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隻其餘港汊雜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為艱險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任熟黎而不可任生黎生黎可任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士書宜故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所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所可比擬〔程方伯曰〕事東山陳海遼蠻猺雜處為從古盜賊充斥之地我　朝痛加劉戮以次平定百數十年來休養生息民物滋豐遂乾隆五十四五年盜賊復起緣安南黎氏衰微阮光平父子襲立兵革不息國內空虛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資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漁以充兵餉名曰採辦實為粵東海寇之始其時太平日久水師懈弛緝捕不力商漁失業從賊者多地方官亦不能杜漸防微而接濟銷贓諸弊無地不然洎乎光纘既亡羣盜無主爭為雄長遂蔓延不可制若今之烏石二總兵保東海入阿婆帶諸賊皆安南巨盜陳天保莫觀輔等之頭目也嗣是以來添造戰船命將出師已二十年而盜賊如毛訖無成效統計一歲之中我之擒賊極多不過千餘名而賊首沿海一一招從者如蟻船隻不特打造皆得官商漁食貨不特經管皆得自劫掠海洋熟若門庭渡齊安如平地我師轉形怯懦矣兵去

則分據各港無求不獲兵來則遠颺抗拒莫之敢攖我師轉形困窘矣又以海船全賴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敵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舉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轟擊船身觸礁中者幾何幸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之可以伏兵獲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險阻拋也必其船傷行遲緩而攻之賊匪計窮羊已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颺然遠矣夕值日暮賊從外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回帆收港故其殲減最難非大加振作未易即平章自效力四年三次出洋親冒矢石于風濤之壯屬危險海遺之歸易遠近各股賊匪之大小強弱與夫官兵之辛苦才否纖知大略謹撮為籌辦海匪事宜若干條以備采擇一戰船宜嚴本管之武弁監修也從前修造船隻皆用出洋弁兵監修工程尚屬實在嗣因有不肖弁兵需索匠人遂嚴弁兵專用文員督造工竣累補驗看合式即令武弁接收費用難稽減于前而工料實不如舊蓋船工最為緊繁固與不固非一時外觀可得而查出大洋巨艦撥籤真形畢現矣章前因需領紅單船百號出海與舟師相從兩月見各船日夜風水數百櫃弁怪其沿海停泊而不得力也夫船者官兵之城郭房室車馬也船果堅實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反是則憂沈溺覆亡之不暇安望獲賊曩在洋時見林總兵座駕海安四號一船堅緻牢實行走快捷賊匪望而生畏詢之為蔡其芳監造可知監工得人一船可收數船之用不宜因一二弁不肖遂謂人人皆然也應請將船隻次第撤回徹底興修即派該管弁兵監修彼其身命所關自不聽匠人渝工減料如有需索指名揭參至于料價必稍增益應由藩庫發足勿令承修之員賠累而後工程可固此為剿賊第一要務一篷索椗舵桅木宜加料製備也海中浪起船如升天浪落船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曩與舟師相從東西洋面三千餘里一遇大風舟師即有折桅者一船折桅全軍失色雖賊船唾手可得亦必舍而收港又不可棄以資賊必求木易之三四日工乃竣而賊已從容逃矣行三五日追賊將及桅壞復然所以出師兩月不獲一賊也應請于蓬纜椗舵加料修備并每船多給蓬席纜續一付以備不虞灰麻油釘事事寬為預備其頭大桅尤關緊要即不能全用堅完大木亦須鑲幫結實此皆官兵性命所係不可忽之為細故也一戰具宜逐件精良也海戰莫烈于礮以大為貴從前賊見官船奔避不戰為礮少也數年來劫我礮臺擄我官船及商夷船隻礮位已不可勝用矣其大者至四五千斤我師之礮大者不過二三千斤勢不如賊所幸兵丁施放較賊精熟惟須多備鐵釘參差束縛大如礮口令于近賊時入礮施放一發可傷數十人比礮子更烈此外如籐牌鳥槍長刀短刀竹槍之類均須備足至遇船攀賊莫妙火攻但我用火賊亦用火必我之火

倍烈倍蓰然後我先燒賊而賊不能燒我聞前浙江李提軍別用小船預貯硝黃柴草臨時發火駛燒賊船此古法也惟是海上風濤迅厲火船未必便能近賊即近矣賊以長竿檣拒浪頭一湧各開數丈斷難得力莫若仍照今法用火礶噴筒為良查賊船火礶受藥五六觔噴筒大徑四寸餘長八九尺我船火礶受藥不過二三觔噴筒大不過徑寸長不過二三尺何以勝賊應請製造亦如賊式礶筒之中加辣椒川烏斑蝥蟲等末毒煙所到賊已昏倒惟製造須密勿使泄漏更有火桶火斗二物受藥愈多火燄愈烈須令多為預備于偪近賊船時攤上頭施奮力遙擲其拋擲火礶亦須上挑方能及遠三者之用死生勝敗決于須臾必習熟精練方能先發制人但得二三件及賊船必棄船投水其船可得矣一戰兵應請添配也向例捕賊米艇大船配兵六十名中船五十名小船四十名數原不少惟是米艇長大每船掌舵六七人管頭篷八九人管大篷十餘人又每船職位多者十七八位少者十二三位每位配兵三名數恆不敷其火礶噴筒藥牌鳥槍等物往往不能兼顧倘遇賊匪窮而相搏後船接應不及兵丁慌亂氣先跳水從前覆轍可鑒而賊匪小船六七十人中船八九十人大船百二三十人其盜首船必百七八十人每見我師追及賊船見其槍刀林立輒不敢過蓋恐過賊船必先保護本船過船人少則不能殺賊而反見殺于賊過船人多則本船空虛賊乘虛而入必致失事故用兵以來獲賊不少而著名盜首從無一獲皆原于此凡盜首之船財貨充積兵丁豈不思獲無如衆寡難敵故憚而不前也夫擒賊必先擒王得王而餘黨可數嗣後請大船配兵百名中船八十五名小船七十名人數既多軍心自壯而後賊首可擒至水師不敷配撥應即募諳練熟勇令弁兵隨事教導亦可得力也一戰船須常加燂洗也海水鹹遲船底易生蠔蠣民船每月必燂洗油刷一次賊船亦然今師船洗而不燂或燂而不油故行每不若賊船之速總因弁兵貧乏無項可支應請酌給燂費俾得乘間燂油其船身紅黑顏色亦須加染鮮明旗幟亦要整肅庶軍容壯而駕駛亦靈也一海岸防守盤查各事應請責成巡道也接濟銷贓最為詭密非長住海岸不能得其情[illegible]巡道職任盤司分查事繁應請會同鎮將督率所屬常往海口實力奉行一切食用夫馬別籌公費毋累地方官如果用得其人則行間諜買耳目募死士于風雨晦冥之夜火焚賊船諸事皆可與辦官相機而動又州縣所管洋面少者百里多者數百里一人之耳目精神勢難周到應由巡道派委佐貳雜職分段經管給與月費偕同地方官弁小心防範凡出海船隻逐一搜查如于自備食用外多帶柴米木料釘灰油麻蒲席纜繩等物及夾帶硝黃火藥者即行牽究入口時查明有無銷買賊贓仍分別勤惰以[illegible]澳之隙於防守斯為得力惟是口岸之接濟易查而鄉村之接濟難查日間之接濟可查而夜間之接濟不可查因地制宜屬募船雙聯紳士耆老為耳目腹心是則在地方官之能事者一保甲之法宜實力奉

行也古法莫良於保甲地方官非不遵行但無精神貫注則究於事無濟徒盜匪之米布硝磺鐵釘麻油鉛刀等物何一不由奸民接濟保甲果行夫豈有此若輩貪盜利條告不足禁教化不足格惟威之于刑庶幾知儆畏來法網恢恢非惟同保不坐身正犯亦多幸免蓋緣接濟銷贓之人必小有貲財一經到官囚徒緣役之輩或者陰設以旨往往獲供釋去此辦理接濟之所以難也應請飭令地方官實力編查一有犯者誅其人毀其家毋稍姑息懸一懲百至于荒涼寂寞之地尤為盜賊窩巢地方官之嚴權法令窮而莫用則保甲又屬空談非大加釐則恐未易轉移也一鄉勇宜團練也水師出捕內地轉費空虛恐盜匪飢窮乘間入劫應請于撥兵貼防之外飭地方官委員督率紳士約保團練鄉勇頻加點閱器械俱要整齊一有盜警嚴密堵禦如有應設瞭位之處備價申請果其堵禦有方盜匪自不能入則盤查接濟銷贓等事亦易為力也一沿海船隻宜一例編查也接濟銷贓非船不行議者謂禁止出洋則盜風自息其論自正惟是粵中人多田少半食魚鹽之利概行禁絕則貧民無以為生從賊益衆況其勢亦不能悉禁要在地方官于所屬商漁鹽船一體照號印烙編查十船為甲互相保結給與印照出入口掛塘汛逐細查驗所有蜑艇漁船夜間不許留宿口外至濱海鄉村小船出入不由鄉汛者尤為接濟銷贓之具盜匪所在趨之若鶩應令地方官擇立嚴實之人以為船總責其訪查夜間總繫一處有不遵者破毀其船通同作弊者誅無赦一硝磺宜禁私買也接濟之害米糧之外火藥為最閒盜匪購買硝磺自行製配粵東瀕海縣熱蕉蒸違年稽土皆可煎熬成硝而磺礦則不能處處皆產防雖數易昔往惠潮嘉應一帶密查曾于豐順縣羅洋運地方會同場陽令查得礦坑一區當經稟請封禁又訪英德縣礦廠官礦之外多有私賣亦即稟請移知南韶連道嚴密查禁數年來盜匪購買瀕離議恐日久號防為禍不小應飭地方加意查拏一有私賣立置重典一海上商漁船隻應請護送禁止數行也盜匪多劫船卻我師多受一船之害其財貨可食數月其船隻可用數年所不用者勒取米糧布帛豬雞硝磺等物贖人贖回愚民罔顧法紀潛蹤以往地方官無從稽查惟紅單船與賊為仇其東西兩路商漁鹽船多向賊匪納銀打單故得散行無忌而接濟銷贓即寓其中此害之大者也應請查禁毋聽散行總須稟齊數十號為一幫就近申請師船順便護送如有散行者一體拿究如此則盜賊內無接濟外無劫掠不覺自斂矣

海運

唐時海運之事不詳於史蓋柳城陷沒之後至開元之初新立治所原注唐書地理志營州柳城郡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乃轉東南之粟以餉之耳及其樹藝

已成則不復資於轉運非若元時以此爲恆制也舊唐書宋原注通典作宗慶禮傳張九齡駁謚議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强衞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鼛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此罷海運之一證

謝占壬曰海運法一曰古今海道異宜操舟航海自古有之而要其大旨今勝乎古近今更勝於前其故無他在舟師之諳與不諳而已夫江南海船之赴天津奉天所經海道如吳淞口外之銅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陰沙五條沙皆隱於水底貼於西岸而沙脈之東海面深闊無涯舟行至此只須向東開行以避其淺諳練者定之以更香辨之以泥色量風潮之緩急測海面之程途趨避原有適中之方所謂駕輕就熟也不諳者或避之太過而迂遠焉則遇風而驟難收島或避之不及而淺擱焉則棄貨以保人船針向差以毫釐路程謬以千里此古疏而今密者一也又如登州所屬之石島俚島雞鳴島威海衞之罘島廟島皆聳列海濱環抱內港舟行至此或遇風潮不順皆可進港守風諳練者知各島門戶之淺深各門潮溜之順逆轉旋有法行止從容不諳練者船近山邊不知進退水山相激最易疏虞此古生而今熟者二也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廣江南海船多至膠州貿易不過登州登州海面無從習練故前明海運南糧乃自江南出口運至膠州仍用漕船由山東內河二千餘里運至登州再裝海船轉運天津是一米而三易其船一運而三增其費且無論糜費勞工諸多未便而頭緒紛繁弊端百出程期愈遠耗散愈多皆不可以爲恆計也苟使嚮昔舟師亦能熟識海道則從江南運至膠州已經繞出淺沙經過黑水大洋海程已歷二千餘里如欲直上天津不過再遠千里且有沿途島岸可以安歇守風何以已過險遠之外洋反避平恬之內海可知未覽登州潮汛不知潮溜之盤旋未歷登州海島不諳島門之深淺宜其寸步難行也自康熙間大開海道始有商賈經過登州海面直趨天津奉天萬商輻輳之盛亘古未有從此航海舟人互相講究凡夫造舟之法操舟之技器用之備山礁沙水趨避順逆之方莫不漸推漸準愈熟愈精是以數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貿易歲止兩次近則一年行運四回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之類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此海道安瀾迅速古今利鈍懸殊又可想而知矣然則元明行之而不久者限於人力至於我　朝而籌海運則地勢人工均超千古似未可以前代情形引爲比例也二曰行船提要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吳淞江出口至崇明南佘山向東北駛過淺沙而至深水大洋朝見登州山島爲之標準轉向西行以達天津所經江南洋面水不甚深隨路可寄椗歇息入山東深水大洋無沙礁淺擱之虞可以暢行無須寄泊自登州以至天津沿途山島均保統連內地皆有營汛彈壓倘遇風潮不順隨處可以安歇守風江南海船名曰沙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可行可泊稍擱無礙常由紗港以至淮安販鹽爲業是以沙脈淺深最爲嫻熟沙港者沙間之深淺也浙江海船名蛋船又名三不像沙亦能過沙然不敢貼近淺處以船身重於沙船故也惟閩廣海船底圓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貼於船底名曰龍骨一遇淺沙龍骨陷於沙中風潮不順便有疏虞蓋其行走南洋山礁叢雜有龍骨則轉灣趨避較爲靈便若赴天津須先至江南盡山停泊等候西風向東開行一日遇出淺沙北行方保無虞故赴天津奉天歲止一次如運漕糧但僅江南沙船足可數用蓋各省之海面不同船式器具亦因而有別而操舟之法器用應手之權亦各有所精非局外者所能悉其竅要也三曰四時風信海船自江南赴天津往來遲速皆以風信爲準綢而風信則有時令之不同春季西北風少東南風多自南至北約二十日自北至南逆風不能駕駛須待秋後北風方可返權秋季北風多南風少自南至北約一月自北旋南約二十日冬季西北風司令自南至北則不能行自北旋南半月可到此四時風信之常度也或隨路進島候風即有差遲至多不過一月內河行船必須順風且一遇狂飆過處兩岸尤易損船外海寬敞但非子午逆風均可掉戧駕駛難遇狂風大洋無山岸沖撞之虞不能爲患惟外國洋船較大數倍錯過順風寸步難行待次年順風時候方可揚帆至於暴風亦有暴期定日隨路可以守島迴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風期初一日船在江南看天氣晴朗而有順風便可揚帆開駛三五日間即可駛至山東石島收停島內以避暴期夫風信自南北東西正方之外兼以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共計八面海中設逢風暴所忌者惟恐罩面東風飄擱西岸淺處爲害此外七面暴風或飄停北島或收泊南洋或闊至東海候風定而回皆可無害則是四時之風信厥有常度可接四時之風暴亦有定期可據占法可參而不知者偶鋪風波莫測非習練之言也四曰趨平避險夏至後南風司令海船自南赴北鮮有疏失立秋後北風初起自北旋南亦鮮疏虞春季四面花風不比冬季朔風緊急設有疏虞約在千中之二三冬季西北風猶令自南向北則不能行自北向南或遇東風緊急飄至淺處擱船中貨物拋棄數成船載輕鬆便可無恙者有之或至西岸沙脈極淺之處擱漏損傷者有或遇西北

狂風颶至外國數月而返者亦有之蓋在百中之一二焉此惟商賈乘時趨利重價僱船不得不冒險遭運如運漕糧則不在狂風險阻之時只須夏季運裝可保萬全諺云夏至南風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言夏至以至立秋計有四十餘日當令之南風一歲中履險如平在斯時也五曰防弊清源浙江海船水手均安本分非同遊手每船約二十人各有專司規矩整肅蓋其生長海濱航海經營習以為常亦猶鄉人之務農山人之業樵焉又皆船戶選用可信之人有家有室來歷分明假使傷損一船商貨價值五六千金船價亦值五六千金無不協力同心互相保重不知者或恐貨被盜賣偽為人船盡失夫貨或盜賣船可藏匿船冊上有名姓年貌箕斗之舵水人等二十名總不能承匿而不出或恐捏報船貨失於內洋人自海邊登岸既可登岸則可就近報明營汛保甲查驗損船形跡或恐捏報船擱淺沙將貨拋卸海中以保人船此惟冬季朔風緊急偶或有之亦必有前後來船消息可稽若運漕糧不在冬季狂風險逆之時萬無此事總之船戶各保身家舵水人等亦各有家眷保人避相牽制倘有情弊一船二十人之口角行蹤萬無不露之理是以商賈貨物從無用人押運惟以攬載票據為憑訂明上漏下濕缺數潮霉船戶照數賠償惟風波不測則船戶商家各無賠抵今如裝運漕糧設有缺數潮霉即可照商例賠償其風波不測一端夏季順風赴北本無此患然而官事章程必歸畫一方為萬全因思內河運船到北時日久長沿途耗米必多而交卸正米之外尚有升合盈餘外海運北毫無耗散則餘米數目自必更多萬一風波不測即約以眾船餘米均攤賠補不但輕而易舉亦且有盈無絀兼可使眾船互察弊端極為周密至於南裝北卸自有官司彈壓島址暫停亦有營汛稽查各省沿海口岸皆有關防海船進出必驗船牌來歷奚容毫髮隱瞞或恐船數眾多散漫無稽則可冊編某戶之船定裝某縣之糧分縣稽查尤為簡便更有經過牙行攬作眾船保領自無虞其散漫無稽也六曰海程捍衛方今　聖人敷治寰海肅清商賈往來均沾樂利某航海經營竊見南洋營汛防禦森嚴北省海程更資捍衛蓋以閩浙廣東三省海面懸山叢雜水不甚深若戰船緝捕易於躲避是以昔年洋匪遊擾皆在南洋江蘇洋面均有沙脈匪徒船底皆有龍骨一經營船追捕匪船陷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故前此洋匪未曾江浙南船赴北運貨皆到江蘇運售不敢載回本籍此匪船不過江南之明証也昔年偶有竄北者非因戰艦嚴追即被暴風飄至冒險逃命苟延旦夕而已山東洋面均係深水大洋東向遊無涯際無處避風西岸山島繞連內地海船出入必有營汛稽查匪船無照不敢泊停島內縣海飄颶一遇狂風無從托足天津則有黃蓋墟以守門戶利津則有牡蠣嘴以作咽喉奉天地勢東抱旅順南對登州甚作海防關鍵此四省洋面天然之保障也或慮外番市船潛上北洋遊逸不知外番水土仰給中華藥物以養命者急於水火方皆感懼不違奚敢潛

違犯法且其所經海面如七洲沙頭清水溝水萬里長沙千里石塘皆屬海中極險之區非船身巨大不能駕駛而船身既大行走必遲我　國家戰艦商船便捷如飛利鈍懸殊防禦尤易至其分駕散船在閩廣淺洋猶可齊驅並駕若至北海大洋斷難魚貫而行即如江南商船同日揚帆出海雖有百號之多次日一至大洋前後左右四散開行影蹤莫指直至朝見登州山島方能進島會齊而巡緝營船星羅碁布嘗在島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跡此海面之遼闊捍衛之森嚴可想而知矣如運漕糧必欲籌及萬全祇須江南戰艦在江浙交界之盡山防護南海懸山至此而盡故名盡山中抱內港或恐匪類潛藏此外直至天津並無懸海山島可以潛匿者即登州緊對之大欽小欽大黑小黑大竹小竹等山皆係海面孤山並無環抱內港四面受風不能停泊且與登州近在咫尺登鎮哨船巡查最密或謂糧運大事雖北洋無須為護送之計而　國家體制亦宜有官兵押運為稽查船戶之需似祇須糧道大員運糧千總以及各省水師千把百員名省水師壯兵千名分船押運足資彈壓兼可使水師後進新兵習嫻海性經歷波濤實於海防大有裨益七曰水腳匯籌江浙兩省商船運年陸續加增擇其船戶殷實樸具堅固者足有一千餘號大小統計每船可裝倉斛南糧一千餘石至於水腳價目原有貴賤不齊大抵隨貨利之厚薄定水腳之重輕數十年來僱船大概情形極貴之時每關石計水腳規銀三兩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每關擔計倉斛二石五斗有零合計每倉斛水腳實錢八百十文蓋水腳每石三兩間有是價而銀非足銀斗非倉斗不可不明辨也其每年攬載商貨可運三四次不等今如夏季順帶便裝漕米一次每倉石酌寅水腳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裝商貨三次統計所發水腳價銀仍如統年運商貨四次夫惟必須每年春季準其先運商貨一次立夏前後必可如期回南夏至以前將江浙等處糧米駁至上海裝下海船陸續開行至大暑節必可齊到天津停泊海口即用官備駁船卸存天津北倉再為轉駁通倉處暑以前務使海船掃數回空使其再裝秋冬兩次商貨回南庶官商並運兩無延誤蓋彼船戶之所深慮者惟恐裝卸漕糧遲延日月錯過順風時令以為一年僅行兩次則所發水腳價銀不敷水手辛工及添補槓具之用又慮南地兌糧米色不乾到北交卸升斗不數天津駁運通倉不知作何經理一切章程並無頭緒此所以有畏難不前之勢也殊不知升斗斛有盈餘駁船自有官備南裝北卸自可刻期趕緊兌漕米色定須乾圓潔淨而海船順風運北為日無多既無耗散亦不蒸霉且可安插氣筒露風透氣各令包封樣米可期一色無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妥為參議予以平允則船戶莫不踴躍趨從始終遵奉且殷南富戶將必有添造海船以覓利者雖全漕亦可裝運如現在商船暫時趕運全漕則須春夏兩次裝運方資應用至於東直兩省所需南省貨物內河減運之後海船裝帶南貨趨利如飛更必易於充裕即達

北地歉收南省豐稔之時更可額外添運川廣臺灣米石源源接濟尤為迅速所慮者事固難於圖始又更難於成效如果僱船運糧裝卸日期必須限定節氣勿令逾期若使日久弊生南北胥役需索陋規驗船裝卸稽轉延遲給賞水腳扣色減平種種侵肥必致公私兩誤甚至該船殷戶求為無業之窮民而不可得又不可不預為防及也八日春夏兼運時日海船運漕夏季最為便捷如欲權時趕運全漕惟有春夏雨次運裝其裝糧時日須在年內兌糧陸續驗裝海船漸正一齊開放迨天津開凍後必可到齊驗卸天津北倉限以一月卸通至數兩節海船全數回空趕赴關東運裝客貨至小滿節必可如數回南再裝漕米夏至後赴北立秋以前又可到齊天津交卸仍限一月卸通白露節回空再運關東客貨如能九月內到南尚可赴山東近處趕裝客貨年底全數回南再裝次年漕米則海船更有裨益矣施彥士曰以今日而籌海運其至便者有四其無可擬者有四昔邱濬慮海道不熟擬募漁戶造艘往返十餘次以尋元人故道隆慶間王宗沐以不習海道有驚游山之失崇明沈廷揚生長海上猶抗疏三上始行踏勘小試以漸加增今開海禁百三十餘年江浙濱海多以船為業往來天津熟習有素者踏勘之人即皆歷試之人無廪別募慶試其便一昔人擬於崑山太倉起廠造船然一經官造率慮器不甚用今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小亦千餘石不等募其堅緻牢實百無一失無庸別造其便二又漕運多置價督官員今即擇船戶殷良者督之無庸別委反多糜費其便三其僱價似可照沈廷揚議每石二兩六錢折合蘇石六百餘文即以造船鎮及旂丁行糧給之已省其大半無庸別開帑藏其便四然而有疑大洋之險或不免漂溺者不知商民往來海外遠覆溺者百不一二又率在秋冬若春夏二運南風甚利至為穩當況兌糧時原有每石加耗今可量裁之取一斗實船戶以猶各船通融賠補而正額萬無一失其無可疑一也然而有疑改運後旂丁難於安置者不知　朝廷簽丁所以濟運非為丁無生計而以漕運濟之也況變通之初即事有漸近海如蘇松常鎮四十七幫約計軍船二千四百餘隻每年約須造船二百數十隻今先寧二百餘船米數由海抵通而省該丁造船勞費仍給月糧休歸軍伍或別開屯田俾安耕墾以漸轉移有何不便其無可疑二也前嘉慶十六年籌辦海運督撫以十二不可行者覆所云頭號沙船不過五六十號每船不過帶米四百石此乃有意從少而言若實計全數則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裝載亦可裝一二千石況其餘次號沙船力勝一千餘石者亦不下千有餘號其無可疑者三也至所稱帶米四百石須水腳一千餘兩蓄就前明沈廷揚所議每石二兩六錢計之也若就現在民價每石一兩四錢每兩折錢六百三十文合足錢八百八十二文而關東一石當江蘇二石五斗則蘇石祇須錢三百餘文即極貴之價如沈議二兩六錢者折合蘇石亦止須錢六百餘文況現定價值酌議加增有不踴躍從事者

乎其無可疑者四也其所可慮者蓋不在受載而在卸載恐斛手舞弊也不在水力短少而在胥吏需索恐浮費無窮也誠俾船戶知隨到隨卸絕無抑勒稽留方且爭先恐後而何海運之不可行哉至程志忠所稟五條沙之險蓋為尖底閩船言之若平底沙船遺在沙外往來過成山時風利不必泊無風可以守風絕不聞沙船長其險也沈廷揚有言耕須問奴織須問婢而以海道問諸素不習海之委員其可據乎阮閣部曰海道如果行則浙江之糧當從甯處起運或疑卽由杭嘉寧台諸府入海而不知非也案此事元明兩史舉未明言然以事蹟核之似皆運至太倉劉家港上海船啓行攷元史至元二十二年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京師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陸負至淮安易牐七然後入海則其時尚未全用劉家港海道迨武宗至大四年以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領海航從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磧走沙漲淺糧船易壞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綫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此乃全用劉家港入海之始自後海運之船總泊于此故至元十四年十一月詔江浙等處糧盡數赴倉候海運則劉家港當自有倉浙江斷無別自赴海起運之理且元末方張之亂史特書詔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元史作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先由海道至慶元抵杭率海舟候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鐵浦乃載于舟海難幾經躬履艱苦則前此之不由斯道可知雖其後戶部尚書貢師泰以閩鹽易糧由海道運京師或仍由此道然皆多事之秋其實非本意也明太祖洪武元年命征南大將軍湯和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又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以備海運供給遼東五年命靖海侯吳禎督海運綱舟師數萬由登州餉達陽此皆兵戈中權宜之制故人海處不一然大局亦祇由太倉故萬歷會計餘云永樂元年令江南民糧遂運太倉州于平江劉家港用海船繞出登萊大洋以達直沽攷崑山州為太倉衛暨亦由此陶宮保曰海運與河道相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達淮冀州夾右碣石入海即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般登州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尋因其路險惡別開生道明人沿嶼求道非嶕卽淺無怪其難自不若元代所開生道即今沙船所行吳淞口至十激一路為宜而由此運米入海實擬自今年第屬初行不敢不倍加慎重詳加詢問諳以紀載得其運道至于大洋浩瀚本無畔岸雖舟人定以更香驗以水色格以針盤究難確指其道里數目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汛地比照核計不相逕庭其小島微嶼亦難盡載謹擴敍大凡略分段落幷繪圖貼說為第一段自上海縣黃浦口岸東行五十里出吳淞口入洋繞行寶山縣之復寶沙迤至崇明縣之新開河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十激是為內洋可泊船為候風放洋之所崇明縣地第二段自十激開行即屬外洋

東邊百八十里至余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係荒礁無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椗為東出大洋之標準松鎮所轄第三段自余山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泗場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椗從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梢對出之洋面約百四十里狼山鎮右營所轄又北如皋縣對出之洋面起至黃沙洋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六十里又北泰州對出之洋面起至黃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狼山鎮掘港營所轄又北至闞龍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里又北至射陽湖對出之洋面鹽城營所轄又北至黃河口對出之洋面廟灣營所轄均百二十里黃河口稍南有沙埂五條宜避之又北至安東縣灌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九十里佃湖營所轄又北至海州贛榆縣鷹游門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東海營所轄計自余山至鷹游門一千五六百里統歸狼山鎮汛地凡舟過余山即無島嶼可依用羅盤格定方向轉針向北略東行如東南風則針頭偏東一恆字如西南風則針用子午江南余山與山東鐵槎山遙對謂之南槎北槎行船應用子午正針因江南雲梯關外適東有大沙一道自西向東接濂甚遠暗伏海中恐東風過旺船行落西是以針頭必須偏東避過暗沙再換正針此沙徑東北遶為沙埂舟人呼為沙頭山若船行過于偏東一直上北便見高麗諸山故將近大沙仍須偏西始能對成山一帶也第四段過鷹游門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山東水師南洋汛所轄又北至文登縣之鐵槎山自余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嘴入東洋汛界經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成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民稠密可泊惟島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出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雖以針盤定方向猶須常用水托水托者以鉛為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為一托十數開船試水自十托至二十托上下行過余山試水均在三十托上下順風二日餘均係黑水再試至十托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過大沙試水漸深至五十托上下混水綠色則係山東洋面順風再一日試水二十托上下水仍綠色遙望北槎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行半日即至石島洋面此赴北一定針路也第五段自石島至俚島洋面約百六十里俚島至成山洋面約百四十里俱榮成縣地為南北扼要之所可泊水綠色針盤仍用子午略偏東從成山轉頭改針向西略北入北洋汛界至文登縣之劉公島約百餘里又西至威海衛百餘里又西至福山縣之之罘島百餘里又北至蓬萊縣之廟島二百餘里自石島起至廟島北九百餘里之罘島西北一帶有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之東有常山頭淺灘宜避試水在十五六托至二十托不等船至廟島以東南風為大順計東省洋面一百零五島中有二十五島為海道要地而廟島尤大可以停泊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島即入直隸天津海口約九百里針對大西偏北沿途試水在十四五托再至六托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可拋錨候潮進口約計海口逆流挽縴百八十餘里即抵天津東

關外計自吳淞口出十滧東向大洋至余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西轉之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又曰〕古來海運如禹貢碣石入河秦起黃腄餽遼左乃在瀛滄登萊境內對渡關東道里無多唐宋偶一餽運其數更微故史不載明初張赫等初運三十萬最多至七十萬永樂中陳瑄始建倉于直沽亦正以百萬為名其後沈廷揚自淮河口開洋七日抵天津一時詫為異事其實經營已閱年餘所運二萬六千石而已即元代海運最多其初運亦僅四萬三千石行之七八年猶祇運米數十萬漂失動以萬計從未有初次試行即裝米一百六十餘萬自始至終不溺一人不損顆粒一錙米如今之所運者仰惟　聖人在位海若馮夷莫不效職而瀛民竈客生長承平習于沙線操駕日精昔之望洋興歎以為波濤不測者久已變為坦途揚帆直上無嶕崖之嶴岸無港汊之灣環轉較諸內河為易讓者每謂河運費財海運費人由今觀之海運果費人否耶然則費財之說舍海運亦奚以易之蘇松數府州漕額甲天下而丁船經行內河提溜挽閘剝挽般壩與夫押運交兌費驗之費多不能省丁疲索之官官復問之民民力憊矣而官與丁亦敝使蘇屬海運遂行省歲費不啻十之四五東南民力庶有瘳乎若夫難海運者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實皆無可慮但患商受易而北御難章程不可不豫立耳汝成案先生郡國利病書引王氏宗沐議云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國計裕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邱濬固已言之此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閘座珠聯漕船勢必立幫以防爭越守候日久則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立幫二利也海運既通雖有漂流費無挂欠江漂流亦不待千勘報稽遲以誤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糧幾二百萬石每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八准以後遇淺又需船剝今海運則過江米與盤剝費數十萬省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俾于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鑿沈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沈船可省五利也各軍有行糧有賞錢有安家今行海運舟大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漸減行糧諸色六利也漕河行糧有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即改本色守候頗艱若海運則須盡給凡一應料價程齋月糧等項料理自齊七利也漕行日久耗米不貲海運則行甚迅急耗米可節八利也海運既行百貨湊合物價既輕行戶亦裕以貸推米亦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餽甚艱海運既通則一帆可達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代漕運大率歷募轉般今行直達往返疲勞若海運則每行五數開船已時即往春初入兌夏盡即休疲困自蘇十一利也兌運之弊盜賣侵尅甚或官軍俱逃今行海運欲盜誰市欲逃焉往十二利也其言得失雖屬蹄筌然海運之利在前明已略見矣

舊唐書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

嶺南時湘灘泝運功役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上書言江西湖南泝流運糧不濟軍師士卒食盡則散此宜深慮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二萬石至廣府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執政是之以磻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沈氏曰〕邱濬曰海運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初伯顏平宋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二十八年立都轉運萬戶府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所辦糧充運自此至末年專仰海運矣說者謂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梁夢龍曰元史稱元人海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今國家都燕財賦自東南而來者僅恃會通一河識者不無意外之慮若尋元人海運之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運未爲非策也又曰元人由海運或至損壞者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但自淮安而東循登萊以泊天津本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實東南之海渺茫無際者迴異誠議運於此是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於便易矣山居贊論曰禹貢言浮於江海達於淮泗又曰夾右碣石入於河是貢賦之道未嘗不兼用海也秦人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其制未盡非而用民失其道矣說者謂海運作俑於秦而效法於元豈通論哉

燒荒

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虜莫善於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虜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敕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虜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珵〔原注〕後改名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敕坐營將官巡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剿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家兵

古之為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傳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後漢書朱儁傳交阯賊反拜儁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出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三國志呂虔傳領泰山太守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犢等皆降晉書王渾傳為司徒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汝成案〕將帥家丁前代多有明史所載如王越馬永馬芳梁震李成梁滿桂張神武趙率教金國鳳侯良柱等傳皆有之竝著成效其始則出于戰國時之陰養死士漢李陵之荊楚劍客亦其類也盛于唐藩鎮之牙兵謂之外宅兒至結為義子大約在兵間久不得不用選鋒以求制勝然養之不易散之尤難以此召亂亦時時有之任師中者惟當簡擇士伍拔其豪俊優其獎賞勸其訓練則屠沽皆可使成勁旅雖官有遷移或有數年之功廢于一旦之歎然所至如此轉移非難衞身衞國所裨多矣

少林僧兵

少林寺中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其辭曰王

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兹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是時立功十有三人裴漼少林寺碑所稱志操惠瑒曇宗等惟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此少林僧兵所起考之魏書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于瀍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于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小將楊進李再興告變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然則嵩雒之間固世有異僧矣

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於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爲部伍持鐵棒擊殺倭甚衆皆戰死嗟乎能執干戈以扞疆場則不得以其髡徒而外之矣宋靖康時有五臺僧眞寶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晝夜苦戰寺舍盡焚爲金所得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恬然受戮而德祐之末常州有萬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其亦有屠羊說之遺意者哉（趙氏曰後周書齊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湝猶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書李罕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曾兗臣獨醞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貲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習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弃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史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漸沒及答那寺僧奔鞫等拒而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與之通直入賊營與千斤鬥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皆僧兵故事也）

毛葫蘆兵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二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軍故以名之朵爾直班傳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如瓠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大學衍義補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葫蘆

成化二年國子監學錄黃明義言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艻子兵破之白艻子者卽今之民壯也

方音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喭夫子病之鴃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眞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譏而況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

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原注）左思魏都賦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原注）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為梁人所笑（原注）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顧以為兒師（原注）家訓是則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

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

國語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原注）並隋書經籍志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絕羣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原注）魏書咸陽王禧傳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雒之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沖免冠陳謝北齊書高昂傳於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為官名號令而遼史揭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錢氏曰元史無國語解）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於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雒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於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梁楚之咻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

歷九州之風俗攷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湩以為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

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
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
則奕碁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
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
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
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
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
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
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舊德
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
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
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賄溢
于靡用驕淫矜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
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
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
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
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於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
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
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
興也【原注】又曰皇帝四時巡守宰相已下於中京居守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勑文官縣令錄事已下更不奏聞聽中書銓選然則外國之能勝於
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
見其立弊也

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
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
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
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
所爲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
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
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
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
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
法不愼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祇益甚焉耳其論金時
之弊至爲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淸
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
陷入契丹且百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
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
所分於中外矣

徙戎

武后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
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徧觀中國形勢其後竟爲邊
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
不雜自古所誡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
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
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
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
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
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

害則二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距邊長而徵質
短殿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
誄於惠主咸以戎翟入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
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
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
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
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
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
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
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
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
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
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於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寇戎乎
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
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
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
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
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
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
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
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
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
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
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
臣竊計秦幷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彫散

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
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彊盛乘中國
之虛弊高祖餓戹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
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
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
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旣安
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
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
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
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
〔原注〕四民闕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
不居據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
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
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胞性莫不懷
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
無窮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
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
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
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
無事矣

明永樂宣德間韃靼來降多乞留居京師授以指揮
千百戶之職賜之俸祿及銀鈔衣服房屋什器安插
居住名曰降人正統元年十二月行在吏部主事李
賢言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蠻貊待黎
民如赤子親之也待蠻貊如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
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

而先施惠於禽獸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竊見京師降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徒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二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籍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降人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於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降人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二利焉何則計降人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聖王之道貴乎消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臣竊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歷數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焉者夫蕃人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降人在彼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日邊方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劉石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降人羣聚京師臣竊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降人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上是其言

土木之變達官達軍之編置近畿者一時蠢動肆掠村莊至有驅迫漢人以歸寇者戶科給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講劉定之並言宜設法遷徙俾居南土於是命左都督毛福壽充左副總兵選領河間東昌達軍往湖廣辰州等處征苗巡撫江西刑部右侍郎楊寧奏請賊平之後就分布彼處各衛所守禦然其去者無多〔原注〕天順元年七月丁丑兵部奏自正統七年至景泰七年調去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隨征達官達軍共一千八百人而天順初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盡令取回遂令曹欽得結其驍豪與之同反而河間東昌之間至今響馬不絕亦自達軍倡之也明初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承平日久種類蕃息至

成化四年遂有滿四之變

樓煩

樓煩乃趙西北邊之國其人强悍習騎射史記趙世家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人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爲一軍高祖功臣侯年表陽都侯丁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爲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騎射者樓煩〔原注〕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按樓煩地大不止一縣之人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項籍軍陳下斬樓煩將二人攻豨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蓋自古用蠻夷攻中國者始自周武王牧野之師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而晉襄公敗秦于殽實用姜戎爲犄角之勢大者王小者霸於是武靈王踵此用以誅秦而鮮卑突厥回紇沙陀自此不絕於中國矣

吐蕃回紇

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吐蕃卽今之土魯番是也唐之回紇卽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卽回兀卽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原注〕遼史天祚紀有回回國王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爲二國恐非〔錢氏曰〕謂今之回回卽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卽回鶻之轉聲則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譔趙國文定公碑云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譔高昌偰氏家傳云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今之和寧路也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鶻乃併取高昌有之高昌者今之哈剌和州也偉兀亦畏兀之異文而回鶻卽回紇趙歐二公言之詳矣回回與回鶻實非一種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世祖紀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文宗紀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各一人薛塔剌海傳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兒諸國明史哈密傳云其地種落雜居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灰不相統屬又云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則回回與回鶻故區以別矣惟阿合馬本回回人而元史姦臣傳以爲回鶻此或轉寫之譌其曰畏吾兒者又畏兀兒之轉聲也〔原注〕冊府元龜按國史敘鐵勒種類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有契弊烏護紇骨等部契弊則契苾也烏護則烏紇也後爲回鶻紇骨則紇扢斯也轉爲黠戛斯蓋夷音有緩急卽傳譯語不同大明會典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爲西域諸番往來要路其國部落與回回畏兀兒三種雜居則回回與畏兀兒又爲二種矣〔原注〕鄭所南心史畏吾兒乃韃靼爲父回回爲母者也〔錢氏曰〕心史乃僞造不可信自唐會昌中回紇衰弱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始雜居於中華而不變其本俗杜子美留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李衞公上尊號玉冊文種類磐互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今之遺風亦未衰於昔日也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此卽今禮拜寺之所從立也

新唐書常袞傳言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戎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鬭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然則自肅代以來回紇固已有居京師者矣

實錄正統元年六月乙卯徙甘州涼州寄居回回於江南各衞凡四百三十六戶一千七百四十九口其時西陲有警不得已爲徙戎之策然其種類遂蕃於江左矣〔原注〕正統三年八月有歸附回回二百二人自涼州徙至浙江

明初於其來降者待之雖優而防之未嘗不至福建漳州衛指揮僉事楊榮因進表至京爲回回之編置漳州者寄書於其同類奉旨坐以交通外夷黜爲爲事官於大同立功〔原注〕正統四年七月辛未其後文教涵濡戎心漸革而蠻貊之裔遂有登科第襲冠裳者惟回回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結成黨夥爲暴閭閻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所謂食桑葚而懷好音固難言之矣

天子無故不殺牛而今之回子終日殺牛爲膳宜先禁此則夷風可以漸革唐時赦文每曰十惡五逆火光行劫持刃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不在原赦之限可見古法以屠牛爲重也若韓滉之治江東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此又明識之士所宜豫防者矣

西域天文

西域人善天文自古已然唐書泥婆羅國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天竺國善天文歷算之術罽賓國遣使進天文經拂菻國其王城門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蓋不始於回回西洋也〔原注〕元史張思明傳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僻法思明以惑衆不用王忠文褘集有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曰天文之學其出於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

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能行於元宗之世者豈非其時在朝多學識之人哉

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者考之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正義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卽韓也音同而字異耳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十年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內附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原注〕晉梁二書作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原注〕漢書朝鮮傳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史記誤作眞番旁衆國三國魏志齊王正始七年幽州刺史毌丘儉破高句驪濊貊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陳留王景元二年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晉書張華傳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杜氏通典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此其封域與朝貢之本末也劉熙釋名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爲也後魏陽固演賾賦覯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此其風土也

宋史天文志狗國四星在建星東南主三韓鮮卑烏桓玁狁沃沮之屬此其占象也宋史高麗傳言崇寧後始鑄三韓通寶而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勳三韓國公容三韓國公侯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原注〕北史以辰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於內地而取三韓之名爾〔原注〕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縣不可便以爲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爲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爲外國也原其故本於天啓初失遼陽以後章奏之文遂有謂遼人爲三韓者外之也今遼人乃以之自稱夫亦自外也已

北史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此又與前史不同而唐書東夷傳顯慶五年平百濟分其地置五都督府其一曰馬韓

大秦

今之佛經皆題云大秦鳩摩羅什譯謂是姚興國號非也〔楊氏曰〕徧探釋藏佛經皆題姚秦鳩摩羅什譯無有云大秦者不知亭林何據且鳩摩羅什生於天竺距大秦國尚遠不當題云大秦也大秦乃西域國名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在海西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又云天竺國西與大秦通此其國名之偁同而傳以爲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固未必然而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謂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以中國爲小秦則益爲夸誕矣

干陁利

韓文公廣州記〔楊氏曰〕昌黎集並無廣州記是送鄭權序耳有干陁利注家皆闕按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最〔原注〕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陁利所獻檳榔啓周宏正傳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陁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陁利國遣使獻方物〔原注〕南史同以干爲斤疑誤〔汝成案〕梁書無周宏正傳陳書至有罪應流徙云云則見南史攷原本亦誤當是傳寫時脫南史二字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歷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戊寅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至元辛巳造授時歷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歷書及國翰歷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審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諸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炁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歷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歷元肆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諸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致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歷二十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歷內云近有言歷法差謬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日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二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日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刻如世子言取大統授時二歷相較氣差三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欽天監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歷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歷愈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時今夫歷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離脁朒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致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歷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歷本之爲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歷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爲南北差測月食爲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爲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歷至近日歷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于唐虞之時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器窺也故爲中星以紀之爲火虛昴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所見爲定故爲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給歷而後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羲和以後凡能出一新智立一捷法垂之至今者皆有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于是反覆推論無纖毫疑似于吾心則吾之心卽古聖之心亦卽天之心而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不設而要于至是過此以往或有差變之徵出于今法之外亦可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條爲修改以衷于無弊是則吾輯歷法通考之意也〔又曰〕或問律何以禁私習曰律所禁者天文也非歷也曰二者異乎曰以日月暈珥彗孛飛流芒角動搖預斷吉凶者天文家也本躔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斂進退敬授民事者歷家也漢藝文志天文廿一家歷譜十八家判然二矣且私習之禁禁其妄言禍福惑世誣民耳若夫日月星辰有目共睹古者率作興事皆用爲候又何禁焉自梓慎禆竈之徒以星氣言事應始有災祥之占而說有驗有不驗惟子產昭子深明理數之實乃有以折服矯誣之論故歷學大著則禨祥小數無所依而自不行曰其說可得聞乎曰古之歷疏所步或多不效求其說不得而占家得以附會于其閒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度也而古歷未精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有食在晦二之占月有遲疾日行有盈縮皆一定之數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唯

平度古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月行陰陽歷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占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房中央曰天街南間曰陽環北間曰陰環月由天街天下和平陽道主喪陰道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況月道出入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實黃道同升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殊故月始生有平有偃而古占曰月始生仰天下有兵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斜升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南北里差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故月初見有初二初三之殊極其變則有朔初四之異而古占曰當見不見不當見而見食日者月不闇虛氣而古曰食前數日日已有謂日大月小日高月卑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為之非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為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霧光如環而占以金環食為陽德盛五星有遷疾留逆而古唯知順行占以逆行為災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預求而古無躔度占為失行為之說曰夌曰犯曰鬭曰食曰掩曰合曰句己曰圍繞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有著賢相通占者謂去黃道極遠之星亦既知其非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而占者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出入地平有蒙氣之差或以橫斜視差妄謂移動于是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近老人星遠而近濁不當見占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江南老人星高三時皆見而猶歲以二分占星密疏貢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曰然則占驗可廢乎抑天變不足畏邪曰惡是何言也吾所謂辨惑辨其誣也若夫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省以答天戒固欲若之禱意也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德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惕焉此則理之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原注二年五月乙酉朔四年十月辛丑朔七年三月丁亥朔九年七月癸卯朔十年正月辛丑朔十二月乙未朔十四年十月癸卯朔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為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曰談遷國権李天經曰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為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曰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為真至兩道相交于一線則為真分今日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耳）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為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為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為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為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徵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為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南城萬寶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為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為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

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靜樂李鱺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曾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尚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真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真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乂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說也金水內景此闇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爲明晳）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嬴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數時歷殷目歲星未有不退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十七度十大分有奇而十二宮六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爲災不出宮不爲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言五星聚而伏于鶉火）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元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古今讖緯五星聚井吉祥乃兵象爲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爲識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禍至累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是）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爲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原注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原注晉書懷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云四星一云三星不同庾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于觜參神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爲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爲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

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 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 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二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二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閒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元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荊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趙氏曰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易所言皆天道商書洪範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法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閒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之白鶴館火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于星氣猶人之五藏六腑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論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遇失猶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與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即有志圖治者亦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與人無涉聖人亦何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

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卽位

妖人闌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原注：五行志干寶曰夫禁庭尊祕之處今賊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幷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辯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閽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原注：卽位）長慶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光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為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

鄧翰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並書之以爲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歷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閽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惠侍讀曰〕怪民未有不奇服者觀漢江充可悟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誅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尚有疑以爲真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況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讙騰卒難偏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晉會稽王道子爲桓元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道子世子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原注〕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漢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弒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弒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弒歲星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弒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

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祅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歷書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黁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於定州

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並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胡氏曰〕致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虢之亡也蓐收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劉曜之亡也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宣二氣之化爲讖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異以自說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徵以天下漢之二祖嘗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閒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脩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敢於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稱乎斷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實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邈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光成公孫而眭孟未讖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寵語網署之內適自速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駢首就戮必不然矣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

齊權會明風角元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陸氏曰〕歷數難而易占驗易而難歷數所爭常在分抄之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脈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原注〕中傷也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原注〕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篡周者藝祖〔胡氏曰〕攷古占驗之學信而有徵者鮮然雖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庭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為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婦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閒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讒實舉欲榮然以為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變色入宮眞耳目之面妨鑑嗣傷聖無在二紀後告戒則為日太早徵應則為期太遺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留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壹似優于承欲要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原注〕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為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原注〕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光竝見燭燿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汪氏曰〕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昳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原注〕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爲日〔錢氏曰〕今法以九十六刻爲日蓋本於蕭梁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蓋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作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梁氏曰〕古歷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清明先于穀雨故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載術是依劉歆三統歷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非始于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之四分歷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謂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曰雨水今曰驚蟄今曰清明今曰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岐異記疏誤也今二月閒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爲異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原注〕律歷志又先穀雨後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歷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絶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陸學博曰]抱樸子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則十二字輪直自古有之亦月與日相直也解緡封事言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維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

[錢學博曰]紫宮太一即耀魄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又曰]歷家謂之太歲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原注]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書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始病因有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日鈔注呂氏春秋太一曰此時未爲神名也[楊氏曰]夫禮必本於太一此所始也又楚辭有東皇太一禮之爲上皇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原注]周禮注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原注]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縱橫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惠氏曰]案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是以五乘十即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宋姚小彭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此爲河圖者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原注]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

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原注〕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天內以制荊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兗在揚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時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敞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原注〕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閻氏曰〕宋王勉夫野客叢書載正五九月爲忌月其說尤詳當參閱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原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　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原注〕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蕺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爲惡月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原注〕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　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踦隻不耦也　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惜奇古人已有之矣〔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帳殿擲米團得雙數爲不利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廚日有肉料亦貴數奏來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既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原注）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隻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雊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絶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絶者太祖到（原注）時爲濟南相皆毁壞祠屋止絶官吏民不得祠祀（原注）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絶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幷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啓（原注）卽稽字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卽蘇峻南齊書崔祖思傳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

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書自
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
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
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
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
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
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
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雖
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原注魏書任城王澄傳除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文之廟梁簡文帝紀有吳興楚王神廟碑云楚王既安登辟敬止饗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也江總卞山楚廟詩壇祀號百世英威定幾何）而梓潼二郎三
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
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
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
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
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
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
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
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
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
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
祀晉侯卜桑林而荀罃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
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
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
之閒並祀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禨亦皆起於
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
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夫（原注黃氏日鈔言自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號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
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
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
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
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
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
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
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
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
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
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
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辭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
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
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祐王則何不考之
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
往依傍法服五戒麤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
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
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
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
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
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

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瀘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趙氏曰〕天下邪教惑人者佛爲最次之則天主教如前後藏準噶爾喀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如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諸國南洋之古城等國東洋之日本琉球等國皆奉佛教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嚴氏曰〕白蓮教者漢末張魯之遺也魯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惑衆其長曰祭酒從之者人出米五斗時稱米賊自漢以來歷代皆有其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色從教者先遞供給米若干入教之後教中所獲資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術足以眩人故愚者多爲所惑然其教以孝釋念經持齋戒殺爲名所聚之徒多羸弱不堪戰鬪〔洪氏曰〕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始則惑於白蓮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增派及數需橫求無藝忿不思患借起事以避禍邪教之蠢動由此〔錢氏曰〕向讀沈繼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爲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譬惑其黨使皆歸德于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郡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宜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旌賞以勸其徒庶幾舊染之俗閭風丕變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乃知喫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飢饉迫于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襘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觸發可爲寒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不同其名目至多不可究詰大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惑人其斂錢聚衆則張魯法也入教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卽可傳徒斂錢故甚易蔓延或牽涉三四省煽惑既衆黠者乘之偶黨於長吏之不平遂至蠢動其實非有心背逆者錢氏所引深中情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汝成案〕史記趙世家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云云則泰山爲神當由霍泰山傳訛始云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

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遊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雋斬冉閔於龍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雋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黄汝成集釋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楊氏曰此據河山言之耳如顧氏言書說成東河西山矣〕

古之所謂山西卽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填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王氏曰後漢鄧禹傳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卽今山西省太原平陽遼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或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殊非又鄭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大約卽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也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隗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興傳以關中謂山西矣〔汝成案〕說文陝宏農陝也夾聲陝隘也夾聲王氏引陝隘也侯夾切是誤以陝爲陝蓋二字俗舛久矣〕

陝西

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原注〕卽今之陝州　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原注〕今平陸縣　肅宗紀乾元二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又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倕可充陝西節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原注〕按其疏云己至閿鄉縣　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

晉時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實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肜應詔詩二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荊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鎭莫過荊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爲陝西也〔原注〕宋書荊州刺史下云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後還夏口桓溫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忱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而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　考之於史桓沖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轂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鎭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顗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勛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

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爲陝東伯〔原注〕慕容暐載記秦將兵講武運粟陝東　唐太宗爲秦王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楊氏曰〕又晉愍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山東河內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

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原注〕光武都雒陽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原注〕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杜牧罪言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錢氏曰〕漢書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錢氏又曰〕今之山東乃宋之京東東西路金改爲山東〔王氏曰〕河北之山東莫大于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太郡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西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乘釁幷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尚有河北爲山東之言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弗遷都長安大納亦是指陝山以東而言與禹傳據太行分西東自劉〔汶成案〕蓋唐之河南今之河南山東是也唐之河北今之直隸是自關中而言統謂之山東可矣顧氏注杜牧云云倣諸事指今之山西亦未盡通鑑綱目分注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是時晉王幷有河北所謂山東者太行常山之東也晉主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是時知遠在晉陽所謂山東者亦太行之東也五代史義兒傳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死事傳晉已先下全燕而出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亦謂太行山之東卽以河北爲山東也大約自秦漢以來之謂山東西者隨時異稱不能畫一非若今之有定地矣

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閻氏曰〕按戰國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大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正義卽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注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

吳會

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並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原注〕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原注〕本傳吳有章郡銅山亦爲後人於章上妄增一豫字正與此同〔錢氏云〕范成大吳郡志世多傳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謬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謂吳會謂吳興會稽也諸葛亮曰荆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則吳興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淛江南形勢豈諸荆州獨連吳門一郡平莊子釋文淛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謂尤切大觀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蕭叟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漢初固有吳郡也〔又曰〕巴蜀二郡名則吳會亦二郡名也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埽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箋曰朝服濟江埽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旣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于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果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錢氏曰〕以

上所引諸吳會事未見其必非指會稽之會蓋漢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云爾〔原注〕胡三省通鑑辨誤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爲吳會若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趙氏曰〕西漢初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故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駐在吳故殺守卽起吳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卽其鄉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梁氏曰〕昔人以錢塘爲吳越之界唐釋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蓋爲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句所誤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止於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西至姑蔑

江西廣東廣西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竝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竝在秦郡〔原注〕今六合歷陽〔原注〕今和州廬江〔原注〕今廬州府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原注〕今壽州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原注〕時分北譙置陳留郡郗鑒傳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鎭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王氏曰〕項羽本紀曰江西皆反陳涉世家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蘄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立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鎭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江西則古人西北通籍非以對東乃得籍之若三國志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則所云江東江西約略可見要皆據大勢言之非有擘分定界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原注〕南齊書州郡志左僕射王儉啓江西連接汝潁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原注〕始見於舊唐書李峘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皋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雜中無雨雪觀前風景是江西亦是中唐以後始有此稱〔闕氏曰〕南史文學祖皓傳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藏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則江西有三顧氏僅知其二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原注〕後改爲成都府路梓州路〔原注〕後改爲潼川府路即今潼川州利州路〔原注〕今保寧府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竝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

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錢氏曰漢書本傳菑川薛人也元光元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謝不能國人固推宏汲黯詰宏齊人多詐而無情五鳳中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禽獸行請逮捕有詔削四縣薛縣當即所削四縣之一）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爲孟嘗君食邑史記越世家顧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冢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冢結石爲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淄川縣志据公孫宏傳之誤文而以爲孟嘗君封邑失之矣（原注路史云公孫宏生山今淄川南四十里亦誤）

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足明菑川在臨菑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幷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曾子南武城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錢氏曰晉志雖稱南武城而羊祜傳仍作南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原注史記平原君傳封于東武城）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俶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鄪（原注鄪即費字）曾子辭于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原注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作魯人攻費）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雷氏曰或以曾子居武城即是南武城是祖宗邱墓之鄉一旦寇至竟可委而去之此實大謬）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原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鎮）又可以見南城之即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鄪

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
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卽南城而在費之證
也（原注）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
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原注）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錢氏曰）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卽武氏石室也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
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居嘉祥（孫氏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東武城人其為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南武城自在嘉祥縣於曲阜為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費縣之冉
雍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原注）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誤志者以為仲弓如此之類蓋舉
以蠡信也

漢書二燕王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
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
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
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
之殺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楊氏曰）肥如卽不屬燕定國亦取而殺之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
士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
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
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
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萬
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
之也

徐樂傳

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
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
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為燕王而其間為
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
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郤
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云馮翊夏陽
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
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
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
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為大梁而不知
大梁不近秦也（原注）續漢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注引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澤有城亦縣漢書代郡靈丘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
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于
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
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原注）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竝同
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
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湣王敗走燕
獨深入取臨菑而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
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原注）胡三省以為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欽齊乘則云今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丘故城未知何據趙岐孟子注但云靈丘齊下邑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云是誤以趙之靈丘

爲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原注〕孟子正義引地理志代郡有靈丘縣史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並誤

三輔黃圖

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中宮室臺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原注〕雍錄駁此書思子宮萬歲宮隸甘泉之誤而謂元書已亡此出唐人所作誠然今當以明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犬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原注〕湖當作胡見漢書楊雄傳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原注〕程大昌曰思子宮在湖萬歲宮在汾陰今皆以隸甘泉與史不合別有明光宮不知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幷入秦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略摘數事以資後人之改定云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泃縣地今考兩漢書並無臨泃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泃縣貞觀元年省臨泃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泃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彼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山昔燕趙伏兵於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曰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幷晉書而未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按宋史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原注〕今陽曲縣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侁偪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强弩爲左右翼以援美卽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

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轆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二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弑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諡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卽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諡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卽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爲之何至於此爲之太息沈氏曰京東考古錄有通鑑朝鮮令孫泳非箕子朝鮮十二字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二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爲一句谷字絕爲一句阻字絕爲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丘之書眞可爲千載笑端矣

交阯

大學衍義補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原注〕秦爲象郡地漢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王氏曰〕水經葉榆水篇注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于此然則交阯郡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 五代時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窅詐稱陳氏絕嗣窅爲甥求權署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逋至京翔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麼小醜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粵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原注〕唐書姜公輔愛州日南人 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柰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地淪於蠻夷之域而爲侏儒藍縷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阯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阯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二〔原注〕六年十月自州陞爲府者二 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謚議以復交阯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寇於數萬里之外爲言既述武功之成亦後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

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原注）天順八年七月實錄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并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有司失於檢察今遂陷於夷嗟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狃域中之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七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寧遼東諸郡縣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爲有體

薊

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原注）一作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濕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威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卽此二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沈氏曰）京考古錄下有一統志云城西北隅卽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蔚爲近之三十三字無下一句此卽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原注）史記及水經注並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原注）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皇甫謐因謂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而范甯注又以爲成王所封然考左傳富辰之言不敘及燕按此以薊燕爲一國而召公卽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爲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爲長（王氏曰）說文邑部鄚周封黃帝之後于鄚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鄚縣樂記釋文云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又云或黃帝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又案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鄚雖讀若薊漢志上谷郡無鄚縣而鄚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鄚卽薊許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亦不可解

夏謙澤

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按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云鮑丘水又東與泃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逕九莊嶺過密雲合道人溪至通州之釆莊村合沽水入泃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逕其

下而洵河自縣城南至竇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卽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原注北齊書皮慶賓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無終

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二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里豈無終之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于右北平與（原注左傳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太原卽太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太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來也）

柳城（汝成案下引遼史龍山之南諸本皆誤作龍城今改此云龍山之西攷戴記無此文豈史卽遼史歟）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原注舊唐書宋慶禮傳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元宗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詔書見冊府元龜）而今之昌黎乃金之

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於臨渝關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原注〕垂都鄴其子寶始遷龍城非垂也後爲馮䟦所滅〔原注〕高雲滅慕容氏爲䟦代高雲非䟦滅慕容氏也〔楊氏曰〕雲初亦姓慕容氏本文不誤〔又曰〕雲之慕亦䟦之誤謂䟦滅慕容無可易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原注〕舊唐書奚傳李大酺奚契丹首領李失活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從之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案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徙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原注〕通典醫無閭山在遼東今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此即是移置之柳城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於土產則云人參麝香豹尾俱廢柳城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欒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按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蔘麝香豹尾皮骨骴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廢柳城縣之誤也

昌黎

按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王氏曰〕按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注曰今昌黎之名始見于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于後漢縣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茫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金所改隸之名又非唐之昌黎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郡國志注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設之遼東殊誤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在渝水下

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郡〔楊氏曰按文直以龍城爲昌黎爾魏人從之非別置〕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鎭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穨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原注〕唐宋封爵必取本望元和中朔方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乃自言非本郡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並總緝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乃命林寶譔次元和姓纂十一卷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祠追封花雲東丘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如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偓封昌黎男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於魏如韓麒麟韓顯宗史明言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王氏曰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

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谷淸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閒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成縣東廣成卽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原注〕舊唐書回紇傳追擊史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梟其首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

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衞自永樂二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

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下云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原注〕予過新樂林君華皖見示所修縣志以木刀爲不典改爲木鐸因取書中唐志示之林君爽然自失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原注〕范希朝傳同張茂昭傳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戰大破之沙陀傳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鏖鬬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鎭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

江乘

古時未有瓜洲蔡寬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孫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鎭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峘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鋭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原注〕舊唐書張延賞傳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縣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便之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原注〕胡三省通鑑注今之揚子橋或是唐之揚子縣治所以此得名也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元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王氏曰〕瓜步鎭在六合縣東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是也自開邗溝江淮已通道猶淺狹六朝皆都建業南北往來以瓜步就近爲便故不取邗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庾子山集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述異紀水際謂之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因以名焉鮑昭瓜步山揭文有曰鮑子辭吳客楚指究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云云卽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步爲通津明矣隋既大開邗溝加濬深闊至唐皆南北混一無所事于建業而都在關中自宜取邗溝直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以泝河渭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齊澣始改澣雖改

遺卻于京口遙領張延賞代宗時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縣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屬江南之潤州爲不便故請改屬揚州此與瓜步何涉沒瓜步洲拒於瓜步洲步字蓋衍文（又曰）宋書索虜傳劉遵考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横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黄門侍郎蕭元邕守禪州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對而横江卽采石也自横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幾百里中地名如以今瓜洲爲瓜步則與蒜山相對其上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郭璞墓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惲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卽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原注）世說載璞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則璞又有二兄同葬（楊氏曰）既云母葬江陰則璞不妨在京口王惲之言未可駁

蟂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蟂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楊氏曰）列當是別字之譌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横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孫氏曰）據此則孫夫人之還吳與沈江俱未可知不宜竟斷爲妄且黃山谷文云磯有靈澤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夫人葬此元林坤誠齋雜記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爲焦磯娘娘則自宋元以來相傳久矣是孫夫人自荆州復歸于權而後不知所終蟂磯之傳殆妄

胥門

史記吳王既殺子胥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曰按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士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因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原注）周禮大司馬帥以門名注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爲姑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見麋鹿游姑蘇之臺古胥蘇二字多通用（原注）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詩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

潮信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

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夜子以後半月復然〔原注〕西興江岸上有候潮碑 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

晉自武公滅翼〔原注〕今翼城縣 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原注〕今洪洞縣 滅霍〔原注〕今霍州 滅耿〔原注〕在今河津縣 滅魏〔原注〕在今蒲州 滅虞〔原注〕在今平陸縣 重耳居蒲〔原注〕在今隰州 夷吾居屈〔原注〕在今吉州 太子居曲沃〔原注〕在今聞喜縣 而公都絳〔原注〕在今太平縣 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原注〕國語宰孔謂晉侯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是也 而滅虢〔原注〕在今陝州 滅焦〔原注〕今陝州 則跨大河之南〔原注〕史記晉世家言獻公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蓋卽今平陸芮城之地 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內及解梁〔原注〕在今臨晉縣 狄取狐廚〔原注〕在今鄉寧縣 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啓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原注〕在文公後六十年 平公用荀吳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而鄔祁〔原注〕竝今祁縣 平陵梗陽〔原注〕今清源縣 涂水〔原注〕在今榆次縣 馬首盂〔原注〕今盂縣 爲祁氏之邑晉陽〔原注〕今太原縣 爲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幷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爲然也

緜上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水經注石桐水卽緜水出介休縣之緜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介休縣有介山有緜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大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于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緜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介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緜山俗謂之小緜山近曲沃當必是簡子逆樂祁之地〔原注〕襄公二十九年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緜或卽緜山 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原注〕今萬泉古汾陰地 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

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竝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箕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絶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原注〕無解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

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原注〕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全氏曰〕或問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而不在晉陽然則燮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曰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燮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則曰穆侯始遷于翼則史記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也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之異地而同名耳至于晉自唐叔以後緡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猶未嚴也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原注〕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原注〕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師古以瓚說爲是按永安乃今之霍州亦非也

晉都

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原注〕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原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故城址尚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原注〕杜氏曰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爲下國〔原注〕僖公十年狐突適下國然其宗廟在焉考悼公之立〔原注〕成公十八年大夫逆于清原〔原注〕杜氏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是入曲沃而朝于廟二月乙酉朔卽位于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原注〕襄公十六年亦云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爲欒氏之邑而欒盈之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以曲沃〔原注〕襄公二十三年夫

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爲端氏之封屯留之徒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

晉有二瑕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原注〕杜以郇瑕爲一地顧以爲二地〔江氏曰〕解縣西南故瑕城實爲晉之瑕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間一邑也焦在河外燭之武于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其餘亦臨文省便之法酈氏謂晉有二瑕以焦瑕爲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以湖縣當之謬矣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解以河曲爲河東蒲坂縣南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酈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爲胡又改爲湖而瑕邑卽桃林之塞也〔原注〕書放牛于桃林之野注云在華山東今爲閿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誤矣〔原注〕左傳有三瑕而郇瑕不與焉桓公六年軍於瑕以待之注瑕隨地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注瑕楚地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注瑕杏敬王邑僖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焦瑕蓋是其二〔原注〕水經注陝縣故焦國竹書紀年幽王七年虢人滅焦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卽詹嘉以邑爲氏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當亦同此〔原注〕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滅虢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傳謂之陰飴甥者陰亦虢地或兼食之也而解以瑕呂爲姓恐非

九原

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水經注以爲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卽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傳會之爾〔原注〕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方氏曰九京卽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陽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原注〕今新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纍城〔原注〕在今藁城縣西南七十里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

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兹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原注〕杜解昔陽故肥子所都果爾則其地已入晉何用僞糴以息其門外乎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泜水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原注〕水經注一卷中昔陽城兩見一在下曲陽一在沾縣亦酈氏之誤也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屬之齊豈得越太行而有樂平乎〔原注〕正義亦謬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鹵而大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原注〕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原注〕至魏文侯始克中山平狄之難如此

太原

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原注〕爾雅晉有潛丘注在太原晉陽縣今已不存志曰相傳宋修惠明寺得居陶土爲瓦用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二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原注〕宋史太宗紀謂之連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閎壯可見自齊神武剏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天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創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縣爲新并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旣出卽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鎭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都城之一隅耳〔王氏曰〕武后名北都中宗卽位之初已依舊改爲并州大都督府矣其遺文舊蹟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原注〕唐張南史送鄭錄事詩大月胡天岭雙城汾水流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卽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原注〕僖宗乾符六年河東軍亂焚掠三城朱玫爲三城斬斫使以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橋立

城如此之易〔閻氏曰〕按水經注汾水云水上舊有梁青荓殞于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此卽指晉陽縣又按唐李勣周鑿俱引晉水架汾河而東去故汾河東有晉祠水利如長安東中西三渭橋昔爲方軌而今則咸陽縣每至冬月乃設一版河陽驛杜預所立浮橋其遺蹟亦復泯然〔原注〕魏書崔亮傳亮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象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北史于栗磾傳爲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大軍既濟帝深歎美之　蒲津鐵牛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原注〕宋史方技傳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時代尙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爲代王皆此地也〔原注〕今蔚州東二十里相傳有代王城　十年陳豨反十一年發豨立子恆爲代王都晉陽〔原注〕高祖紀　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云都中都〔原注〕陳稱傳同　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原注〕如淳以爲先都晉陽後還中都　又立子武爲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遙縣矣〔原注〕正義引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　又按衛綰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閻氏曰〕漢光武以盧芳爲代王居高柳高柳故城在唐雲州定襄縣晉懷帝以猗盧爲代王猗盧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拓跋珪立爲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後徙都平城置代尹是代尙有四不止如閻氏云三遷也

闕里

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爲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原注〕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注闕黨童子之後　讖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卽有之

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原注〕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　按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邻邻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邻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汝成案〕邳遷於薛沈校本邳上有下字蓋從史記索隱引紀年增也今刪去從元文

向

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注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幷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承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況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原注〕水經注於郯縣向城下引向姜不安於莒而歸尤謬齊乘以爲今沂州之向城鎮〔原注〕州西南一百里近之矣〔汝成案〕向地見經傳者凡六隱二年莒人入向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宣四年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殖盟于向襄十一年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十四年會吳于向杜注於入向以爲古龍亢東南於與鄭之向云在軹縣西於取向盟向云莒邑於師向云在潁川長社縣東北於會向但云鄭地古今地志書著向地者漢書地理志沛郡向縣古向國又郡國志潁川長社縣有向鄉于欽齊乘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太平寰宇記莒縣西南有向城龍亢之向今鳳陽府懷遠縣地長社之向今開封府尉氏縣地莒邑沂州之向今莒州地軹縣之向今懷慶府濟源縣地詩皇甫作都于向即此杜氏沿漢志之說以莒人入向爲沛國之向恐非是春秋之莒即今莒州距今懷遠且千里蓋闊之莒豈能越數遠入人國竊意莒所入之向乃沂州之向莒入向而兼其地而魯復伐莒而取之向後遂爲會盟所耳沛國之向乃會吳之向中國會吳皆就之于淮上如鍾離今鳳陽善道今盱眙皆是也

小穀〔汝成案〕此已詳卷四城小穀條可幷入

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爲管仲也蓋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而又見僖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勸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穀也此所城者小穀也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范甯曰小穀魯地然則城小穀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管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即此魯之小穀而注引皇覽以爲東郡

之穀城與留侯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穀梁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泰山立石〔汝成案〕漢紀注應劭曰立石三丈一尺下云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婁氏注碑件誤

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婁氏曰〕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注引風俗通曰石廣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則武帝已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帝乃東巡岱宗純從上元封書儀及刻石文若無文字則不書云刻石文矣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瑯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婁氏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盧縣都尉治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瑯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瑯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瑯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武八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社首〔汝成案〕此條從沈氏校本補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元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勞民力邪〔沈氏曰〕右一條見山東考古錄書補此

濟南都尉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

山也（原注今龍山驛東有東平陵城後漢書侯霸傳注平陵故城在今淄川長山縣南）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二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錢氏曰當是史誤脫梁字耳）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注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又按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

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原注〕萊人遷此已久號其故國爲東萊不可泥視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按成案〕司馬彪續漢志劉昭注文中間誤作後漢今俱改此云劉昭志當脫郡國及注字

濰水

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原注〕今在莒州西北九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原注〕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按北海郡別無淮水盡亦濰字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原注〕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原注〕按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錢氏曰〕淮从隹聲亦可讀爲惟顧氏欲分而二之乃謂淮當从隹人之隹妄矣〔梁氏曰〕按字書無从隹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于涂中並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與濰省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爲鼇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眞傳並作牢乃傳寫之誤〔原注〕魏書高祖紀釋老志並仍作勞山

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

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先生勞山圖志序略曰勞山在今卽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峯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

瀕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于是齊人苦之而名之曰勞山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

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夫濟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爲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原注）隱公元年解云衛國在汲郡朝歌縣今衛輝府淇縣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廬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卽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爲一地爾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卽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原注）詩正義引皇甫謐曰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鄘詩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則不在此也

東昏

漢陳留郡有東昏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師古曰緡音旻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誨碑辭曰使河隄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是以緡爲昏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昏長蘇勝則陳留之東昏也（原注）通鑑注李愬攻金鄉引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亦誤

長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原注）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原注）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原注）絳侯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

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沈氏曰〕京東考古錄以續漢志一條亦屬韓觀而無韓之長城句水經注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原注〕又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為固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為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原注〕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靈王時始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疑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稒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稒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沿溪亙嶺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原注〕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原注〕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原注〕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原注〕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原注〕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縣利責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原注〕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原注〕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原注〕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原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illegible]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原注〕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原注〕通鑑注社平戍蓋在唐石州北臨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恆州九百餘里〔原注〕通鑑注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

州氏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一

[seal]

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而〔汝成案〕錢氏引荀子儒效篇云云書注在曾書作而文下今從元校云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注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原注〕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注如而也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原注〕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劉熙曰而當讀作如今按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記賈生傳化變而嬗章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原注〕近本爲不通者添作泣而曰又曰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驩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錢氏曰〕荀子儒效篇是如不識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班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樂而湛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殆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拊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傳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說文需从雨而聲蓋即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原注〕左傳襄三年齊侯與士匄盟于耏外水經注云即地理志曰如水矣耏如聲相似于古而字即讀爲如故要字說文曰从大而聲〔臧氏曰〕詩常武如震如怒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揚其聲而勃怒其色則經本作而甚明此又而如之譌也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注如讀爲若〔錢氏曰〕孟子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晉書段灼傳引此文而作若

柰何

柰何二字始於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錢氏曰〕五子之歌此晚出古文當以召誥曷其柰何不敬爲始左傳河魚腹疾柰何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楚辭九歌太司命愁人兮柰何九辯君不知兮可柰何此柰何二字之祖左傳華元之歌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柰何一也又書如五器鄭康成讀如爲乃箇反論語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音亦與柰同〔原注〕按古人曰如曰若曰柰其義則一音不必同六朝人多書柰爲那三國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柰爲無那〔楊氏曰〕是

韓伯休亦却是語辭

語急

公羊傳隱元年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此不必齊人語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成二年衞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定五年楚子西曰不能如辭八年衞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漢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左傳正義曰古人語然猶不敢之言敢也〔原注〕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注敢不敢也昭二年敢辱大館注敢不敢儀禮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注敢言不敢

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詩亦不夷懌懌下省一乎字書弗愼厥德雖悔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上省一豈字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豈字禮記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言如矣齊人語也〔臧氏曰〕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不寧不康爲豈不康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論語患得之集解患不能得之楚俗語皆語急反言之證楚俗語之猶言齊人語也

歲

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原注〕僖公二十三年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原注〕襄公三十年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原注〕襄公三十一年史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

今人多謂年爲歲

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梁氏曰〕錢廣伯云孟子鄉人長于伯兄一歲趙策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則言歲不始于太史公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月半

今人謂十五爲月半蓋古經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晉溫嶠與陶侃書剋後月半大舉然亦有以上下弦爲月半者劉熙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是則所謂月半者弦也禮經之所謂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體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數而言之也〔原注〕岑參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春衣韓愈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月半

已〔汝成案〕已古讀若以故經史訓詁凡語詞之已皆作已蓋一字二義形聲皆同無可別云

吳才老韻補古巳午之巳亦謂如已矣之已漢律歷志振美於辰巳盛於巳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鄭元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原注〕洪容齋三筆亦引歷書爲證愚按古人讀巳爲矣之證不止此淮南子斗指巳巳則生已定也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釋名巳巳也陽氣畢布已也詩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五經文字起從辰巳之巳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詩江有汜亦讀爲矣釋名水決復入爲汜汜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矣說文祭無巳也从示巳聲公羊傳何休注言祀者無巳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讀爲士音宋毛晃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爲終巳之義今俗以有鉤爲終巳之巳無鉤爲辰巳之巳是未知字義也

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原注〕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不祥後漢書周舉傳三月上巳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袁紹傳三月上巳大會賓從於薄落津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爲戊己之己者非〔楊氏曰〕其必以三月除亦有所由起不然正月寅爲建卯爲除是上卯亦可除邪

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巳象蛇形隸書則混而相類止以直筆上缺爲己上滿爲巳

里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襄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鄒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自今瑯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是則荀子所謂日中而趨百里者不過六十餘里而千里之馬亦日馳五六百里耳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殆未然〔楊氏曰〕王制是漢人之作不知其尺步縱何反小

仞

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原注〕家語孔子所謂舒肘知尋从人刃聲書爲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原注〕左傳昭三十二年仞溝洫注度深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元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原注〕王逸注楚辭大招亦云七尺論語夫子之牆數仞注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軔〔原注〕與仞同注八尺朱子乃兩從之〔原注〕堂高數仞趙注亦云八尺當以八尺爲是若小爾雅云四尺漢書應劭注云五尺六寸則益

非矣（楊氏曰七尺爲仞周尺八寸故仲馮云五尺六寸）

不淑

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呼不淑是也

不弔

古人言不弔者猶曰不仁左傳成十三年穆爲不弔襄十三年君子以吳爲不弔十四年有君不弔昭七年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二十六年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弔及詩之不弔昊天不弔不祥書之弗弔天降喪于殷則以爲哀閔之辭杜氏注皆以爲不相弔恤而於羣不弔之人則曰弔至也於義不通惟成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乃當謂大國無恤鄰之義耳

亡

亡有二義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於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詩予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漢書袁盎傳不以在亡爲辭（原注）謂託故而辭以不在（柳子厚詩在亡均寂寞宋史高定子傳制置使未知在亡則以在亡爲存亡非漢書之意也）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魏書宋維傳維見乂（原注）元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北史王劭傳贊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晉鼙舞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抱朴子志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乾沒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記春申君傳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即此意（楊氏曰愚謂乾沒者乾而亦沒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之義）

辱

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故老子謂楊朱曰大白若辱

姦

廣韻姦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姧今本誤姧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奸之謂禮一傳之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姦其爲兩字審矣又奸字亦可訓爲干祿之干漢書荊燕吳傳齊人田生以畫奸澤史記作干然則奸但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爲姦也後人於案牘文移中以姦字畫多省作奸字此如繁之爲煩衡之爲冲驛之爲馹臺之爲台皆借用之字

訛

訛字古作譌僞字古亦音訛詩小雅民之訛言箋云
僞也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原注：正義曰謂以善言爲惡以惡言爲善)
交云換易其辭爾雅注世以妖言爲訛太平御覽引武王之
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言
京師奸宄叢集遊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
訛頭者(原注：偵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拏訛頭即漢律所謂恐喝受賕)
請將巡城改爲中差一年一代

誰何

詩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讙玉篇作讙丁回切譴也
六韜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
而誰何誰譙同何呵同(原注：韓非子王出而何之賈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
云姓名是誰何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
寡孤處難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氏知十巳則尚與
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巳則疵其過千巳則誰而不信
揚雄衛尉箴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矯搜戟者不
誰
史記衛綰傳歲餘不譙呵綰漢書作不孰何綰難曉
疑譙譌爲誰誰又轉爲孰也(楊氏曰孰何與誰何同非譌)
周禮射人不敬者苛罰之注苛謂詰問之按此苛亦
呵字

信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
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
寄書無信長相憶爲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
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
詩爲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
贈毋丘儉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爲信
始見於此(錢氏曰晉陽秋胡威後因他信具以白質三國志胡質傳注(汝成案)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云故遣信使是西漢已然)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
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
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爲
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
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
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
信不得謂爲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
墨以騰文筆飛豪(原注：毫同)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
名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中凡言出者皆是外
甥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
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原注：注晉外甥)襄二十五年
我周之自出(原注：注言陳周之甥)又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齊齊
出也展輿吳出也昭四年徐子吳出也公羊文十四
年傳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史記秦本紀晉襄公
之弟名雍秦出也漢書五行志王子鼂楚之出也而
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爲舅出矣(原注：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竇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楊氏曰外甥二字本不與不知何自起大約緣外舅之名而生)

鰥寡

鰥者無妻之稱但有妻而于役者則亦可謂之鰥詩
何草不元何人不矜矜讀爲鰥是也寡者無夫之稱

但有夫而獨守者則亦可謂之寡越絕書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陳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鮑照行路難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是此義

婦人以夫亡爲寡夫亦以婦亡爲寡左傳襄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小爾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焦氏易林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

丁中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曰比者成童之歲即挂輕徭既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宜以十八已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發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舉丁中可以該黃小矣遼史耶律學古傳多張旗幟雜丁黃爲疑兵蓋中小皆雜用之而史文代以黃字黃者四歲以下何可雜之兵間邪

阿

隸釋漢穀阮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譏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三國志呂蒙傳注魯肅拊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原注子戎渾）皆是其小時之稱也（原注亦有以阿挈其字者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謝太傅謂王修齡爲阿齡謂王子猷爲阿猷）婦人以阿挈姓則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啓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亦可爲不定何人之辭古詩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國志龐統傳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晉書沈充傳敦作色曰小人阿誰是也（原注亦有作何誰者晉劉寶崇讓論不如何誰最賢不如何誰最不肖）阿者助語之辭古人以爲慢應聲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今南人讀爲入聲非（原注魏志東夷傳東方人名我爲阿）

幺

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幺是也爾雅幺幼注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故後人有幺麼之稱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幺亦取此義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大錢貝貨五品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書律歷志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篾曰幺班彪王命論幺麼尚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尪幺晉陸機文賦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郭璞螢火

贊熠熠宵行蟲之微幺盧諶蟋蟀賦享神氣之幺麽並用此字唐書楊炎傳盧杞貌幺陋宋史岳飛傳楊幺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幺故曰楊幺俗作么非

元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原注〕爾雅原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原注〕漢書注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汝成案〕月令無原蠶字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間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衡爲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爲太史令故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

寫

寫說文曰置物也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原注〕傳曰輸寫也周禮稻人以澮寫水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禮記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原注〕注傳之器中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新序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周髀經筮以寫天上林賦肸蠁布寫漢書賈捐之傳淮南王盜寫虎符今人以書爲寫蓋以此本傳於彼本猶之以此器傳於彼器也〔原注〕說文謄移書也徐氏曰謄移寫之也始自特牲饋食禮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漢書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路溫舒傳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霍光傳山又坐寫祕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淮南子說山訓竊簡而寫法律孔安國尚書序更以竹簡寫之至後漢而有圖寫〔原注〕李恂傳繕寫〔原注〕盧植傳之稱傳之至今矣

今人謂馬去鞍曰寫貨物去舟車亦曰寫與器之溉者不寫義同後漢書皇甫規傳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晉書潘岳傳發槅寫鞍皆有所憩說文作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

行李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臧氏曰〕李理通用管子法法篇皐陶爲李大匡篇國子爲李房注獄官也李理同漢書蘇建傳黃帝李法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故稱其書曰李法至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言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豈其不敢稱鹵簿而別爲是名邪

耗

今人以音問爲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吴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原注〕量讀平聲 及還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雖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誤矣

罘罳

罘罳字雖从网其實屏也漢書文帝紀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原注〕釋名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 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原注〕今人謂之影壁 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廣雅罘罳謂之屏越絕書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吴假君所思處也〔原注〕春申君相楚使其子爲假君治吴

魚豢魏略黄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甚而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鹽鐵論祠堂屏閣垣闕罘罳董賢傳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王莽傳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宮內殿罘罳自壞〔原注〕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紫鴿下罘罳 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誤也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原注〕爾雅釋宮文 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原注〕正義曰漢時謂屏爲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 亦引廣雅及劉熙釋名爲證作書者段成式蓋唐時有呼護雀網爲罘罳之目故史言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而温庭筠亦有罘罳晝捲閶闔夜開之句矣

罘罳字有作桴思者禮記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記注並見上有作罦罳者博雅罦罳謂之屏有作復思者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又云譙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廟堂棲櫨及柱皆彫鏤雲矩上復思已碎有作覆思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今摧覆思言一笑而垣屏爲之傾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

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　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場屋

場屋者於廣場之中而爲屋不必皆開科試士之地也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故戲場亦謂之場屋唐元微之連昌宮辭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豆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姚宏注曰史記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農所著越絕書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貢所作漢書楊惲傳種一頃豆落而爲萁

陘

今井陘之陘古書有作鈃者穆天子傳至於鈃山之下〔原注〕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是也有作研者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關是也有作岍者晉書石勒載記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那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硜者晉書胡奮傳頸單硜北是也有作陘者揚子法言山陘之蹊是也有作徑者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貫越代朔以臨北庭是也

豸

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當作豸古止豸通用左傳宣十七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關〔汝成案〕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此衍孫字

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賈誼新書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魯連子嘗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能關非益加重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皆謂拒門之木後人因之遂謂門爲關也〔原注〕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門

史記謂拒門之木爲關漢書楊惲傳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唐書李訓傳閽者欲局鐍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宙

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覽冥訓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宙棟梁也似合宙字從宀本是宮室之象後人借爲往古來今之號耳〔原注〕說文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石炭

今人謂石炭爲墨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

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𪓰爾〔原注〕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爲其主入山作炭後漢書黨錮傳夏馥入林慮山中親突煙炭皆此物也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爲平故呼墨爲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韻會煤炱灰集屋者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高誘曰煤室煙塵之煤也素問黑如炲者死注炲謂炲煤也唐張祜詩古牆丹䨼盡深棟墨煤生李商隱詩敵國軍營漂木柹〔原注〕方吹反按說文嘗作柹削木札樸也後漢書方術楊方傳風吹札柹前朝神廟鎖煙煤溫庭筠詩煙煤朝奠處風雨夜歸時是煤乃梁上煙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銑彰德志作𤐤〔原注〕志曰安陽縣龍山出石炭入穴取之無窮取深數百丈必先見水水盡然後炭可取也炭有數品其堅者謂之石軟者謂之𤐤氣愈臭者然之愈難盡水可以煎礬然不若晉絳者云按玉篇廣韻並無𤐤字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原注〕注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翬〔原注〕揮同終葵揚關斧〔原注〕博雅作柊楑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原注〕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趙氏曰〕終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譌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爲人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人乃附會爲眞有是食鬼之人姓鍾名馗者耳天中記補筆談所載皆不足信而唐時每歲暮以鍾馗與歷日同賜大臣多有謝表則訛謬相傳已非一日也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原注〕北史庶人諒傳作喬鍾馗又恩倖傳末有宦鍾馗馗字兩見而楊義臣傳仍作喬鍾葵段鍾葵于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有王武俊將張鍾葵〔原注〕通鑑作終葵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邑偉觀其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錢氏曰〕奎西方七宿之一非北方也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原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杓淮南子注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星至第七爲杓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斗也趙宧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

目〔原注〕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國語周語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韋昭解小阜曰魁列子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史記趙世家襄趙簡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鮑宣傳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揚雄傳甘泉賦冠倫魁能陸機感丘賦羅魁封之纍纍又文選潘岳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李周翰曰大魁謂匏中也又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

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左傳有鄭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桑梓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最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者以後魏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晉左思魏都賦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贈弟士龍詩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縶其桑梓肄力丘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百年歌辭官致祿歸桑梓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祁祁大邦惟桑與梓贈縈陽太守吳子仲詩垂覆豈他鄉迴光臨桑梓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原注〕九愍望龍門而屢顧撫維桑而孤泣歲暮賦虔孝敬於神丘兮結孤慕於維桑閣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謝靈運孝感賦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會吟行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何承天鐃歌顧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辨命論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　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嘻是已此於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

胡嚨

說文胡牛頷垂也徐曰牛頷下垂皮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詩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漢書郊祀志有龍垂胡顧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頸下垂肉也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張敖傳仰絕亢而死注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後漢書請爲諸君鼓嚨胡太元經七爲嘏咄范望解謂唐胡也古人讀侯爲胡息夫躬傳師古曰咽喉嚨卽今人言胡嚨耳

胡

說文胡牛頷垂也从肉古聲〔原注〕說文繕幅胡也臣鍇等曰胡幅之垂者也亦取下垂爲義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頷胡之制

是也詩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故以爲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傳曰雖及胡耇（原注）釋名胡耇咽皮如雞胡也　謚法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陳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厲王名胡似亦皆取此義（原注）晉王胡之字修齡　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謂戈鋒之曲而旁出者猶牛胡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禮記深衣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郭璞解胡鏑在於喉下則亦取象於牛胡也又國名今之胡姓以國爲氏或以謚爲氏者也又與何字義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類（原注）箋云胡之言何也　見於經傳如此而已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爲胡（原注）趙世家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注林胡樓煩東胡爲三胡武靈王言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謂之諸胡者猶左傳之言羣舒　而下文遂云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槩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原注）猶之羯本地名上黨武鄉縣羯室晉時匈奴別部入居之後因號胡戎爲羯　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記亦曰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春秋北燕僅再見於經而於越至哀公時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所增益矣又虜者俘獲之稱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公羊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仲連所謂虜使其民韓非所謂臣虜之勞（原注）史記李斯傳嚴家無格虜索隱曰虜奴隸也　而戚夫人歌所謂子爲王母爲虜東方朔荅客難所謂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者也故漢高帝言虜中吾指而罵婁敬爲齊虜匽太子罵江充爲趙虜水經注臨淄外郭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曾死虜其民實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習而不察也

草馬

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郭璞注以牡爲騭馬牝爲草馬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原注）廣韻牝馬曰騍顏氏家訓有云騍隋　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騍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草驢女猫

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愔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猫爲女猫隋書外戚獨孤陁傳猫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雌雄牝牡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猨猵狚（原注）音旦　以爲雌焦氏易林雄犬夜鳴雄羆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爾雅鷯鶉其雄鶛牝痺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

文名曰鵗鵗是自爲牝牡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
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則飛而稱牝牡
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
有雌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腰純
雄其名穉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注司馬云
雄者龍類雌者鼈類是也人亦可稱雌雄管子楚人
攻宋鄭令其人有喪雌雄莊子魯哀公之言哀駘他
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稱雌雄詩疏虹雙
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是也(原注)
容齋三筆引宋玉賦雄風雌風及師曠占有雄雷雌雷之說 干支亦可稱雌雄史
記索隱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
日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稱雌雄王子年拾遺
記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是也石亦
可稱雌雄續漢郡國志夜郎出雄黃雌黃是也符契
亦可稱雌雄隋書高祖紀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
一雄一唐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隻雄付少府
將作監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稱雌雄遼史儀衛
志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
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是也(原注)亦可稱牝牡宋
沈括筆談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草木亦可稱牡周禮牡橭牡蘜(原注)注謂蘜之不華者 檀弓牡
麻爾雅牡菣牡贊牡茅儀禮注牡蒲史記封禪書牡
荊本草牡桂是也車箱亦可稱牝考工記牝服正義
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
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是也管鑰亦可稱牝牡漢書
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月令注鍵牡閉牝也

正義凡鑠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是也棺蓋亦
可稱牝牡禮記喪大記君蓋用漆正義用漆者塗合
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稱牝瓦廣韻瓪牝瓦是也五
藏亦可稱牝牡靈樞經肝心脾爲牡藏肺腎爲牝藏
是也齒牙亦可稱牡說文牙牡齒是也(原注)徐曰此於齒爲壯也
九經字樣作牡齒 病亦可稱牡史記倉公傳牡疝是也星亦
可稱牝牡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是也
(原注)法苑珠林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
訾日雄在甲雌在子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嘗爲月雄雌不可曉
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祕曆今亡此書 五行亦可稱牝
牡左傳水火之牡也是也銅亦可稱牝牡抱朴子灌
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有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
是也若淮南子云北斗之神有雌雄月從一辰雄左
行雌右行而隋書經籍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五代
史四夷附錄高麗王建進孝經雌圖一卷載日食星
變不經之說則近於誕矣(原注)後周有典牝典牡上士中士以牝牡名官閻氏
曰致國語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淮南子墬形訓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又牝士之氣御于元
天又所謂地利者左牡而右牝[楊氏曰古八陳三曰牝陳四曰牡陳是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二

日知錄栞誤序

日知錄一書其義類閎深論辯浩博余嘗疏其學識頗著其大端竊歎書之精徵弗能盡也當康熙間潘稼堂檢討爲校刊于閩中自是賢碩輒加考辯既正其脫文譌字或間引伸其言幾無異漢唐時諸經史訓解爲專門學也余所見不下十餘家多簡當而尤善者閻楊沈錢四家本也後又得原寫本以校潘刻本得者大半諸家多未見此本往往增損有與合者亦有舛錯同而別爲糾正者或因糾正轉滋淆失余益統括羣書穿穴援引區其異同覈其是非每以錯綜更達闡奧率表其名斷諸己意不爲繳繞之辭亦絕剽竊之行總全書所攷正者得七百餘條雖與是書義類論辯不惬修景然少少郵其文字牴牾詮訓隱賾庶幾益沾塗轍抑以斷後之舛馳者矣纂爲定本纂成集釋曾就正於武進李申耆吳江吳山子寶山毛生甫三先生此書又乞生甫刪定同邑王君巨川明愼彊識勤佐探索區區不敢妄作實事求是之懷欲冀白諸後賢而直諒多聞之助又不可沒也閻楊沈錢四家其里爵名字已列于集釋敘例今曰宋齋陳氏者名訏字言揚海寧人官教授以子貴贈通議大夫左副都御史南曲張氏名惟赤字小白海鹽人官刑科給事中遺圖楷庵則名皆佚楷庵張氏客也曰楷庵者別于武屏楊大令簡在言也沈校本得諸次歐從叔父原寫錢校本則假諸生甫其餘多陳文立齋所手錄者既第分爲二卷并述其傚云云道光十五年二月望日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書于西谿草

盧東之袖海樓

日知錄刊誤卷上

嘉定黄汝成潛夫氏譔

目次

卷之一

成有渝无咎罔孚裕无咎无諸本竝譌旡裕竝譌
裕今改

卷之三

何彼襛矣襛諸本竝譌穠　王欲玉女女諸本竝
作汝今改

卷之四

王子虎卒卒諸本竝脱今補

卷之六

用日干支下諸本竝脱社日用甲一條今補

卷之十三

禁錮姦臣子孫下諸本竝脱家事一條今補

卷之十五

居喪飲酒飲酒諸本竝作宴飲今從録中標題改

卷之十八

朱子晚年定論下原寫本沈校本有李贄鍾惺二
條今補

卷之二十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日月諸本竝作月日今從録
中標題改

卷之二十一

書法詩格諸本竝列陸機文誤條下今從録中標
題次改

卷之二十三

假名甲乙乙諸本竝譌子今改

卷之二十六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二諸本竝脱今從録
中標題補

卷之二十七

注疏中引書之誤注疏諸本竝作誤疏今改　文
選注下諸本竝脱陶淵明詩注李太白詩注杜子
美詩注韓文公詩注四條今從録中標題補

卷之二十八

冠服冠諸本竝譌官　衩衣衩竝譌袨今改

卷之二十九

驛諸本竝作馹汝成案說文驛置騎也馹驛傳也
蓋馹驛皆傳也馹爲車驛爲騎馹又尊者乘也義
既微别形聲亦異録文皆言漢時置騎雖驛馹間
弗能别而標題作驛此不容岐作馹今改

卷之三十一

泰山都尉下從沈校本增社首一條

録文

卷之一

朱子周易本義第一條　近世晁氏始正其失晁
原本作鼂沈校改汝成案說文鼂匽鼂也讀若朝
揚雄說匽鼂蟲名杜林以爲朝旦非是从黽从旦
臣鉉等曰今俗作晁直遥切攷漢書景帝紀作御
史大夫晁錯本傳作鼂錯師古竝注云古朝字楚
詞九章甲之鼂吾以行王逸注鼂旦也司馬相如

上林賦晁采琬琰李善注晁古朝字又嚴助傳鼂
不及夕揚雄校獵賦天子以陽鼂出於元宮左傳
王子朝五行志作王子鼂而衞大夫史朝風俗通
作史鼂之後爲鼂姓是鼂與朝當爲假借字而漢
紀及上林賦晁字疑本作鼂後人妄以俗字改之
不然師古於紀傳及志何以皆注古朝字耶趙宋
時凡姓鼂者多作晁沈氏因改鼂爲晁鼂實正字
其未改者仍之
旣雨旣處條　猶高宗之於武后也猶武屏楊氏
云當作唐攷原寫本正作唐
以杞包瓜條　劉昭五行志云云攷成案五行志
乃晉司馬彪譔梁劉昭注錄所引是志文非注劉
昭二字當是續漢之譌錄中譌此頗多間有案語
山上有雷小過條　雲雨時在其中間遵園孫氏
曰時義門本改作特沈校同攷成案時有二義一
曰常一曰不時也若作特似詞滯義近且無所本
何直以意改耳今仍原本
游魂爲變第一條　骨肉歸復於土歸復諸本並
誤作復歸今改　第四條　味於散者其說也佛
味武屏楊氏疑作昧攷原寫本正作味
凡易之情條　其全於是矣其諸[illegible]原寫本作
具誤
兌爲口舌第二條　故舜之禦臣也禦武屏楊氏
曰當作御攷成案原寫本作御御禦古通
說卦雜卦互文第二條　古人之文文原本誤爻
沈校改遵園孫氏曰爻義門本改文

序卦雜卦條　姤之九二即夬之九四也三四諸
本並誤倒南曲張氏校改　其辭皆曰臀无膚无
諸本並誤无今改
卜筮第五條　下不共不得其飾飾諸本並誤辭
遵園孫氏曰辭字義門云當從左傳原本不得其
飾疑是刊誤今改

卷之二

九族第二條　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
疏攷成案周禮原文無其字此誤衍　祖之齊衰
宋齋陳氏曰祖上疑脫曾字攷成案喪服齊衰期
不杖章賈疏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服之本制若爲
父期祖合大功爲父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隆至
期錄中所云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蓋
本此若曾祖則齊衰三月非期也曾字似非脫文
三江條　今之揚子江也揚諸本並誤楊　注東
迤北會于匯于並誤爲今改　注本郭璞說說諸
本並誤記或曰當作注攷成案郭璞水經注久佚
今惟散見於酈氏注中攷水經注沔水中篇有郭
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云云是記當爲
說字誤文作注亦非原寫本正作說今改
武王伐紂第二條　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
諸本同原寫本存下有其字　不利子商子楷庵
楊氏改于攷成案諸本皆作子乃左傳原文又注
云子商宋也楊氏誤　第五條　卜年七百七諸
本並誤八今改
召誥條　凡二十有五日五諸本同攷成案五當

作六錄文二云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
癸巳算外至戊午止得二十五日第上云召公營
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正自乙
未起算此亦當合癸巳則五爲六字之譌矣
建官惟百條　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阪原
本誤版沈校改
顧命第五條　賓牟賈言賓牟賈諸本並誤孔子
有今改
矯虔條　稱詐爲矯稱詐原本誤詐稱沈校改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標題　信原本誤行沈校改
泰誓第一條　吳淵穎穎諸本並誤頴今改
古文尚書第一條　注內泰誓非伏生所傳泰諸
本並誤秦　注中者天子之書也天並誤夫今改
　求其古文者或曰其字疑治字之誤攷成案漢
書儒林傳同仍從原本　注孔氏正義曰氏原本
誤子沈校改
豐熙僞尚書條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世諸本同
原寫本作正　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不諸本
並誤一今從新唐書改　注荅曰與中國書不殊
書諸本並脫原寫本有攷中堂事記同今補
卷之三
何彼穠矣第一條　則曰汾王之甥甥原本誤孫
沈校改
邶鄘衛第二條　宋陳傅良傅原本誤傳沈校改
楚吳諸國無詩條　篳路藍縷藍諸本並誤籃今
改

龠條　注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
凡十二器二云攷成案周禮笙師注鄭司農云舂
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長一二尺其端有
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
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
鞔之有兩紐疏畫康成云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
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賈疏釋三器
言舂舂是向下之稱合兩鄭注及疏觀之則舂非
樂器明矣是止有十一器云十二者誤也諸本皆
同因仍之
莠言自口第一條　人安媟慢安諸本同原寫本
作褻
申伯條　人亦於女何有於諸本並誤與今改
韓城第二條　注邗晉應韓邗諸本並誤邘今改
詩序條　且如褒姒威之威諸本並誤滅今改
卷之四
謂一爲元第一條　周環五行之道也宋齋陳氏
曰周環丑行今本丑字改作五字楊本改作互字
攷成案原寫本是五字作丑與互者誤　第二條
　多不云一二云原本作言沈校改
郳儀父第一條　卑於子男而進於蠻夷之國蠻
諸本並誤變南曲張氏曰初筠先生云當作蠻夷
之國攷成案原寫本正作蠻今改
君氏卒第二條　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夫諸本
並誤失今改
姒氏卒條　注續漢禮儀志禮儀原本誤儀禮沈

校改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大夫稱子第二條　注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臣
原本誤位沈校改
星隕如雨第二條　不害嘉穀也害原本誤言沈
校改
城小穀條　劉昭郡國志注注諸本並誤脫今補
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叔諸本並誤公今改
臨于周廟第一條　敢昭告於皇祖文王於衍字
諸本同有案語
五伯條　左傳成公二年傳原本誤氏沈校改
占法之多第二條　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
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得來爲惡物
得來二字楷庵楊氏疑之汝成案周易集解本文
云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
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德來爲好物刑來爲惡物
錄所引以甲上脫若字乙癸上脫以字德誤得德
來下脫爲好物刑來五字諸本皆同未補入
列國官名條　注昭公二年二原本誤一沈校改
地名第二條　盂丙爲盂大夫盂丙之盂諸本並
作孟汝成案先生左傳杜解補注云今本作孟丙
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
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
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觀此則錄文
作盂明矣今改
爭門條　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出上脫以字有案
語

卷之五
正月之吉第一條　注因此四時之正因諸本並
誤脫今從周禮注補
木鐸第二條　注始舉磤奏鼓吹　注亦不舉磤
鼓吹磤諸本並誤炮今改
凶禮條　麤屨素韈乘髦馬屨諸本並誤履今改
注以賑撫諸州水旱蟲災賑原本誤鎮沈校改
注勞問諸王疾苦王諸本並誤侯原寫本作王
玫通與同今改
奠摯見于君條·　注仲與公御萊書覿于公萊諸
本並誤菜今改
三年之喪第二條　孔子言踰月則其善善下脫
也字有案語　第九條　注詳舊書禮儀志禮儀
原本誤儀禮沈校改
出妻之子爲母條　絕族無施服施諸本並誤移
武屏楊氏曰本作施汝成案喪服傳作施今改
兄弟之妻無服第一條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是
諸本並誤其今改　第二條　嫂叔雖不制服然
而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嫂叔諸本並誤作叔
嫂今改
貴臣貴妾條　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意諸本並誤義今改
外親之服皆緦第一條　昔辛有適伊川川原本
誤州沈校改　注改元唐隆隆諸本並誤龍今据
唐書改　教有所從教原本誤數沈校改汝成案
錄所引韋述議多節改原文無由援正第原寫本

亦作教則數字是播氏所易矣從沈校　可以探
本而尊經可原本誤有沈校改
唐人增改服制第二條　與始皇之狹小先王之
宮廷王諸本並誤主今改
卷之六
社日用甲條　周代祝社代諸本並誤伐今從墨
子明鬼下篇原文改
肅肅敬也條　雝雝和也詩本肅雝一字二云二云雝
諸本並作雍今改
鬼神第二條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諸本並
誤推今改
朓朓其仁條　望望然汲汲然望望原本誤茳茳
沈校改
卷之七
有婦人焉標題　焉字諸本並脫今補
去兵去食第二條　注定公十二年定諸本並誤
哀今改
奡盪舟第二條　晉書載記記諸本並誤紀宋齋
陳氏校改
虞仲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其實皆什一也條　注十夫有溝有諸本並誤爲
今改　國佐之對晉人曰晉諸本並誤奮今改
士何事條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飭化諸本並誤
化飭今改宋齋陳氏改化爲庀亦非
孟子弟子第一條　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　盆
成括萊陽伯成諸本並誤城今改　子叔乘陽伯
乘諸本並誤承今改　第二條　盆成适嘗爲孔
子門人成諸本並誤城适並作括今從晏子春秋
外篇第十一章原文改
茶第一條　又曰蕈葬茶注二云卽艻艻諸本並誤
艻彼成案說文艸部無从力之字艻下注二云葦花
也从艸刀聲攷釋艸葦醜艻郭注其類皆有艻秀
而顏注漢書二云蘿錐者是也取其脫穎秀出故曰
艻則艻爲秀茁義矣然前文菼薍艻注二云皆艻茶
之別名又釋文二云艻字或作苕下同毛詩鷊鷊傳
茶萑苕也是艻卽茶類又與苕爲一字也攷苕字
大篆从莽故籀文作莽疑小篆則作苕又省作艻
耳原寫本正作艻今改　武都買茶武都諸本誤
陽武原寫本誤武陽彼成案初學記古文苑皆作
武陽攷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載此文作武都買
茶注二云武都縣名出茶則作武陽者亦非矣今改
第二條　武都買茶武都誤同今改
考次經文第一條　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肆
直諸本並誤溫良今改
卷之八
州縣賦稅標題　賦稅諸本並作稅賦今從原寫
本及目次文改
州縣賦稅第一條　注崔銑二云二云銑諸本同原寫
本作銳彼成案崔銑見明史儒林傳原寫本誤
第二條　戶有二萬二千二二諸本同原寫本作六
攷馬援傳作二千原寫本誤　鄉徒知便民便民
諸本並誤民便今從北齊書本傳改

府條　注朱滔自稱冀王冀原本誤翼錢校改
鄉亭之職第一條　所由來久久原本誤矣沈校
改　第二條　但聞嗇夫不知郡縣知諸本並誤
聞今從本傳改
里甲條　綱舉目張綱原本誤網沈校改
掾屬第三條　銓綜既多銓諸本並誤絟今從疏
本文改　贓私一啓啓原本誤起沈校改　今使
百行九能使諸本並誤能原寫本作使改疏同今
改
都令史第一條　注續漢百官志續諸本並誤後
今改　注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譯諸本並誤
驛楷庵楊氏曰驛疑作譯攷成案金史原文作譯
今改
吏胥第四條　今戶部十二司胥算算諸本同原
寫本作吏
法制第一條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楷
庵楊氏改程攷成案史記本文作呈正義作程呈
程古通而呈爲正文當從史記楊氏非　然姦僞
萌起姦諸本並誤奸今改　第六條　而事功日
墮墮原寫本作隳案隳與墮通
選補第三條　注杜子美有送魏司直充嶺南掌
選崔郎中判官詩司原本誤同沈校改
銓選之害第二條　長貳無以詰詰原本誤語沈
校改
卷之九
保舉第一條　自觀文殿學士至待制制原本誤
詔錢校改
關防第一條　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庫諸本並
誤庫攷成案庫狄是部名後因以爲姓今從北齊
書隋書改
部刺史第一條　旁詔牟利詔諸本並誤詔今改
第二條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辛亥置十
道採訪處置使二年之二諸本並誤三攷成案舊
唐書紀書此事在二十二年今改
隋以後刺史第一條　注南方一偏之地偏原本
誤偏沈校改　第二條　降及唐氏氏原寫本作
代潘刻從原疏文改　分下中上緊望雄之等級
下中諸本並誤中下原寫本與疏文同今改　並
減其半並原寫本作盡潘刻從疏文改　不及軍
中千夫之帥軍中諸本並誤中軍原寫本與疏文
同今改
知縣第一條　注唐皎傳　注皎請以冬初集皎
原本誤从日錢校改
知州第二條　病方鎭彊恣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守令第二條　塗擦歲月擦諸本同南曲張氏曰
擦原印本作擦楷庵楊氏曰擦本集作擦原印本
誤　第五條　成化四年七月七原寫本作六攷
成案明憲宗實錄久佚攷明史及陳建從信錄皆
不載此事無由定其孰是仍原刻
刺史守相得召見第一條　毋以蘇秦縱橫毋諸
本並誤母今改　注伋爲潁川太守潁川諸本並
誤穎州今改

京官必用守令第一條　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
事諸本並誤書楷庵楊氏校改
宗室第一條　畢茂才劉辟彊　辟彊守長樂衛
尉彊諸本同原寫本作疆汝成案漢書文帝二年
紀遂弟辟彊下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
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
曰闢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衞侯
朝于周行人問其名衞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
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
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若然二字皆可書第漢
書作彊當從原文原寫本非　遷于臺閣閣諸本
並誤門沈校改　第三條　注諸王不出閤閣諸
本並誤閣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四條　惟朱綂
鈽起家庶吉士鈽諸本並誤鈽汝成案題名碑錄
崇禎元年第三甲進士有朱綂鈽注宗籍原寫本
亦作鈽則鈽爲誤字明矣今改　第六條　不避
彊禦彊諸本並誤疆今改
藩鎭第二條　由諸侯之彊　彊相均彊諸本並
誤疆今改　第六條　冀州王德恭王原寫本作
劉汝成案路史原文作王原寫本誤　韓令坤鎭
常山諸本同宋史列傳卷二十二論作常州誤汝
成案令坤傳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成德軍治
眞定常山眞定郡名也　馬仁瑀守瀛瑀諸本並
誤珪路史原文同汝成案宋史作瑀今從本傳改
武守琪戍晉琪諸本並誤琦路史原文同汝成
案守琪宋史無傳攷卷二十二傳論作琪王伯厚
小學紺珠同今改　若張美之守滄景汝成案宋
無景州若唐之景州則宋爲永靜軍而宣和四年
收復之景州則契丹置宋初無此州名爽州也攷
張美傳亦但知滄州景字似衍蓋宋制諸府州皆
有郡名以爲封爵之號滄州爲景城郡羅氏誤合
爲一諸本遂皆承其失矣原寫本亦未刪去今仍
之　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偏諸本並誤徧今
改　第八條　豆分瓜剖瓜諸本並誤爪今改
輔郡第一條　宜以東中帶滎陽郡滎諸本並誤
榮今改
宗官第一條　宋賈昌朝爲侍講朝諸本並誤期
汝成案宋史賈昌朝傳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
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錄文本此則期
爲誤字明矣今改　第十二條　謀黜皇后黜諸
本並誤出楷庵楊氏校改汝成案明史王徽傳載
此疏自牛玉專權謀黜皇后欺侮陛下諸語節去
攷前明陳建從信錄載憲宗立王后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以定王氏育于別宮以
待期不意牛玉徇偏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
再立云云即王徽所指專權欺侮也則出當作黜
明矣　第十三條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國齊諸
本並誤倒今改
禁自宮第一條　必俘獲之奴奴楷庵楊氏改拏
原寫本作奴楊氏非
卷之十
治地條　注其在浙閩者閩楷庵楊氏改西汝成

宋通攷原文作間楊氏誤
斗斛丈尺條　注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稱尺諸本同以事理揆之三日之期似太繁促日字疑月字誤
地畝大小第二條　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三諸本誤二原寫本作三汝成案明史同今攷
州縣界域條　或距縣一二百里距諸本並誤拒今攷
後魏田制條　周書言任農以耕事云云皆是周禮文書字疑禮誤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第三條　其念之毋忘毋諸本並誤母今攷　第四條　注上命有司料還價直料諸本並誤科沈校攷
豫借第一條　起徵條流流楷庵楊氏攷疏汝成案通攷本文作流楊氏誤　六月二十日起徵二十諸本並誤十五原寫本脫二字今從通攷本文攷補
紡織之利第一條　生計日蹙日原本誤曰錢校攷
馬政第二條　班壹避墜（古地字）於樓煩墜原本誤墬錢校攷
漕程條　以至于人畜兩斃斃諸本同宋齊陳氏攷獘汝成案斃獘古通
卷之十一
權量第一條　令諸郡舉力人令諸本並誤今楷庵楊氏校攷　爵一升原本誤爵一一升沈校刪一字　注觚二升二原本誤三沈校攷　君用粱粱諸本並誤梁今攷　用糒十八斛糒原本誤精沈校攷
大斗大兩第一條　柰千大斗千諸本並誤十今攷
漢祿言石第一條　然考續漢百官志所載月奉之數續諸本並誤後今攷　注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百諸本並誤石今攷
以錢代銖第三條　中毫至梢五錢梢原本誤稍沈校攷
十分爲錢第一條　注宋書律志作𥝩𥝩諸本並誤標今從原寫本攷
黃金第五條　注百金泊館泊諸本並誤洎今從漢書攷　第六條　凡賚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三諸本並誤二原寫本作三攷元史世祖二十七年紀同今攷　注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大諸本並誤太今攷　注禁服用金線線諸本並誤絲原寫本作線攷金史世宗紀同今攷
銀第一條　注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千諸本並誤十今攷　舊例銀每鋌五十兩鋌諸本同原寫本作錠攷金史食貨志作鋌原寫本誤　第三條　注課銀額至八萬七千八百兩課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第四條　悉折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鈔諸本同原寫本作紗案上有許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詔歲解今年稅課錢鈔云云此當作鈔字原寫本誤

以錢爲賦第三條　以匹丈多少爲等丈原本誤
夫沈校改
錢法之變第一條　至于鵝眼綖環之類環諸本
同原寫本作綖誤
銅第一條　吳門闔廬冢門諸本同武屏楊氏疑
爲王字誤文汝成案原寫本正作王　第二條
其銅官買官諸本並誤宮今改　第三條　注言
河南陝州地州諸本同原寫本作縣或云陝宜是
郟汝成案河南有陝州郟縣而無陝縣故或云陝
宜是郟攷陳建從信錄亦載此事正作陝州原寫
本及或云並誤
錢面第二條　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
注故爲拆叉拆原本並誤折沈校改
短陌條　注令書行後百日爲期書諸本同原寫
本作施誤
鈔第一條　注乃以爲文何耶文楷庵楊氏改義
誤　第二條　注時鈔旣不行不諸本並誤通楷
庵楊氏校改　注二年正月戊午正諸本並誤二
原寫本作正汝成案永樂元年十一月乙亥朔有
閏月依衡推之則二年二月無戊午今改
卷之十二
財用第二條　用又饕斂又原本誤人沈校改
第四條　徒單克寧克諸本並誤充武屏楊氏云
本傳是克楷庵楊氏校改　而專備西南用兵故
也原本脫也字沈校補　似此急公狥上之誠似
原本誤以沈校改　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
十萬兩十諸本並誤一今從原寫本改
俸祿第一條　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諸本
同六百之百楷庵楊氏改石汝成案漢書注正作
百第改汲黯傳注如淳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
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是千石月得六十石
則百石當月得六石也疑漢書注六百字誤　上
縣丞三萬上縣上楷庵楊氏增鐵縣二字汝成案
以上下文義準之當是誤脫攷原寫本同未補
昔楊綰爲相楊諸本並誤揚今改　第四條　漢
初建議　漢初欲每石減作十貫漢諸本並誤䔥
今改　第五條　注令折俸鈔令諸本並誤今沈
校改
街道第二條　而留意於一巷之溝巷原本誤卷
沈校改
宮樹條　注俗號爲槐衙衙原寫本作街　注隱
映金張室室作堂並誤
人聚第一條　注嬴得兒童語音好語音諸本並
誤倒宋齋陳氏校改
訪惡第三條　此三者足矣原本脫矣字沈校補
禁兵器第一條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
亥己諸本並誤乙原寫本作己攷元世祖紀同今
改
水利第一條　乾時著於齊人時諸本同楷庵楊
氏改封汝成案春秋莊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
于乾時杜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
竭涸鍾文本此若乾封則是不兩非下文所云古

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爲細流又乾時與枯游爲對
文義也原楊氏改爲封者以史記封禪書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公孫卿又齊
人也不知詞似是而義則非矣　第三條　先有
百姓注籍之地注諸本並誤拄楷庵楊氏校改
河渠第二條　不過補苴罅漏補原本誤輔沈校
改

卷之十三

宋世風俗第四條　注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
安縣主簿云云安諸本並誤承攷宋時京西北路
河南府下縣有永安無永承今從原寫本改　注
與雖歷任而不滿者任諸本並誤仕今從原寫本
改　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期諸本同原寫
本作幾攷安石再相罷判江寧府明年始改觀使
故曰未期作幾非又會靈觀傳作集禧觀東軒筆
錄似誤
名教第五條　以名爲治必自此塗始矣治原本
誤酤沈校改　第七條　若蘊德丘園若蘊原本
作有養沈校改　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爲翰林
院待詔贈諸本同原寫本作賜汝成案明史文苑
歸有光傳子慕既歿始有是命作賜非　第八條
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濙諸本並誤潾沈
改濙亦非今改
廉恥第四條　注見韓非子原本脫沈校補
大臣第一條　而亦得富民之道矣富原本誤審
沈校改

除貪第一條　唐時贓吏吏原本誤罪沈校改
第二條　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飾諸本同宋齋
陳氏改飭汝成案飾飭古通第漢書賈生傳作簠
簋不飾此當從其本字
貴廉第一條　尊賢用士用諸本並誤重攷貢禹
傳作用原寫本同今改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
雄傑置諸本同楷庵楊氏改致汝成案貢禹傳作
置楊氏誤
家事第三條　霍氏奴入御史府諸本同原寫本
入上有欲字攷霍光傳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
夫門非欲入也原寫本誤
奴僕第二條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濯原本並誤
濁沈校改　第四條　注鄭司農周禮司厲注司
農諸本並誤康成今改
士大夫家容僧尼第一條　如聞百官家官諸本
並誤姓今從原寫本改
本朝第一條　而蔡洪與刺史周浚書浚諸本並
誤俊楷庵楊氏校改
書前代官第一條　直云有晉徵士徵原本作處
沈校改

卷之十四

除去祖宗廟謚第一條　肅宗曰孝宣皇帝孝諸
本並脫武屏楊氏校補
內禪第一條　晉景公有疾晉諸本並誤齊錢校
改
封國第二條　謝任伯封陽夏縣伯陽夏今城父

縣陽夏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作陽夏攷老學庵筆
記同今改
乳母條　初非爵邑非諸本並誤無今從原寫本
改　封尚食高氏爲蘭國夫人蘭諸本並誤蕃今
改
聖節第一條　五品已下下諸本並誤上今從原
寫本改　注遂以荒垣荒原本誤垣沈校改
嘉靖更定從祀第一條　東萊之讀詩記詩原本
誤書沈校改
女巫第二條　爨者邊場多事場諸本並誤塲今
改
卷之十五
墓祭第一條　注外戚傳許后上疏上諸本同原
寫本作之誤　注但良人無官名但諸本並誤俱
原寫本作但攷漢書昌邑王傳同今改　第二條
曲沃衞嵩嵩諸本並誤萬宋齋陳氏曰萬當是
嵩字妭成案錄中引衞氏語都作嵩今改　第六
條　至於宗廟寢廟宗諸本並誤室原寫本作宗
攷晉書東海王越傳同今改　第八條　彼耕象
與耘鳥與諸本並誤而今從原寫本改　第九條
薦衣於陵寢陵寢諸本並誤倒今改
厚葬第三條　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儉節諸
本同原寫本作節儉攷呂氏春秋正作儉節原寫
本誤
前代陵墓第一條　復亡以與他事諸本同攷漢
書無以字此衍　第五條　眇瞻河雒之路路諸
本並作地原寫本作路攷陳書文帝紀同今改
第六條　漢氏諸陵陵諸本並誤侯楷庵楊氏校
改　韓武經文原本誤作韓文經武沈校改
停喪第二條　謂之得葬得諸本同武屏楊氏云
是渴字誤文攷原寫本正作渴　注禮虞而杜楣
蕭屏楣諸本並誤梢今從儀禮改　第四條　魏
劉仲武娶毋丘氏　及毋丘儉敗　仲武爲毋丘
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毋丘氏卒毋諸本並誤母
今改　起爲戎昭將軍戎原本誤戒沈校改　第
七條　還葬而無椁椁諸本並誤槨攷說文無槨
字檀弓本作椁今改
火葬第一條　照對本司久例對諸本同宋齋陳
氏改得妭成案黃氏日鈔原文作對凡申狀多用
對字似非誤文　然殺之者常刑常諸本並誤當
原寫本作常攷黃氏日鈔同今改　不能徧葬徧
原本誤偏　注列子言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義
誤儀　注荀子言氐羌之民其虜也氐誤氏虜作
俘沈校改
期功喪去官第一條　陳寔以期喪去官寔諸本
並誤實今改　以兄琅邪相憂潛邱閻氏曰案碑
云以兄琅邪相亡非憂字也從金石錄妭成案趙
明誠金石錄作憂字顧氏蓋承其譌云　還高陽
令閻氏曰碑作拜思善侯相此誤　第二條　梁
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楊諸本同原寫本作梁攷晉
書張輔傳作楊原寫本誤　丞相長史周顗等三
十餘人同會長諸本同原寫本作丞誤

喪娶第三條　注遣永康侯徐安等康諸本並誤蕭楷庵楊氏校改　第四條　擇潞州民李剛女剛原寫本作綱　禮部侍郎鄒幹言幹諸本並誤翰今從原寫本改

奔喪守制第三條　若資隸于請之風于原本誤于沈校改　第四條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二月原寫本作十二月哲作晳

丁憂交代第一條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有司下原寫本多一官字　第四條　豈惟莫覩父母容體容原本作形沈校改

匿喪條　將復投荒復諸本同原寫本作遣

卷之十六

秀才第一條　明閑時務閑諸本同原寫本作閒誤楷庵楊氏改嫺亦非　注不欲收獎收諸本並誤拔今從原寫本改

舉人第一條　注謂之特奏名名原本誤者沈校改

制科第二條　注富鄭公初游場屋鄭諸本並誤韓今改

十八房第二條　余爲從臾其常熟門人錢夢玉玉原本誤王沈校改

經義論策第四條　太祖實錄錄原本誤祿沈校改

擬題第六條　晉元帝從孔坦之議孔諸本並誤元改坦附孔愉傳此議載傳中原寫本正作孔今改

經文字體條　飲墨水一升水諸本並誤汁原寫本作水改通典同今改

日知錄栞誤卷上

日知録栞誤卷下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譔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第三條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　第四條　注尚書胡濙言濙諸本竝誤潫今改後同

中式額數第一條　取士頗濫取士諸本同原寫本作士額改王巨傳作取士原寫本誤　不但獲刻薄之名獲諸本竝誤爲楷庵楊氏以意改得亦非今從原寫本改

進士得人第四條　十百萬人十諸本同原寫本作千汝成案漢書貨殖傳初寡至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也今云十百萬者本此作千誤

大臣子弟第一條　諫議大夫崔瑄　注諫議大夫崔瑄瑄諸本同原寫本作宣誤　注及綯罷相作鎭之日作諸本同原寫本作出誤　注豈可以父在樞衡在諸本同原寫本作去汝成案舊唐書綯傳綯罷權軸至河中上言臣二三年來頻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纔離中書便令赴舉昨蒙恩制寵以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方切陳誠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云云是滈赴舉尚在綯聞命作鎭未離中書時也故瑄劾以父在樞衡若作去則無害應舉矣原寫本誤

此竝世家世諸本竝作勢文獻通考同原寫本作世與山堂攷索同録注云本攷索當從原文今改第山堂攷索後集宋朝進士科條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諤者宰相昉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正之子王扶鹽鐵使王明之子呂蒙亨參政蒙正之子上曰斯竝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竝下第攷宋史李昉傳止四子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諤第進士王明傳子扶扶竝舉進士及第是諤與扶皆誤扶誤文惟録引此文前頗參差又多舉進士試皆入等與孤寒競進三句天下亦謂朕有私天下作人竝下第又作遂罷之不知何以舛異若是通攷云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豈書寫時合二書以意增損耶攷宋史蒙亨爲蒙正從弟攷索通攷皆誤作子録作弟與史合　子中解元諸本同原寫本子下有湛初二字　第四條　注爲皆準令會試爲皆諸本同楷庵楊氏改得旨攷原寫本亦作爲皆楊氏恐非

糊名第二條　及已停替者替諸本竝誤暜今改

第三條　凡三牓共放六人六諸本同或曰六當作七汝成案以登科記考之惟李紳張後餘張宏不在三牓列是三牓共得七人自當改七字録文云皆與摭言合摭言凡見兩本又皆作六人第兩本皆無沈杞李翊既與昌黎所薦十人不符而竑紳後餘三人後始登第則三牓止得五人亦不當云六也又後餘皆誤俊餘一本又竣俊互見疑所見摭言本皆脫誤或轉以誤本改録文遂致乖

舛耳改原寫本亦作六未可以意改也仍之
座主門生第三條　夫參佐之於舉主佐諸本並
誤伍今從原寫本改　第四條　注魏景元元年
傳元舉將僕射陳公蘷景諸本同或曰當作正改
魏陳泰爲尚書僕射景元元年蘷非高貴鄉公正
元元年也或說誤　第五條　在人情雖有厚薄
之殊在原本誤若沈校改
舉主制服條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宦諸本
並誤官今改
先輩第一條　不通者聽隨後輩試隨原本作從
沈校改　注王凝知貢舉凝原本誤疑沈校改
出身授官第一條　注二年正月正諸本並誤五
今從原寫本改　注止授秦州司理參軍秦諸本
並誤泰原寫本作秦考通考同今改　第二條
注逐出疆寇疆諸本並誤彊今改
恩科第一條　開寶三年三月庚戌三年之三諸
本同原寫本作二改通考宋史皆作三原寫本誤
第二條　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皆諸本並脫今
從原寫本補
年齒第一條　文吏課牋奏牋諸本並誤牓今改
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仕原本誤任沈校改
不得選補之日選補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教官第二條　疆加之諸生之上疆諸本並誤彊今改
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第一條　注依七略誤七志四十卷十
諸本並誤千原寫本作十改南齊書王儉傳同今

改　注欽偏觀閣內圖籍　注啓太祖借秘閣書
注秘閣書籍披閱皆徧　中爲秘閣閣諸本並
誤閤今從原寫本改
監本二十一史第一條　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
存勘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密疏條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二諸本並誤
一原寫本作二改舊唐書是奏在十二月今改
居要官啓事諸本同舊唐書事下有者字　自有
記注記注諸本同舊唐書作著明　以斃其人者
其原寫本無
內典第一條　從而衍之衍原本作好沈校改
心學第四條　注衞嵩曰嵩諸本並誤蒿今改
舉業第四條　自興化華亭兩執政諸本同楷庵
楊氏改華亭興化效成案華亭徐階也興李春芳
同相而稍先楊氏改之是第原寫本亦作興化華
亭今仍之
破題用莊子第一條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生
原本誤身沈校改　从目从乚乚諸本並誤匕今
改
科場禁約第一條　萬歷三十年三月三十下原
本衍一字沈校刪三月之三他刻本誤六原本空
沈校補
朱子晚年定論第二條　注條其理有未明而不
能盡人言者條其諸本並誤其條今從原寫本改
終焉若輔車之相依依諸本並作倚原寫本作
依與左傳文同今改　曰博文約禮文諸本並誤

閒楷庵楊氏校改　厭常喜新常諸本並誤嘗今
改　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發武屏楊氏
曰當作廢改原寫本正作廢　故王門高第弟諸
本並誤第楷庵楊氏校改　第五條　古有之矣
之諸本同原寫本作二誤
勘書第一條　注云諸疑當作珮當諸本並脫珮
並作佩今從原寫本補改
易林條　陽芒生角陽諸本並誤楊原寫本誤揚
今從宋黃伯思校易林本改

卷之十九

直言第二條　如曰赫赫宗周宗周諸本並誤周
宗　蹶維趣馬楀維師氏維並作惟今改
巧言第二條　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諂諸本並
誤諂今改
文章繁簡第五條　似以毋為滑稽矣毋諸本並
誤毋今改
文人求古之病第六條　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
輩始末諸本並誤宋今從原寫本改
書不當兩序第四條　則人復序之人原寫本作
又
古人不為人立傳第一條　始於東方朔作非有
先生傳生諸本並誤王今改
古文未正之隱第一條　下篇謂之彊寇彊諸本
並誤疆今改　第二條　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
賂契丹之事瑭諸本並誤塘今改後楷庵楊氏改
南彼成案通鑑云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
州與之錄云山後十六州者顧氏約其詞也改十
六州唐隸河北河東道兼分入都畿及關內道以
諸州皆在太行山左右也宋趙良嗣向金求石晉
故地曰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云十七者誤入劉
仁恭所賂契丹平營灤而遺瀛莫也又宣和四年
詔山前收復州縣名燕山府山後九州別名雲中
府路此云山後者當是脫前字若山南道所隸者
則江陵興元二府峽歸夔澧等二十二州與燕雲
十六州真風馬牛不相及矣楊氏誤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第一條　注續漢百官志續諸
本並誤後今改　第七條　注應劭曰劭諸本並
誤郤楷庵楊氏校改　第十一條　鄭道育嘗戲
之才為師公育諸本並誤有原寫本作育改北齊
書徐之才傳同今改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第六條　揚州總管府造青
銅鏡一面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第三條　曰晝日晝諸本
並誤盡　曰日昃　曰日中昃　曰日下昃昃並
誤晏錢校改
史書一年兩號第一條　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
未乙諸本並誤己原寫本作乙改唐紀同今改
第四條　且如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八原本
誤九沈據光宗實錄改
史書郡縣同名條　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縣原
本誤國沈校改　多混書之而無別矣多原本脫

沈校補
引古必用原文條　洲不百洲諸本並誤州今改
卷之二十一
詩有無韻之句第二條　生年不讀一字書年諸
本同原寫本作平攷太白集作年原寫本誤
五經中多有用韻條　三百篇之詩三原本誤二
沈校改
古人不忌重韻第一條　二哉二諸本同原寫本
作三誤　車舝三章舝諸本並誤牽今改　第二
條　田疆古冶子疆諸本同原寫本作彊
七言之始第一條　桱服妙采照萬方采諸本並
誤綵原寫本作綵亦非今從文選改
詩用疊字第二條　乘精氣之摶摶兮摶摶諸本
並誤搏搏今從原文改
柏梁臺詩第一條　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諸本
同或曰左下疑脫右字攷成案漢書百官公卿表
分置左內史下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
置左右內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
又據史記知志誤矣攷史記景帝二年紀集解亦
云分內史爲左右疑漢書表文本有右字不然下
何以云右內史改某左內史改某而師古注又在
分置左內史下也第漢書本皆然他無可證仍之
說文第一條　注尹彤說尹原本誤戸沈校改
注傃下引書旁救傃功傃諸本並誤僳　注巹下
引詩赤舄己己巹並誤巹己己並誤巳巳今改
注以甹字當之甹並誤粵錢校改　臾爲束縛捽
攊臾諸本並誤臾今改
說文長箋第五條　竈突字攷成案突是突訛辯
見是條　作窔者訛窔諸本並誤窔今從五經文
字石刻改　第六條　注飂下飂諸本並誤飂攷
說文無飂字此見飂下今改　注約撫掌欣忭掌
諸本並誤手原寫本作掌攷梁書王筠傳同今改
第十一條　其飛也翇　注翇下翇諸本並誤
翇今改　第十三條　續漢輿服志續諸本並誤
後今改　第十四條　旺字云旺諸本並誤从目
下五旺字同今改　魏略劉備性好結旺魏諸本
並誤劉宋齋陳氏改蜀攷成案此本蜀志諸葛武
侯傳注魏略文改蜀字亦非今從傳注改
五經古文第一條　注後漢儒林傳漢原本誤傳
是東京古文之傳寸誤人沈校改
急就篇條　伺伯姊筆牘之間牘原本誤讀沈校
改
千字文第一條　戸曹屬從事中郎中郎諸本同
原寫本作郎中誤
卷之二十二
九州第一條　注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州諸本並
誤有今改　注正東揚州揚諸本並誤陽今從原
寫本改　注正北爲泲州泲諸本並誤濟原寫本
作濟蓋因泲形相近傳寫猾也今從淮南子墜形
訓改　注遼史言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諸本
並誤嚴　第二條　注今順天府密雲縣府並誤
有楷庵楊氏校改　第三條　注故王莽據之爲

奏奏諸本同楊氏改制攷成案王莽傳莽復奏又
曰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已應正始奏可錄
故云據以爲奏也楊氏誤　注陳氏經曰經諸本
同楊氏改經攷成案宋陳經譔尚書詳解五十卷
非樫也楊氏誤　第四條　注其澤曰貕養原本
誤作藪曰貕養山錢校改山爲澤亦非攷成案錄
引此文節去二字又改二字不盡與周禮合今略
通其訛未俱改云
郟縣第一條　二宣子曰二諸本同楷庵楊氏改
韓南曲張氏曰左傳原本如是指范宣子與韓宣
子也楊氏非　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
曰縣二諸本並誤二今改
漢侯國第一條　京兆縣諸本同京上楷庵楊氏
增竝字非
都鄉條　成陽仲氏陽諸本同原寫本作都攷成
案隸釋孟郁修堯廟碑序仲氏得姓居成陽甚晰
原寫本誤　屬都鄉高相里屬諸本並誤居攷碑
文作屬下卷仲氏條引此碑亦作屬今改
亭條　酒泉龐娥刺殺讎人於都亭諸本同楷庵
楊氏刺上增親字攷成案錄文多約史文攷後漢
列女傳無親字原寫本亦然楊氏直以意增耳非
是　人謂之旗亭人諸本同原寫本作又誤　注
晉書載記記諸本並誤紀今改
社第一條　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揚諸本竝
誤楊今改
歷代帝王陵寢第一條　注續漢志鎬在上林苑

東續諸本竝誤後今改　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
二云原本誤曰沈校改
堯冢靈臺第三條　狄山帝堯葬於陽注呂氏春
秋曰諸本同注下楷庵楊氏增引字衍
生碑第一條　敵時爲司徒掾掾原本誤椽沈校
改　第二條　廣平太守丁紹率衆救樸樸感紹
德勑國人爲紹生立碑紹諸本竝作邵攷成案晉
書本傳作紹樸傳作邵似傳寫訛也本傳亦載此
事第文稍異錄引此事既不明指南陽王樸傳紹
字當從本傳今改
張公素第一條　破降回鶻鶻原本誤鶻沈校改

卷之二十三

姓條　隨巴諸國巴諸本竝誤巳　莒己姓己竝
誤巳　注國語又有酉滕箴荀僖儇依七姓箴原
本誤蔵　楚夔權芈姓　注越爲芈姓　屈氏昭
氏景氏皆芈芈諸本竝誤芊今改
氏族相傳之訛第一條　注末冑稱王末諸本竝
誤未今改　第七條　注从屮才諸本竝誤才
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
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　封爲楊侯　流於末
之楊侯楊諸本竝誤揚　不知其字何以爲揚揚
竝誤楊今改　第八條　田完世家有殺千朋朋
諸本竝誤明原寫本作朋攷史記同今改
孔顏孟三氏第二條　子支別封郳支諸本同原
寫本作文攷成案世本宋衷注云世族譜云夷父
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顏氏家廟

碑同原寫本誤　第二條　孔末之後方盛末諸
本同楷庵楊氏改氏非是　乃列于族于諸本並
誤子原寫本作于改元史同今改
仲氏條　各相士譯居譯諸本並作擇效成案碑
作譯洪文惠云此碑假借字如旋機爲琁機祝圉
爲柷敔之類甚多則譯之爲擇義猶彼也改鄘閣
頌楊著碑景君碑釋多作醳漢隸凡聲相近者多
通用且引書當從原文今改
以國爲氏第一條　其他若鄭丹宋朝楚建郢甲
之類甲諸本並誤申今改
姓氏書第一條　姚寬西溪叢語語諸本同楷庵
楊氏改話非
通諸第一條　詔附王偉詔諸本並誤詔　第六
條　注引孫愐唐韻曰愐並誤緬今改　注江淮
間音音原本誤因錢校改　注蒼梧秦王晉灼曰
秦王即趙光也光諸本並誤先今改效成案漢書
原注趙上有下字以趙光見下故云然史記索隱
同錄引此注無下字當是脫文第蒼梧秦王下亦
脫有達二二字疑皆先生節去未補
二字姓改一字第一條　注有司徒元嵩藺諸本
同原寫本作蘭改碑文从艸原寫本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第五條　管東縛今桎梏縛
諸本並誤縛　第六條　注今本呂氏春秋有役
字春秋並誤卷秩　第七條　禰夷叔之高懟禰
並誤禰今改
已祧不諱第四條　言孫于齊者孫字衍有案語

嫌名第四條　不謂內圜便有此論奏也便原寫
本作使
前代諱第一條　注益數昔人之厚益諸本並誤
蓋今改
人主呼人臣字第二條　梁蔡撙爲禮部尚書侍
中撙諸本並誤樽下三撙字誤同今從本傳改
注宋褚叔度張茂度名與高祖諱同叔度茂度諸
本並誤叔茂今改高祖原本誤太和原寫本誤太
祖錢校改宋齋陳氏亦改和爲祖第褚張二人是
同高祖諱非太祖也錢氏尤審　注魏書多稱楊
遵彥楊諸本並誤揚今改
假名甲乙第一條　湯之客田甲田諸本並誤曰
原寫本作田改史記同今改
以姓取名條　注遼史伶官傳官諸本並誤宦今
改
以父名子條　中鮮虞之傳摯中鮮虞之子名傳
摯也傳諸本並誤傳今改
以夫名妻條　此女氏之字氏諸本同原寫本作
子改孔叢子作氏原寫本誤
生而曰諱條　束晳勸農賦晳諸本並誤哲今改
生稱謚條　今秦惠王死今諸本並誤令今改
卷之二十四
高祖條　注楚靈王謂右尹子革曰革原本誤辛
沈校改
族兄弟條　故爲曾祖昆弟諸本同曾上宋齋陳
氏增從字效成案下曾祖昆弟又有子曾上亦應

有從字攷原寫本同似非脫文仍之
重言標題　言原本誤名沈校攷
王第二條　禰祠烝嘗祠諸本並誤祀烝並誤蒸
今攷
君第四條　漢時曾掾掾諸本並誤椽今攷
主第一條　容或詔於當時詔諸本並誤諸今攷
相條　注子產爲鄭國相國相諸本並誤倒今從
原寫本攷
司業第一條　乃出於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
第二條　蓋梅賾古文之書賾諸本並誤頤今攷
翰林第三條　諸懸旌武知縣旌諸本並誤昭原
寫本誤明今從陳建從信錄攷
主事條　後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廬諸本並
作庭攷成案續漢志與前志光祿勳下皆無此文
而主事之名見前漢張安世後漢張霸范滂諸人
傳南北廬主事則見唐六典六典則本之漢官儀
也錄所引者是約六典之文六典作廬則庭爲誤
字明矣今攷　主三署之事諸本同攷成案唐六
典引漢官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於
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爲之所謂三署者攷漢
志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也是南北廬主事
與三署主事職分爲二今曰主三署之事是以南
北廬主事主三署之事也既非原文又乖官制恐
非　於諸郎之中諸諸本同原寫本作三案當作
諸見上原寫本誤　隋煬帝去令史之名攷成案
唐六典云煬帝二年並去令史一名以上下文求
之當作之六典本誤　注自樞密院小史遷兵房
主事史諸本並誤吏原寫本作史攷宋史魏仁浦
傳同今攷
外郎條　其散郎謂之外郎散郎之郎諸本同原
寫本作騎攷通典三署郎官敘作郎原寫本誤
樓羅條　張思鈞起行伍鈞原本誤均沈校攷
郎第一條　滕王瓚瓚諸本並誤讚宋齋陳氏曰
讚亦作瓚攷成案隋書作瓚今攷
門生第一條　皆拜達所選弟子選原本誤造沈
校攷
對人稱臣第一條　而屬吏則不復稱矣則諸本
並誤亦楷庵楊氏校攷
上下通稱第四條　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南諸本
同原寫本作兩誤　第八條　季梁得疾季諸本
並誤李原寫本作季攷列子力命篇同今攷
人臣稱萬歲條　夫上交不諂諂原本誤詔沈校
攷

卷之二十五

重黎條　注案續漢書天文志案續漢書諸本並
誤劉昭後漢今攷　注非關少昊之重諸本同原
寫本昊下有氏字攷楚世家索隱無原寫本衍
巫咸條　注史記殷本紀紀原本誤記沈校攷
右手操青蛇右諸本並誤左　左手操赤蛇左並
誤右今從原文攷
河伯第一條　竹書帝芬十六年芬諸本同原寫
本作芒攷成案夏本紀作帝槐世本與竹書同無

作芷者原寫本誤　司馬彪注引清泠傳彪諸本並誤喜泠並誤冷汝成案莊子有司馬彪注無司馬喜注釋文止有泠字今改

湘君第一條　此辨甚正宋黯陳氏曰上文不明說誰辨汝成案原寫本同疑中有脫文　第二條　注天神青霄玉女霄諸本並誤猋今從道藏本天文訓原注改　第五條　後漢胡母班毋沈改毋非　第六條　乘馬騰空而去空諸本同原寫本作虛改魏書本傳作空今從原文

介子推第二條　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河原本誤湖錢校改　第四條　注知此妄說說諸本並誤記今從原寫本改

傳記不考世代條　孟簡子相梁梁諸本同楷庵楊氏改魯汝成案說苑貴德篇作梁楊氏非是　姚賈秦始皇時人相去二百餘歲餘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卷之二十六

史記第二條　勸百而諷一一諸本同原寫本作十誤改傳贊無而字

漢書第一條　滅死一等諸本同一上原寫本有罪字改漢紀無原寫本誤　第三條　注湖王湖當問之王諸本同原寫本作三誤　第四條　及汝南之召陵灈彊新汲西華長平彊諸本同原寫本作彊汝成案地理志汝南下作灈強強與彊同似當作彊而此文則作彊師古亦無注今從原文

漢書二志小字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漢書不如史記條　束於成格而不得變化得原本誤及沈校改

荀悅漢紀第一條　進乃悼皇考之名考諸本並誤改今改　注說文𥽕䊝𥽕散之也䊝諸本並誤㩤原寫本作䊝汝成案米部䊝𥽕也手部無㩤字此字當从米今改　注上蔡字亦音素葛反上諸本並誤土沈校改

作史不立表志第一條　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三諸本並誤王今從原寫本改

史文重出第二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郡國並誤地理今改

史家誤承舊文第二條　二月丙午丙午原本作十五沈校改　郝處俊傳傳諸本並誤傳今改　第四條　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帝諸本並誤宗楷庵楊氏校改

晉書第四條　顧榮傳榮諸本並誤策武屏楊氏校改　前云封謝艾爲福祿伯艾諸本同原寫本作乂誤

宋書條　永初郡國永諸本並誤宋原寫本作永改宋書州郡志同今改

後周書條　注戰國策作菱夫夫諸本並誤水汝成案秦策范雎至王章至王於菱夫鮑彪注云地缺吳師道正曰姚本作菱求索隱云卽溧水是字可作求無作水者今改

舊唐書第一條　注其賜繒絲銀器其諸本同楷

庵楊氏改竝非

新唐書第十四條　舊唐書皇甫鎛傳鎛諸本竝誤鏄今改

宋史第一條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北諸本同楷庵楊氏曰北當作東汝成案通鑑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文是幽州北七百里楊氏說非　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春原本脫沈校補

阿圖魯進宋史表第一條　楚滅而論魯公武屏楊氏曰公字訛汝成案史記項羽本紀云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似不應作公字第紀又云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若然論魯公云者或是以魯公爲諭也汝表文本作公仍之

金史第一條　兩傳俱出兩原本誤當錢校改　第二條　吾子其可得乎其諸本竝誤亦今改

通鑑第二條　則於孟子之書於原本誤以沈校改　第六條　則東海王彊尚爲太子彊諸本竝誤疆今改　第七條　鑿山開車道十八里開諸本竝誤門原寫本作開改通鑑同今改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第一條　乃牧誓社諸本同汝成案阮氏禮記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皆無牧字此本乃下衍牧字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乃親誓社阮氏所云此本者即南宋時十行本也若然則牧字誤衍久矣錄蓋承其失云　第四條　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附會諸本竝誤倒宋齋陳氏校改

注疏中引書之誤第一條　無草木岐　注疏岐當作屺岐諸本同原寫本作峻誤　先王疆理天下天下諸本竝誤諸侯今改

左傳注第八條　愚謂君謂隨侯隨諸本竝誤隋今改　第十八條　是秦伯之車三敗車原本誤軍沈校改　第二十條　狄師還狄諸本竝誤秋今改　第二十四條　不告月猶朝於廟月諸本同楷庵楊氏改朔非是

淮南子注條　挑部地名部諸本竝誤棓楷庵楊氏校改

史記注第十一條　蓋置朔參差之失置諸本竝誤署今從原寫本改　第二十二條　注衞康叔封爵稱侯諸本同原寫本無稱字汝成案鄭箋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是諸本竝脫之字第錄所引頗約原文而周禮九命作伯又是約疏中語則稱字有無亦非衍脫矣仍之　第五十二條　近代流俗音烏括切括諸本同原寫本作活誤　第五十六條　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城陽諸本竝誤陽城楷庵楊氏曰疑是城陽汝成案史記作城陽今改

漢書注第一條　顏師古譔譔諸本同原寫本作注誤　第十四條　然緐字似有婆音婆原本誤蒲錢校改　儀禮鄉射禮注鄉原本誤卿沈校改　注此字或作緐緐諸本竝誤縏今從原寫本改

第十五條　壽王侯誤侯諸本同原寫本作侯誤　第二十一條　或歲數來也常以夜也諸本並作來原寫本作也攷成案漢書同封禪書則作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漢書本容有脫文此或是班氏刪去今從原文改　第二十二條　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車馬諸本同原寫本作馬車誤　第二十三條　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之爲四國也之下諸本並誤衍君字今從原寫本刪　第二十四條　乃隱公爲公子時公子之公諸本並誤太攷成案左傳公之爲公子云云正作公今改　第七十二條　而石氏皆亦女之氏諸本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第七十六條　習故言也故言諸本並誤言故原寫本作故言攷漢書西域傳渠犂城注同今改

後漢書注第二條　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諸本同原寫本無兩爲字案義皆通仍之　第十二條　續漢志無此縣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第十五條　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田諸本並誤回楷庵楊氏校改

陶淵明詩注第二條　多謝綺與甪用諸本並誤角今改

李太白詩注第四條　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汗原本誤汙沈校改　注裴行儉傳突厥阿史德溫傅反傳諸本同原寫本作傳誤

杜子美詩注第十一條　自不得蒙以陳氏氏諸本同原寫本作代　第十七條　而此詩以爲白題題諸本並誤額案杜詩本是蹄字云一作題故先生解謂詞家借用若作額則直文義不貫且乖律體矣今改　第十八條　使問呆之曰諸本同原寫本使上有魏字衍　第二十一條　注見葉少蘊避暑錄話話諸本並誤語宋齋陳氏校改　第二十二條　嵩奏以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諸本同原寫本無命字　岑參爲宇文判官詩爲諸本同原寫本作贈攷成案岑參集題云武威春暮聞宇文使還已到晉昌則作爲與贈皆非疑有脫誤　第二十七條　奉和皇太子納涼梧下應令詩梧諸本同原寫本作樓誤　第二十九條　舊唐書蔣王惲傳蔣諸本並誤房原寫本作蔣攷唐書同今改

韓文公詩注條　側耳酸腸難濯滌耳諸本同原寫本作身誤

通鑑注第五條　贏縮縮也　一朝贏縮贏諸本並誤嬴今改　晉歐陽建臨終詩諸本同原寫本脫陽字　第六條　此手何可使著賊使諸本同原寫本作令誤　第七條　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暠諸本並誤嵩今改　又謂之洋洋水諸本同楷庵楊氏去一洋字攷成案水經注膠水下云又謂是水爲洋洋水矣錄本此楊氏誤　第八條　請勅蠕蠕主阿那瓌發兵主諸本並誤王今改　濕餘水出上谷沮陽縣之東沮諸本並誤溫原寫本作沮攷通鑑梁紀二十二齊發兵築長城下注同今改

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第三條　魯季平子頓首于叔孫諸本同
汝成案昭二十五年傳是稽顙非頓首錄文誤
九頓首三拜第三條　楚語湫舉遇蔡聲子湫諸
本同楷庵楊氏改椒南曲張氏曰左傳作椒舉國
語作湫舉汝成案湫椒古通引外傳當從原文張
說是
東向坐第一條　淮陰侯傳侯諸本並脫今從原
寫本補　周勃傳諸本同或曰當作周勃世家汝
成案史記世家與傳義別從史文當作絳侯世家
錄文誤
坐第二條　皆以兩膝著席席諸本同原寫本作
地誤
冠服第三條　織金彩通袖袖諸本同原寫本作
紬　口周回尺二三寸餘回諸本並作面今改
行縢第一條　呂蒙爲兵作絳衣行縢兵諸本同
原寫本作軍改呂蒙傳作兵原寫本誤　令狐彰
之子建等彰建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作令狐鑒改
唐書建是彰子附彰傳鑒則史無其人今改
樂府條　續漢書律歷志續諸本並誤後今改
寺條　注本以待四裔賓客本諸本並誤木今改
省條　今當稱十三布政使司使諸本並脫今從
原寫本補
押字第一條　岳珂古冢盆杅記杅諸本並誤杆
今改　報答書疏報答諸本並誤答報原寫本作
報答改南齊書紀僧真傳同今改　庫狄干不知
書庫諸本並誤庫今改　皆是朱异唐儉克沈織
文姚懷珍等克諸本同原寫本作充　第二條
姜維寇隴右右諸本並誤石今改
酒禁第一條　則搏而戮之搏原本誤搏沈校改
京債第二條　使人喪其所守人諸本同原寫本
作賢者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二條諸本
並脫今從原寫本補
卷之二十九
騎第一條　注顧野王作來朝趣馬王原本誤土
沈校改
驛第一條　如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祁奚乘馹
而見范宣子　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馹諸
本並誤驛錢校改
驢贏條　注爾雅無驢而有䮫䮫諸本並誤䮫
注續漢書五行志續並誤後今改
海師條　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攻諸本同原
寫本作收誤
海運第一條　此罷海運之一證運諸本並脫宋
齋陳氏校補
燒荒第二條　而一冬坐臥可安矣冬諸本同原
寫本作舉誤
少林僧兵第一條　王世充叨竊非據充諸本並
誤克今改　以五千騎宿于瀍西揚王別舍揚原
本作楊沈校改　第二條　能執干戈以扞疆埸
疆埸諸本並誤疆場今改

方音第一條　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僕楊諸本同原寫本作陽誤攷北史本亦有作陽者非

外國風俗第一條　戎備整完戎諸本並誤戒原寫本作戎攷遼史營衞志部族上同今攷　第二條　注止行堂帖權差堂諸本並誤皇原寫本作堂攷營衞志同今攷

徙戎第一條　江統納諫於惠主主諸本並作王今從原寫本攷　則戎人保疆疆諸本並誤殭今攷　第二條　自織而衣織諸本並誤致楷庵楊氏校攷

西域天文第二條　王忠文禕集禕諸本並誤褘錢校攷

三韓第一條　幽州刺史毋丘儉毋諸本並誤母今攷

卷之三十

五星聚第二條　注永嘉中歲塡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閒女諸本並誤斗原寫本作女攷晉紀同今攷　唐咸通十年熒惑塡星太白辰星會於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十年諸本同汝成案新舊唐書懿宗十年紀俱不書此事舊書天文志亦不載新書志云咸通十年熒惑逆行守心則十年斷無四星守畢昴矣篇末紀咸通中熒惑塡星云云是不定何年錄云十年者誤也被諸本並誤披原寫本作被與志同今攷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條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彗諸本並誤慧今攷

妖人闌入宮禁第一條　收縛考問　欲收縛上收縛攷問縛諸本並誤縳今攷　注干寶曰干原本誤于沈校攷　書於囊紙紙諸本同原寫本作底攷宋史五行志本下作紙原寫本誤

外國天象第一條　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諸本同楷庵楊氏去北字汝成案下注晉志云云亦無北字北當是此字之誤攷原寫本正作北仍之　第二條　歲星犯天關關諸本同原寫本作闕非下同

星事多凶第一條　卽上書告丞相弄告諸本並誤言原寫本作告攷趙廣漢傳同今攷

圖讖第二條　周世宗代張永德代諸本同楷庵楊氏攷伐南曲張氏曰代字攷伐字誤

百刻第三條　制器取則器諸本並誤品原寫本作器攷隋書天文志同今攷

雨水條　孟春月令曰春諸本並誤夏今攷

建除第一條　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常諸本並誤當原寫本作常汝成案各本六韜無此句此見通典一百五十七卷所引正作常今攷惟通典向作而疑是誤文　第二條　天德月德之書書諸本並誤云云今從原寫本攷

艮巽坤乾條　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時諸本同楷庵楊氏攷向汝成案下引淮南子天文訓四維云云義正作時字又錢氏養新錄云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是爲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

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
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
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
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
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又曰後讀舊唐書呂才
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
此稱又考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案晉書作芝疑此誤）議黃
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强又二
年七月日加壬月景蝕（景卽丙字避唐諱也）是以干命時之
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
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
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觀此則
時非誤文益信楊氏改字非是　加十五日指申
則處暑申諸本並誤甲今改
太一第一條　中央者地神（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楷庵
楊氏曰中爲五黃土故曰地神似不必改汝成案
乾鑿度注作北神之所居改五行大義引曰中央
者地神之所居此卽唐王起等太一議所謂統八
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也其爲地神無疑
乾鑿度注作北似誤　上游息于太一之宮而反
紫宮太一之宮宮字諸本並作星汝成案錄中引
乾鑿度注自太一者至終于離宮也多刪節原文
不可援注增易惟天一太一皆是星名以義求之
不當復云游息於太一之星也又原文作太一天
一之宮則星爲誤字明矣今改　二爲天內內諸
本同楷庵楊氏改芮說見下　在兗在揚諸本並

誤倒楊氏曰八白在東北當是兗州九紫在南當
是揚州今改說見下　惟水無應宮也諸本同楊
氏水下增火字汝成案舊唐書禮儀志四云黃帝
九宮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
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天內正作天芮攷素問遺
篇刺法論云水欲升而天內窒抑之抱朴子登涉
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五行
大義卷第五論諸神云天內在坤則天內卽天芮
芮聲之轉也又五行大義是隋蕭吉譔唐志作嵩
誤（唐會要同）其神論云天一在離宮太一在坎宮皆與
唐志同而下云天蓬在坎一名子經木神在斗居
破軍星諸文及卦名亦多同惟天禽唐志在離而
神論則在坤神論以天禽居五土位寄在坤土則
志作離者非也至星應五行則更岐舛又無其方
白其方黑二云黃帝九宮經久佚豈會昌時王起
盧就所獻議是損益二書成耶若九宮制九分野
則惟見此書然其論九宮數曰一爲冀州二爲荆
州三爲青州四爲徐州五爲豫州六爲雍州七爲
梁州八爲兗州九爲揚州下云太一以兗州在正
北坎位云云雖與此異而分野則數二十八宿又
以北斗九星配九州無天蓬天內諸星制九野之
文則錄中所述當是顧氏合唐志言之而九爲揚
州則楊氏所易當矣九宮之占奇者無應以唐志
攷之則天衝天輔木天心天柱金天芮天禽天任
土惟天蓬水天英火奇似當云惟水火無應宮楊

氏增火字是也以五行大義攷之則天蓬天心木天衝天任金天輔天英土天内天柱水天禽火又惟火無應宮兩書乖違故仍其原文錢氏養新錄論九宮引素問刺法論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内土神之應宮也既非屬分野又素問刺法篇本病論篇久亡今可見者遺篇而此注又遺篇所無似未可推論云

正五九月第四條　都内人應有屠宰原本作殺沈校改　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詔諸本並誤語　第五條　此與二隻月同隻並誤長楷庵楊氏校改

古今神祠第一條　注南齊書崔祖思傳崔諸本並誤蘇今改汝成案錄注所引是南史崔祖思傳中文與南齊書繁簡迥異又齊書傳云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祠神云云此曰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官與人名亦殊南北史與諸書時有歧舛當各隨所引書之第不當云南齊書也注似誤　注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垣諸本並誤桓今改偶諸本同原寫本作隅攷南史本傳作偶原寫本誤

泰山治鬼第一條　亢父在右亢原本誤元　第二條　則夜叉羅剎之倫也叉誤乂沈校改

卷之三十一

陜西第一條　續漢郡國志續諸本並誤後卷內同今改　第二條　晉書載記記原本誤紀沈校改

江西廣東廣西第一條　但稱江東江西爾東諸本同原寫本作南誤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第二條　注公孫宏生山諸本同攷路史亦然生山不可解疑有脫誤

曾子南武城人條　杜氏注云杜諸本並誤左今改

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成諸本並誤城今從原寫本改

大明一統志第三條　麻秋統兵三萬兵沈改衆而敗趙之衆也衆沈改兵汝成案晉書云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就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此約其辭不盡原文而兵衆義可相通未可援以改也今仍原本　第六條　金太祖陵世宗陵宗原本誤祖沈校改　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一諸本並誤二原寫本作一攷金史世紀曰十一月甲申靈駕發引庚寅葬于大房山正合今改　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宗原本誤帝沈校改

交阯第一條　府十三三諸本同原寫本作五汝成案注云六年十月自州升爲府者二疑原寫本并是數之故云十五

劇第二條　而封黃帝之後於劇黃原本誤皇沈校改

夏謙澤條　澤南紆曲諸一十餘里諸本同原寫
本脫澤字　逕九疑嶺逕諸本並誤經攷成案此
是三河志引水經注句當從原文今改　鮑丘水
逕其下逕諸本並誤經今從原寫本改
無終條　注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楷庵
楊氏曰二字疑衍攷成案左傳正義有二字楊氏
誤許諸本竝誤餘今改
柳城第一條　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諸本
同楷庵楊氏曰二百當是六百唐書安東府俱指
今遼陽言在遼河東不應遼河遠而安東反近也
攷成案唐營州柳城郡新書云本遼西郡攷其地
在遼河西故曰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也安東府
初置於平壤城則在遼東後屢徙天寶二年則移
于遼西故柳城去安東近而遼河遠也通典云二
百七十里似非誤文　第三條　龍山之南山諸
本並誤城今改有案語南通鑑作西嘉定徐仲圖
南北朝輿地表作南與遼史合仍之　小靈河靈
原本誤龍沈校改楷庵楊氏亦曰龍遼史作靈
昌黎第一條　其入曰交黎交原本誤昌錢校改
江乘第一條　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土諸本同
原寫本作楚攷讀傳作土原寫本誤　又瓜洲既
連揚子橋　第二條　即達揚子縣　注今之揚
子橋或是唐之揚子縣治所揚諸本並誤楊今改
蟂磯條　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列武屏楊氏
疑別字之譌攷原寫本正作別
潮信條　注西興江岸上有候潮碑與諸本竝誤

江今從原寫本改
晉國條　注今清源縣源諸本同原寫本作原攷
清源縣乾隆二十八年省入徐溝縣其地有清源
水向以是名作原誤
綿上條　袁崧郡國志案崧晉書作山松　當必
是衞子逆樂祁之地諸本同楷庵楊氏去當字非
是
瑕第一條　注放牛于桃林之野于諸本竝脫今
補
九原條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乎諸本竝誤
於今改
太原第一條　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大諸本竝誤
太今改　第二條　注雙城汾水流流諸本同原
寫本作陰誤　注明元帝南幸盟津南諸本竝脫
原寫本有攷北史于栗磾傳同今補
代條　注今蔚州東二十里今原本誤金沈校改
徐州第二條　邳遷于薛邳楷庵楊氏改邾非是
泰山立石第一條　高不過五尺諸本同原寫本
五上有四字
鄒平臺二縣第一條　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志諸
本竝誤書今改
夾谷條　劉昭志諸本同疑脫字有案語
維水條　後人誤讀為淮沂其又之淮　注按淮
字當从佳人之佳淮諸本竝作淮今從錢氏梁氏
說改見是條下
勞山第二條　勞勞齊語也諸本同原寫本齊上

有蓋字
東昬條　在兗州金鄉縣界兗諸本竝誤兊今改
長城第一條　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經原本誤
徑沈校改　第二條　注椢陽縣椢諸本同原寫
本作𥟖改魏世家正義作椢原寫本誤下同　自
黃櫨嶺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平諸
本竝誤干原寫本作干汝成案通鑑梁紀承聖元
年書作平注云社平齊紀作社子觀此則北齊書
本閒作于者自是子字誤文而作干者亦非是今
改
卷之三十二
而第一條　知一而不可以解也而諸本同原寫
本作如汝成案此條自望道而未之見下釋諸書
而當作如自戰國策下又釋諸書如當作而此句
自當從原寫本改如第改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
而似顧氏誤記未可改經徇錄仍之　華而大亨
以正大諸本竝誤太今改
柰何第一條　曲禮曰諸本同原寫本無曰字
語急第一條　宋華多僚曰僚原本誤遼沈校改
第三條　若謂不如言如矣言諸本同原寫本
作爲
巳第一條　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如諸本竝脫
今從斯干箋文補
里第一條　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四之一諸本
同沈改三之一强旁識云尺數見十一卷第三葉
以是葉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
有奇推之洵大於古尺三之一强以矛攻盾脫誤
顯然第改原寫本亦然似不盡傳寫譌也仍之
今之六十二里諸本同沈校里下增弱字案上既
未從沈字增改此增弱字尺數益不合仍之　自
痛去家三千里痛諸本同楷庵楊氏改京誤
丁中條　二十三巳上成丁諸本同原寫本成上
有爲字改舊唐書是年紀無原寫本衍　是十八
以上八諸本同沈改六改原寫本亦作八沈校誤
寫第一條　衞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涓原本誤
滑沈校改
量移條　祀后土于脽上脽諸本同舊唐書作雎
汝成案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
土祠於汾陰脽上如淳曰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
祠在縣西此后土祠立于脽上之始也攷舊唐書
張說傳云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
願陛下紹斯墜典元宗紀十一年正月己巳北都
巡狩壬子祀后土於汾陰之脽上新書作二月而元宗
自製碑文亦曰脽上地者本魏地鄭丘之舊漢家
后土之宮此開元時立祠脽上之證也二十年紀
十月辛丑至北都壬申新書作辛未至京師新書作自汾陰至
則祀后土於脽上明矣張說傳亦作脽十一年紀
及二十年紀皆作雎者誤也錄引舊唐書故條其
失云
關第一條　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諸本竝誤被
今從原寫本改
終葵條　注博雅作柊楑柊原本誤揆沈校改楑

諸本並誤𦬴今從博雅改　注通鑑作終葵葵原
本誤蔡沈校改
魁第一條　注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艾原本誤白
沈校改
桑梓條　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云賜諸本並誤
南今改
胡條　注說文幨幅胡也幨諸本並誤幡　續漢
輿服志續並誤後今改
草馬條　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瓌原本誤壞
沈校改
雌雄牝牡條　注及師曠占有雄雷雌雷之說占
原本誤古沈校改　注大駕鹵簿中有勘箭簿諸
本並誤薄楷庵楊氏校改　注十一月甲子夜半
冬至十原本誤于錢校改　注雌在訾訾諸本並
作觜楷庵楊氏校改汝成案訾觜古通史記歷書
索隱作娵訾爾雅作娵觜是也第錄本索隱當從
原文楊氏改之是　注日雄在甲雌在子甲諸本
並誤子雌在子句並脫楊氏從索隱改補　但畢
訾爲月雌雄不可曉訾諸本並作觜今改
受業同邑秦汝卓校字

日知錄續刊誤序

余曩譔日知錄集釋以原本文句舛脫又間爲稼堂檢討刪易增竄書雖列諸家校本及原寫本辨正其疑似得失成刊誤兩卷附刻是書後昔康成注經多列今古文顏師古注漢書亦舉流俗書本經典釋文賈孔諸疏率具他本所以不憚鉤貫參攷者誠欲使是書文率精確明粹可傳信于天下後世者也夫豈樂爲是繁賾哉是書既刻成余輒取攷正頗恨校讐弗審時有刊寫誤字又有與原寫本違異者王君巨川因益佐余取兩書條疏句别闕衍譌訛復互得一百七十餘條余既綜貫傳記剖析齟齬而前從沈鐵二家校攷者及余所引諸家論說字或牴牾亦略附出于各條下復成續刊誤二卷余之治是書殫瘁心力抉擇搜訪不厭與阻數年於茲矣而漏舛猶多則以余智慮之所未至簡籍之所未覯及所引諸家論說文繁本别其爲參錯乖殊詳略隱顯雜廁莫辨明見千里而失于眉睫必益衆矣是惟望海內博學精思之士爲正其譌謬者也余見是書校本極夥其言微義碎及勦說虛造者多弗錄最後得魏尊陸氏本其言頗有發明亟爲援引以相考證魏尊名筠嘉興人顯晦未詳余妹婿陳偉長與陸氏同郡嘗得其本因以贈余偉長名其幹則宋齋先生六世孫也道光十六年九月朔日嘉定黃汝成潛夫氏書于西谿之袖海樓

日知錄續刋誤卷上

嘉定黄汝成潛夫氏譔

目次

卷之二十五

介子推錄中標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錄文首云介子推事見於左傳而僖公二十四年傳作介之推似目次及錄中標題子字皆當從傳文改作之孜杜注云之語助則作子尤非然莊子盜跖篇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史記晉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介子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又作介山子然大戴禮衛將軍篇作介山子推楚辭惜往日悲回風淮南子說山訓又作介子淮南注又作介推而史記晉世家亦曰以爲介推田尋繹史記及淮南注作介推則之爲語助杜義發明莊子諸書作介子推者重其忠亮剝之曰子楚辭淮南且徒稱曰介子也而文公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故史記大戴禮又稱曰介山子然子推云若然子史諸書旣多作子卽錄文亦僅一云之推餘皆同諸書字非傳譌言皆有本又錄文辨引諸書以辨割股燔死禁火寒食之妄書介子推爲標題非辨子之二字誤文則亦無關宏義不必引左傳改也仍之

卷之二十九

木罌缻渡軍罌諸本原寫本並誤作甖今改缻與錄中標題並脫汝成案史記淮陰侯列傳注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軍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卽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漢書注服韋二說同師古曰服說是也罌缻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是罌缻爲連文不應止稱罌也今補錄中標題同

錄文

卷之一

朱子周易本義第一條　注書詩禮記並同詩諸本並誤經今從原寫本鮑尊陸氏校本改

互體第二條　惟大壯六五云六五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巽在牀下條　上九諸本誤作九二原寫本同鮑尊陸氏曰九二當作上九今尋繹錄文釋以恭而無禮則是上九爻詞義夬前作案語時亦疑其舛今改

卷之二

惠迪吉從逆凶條　察其書惡諸本同原寫本其作人

武王伐紂第二條　注武庚未殺猶謂之商殺諸本並誤亂今從原寫本改

龜從筮逆標題　逆諸本並誤從汝成案錄文引洪範正作逆今從原寫本改

其稽我古人之德條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鮑尊陸氏曰又當作易汝成案此大畜大象詞亦孔子言故曰又原寫本亦作又今仍之

司空條　注今人謂黨諸本同原寫本謂下有之字

顧命第一條　而史錄其儀文訓告儀諸本並誤

遺今從原寫本改　第五條　並詳其月日月日
諸本並誤倒今從原寫本改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條　蘇公遇暴公之譖譖諸
本並作譏原寫本作譖汝成案譖與下子蘭之譏
爲對文今改
文侯之命第一條　豈爲能得當日之情者哉爲
諸本並誤謂今從原寫本改
卷之三
孔子刪詩條　意倣大東倣諸本並誤昉汝成案
說文倣相似也新附昉明也玉篇倣倣佛相似也
昉明也適也公羊隱公二年傳云始滅昉于此乎
注云適也齊人語古無有作汝義者今從原寫本
改
日之夕矣第一條　羊牛下來羊牛諸本並誤倒
原寫本不誤今改
夸毗條　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諸本同原寫本
順作愼汝成案白氏長慶集策正作順原寫本誤
且愼默積于中且諸本原寫本同長慶集原文
作蓋汝成案原文此句上有識者腹非而不言數
句先生節去因改蓋爲且以聯屬其義云
駉條　而有坰牧之盛坰諸本並作駉汝成案駉
詩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箋云必
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是當云坰牧不當
云駉牧明矣原寫本正作坰今改
元爲條　毛氏傳曰元爲亂爲也下爲字諸本皆
衍惟原寫本不誤

卷之四
魯之春秋條　注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
年全無紀載二諸本並作三原寫本同汝成案史
記魯世家注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
封則至孝公末年只得二百七十七年不滿三百
年云二者非今改然亦不止二百五十年五字疑
七字誤容文或約舉之也第下錄文有自隱公以
下惠公以上之言或疑孝爲惠字譌文而先生錄
文以魯之春秋起于伯禽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注
云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
公云云是證魯之春秋不始于平王四十九年則
此處孝公審矣且伯禽至惠公亦止三百二十五
年不可云五十也諸本原寫本皆作孝公今仍之
又史記注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
年康王十六年卒故成王在位二十八年則始封
至卒止四十四年云六疑誤
春秋時月並書第一條　注亦有古史例不書時
之說史諸本並誤文原寫本作史與朱子集同今
改
王入于王城不書第一條　注莊公二十年莊諸
本並誤襄原寫本不誤今改
郳子來會公條　故明年正月復來朝復諸本並
缺姚尊陸氏校增原寫本復上有而字此刻遺與
陸校同
大夫稱子第一條　注詩云叔兮伯兮叔伯諸本
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星隕如雨第一條　四方流星流星諸本並倒以
下注文攷之當作流星今從原寫本改
子太叔之廟條　過期三日三諸本並誤二今從
原寫本改
占法之多第二條　則皆韓有八卦之氣皆諸本
並誤其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卷之五
魯師第一條　尊則效速諸本同原寫本則下有
其字與下其力疾爲對文此刻亦遺未補
凶禮條　朝中無采衣采諸本並作綵今從原文
原寫本改
八音第一條　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情諸本並作
精今從原寫本改
三年之喪第一條　注元宗開元五年年諸本並
誤月今從原寫本改　第二條　而綠麻組縷屨
諸本並誤屨今從原寫本改　第六條　注妻喪
達志之後志諸本原寫本並作制魏尊陸氏曰制
當作志攷成案據錄文引儀禮傳文達子之志及
注引左氏正義文亦以達志釋之引此詔云即用
傳文則是志非制明矣攷唐會要所載貞觀元年
詔文作制當是會要傳寫誤今改　第九條　注
將圖僭簒圖諸本並脫今從原文原寫本補　第
十四條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齊諸本並
誤衰魏尊陸氏曰疑作齊攷成案原寫本作齊與
吳文公集同今改　必不華靡于其躬必不諸本
作不必今從原文原寫本改

慈母如母第三條　詔禮官議皇太子慈母之服
諸本同魏尊陸氏曰太字衍按南史作皇子攷成
案原寫本亦無太字此刻誤衍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第一條　是
以舅歿則姑老則諸本並誤而原寫本不誤今改
兄弟之妻無服第二條　注正義曰兄公於弟妻
不爲位者於諸本並誤與原寫本不誤今改
先君餘尊之所厭第一條　後魏廣陵侯衍爲徐
州刺史刺諸本同原寫本作制誤
卷之六
鬼神第四條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
天事帝事諸本並作祀原寫本作事攷成案事天
明事地察見孝經唯聖人爲能饗帝見禮記錄文
本此今從原寫本改
卷之七
予一以貫之條　百王之洽至殊也洽諸本並誤
制今從原寫本改
虞仲第一條　周章已君吳吳諸本並誤矣原寫
本同魏尊陸氏曰當作吳攷成案史記吳世家正
作吳今改
孟子弟子第一條　注淮南子黃帝亡其元珠使
離朱捷剟索之捷諸本並誤倢一本作倢原寫本
作捷攷成案玉篇人部倢或作捷是倢捷古通倢
則說文玉篇彳部皆無至集韻始見漢時無此字
則作倢者非也攷淮南子人間訓作捷不作倢今
從其舊改

考次經文第三條　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
三篇于王風篇諸本並作章汝成案詩疏云自古
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鄭序曰得商頌
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若然則一詩
可分數章故曰章若合舉數詩則當曰篇明矣今
從原寫本改　第四條　董文清槐槐原寫本旁
注今仍原刻本

卷之八

鄉亭之職第一條　注是亭長亦稱官也亦諸本
並誤而沈校改
掾屬第三條　擢敘于終絡諸本並誤中汝成案
舊唐書魏元同傳作終原寫本不誤今改　臨之
以利以察其廉察諸本並作觀原寫本作察與傳
同今改
都令史第一條　注張萬公萬諸本同原寫本作
禹誤
吏胥第二條　弟泳官至刺史泳一本作沭汝成
案舊唐書鄭餘慶傳正作泳冊府元龜宰輔部正
直類作沭者誤　宰相遇休假假諸本並誤暇汝
成案冊府元龜宰輔部正直類作假原寫本同今
改
選補第三條　注敕京官五品以上五諸本同原
寫本作九汝成案通鑑作五原寫本誤　第七條
司列少常伯列諸本同原寫本作刑汝成案唐
龍朔二年改吏部曰司列見新唐書選舉志原寫
本誤

停年格第一條　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足諸
本並作定原寫本同今從本傳改　貢秀才止求
其文貢秀才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魏書北史
崔亮傳及通典皆無秀字改秀才之舉始于漢元
朔元年後漢制同惟避光武諱改曰茂才晉宋後
魏北齊州郡皆舉秀才對策是劉景安致亮書舉
其國制當云貢秀才不當止云才也且貢秀才與
下察孝廉爲對文容北魏等書有脫字先生足之
今仍原本惟止求其文之求諸本並誤用原寫本
不誤今改
銓選之害第三條　注服問罪多而刑五服問諸
本並誤問傳原寫本不誤今改
員缺第三條　載深咨嗟汝成案載馬載也官吏
部侍郎錄文失舉其姓

卷之九

封駮第一條　注宣宗時赦康季榮擅用官錢給
事中封還敕書諸本原寫本同或云給事中闕姓
名改上文應是韋溫汝成案舊唐書韋溫傳溫官
文宗時凡三封還詔書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又
不奉詔故錄文同袁高崔植諸人舉之而殁于武
宗二年不逮事宣宗改宣宗時赦康季榮給事中
封還敕書云云見通鑑通鑑不著姓名非錄注脫
也或說非是
六條之外不察第一條　注居無常治治諸本並
誤法原寫本不誤今改
知縣第一條　建隆三年三諸本並誤四原寫本

不誤今改　第三條　注分命朝臣命諸本並誤用錢校改

刺史守相得召見第二條　于宣政門外謝門諸本同原寫本作殿汝成案唐時冊拜策試刺史縣令多在宣政殿似當作殿玫冊府元龜宰輔部御私類正作門王海唐臨軒冊刺史條同今從原文

京官必用守令第一條　此道寖消寖諸本原寫本同舊唐書宣宗紀唐會要皆作稍汝成案寖稍義同今仍之　宰臣不得擬議諸本原寫本同鶚尊陸氏曰議疑作授汝成案宣宗紀正作議陸說非惟會要作並不在進擬之限與紀異疑唐紀已經史臣刪削王氏所引當是相傳唐代詔制遺文今錄文本唐紀不復改彼異同第宰相不得擬議上紀文有或在任有贓累者錄文刪去此句而會要贓作敗似誤

宗室第六條　所謂王孫公子所諸本原寫本皆脫今從北魏書本傳增　第九條　於其請名請昏其諸本並誤是今從原寫本改

宦官第十二條　是皆貽笑於四方諸本同原寫本無於字　乃舉朝廷之所諱諸本同原寫本無廷字　第十四條　注見斜卯愛實傳卯諸本同原寫本作邢誤　第十五條　或司膳服膳諸本並誤繕鶚尊陸氏曰疑作膳汝成案原寫本正作膳今改

卷之十

馬政第二條　橋桃致馬千匹桃諸本同原寫本作姚誤

驛傳第一條　續漢輿服志續漢諸本原寫本皆誤作後唐鶚尊陸氏曰後唐無輿服志當作後漢汝成案舊唐書名輿服志新唐書改名車服故陸氏云然然相傳謂新唐書不曰後唐也凡錄中引續漢志文諸本原寫本多曰後漢以是遂誤漢爲唐此刻從錢氏例皆易續漢是條已易猶寫誤遺今改正

卷之十一

權量第四條　所謂長一寸五分者寸諸本並誤十今從原寫本改

短陌條　大名男子翰魯補者翰諸本並誤幹原寫本不誤今改

鈔第一條　注爲沿邊糴買之計糴諸本並誤糶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十二

官樹條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正諸本同原寫本作八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都邑類作正原寫本誤

水利第五條　注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事諸本皆脫今從本傳原寫本補

河渠第四條　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薛史少帝紀止云合于汶濟無與南旺蜀山湖連句而文字亦少異此蓋本通鑑而通鑑

亦止云合于汶胡身之注云今決河之水瀰漫環梁山而合于汶亦無是句攷薛史五行志王溥五代會要水部皆不載是條且南旺湖名以永樂九年宋禮遏汶水南流始與蜀山分爲二湖晉時尚無此稱此爲衍文明矣又案錄文本辨梁山濼大小此注與下引金史宋史明徐有貞疏皆證明是事當是引通鑑注瀰漫環梁山句偶誤書也今皆無攷仍之唯合于汶濟歐陽文忠五代史記晉出帝紀與薛史同通鑑注亦止云合于汶似通鑑脫濟字先生注雖標曰五代史而文句則悉同通鑑是水字蓋自足之也又二史皆係河決于六月丙辰上皆書丙午復置樞密使事通鑑隸六月丙午亦誤又此注六月丙辰云云六諸本原寫本並誤五與南旺蜀山湖連湖諸本並誤河原寫本不誤今攷　第七條　注八野塡淤八諸本並誤入汝成案溥熙古文苑本崔瑗河隄謁者箴原文作八紹定本章樵注禹導河至鉅鹿之北分爲九河以殺水勢又合爲一大河入於渤海至齊威公時急於功利實塞其八以廣田居於是水勢壅閼高于民居遂多潰決之患則箴文作八明矣原寫本正作八今攷

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條　注文薄之弊薄諸本並誤簿原寫本不誤今攷弊諸本並作敝原寫本作弊汝成案二字義雖通而微有别今從論文攷

正始第一條　注干寶晉紀總論總諸本原寫本皆脫今從文選補　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檢諸本並誤簡今攷

除貪第二條　後唐明宗尤惡墨吏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墨吏北夢瑣言作貪貨是本間有譌字又墨吏貪貨義同仍之　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成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夢瑣言作成舊五代史唐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紀作盛　長流綏州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北夢瑣言作配綏州長流百姓唐時云長流者卽是除名長流爲某州百姓也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十一月紀任贊配武州劉贊配嵐州劉陟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是已通鑑凡書是事輒曰長流某州先生攷曰長流綏州者從是例也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衞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丁諸本原寫本作于賓作貴皃尊陸氏攷于爲丁攷貴爲賓汝成案此條見北夢瑣言卷十九末丁延徽之丁作于與錄文同貴作賓與陸氏同攷舊五代史晉書張從賓傳載此事作丁延徽則北夢瑣言原文亦誤今從傳攷　第四條　何以當官當官諸本並作官爲汝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明罰類作當官與原寫本同今攷　宜奪歷任官杖殺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冊府元龜原文是杖一頓處死此殆先生刪易

禁錮姦臣子孫第一條　梁師成梁諸本並誤王沈校攷

奴僕第二條　注而晉灼引漢語以爲凴殿則子

都亦字也殿諸本並誤毀埶尊陸氏曰當作殿攷
成案漢書霍光傳注晉灼曰東閭氏亡顯以婢代
立素與馮殿姦也師古曰殿者子都之名也原寫
本正作殿與陸校合今改
田宅條　注及內官劉忠翼之第忠諸本同原寫
本作中攷成案劉忠翼附舊唐書黎幹傳原寫本
誤
范文正公條　注王荊公詩豈愛京師傳谷口愛
諸本並作羨攷成案荊公集作愛與原寫本同今
改
分居第一條　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峽諸
本並誤岐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十四
聖節第二條　村社作壽酒宴樂作諸本並誤將
攷成案冊府元龜帝王部誕聖類作作原寫本不
誤今改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第一條　未斂以前則以牀
東爲位牀諸本原寫本並作柩埶尊陸氏曰柩當
作牀蓋未斂以前不得云柩也攷成案上文引士
喪禮主人入坐于牀東云云此爲牀字無疑陸說
是今改
從祀標題　諸本同原寫本作配享攷成案此當
是潘氏所易然錄文先曰從祀後曰配享潘改是
仍之
女巫第二條　禮典陵遲陵諸本並誤凌今改
卷之十五

墓祭第一條　注蔡邕記曰諸本同原寫本無記
字攷成案續漢書禮儀志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
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
其儀愾然謂同列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
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
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云何卽錄文所
引昔京師在長安時云云又邕見太傅胡廣曰國
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
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
此記字所由本原寫本誤脫　第二條　反其國
不哭諸本原寫本國下並誤衍則字今刪
假葬條　注魏志曹休傳餘歲云云休諸本並誤
共原寫本誤洪今改
奔喪守制第一條　然而倍死忘哀忘諸本並作
亡原寫本作忘攷成案說文亡逃也忘不識也以
古訓通之當作忘今改
卷之十六
判第一條　注開寶六年八月下諸本並誤空一
字原寫本不誤今改正
史學第一條　國朝自高祖以下國朝諸本並誤
明代原寫本不誤埶尊陸氏曰明代當作國朝睿
宗乃唐睿宗非興獻王此通典原文也攷成案下
云并貞觀政要其爲唐代可知此刻前已從通典
改正
卷上

日知錄續刊誤卷下

嘉定黃汝成潛夫氏譔

卷之十七

進士得人第四條　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樂諸本原寫本並誤學今改　第五條　考授編檢檢諸本並誤簡今改

大臣子弟第一條　固合避嫌合諸本並作有原寫本作合與五代會要同今改

卷之十八

四書五經大全第二條　注夫後宮盛色盛色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竊書第二條　行於代諸本同原寫本代上有當字汝成案姚班附𩑺傳改傳文亦無當字原寫本誤

卷之二十

重書日條　注邵國賢曰二丙戌二諸本並誤一今從原寫本改

年號當從實書第一條　而其下文曰十二年二諸本並誤二原寫本不誤今改

引書用意條　注成二年二諸本原寫本並誤元今改

卷之二十一

書法詩格第一條　呂祖謙之皇朝文鑑豹尊陸氏曰周龍藻記按東萊文鑑有律詩此句當刪去汝成案是義已具是卷簡在楊氏說

卷之二十二

四海第一條　注至左傳齊桓公言寡人處北海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此先生誤記當作楚使與齊言君處北海方合以非文句譌脫不可輒改仍之　注唐時以濰州爲北海郡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今山東青州府漢爲北海郡後漢爲北海樂安二國又爲青州理所隋初郡廢復爲青州大業三年復罷州爲北海郡唐初亦曰青州天寶元年始改爲北海郡至今萊州府之濰縣本青州地北海縣隋開皇十六年於縣置濰州大業中廢唐武德二年又於縣置州領北海濰水等十七縣六年惟留北海營丘下密三縣八年廢濰州省營丘下密二縣入北海以北海屬青州是唐廢濰州以所領之北海縣屬青州非以濰州爲北海郡卽先立北海縣是濰州所領縣名非立濰州爲郡也唐書二志太平寰宇記等書可攷錄注當云唐以青州爲北海郡今諸本原寫本同是先生偶誤書別無所據以改仍之　注而昌樂縣遂有伯夷廟昌樂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汝成案昌樂唐爲營邱縣屬濰州宋乾德二年始名安仁尋改昌樂尋繹注文上云伯夷居北海之濱唐時以濰州爲北海郡而昌樂遂有伯夷廟云云或是唐以濰州爲北海縣之譌蓋今之昌樂爲唐之營邱濰州廢而營邱省入北海縣而昌樂用是立伯夷廟言其附會有自也傳寫字譌遂傚舛云

亭條　注後漢陳寔寔諸本並誤實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二十三

氏族相傳之訛第十條　居越之湖澤澤諸本同原寫本作澤攷成案宋史文苑賀方回本傳正作澤原寫本誤

孔顏孟三氏第一條　此五族者皆無後乎五諸本作四原寫本作五攷成案孔叔孔張爲二族合孔虺孔達孔寧三族當云五矣今攷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第四條　若梁王彤彤諸本並誤彤原寫本不誤今攷

稱人或字或爵第一條　注魏其侯定定諸本原寫本並誤止今從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攷　注鄘成侯緤緤諸本並誤綜原寫本不誤今攷

卷之二十四

考條　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之稱曲禮諸本原寫本並誤檀弓今攷

翰林第二條　注正用此例也例諸本原寫本皆作則錢校攷攷成案漢時列卽例字後世加人傍至唐時則率分爲二矣今注云云故知唐世雜藝之士供奉翰林者是從唐而言也錢因改云云

門生第一條　辜榷官財辜諸本並誤辜原寫本不誤今攷一本作估攷成案後漢書楊彪附震傳其注云云解見靈帝紀攷靈紀四年注云云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估非此義作估者非

第二條　周嵩嫁女嵩諸本原寫本並誤蒿今攷

上下通稱第三條　以爲陵之稱爲諸本原寫本並作謂非錢校攷

卷之二十五

共和第一條　注武王使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公諸本同原寫本作伯攷成案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篇正作公原寫本誤此篇文作又使保召公就微子云云是諸本皆脫一又字一保字第自武王卽位至此上尚有數句先生蓋約彼篇文刪去兩字也因不增入

介子推第一條　於是環綿上之山中而封之中諸本並脫原寫本有與史記晉世家同今攷

杞梁妻第一條　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舟諸本同原寫本作周攷成案此先生約略說苑立節篇文是篇華舟凡七見皆作舟蓋舟周古通說文虫部蜩蟬也从虫周聲詩曰五月鳴蜩又重文蚒云蜩或从舟周禮冬官攷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呂氏春秋恃君覽行論篇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高氏注無畏申周楚大夫也左氏宣十四年傳作申舟是巳今從原文

又十日而城爲之崩下梁氏曰左傳遇于莒郊案傳作宿于莒郊下云遇杞梁之妻于郊無遇于莒郊文尋繹上下文義是引遇杞梁之妻于郊句曰遇于郊誤衍莒字並附識此

李廣射石第一條　滅矢飲羽滅諸本同原寫本作沒攷成案滅沒義同而新序作滅今從原文

卷之二十六

元史第五條　並無鎔範範諸本原寫本並作范

錢校改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第二條　與之祝誓祝諸本原寫本並作呪非鈍尊陸氏曰當作祝今改

左傳注第四十一條　不欲使楚人得之楚諸本並作衆原寫本作楚汝成案傳文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其義當作楚今改

考工記注條　㪺讀爲紛容㪺參之㪺爲諸本原寫本並誤如今從輪人注文改　忘其上句忘諸本並作士原寫本作忘汝成案紛溶萷蔘猗柅從風爲連文今于𨒪讀爲倚移從風之移曰引司馬相如上林賦而於㪺讀爲紛容㪺參之㪺曰檢未得故先生譏正義爲忘其上句廟作忘今改

爾雅注第二條　谷永傳卦氣悖亂卦諸本並誤封原寫本不誤今改

荀子注條　注新序第三卷三諸本並誤七原寫本誤十今改

史記注第二條　無與我也諸本同原寫本與下有于字汝成案自謂稱祖乃士者之辭三句先生釋祖龍者人之先也義此句于字有無其義皆明未補

漢書注第九條　注其所名或有所本諸本同上所字原寫本作取　第三十七條　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書諸本原寫本並脫蒙諸本並誤義原寫本脫今從鄒陽傳注補改

李太白詩注第一條　太白入月敵可摧入諸本並誤入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四條　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府諸本原寫本並脫今從舊唐書突厥傳補　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諸本原寫本並同鈍尊陸氏曰都疑作郡汝成案突厥傳正作都督陸說非

杜子美詩注第七條　加開府儀同三司府諸本並誤封原寫本不誤今改　第十七條　而此詩以爲白額額前改題今尋繹錄文自是解白題爲白額義而誤脫義字遂致蒙晦改原寫本作額亦無義字無可據補仍之　第二十九條　時亦謂天衣諸本同原寫本謂下有爲字　第三十七條　黑米生菰葉生諸本原寫本並誤出今從原詩改

卷之二十八

職官受杖第五條　注南史孔覬傳覬諸本同原寫本作顗誤

卷之二十九

木罌缻渡軍條　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夏陽諸本並誤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少林僧兵第一條　是時立功諸本同原寫本功下有者字

徙戎第一條　其論欽陵論諸本原寫本同一本作倫汝成案大論小論吐蕃相名也欽陵爲相故曰論欽陵作倫非　阿史德元珍德諸本原寫本並同或云當作那汝成案阿史那是突厥之氏阿史德則其別部氏也阿史德樞賓阿史德溫傳阿

史德元珍阿史德胡祿是已或說非又阿史德溫
傳通典通攷突厥部皆脫傳字阿史德元珍通典
通考德皆誤耶　先是天授二年左補闕薛謙光
上疏二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通鑑新唐書皆無
二年以是年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長壽一書
皆從後改元紀歲故二年爲長壽元年舊書則從
其朔故載初元年九月改元天授仍書載初而天
授無元年若然則下二年不云如意長壽元年當
云載初二年不可云天授二年且舊書載初二年
下卽書二年是亦以二年爲長壽元年此二字或
疑爲一字之譌攷通鑑長壽元年正月甲戌補闕
薛謙光上疏言選舉法而不載是疏言侍子事謙
光開元中以與皇太子同名特敕賜名登今攷舊
唐書登傳云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
上疏云云亦不載此疏惟新書約略載于天授中
遷左補闕言選舉疏後雖皆不定爲何年而通鑑
則系前上疏于長壽元年正月冊府元龜臺省部
奏議類則云天授二年正月是言侍子疏當亦在
此時案此疏全文見唐會要左右補闕拾遺條其
條亦曰二年蓋是年四月以前猶是天授云二年
亦可仍之惟會要所載全文多脫誤文句亦與此
參差難互正云云　顧受向化之誠顧諸本原寫本
並脫汝成案此與下句請納梯山之禮爲對文不
容減字今從會要補　不在方外方外諸本並誤
倒原寫本不誤今改
樓煩條　擊項籍軍陳下　以驍騎都尉擊項籍
籍諸本並誤藉原寫本不誤今改
吐蕃回紇第五條　而不能訓其頑獷之習訓諸
本同原寫本作馴汝成案馴古訓字義通
三韓第一條　亦十有二國十有諸本並誤倒原
寫本不誤今改　主三韓鮮卑烏桓濊貊沃沮之
屬沮諸本並誤洹汝成案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
在高句驪蓋馬山之東他見亦作沃沮此引宋史
天文志志作沃且蓋省文也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三十

天文第二條　乃知聖人所憂者深諸本同原寫
本聖人下有之字
妖人闌入宮禁第一條　麗正門樓斗栱內栱諸
本並誤拱今改　先打東方甲乙木方諸本原寫
本並作南汝成案明史五行志作方乙諸本並誤
子原寫本作乙與明史同今改
建除第一條下　陸學博曰則十二字輪直二誤
脫今補附識
正五九月第一條　注祗膺靈命膺諸本並誤應
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之三十一

陝西第二條　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彤諸本
並誤形原寫本不誤今改
郭璞墓條注下　楊氏曰既云毋葬江陰陰誤刻
中今改附識
晉國條　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
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諸本原寫本同汝成

案成公卒于魯宣公之九年滅潞在十五年則滅潞者乃景公非成公也頃公卽位爲魯昭公十六年而滅肥在十二年克鼓在十五年又在晉昭公時非頃公也惟克鼓後仍反鼓子又叛于鮮虞而滅之則在魯昭公之二十二年是在頃公時先生錄文此卷昔陽第三條亦云宣公十五年滅潞氏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不知此何以舛錯若是疑成公當爲景公誤頃公當爲昭公誤然昭公是克鼓非滅鼓則云昭公滅鼓亦非當作昭公滅肥頃公滅鼓而得今之真定方合而諸本原寫本皆然似非傳寫舛漏不可輒改仍之

郯平臺二縣第二條　後漢書郅彤傳彤諸本同原寫本作彤誤

長城第一條　續漢志續諸本並誤後原寫本脫

第二條　因邊山險壍谿谷壍諸本同原寫本作塹汝成案塹壍斷義同

卷之三十二

而第一條　後漢督郵斑碑斑諸本同原寫本作班誤

辱條　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緇諸本同原寫本作淄誤

阿條　注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淵諸本原寫本同或云當作深汝成案殷浩本字淵源世說中屢見政事篇浩始作揚州條下劉孝標注云浩別傳曰浩字淵源是已若晉書作深源乃唐時避國諱改也或說非

終葵條　禮記玉藻終葵椎也諸本原寫本同汝成案玉藻無此句攷玉藻天子搢珽下釋文有是語殆先生誤記以非文句脫舛不可輒改仍之

胡條　方言凡箭鏃胡合嬴者鏃諸本並誤鏇原寫本不誤今改

卷下

顧氏日知錄穿穴經史通知時務黃潛夫又博引諸家成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續刊誤二卷爲顧氏功臣尤有裨於學者同治八年同人聚貲謀刻有用之書黎召民觀察時在籍舉此書首宜重刊乃出其所藏本付梓人囑余爲董其事刊成因誌於後番禺陳璞

十駕齋養新錄

63p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潛研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十駕齋養新錄序

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元初學者不能學唐宋儒者之難惟以空
言高論易立名者爲事其流至於明初五經大全易極矣中葉以後學者漸務
於難然能者尚少我
朝開國鴻儒碩學接踵而出乃遠過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學者更習而精之
可謂難矣可謂盛矣
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
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 錢辛楣先生能兼其
成由今言之蓋有九難先生講學
上書房歸里甚早人倫師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難能一也先生深於道德性情
之理持論必執其中實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難能二也先生潛揅經學傳注疏
義無不洞徹原委此人所難能三也先生於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
之譌此人所難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難能
五也先生校正地志於天下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難能六也
先生於六書音韻觀其會通得古人聲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難能七也先生於
金石無不編錄於官制史事攷核尤精此人所難能八也先生詩古文詞及其
早歲久已主盟壇坫冠冕館閣此人所難能九也合此九難求之百載歸於嘉
定執不云然元嘗服膺曾子十篇矣曾子曰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故聖賢所能
必爲至難若立一說標一旨即名爲大儒恐古聖賢不若是之易也先生所著
書若廿二史攷異通鑑注辯正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金石跋尾潛研堂文集
久爲海內學者所讀矣別有十駕齋養新錄廿卷乃隨筆札記經史諸義之書
學者必欲得而讀之乞刻於版凡此所審皆精確中正之論即瑣言賸義非貫
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噫嘻難矣元於先生之
學未能少測厓岸僅就所自見者於百年前後約舉九難之義爲後之史官傳
大儒者略述之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小雪日揚州後學阮元謹序

自序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長隨新葉起新知張子厚詠芭蕉句也先大父嘗取養新二字榜於讀書之堂大昕兒時侍左右嘗爲誦之且示以溫故知新之旨今年逾七十學不加進追惟燕翼之言泚然汗下加以目眊耳聾記一忘十問字之客不來借書之瓻久廢偶有咫聞隨筆記之自媿螢爝之光猶賢博塞之好題曰養新錄不敢忘祖訓也嘉慶四年十月書於十駕齋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卷一

易韻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旁通圖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畜
觀
秖
力少而任重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易衛
河圖洛書
入卦方位
兒寬妻羞養
朱文公本義
說文引易
筮用錢
爾託
于於
有亂十人
愿曰睿
遵王之誼
彝
荒荒
苗民弗用靈
泯泯棼棼
粉
彙旅
魏三體石經
協句即古音
斜
揚之水
陸氏釋文辭訊不辨
驕
曰與聿通
猗猗
以重言釋一言
鶴鳴九皋
譬
憯慘
云何吁
爰其適歸
麻
板
達
有邰家室
岸
盈
穆風
韎
陸子卿士
毛傳多轉音
詩序

卷二

建相誤作捷相
攀
君之庶子
朴
徑
訛
復
革
撤
卝
笥言倚着
納
勉即俛字
孺子
我老夢頌
從鬼神
使子路問之
祭稷不舉
貸
朽與香對
斯
服
素位
鬼神
的然
子韓
吳草廬中庸綱領
親民
譬
食貨
修齊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實來
愛
寓
陪
不聞姜請取之
羊斟不與
咸即械字
戊戌
禦
匯盟
吳行人儀
絳縣人七十三年
蔽
天厲

褚　徒兵
向戌如陳　高子容
旦　大人患失
咋　妃嬙
莒子狂　衡流而方羊
四方其順之　正義刊本妄改
何氏注公羊傳　孔子生年日月
卷三
天道　攻乎異端
又壹審也　冉伯牛
居下訕上　斯已而已矣
曾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主一無適　天卽理
忠恕　公孫拔
劉聘君　朱注引石經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孟集注之誤
孟子章指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宋高宗書孟子　好名之人一節
頑夫廉　袗衣
檢　齊人伐燕
饋　季任
發氏　鎡基
百畝之糞　樸樕
龐　將且
女叔　太歲
東陵阬　鉤股
譆醜鑑　齵
王女　今本爾雅誤字
注疏舊本　經史當得善本
石經避諱改字　石經俗體字
陸氏釋文多俗字
卷四
說文舉一反三之例　說文連上篆字爲句
說文讀若之字或取轉聲　二徐私改諧聲字
說文引經異文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說文本字俗借爲它用　宋人不識六書
說文校譌字　瘱
奪　斠
安　纂
屆　媟
痲　古音不甚拘
客　鎔卽幷字
龍　畜有好音
旭有好音　需有耎音
斱斱非一字　徐仙民多古音
更　漸
長深高廣　假借乞
代　觀
輿　錯
栗姚　話
進　枇
荷　蔓

中
比
繆
員
相
擊
乘
若
條
馮
空
難
差
蜉
長
阿
亢
兼
挑
冒
余
庫
從横可讀去聲
免與脫同義
壽提
犢鼻褌
庵
床
斫
函
汜
宋時俗字
卷五
孫炎始爲翻語
細弄
聲類韻集
四聲始於齊梁
四聲圈點
翻切古今不同
一字兩讀
沈休文不識雙聲
韻書次第不同
唐宋韻同用獨用不同
平水韻
雙聲疊韻
喉舌齒脣牙聲
字母
西域四十七字
字母諸家不同
古今音
古無輕脣音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聲相近而譌
元時方音
卷六
三史
十三史十史
十七史
十八史十九史
監本二十一史
史記舊本
十二諸侯年表
甪里先生
司馬貞
吳楚通稱
漢書景祐本
地理志譌字
臣瓚晉灼集解
漢書注本始於東晉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張堪
章懷注多譌字
王充
陳壽傳二郡字
孔融傳誤
許慎傳漏略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安縣即蔞縣之譌
平原有西平昌縣
承嘉年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徐詳當有傳
新晉書
晉書敘例
新舊晉書不同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書沿襲之誤
濟陽乃濟陰之誤
樂安國鄒縣
吳興郡脫一縣
西郡非漢置
青州脫北海郡
濟岷郡
豫州之沛郡
幽州之燕國
內史太守互稱
沙門入藝術傳始于晉書
列女
嘉祐校七史
南齊書序錄
諸史殘闕

緹裙　夷齊字誤
官名地名從省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宗室世系表脫漏
德王裕本名佑　彭王惕
通王滋　沂王禋
宋景文譏晁勝於歐公　古律有蔭減蔭贖
加役流　斷屠月禁殺日
碑碣石獸　居官避家諱
太太二字易混　唐書
特勤當從石刻　劉禹錫傳誤
五代史　周世宗兩符后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卷七
宋史刻本之誤　瀛國公紀
南渡諸臣傳不備　一人重複列傳
編次前後失當　神宗諡
地理志之誤　宋史褒貶不可信
藝文志脫漏　王安石傳誤
邵雍傳誤　劉應龍傳脫誤
折杖起於宋初　凌遲
戒石銘　宋太廟
宋人避軒轅字　宋世慶節
以年號爲州縣名　花石綱
鐵文紀年號　年號連書從省
田錫諡　范祖禹諡
景定建儲更名　張戴諡
王安石狂妄　明道先生
程邵之學　宋儒議論之偏
宗室入翰苑　孔子諱
避老子名字　僧道不稱寺觀主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禁人名寓意僭竊
張懷素吳儲　李彥章言史學
張浚爲黃汪所薦　張于湖對策
史浩薦張浚　沈尤同族
周季先　秦檜妻賜號先生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蘇門四學士
李士美狀元　薛昂
李心傳　李挺之
楊大年事不足信　劉高尙
卷八
宋季恥議和　四川宣撫
四川制置　沿江制置
兩淮制置　京湖制置
京湖　利州路分東西
湖東湖西路　襄陽暫復
復襄樊年月不同　喫菜事魔
吳潛建儲之謗　遼史
壽隆年號誤　西遼紀年
金史衛紹王紀　金史義例未當
金人多二名　地理志失載章晶府
一地異文　南遷錄
卷九

元史　元初世系
太祖紀　萬奴
伐西夏事差一年　李全事誤
旭烈兀大王　罕勉力即哈密
壽思干　趙世延楊朵兒只皆色目
不只兒即布智兒　祖孫同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元史不諳地理
漢人八種　咸寧字誤
輿德字誤　迦堅茶寒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也可太傅
四薛怯　五部將名互異
汪世顯傳不可信　鄧州移復
胡士虎　李全字誤
月乃合　雍古
劉敏傳　元初十路
宣聖配享　泰定皇后
蒙古語　僧稱吉祥
遼蕫　順帝後世次
高麗王二名　王暠傳位事不足信
高麗王大順　史臣分修志傳姓名可攷者
明史　程濟
洪武鈔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元後裔　泰寧
河套　順義王俺荅
譯音無定字

卷十
三公　員缺
大尚書　大著作
五官　大學士
總督巡撫　唐人服色視散官
升朝官京官　前行中行後行頭司子司
吏部七司　尚左尚右侍左侍右
左右　度支支度不同
階官分左右　正議大夫以上分左右
選人七資四等　帥漕憲倉
庾司　四總領
十都統　直秩
州院　宣差
建康府通判二人　官名俗省
狀元榜眼　經義破題
題目疑難處上請　塗改添注
春秋合題　銓試
科舉之弊　文文肅殿試卷
鄉試錄

卷十一
江南　上江下江
三楚　三蜀
兗州　山東
湖北湖南　四川
分天下為路　水經注難盡信
廣韻載唐州名　平州

薛　盱眙
牟婁　通州
大名府　泉州
新豐　石城
虎牢城　蜀四帥府
水洛城　光化
沌口　李晏口
平水　秀水
青海　避諱改郡縣名
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後漢縣名相同
唐縣名相同　宋縣名相同
元州縣名相同　明縣名相同
卷十二
姓氏　奴
弁官　郤郗二姓相溷
廣韻述氏姓　家譜不可信
郡望　杜康
騶夷子皮　養由基
刀父　季襄
趙梁左強　莊彭祖
蔡伯偕　漢人不見於史者
徐巡　張徹
朱建安　謝超宗
王鈞　漢人同姓名
異代同姓名　晉人同姓名
晉書姓名互異　張元張元之
唐人同姓名　王宰
李播　盧貞
李翱　呂太一
陳子昂　李若水
王雄王繙　王定保
韋應物　劉昚虛
宋人同姓名　古人號相同
古人姓名割裂
卷十三
詩傳附錄纂疏　儀禮注小字宋本
儀禮疏單行本　論語注疏正德本
國語　廣雅
玉篇　周成雜字
龍龕手鑑　六書正譌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葛斯同石經攷
史記宋元本　竹書紀年
十六國春秋　吳越備史
唐書直筆新例　薛氏宋元通鑑
唐律疏義　史通
司馬温公稽古錄　晁公邁歷代紀年
胡五峯皇王大紀　東家雜記
孔氏祖庭廣記　東平王世家
聖武親征錄　平宋錄
祕書志　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明諸司衙門官制　文獻通攷
永樂大典

卷十四

太平寰宇記　輿地紀勝
會稽志　會稽續志
赤城志　嚴州重修圖經
新定續志　琴川志
金陵新志　太倉州志
浙江通志　江西通志
風俗通義　顏氏家訓
容齋隨筆　揮麈錄
履齋示兒編　史繩祖學齋佔畢
石刻鋪敘　癸辛雜識
夢粱錄　輟耕錄
湧幢小品　日知錄
池北偶談　天祿識餘
洗冤錄　證類本艸
星經　丹元子步天歌
數學九章　測圜海鏡細草
革象新書　寶鏡會天曆
三曆撮要　太乙統宗寶鑑
梅花喜神譜　文心雕龍
文選注　文選元槧本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陸宣公集
韋蘇州集　臨川集
查氏注蘇詩　淯水集
野處類稾　鶴山大全集
陵陽先生集　石田集
金華黃先生集　偶桓江雨軒集
曝書亭集　崇文總目
郡齋讀書志　趙希弁讀書附志
直齋書錄解題　菉竹堂書目
元藝文志

卷十五

商已孫敦　雎陵家丞印
晉率善倭印　唐東都尙書兵部印
南漢銅鐘題字　宋金官印
日字銅牌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甘露寺銅鐘　豹字牌
禮器碑　析里橋郙閣頌
郃陽令曹全碑　蜀石闕
楊紹買地券　漏本紀孝碑
茹守福墓誌　北嶽神廟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　諸暨令郭密之詩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楚金禪師碑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竹林寺石幢
慈雲嶺石刻　吳越武肅王廟碑
溪州銅柱記　石刻詩經殘本
經筵蔫士章稾　趙崇𡸃壙志
永清縣宋石幢　史氏墓三碑
朝城縣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東鎮廟元碑

卷十六

詩句中有韻　雙聲亦韻

古人聲韻之密　雙聲
沈約韻不同於今韻　七言在五言之前
古詩律詩之別　陶靖節詩
聯句　詩集附它人作
杜少陵詩用韻　少陵生卒年月
飲中八仙　亞相
頻煩　友于
分滅　少陵用薛據詩
韋左司　乾愁乾忙
旬　十字
銜中立字退之　苜蓿盤
杜韋類詩　李正封
借韻　唐人辨聲韻
金昌緒　胡釘鉸
李義山　晚唐詩
父母官　王介甫詩
蘇東坡詩　蔡確車蓋亭詩
江西派　晁无咎詩
第一山詩　詩詞蹈襲
一集中重複句　楊陸兩公年壽
放翁論詩　百家姓
楊誠齋詩　蘇直
宋正甫　迎富
後邨詩　論詩絕句
律詩失粘　水田衣
上下烟　鸚黔

三橋　踏與譜異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查初白
文選　御覽載孔融語
庾闡揚都賦　范縝神滅論
文筆　庾子山賦
傅奕詆浮圖法　陋室銘
宋子京喜韓柳文　原道
諱辨　河間傳
古人文字不宜學　文集須良友刪削
曾王晚年異趣　七大家
老蘇族譜引　東坡敍語誤
喜雨亭記　東坡學韓柳
父子共一碑　歸震川
顧寧人　開化寺碑
四大　文人避家諱
題諱填諱
卷十七
圖經周率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夕桀　六壬推行年
六壬十二神　太一
天一家　算盤
蓋天　九範
河圖圍苞受　霜月
咸池　太陰
六曆　歲星超辰
置閏　二十四時

夜子時　回回算術
十干配合　刑德
河戒本河戍之譌　雷父
雷公　大將軍
孤虛　歸忌
反支　奇門
九宮之神　六壬
卷十八
道　五倫
忠恕　言動
謙讓　義利
廉恥　方正
儉　止謗
改過　重人不重位
語錄　名
功過相除　朱文公議論平實
陳止齋不好辨　宋儒經學
道統　太極
六經注我　引儒入釋
知人之難　法後王
臣道　薦賢
黨籍　沈圭說
六先生　士大夫不說學
清慎勤　居官忌二事
科場　河防
通鑑多采善言　古語多有本
清談　文字不苟作
文人勿相輕　文人浮薄
詩文盜竊　釋氏輪迴之說
釋道俱盛于東晉　治生
卷十九
宋槧本　借書
引書紀卷數　下走
隸棣　踹穿
仳離　與懷
佚蕩　翠
閒介　易
夫差　非三公而稱公
代友改字　宮中稱呼
婦人稱阿　婦人稱奴
老　小名鐵柱
五行命名　義
兩　漢唐金價
大斗大兩大尺　元寶
錠　浙東斗尺
四柱　火耗
舉錫　契經
襲成侯未嘗徙封　嘉祥縣南武山
錢讖　錢玥
寶高題名　于頔茶山詩述
六先生　生日
生日獻詩詞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爵里刺 宋名刺
齊物 梓潼神
魁星 道人道士之別
天師 棊局
讖詩

卷二十

吳郡志沿革之誤 吳地記
姑蘇志 長洲
松江 沈恭子
陸德明 陸暢
徐半千 黃策
張伯顏 胡惠齋
李諒 滕甫知蘇州年月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章岵
楊景略 豐稷
岑仲翔 賀方回家藏書
程公闢 程氏蝸廬
韓世忠宅 范良器非翰林學士
惠元祐事不足信 富嚴墓
蔣彝墓 鄭絳墓
朱昶墓 楊懿孺墓
趙崇儔墓 同年讌唱詩
吳江學宋元碑 渡僧橋石刻
蘇州府儒學誌

十駕齋養新錄總目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一

錢大昕撰

易韻

易象傳六十四卦皆有韻唯革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三句以今韻求之不合顧氏炎武撰易音遂諱而不言予案說文彪虎文彪也从虎彬聲與易義相應則許君所見周易必作彪不作炳也彬炳聲相近故今本作炳猶彪彫字本當作彫而詞賦家多用彪炳耳彫正字炳假借字當讀如彫與君為韻也蔚从尉聲尉本作㷉說文㷉从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申繒也今吳人呼㷉斗為運斗是㷉有運音則㷉亦可讀如運也㷉斗亦謂之威斗（見漢書王莽傳）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者君姑也說文𡜊讀若威威與君同音則㷉與君協韻又何疑乎說文斐字下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斐即蔚之異文斐與分聲相近故亦可與君協韻也未濟傳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朱文公疑極當為敬顧氏以極正非韻亦諱而不言予謂極从亟亟敬聲相近廣韻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相敬愛謂之亟則朱以極為敬甚合古音但不必破字耳顧氏拘於偏旁謂一字不當有兩音故於此等未能了了

六十四卦

八卦皆兩兩相對相對之例或取交變乾坤坎離震巽艮兌是也（乾變為坤坎變為離震變為巽艮變為兌虞翻六十四卦旁通之例本此）或取反復震艮巽兌是也（今人謂之反對）乾坤坎離反復不衰故反復只有四卦說卦傳多以雷風山澤相對陰陽奇耦之定位也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雖有序卦一篇列其先後之次要亦以相對為義乾坤父母卦為上經之首坎離得乾坤之中爻故居上經之終既濟未濟即坎離故居下經之終頤大過中孚小過與乾坤坎離同為反復不衰之卦故各自為對列於坎離既未濟之前此八卦皆以旁通為對者也其餘五十六卦皆取反復震艮巽兌八純卦亦取反復之例與說卦不同說卦言天道彖象明人事也

六十四卦旁通圖

乾天　坤地　屯水雷　鼎火風　蒙山水　革澤火　需水天　晉火地　訟天水　明夷地火
師地水　同人天火　比水地　大有火天　小畜風天　豫雷地　履天澤　謙地山　泰地天　否天地
隨澤雷　蠱山風　臨地澤　遯天山　觀風地　大壯雷天　噬嗑火雷　井水風　賁山火　困澤水
剝山地　夬澤天　復地雷　姤天風　无妄天雷　升地風　大畜山天　萃澤地　頤山雷　大過澤風
坎水　離火　咸澤山　損山澤　恆雷風　益風雷　家人風火　解雷水　睽火澤　蹇水山
震雷　巽風　艮山　兌澤　漸風山　歸妹雷澤　豐雷火　渙風水　旅火山　節水澤
中孚風澤　小過雷山　既濟水火　未濟火水

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為反復不衰卦

泰否既濟未濟反復兼兩象易兼旁通

隨蠱漸歸妹反復兼旁通

六十四卦兩象易圖

虞翻說易有兩象易後儒多不能解今演其圖如左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八純卦上下兩象相同不列

屯水雷　解雷水　蒙山水　蹇水山　需水天　訟天水　師地水　比水地　小畜風天　姤天風
履天澤　夬澤天　泰地天　否天地　同人天火　大有火天　謙地山　剝山地　豫雷地　復地雷
隨澤雷　歸妹雷澤　蠱山風　漸風山　臨地澤　萃澤地　觀風地　升地風　噬嗑火雷　豐雷火
賁山火　旅火山　无妄天雷　大壯雷天　大畜山天　遯天山　頤山雷　小過雷山　大過澤風　中孚風澤
咸澤山　損山澤　恆雷風　益風雷　家人風火　鼎火風　晉火地　明夷地火　睽火澤　革澤火
困澤水　節水澤　井水風　渙風水

畜

易小畜大畜卦釋文云本又作蓄敕六反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大畜彖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序卦傳比必有所畜物畜然後有禮有无妄然後可畜物畜然後可養釋文皆云本又作蓄唯大畜彖傳有能止健之語此言乾艮二卦之德非釋卦名蓋宣尼說易未嘗訓畜為止漢儒或訓積或訓養皆無止義王輔嗣注亦同獨孔穎達小畜正義云性又和順不能止畜在下之乾又云若陽之上升陰能畜止又云小畜之義唯當畜止在下三陽又云總不能畜止

剛健又云不能畜止諸陽畫疏家因大畜有止健之文遂類及於小畜不知巽主入不主止大畜艮在乾上能畜而止之小畜巽在乾上能畜不能止故有密雲不雨之象大畜可言止小畜不可言止也後儒沿正義之誤遂疑畜有止義幷孟子畜君何尤句亦訓爲止矣

經典畜字有三音讀敕六切者訓積訓聚讀許六切者訓養讀許救切者訓六畜（此字說文作嘼）今人讀六畜爲敕六切畜聚爲許六切皆非古音

觀

古人訓詁寓於聲音字各有義初無虛實動靜之分好惡異義起於葛洪字苑漢以前無此分別也觀有平去兩音亦是後人強分易觀卦之觀相傳讀去聲彖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象傳風行地上觀並同此音其餘皆如字其說本於陸氏釋文然陸於觀國之光兼收平去兩音於中正以觀天下云徐唯此一字作官音是童觀闚觀觀我生觀其生觀國之光徐仙民並讀去聲矣六爻皆以卦名取義平則皆平去則皆去豈有兩讀之理而學者因循不悟所謂是末師而非往古者也魏了翁觀亭記云觀卦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斯可謂先得我心者矣大學國治之治陸德明音直吏反而先治其國之治無音則當讀平聲此尤可笑夫齊家家齊修身身修正心心正誠意意誠格物物格皆不聞有兩音而獨於治字辨之曾不審上下文不幾於菽麥之罔辨乎

祗

說文示部有祇祗二字一爲神祇字从氏地示提出萬物者也一爲祗敬字从氏敬也又別有禔字从是安福也引易禔既平今易亦作祗（京房作禔與說文同）古文氏是通用則禔祗亦可通但相承讀爲支音與神祇音小異耳復卦无祇悔王肅作禔九家本作多字音支案左氏襄廿九年傳祇見疏也服虔本祇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疏家謂古人多祇同音祇訓適（詩祇攪我心祇自塵兮皆訓適）史記韓安國傳禔取辱耳徐廣云禔一作祇漢書亦作祇禔既訓福訓安安與適義亦相承則祇訓適者卽與禔通之祇非別有衹字矣乃玉篇於衣部添衹字讀之移切訓爲適此六朝俗體說文但有从氏訓短衣之衹初無衹字也而張參五經文字衣部承玉篇之誤亦收此字訓作適且以从示爲誤則大謬矣唐石經无祇悔从示从氏祇既平从衣从氏此又承張參之誤（玉篇禾部有秖字竹尸切穀始熟也此字不載說文且經典所無或以當祇適字非）

力少而任重

繫辭傳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三句中用兩小字似覺偏枯當從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爲正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與石經同三國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唯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

序卦傳傷於外者必反於家唐石經及岳氏本並同今本作必反其家（周易本義咸淳本亦作於字）

易簡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簡也無欲速無見小利帝王之易簡也皐陶作歌戒元首之叢脞叢脞者細碎無大略吳季札所謂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易簡之道失其弊必至於叢脞

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兩圖宋朱震周易卦圖始首列之謂劉牧傳于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于李溉溉傳于种放放傳于希夷陳摶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十有五總四十有五洛書一與五合而爲六二與五合而爲七三與五合而爲八四與五合而爲九五與五合而爲十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十卽五五也太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云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偶數三十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卽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唯十卽五也故甲己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案漢上朱氏始列河圖洛書於易圖之首依劉牧說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至朱文公用蔡元定說以劉所傳河圖爲洛書洛書爲河圖又引元定說謂）

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子明宋康節先生邵雍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朱子因之

劉牧易數鉤隱圖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而朱文公易之魏華甫云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精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也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九室之制蓋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此圖也其原本出于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配其方位別爲太一遁甲之術以占吉凶休咎遂爲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爲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已久漢世河洛秘緯盛行不聞指此爲河圖亦不聞指爲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盧辯注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注數術紀遺云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爲洛書蓋用盧辯說而誤以爲鄭氏注

八卦方位

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見於說卦傳坤兌次于離後乾前則坤西南兌西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而上之傎到甚矣推其意特以乾坤父母之卦而列於四隅與巽艮相對於心有所不安必改爲乾上坤下乃順乎人情耳曾不思四正四維均在平面本無上下之分若以天地之形勢言之則北高而南下以朝廷之定分言之則君之南面者位在北臣之北面者位在南乾南坤北正與高下尊卑相反吾不知其定位何在也月令以中央土列季夏之後此坤位西南之明證而乾位西北其義尤非淺人所能識蓋陰陽往來之理驗於四時播於十二消息卦聖人扶陽而抑陰故有純陽無純陰十月純坤之卦又當西北極陰之鄉惟純乾可以制之故釋天十月爲陽而於坤之上六有龍戰之象於傳言戰乎乾又云陰陽相薄相薄而陽必勝非純乾不能此乾位西北之義也

宋儒所稱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或謂合於虞翻納甲之義其實則大不然乾納甲壬甲壬非正南也坎納戊離納己戊己非東西也震納庚庚非東北也艮納丙丙非西北也坤納乙癸癸固北矣而乙非北也是與納甲之方位大相背也若以月行盈虧驗其方位朔爲正北望爲正南則上弦當居正東下弦當居正西今乃以坎離居東西非其理矣朱震所演納甲及天壬地癸會於北方兩圖雖與先天方位相合却非虞翻之旨

兌爲妾爲養

說卦兌爲剛鹵爲妾爲羊釋文羊虞作羔今李鼎祚集解引虞仲翔注亦作羔云兌爲羊已見上文此爲重出非孔子意也武進臧鏞堂在東謂羔乃養字之誤攷虞注爲妾云三小女位賤故爲妾其注爲羔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虞以羊爲再出若作羔爲小羊意亦不異故知本是養字傳寫脫其下半耳又鄭康成本作爲陽注云此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傳然則此字當爲廝養之養鄭虞兩家正合其作羊作陽皆養字聲近之誤

朱文公本義

賁彖傳本義云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不云先儒何人案王輔嗣注剛柔交錯以成文天文也釋文正義俱不言經有脫文唯李衡義海撮要載徐氏說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本義所稱先儒卽其人也名字未詳或云郭京周易舉正先有此說然舉正係宋人託名自言曾見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其誕妄可知既濟亨小當爲小亨此胡瑗說也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此朱震說也朱引王弼略例能研諸慮句爲證皆見義海撮要

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刻正義大字本極精審雜卦遘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同案說文無姤字徐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遘王輔嗣始改爲姤後儒皆遵王本唯雜卦傳以無王注偶未及改宋本猶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盡

改爲姤自後坊本相承皆用大全本村夫子不復知有文公元本矣大有象傳明辨晳也亦與石經同

說文引易

說文相字下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此語或疑說卦之逸文案說卦天地定位四章皆以雷風相對無取象於木者此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爲觀於文木旁目爲相相亦觀也許叔重引虞書仁閔覆下謂之旻天又𢘅𠃊曰逑皆漢儒傳授經說非經正文與此條引易正相似

筮用錢

士冠禮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玫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故唐人詩有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之句

南訛

說文無訛字堯典平秩南訛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爲小司馬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今本史記皆作譌蓋後人附會孔傳輒加言旁非史公之意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史漢文異而意不異也古音爲如譌故僞孔傳轉作訛而有訛化之訓（周禮馮相氏注仲夏辨秩南僞段懋堂云葉林宗影宋鈔本釋文亦作南僞）

于於

于於兩字義同而音稍異尚書毛詩例用于字唯金縢爲壇於南方北面乃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孺子酒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邶風俟我於城隅齊風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堂乎而俟我於庭乎而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於我乎每食四簋曹風於女歸處於女歸息於女歸說豳風於女信處於女信宿大雅於萬斯年仍用於大雅不實于亶宋本閒有作於者誤也論語例用於字唯引詩書作于而乘桴浮于海餓于首陽之下仍用于（今字母宋以於屬影母于屬喩母古音無影喩之別也）

有亂十人

予有亂十人尚書論語各一見春秋傳兩見（襄廿八年昭廿四年）唐石經皆無臣字今石刻旁添臣字者宋人妄作耳陸氏釋文亦同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五代國子監校刊九經始據誤本添入臣字邢昺論語疏亦承監本於是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蘇子瞻太皇太后挽詞亦有尤矣才難十亂臣之句

思曰容

洪範一篇多韻語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五句皆韻自鄭康成破容爲睿曉出古文因之案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篇云思曰容容者言無所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所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云思心之不容而又爲之說曰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然則古本洪範皆是容字今漢書刊本作睿蓋淺人所改幸其說尚存與董生相印證可見西京諸儒傳授有自許叔重說文思容也亦用伏董說

遵王之誼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周禮春官肆師注）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本從古文作誼開元詔書以頗與誼不協改經文爲陂曾不知誼从宜得聲宜本作宐又从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卽使依今文作義而義亦从我得聲與頗初無不叶也蓋小學之不講唐人已然

蘉

洛誥汝乃是不蘉孔馬鄭皆訓蘉爲勉而說文無此字經典亦止一見更無它證予攷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古讀孟如芒戰國策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芒同音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卽芒之上去音也釋文蘉莫剛反蓋馬鄭舊音而同訓勉則蘉卽孟審矣蘉从侵無義疑卽㝱字孟㝱

音相近皆黽勉之轉聲假借爲義耳（江處士聲邵學士晉涵皆采予說）

耄荒

呂刑耄荒釋文耄又作薹此說文正字也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案古書無以秏當耄字者當是旄字轉寫之譌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注引書耄荒樂記宮亂則荒注引書王耄荒釋文皆作旄荒（依釋文單行本其散入注疏者今皆作耄矣）是鄭本作旄不作秏矣禮八十九十曰耄射義旄期稱道不倦釋文皆用旄字賈昌朝偶據誤本仍旄爲秏非也

苗民弗用靈

呂刑苗民弗用靈墨子引作苗民否用練古書弗與不同否卽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譌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爲政令似遠

泯泯棼棼

呂刑泯泯棼棼泯湎聲相近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湎湎紛紛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湎湎紛紛湎湎卽泯泯也

矜

論衡雷虛篇引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今多方篇夷作肆憐作矜矜憐古今字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論衡引作憐

桀懷

秦誓以阢隉桀懷對文阢隉雙聲（皆疑母）桀懷亦雙聲也今人以桀屬喻母懷屬匣母未合於古

魏三體石經

段若膺云魏三體石經洛陽蘇望所刻見於洪景伯隸續者名曰左傳實兼有尙書之文如五刑惟慘罰非死其差人兩拜實在命天呂刑文也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粵小女克昭前文歸視乃一旅荒寧文侯之命文也大傳龜粵茲戰翼巳于我友邦君庶邦于艱大可征鰥寡卬自于卹不敢替克綏大誥文也（呂刑十六文侯之命廿三大誥卅二）

協句卽古音

沈重毛詩音於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沈重生于梁末其時去古已遠而韻書實始萌芽故於今韻有不合者有協句之例協句卽古音也自陸德明剏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用韻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音尙傳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協句亦謂之協韻邶風寧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陸元朗之時已有韻書故於今韻不收者則謂之協韻

葑

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是葑蘴同音本非二物詩采葑采菲徐仙民音葑爲豐徐氏生於晉末其時未有韻書無東鍾之別自韻書出而豐入東韻葑入鍾韻矣言字母者又以葑屬非母豐屬敷母矣歧之中又有歧而古音遂不可復有識者勿泥於隋唐以後之音斯可與道古矣

揚之水

詩王鄭唐風揚之水今本揚皆从手旁臧鏞堂云洪氏隸釋載漢石經唐風第三章揚作楊（予所見隸釋既見君子云胡其憂下空一格下有楊字不作木旁當更考之）案王風釋文揚如字或作楊木之字非而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唐第二章楊之水三百卅三引詩序楊之水又九百五十六引毛詩義疏楊之水皆从木旁據此知王鄭唐風揚之水本皆作楊自陸德明誤以爲非而唐石經又定从揚字今遂無作楊者矣尙書禹貢楊州據郭忠恕佩觿本作楊州宋本爾雅釋地亦作楊州

陸氏釋文誶訊不辨

誶訓告訊訓問兩字形聲俱別無可通之理六朝人多習艸書以卒爲卆遂與卂相似陸元朗不能辨正一字兩讀沿譌至今詩陳風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陸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小雅莫肯用訊陸云音信徐息悴反告也案此兩詩本是誶字王逸注楚詞引誶予不顧其明證矣徐仙民兩音息悴反是徐本亦从卒也陸氏狃于韻緩不改字之說讀誶爲信豈其然乎大雅執訊連

連此正訊問字陸音信是矣而又云字又作訙又作誶並同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陸云本又作誶學記多其訊陸云字又作誶則真以訊誶爲一字矣爾雅誶告也陸引沈音粹郭音碎當矣而又云本作訊音信其誤亦同今毛詩正義石經皆作訊又承陸氏之誤

驕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陸氏釋文本駒作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而於皇皇者華我馬維駒之駒則云音俱本亦作驕當是後人依今本互易非陸意也說文馬高六尺爲驕鄭箋亦云馬六尺以下曰駒與說文合明非二歲曰駒之駒矣驕駒聲相近故株林以韻株皇皇者華以韻濡諏盡讀驕如駒非竟以駒代驕也說文引詩我馬維驕是許所見毛詩不作駒

曰與聿通

曰爲改歲漢書食貨志曰作聿見晛曰消荀子漢書劉向傳並作聿消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先後王逸楚詞注曰作聿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是曰與聿通也說文欥詮詞也引詩欥求厥寧今毛詩作遹遹聿同音曰即欥之省文

翛翛

予尾翛翛唐石經及宋光堯御書本皆作翛翛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監本蜀本越本皆作脩脩興國本及建寧本作翛翛是宋刻翛翛二字各本互異朱文公閩人所據必建寧本自朱傳行而世遂不復知有脩脩之本矣說文羽部無翛字當以脩爲正臧在東云正義本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今正義本改脩爲翛唯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不誤

以重言釋一言

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有洸有潰傳云洸洸武也潰潰怒也箋云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碩人其頎箋云長麗俊好頎頎然咥其笑矣傳箋皆云咥咥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絛其歗矣傳云絛絛然歗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噂沓背憎傳云噂猶噂噂然沓猶沓沓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

鶴鳴九皋

臧在東云今本鶴鳴于九皋五字爲句案史記滑稽傳論衡藝增篇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後漢書注五十九初學記一白帖一百九十四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皆引詩鶴鳴九皋無于字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亦無于字是北宋人尚見古本也唐石經有于字今本並因之瞿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東塾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

譖

詩桑柔朋友已譖瞻卬譖始竟背兩譖字鄭皆訓爲不信則字當从僭與讒譖字異

憯慘

臧在東云毛詩凡憯字皆訓爲曾慘字皆訓爲憂戚如節南山憯莫懲嗟傳憯曾也十月之交胡憯莫懲傳憯曾也民勞憯不畏明傳憯曾也雲漢憯不知其故箋云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是憯訓曾之證也月出勞心慘兮釋文憂也正月憂心慘慘傳慘慘猶戚戚也抑我心慘慘傳慘慘憂不樂也是慘訓憂戚之證也雨無正憯憯日瘁據箋云憯憯憂之則當作慘今各本皆作憯誤也攷釋文十月之交云胡憯亦作慘民勞云慘不本亦作憯則唐以前二文已混陸氏不能定所適從故雨無正慘誤作憯民勞憯又誤爲慘也

云何盱

何人斯云何其盱唐石經無其字予初疑爲脫漏頃見臧在東云卷耳云何盱矣都人士云何盱矣文法與此同即三字爲句未始不可箋云於女亦何病乎旣何病連文知中無其字矣此亦當從石刻

爰其適歸

四月爰其適歸朱文公集傳依家語訓奚爲何然亦未嘗輕改經文但於本句下注云爰家語作奚而已今流俗本刪去元注直改經文作奚此明代邨學究

所爲非朱傳之元本也

膴

周原膴膴當從韓詩作腜腜腜膴聲雖相近而腜與飴謀龜止時於韻尤協也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劉淵林注引詩周原腜腜

板

上帝板板當從爾雅作版版說文只有版字無板字今毛詩家牖版之版从片板板之板从木分爲兩義失其舊矣古音方反兩字皆重脣故訓方爲版釋器鉼金謂之鈑郭氏注引周禮供其金鈑攷周禮職金共其金版注引爾雅亦是版字魏晉儒師強立偏旁妄生分別故有从金从木之別

造

造次爲雙聲故造可轉爲次音詩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韻是也春秋傳使佐薳氏之簉簉次室也是造有次義

有邰家室

生民即有邰家室據說文宋槧本邑部邰字下引詩曰有邰家室（今毛本譌入即字）呂氏春秋辨土篇注引詩實穎實栗有邰家室皆無即字

岸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以岸爲高位謂先天下升於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案訓岸爲訟本於小宛宜岸宜獄依此說方與下文伐密意相應宋儒以爲先登道岸未知所本殆取佛家彼岸之語惠仲儒譏其援釋入儒非過論也

壼

既醉室家之壼傳訓壼爲廣國語叔向引此章而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是壼之爲廣自昔有此訓矣古人先齊家而後治國父子之恩薄兄弟之志乖夫婦之道苦雖有廣廈常覺其隘矣室家之中寬然有餘此之謂壼

愬風

桑柔如彼遡風唐石經本作愬今唐改作遡者宋人爲之也李善注文選月賦引詩如彼愬風叓宏北征賦感不絕于予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

蔌

韓弈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艸部無蔌字惟鬻部鬻或作餗云鼎實惟葦及蒲蓋即詩之維筍及蒲但葦與筍字小異耳許君序云其稱詩毛氏此文不稱詩知出於三家本又以推知許所見詩其蔌字亦必爲餗也郭景純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鑒於覆鬻蔌與餗同物故許以葦蒲當鼎實鄭注周易亦云餗菜也廣韻分菜茹與鼎實爲兩義蓋失之

降予卿士

商頌允也天子降予卿士箋云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唐石經及岳本南北監本毛本日本國本皆是予字唯朱文公集傳本作于臧在東云舊見元人所刻集傳亦作予蓋後來刊刻之誤非朱子之誤也

毛傳多轉音

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即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

溱洧之溱本當作潧說文潧水出鄭國引詩潧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潧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潧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潧洧作溱洧同（說文潧司馬相如从雠）

詩序

王氏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啓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衞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儒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窺測古人亦見其惑已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錢大昕學

建柶誤作捷柶

士冠禮筵末坐啐醴捷柶興唐石經捷作建案士昏禮亦有坐啐醴建柶興之文則石經是也鄭注當云建柶扱柶于醴中陸德明所見本扱柶之扱作捷故音義云捷柶初洽反又作插又作扱此為注音非經有捷字也宋人刻釋文者誤據經文作捷柶并注中建字亦改為捷曾不一檢士昏禮文沿謬數百年賴有石經正之此石經所以可貴也予見小字宋本儀禮經注俱是建字

摯

摯正字贄俗字士冠士昏二篇皆用摯字獨士相見篇皆作贄蓋張淳所改張淳儀禮識誤云此卷贄字經注總四十有四皆從手按釋文云贄本又作摯音同其從手者必非陸氏所據本今改從貝唐石經本作摯北宋刊本猶然

君之庶子

小功章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唐石經初刻為下有君之二字後磨改去之案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君之二字大功章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正與此文同今本皆無此二字蓋從唐人磨改本予嘗謂石經初刻本有勝於改本者惜其文多燬滅不能一一辨例耳

朴

瞿中溶云禮經朴字鄉射篇凡十五見取朴一倚朴一去朴六搢朴六與朴一大射篇凡廿一見取朴一去朴七搢朴九倚朴三石經初刻並從木後磨改从才其有未經磨改而作扑者皆朱梁補刻案古無扑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注取朴云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為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朴虞書所謂朴作教刑是也後人緣朴有撻意遂改从手張參知朴不从手故五經文字手部不收此字木部亦不收朴字則其遺漏也九經字樣乃收之則此磨改之弊或即出於唐元度之手今本皆沿其謬矣石經周禮司市大刑朴罰朴字尚从木旁此元刻之僅存者

涅

既夕記隸人涅廁注涅塞也按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涅無塞義蓋即敜字書費誓敜乃穽敜塞也涅敜聲相近故借用涅字

紞

士喪禮緇衾赬裏無紞注紞被識也疏謂被本無首尾生時有紞為記識前後予謂被之有紞若今時當頭矣吳中方言以被識為當頭紞當聲相近

復

魏鶴山云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儀禮禮記所以有升屋而號皋某復之制而屈原招魂舉東西南北以為文字亦是禮上起義耳牟存叟向屋履危必令人升屋呼之即俚亦是此義

挈

周禮草人騂剛用牛注故書騂作挈杜子春讀挈為騂予謂挈無義與騂聲不相近當是垟字說文垟赤剛土也垟譌為挈猶輕輊之譌為摯

媺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古美字此字不見說文非漏落也古文媺與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畮媺从微當與娓通詩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說文女部有娓字則該乎媺矣帥與率亦古通用字杀蜂即杀蠭說文有蠭無蜂非謂蠭不可作蜂也徐鉉以蜂為俗蓋未諭許君之例

廾

廾人注廾之言礦也說文石部礦銅鐵樸石也古文作廾周禮有廾人康成讀廾為礦卵即礦字與說文正合廾礦聲相近故古文借作礦字

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為鯤鯤魚子或作攔也內則之卵本是廾字故又有攔音詩其魚魴鰥康成訓鰥為魚子鰥鯤廾聲皆相近鰥从眔聲攔又从丱聲攔則漢時俗字與鰥亦同音也

笴當為笱

考工記妢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為筍杜子春云筍當為笴笴讀為稾謂箭稾案說文竹部無笴字唐石經本作笱字雖損壞而下半从句不从可笱與筍形相

似與𦵔聲尤相近當從石經爲正

閷

矢人參分其長而閷其一釋文閷本又作殺𣏂殺說文正字从杀从閃無意義蓋卽籀文𣪠字之譌元和江聲字鄰當與予說同周禮多古文故殺作𣪠

勉卽俛字

矢人前弱則俛後弱則翔唐石經俛作勉顧寧人以石經爲誤予謂勉與俛古人多通用黽勉漢碑多作僶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僶俛李善注引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遁樂師古注閔免猶黽勉也表記俛焉日有孳孳讀如勉此經又讀勉爲俛音同義亦同也翟中溶云古人訓故假借多取聲相近之字以訓故書之孔穎達左傳疏賈公彥儀禮士冠禮周禮弁師疏俱云冕俛也其說蓋本白虎通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是也以假借言之白虎通以冕當俛字此經又以勉當俛字此古冕免同音之確據也後世言字學者不知冕有免音遂以增減一筆強分爲二轉疑說文漏載免字失之甚矣

孺子

今人以孺子爲童穉之通稱蓋本於孟子然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爲後者乃得稱孺子金縢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里克先友杜原款稱申生爲孺子里克又稱奚齊爲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爲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爲君也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荼已立爲君而陳乞鮑牧稱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欒盈爲晉卿而胥午稱爲欒孺子左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毋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亦貴者之稱唯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通稱與孟子同又左傳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則又以爲婦人之稱

張老善頌

檀弓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輪與奐韻哭與族韻此句中有韻之例故晉人謂之善頌

禮地神

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今世營葬必於其側立石題后土之神臨葬設酒脯祀之蓋古禮也

使子路問之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日本山井鼎亦云宋板作子貢

祭殤不擧

曾子問祭殤不擧今本擧下有肺字蓋後人依鄭注羼入也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衛湜集說皆無肺字嘉靖徐氏翻刻宋本亦同

貣

月令貣字三見陸氏釋文於孟春宿離不貣則云吐得反徐音二於季夏無或差貣則云音二又他得反於仲冬毋有差貣亦云音二又他得反皆兼存兩音而先後微異似差貣字以音二爲正以予攷之殊未然也說文忒失常也忒更也兩字皆他得反差貣字本當从心作忒經典借用从貝之貣仍讀如忒與貳之貳形聲俱別六朝字體不正或譌爲貳故徐仙民有此音陸氏不能辨正沿譌到今

朽與香對

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殠腐氣也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溷臭殠爲一字乃以臭與香對蓋始於廣雅

肵

郊特牲肵之爲言敬也釋文肵音祈案說文無肵字當與祈同祈敬聲相近也少牢禮主人羞肵俎注肵敬也士虞記用專膚爲折俎注今文字爲折俎而說以爲肵俎亦甚誣矣據鄭所言知當時固有作肵字者許君不收肵字疑亦以折俎當肵俎但意與鄭義不同耳折从斤亦當有祈音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引詩好人提提解之蓋讀折如[illegible]也古音提與祈相近如左傳提彌明或作祈彌明也

周禮肆師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又犬人凡幾珥沈辜注鄭司農讀幾爲庪引周禮祭山曰庪縣然則幾祈庪庪四字同音亦同義也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祈羊謂庪縣之羊

厭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疏以厭爲安靜之貌案詩厭厭夜飲毛云厭厭安也厭安聲相近故屢轉相訓王子淵洞簫賦清靜厭瘱說文瘱靜也厭瘱雙聲故兼有靜義所謂靜而后能安也

素位

君子素其位而行注傃皆讀爲素案注中傃素兩字當互易鄭前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傃之傃故此處省文但云素皆讀爲傃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傃義而訓爲鄉詩如彼遡風毛傳亦訓爲鄉遡素同音又同義也山井鼎所記宋板禮記注疏與予校正同

鬼神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亓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亓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與焉橫渠張氏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的然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非古字當作旳說文日部旳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爲旳顙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又火部焯明也从火卓聲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尙書焯作灼說文灼灸也與焯見義有別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卽易之的顙也魯峻碑嘆焯矣旳旳與遠邈惆樂協韻是旳有卓音旳然猶焯然也火部又有[illegible]字从火皀讀若馰顙之馰馰顙卽旳顙之異文旳也[illegible]也焯也文異而音義同

子贛

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从贛論語作貢禮記唯樂記一篇稱子贛餘與論語同左傳定十五年哀七年十二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年作子贛

吳草廬中庸綱領

吳草廬中庸綱領一篇分中庸爲三十四章與朱文公章句頗有異同哀公問政至知人知天爲一章天下之達道五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四節爲一章凡事豫則立以下爲一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兩節爲一章誠者自成也至悠久無疆爲一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純亦不已爲一章愚而好自用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

親民

大學之道在親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親民之實也宋儒改親爲新特因引康誥作新民一語而不知如保赤子亦康誥文保民同于保赤於親民意尤切古聖人保民之道不外富教二大端而親字足以該之改親爲新未免偏重教矣親之義大於新言親則物我無閒言新便有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氣象視民如傷者似不若此後世治道所以不如三代正爲不求民之安而務防民之不善於是舍德而用刑自謂革其舊染而本原日趨於薄矣竊謂大學親民當仍舊文爲長

譬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以下五句辟字唐石經皆作譬今注疏本作辟而注仍

用瞀字云瞀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注之精當

貪戾

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戾或爲吝鄭義本讀貪戾即貪利耳故下注云君若好貨而禁民淫于財利不能止也一人貪利而一國作亂即下章財聚則民散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之義

修爵

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熊氏以修爵爲行爵後儒無異說愚案鄉飲酒禮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乃羞無算爵經文本無修字始悟修乃羞之譌聲相近也羞字爲句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爲句禮所云無算爵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同 董仲舒有言天者祖之所自出也韋玄成等奏議引祭義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喪服小記文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若周之祖嚳 立親廟四親親也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寔來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注寔實也案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氏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玄凱改從二傳失古文之舊矣詩寔命不同韓詩作實

曼

左傳桓五年曼伯爲右拒釋文曼音萬隱元年無使滋蔓亦音萬古有重脣無輕脣故曼萬同音今吳中方音千萬之萬如曼此古音也六朝人讀萬爲輕脣音郎夫子習於所聞并讀曼爲輕脣則失之遠矣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戎曼子

鄬

隱十一年館于鄬氏史記魯世家作蔿氏鄬蔿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即鄬氏之族乎

陪

僖三十年焉用亡鄭以倍鄰唐宋石經及岳氏本俱作陪據杜注倍益也則从自爲正釋文陪蒲回反是陸亦作陪也

不闕秦焉取之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本無若將二字出於後人旁添宋高宗御書左傳亦無之

羊斟不與

宣二年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據後文羊斟兩見是羊斟爲人姓名案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則斟爲斟酌之義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細玩下文其御字叔牂正與羊名相應則淮南說亦可通傳文後兩斟字或後人所加

感即憾字

宣十二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唐石經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不加心旁蓋刊改偶未及耳說文無憾字感即憾也此初刻之勝于後改者

戌戍

春秋傳人名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戊从一讀如卹唯公叔戍从人从戈乃戍守之戍兩字相似刻本往往互溷獨唐開成石經點畫分明石刻之可貴如此

乘

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即壽夢也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

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併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

匱盟

成二年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晉語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韋注言不副貌爲匱匱盟之義當用此

吳行人儀

吳語吳夫差既勝齊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即檀弓之行人儀也奚斯疊韻幷言之則成儀字魯公子奚斯亦作公子魚魚儀聲相近

絳縣人七十三年

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紀年一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於冬末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蔽

襄廿七年子罕曰以踁道蔽諸侯罪莫大焉正義云服虔曰蔽踣也一曰罷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踁人之道掩諸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陸氏釋文云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與正義不同陸氏誤也）案如王董說當以踁道二字連文如服說當以道弊連文襄十一年苑寶子曰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謂諸侯兼事晉楚則罷於奔命也當從服說作弊爲是弊敝古通用

天厲

襄卅一年傳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唐石經夭作天政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與國及建本作夭閼之夭案杜氏云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則當作天地之天然傳中有言疫癘夭札則夭字亦不爲非姑俟達者然則宋本已有互異毛氏疑而未決今以唐石經證之又與杜義相協可正向來刻本之誤（夭天二字易於相混昭元年趙孟曰夭乎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今本譌爲天）

褚

襄三十年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褚畜也大昕謂古讀畜積之畜敕六切褚畜聲相近也歸安嚴元照云古褚貯兩字聲近通用呂氏春秋先識覽云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一切經音義引左傳亦作貯盧抱經學士云周禮廛人注貯藏釋文云貯本或作䝫又作褚

徒兵

襄廿五年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唐石經徒卒作徒兵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石刻之誤梁孝廉履繩云杜於徒兵下注云步卒釋文卒子忽反若傳文爲徒卒則杜不須注陸氏何不舉傳文而標注字邪顧說非也光堯石經及岳氏本並作徒兵戈小達云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元年諸侯之師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昭二十年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傳文言徒兵者屢矣徒兵與車兵對今本作徒卒非也

向戌如陳

襄廿七年丁卯宋向戌如陳唐石經無宋字案上文已書宋向戌此不當更舉宋名石經是也驗石刻亦先有此字後磨改去之

高子容

襄廿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非也傳於列國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游吉故子太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于宅國左氏傳不可損益一字如此今從唐石經本

旦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凡夢必在夜故左氏紀夢每言旦庚宗之夢則云旦召其徒社宮之夢則云旦而求之曹是也石刻字畫分別可據俗本之譌顧寧人轉以石刻爲誤眞到甚矣昭廿五年宋公夢太

子變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今本亦誤爲且唯石經不誤

大人患失

昭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患失即論語言鄙夫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也患失之人胸無定見故易惑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此說非是

咋

定八年桓子咋謂林楚唐石經本作乍後人加口於左旁案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非杜氏之舊也錢唐梁履繩云咋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張參五經文字何以不收當從初刻

妃嬙

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焉唐石經嬙作牆陸氏釋文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案說文無嬙字當依石經爲牆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牆實一字也

莒子狂

哀十四年莒子狂卒唐石經旁从王釋文狂其廷反舊讀狂爲上聲相臺岳氏本亦作狂而圈上聲與釋文合今注疏本誤作狂并釋文亦改爲其廷反孜古字書無狂字

衡流而方羊

哀十七年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氏以裔焉連上爲句劉炫讀當以方羊爲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衆注爲證仍不取杜說

四方其順之

哀二十六年四方其順之唐石經訓作順岳氏本亦是順字正義云四方諸侯皆順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與順多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世家皆作順

正義刊本妄改

春秋正義隱公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桓公以桓王九年即位是歲歲在玄枵莊公以莊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鶉火閔公以惠王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僖公以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歲在鶉首文公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宣公以匡王五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成公以定王十七年即位是歲歲在降婁（今刊本無此六字當是傳刻脫去）襄公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壽星昭公以景王四年即位是歲歲在大梁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脫是歲歲在某次句哀公則不載正義本文但于白文疏字下出同上兩字謂與陸氏釋文相同不復重出也（以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推之則定元年歲在玄枵哀元年歲在大梁也）釋文與正義各自一書宋初本皆單行不相殽亂南宋後乃有合正義於經注之本又有合釋文與正義于經注之本欲省學者兩讀但既以注疏之名標于卷首則當以正義爲主即或偶爾相同亦當並存豈有刪正義而就釋文之理況以前十一公孜之皆正義詳于釋文正義之例每公皆引魯世家皆有以某王某年即位之語而釋文無之獨哀公釋文多敬王二十八年即位一句此必校書者以意竄入謬妄相承蔑有悟其非者可三歎也

何氏注公羊傳

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歲在乙卯（疏作己卯二文當有一誤）疏云何氏自有長曆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以來推襄廿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曆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襄廿一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歲數一千七百廿八去之歲餘九百八十三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九百八十九爲積次滿六十去之大餘廿九起丙子算外正得乙巳歲）自襄二十一年孔子生距漢元年三百四十六歲又自漢與距光武建武元年二百三十歲合五百七十六算正當超四辰故知何所據者超辰古術非別有長曆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然則孔子生年必爲乙巳非乙卯無疑矣

襄廿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正義云三統之曆以庚戌爲上元（當云以丙子爲上元孔氏未曉超辰之理誤以爲庚戌）此年距上元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六爲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爲次餘以十二（今刊本作十一誤）除之（除積次也）得八十三去之盡是爲此年更發初在星紀也案古法太歲與歲星常相應三統本以丙子爲上元今欲知太歲所在卽以六十去積次不盡三十六爲大餘數起丙子是爲襄廿八年太歲在壬子也以是上推孔子生襄二十一年正當爲乙巳孔沖遠不知古法太歲亦有超辰乃用後漢太史虞恭說謂三統以庚戌爲上元失之甚矣

自襄廿一年太歲乙巳上溯隱元年計一百七十算太歲當在乙卯而正義云隱元年歲在豕韋則是太歲在甲寅也因莊公廿三年太歲歲星皆在超辰之限歲星旣超實沈入鶉首則太歲亦超乙巳而至丙午故正義云閔元年歲在大梁知太歲在丙辰矣

後漢人引緯書以庚申爲西狩獲麟之歲又以隱公元年爲己未之歲與今人所推同緯書出于東漢其時太歲超辰之法已廢自何邵公鄭康成諸大儒外知之者尠矣徐廣注史記以共和元年爲庚申非太史公本文

孔子生年月日

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孔子生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廿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是歲距上元積年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九滿統法去之則入甲申統一千零九十一年也以章月乘之章法除之得積月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閏餘十八又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乘積月以日法八十一除之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九小餘七十七積日滿六十去之得大餘五十九是襄廿一年周正月癸未朔也是歲閏餘十八閏當在二月後依術遞加二月癸丑朔大閏二月癸未朔小三月壬子朔大四月壬午朔小五月辛亥朔大六月辛巳朔小七月庚戌朔大八月庚辰朔小九月己酉朔大十月己卯朔小十一月戊申朔大十二月戊寅朔小）自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廿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

史記不以甲子紀年朱文公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定公元年壬辰九年庚子十年辛丑十二年癸卯十四年乙巳哀公之十一年丁巳十四年庚申十六年壬戌皆文公以意增入非史記本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

錢大昕學

天道

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謟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正謂虞舜井廩文王拘幽孔子戹困之類故曰命也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前人已有是言矣

又盡善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冉伯牛

伯牛與仲弓並在德行之科俱出冉氏而族之親疎未聞獨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以伯牛爲仲弓之父矣充言多誕妄不可信

居下訕上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惠定宇云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斯已而已矣

論語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字皆如以攷唐石經莫己斯已皆作人己之己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皇氏義疏申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已不作已也已與已絕非一字宋儒誤讀斯已爲以未免改經文以就己說矣

孟子（盡心篇）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趙氏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夫子以下本孟子之言趙氏訓予爲我其義極當朱文公章句改予爲子謂舊讀扶余者非此亦改本文以就己說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與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語意相同此必孟子之言或人豈能見及此

曾

孫奕示兒編云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國解詩信南山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層）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曾是以爲孝乎音增（大昕案陸氏釋文惟孝經曾子音則能反宅經曾皆無音曾孫亦無音未知孫氏何據）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曾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丁云則也禮部韻亦訓則也并援曾是以爲孝乎爲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曾也二說皆通而乃字勝嘗以類推之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

不聞曾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爲孝乎之曾大昕案廣韻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咨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層爲正音讀如增爲別音朱文公論語三曾字俱無音則幷曾謂泰山曾是以爲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卻合孟子曾比予於管仲曾比予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曾莫之類盡讀如增似未喻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爲長今邨塾師以增爲正音然讀層之曾加圈亦非

程子言性中無孝弟

伊川說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極有病朱文公知其不可通也故於文集中有云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卽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乃未發出來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孝弟也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言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與有子之言相表裏宋儒以孝弟爲庸行粗迹而別於空虛處求性故其言往往有過高之弊

主一無適

宋儒以主一無適解敬字主一出於古文尙書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足以無適二字則文子兩允之其道德篇云一也者無適之道也又下注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淮南齊俗訓亦云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歠希子注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無不適也古書適讀如敵敵猶對也一爲特二爲對無適者無對也宋儒雖用文子之言實非文子本旨論語無適也無莫也鄭康成讀適爲敵莫爲慕論語言敬者二十有一皆主行事而言曰敬事而信曰執事敬曰事思敬曰事君敬其事敬在事不在心也敬與一似當有別或問敬何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

禮記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鄭康成云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正義云賓客輕故主恭祭祀重故主敬敬雖在心仍由祭祀而見詩執事有恪是也

天卽理

宋儒謂性卽理是也謂天卽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卽理則不可

忠恕

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見周禮大司徒疏歐陽守道謂二語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宋儒不讀注疏其陋如此

公孫拔

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卽公叔發乃知今世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厚齋所見亦是誤本明人修大全多襲用倪氏輯釋之文獨此條轉取流俗本以改倪氏可謂不學之甚也

劉聘君

朱文公集注引劉聘君說者三聘君謂白水劉勉之致中也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七年四月中書舍人呂本中等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故有聘君之稱聘君避仁宗嫌名也文公早年師事致中且係婿翁故不稱名氏

朱注引石經

三嗅而作引晁氏云石經嗅作戞按唐石經本作臭後人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蠡生中谿云五經文字臭部嗅下云論語借臭字爲之則此口旁爲後人所加無疑

朱子四書注避宋諱

論語管仲之器小章注相威公霸諸侯天生德於予章注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又威魋其奈我何管仲非仁者與章引程子威公兄也一條威字六見祿之去公室章注歷傳平威子三威三家皆威公之後又引蘇氏三威以微公山弗擾章注與陽虎共執威子齊人歸女樂章注季威子魯大夫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注齊威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夫子當路於齊章注威公獨任管仲以力假仁章注若齊威晉文是也或謂孔子章注威司馬宋大夫向魋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注齊威晉文兩見古之君子章注若孔子於季威子是也為政不難章注麥邱邑人祝齊威公云云此避欽宗諱也見趙氏四書纂疏今世俗本皆改桓字矣唯論語稱而不正章召忽死之章孟子敢問交際章注於桓字俱未回避蓋刊纂疏時校書人妄改猶幸改有未盡耳

纂疏本大學章句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此三謹字本皆慎字避孝宗諱以謹代之今本改先謹為先慎而於不可不謹之謹則不知改進退皆失據矣論語慎終追遠章注謹終者喪盡其禮君子食無求飽章注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子張學干祿章注謹言行者守之約恭而無禮章注謹不葸謹終追遠之意今注中諸謹字皆改為慎獨孟子魯欲使慎子章注中慎子四見纂疏亦不回避蓋亦刊本輒改

論語君子無所爭章注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能以禮讓章注遜者禮之實也改讓為遜避濮安懿王諱今本皆作讓字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章注一正天下改匡為正避太祖諱也然論語注中匡人孟子注中匡章纂疏亦未改此校書者之失非趙氏有誤也

孟子或謂孔子於衛章注司城正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孔子去陳主於司城正子改貞為正避仁宗諱也今本皆作貞字

論孟集注之誤

閻百詩舉論語孟子集注之誤謂季文子始專國政不待武子蘧伯玉不對而出無關寧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九世非七世或勞心四語皆古語四當作六不衣冠而處講說苑為家語農家者流講班固為史遷滅夏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齊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為戟虞澤獸麂山獸其類各別非有大小之分

孟子章指

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閒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後僞正義出託名孫奭所撰盡刪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語散入正義明國子監刊十三經承用此本世遂不復見趙岐元本矣考崇文總目載陸善經注孟子七卷稱善經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見文獻通考）是刪去章指始於善經邵武士人作疏盡用善經本也

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

孟子正義朱文公謂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奭序一篇全錄音義序僅添三四語耳其淺妄不學如此晁公武讀書志有孫奭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并兩書為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今考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唯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語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

宋高宗書孟子

唐國子學石經有論語孝經爾雅而無孟子今杭州府學有宋高宗御書孟子雖非全本較之坊刻閒有異同如文王事昆夷石刻作混夷有小人之事石刻作小民皆勝於今本

好名之人一節

趙氏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愚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必專於好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千乘乎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廉與貪對不與頑對按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後漢書王暢傳丁鴻傳所引皆作貪夫廉然則兩漢本是貪字論衡知實篇引孟子作頑夫廉此淺人妄改

袗衣

被袗衣朱氏章句訓袗爲畫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袗訓單又訓同皆無畫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袗衣當是珍裘也

檢

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當依漢書食貨志作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自農而外工商賈皆不耕而食者則必糴糴以通之而歲有豐歉穀有貴賤則不能無傷農傷末之患於是有發斂之法豐歲則斂之於官凶歲則糶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狗彘食人食猶言樂歲粒米狼戾耳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任其狼戾一遇凶歉倉廩空虛不得已爲移民移粟之計自以爲盡心戚矣

齊人伐燕

史記燕王噲讓國子之及齊伐燕皆在齊湣王時獨孟子書以爲宣王事司馬溫公通鑑移湣王前十年爲宣王之年以合孟子然燕人之畔終在湣王時仍不能強合閻百詩又譏以燕噲讓國至燕昭自立事移在前十數年以合孟子游齊之歲益爲妄作近寶應王予中嘗論之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乎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爲孟子諱其實無庸諱也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亡蓋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篇稱王不稱謚蓋其元本梁惠王盡心兩篇稱宣王者後人增益之耳王氏此論最爲精確前人移易宣湣之年求合於孟子終無實據不若即就孟子本文斷之也

薄

經典無薄字唯孟子有先薄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簿則北宋本猶不盡作薄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薄字从艸是唐人尙識字

季任

季任爲任處守趙注季任任君季弟也按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顚倒耳

張氏

朱文公注孟子引諸儒說有稱張子者橫渠先生也或又稱子張子見滕文公問爲國章呂氏說有稱張敬夫者南軒也又有稱張氏者君仁莫不仁章徹節白馬之白節蓋張九成也九成字子韶號无垢居士有孟子解

鎡基

趙岐注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周禮薙氏注以茲其斫其生者疏云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禮記月令注田器鎡錤之屬正義引孟子作鎡錤茲其也鎡錤也鎡基也文異而音義不異也

百畝之糞

百畝之糞糞字當依王制作分

樲棘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趙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按爾雅樲酸棗不聞樲棘爲小棘朱注改爲小棗亦無據梧檟既二物則樲棘必非一物樲爲酸棗棘即荆棘之棘也

瘉

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瘉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此文及注凡七見皆作瘉無有作愉者是唐以前爾雅郭注本作瘉不作愉也今字或作瘉五字疑後人所增非景純之舊

將且

釋言奘駔也釋文云駔沈集注本作𩣡孫樊二本並作將且而無奘駔案經典不見奘字當從樊孫本詩方將萬舞將恐將懼箋皆訓將爲且正用此文是鄭所見爾雅與孫樊本同

女叔

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注今謂之女妹是也郭又懼引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公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證爾雅正文女妹必是女叔之譌若經本作女妹則此注太無謂卽以俗說證亦但當云今俗有此稱不當疊經文矣臧在東云夫之兄爲公故其姊爲女公夫之弟爲叔故其女弟爲女叔

太歲

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蓋閼逢以下十名攝提格以下十二名皆由太陰得名不關太歲史記索隱引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見天官書無太字當是古本東漢術家不求太陰誤仞太陰爲太歲故漢書天文志有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之文太史公書但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初不云太歲也今本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此兩太字疑後人所增

東陵阠

釋地篇東陵阠先儒皆未詳其地說文亦無阠字徐氏新附乃有之非許君意也予按說文手部扟摫也讀若莘是莘與扟通矣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陸氏釋文東陵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春秋成二年傳師從齊師于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則爾雅之東陵阠疑卽左氏傳之莘也古本當从手旁後人改从阜旁耳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

鉤般

釋水九河鉤般釋文般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按漢隸从舟之字多作月般與股二文相涉難以辨別李巡在郭璞之前說解分明當以股爲正鉤股雙聲與胡蘇疊韻正相類也邢昺正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蓋後儒承用郭本已久改易李注以從之不如陸氏釋文之可據

蠭醜螸

釋蟲蠭醜螸陸德明云李孫郭並闕讀而謝乎逵反施作螽音終案上有螽醜奮依謝爲得大昕案宋本說文螸字云螽醜螸垂腴也正與施本相同謝嶠施乾同是陳時人未必謝是而施非也今坊本說文亦改螽爲蠭世遂不知施說之有據矣

騚

廣韻騚馬蹄皆白也按釋畜篇四蹢皆白首首與歬字形相似歬卽前字疑古本作歬後人加馬旁耳歸安嚴元照云嘗見雲臆書院校刊爾雅郭注本作騚明人刊五雅本亦作騚

王女

釋艸蒙王女注蒙卽唐也女蘿別名案女蘿之大者謂之王女猶王彗王芻魚有王鮪鳥有王雎也今本譌王爲玉唯唐石經不誤

今本爾雅誤字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作盂滐烏蘱今本蘱作薠釋鳥燕白脰烏今本烏作鳥鸉白鷢今本分楊鳥爲二字鳶烏醜其飛也翔今本烏作鳥釋獸麐大麕今本麕作麐此皆轉寫之譌唯唐石經字畫分明可信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轉據流俗本指爲石刻之誤毋乃憒憒不分皁白乎

釋木桑辦有葚梔辦俗字當從唐石經作辨

注疏舊本

唐人撰九經疏本與注別行故其分卷亦不與經注同自宋以後刊本欲省兩讀合注與疏爲一書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矣予嘗見宋本儀禮疏每葉卅行每行廿七字凡五十卷唯卷卅二至卅七闕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不署名蓋李沆也)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又嘗見北宋刻爾雅疏亦不載注文蓋邢叔明奉詔撰疏猶遵唐人舊式諒論語孝經疏亦當如此惜乎未之見也

日本人山井鼎云足利學所藏宋板禮記注疏有三山黃唐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于披繹它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所云本司者不知爲何司然卽是可證北宋時正義未嘗合于經注卽南渡初尙有單行本不盡合刻矣紹興初所刻注疏初未附入陸氏釋文則今所傳附釋音之注疏大約光寧以後刊本耳今南北監本唯易釋文不攙入經注內公羊穀梁論語俱無釋文

經史當得善本

經史當得善本今通行南北監及汲古閣本儀禮正文多脫簡穀梁經傳文亦有溷錯毛詩往往以釋文混入鄭箋周禮儀禮亦有釋文混入注者禮記則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疏殘缺不可讀孟子每章有趙氏章指諸本皆闕宋史孝宗紀闕一葉金史禮志太宗諸子傳各闕一葉皆有宋元槧本可以校補若日讀誤書妄生駁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石經避諱改字

唐石經毛詩洩洩其羽桑者洩洩兮無然洩洩是絏袢也俾民憂洩避世旁甿刺時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石經俗體字

唐石經俗體字如雝作雍(詩)蠢作𧑅(周禮 爾雅)毆作敺(周禮)齎作賫(儀禮)總作揔(春秋傳)督作督(爾雅)横作撗(爾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廾兩字音同義別石經左傳賦韓弈之五章爾雅弈洪誕戎皆誤从廾

陸氏釋文多俗字

曲禮三飯釋文符晚反依字書食旁作飰扶万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按陸氏所稱字書不審何人作以爾雅釋文證之蓋呂忱字林也又爾雅釋文飰字又作餅俗作飯同符萬反字林云飯食也扶晚反飯譌爲飰猶汳譌爲汴皆魏晉以後俗字古音反如變與卞相近飯飰非兩字兩音也自字林有此字後人乃別飯飰爲二音陸氏不能辨正轉以正字爲隨俗何哉廣韻二十五願部飯符万切周書云黃帝始炊穀爲飯亦作餅俗又作飰二十阮部飯扶晚切餐飯禮云三飯是陸灋言諸人不承字書之誤其識高于元朗矣

周禮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釋文校戶教反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按說文手部無校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校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元朗亦從而和之傎到甚矣廣韻去聲三十六效部校字兩音一胡教切一古孝切而於胡教切下云又音教不別收挍字較之釋文實爲精當或謂鄭注以校釋校必是異文予謂孟子書徹者徹也禮記齊之爲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三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四

錢大昕學

說文舉一反三之例

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不該姑即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爲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䨮水音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黄地之色也而玄不言天之色鐘秋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笙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言皆舉一二以見例非有遺漏也五藏配五行古文說與博士說各異唯腎爲水藏則同五經異義言之詳矣其撰說文解字云心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而脾土藏肝木藏肺金藏則但用博士說不言古文異同亦舉一反三之例

說文連上篆字爲句

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唯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即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其實九千餘文皆同此式也小徐本弁部首解義亦改爲分注益非其舊或後人轉寫以意更易故耳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疊正文者即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肸響布也湫隘下也脼嘉善肉也㨗燧候表也詁訓故言也頪癡不聽明也參商星也離黄倉庚也巂周燕也皆承篆文爲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者皆當連上篆讀艸部藪蘆茵蕛諸字但云艸也亦承上爲句謂藪即藪艸蘆即蘆艸耳非艸之通稱也芺葵葅蘪薇藿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芺即芺菜葵即葵菜也今本說文莧字下云莧菜也此校書者所添非許意也古人著書簡而有法好學深思之士當尋其義例所在不可輕下雌黄以亭林之博物乃譏許氏訓參爲商星以爲昧于天象豈其然乎人部佺字下云偓佺仙人也偓字下云佺也亦承上讀宋槧本不疊偓字汲古閣本初印猶仍其舊而毛斧季輒增入偓字雖於義未乖而古書之真面目失矣人部俟字下云俟左右兩視此亦承上篆文俟俟猶瞿瞿也又叀部叀字下云專小謹也專當爲叀亦承上篆文而疊其字叀叀小謹也亦作嫥嫥見女部淺人改作專而語不可通矣

廣韻東部涷字下引說文水出發鳩山入於河魚部沮字下引說文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是陸法言諸人已不審許氏讀法矣

說文讀若之字或取轉聲

說文讀若之例或取正音或取轉音楈胥聲而讀若芟刈之芟郣孛聲而讀若寧轢隺聲而讀若聘庳卑聲而讀若逋絆半聲而讀若普訬少聲而讀若毚听斤聲而讀若希𧀼鮮聲而讀若斯寘真聲而讀若資㲼叜聲而讀若宰辯弁聲而讀若曆墊執聲而讀若晉櫻爰聲而讀若指撝楷省聲而讀若驪駕（驪當讀如灑掃之灑與省聲相近）佣朋聲而讀若陪鄘崩聲而亦讀若陪娃圭聲而讀若同（據宋本）數豈聲而讀若豤穬蕢聲而讀若廝者占聲而讀若耿介之耿（蜀志簡雍傳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故隨音變按耿與簡近亦與檢近然則者本音似檢轉讀如耿也）皆古音相轉之例自韻書出分部漸密有不及兩收者則詫以爲異矣

二徐私改諧聲字

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而於相近之聲全然不曉故於从某某聲之語往往妄有刊落然小徐猶疑而未盡改大徐則毅然去之其誣妄較乃弟尤甚今略舉數條言之元从一兀小徐云俗本有聲字人妄加之也按元兀聲相近兀讀若夐瓊或作琁是夐旋同音兀亦與旋同也髡从兀或从元軏輪語作軏皆可證元爲兀聲小徐不識古音轉以爲俗人妄加大徐并不識此語則後世何知元之取兀聲乎普从日竝聲按古音竝如旁旁溥爲雙聲普溥聲亦相近漢中嶽泰室闕銘竝天四海莫不蒙恩竝天即普天也小徐以爲會意字謂聲字傳寫誤多之大徐遂删去聲字世竟不知普有竝聲矣朏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朏亦有普忽芳尾兩切則朏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

說乎昆从日比聲按比頻聲相近玭或作蠙昆由比得聲取相近之聲也小徐不敢質言非聲乃擬爲日日比之之說大徐采其語而去聲字毋乃是今而非古乎

說文引經異文

說文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皆古文也乃有同偁一經而文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繻有衣袽又作繻有衣絮爲的顙又作爲馰顙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㯤書鳥獸毨髦又作鳥獸褎毛方鳩孱功又作旁逑孱功濬く巜距川又作睿畎澮距川天用剿絶其命又作天用勦絶（䜴字下）若顛木之有甹櫱又作若顛木之有甹枿詩桃之枖枖又作桃之㜵㜵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羕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洍靜女其袾又作靜女其㚫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鼞是褻袢也又作是紲袢也衣錦褧衣又作衣錦檾衣菁兮蔚兮又作嬒兮蔚兮赤舄掔掔又作赤舄己己（卷字下）嘽嘽駱馬又作痑痑駱馬不敢不蹐又作不敢不趚噂沓背憎又作僔沓背憎缾之罄矣又作瓶之窒矣無然泄泄又作無然呭呭憬彼淮夷又作獷彼淮夷（覺字下）春秋傳忨歲而激日又作翫歲而愒日論語色孛如也又作色艴如也蓋漢儒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如周禮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三家與故書讀法各異而文字因以改變此其證也

唐人引說文不皆可信

詩螽斯羽詵詵兮釋文詵說文作㚖今說文無㚖字曾不容刀正義引說文作鯛鯛小船也釋文亦云字書作舠說文作䑠今說文有舠無鯛䑠

左傳釋文引說文云瘯瘰皮肥也今說文無瘯瘰二字史記賈誼傳攌若囚拘索隱引說文攌大木柵也今說文無攌字後漢儒林傳注引說文黌學也今說文無黌字

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濤大波也今說文無濤字（徐氏新附乃有之西都賦注引此文作蒼頡篇）長笛賦注引說文逢倖字如此今說文無逢字

說文本字俗借爲它用

說文本有之字世俗借爲它用者如扮握也讀若粉今人讀布患切以爲打扮字拓拾也或作摭今人讀如橐以爲開拓字賑富也今借爲振給字奄大也於業切今借爲自稱之詞奄相違也今借爲依倚之義挨擊背也今借爲忍痛義又借爲比附義綴屨後帖也本與緞同今借爲紬段字趕舉尾走也今借爲追逐義

宋人不講六書

王伯厚引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又引慈湖（楊簡）蒙齋（袁甫）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斆孛从爻孝从老判然兩字豈可傅會爲一宋人不講六書故有此謬說

說文校譌字

褫奪衣也讀若池案說文無池字當爲拕易終朝三褫之鄭康成本褫作拕淮南人閒訓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高誘注拕奪也許君讀若之字皆經典通用字拕奪聲亦相近

艸部兩藍字前云染青艸也从艸監聲此正字後云瓜菹也从艸監聲此誤字當作𧅳从艸濫聲玉篇載此兩字一从監一从濫廣韻𧅳瓜菹也出說文是說文有𧅳字

耳部聅从耳炯省聲宋本炯作烓毛氏初印本亦是烓字烓讀如同乃是古音詩釋文引說文烓行竈也呂忱同音口熲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爾雅釋文烓字林口熲反顧口井烏攜二反蓋烓从圭聲圭與同聲相近禮記祭義跬步之跬讀爲頃此其證也小徐未審古音輒改烓爲炯而大徐本猶未誤當依宋本改正

火部烓讀若回口迥切宋本回作同迥作迥廣韻四十一迥部烓口迥切與說文合當从宋本（說見上）古今韻書從無收烓入灰韻者口迥之音斷不可用

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儀禮注屢言相人偶（惠氏九經古義臧氏經義雜記援引詳矣）此其證也吳明經凌雲云舊板玉篇偶相人也今本相作桐蓋好事者依今說文輒改又鮑彪注戰國策全據說文爲訓其注

彝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字

豆部䜴讀若鐙同鐙當作登案說文云讀若者皆經典通用之字詩于豆于登爾雅瓦豆謂之登本是䜴字而相承以登陟字代之故許云讀若登爾二文皆从豆豆登聲相近則䜴亦有登音矣廣韻有𢧜無䜴蓋即以𢧜代䜴而𢧜猶从登旁知登與䜴通未戾六書之旨後人妄造𢧜字強生分別并說文讀若登字改从金旁非許君之舊矣

㥛

說文㥛靜也从心疾聲臣鉉等曰疾非聲未詳予謂徐氏不識古音疾與計聲相近故㥛亦从疾聲嫕㥛同音不疑嫕而疑㥛此徐之陋也文選神女賦澹清靜其愔嫕兮李善注引說文云嫕靜也蓋顏篇嫕㥛也五臣本嫕作瘱瘱即㥛之譌後人又增女旁耳（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婉㥛有節操師古曰㥛靜也）後漢書后紀紀婉靜有禮婉靜即婉㥛也今汲古閣文選本瘱又譌爲嫕後漢書后妃傳梁貴人婉嫕上書陳貴人枉溲之狀嫕音一計反亦㥛之譌也洞簫賦其妙聲則清靜厭瘱李善引曹大家列女傳注云瘱深邃也音翳厭瘱者言情之厭瘱聲相近（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洞簫賦之厭瘱即愔字說文瘱安也詩曰瘱瘱夜飲予初疑說文無愔字今乃知瘱即愔也）瘱則㥛之省也或謂李善神女賦注欲改說文㥛爲嫕云當从心嫕省聲此則近於專輒且李善注選引用古書改本文以就選體者往往有之未可執以爲定也許其心㥛瘱循傳瘱㥛也㥛即㥛之譌

奪

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脫消肉臞也二文皆徒活切古書或相通用奪本脫失之正字後人借作攘奪之義而正義轉隱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此奪字正義而劉貢父刊誤云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此以不狂爲狂也（宋景文筆記謂借音者讀音俗呼不從本音讀如脫音奪作脫其一也小宋猶識古音勝於貢父遠矣）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注引春秋傳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呂刑奪攘矯虔古文奪作敓

斛

說文斛平斗斛也古岳切即月令角斗甬之角鄭康成注角謂平之也漢書曹參傳蕭何爲法𣂋若畫一文穎曰𣂋或爲較史記作顜顜即斛之異文

宴

說文宴从又从灾闕許君以宴从灾無義故闕而不言予謂宴蓋从宵省聲學記足以謏聞注謏之言小也又宵雅肄三注宵之言小也宵宴聲相近人幼爲冥壯爲晝老爲宵宴之言宵謂晦昧無所知也

䉛

說文䉛康水也讀若飯案䉛字不見於它書予謂飯蓋䉛字之譌黃帝戰于阪泉阪即䉛也說文稱讀若者皆經典通用字

𢍏

說文𢍏讀爲書卷之卷遺書以一卷爲一㢧蓋即艸書𢍏字凡艸書檳目多作乛文有兩目故以二代之非从弓从二也楊用脩以爲糾字之譌此肊說不足信

婡

說文婡謹也讀若謹敕數數案史記張丞相列傳娖娖廉謹索隱引小顏云持整之皃說文無娖字古書數有促音（爾雅釋草數節）數數即史記所云娖娖也

𡗝

說文𡗝大也讀若予違汝弼案經典不見𡗝字詩佛時仔肩毛傳佛大也佛𡗝古今字正義謂佛之爲大其義未聞豈孔氏未檢說文故耶

古音不甚拘

郤正釋譏云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以豔與面見練爲韻又云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以林與羣殷爲韻如此類者今世必謂之失韻然古人已有之（古書音與義多相協羣詁林音也是林有羣音）（論語文質彬彬字或作份）皇甫謐釋勸論以音與華濱秦屯神倫伸爲韻以心岑與鱗長塵人臣倫爲韻以沈金岑與真臣人鄰賓濱爲韻

楊戲季漢輔臣贊以風與濆眞文身爲韻蓋讀風爲分也

客

明天啓閒客氏魏忠賢用事當時有茄花委鬼之謠蓋京都語客如茄也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英宗國語譯曰格堅皇帝石刻有作怯堅者（泰安府東嶽廟聖旨碑）蓋亦讀格爲客（見母混入溪母）因與怯相近也（客怯克皆溪母茄本羣母北人作溪母讀）

僢卽舛字

王制雕題交趾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疏云臥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內也春官典瑞兩圭有邸注僢而同邸疏引王制注臥則僢彼僢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案說文舛對臥也从夊ㄐ相背陸氏釋文於禮記音昌戀反於周禮音昌絹反皆與舛同音故知僢卽舛也說文云相背而疏云相向者嚴相向則趾必相背也說文無僢字

𢊁

說文𢊁[illegible]也義與毀同列子黃帝篇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殷敬順釋文肥音皮美反說文字林並作𢊁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史記三王世家毋作怨毋俷德俷當是𢊁之譌

畜有好音

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予弟晦之曰古音畜與好同孟子借同音之古訓以曉人如洚水者洪水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征之爲言正也皆其例也祭統孝者畜也亦以聲見義呂氏春秋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注畜好也文子上仁篇善卽吾畜也不善卽吾讎也畜與讎協韻廣雅嬌好也嬌卽畜字（詩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傳云慉養也孟慉卽畜字畜讎爲韻與呂氏春秋同）康云北方謂媚好爲詡畜（見漢書張敞傳注）

旭有好音

詩旭日始旦釋文旭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爾雅旭旭蹻蹻郭景純讀旭爲呼老反疏引詩驕人好好釋之旭旭卽好好也予弟晦之曰今本說文旭讀若勗疑徐鉉所改唐以後人不復知旭有好音故廣韻三十二皓不收旭字（曹憲博雅音旭爲勗又忽老反是隋人猶知此音）

需有耎音

周禮輈人馬不契需鄭司農讀爲畏需之需釋文需又乃亂反（與懦同）弓人薄其帤則需釋文需人兗反又注帣塵弦音不罷需也需人兗反（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罷需卽罷軟也）鮑人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注故書需作割鄭司農讀爲柔需之需史記律書選蠕觀望漢書西南夷傳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後漢書清河王慶傳選懦之愿知非國典蠕懦皆从需旁選蠕選懦選耎文異而義同皆取疊韻柔需則雙聲也釋名需耎也言溫耎也（詩柔民箋柔猶濡毳也釋文濡如朱反一音如兗反毳昌銳反本又作脆七歲反）說文擩染也从手耎聲引周禮六曰擩祭此周禮大祝文其字或作㨎儀禮特牲少牢作挼公食大夫士虞作擩是挼擩本一字耎需二文皆从而故挼擩聲亦相近而互用也杜子春讀擩爲虞芮之芮後魏太武改柔然爲蠕蠕宅音或作茹茹或作芮芮擩挼柔然芮茹皆一聲之轉

⿰扌軒摲非一字

漢書揚雄傳所麾城⿰扌軒邑注李奇曰⿰扌軒音車轄之轄師古曰⿰扌軒舉手擬之也案小顏注無別音當从李奇讀其字从手旁軒也監本附入宋祁曰韋昭曰⿰扌軒也音芟蕭該案李善云鄭玄注禮記曰摲之言芟也字林曰摲山檻反呂向云蒼頡篇曰摲拍取也據景文所引諸說則字當从手旁斬兩字絕不相同文選長楊賦本是摲字故李善引康成注禮器爲證今監本正文作⿰扌軒將鄭注字林蒼頡篇諸摲字俱改作⿰扌軒誤亦甚矣

徐仙民多古音

詩無已大康徐勑佐反旱旣大甚徐他佐反莊子且女亦大早計徐李勑佐反徐仙民李軌皆晉人勑佐他佐二反卽泰之轉音（讀如唾）今韻書更爲唐佐切而此音遂廢

詩四牡龐龐徐扶公反（讀如蓬）此古音也韻書以龐入江韻讀爲薄江切而此音廢

詩寧不我顧徐音古此古音也漢書古今人表有韋鼓卽詩之韋顧今無讀顧

為上聲者
徐仙民音有不載於釋文者如顏之推所舉毛詩反驟為杜遘左傳切椽為徒緣今陸氏釋文皆無之蓋陸皆南士而陸年輩差後顏既譏前世反語多不切陸郎因而刪之蓋自周彥倫沈休文之學行南士靡然從之爭改舊音以從新切而古音之失傳者多矣

更

履齋示兒編魏相漢書無音不可作去聲讀劉更生漢書無音不可作平聲讀故宋景文有詩曰君看青史書劉向便是當時劉更生王楙野客叢書云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為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身依魏相尊可據也

漸

王介甫詩想見漸臺瓦欲流讀漸臺之漸平聲

長深高廣

長深高廣俱有去音陸德明云凡度長短曰長直亮反度深淺曰深尸鴆反度廣狹曰廣光曠反度高下曰高古到反相承用此音或皆依字讀〔見周禮釋文〕 又周禮前期之前徐音昨見反是前亦有去聲也此類皆出于六朝經師強生分別不合于古音

假借 乞

孔穎達春秋正義云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者假借皆為去聲又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

伐

公羊傳伐者為客伐者為主何休曰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

觀

漢書高帝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觀工喚切〔史記縱觀觀秦皇帝〕 王介甫詩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讀觀之觀去聲秦觀字少游陸游字務觀皆去聲也王景文詩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

與

容與之與去聲揚雄河東賦周流容與師古曰容與而安也與讀曰豫

錯

漢御史大夫鼂錯晉灼讀為厝置之厝師古據申屠嘉傳責錯擅鑿錯匪辱之故以韻而言則晉音為是潘岳西征賦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李善注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予謂善說非也古人讀善惡之惡亦去聲葛洪字苑始有去入兩讀之例潘安仁西晉人讀惡為去聲正與錯為韻

票姚

漢書霍去病為票姚校尉服虔音飄搖此漢讀也說文㠐㠐旚旚嫖繇也票姚郎嫖繇本以旌旗之飄揚得聲小顏但據荀悅紀作票鷂字遂謂兩字皆當讀去聲以服音為不當誤矣荀紀雖易姚為鷂並未有音小顏輒取勁疾之義出於臆決郎後來票騎之號亦未見其必讀去聲也庾信詠畫屏風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杜子美詩屢用嫖姚字皆從服氏音老杜生開元天寶之世小顏漢書方盛行而獨不用其音可謂精于小學者矣

嚭

吳太宰嚭嚭匹鄙切發疑時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臣信伯嚭〔鄙字韻〕 讀嚭平聲

蝗

陸放翁杜門詩燒灰除菜蝗送芋謝牛醫自注蝗讀如橫字去聲

枇

枇杷之枇唐人或讀仄聲白樂天詩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谿野枇杷

荷

薄荷之荷吾鄉讀如賀去聲陸放翁題畫薄荷扇詩薄荷花開蝶翅翻風枝露葉弄秋妍又贈貓詩時時醉薄荷夜夜占氍毹劉後村失貓詩籬間薄荷堪謀醉何必區區慕細鱗

蔓

蔓菁之蔓平聲陸放翁詩空憐廬山風雨夜自炊小竈煮蔓菁又山園高蔓長灌溉地鑪芋栗夜燔煨

中

中興之中去聲杜預春秋序紹開中興釋文云中丁仲反杜子美詩新數中興年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詩言皆杜中興皆讀去聲杜又有送李判官詩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秋日夔府書懷詩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冈河北節度入朝絕句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此類俱讀平聲矣黃滔詩塵左中興榜無先北海軍待到中興日同看上國春陸務觀歎息詩國家圖錄合中興歎息吾寧殺餒僧亦讀平聲

比

比鄰之比有平仄二音王勃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讀去聲杜甫詩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休怪兒童延俗客不將鷄鴨惱比鄰讀平聲攷陸氏釋文五家爲比比毗志扶二二反無平音廣韻始收入六脂部比鄰亦云鄰比管輅別傳與鄰比兒共戲

繆

古書昭穆之穆與謚法之繆二字相亂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釋文繆音穆公羊傳葬宋繆公釋文繆音穆凡此從傚此史記蒙恬列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秦繆公之謚當讀如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蒙恬秦人其言必有自矣黃晉卿雜辨云秦穆之見于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繆也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爲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述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爲據乎晉卿此辨蓋未檢蒙恬傳之文也

員

伍員之員音運亦有讀平聲者陸龜蒙詩顏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纔免似荊懷陸務觀詩蜂形尊越蠡抉眼悼荊員

相

相風之相唐人有讀平聲者吳融詩半竿斜日下相風是也相繼相歎之相有讀仄聲者白樂天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自注思必切杜工部詩恰似春風相欺得亦讀入聲

馨

寧馨之馨可讀仄聲方回聽航船歌五千斤蠟三千漆寧馨時年欲夜行是也劉禹錫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二字俱讀平聲張籍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寧讀去聲馨讀平聲

乘

王介甫寄曾子固詩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爲名李壁注乘田釋文作去聲公作平聲用庾信正旦上司憲府詩杖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李太白詩八月枚乘筆皆讀枚乘平聲徐寅詩時通有詔徵枚乘世亂無人薦禰衡讀枚乘去聲

若

孟浩然詩謂予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柏問法尋蘭若李壁曰蘭若字樂天詩作爾者切押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連子雲閣長嘯求煙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條

詩蠶月條桑釋文有兩音一爲徒雕反與枝條之條同音一爲暢遙反沈重讀如挑蘇東坡詩我似枯桑不受條亦作徒雕切讀

馮

馮夷字相傳皮冰切東坡詩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亦讀房戎切馮翊之馮

亦讀房戎切廣韻一東部馮字注馮翊郡名鄭谷詩曾歲曾投實關河在左馮押入冬鐘韻（古人想佽字亦讀房戎切東坡作詩云黑光紫團有璞是想典肩膝中風協韻）

空

屢空之空本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介甫詩五噫倘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李璧注云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注空匱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李意蓋以介甫爲誤用其實不然也

難

詩兄弟急難釋文難如字又乃旦反庾子山賦本無情于急難杜子美詩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王介甫詩急難兄弟想君鶺功名常見急難時陳後山詩又爲貧賤別更覺急難情皆讀平聲

差

吳王夫差之差宋庠音初佳切黃山谷比紅兒詩越山重疊越溪斜西子休誇解挽紗得似紅兒今日貌肯教將去與夫差卻押入麻韻又漢書陸賈傳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讀差爲楚宜切

蚪

尒雅蚍蜉大螘釋文蜉音浮蘇東坡詩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讀蜉爲敷

長

顧長康世多讀長平聲東坡每作上聲讀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絕句）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是也陸放翁詩孏似嵇中散癡如顧長康亦讀上聲

阿

阿堵之阿前人有讀平聲者洪容齋所引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家無阿堵物門有鄧攸兒是也

亢

方虛谷云晉亢之亢作平聲作仄聲用亦可鐵文傳詩金椎漫築甘泉道匕首還隨晉亢圖

兼

兼有平去二音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爲兼或帶散官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爲兼頗相錯亂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耳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

挑

挑戰之挑左傳漢書皆音徒了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以琴心挑之索隱亦音徒了反貨殖傳目挑心招正義亦音田鳥反王建詩每日隴行空挑戰羅虬詩不應琴裏挑文君正合古音

冒

世讀冒頓之冒入聲然史記索隱冒頓字原有兩音未始不可讀如字而楚蚡冒亦有入去兩音左傳諸侯貪冒釋文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又俊官冒也徐仙民亦音莫北反是冒犯貪冒字俱可讀如墨也

余

廣韻余姓有二一以諸切風俗通云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今新安人一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今人妄造佘字讀爲視遮切非也予又攷漢書景十三王傳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音食邪反則余姓讀如蛇者即荼之省文爾

庫

後漢書竇融傳有金城太守庫鈞注引前書音義云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據此是庫有舍音廣韻乃出厙字云姓也此亦流俗所傳無稽之字

從橫可讀去聲

漢書何並傳持吏短長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是二字俱讀去聲也

免與脫同義

論衡道虛篇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兩免字與脫同義廣雅免脫也（釋詁篇）免隤也（釋言篇）易隤然示人簡矣孟作退陸董姚作妥妥退與脫聲相近予嘗謂說文無免字兔即免也兔善逃失借為脫兔字有兩音而非兩字漢隸偶省一筆世人遂區而二之失其義矣脫兔本雙聲漢人猶知古音故讀免如兔

焉提

論衡亂龍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焉提即閼氏也古書氏是通用提从是故亦與氏通

犢鼻褌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案廣雅䘳褌也褌無當者謂之䘳䘳度汲反說文無䘳字當為突即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為犢鼻單言為突後人又加衣旁耳（集韻始收䘳字）

庵

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後漢書結庵廬而止南齊書王秀之傳父卒為庵舍於墓下持喪後代唯僧尼所居謂之庵士大夫亦或借以自號如晦庵牧庵之類未必真有此室也古人名艸圓屋為庵蓋取奄覆之義从广从艸皆後人增加黃眘直謂當从艸取菴䕡艸為義此亦強作解事菴䕡字本作奄說文元無菴字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四

錢大昕學

孫炎始為翻語

顏氏家訓云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刱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翻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

陸德明經典釋文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翻語魏朝以降漸繁

張守節史記正義先儒音字比方為音魏秘書孫炎始作翻音

李肩吾云實達只有音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見魏了翁師友雅言）此宋人疎於考證也反切始于孫炎乃曹魏時人在元魏之前神珙唐時僧非元魏僧

李肩吾云鄭康成不曾有反切唯王輔嗣周易內有反切兩箇（李說亦誤輔嗣注遯卦云音臧否之否井卦云音舉上之上正與鄭氏注禮同非有反切也）

紐弄

唐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為初一弄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刱立紐字之圖唐又有陽寧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撰元和韻譜據此序知神珙元和以後人其時尚未有字母也

封氏聞見記周彥倫好為體（此字疑）語因此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

聲類韻集

隋潘徽為秦王俊作韻纂序云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疑混末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

（封氏聞見記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

魏書江式傳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

漢世言小學者止於辨別文字至魏李登呂靜始因文字類其聲音雖其書不傳而宮商角徵羽之分配實自二人始之

顏氏家訓言韻集以成仍弘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分章猶後人分部也

四聲始於齊梁

南史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陸厥傳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周彥倫傳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沈約傳撰四聲譜（陸厥傳又云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于時）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未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約撰宋書謝靈運傳論具言其旨云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南史沈約傳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錫鬯廣韻序誤以為周彥倫語捨彥倫子

四聲圈點

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寅申巳亥當四維之位平起寅則上在巳去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蓋自齊梁人分別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觀守節所言知唐初已盛行之矣

宋以來改點為圈如相臺岳氏刊五經於一字異音皆加圈識之

翻切古今不同

顏氏家訓音辭篇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為逋賣（廣韻稗傍卦切與逋異母）反娃為於乖（娃於佳切與乖異韻乖在皆韻）戰國策音刎為免（當是高誘音古無重脣）穆天子傳音諫為閑（二字同韻又同母未辨）說文音戛為棘（今分隸兩韻）讀皿為猛（皿武永切猛莫杏切）

同韻異切而字林音看爲口甘反參誤異韻音伸爲辛古無心審之別韻集以成仍弘登合成兩韻今成在清韻仍在蒸韻弘在耕韻登在登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今爲奇同在支韻益石同在昔韻李登聲類以系音羿系古詣與羿異母見疑劉昌宗周官讀乘若承乘食陵切音同繩承署陵切音同丞此牀禪之別今江浙人讀承如乘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顏氏以前世反語爲不切由于未審古音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廣韻驟鋤祐切在宥韻依徐音當入候韻左傳音切椽爲徒緣廣韻椽直攣切古音直如特與徒緣無二音也今分澄定兩母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讀此知古音失傳壞於齊梁顏氏習見周沈諸言故多是今非古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爲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煩附袁切藩甫切此奉非異母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古書支與氏通江南音不誤廣韻祇岐同紐正用江南音是法言亦不盡用顏說江陵陷沒此音被于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

一字兩讀

顏氏家訓音辭篇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自有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又云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于今也又云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邁二切以自破破他爲別此之推指爲穿鑿者依顏氏所說是一字兩讀起于葛洪而江左學士轉相增益其時河北諸儒猶未深信逮陸法言切韻行遂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

顧寧人云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詞離騷有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乎故宇時曲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趙幽王友歌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分別不過分言輕重之閒而非有此疆爾界之分也

予謂顏氏之說辨矣讀顏氏家訓乃知好惡兩讀出於葛洪字苑漢魏以前本無此分別也陸氏經典釋文於孝經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行滿天下無怨惡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元朗本篤信字苑者而於此處兼存兩讀可見人之好惡物之好惡義本相因分之無可分也又如予訓我爲平聲訓與爲上聲廣韻分入魚語兩韻然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訊予不顧顛倒思予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皆讀上聲未嘗讀平聲也魏鶴山云詩與騷中予字只作與音讀無作如音者

魏華父云易觀卦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頹意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乎於是聞見視聽高深先後遠近上下之等皆有二字且考諸義則二字固可一而參諸易詩以後東漢以前則凡有韻之語亦與孫炎沈約以後必限以四聲拘以音切亦不可同日語見觀卦記跋

沈休文不識雙聲

禮記疏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如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宋書天文志云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大昕案軒昕雙聲漢儒所謂聲相近也古書聲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如詩吉蠲爲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梏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未易更僕昕之爲軒即同此例休文精于四聲而未達雙聲假借之理故有此失

韻書次第不同

顏元孫干祿字書依韻之先後爲次而與廣韻頗異如覃談在陽唐之前蒸在

鹽之後是也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次第與干祿字書同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四十三圖以覃談咸銜鹽添嚴凡列陽唐之前蒸登列侵之後與干祿字書又小異

徐鍇說文篆韻譜上平聲痕部并入魂部下平聲一先二仙後別出三宣一部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宣部與徐鍇同，

魏了翁序吳彩鸞唐韻云其部敘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云今韻降覃談于侵後升蒸登于清後升藥鐸于麥伯麥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閒是彩鸞本亦同顏本次第也

吳彩鸞韻別出移臡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見鶴山集

夏氏古文四聲韻亦有此部

吳彩鸞韻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見鶴山集

唐宋韻同用獨用不同

許觀東齋紀事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謂景祐中直講賈昌朝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兩書皆不言所併何部今以廣韻集韻目錄參考乃知昌朝所請改者殷與文同用也隱與吻同用也焮與問同用也迄與物同用也廢與隊代同用也嚴與鹽添同用也凡與咸銜同用也儼與琰忝同用也范與豏檻同用也釅與豔㮇同用也梵與陷鑑同用也業與葉帖同用也乏與洽狎同用也廣韻殷隱焮迄廢五部皆獨用嚴與凡同用儼與范同用釅與梵同用業與乏同用此唐時相承之韻而昌朝輒請改之鹽添咸銜嚴凡本三部而輒并爲二上去入皆準此宋韻異於唐韻盡自此始後來平水韻特因其同用之部而合之非有改作也

周益公云廣韻入聲三十一洽與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與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天禧皆然此舊韻也仁廟初詔丁度等撰定集韻於是移業爲三十二而以狎乏附之此今韻也

平水韻

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注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初黃公紹古今韻會始併爲一百七韻盡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併韻之咎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黃氏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字而每韻所增之字於毛云毛氏韻於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予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齋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序乃知爲平水書籍王文郁所撰後題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則金人非宋人也考己丑在壬子前廿有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已久矣意淵竊見文郁書刊之江北而去其序故公紹以爲劉氏書也

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廿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併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又併上聲拯韻入迥韻今考文郁韻上聲拯等已併於迥韻則亦不始於時夫矣

雙聲疊韻

古人名多取雙聲疊韻如左傳宋公與夷鄭黎來衰濤塗續鞠居提彌明士彌牟王孫彌牟公孫彌牟澹臺滅明王孫由于壽於姚蔑翰胡曹翰胡孟子膠鬲離婁皆雙聲也書皋陶左傳龐降下江反皋駘西鉏吾公子圍龜鬬韋龜公子奚斯晉奚齊先且居鄭伯髡頑鬬穀於菟狄虒彌樂祁黎蒯聵陳須無滕子虞毋伶州鳩叔孫州仇皆疊韻也秦始皇子扶蘇疊韻胡亥雙聲漢人尚有鄂千秋田千秋嚴延年杜延年等東京沿王莽二名之禁遂無此風矣

草木蟲魚之名多雙聲蒹葭萑葦薢茩芙茺蘢薣蕭蓄蘧蔬蕨攗荎藸蘘姑衩袶卬鉅銚芞艸之雙聲也唐棣柜柳茎著枸檵木之雙聲也蜘蛛蟦衙蛣蜣蛣蝙蚣蝑至掌蠛蠓蛈蝪蟾諸蜻蜻蟦蟋蟀蟰蛸伊威熠燿蟲之雙聲也鶖鸄流離鴶鵴夷由鶌鶋禽之雙聲也騊駼距虛獸之雙聲也

喉舌齒脣牙聲

東方喉聲　　何我剛鄂謌可康各

西方舌聲　丁的定泥寧亭聽歷
南方齒聲　詩失之食正示勝識
北方脣聲　邦尨剝雹北墨朋邈
中央牙聲　更硬牙格行幸亨客

右玉篇卷末所載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分喉舌齒脣牙五聲每各舉入字以見例即字母之濫觴也脣聲入字有重脣無輕脣蓋古音如此喉牙兩聲相出入與後來字母不同

廣韻卷末有辨字五音法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以綱各為喉聲與神珙同

神珙辨五音法宮舌居中(宮隆居閭)商開口張(書余商陽)角舌縮卻(古伍角岳)羽撮口聚(羽矩于俱)徵舌柱齒(徵里陟力)與今字母多異

字母

三十六字母唐以前未有言之者相傳出於僧守溫溫亦唐末沙門也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初不言出於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為天竺之傳今考華嚴經四十二字母與三十六母多寡迥異四十二母梵音也三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敷奉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譜出於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為沙門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漈好奇而無識遂誤仞為得自西域後人隨聲附和幷為一談大可怪也

言字母者謂牙舌脣之音必四齒音必五不知聲音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聲有清濁之歧收聲又有內外之歧試即牙舌脣之音引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同農隆可也幫滂旁茫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為四也即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鏘戕詳亦可也未見其必為五也

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為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則為匣母匣母三四等字經讀亦有似喻母者古人於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杌隉均為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皆疊韻兼雙聲也今則以噫於嗚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又如于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於屬影母此後來愈推愈密而古書轉多難通矣古人因雙聲疊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今於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為例而尊之為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者也故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為反語孫叔然其先覺者矣叔然鄭康成之徒漢魏儒家未有讀桑門書者謂聲音出於梵學豈其然乎

西域四十七字(菴惡二字不在內)

大般涅槃經文字品字音十四字哀(烏可反)阿壹伊塢(烏古反)理(重)釐(力之反)黳(烏奚反)藹汙奧(烏故反此十四字以為音一聲中皆兩兩字同長短為異皆前聲短後聲長)菴惡(此二字是前惡阿兩字之餘音若不餘音則盡不一切字故復取二字以窮文字也)比聲二十五字迦佉伽哐(其柯反)俄舌根聲(凡五字中第四字與第三字同而輕重微異)遮(重)車闍膳(時柯)若(耳賀反)舌齒聲吒(重)咃(五加)荼咤(佇賈)拏上咢聲多他陀馱(徒柯)那(奴賀)舌頭聲婆頗婆婆(去)摩(莫个)脣吻聲虵(重)邏(盧舸)羅(李舸)縛奢沙娑呵此八字超聲

此見於一切經音義者也與今華嚴經四十二母殊不合元應音義首載華嚴經終于五十八卷初無字母之說今所傳八十一卷者乃實叉難陀所譯元應未及見也然涅槃所載比聲二十五字與今所傳見溪羣疑之譜小異而大同前所列字音十四字即影喻來諸母然則唐人所撰之三十六字母實采涅槃之文參以中華音韻而去取之謂出于華嚴則妄矣

字母諸家不同

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圖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為羽音次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為徵音次見溪羣疑為角音次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為商音次影曉匣喻為宮音來日為半徵半商其次序與切韻指掌圖不同(晁氏讀書志載王宗道切韻指元論四聲等第圖字母次第與鄭樵同唯曉匣影喻之序與鄭異)黃公紹韻會卷首載七音三十六母見溪羣疑魚為角端透定泥為徵幫滂並明為宮非敷奉微為次宮精清心從邪為商知徹審澄孃為次商影曉幺匣喻合為羽來日為半徵半商　公紹所載三十六母自稱本於禮部韻略其次第亦始見終日而分疑母之魚虞危元等字與喻母之

爲帷韋鑄雲員王等字刖爲魚母分彭母之伊鷖因煙蘋攝坳猾暴條幽麼等字刖爲幺母分匣母之洪懷回寒桓還和黃侯含酣等字曉母之瘦華恆等字刖爲合母又併照於知併穿於徹併牀於澄與諸家不同照穿牀之併是也魚幺合之分非也公紹閩人而圖于士音讀疑母不真妄生分別然較周德清中原音韻之無知妄作則有天淵之隔矣

古今音

釋名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正相反韋氏誤也韋特見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而不知讀華爲呼爪切亦非古音也古讀華爲敷詩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車之讀居又何疑焉弘嗣生於漢季稍染俗學故於古音不甚了了

古無輕脣音

凡輕脣之音古讀皆爲重脣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引詩作扶服家語引作扶伏又誕實匍匐釋文本亦作扶服左傳昭十二年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釋文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擊之釋文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漢書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皆匍匐之異文也

古讀扶如酺轉爲蟠音漢書天文志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鄭氏云扶當爲蟠齊魯之閒聲如酺酺扶聲近蟠止不行也　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木呂氏春秋東至扶木又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扶木謂扶桑也說文作榑桑古音扶如蟠故又作蟠木一（切經音義著蟠又作扶蘇）

服又轉爲犕音說文引易犕牛乘馬犕牛即服牛也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鄭世家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眞犕未平注犕古服字

服又轉爲暴音漢書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云暑音暴鄧展云瓜瓝之瓝師古曰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田蚡傳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晉灼云服音瓝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爲呼瓝廣韻蒱蒲報切烏伏卵伏扶富切烏菢子伏菢互相觸而聲亦相轉此伏羲所以爲庖犧伏羲氏亦稱庖犧氏說文虙讀若易虙羲氏虙讀與平祕切　風俗通伏者別也變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

伏又與逼通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注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作伏按偪逼別變皆重脣

伏又與馮通（皮冰切）　史記魏世家中旗馮琴而對春秋後語作伏琴戰國策伏軾撙銜漢書王吉傳馮式撙銜

古音負如背亦如倍史記魯周公世家南面倍依漢書徐樂傳南面背依倍與背同即負扆也背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倍尾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李斐曰負音倍東方朔傳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萯陽也釋名負背也置項背也

書方命圮族史記作負命正義云負音佩依字通負違也按負命猶言背命

負亦爲老母之稱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武負武家之母也案古稱老嫗爲負若今稱婆皆重脣非輕脣

古讀附如部左傳部婁無松柏說文引作附婁云附婁小土山也（今人猶言培塿）　詩景命有僕傳僕附也　廣雅薄附也苻即蒲字左傳取人於萑苻之澤釋文苻音蒲晉書蒲洪孫堅背有草付字改姓苻

古讀佛如弼亦如勃詩佛時仔肩釋文佛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學記其求之也佛正義佛者佛戾也釋文本又作拂扶弗反曲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釋文作拂本又作佛扶弗反晉書赫連勃勃宋書作佛佛　乞伏氏亦作乞佛（古音伏佛皆重脣）　佛亦作髴說文髴大也讀若予違汝弼

古讀文如門水經注漢水篇文水即門水也（今吳人呼蚊如門）　書岷嶓既藝岷山之陽岷山導江史記夏本紀皆作汶山漢書武帝紀文山郡注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岷山　禮記君子貴玉而賤碈碈或作玟釋文玟武巾反又音枚漢書高帝紀亡諸身帥閩中兵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飾之文文閩同音皆重脣也

史記魯世家平公子文公世本作湣公湣與閔同閔亦从文聲

古讀弗如不廣韻不與弗同分勿切說文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筆弗聲相近也

古讀拂如弼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　史記夏本紀女匡拂予

古讀茀如蔽詩翟茀以朝傳茀蔽也周禮注引作翟蔽以朝簟茀魚服箋茀之言蔽也簟茀朱鞹傳車之蔽曰茀

古讀茀如孛史記天官書星茀于河戍索隱云茀音佩卽孛星也漢書谷永傳茀星耀光師古曰茀與孛同音步內反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兩引一作孛一作艴廣韻十一沒部艴艴然不悅蒲沒切此古音又入物部艴淺色敷勿切此齊梁以後之音

古讀繁如鞶左傳成二年曲縣繁纓以朝釋文繁步干反繁纓亦作樊纓周禮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釋文樊步干反（廣韻二十六桓部有繁字云繁纓馬飾薄官切臨元明作步干切是寒桓不分也故知寒桓分開口合口呼亦起於法言諸人）繁又轉如婆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錡氏釋文繁步何反漢書公卿表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古音蒲何反延壽一人而小顏三易其音要皆重脣非輕脣則是漢人無輕脣之確也史記張丞相列傳丞相司直繁君索隱音繁爲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廣韻入戈部有繁字薄波切姓也則繁姓讀婆音爲正

古讀蕃如卞漢書成帝紀引書於蕃時雍於蕃卽於變也孔宙碑又云於卞時雍卞變蕃皆同音

古讀藩如播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播當爲播讀后稷播百穀之播　尙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爲藩

古讀僨如奔禮射義賁軍之將注賁讀爲僨僨覆敗也詩行葦傳引作奔軍之將

古讀汾如盆莊子逍遥游篇汾水之陽司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

古讀紛如豳周禮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豳

古讀甫如圃詩東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鄭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鄭音補　左傳及甫田之北竟釋文甫布五反本亦作圃古音敷如布書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重蔑席　詩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　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今文布作敷

敷亦讀如鋪詩鋪敦淮濆釋文韓詩作敷　又敷時繹思左傳引作鋪　擊蕭箋外薄四海釋文云諸本作外敷注芳夫反是亦讀如鋪也（公羊隱元年釋文叛普顏反普數閉反是古讀數如普）

古讀方如旁書方鳩僝功說文兩引一作旁逑僝功一作旁救孱功史記作方聚布功　書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　立政方行天下亦讀爲旁與易旁行而不流義同　傳云方四方非也　書方告無辜于上論衡引作旁　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　左傳衡流而方羊釋文方蒲郎反　莊子逍遥游篇彷徨乎無爲之側崔譔本作方羊

方又讀如謗論語子貢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廣雅方表也謗方也說文方倂船也古人讀方重脣與邊表倂聲相近字林方遙反補方沃反邶方代反呂忱魏人其時初行反語卽反語可得方之正音六朝以後轉重脣爲輕脣後世不知有正音乃疑爲類隔之說謬矣

古音魴如鰟說文魴或作鰟春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作士彭是魴非輕脣也

古音逢如蓬詩鼉鼓逢逢釋文逢薄紅反徐仙民音豐亦讀重脣也爾雅歲在甲曰閼逢淮南天文訓作閼蓬莊子山木篇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今本蓬作逢蓋淺人妄改兹據陸氏釋文）卽孟子之逢蒙也後世聲韻之學行妄生分別以鼓逢逢讀重脣入東韻相逢字讀輕脣入鍾韻又別造一逄字轉爲薄江切訓人姓改逢蒙逢丑父之逢爲逄以實之則眞大謬矣洪氏隸釋引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巧王褒云逢門子彎烏號藝文志亦作逢門卽逢蒙也古今人表有逢於何數人陽朔中有太僕逢信左傳有逢伯陵逢丑父矣漢有逢萌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石刻有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神

遺逢童子碑其篆文皆从夆魏元丕碑有逢牧孔宙碑陰有逢信亦不書作逄又謂漢儒尙借夆爲逢則恐諸逢當讀爲鼜鼓逢逢之逢洪說是也漢魏以前未有逄字其爲六朝人妄造無疑廣韻江部又有韸字訓鼓聲此即鼜鼓逢逢之逢音轉爲薄江切俗師改从音旁又改夆爲夅皆所謂不知而作也

古讀封如邦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鄭本作封內　釋名邦封也有功於是故封之也

封又讀如窆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堋　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　太僕窆亦如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左傳日中而堋釋文堋北鄧反下棺也禮家作窆彼驗反義同　說文堋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封府容切窆方驗切堋方鄧切（徐鉉音甫鄧切）聲皆相似故可互轉後儒不通古音乃有類隔之例不知古音本無輕脣也古人讀封如邦先鄭云窆堋封音相似是東京尙無輕脣音古音勿如沒爾雅蠠沒即詩密勿也詩黽勉從事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禮記祭義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注勿勿猶勉勉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注卹勿搔摩也古人讀勿重脣故與勉摩聲相轉　顏氏家訓云戰國策音刎爲免古音刎免皆重脣六朝人轉刎爲輕脣故以爲異

古讀副如劈說文副判也判副雙聲引周禮副辜籀文作疈辜詩不折不副讀孚逼反字林副判也匹亦反（詩釋文）

古讀罰如敓周禮大敓犯敓注故書敓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敓敓讀爲別異之別

古讀非如頒說文糞賦事也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大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匪頒雙聲

古讀匪如彼詩彼交匪敖春秋襄廿七年傳引作匪交匪敖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紓　春秋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注匪彼也　廣雅匪彼也

匪又與郯通詩有匪君子韓詩作郯

腓與芘同詩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毛於此文及牛羊腓字之皆訓腓爲辟蓋以聲相似取義

古文妃與配同詩天立厥配釋文本亦作妃易遇其配主鄭本作妃

剕與臏通書剕罰之屬五百史記周本紀作臏

菲與苞通曲禮苞屨扱衽注苞或爲菲

浘與浼通詩河水浼浼釋文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

娓即美字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　說文娓順也讀若媚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春秋莊廿八年築郿公羊作微　詩勿士行枚傳枚微也　廣韻六脂郿眉紐有[illegible]六字皆古讀後來別出微韻乃成[illegible]之隔矣

古讀無如模說文𣞤或說規模字漢人規模字或作橅　易莫夜有戎鄭讀莫如字云無也無夜非一夜　詩傳音莫逢箋莫無也　廣雅莫無也　曲禮毋不敬釋文云古文言毋猶今人言莫也　釋氏書多用南無字讀如曩謨梵書入中國繙譯多在東晉時音猶近古沙門守其舊音不改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無又轉如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云按衍集毛字作无漢書功臣侯表序靡有孑遺耗矣注孟康曰耗音毛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大昕案今江西湖南方音讀無如冒即毛之去聲

無轉訓爲末檀弓末吾禁也注末無也　又轉訓爲靡釋言靡無也

古讀蕪與蔓通釋草蔓菁釋文云蔓音万本又作蕪音無古讀蕪如模詩民雖靡膴箋膴法也釋文徐云鄭音模又音武韓詩作靡膴　詩周原膴膴文選注引韓詩作腜腜莫來切模腜聲相近　說文腜讀若謨

璑从無聲周禮弁師璑玉三采注故書璑作璠說文璑三采玉也璑璠聲相近

鳳卽朋字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朋象形鳳飛羣鳥從以万數故以爲朋黨字字林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　莊子逍遙游篇其名爲鵬釋文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　宋玉對楚王問云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與莊子說正同可知鳳卽鵬也

古讀反如變詩四矢反兮韓詩作變　說文汳水卽汴水（廣韻以汳汴爲二字汳芳万切在願韻汴皮變切在線韻由不知古無輕脣）

古讀馥如苾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

古讀復如愎釋言狃復也孫炎云狃伏前事復爲也春秋傳愎諫違卜謂諫不從而復爲也說文無愎字畫卽狃復字後儒改從心旁耳　今人呼鰒魚曰鮑魚此方音之存古者

古讀法如逼釋名法逼也人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古音曉重脣今吳音猶然說文曉莫也詩毛傳莫曉也莫曉聲相近

古讀馮爲淜本从冰得聲易用馮河詩不敢馮河論語暴虎馮河春秋宋公馮皆皮冰反　吾衍謂孟子諸馮馮婦之馮皆皮冰反按水經注皇舅寺是太師昌黎馮晉國所造攷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封昌黎王是魏時讀馮姓皮冰反故或作憑也

俘與寶通春秋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俘作寶

一切經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扶鳩反是桴與枹同音

廣韻十七眞部府巾切有份玢邠攽砏武巾切有旻敃玟忞符巾切有穷　二十文部無分切有𢊞閺閿聞符分切有墳蕡轒鼖濆燌羵鼢黂橨鐼轒府文切有饙餴黺

二十五德部蒲北切有蔔踣仆垘䳰菔拔匹北切有覆堛䮼莫北切有万

十陽部輕脣武方切十二字十一唐部重脣莫郎切十四字其同者芒䍏茻邙等五字今皆讀重脣無讀輕脣者幷鋩硭兩字亦皆讀重脣吳音則亡忘望亦讀重脣北音又轉爲微母

古讀房如旁廣韻阿房宮名步光切釋名房旁也在堂兩旁也史記六國表秦始皇二十八年爲阿房宮二世元年就阿房宮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

古讀望如茫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　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疏明都卽宋之孟豬（古音孟如芒）

古讀務如牟荀子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卽務光也　左傳莒公子務婁徐音莫侯反

古讀發如撥詩鱣鮪發發釋文補末反此古音也一之日觱發說文作滭冹此雙聲亦當爲補末切釋文云如字誤矣　說文𣲡分勿切（古讀分如邠本重脣）

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

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說文沖讀若動書惟予沖人釋文直忠切古讀直如特沖子猶童子也字母家不識古音讀沖爲蟲不知古讀蟲亦如同也詩蘊隆蟲蟲釋文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爞爞郭都冬反韓詩作烔音徒冬反是蟲與同音不異（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杜注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是蟲桐同音之證）

古音中如得周禮師氏掌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云中得也（史記索隱）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小司馬皆訓爲得　呂覽以中帝心注中猶得

古音陟如得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　詩陟其高山箋陟登也登得聲相近

古音趙如擢詩其鎛斯趙釋文徒了反周禮考工記注引作其鎛斯擢大了反荀子楊倞注趙讀爲掉

古音直如特詩實惟我特釋文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孟子直不百步耳直但也但直聲相近　呂覽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注特猶直也檀弓行幷植于晉國注植或爲特　王制天子犆礿注犆猶一也釋文犆音特　玉藻君羔幦虎犆注犆讀如直道而行之直　士相見禮喪俟事不犆弔定本作特　穀梁傳犆言同時本亦作特

古音竹如篤詩綠竹猗猗釋文韓詩竹作𥳑音徒沃反今北音定母去聲字多誤入端母古音書不甚讀詩麟之定定之方中皆丁佞反與篤音相近皆舌音也篤竺並从竹得聲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云古文作竺書曰篤不忘釋文云本又作竺釋詁竺厚也釋文云本又作篤按說文竺厚也篤厚字本當作竺經典多用篤以其形聲同耳漢書西域傳無雷國北與捐毒接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毒也張騫傳吾賈人轉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後漢書杜篤傳推天督注卽天竺國然則竺篤毒督四文同音

古讀禂如禱周禮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引詩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按說文引詩既禡既禂禱與禂文異義同後鄭讀禂爲誅是漢時誅侏亦讀舌音

古讀豬如都檀弓洿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　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　滎波既豬周禮注作滎播既都

古讀追如堆士冠禮追注追猶堆也郊特牲毋追釋文多雷反　枚乘七發踰岸出追李善注追古堆字　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彫追聲相近故荀子引詩彫琢其章釋文追對回反　追琢又作敦琢詩敦琢其旅釋文敦都回反徐又音彫

古讀卓與的相近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

古讀倬如菿詩倬彼甫田韓詩作菿

古讀棖如棠論語或對曰申棖釋文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棖申棠一人耳大昕案詩俟我於堂今箋云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續則轉寫譌也　因棖有棠音可悟古讀長丁丈切與黨音相似正是音和非類隔

古讀池如沱詩滮池北流說文引作滮沱據宋本　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卽滹沱之異文

古讀禠如拕易終朝三禠之釋文禠徐敕紙反又直是反鄭本作拕徒可反說文禠奪衣也讀若池池卽拕之譌拕奪聲相近

古讀沈如潭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與潭同音韓退之詩潭潭府中居卽沈沈也

古讀廛如壇周禮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注故書廛或爲壇司農讀爲廛

古讀秩如豑書平秩東作說文引作豑爵之次弟也从豊弟聲　秩又與載通說文載大也讀若詩載載大猷載大聲相近秩又與趨通說文趨走也讀若詩威儀秩秩凡从失之字如跌迭瓞眣鉄皆讀舌音則秩亦有迭音可信也詩胡迭而微韓詩作載

姪娣本雙聲字公羊釋文姪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韻姪有徒結直一兩切今南北方音皆讀直一切無有作徒結切者古今音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交互出切此昧其根源而強爲之詞也

古讀抽如搯詩左旋右抽釋文云抽敕由反說文作搯他牢反

古讀陳如田說文田陳也齊陳氏後稱田氏陸德明云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呂覽不二篇陳駢貴齊陳駢卽田駢也

詩維禹甸之釋文毛田見反治也鄭繩證反六十四井爲乘周禮小司徒四邱爲甸注甸之言乘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讀與維禹敶之之乘同禮記郊特牲邱乘共粢盛注甸或謂之乘左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釋文甸時鐙反說文引作中佃古者乘甸陳田聲皆相近乘之轉甸猶陳之轉田經典相承陳直覲反乘繩證反後世言等韻者以陳屬澄母甸屬定母乘屬床母由于不明古音徒據經典相承之反切而類之而不知其本一音也爾雅堂塗謂之陳詩胡逝我陳傳堂塗也中唐有甓傳堂塗也正義云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陳田同音故與唐塗聲相近

古讀咮如鬭詩不濡其咮釋文咮陟救反徐又都豆反廣韻五十候部有噣字或作咮都豆切與鬭同音卽徐仙民音也古陟得同音陟救與都豆本無二聲唯救在宥部豆在候部故別而出之後之譚字母者

（韓以徐音爲類隔非音和失之遠矣）

古讀涿如獨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春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爲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如詩重穋字周禮作穜稑是重穜同音陸德明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穜蓺之字今人亂之已久予謂古人重童同音嶧山碑動从童說文董从童左傳予髮如此種種徐仙民作董董古音不獨重穋讀爲穜即種蓺字亦讀如穜也後代讀重爲齒音并从重之字亦改讀齒音此齊梁人強爲分別耳而元朗以爲相亂誤矣（易憧憧往來徐仙民音童京房本作憧）

今人以舟周屬照母輈啁屬知母謂有齒舌之分此不識古音者也考工記玉楖雕矢磬注故書彫或爲舟是舟有雕音詩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古讀舟如雕故與帶聲相近彫雕琱鵰皆从周聲調亦从周聲是古讀周亦如雕也考工記大車轅摯注摯輖也釋文輖音周亦音弔或竹二反陸氏於輖字兼收三音弔與雕有輕重之分而同爲舌音周聲聲相近故又轉爲竹二反今分周爲照母竹爲知母非古音之正矣

至致本同音而今人強分爲二（至照母致知母）不知古讀至亦爲陟利切讀如疐舌頭非舌上也詩神之弔矣不弔昊天毛傳皆訓弔爲至以聲相近爲義咥耋皆从至聲可證至本舌音後人轉爲齒音耳

古讀支如鞮晉語以鼓子苑支來苑支卽左傳之鳶鞮也說文引杜林說芰作茤

古讀專如耑舌音非齒音也叀爲專之古文剬卽斷字或作剸

彖本舌音椽从彖聲徐仙民左傳音切椽爲徒緣此古音也而顏之推以爲不可依信後來韻書遂不收此音

廣韻每卷後附出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上平聲八字卑（必移切本府移切）陴（並之切本符之切）眉（目悲切本武悲切）邳（並悲切本符悲切）悲（卜眉切本府眉切）肧（偏杯切本芳杯切）頻（步真切本符真切）彬（卜巾切本府巾切）下平聲六字緜（名延切本武延切）[illegible]（中全切本丁全切）閍（北盲切本甫盲切）平（僕兵切本符兵切）凡（符芝切本符咸切）芝（數凡切本匹凡切）上聲五字否（並鄙切本符鄙切）貯（知呂切本丁呂切）縹（偏小切本敷沼切）摽（頻小切本符小切）褾（邊小切本方小切）去聲二字裱（賓廟切本方廟切）窆（班驗切本方驗切）不知何人所附古人製反切皆取音和如方府甫武符等古人皆讀重脣後儒不識古音謂之類隔非古人意也依今音改用重脣字出切意在便於初學未爲不可但每韻類隔之音甚多僅改此二十餘字其餘置之不論既昧於古音而於今亦無當矣

聲相近而譌

李匡文資暇集今人謂帽爲慕保爲補（今北人讀堡爲補唐時蓋已然）褒爲逋暴爲步此由豪韻轉入模韻也

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逆斤切見遁齋志）秦聲謂蟲爲程（同上）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癸辛雜識黃匣母王喻母）

吳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巨緯如喻虧如去平聲逵如瞿椅讀于據切小兒毀齒之毀如許

江西方言兩如葦

蘇州之葑門讀葑如富

桐城人讀圖如頭對如帝

婺源人讀命如慢性如散

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

廣東人讀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茍

元時方音

古今韻會舉要謂恤與肅同柮與祝同出與燭同黜與觸同術與逐同律與六同率與縮同弗與福同拂與愎同佛與伏同屈與曲同欝與彧同歘與旭同骨與穀同窟與哭同咄與篤同突與毒同朏與朴同孛與僕同沒與目同卒與速同忽與縠同皆不合於古音證之今音亦多齟齬殆元時方音也輟耕錄云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又可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

錢大昕學

三史

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軍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傳休奕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温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

十三史十史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目錄類有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晁氏讀書志作殷仲茂蓋宋史避諱改殷爲商類事類有十三代史選三十卷吳武陵唐人蓋唐時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書爲十三代史也又類事類有十史事語十卷十史事類十二卷李安上十史類要十卷十史者自三國至隋十代之史馬班范三家不在其數

十七史

宋人於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於是有十七史之名宋史藝文志史鈔類有十七史贊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類事類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陳振孫云或曰王令也通鑑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上作讀十九史詩賜近臣和十九史之名乞無所見或卽十七之譌

十八史十九史

元曾先之撰十八史略二卷蓋於十七史之外益以宋事也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稱十九史略

監本二十一史

日知錄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南雍志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校對修補以備傳布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遂

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然校勘不精譌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北監本十三經注疏刱始於萬曆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廿一史則開雕於萬曆廿四年至卅四年竣事板式與十三經同

史記舊本

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曰暘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按太史公多識古文所引諸經與今本多異者皆出先秦古書後人校改漸失其眞卽湯谷一條推之知舊本爲小司馬竄改者不少矣

十二諸侯年表

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廣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是也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當有徐廣曰庚申字今刊本乃於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刪去徐廣注讀者遂疑爲史公本文曾不檢照後二篇亦太疏矣攷徐注之例唯於每王之元年記干支此表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幷非徐氏之例其爲後人羼入鑿鑿可據且史公以太陰紀年故命太初之元爲閼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爲徐注又何疑焉

角里先生

吳郡志人物門云前漢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曆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史記正義角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又云今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祿里村是史記正義今史記南北雍刻於留侯世家但載索隱說以周術爲河內軹人初不載正義之文蓋正義之散落多矣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爲司徒至稱十一世洪氏隸釋有圈公神坐圈公神祚机此卽四皓之東園公也會稽典錄載虞仲翔云鄞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卽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此卽四皓之黃公也稱漢人自述其先代仲翔生於漢末追溯鄉哲所言皆當不妄而索隱止載東園公姓庾夏黃公姓崔於圈

氏虞氏說置而不取愚謂四皓之姓名里居太史公既無明文安知虞崔之必是而圈黃之必非乎安知周術之必居河內而不居吳乎史記正義失傳宋人合索隱正義兩書散入正文之下妄加刪削使後人不得見守節眞面目可嘆也

司馬貞

司馬貞張守節二人新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貞前後序不見年月按唐書劉知幾傳開元初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唯子夏易傳請罷詔可今補史記序自題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唐制弘文館皆以它官兼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係正五品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仍爲弘文以題銜驗之貞除學士當在開元七年以後也高祖本紀母劉媼索隱云近有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膺復當是膺福之譌先天二年爲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見唐書公主傳今河內縣有大雲寺碑即膺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見唐書本傳貞與賈徐諸人談議當在中睿之世計其年輩盡在張守節之前矣唐書藝文志又稱貞開元潤州別駕蓋由文館出爲別駕遂蹭蹬以終也

吳楚通稱

吳王濞列傳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吳之師傅當是吳人而史稱楚者戰國時吳越地皆幷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項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輕悍此云楚人輕悍吳楚異名其實一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

漢書景祐本

予撰漢書攷異謂哀帝紀元壽二年春正月元壽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鄉當作成都樂成下衍龍字百官公卿表寧平侯張歐寧當作宣俞侯欒賁欒當作欒安年侯王章年當作平平喜侯史中喜當作臺廣漢太守孫寶寶當作寶五行志能者養之以福之以當作以之地理志逢山長谷諸水所出諸當作渚博水東北至鉅定博當作時張良傳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陳留陳字衍枚乘傳凡可讀者不二十篇不當作百韓安國傳梁城安人也城當作成韋賢傳畫爲亞人當作亞佞幸傳龍雒思侯夫人雒當作領頃見北宋景祐本此十數處皆與予說合景祐本後題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一千三百三字

地理志譌字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東井當作軫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危當作尾

臣瓚晉灼集解

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按顏氏漢書敘例云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略並題云然斯不審耳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即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隋志多承阮錄舊文則應劭下當有等字殆傳寫失之也晉灼集解十四卷不載於隋志則師古所謂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未之見王阮既未著錄故隋志亦遺之也

漢書注本始于東晉

漢書敘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據此知不獨服虔應劭音義各自單行即晉灼臣瓚兩家亦不注于本文之下直至蔡謨乃取臣瓚書散入漢書謨固東晉人也小顏所注蓋依蔡本而稍采它書附益之

後漢書注攙入正文

郭太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七十四字本章懷注引謝承後漢書之文今誤作大字溷入正文予嘗見南宋本及明嘉靖己酉福建本皆不誤蔚宗書避其家諱於此傳前後皆稱林宗字不應忽爾稱名且其事已載黃憲傳毋庸重出也

張堪

張衡之祖父堪蜀郡太守列傳第二十一卷所稱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者卽其人也彼傳云南陽宛人此云南陽西鄂人縣名小異郡望無改何屺瞻謂別是一人非也

章懷注多譌字

和帝紀注引說文墊音大可反大可當作直小

李通傳注引謝承書安衆侯劉榮榮當作寵

馬援傳注父仲又嘗爲牧帥令帥當作師

漏衍傳注曲陽縣名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案唐定州無故城縣蓋鼓城之譌（毛本作彭城縣彭與鼓字形相涉而譌）

度尙傳椎髻爲語之人注引書曰島夷卉服島當作鳥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傳尙書本亦是鳥字故章懷引以注爲語之人文校書者誤依今禹貢本改之非章懷之誤也

王充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按論衡自敘篇云六歲教書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嘲稱鯀惡禹聖叟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蓋自居于聖賢而訾毀其親可謂有文無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稱孝誰則非孝

陳蕃傳二郡字

陳蕃傳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史所稱二郡謂太原太守劉瓆案趙津南陽太守成瑨案張汜也據王允傳稱小黃門晉陽趙津晉陽者太原屬縣故瓆得案其罪此傳小黃門下無晉陽字則二郡文不可通矣

孔融傳誤

孔融傳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注並獻帝子案東海王祗乃東海王彊之玄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矣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敦（東海疑北海之譌說見攷異）敦以建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歿矣蔚宗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許愼傳漏略

儒林許愼傳太疏略敘其歷官但云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不言仕于何朝今按說文自序云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是其著說文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歲也其子沖於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上書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又云今愼已病則太尉南閣祭酒乃其所終之官也說文引漢人說皆直稱其名唯賈逵稱賈侍中而不名沖上書云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愼爲賈逵弟子無疑漢儒最重師承而史略不及之此其疏也攷賈逵傳永元三年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騎都尉十三年卒是愼撰說文時逵尙無恙其爲太尉南閣祭酒亦當在永元時攷和帝紀永元五年太尉尹睦免而張酺代之十二年酺免而張禹代之延平元年禹遷太傅而徐防代之是愼爲南閣祭酒時府主非張酺卽張禹也沖上書又言愼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此事亦當見于傳

司馬彪續漢書志附范史以傳

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范史九十卷各別其併於范史實始於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云范氏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蓋誤以志爲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范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志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於卷首特標注補明非蔚宗元文也厥後章懷太子別注范史而劉注遂廢惟志三十卷則章懷以非范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然司馬史

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范闕因冒後漢之名今旣與范史並列學官宜改題續漢志以復紹統舊名且訂宋明刊本沿襲之失

安縣卽婁縣之譌

續漢書郡國志吳郡有安縣攷前書晉宋志皆無之此志亦不載何年置前無所承後無所幷疑卽婁之壞字因婁譌爲安校書家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於無錫之後幷改十二城爲十三盧熊蘇州府志謂東漢省錢唐而增安縣又謂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以安屬屯田典農校尉之說未審盧氏何據大約後人臆造耳監本無婁字新刊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闔閭所築以備越續志安縣下注越絕云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兩縣俱有備越遺迹益信安與婁非二地矣

平原有西平昌縣

予校郡國志至樂安國下云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疑西平昌三字爲衍文及讀宦者傳彭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在平原郡又晉志平原國有西平昌縣乃知西平昌實平原屬縣因樂安與平原文相次遂錯入注中當改作大字移於平原郡諸縣之末已載其說於廿二史攷異矣今檢漢碑又得一證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永憙年號

史繩祖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築殿闢地得古甎其封石作兩闕狀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繩祖之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云永憙之號不見于史按沖帝卽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嘉憙之與嘉文字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於今日孰知漢沖帝永嘉之爲永憙也

三國志注誤入正文

魏志王肅傳評末云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陳少章謂劉寔以下當是裴氏注誤爲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爲云云與此正同肅爲晉武帝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詞豈應於評中更摭其短乎予攷承祚諸評文簡而要從未引它人說少章之言是也

蜀志楊戲傳載季漢輔臣贊其有贊而無傳者附注爵里於下注亦承祚本文也最後有云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此二行及王常衛三傳皆裴松之注今刊本皆升作大字讀者亦仍爲承祚正文則大誤矣承祚作益部耆舊傳見于晉書本傳及隋經籍志若雜記則隋志無之或云陳術撰亦必晉人不應承祚遽引其書蓋裴氏於季孫德李偉南二人注下旣各引雜記以補本注之闕而王嗣等三人姓名不見於承祚書故附錄以博異聞此亦裴注之恆例今承譌已久特爲辨正以詒讀史者

徐詳當有傳

吳志是儀胡綜二人同傳綜傳末云徐詳者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陳少章云承祚書凡不立傳而附見它傳者雖事迹可稱評皆不及之今綜次於儀詳又附綜傳而評云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時幹興事業者也又云儀淸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攷詳通使曹公唯一見孫權傳如陳氏之評則固屢奉使稱旨矣評先詳後綜其非附見綜傳可知無傳有評似乖史例意詳自有傳而偶逸之綜傳末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綜傳孫權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督又江表傳詳奮以侍中偏將軍爲節度官典掌軍事亦可略見其幹略矣

新晉書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而晉宣武二帝紀陸機王羲之二傳論出太宗自撰故卷首題御撰而不列史臣之名然當時王隱何法盛臧榮緒諸家之書具在故劉知幾史通有新晉書之稱僞書正義所引晉書今本無之當是臧榮緒書也李善注文選備引諸家晉書而不及御撰之本迨安史陷兩京故籍散亡唯存貞觀新撰書後

世遂不知有新晉之名矣

晉書敘例

晉書紀志列傳載記百三十卷之外別有敘例一卷目錄一卷今目錄猶存而敘例所撰敘例久不傳矣其見于史通者一云凡天子廟號唯書于卷末一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為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一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為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

新舊晉書不同

舊晉書無劉伶畢卓傳新書始增之

劉遺民曾續習于檀氏春秋有傳今晉書無其名

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本出劉敬叔異苑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始采之新晉書亦采焉

劉知幾云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雖取悅于小人終見嗤于君子矣

晉僑置州郡無南字

晉南渡後僑置徐兗青諸州郡於江淮閒俱不加南字劉裕滅南燕收復青徐故土乃立北青北徐州治之而僑置之名如故其時兗境亦收復不別立北兗州但以刺史治廣陵或治淮陰而遙領淮北實郡義熙末乃以兗州刺史治滑臺而二兗始分然僑立之州猶不稱南至永初受禪以後始詔除北加南此詔載於宋書本紀可謂信而有徵矣宋書州郡志謂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此據後來之名追稱之非當時已稱南兗南青也乃晉書地理志兗州篇謂明帝以郗鑒為刺史寄居廣陵後改為南兗州則甚誤矣攷東晉之世徐兗二州刺史或分或合自郗鑒以後領兗州刺史者紀傳一一可攷曷嘗有稱南兗州者乎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瑯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此皆誤采宋志之文而不知晉時本無南字元帝渡江之始未嘗有北徐州也史家昧於地理無知妄作未有如晉志之甚者

晉書沿襲之誤

地理志司州篇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恆農譙松滋大戚八縣大戚者廣戚也據宋書州郡志青州篇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邱大劇臨朐十一縣為高密國大亦縣名即東莞之廣縣也隋人避煬帝諱改廣為大唐初史臣不能更正遂若晉人預避隋諱此可噴飯矣營陵安邱廣劇臨朐五縣皆屬東莞不屬城陽志以此十一縣皆屬城陽亦誤也徐州篇載明帝立南太平南泰山等郡攷晉時無太平郡蓋廣平之譌宋志謂永初郡國有廣平郡寄治丹徒後省為縣屬南太山者是也此亦沿襲隋諱改廣為大後來校書者又妄改作太耳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有大至即廣至也宣城郡有大梁即廣梁也大德即廣德也

濟陽乃濟陰之譌

地理志濟陽郡漢置統縣九定陶乘氏句陽離狐宛句己氏成武單父城陽當作成陽攷漢所置郡無濟陽蓋濟陰之譌宋志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兗州領成武冤句宛與冤同單父城陽四縣永初郡國又有句陽定陶可證此濟陽為譌字又列傳卞壼濟陰冤句人杜元凱左傳注曾國今濟陰定陶縣則此九縣屬濟陰益無可疑矣但晉時自有濟陽郡宋志謂晉惠分陳留為濟陽國者是也晉志以太康地志為斷故不列濟陽之名濟陽所領縣今亦無攷要之濟陰自濟陰濟陽自濟陽不可混而為一志既不書惠帝分濟陽似史臣竟誤仞濟陰為濟陽非由傳寫之失也

樂安國鄒縣

晉志樂安國有鄒縣當是梁鄒縣史誤脫梁字日知錄攷之甚詳

吳興郡脫一縣

陽羨縣前漢屬會稽後漢屬吳郡吳孫皓改屬吳興晉志吳興郡統縣十不及陽羨者漏也後有吳興之陽羨歸可證周處傳義興陽羨人義興郡因處子玘起義而立處生前未有此郡當書吳興為正

西郡非漢置

涼州有西郡漢置統縣五曰勒劇丹仙提萬歲蘭池按司馬彪郡國志曰勒劇丹屬張掖郡是此郡由張掖分而漢末不聞有西郡之名卽總序所述漢魏增置亦無之

青州脫北海郡

地理志青州無北海郡而有濟南郡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按漢之濟南治東平陵領縣十四與此所領無一同者杜元凱左傳集解皆以晉郡縣證古地名濟南有歷城平陵於陵漯陰祝阿諸縣而平壽卽墨自屬北海與此志相校唯有祝阿一縣相合餘皆乖錯又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陵爲北海王兩郡同時建國不聞幷北海入濟南志殆誤矣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歷城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六縣唯上鼓逢陵二縣下云晉無則歷城諸縣皆晉所有也朝陽縣下云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諸縣仍屬濟南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卽墨下密平壽六縣唯劇縣下云晉太康地志屬瑯邪(今志屬東莞)其餘五縣不云改屬則晉時平壽諸縣仍屬北海也杜元凱生于晉世沈休文去晉未遠故當取以爲信蓋濟南郡領歷城著平陵於陵祝阿諸縣北海郡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都昌諸縣(北海都昌縣見左傳注)史家不知文字爛脫乃以北海屬縣入之濟南後人遂謂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于欽引齊乘地記)豈其然乎

濟岷郡

濟南郡下又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予謂此條亦晉志之誤攷宋志南兗州篇云濟岷郡(江左立)領營城晉寧(江左立)凡二縣蒙上永初郡國之文是濟岷郡本江左所立而宋初尙有此郡也又稱何志有平原郡領茌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平原之濟岷晉寧幷營城(先是省濟岷郡爲縣)是濟岷郡廢爲縣幷所領二縣改隸平原在元嘉十一年以前也又稱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苑朝陽歷城樓煩陰觀廣武茌平營城臨菑平原十縣是元嘉以後又幷平原郡及所領縣入南東平郡也又稱孝武大明五年以東平幷廣陵則幷南東平之名亦不存矣濟岷一郡僑置幷合之迹宋志歷歷可攷修晉史者采無稽之談不一檢照正史甚矣其無識也濟岷郡本江左立則太康地志自不應有此郡而徙蜀豪家之說不辨而知其誣矣

豫州之沛郡

蔡謨傳拜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按蔡謨領徐州刺史不見于成帝紀紀書郗鑒薨于咸康五年八月謨爲鑒軍司卽代鑒任必在是年秋冬閒矣宋志南兗州沛郡下云舊屬豫州江左分配案成帝咸康七年四月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沛郡改配徐州當在咸康七年以後故蔡謨傳猶繫豫州也

幽州之燕國

謝安傳領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謝玄傳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江左僑置燕國唯見此二條而地理志未之及焉攷宋書州郡志南徐州淮陵下云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廣陽二縣廣陽當是燕國屬縣義熙土斷後省燕國幷入淮陵郡也

內史太守互稱

漢制諸侯王國以相治民事若郡之有太守也晉則以內史行太守事國除爲郡則復稱太守然二名往往混淆史家亦互稱之如元帝紀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攷丹陽未嘗爲王國地理志元帝改丹陽太守爲尹薛兼傳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則元帝紀誤矣王曠亦丹陽太守(見陳敏傳)而顧榮傳以爲內史其誤與元帝紀同它如陸雲稱清河內史(本傳)亦稱太守(陸氏異林)桓彝稱宣城內史(成帝紀及本傳)亦稱太守(桓溫蘇峻諸傳)蘇峻稱歷陽內史(本傳)亦稱太守(成帝紀)孫默稱瑯邪太守(元帝紀)亦稱內史(石勒載記)周廣稱豫章內史(元帝紀)亦稱太守(華軼傳)王承稱東海太守(王湛傳)亦稱內史(名士傳)此類譌混相承史家不能釐而正之也

沙門入藝術傳始于晉書

後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然中國人無習之者晉南渡後釋氏始盛宋文梁

武之世緇流有寵幸者然沈約姚思廉之史不爲此輩立傳至晉書藝術傳
乃有佛圖澄僧涉鳩摩羅什曇霍四人皆在僭僞之朝與晉無涉而采其誕妄
之迹闌入正史唐初史臣可謂無識之甚矣

列女

晉書以僭僞諸國別爲載記前涼張氏西涼李氏不失臣節仍歸列傳此史例
之善者也至如劉聰妻劉苻堅妾張苻登妻毛慕容垂妻段等守義不污自當
附于載記其家既非晉臣又非晉詔所褒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與中邦巾幗
同爲一科於限斷之法何在徵播諸人難免師心自用之譏矣張天錫季暠本
爲晉臣其妻妾入于晉之列女是爲允當不當與劉苻慕容一概而論也

嘉祐校七史

長編嘉祐六年八月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
不完者訪求之今世所傳皆出于嘉祐校刊之本魏書每卷末閒有史臣校訂
語宅史無之蓋後來失去

南齊書序錄

南齊書有序錄一篇劉知幾云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
例也今沈約志序倘存蕭子顯之序錄不復見矣
後魏北齊兩書皆有例劉知幾云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又
引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

諸史殘闕

宋書闕到彥之傳見書錄解題蓋宋本已然
南齊書州郡志桂陽王鑠徐孝嗣高麗傳各闕一葉
魏書地形志二下卷有闕字
北史魏孝文六王傳廣平王懷全篇闕佚僅存卌二字汝南王悅篇亦多脫文
京兆王愉之子爲西魏文帝清河王懌之孫爲東魏孝靜帝而傳末皆不見其
名知此卷文字脫漏多矣
邢邵傳內自請置學至累遷尙書令加侍中凡六百六十七字皆李崇傳文誤
入

緹裙

南齊書始安王遙光傳緹裙可望天路何階裙當作羣續漢書五行志王莽末
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
囂起兵天水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遙光
亦病蹙故以隗囂況之郡國志天水郡冀縣有緹羣山

夷齊字誤

南史明山賓傳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
固多士孫頤谷（志祖）讀書脞錄据梁書夷齊作夷吾正其誤當矣又謂東秦當作
東齊則誤甚漢書高帝紀田肎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東西秦也後人因稱
齊地爲東秦

官名地名從省

六朝人稱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爲黃散（晉書陳壽王敦傳）祕書著作郎爲祕著（南史郭原平傳）
驍騎游擊將軍爲驍游（南史何戢傳）中書祕書爲中祕（北史伊馥傳）中軍鎮軍撫軍將軍
爲中鎮撫領軍護軍爲領護（南齊書百官志）此官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稱廬江九江
爲廬九（晉書伏滔正淮論宋書志序）零陵桂陽爲零桂（吳志步騭呂岱傳宋書志序）棘門霸上爲棘霸
（潘岳西征賦）犍爲牂柯爲犍牂（左思蜀都賦）犍爲廣漢爲犍廣（常璩華陽國志）建安晉安爲建晉
（陳書蕭乾傳）會稽山陰爲稽陰（陳書褚玠傳）河閒東平爲閒平（南史梁宗室傳論）定襄侯祗衡山
侯恭爲衡定（南史蕭發傳）此地名之割裂而無義者也
唐人稱拾遺補闕曰遺補（唐書溫造傳）
宋人稱節度觀察爲節察防禦團練爲防團節度觀察掌書記支使爲支掌（職官
志）提刑轉運爲提轉（見涑水紀聞）
金人稱防禦刺史爲防刺（金史宣宗紀）
唐人稱咸陽華原爲咸華（杜子美詩）
元人稱慶元紹興爲慶紹（海運圖石刻）

新唐書明皇二十九女

唐書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吳氏糾其謬謂公主數多一人然不言所多何人予考傳載明皇諸女中有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咸通懿宗年號也以明皇女而追封於懿宗之世殊爲不近情理攷懿宗八女中正有普康公主傳不著其封年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必是懿宗女非明皇女也若去此一人正合二十九之數然史文譌謬至此校刊諸臣固難逭其責矣

本紀一事重書而年月違錯

德宗紀貞元十七年嘉王運薨而文宗紀開成三年八月又書嘉王運薨憲宗紀元和十年丹王逾薨而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又書丹王逾薨此兩王之薨年必有一誤而吳氏糾謬不及焉予攷宋敏求唐大詔令載寶曆元年正月南郊赦文云亞獻嘉王運終獻循王遹各賜物一百匹則寶曆初運尚無恙謂卒於貞元十七年者誤矣丹王逾傳稱元和十五年薨與穆宗紀同則憲宗紀書于十年者誤

宗室世系表脫漏

唐大詔令載元徵之撰嗣虢王濤太僕少卿制錢珝撰宗正卿嗣鄭王遜大理卿制此兩嗣王之名宗室世系表皆闕而不載蓋唐中葉以後宗室嗣王入仕之途益狹譜牒散亡史家無所徵信矣

德王裕本名佑

吳氏譏昭宗子裕紀書祐爲誤按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之元子可冊爲皇太子仍改名裕是初封德王時正名佑紀本不誤但傳失書改名一節耳祐佑偏旁小異古書本可通用吳不攷而妄糾之

彭王惕

憲宗子彭王惕傳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按惕爲憲宗子自元和十五年庚子憲宗崩至乾寧四年丁巳韓建殺諸王相距七十八年卽使惕尚在豈復能領兵乎昭宗紀不書彭王名當是惕之後嗣王者傳輒以惕當被殺諸王之一恐未可信

通王滋

宣宗諸子傳通王滋會昌六年始王夔懿宗立徙王昭宗乾寧三年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衞京師爲韓建所殺按懿宗紀咸通四年八月夔王滋薨是滋薨於懿宗之世未嘗徙封通王也若昭宗時領侍衞軍爲韓建所殺者乃通王滋非夔王兩王名偶相同豈可傅會爲一人予謂建所殺者當是德宗子通王諶之後嗣封者史臣不能深攷妄意夔王有徙封之事失其實矣

沂王禋

昭宗紀稱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凡九王宣宗諸子傳則云十一王謂通王滋與睦濟韶彭韓沂陳覃延丹十王也(紀無濟睦二王)諸王皆疎屬史家失其系胄獨沂王禋爲昭宗子而昭宗諸子傳不言禋爲韓建所殺且昭宗諸子禋次居六其時必未與兵何故爲建所忌又建所殺者十六宅諸王耳昭宗子必不在十六宅就令有出居者亦不應獨禋一人紀書沂王禋被殺事殊未可信舊史昭宗紀有儀王無沂王疑沂乃儀之譌新紀又妄益禋字耳

宋景文識見勝於歐公

唐書歐陽修撰本紀志表宋祁撰列傳後世重歐陽公之名頗惜列傳不出公手予讀儒學傳啖助論云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此等議論歐陽所不能道歐陽之詩童子問正宋所譏捨成說而詬前人者也其後王安石鄭樵輩出以穿鑿杜撰爲經學詆毀先儒肆無忌憚景文已先見及之矣

古律有蔭減蔭贖

唐制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犯死罪奏請議此卽周禮議貴之法也其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妻子兄弟之子及孫犯死

罪亦得上請其犯流罪以下減一等文武職事五品以上散官三品以上勳官及爵五品以上者犯死罪上請其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亦減一等七品以上官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九品以上官本身犯流罪以下聽贖此亦承隋舊制隋書刑法志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是也八議本周公之制至是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改明名例律雖載八議之條乃戒治獄官勿許引用而先王忠厚之意澌滅盡矣

加役流

唐太宗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裴洪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文獻通考）唐律疏義加役流者本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爲加役流

斷屠月禁殺日

唐律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云依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雖不待時於此月日亦不得決死刑也其正月五月九月有閏者各同正月亦不得奏決死刑唐會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此據實退錄所引）十齋日即唐律疏之十直日也正月本是斷屠月不應單舉九日當是五月九月四字傳寫有脫漏耳

碑碣石獸

唐律諸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疏云喪葬令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又云石獸三品以上六五品以上四開元禮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二品（當作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

居官避家諱

唐律職制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疏義云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假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類皆須自言不得輒受

大太二字易混

唐文宗楊溥年號皆大和非太和也遼道宗年號大康非太康也晁氏歷代紀年以字分類當必不誤今遼史刊本皆作太康無人能正之者

唐書

劉餗隋唐嘉話云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資治通鑑亦采此事而唐書無之世人每譏宋子京好采小說而此傳不載辭尙公主事卻有斟酌

特勤當從石刻

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勤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史傳中稱特勤者甚多而涼國公契苾明碑特勤字再見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皆書者之誤予謂外國語言華人鮮通其義史文轉寫或失其真唯石刻出於當時真蹟況契苾碑宰相婁師德所撰公權亦奉勅書斷無譌舛當據碑以訂史之誤未可輕詆議也通鑑亦作特勤而攷異云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按古人讀敕如忒敕勤即特勤

劉禹錫傳誤

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今以禹錫集攷之再游玄都絕句在大和二

年三月是歲歲次戊申而自和州刺史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則在大和元年六月是分司在前題詩在後也以郎中分司東都本是一事初未到京師也大和二年以裴度薦起元官直集賢院方得還都玄都詩正在此時距元和十年乙未自朗州被召恰十四年矣集中又有蒙恩轉儀曹郎依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詩可見初入集賢猶是主客郎中後乃轉禮部也史云以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猶未甚核至玄都詩雖含譏刺亦詞人感慨今昔之常情何至遂薄其行史家不致年月誤仞分司與主客爲兩任疑由題詩獲咎遂甚其詞耳

五代史

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如唐廢帝紀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案春秋衛人立晉晉者公子晉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紀石敬瑭事當云契丹立石敬瑭爲晉帝方合史例今乃襲用立晉之文此史通所譏貌同而心異者也

周世宗之才略可以混一海內而享國短促壞土未乾遂易它姓洪容齋以爲失于好殺歷舉薛史所載甚備而歐史多芟之容齋論史有識勝於歐陽多矣梁起盜賊其行事無可取而卒以得國容齋舉其輕賦一節此僧而知其善也誰謂小說無裨于正史哉

周世宗兩符后

周世宗兩立皇后皆符氏舊五代史后妃傳止有宣懿皇后符氏而於後符后則闕之按文獻通攷云世宗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未幾爲尼賜名悟眞此可補薛歐二史之闕

劉昫傳不言修唐史

予嘗疑五代史劉昫傳不載修唐書事後讀義門讀書記謂昫在唐明宗朝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國史卽唐書也義門此言欲以彌縫歐公之闕今攷之殊不然莊宗自祖父以來附唐屬籍滅梁之後祀唐七廟自稱中興以唐史爲國史固其宜矣但宰相監修國史沿唐故事雖有監修之名初無撰述之實昫之監修不過宰相兼銜而已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二月敕戶部侍郎張昭（本名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其年四月緯丁憂以呂琦爲戶部侍郎尹拙爲戶部員外郎令與張昭等同修唐史開運二年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幷目錄一卷賜監修宰臣劉昫修史官張昭直館王申等繒綵銀幣各有差其云前朝李氏書者避晉高祖嫌名權易之耳修唐書乃在後晉之世初命趙瑩監修瑩罷相而昫代之何氏未攷五代會要乃臆造此說耳歐公於趙劉二傳俱不及監修事而於賈緯傳云與修唐書蓋以監修無秉筆之職例不當書如新唐書刊修但載歐宋二人傳何嘗及監修之曾公亮哉（張昭卒於宋初不入五代史故於緯傳見之）此史家之成例不可譏其缺漏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六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七

錢大昕學

宋史刻本之誤

寧宗紀嘉定四年之後七年之前有三年五年而無六年（此據武英殿刊本）寫意三年當是五年之譌五年當是六年之譌（宰輔表書貫能參知政事在六年紀載於五年此其一證）

瀛國公紀

瀛國公紀繁冗無法蓋采訪務博而不知删汰之失唯紀末附益衛二王事爲得之

瀛國公紀德祐元年五月加婺州處士何基諡文定王柏承事郎此下當有諡文憲三字史脫之也兩人賜諡出于國子祭酒楊文仲之請不應有書有不書且度宗紀于景定五年曾書命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矣基雖辭不受職亦嘗除承務郎矣今皆不書而但書處士則柏亦處士也承事之贈當載于本傳而傳反不書詳略皆無當矣若以史法言之諸臣贈諡皆當入列傳登諸帝紀重複非體且有載有不載又難免挂一漏百之誚矣

南渡諸臣傳不備

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寧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詳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可覘其潦草塞責不全不備矣史彌遠握權卅餘年威燄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及端平入相首爲出師汴洛妄啓邊釁遂失四蜀宋之亡實肇於此而本傳略不一言至如趙葵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皆諱而不書何以彰是非褒貶之公乎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憲宗親臨城下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爲賈似道所忌功大賞薄未竟其用而史家又不爲立傳此可爲長太息者也

一人重複立傳

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百十六而第二百十二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靖靜同音實一人也

編次前後失當

鄭瑴仇悆高登婁寅亮宋汝爲皆高宗朝人也而次于光寧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朝人也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勳劉才邵高宗時人也而與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予所謂南渡七朝繁冗無法者此其一端也

神宗諡

宋史神宗紀首稱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東都事略紀首則稱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晁氏歷代紀年同）攷宋史紀元豐八年九月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烈武聖孝紹聖二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崇寧三年十一月更上諡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十一月加上諡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是神宗諡凡四改宋史所書者紹聖二年所上東都事略歷代紀年所書者崇寧三年所上也東都事略則云紹聖二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欽仁崇寧三年加諡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政和三年改上諡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而無法古立憲四字歷代紀年則以體元顯道十六字諡爲崇寧所定而不載政和之加諡與宋史皆不合纂憲太祖太宗開刱之主諡止十六字政和加神宗至二十字似無此情理王偁晁公遇皆南宋初人所書神宗諡亦僅十六字則宋史恐未可信且諡號當以後定者爲正而神宗紀獨否亦史例之疏也（岳珂愧郯錄謂崇寧政和閒始用徽述友林之論歷定徽稱神宗凡一改再增而諡於祖宗者四字是神宗諡竟有廿字其言與宋史同）

地理志之誤

建康府句容下云天禧四年改名常寧是句容縣改名常寧也攷景定建康志

句容之茅山有常寧鎭天禧元年置九域志句容有常寧東陽下蜀三鎭初不言縣有常寧之名志誤靜江府義寧下云本義寧鎭馬氏奏置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六年復置（九域志亦同）按靜江與廣州道里回遠義寧又在靜江之西北何緣幷入新會此誤也蓋廣州別有義寧縣開寶五年省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元年改名信安熙寧五年改隸新州省入新興縣與靜江之義寧初不相涉志家以縣名相同牽合爲一殊可笑也

宋南渡後與金人講和畫淮爲界京西路唯存襄陽隨金均房光化信陽秦鳳路唯存階成鳳西和（即岷州）京西不復置司但遥領於湖北路故有京湖之稱金階成鳳西和則改屬利州路志但當於京西之金州秦鳳之階成鳳岷四州下各增一句云南渡改隸利州路又於岷州下增改名西和一句斯明白矣今金州已見京西南路階成鳳岷四州已見秦鳳路而又見利州路不唯重複亦非史法隨州之棗陽縣南渡嘗升爲軍而志失書（棗陽軍置于嘉定十二年見輿地紀勝）

梅州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按九域志梅州僞漢敬州與史不同當以九域志爲是宋初削平僭僞州縣皆仍故名此敬州當以犯廟諱特改若本恭州則無庸改矣史志作恭乃當時史臣回避後來失於改正耳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僞漢劉氏割潮州之程鄉縣置敬州皇朝以敬州犯翼祖諱改名梅州此爲得之

宋史褒貶不可信

宋史於南渡季年臣僚褒貶多不可信如包恢知平江府奉行公田至以肉刑從事見於賈似道傳而本傳言其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政聲赫然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此豈可信乎劉應龍嘗賈似道事政時與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等承順風指凡爲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見于理宗紀而本傳言其不附似道何其相矛盾之甚也

藝文志脫漏

宋史藝文志重複譌舛較前史爲甚予於廿二史攷異言之詳矣而宋人撰述不見於志者又復不勝枚舉姑以予淺學所曾寓目略言之如曾鞏隆平集二十卷熊方後漢書年表十卷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劉時舉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葉隆禮契丹志廿七卷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四十卷王明清揮麈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王應麟玉海一百卷王楙野客叢書廿卷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阮閱詩話總龜一百卷趙汝愚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一百卷袁說友成都文類五十卷杜大圭名臣琬琰集一百七卷劉克莊千家詩選廿二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十卷朋九萬烏臺詩案一卷倪思經鉏堂雜志八卷戴埴鼠璞一卷真德秀文章正宗二十卷羅願爾雅翼三十二卷陳思寶刻叢編二十卷曾宏父石刻鋪敍一卷祝穆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新集三十六卷別集三十二卷續集二十八卷外集十五卷遺集十五卷潘自牧紀纂淵海一百九十五卷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劉克莊後邨居士集五十卷後邨大全集二百卷祝穆方輿勝覽七十卷張淏會稽續志八卷羅濬四明志二十一卷梅應發劉錫四明續志十二卷鄭瑤方仁榮新定續志十卷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一百卷史能之咸淳毗陵志三十卷高似孫剡錄十卷鮑廉琴川志十五卷凌萬頃邊實玉峯志□卷邊實玉峯續志□卷常棠澉川志八卷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四十卷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王十朋集注東坡詩三十二卷施元之注東坡詩四十二卷李壁注王荆公詩五十卷任淵注山谷詩內集二十卷史容注山谷詩外集十七卷史季温注山谷詩別集二卷任淵注陳後山詩十二卷寇宗奭本艸衍義二十卷皆大部通行閱今四五百年倘存而元時史臣轉未著錄眞可怪也

王安石傳誤

王安石傳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王明清揮麈錄言國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介甫亦其一也吳曾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生李壁亦言介甫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自天禧辛酉至元祐元年丙寅實六十六年非六十八也長編載安石葬書呂惠卿曰毋使齊年知濤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稱爲齊年此

其明證

邵雍傳誤

宋史道學傳謂雍年七十六按堯夫歿於熙寧十年程伯淳志其墓云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先生生于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叙述年壽明白可信史作七十六蓋傳寫傎倒耳 魏了翁跋康節先生荅富韓公家云治平元年邵子年五十四與墓志合

劉應龍傳脫誤

劉應龍傳帝怒吳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應龍使劾潛按理宗使應龍劾潛則應龍必臺諫也 丁大全傳稱監察御史劉應龍 傳不言除某官而遽言朝受命所受者何命乎此必有脫文矣又云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案贛州守例兼江西兵馬鈐轄若節度使非文臣應得之官此必有誤矣節鎮無青海軍當是清海之譌此猶傳寫偶誤要之應龍斷不授節度使也

折杖起於宋初

宋史刑法志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一十臀杖七下 刑統同

凌遲

唐律無凌遲之刑雖反逆大惡罪止於斬決不待時而已陸游謂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 見渭南文集 宋初頒行刑統重罪不過斬絞亦無凌遲法也真宗時內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請擒獲強盜至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 宋史刑法志 仁宗天聖六年詔如聞荊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持斬 持與遲同音 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持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持凌持者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 文獻通考 神宗熙寧八年沂州民朱唐首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詞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馬端臨謂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非中以危法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徽宗崇寧四年妖人張懷素及吳儲吳侔邵禀並凌遲處斬

戒石銘

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爲晨夕之戒 見繫年要錄太宗戒石銘實用孟昶語洪容齋嘗言之矣

宋太廟

夢粱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 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各一室也 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爲一十四室皆正中盡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有論及者 咸淳臨安志太廟自太祖至理宗凡十四室

宋人避軒轅字

予見宋板經籍遇軒轅二字輒缺筆初未詳其說後讀李氏通鑑長編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於延恩殿自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矣閏十月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天帝壬申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七年六月己卯朔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乃悟軒轅二字闕筆之由宋史真宗紀亦載禁斥黃帝名號事而其文不詳

宋世慶節

宋制諸帝生辰聖節各立嘉名太祖曰長春 二月十六日 太宗曰乾明 十月七日 真宗曰

承天(十二月二日)仁宗曰乾元(四月十四日)英宗曰壽聖(正月三日)神宗曰同天(四月十日)哲宗曰興龍(十二月八日)徽宗曰天寧(十月十日)欽宗曰乾龍(四月十三日)高宗曰天申(五月廿一日)孝宗曰會慶(十月廿二日)光宗曰重明(九月四日)寧宗曰天祐(十月十九日)又改瑞慶理宗曰天基(正月五日)度宗曰乾會(四月九日)瀛國公曰天瑞(九月廿八日)母后臨朝亦有立節名者章獻劉后曰長寧(正月八日)宣仁高后曰坤成(七月十六日)此外又有天慶(正月三日)天貺(六月六日)天祺(四月一日初名天禎後改曾天書降日)先天(七月一日聖祖降)降聖(十月廿四日聖祖降延恩殿)開基(正月四日太祖受禪)諸節徽宗所立天應(十一月五日)寧貺(五月二日)真元(十二月十五日)元成(八月九日)天符(十月廿五日)諸節南渡後卽省

以年號爲州縣名

吾邑本崑山縣東鄉宋寧宗嘉定十五年置縣以年號爲名攷古以年號名縣者唐有寶應至德光化五代有長興宋有乾德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崇寧政和慶元寶慶(饒州之會昌縣置於宋代非因年號得名)又有以年名府者則唐之興元宋之紹興隆興慶元咸淳是也(蜀之嘉定府改名在嘉定紀元之前非因年而改名)以年名州者則宋之太平興國是也

花石綱

程俱吳江回申轉求遺利狀云頃來以來綱運自浙而西以過縣境者有曰明金生活有曰佛道後殿有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米無慮若干千石計工無慮若干萬夫案檯借請之數不與焉俱此狀在徽宗卽位之初其時卽有花石綱運是花石綱不始於朱勔也

錢文紀年號

宋太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仁宗改元寶元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崇寧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爲文寶慶新錢以大宋元寶爲文寶祐新錢以皇宋元寶爲文(宋史食貨志)

年號連書從省

宋人稱本朝年號多割取一字或舉上一字政宣建紹乾淳是也或舉下一字祐聖泰禧是也或錯舉上下各一字熙豐是也明代亦有洪永化治嘉隆隆萬天崇之稱皆起于時文家

田錫謚

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見直齋書錄解題)宋史理宗紀本傳俱不載蓋史於理度兩朝事迹多缺漏

范祖禹謚

范祖禹謚正獻見於魏鶴山集及困學紀聞而宋史不載據兩朝綱目備要在寧宗時

景定建儲更名

王伯厚云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按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賜名禥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字文衡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于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未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

張載謚

橫渠之謚史稱明公獨趙希弁讀書附志稱爲誠公云嘉定中有旨賜謚禮官議謚曰達或者不以爲然改謚曰誠或者又以謚法至誠感神爲疑久之乃謚曰獻與宅書不合

王安石狂妄

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雱死鋐爲太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見李璧王詩注)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真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篇

曰皇父孔聖又云具曰予聖古來迷國罔上之臣先後一轍安石非獨得罪於宋朝實得罪於名教豈可以其小有才而末減其狂惑喪心之大惡哉

明道先生

程伯淳之歿也文潞公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之墓按明道仁宗年號也不當爲人臣之私稱而潞公以題墓伊川受而不辭皆所未喻後人亦無譏及此者

程邵之學

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爲堯夫志墓稱其闖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敢以聖賢之徒許之也至述其傳授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

宋儒議論之偏

劉後邨云考亭論荊公東坡門人事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爲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見文獻通攷）予謂少游之翰墨猶足以潤身吉甫附會介甫至於壞亂天下雖看經書何益哉朱文公意尊洛學故於蘇氏門人有意貶抑此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

宗室入翰苑

王伯厚云宗室入翰苑三人彥中汝談汝騰按彥中在孝宗朝汝談汝騰在理宗朝皆南渡以後事予又攷元祐六年二月左朝請大夫龍圖閣待制權禮部尚書趙彥若爲翰林學士七月改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見長編）是宗室入翰苑不止三人也

孔子諱

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爲瑕縣龔邱縣爲龔縣至正直記丘字聖人諱也子孫讀經史凡云孔丘者則讀作某以丘字朱筆圈之凡有丘字讀若區至如詩以爲韻者皆讀作休同義則如字

避老子名字

吳曾漫錄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字伯陽及謚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瀆侮自今並爲禁止今按兩漢秦相子姪字伯陽當時不以爲非則政和之禁未久而卽弛矣

僧道不稱寺觀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依此改定

政和禁聖天等字命名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實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皇聖三字爲名字者悉命革而正之然猶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當禁約依奏（能改齋漫錄）容齋續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

禁人名寓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余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皇祐中御筆賜蔡襄字曰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覩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聖旨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幷所屬令改正禁止

張懷素吳儲

李壁注王介甫詩引國史舒州人張懷素本百姓自稱落魄野人以幻術游公卿間於元祐六年說朝散郎吳儲云公福似姚興可爲關中一國主儲云儲福弱豈能及姚興懷素云但說有志不說福紹聖四年懷素入京又與儲結約儲

以語倅崇寧四年事敗獄成懷素吳儲吳侔邵稟並陵遲處斬楊公輔魏當郭秉德並特處死吳儲父安持貸命免真決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潭州編管吳侔母王氏係王安石女特免逮眞送太平州羈管侔弟僎道州羈管呂惠卿子淵坐嘗聞妖言不以告削籍眞沙門島惠卿散官安置宣州蔡卞降職奉外祠鄧洵武奪吳侔之兄出知隨州安惇追貶散官初蔡京實與懷素往來書疏猥多余深林攄鞫制獄曲爲京地故京獨免懷素之敗本潤州州學內舍生湯東野將錢十千與進士范寥入京告發獄竟東野除宣義郎寺監主簿范寥特除供備庫副使東野用是積累至從官晚年嘗見臥床有人頭無數此洪邁等所修四朝國史也當據以補宋史之闕梁谿漫錄云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

李彥章言史學

能改齋漫錄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實與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也已上吳錄王安石之學其弊至於妄誕無忌憚若此孟子生於心害於政之言豈欺我哉

張浚爲黃汪所薦

紹興五年七月右承直郎黃秠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權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謬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貲產凋零其子秠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秠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見繫年要錄宋史不載其事於潛善與浚傳蓋史家以南軒之故曲爲浚諱然浚早年黨於黃汪力攻李忠定幾欲置之死地此豈有是非之公者乎晚節以不附和議頗爲清流所許而志廣才疏屢致敗衂適其生平瑕瑜不能相掩自朱文公爲作行狀極其贊美楊誠齋以浚不與配享力爭去官而後之稱浚者往往過其實矣其爲黃潛善子乞恩澤一事不失古人篤於故舊之誼要其附和汪黃之迹終不能爲之諱也

張于湖對策

繫年錄紹興廿四年三月策試進士問以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張孝祥策曰今朝廷之上蓋有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忠義凜凜易危爲安者固已論道經邦燮和天下矣臣輩委質事君願視此爲標準志念所欣慕者此也考官魏師遜等定秦檜孫塤爲首孝祥次之讀塤策覺其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孝祥爲第一而塤爲第三按于湖對策以諛秦檜得在高選宋史本傳謂策問師友淵源秦塤與曾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殊非其實

史浩薦張浚

世皆稱史浩沮張浚不知孝宗之召浚實浩薦之陸游太師魏公史公挽詞其一篇云舊弼初收召惟公力贊揚都亭移供張全魏徹封疆大度寧猜沮羣言自中傷幸虛左意猶可質穹蒼自注云公初扳附即力薦張忠獻公于壽皇如賜館都亭驛超封魏國公皆公密奏且嘗乞用張公爲首相而已佐之放翁與張史同時其言必不妄

沈尤同族

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爲尤二姓實一姓也梁谿漫錄

周季先

朱文公論語集注先行其言章引周氏說謂周季先也季先宋史無傳按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五年十一月右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季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季先晉陵人嘗從程頤學旣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其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是命明年三月特改左承事郎史能之毗陵志季先字伯忱建中靖國初與弟恭先從伊川先生游與楊龜山相友善龜山好著書伊川每以多言害道爲戒謂季先兄弟氣質淳明可與入道其語邢和叔亦曰二周與楊時似同胞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輒得親筆開諭服膺拳拳惟以顏子爲法試太學特恩補四明鹽場改建德尉皆不就朝廷命白衣上殿賜承事郎改奉議句祠紹熙間黃守灝奉季先兄弟祔饗於城東書堂

秦檜妻賜號先生

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沖真先生時王佐爲吏部員外郎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秦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陸游撰王佐墓志

范文穆與文正不同族

范文穆公成大世居吳郡而與文正不同族周益公撰文穆神道碑首言吳郡范文正起孤童事仁宗皇帝當慶曆癸未入參大政後百三十有六年公復參孝宗皇帝政事雖譜牒不通俱望高平派南陽之順陽是其證也又益公乾道壬辰南歸錄有一條云右通直郎范公武文正公之後今歲有子登科范氏自忠宣公皇祐中登科後今方有人若文穆與兄成象於紹興中先後登第果係同族不當作斯語矣今吳中范氏譜以文穆爲文正之後殆不可信

蘇門四學士

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秘書丞少游官秘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无咎官著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制以秘書省官爲館職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殿閣諸學士也唯學士爲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內翰以別之

李士美狀元

揮麈錄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時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案李士美者邦彥也何文縝者㮚也馬貴與選舉考載宋朝省元狀元之名李邦彥不與焉此兩書皆不應有誤姑書以俟攷宋史李邦彥上舍及第

薛昂

薛昂字肇明杭州人吳曾漫錄荊公在鍾山下棋時薛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詩荊公爲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旣宦達出知江寧府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荊公坐上賭梅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棋薛書名似肇字故人有乞兒之稱李壁曰昂賦蔡京君王慶會詩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謂之薛萬回

李心傳

李心傳晚年寓居湖州自號晉濱病叟又稱秀巖

李挺之

晁說之撰李挺之傳云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進士出身師河南穆伯長受易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种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化非若晚出俗辭以自名者世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然晁傳不言有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圖

楊大年事不足信

孫奕示兒編云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即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仁皇深喜其敏速按大年卒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尚未即位也章獻太后之崩則大年死已久矣其文亦輕艷不可施於母后此委巷無稽之談而季昭采之毋乃見笑於大方乎

劉高尙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徽宗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至賜號高尙先生嘗言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費袞梁谿漫錄趙與旹賓退錄俱載其事趙錄謂名卞功而吳曾漫錄云劉卓未詳孰是柯維騏宋史新編論崔公度諸人引高尙毋以政事殺百姓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兩語是誤以高尙爲人姓名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七

錢大昕撰

宋季恥議和

宋與金讎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爲蒙古所困真西山奏請絶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亡之金與宋決戰宋猶未能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算也元與宋無讎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恥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趙葵首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橫挑強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幷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真魏二儒襃之曰小元祐而絶不言其開邊釁地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鄂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于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曲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強彼又先遣使而必不肯主和以速其亡蓋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也

四川宣撫

四川有宣撫司自張浚始本轄川陝宣撫司建炎三年浚以經略陝西駐軍秦州及富平之敗退屯閬中紹興三年浚召還以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王象之云舊宣撫司率居綿閬之間）四年以吳玠爲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又以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不果行九年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尋卒以胡世將代之仍治河池十二年和議成移宣撫司于利州以鄭剛中爲使十七年剛中罷而以知成都府李璆爲四川制置使治成都自是不設宣撫司三十一年復以吳璘爲宣撫使判興州乾道三年四月吳璘卒以汪應辰主管宣撫司事移司利州六月以虞允文爲宣撫使五年召允文還以王炎代之移治興元府八年虞允文再出爲宣撫使仍治興元淳熙元年允文卒鄭聞代之閏召還以沈夏代之二年夏召還遂罷宣撫司開禧用兵以程松爲宣撫使吳曦副之曦叛松遁還安丙爲宣撫治利州丙卒仍省宣撫

四川制置

宋南渡後以四川爲上游重鎮蜀土富實無兵革之擾居官者以爲樂土自開禧吳曦叛以西和階成鳳四州賂金安丙誅曦之後幷復四州及嘉定十年以後金人以絶歲幣屢犯邊制置自成都移治利州尋又退守劍州時金方多事雖得城邑仍不能守也寶慶三年蒙古滅西夏遂與宋爲鄰制置鄭損棄三關遂失關外四州紹定四年元兵破興元出饒風關制置桂如淵不能制然其時元人志在吞金假道東出初不欲取宋州郡也端平元年孟珙會元兵滅金南北可以和好而宰相鄭清之妄啓邊釁稱兵汴洛敗績而返其明年元兵大入取利州潼川兩路幷破成都諸司退保夔門而蜀事不可問矣其後彭大雅築重慶城爲蜀根本制置移治重慶寶祐六年元兵大舉入蜀宋之疆土益蹙所存唯重慶合瀘涪夔諸州而已今考紹興以後任制置者先後歲月於左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席益 紹興五年十月除四川安撫制置大使知成都府

胡世將 八年任制置使九年遷宣撫副使自是不設制置司

李璆 十七年七月除四川安撫使知成都府兼權四川宣撫司十八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罷宣撫司

曹筠 廿一年七月除四川制置使廿三年罷

蕭振 廿三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

符行中 廿四年除四川制置使

蕭振 廿六年再任四川制置使廿七年卒

李文會 廿七年除四川制置使廿八年卒

王剛中 廿八年九月除四川制置使

汪應辰 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

晁公武 乾道四年三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六年以與宣撫王炎不協罷制置司歸宣撫司

薛良朋 淳熙元年以四川安撫使兼制置使

范成大 淳熙元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胡元質淳熙四年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七年罷

裓東之淳熙七年以成都路提刑權制置使

陳峴淳熙八年除四川制置使

留正淳熙十二年任知成都府制置使十二月以病去

趙汝愚淳熙十二年十二月除知成都府

京鏜紹熙三年四川制置使

邱崈紹熙三年四月除四川制置使

趙彥逾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程松開禧元年六月除制置使二年三月進宣撫使治興元府以吳曦叛檄通三年二月罷

楊輔三年二月除制置使三月進宣撫使四月召

吳獵三年四月除制置使尋召

安丙三年三月除宣撫副使嘉定二年四月授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七年三月召

董居誼七年三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一年自成都遁治利州十二年金兵入武休關居誼遁正月被召

聶子述十二年正月除制置使五月召

安丙十二年五月再除宣撫使十四年十一月卒

崔與之十四年十一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七年三月召

鄭損十七年三月自淮東帥除制置使寶慶三年棄三關遁

桂如淵紹定元年自湖北帥除制置使

李𡌴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進宣撫使

趙彥呐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興元府

楊恢嘉熙元年除制置使尋改參贊宣撫司

丁黼元年制置使與元兵戰敗死見忠義王翊傳

孟珙四年二月除宣撫使淳祐元年二月改京湖制置大使

彭大雅除制置使未詳年月或在孟珙之前

陳隆之淳祐元年制置使十一月元兵破成都死焉

余玠二年六月除宣諭使十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寶祐元年六月召

余晦元年六月除宣諭使八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二年六月召

李曾伯二年六月除四川宣撫使兼荊湖制置大使十月詔進司重慶

蒲擇之二年閏六月暫充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八月除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四年三月除宣撫

呂文德開慶元年三月除制置副使十一月改京湖安撫制置使

俞興制置使景定二年罷

劉雄飛二年十一月除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四年三月除制置使

夏貴五年四月除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咸淳四年十二月改沿江制置使

朱禩孫咸淳六年二月除權兵部尚書仍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據度宗紀有仍字是夏貴權使節以禩孫代之矣八年二月除制置安撫大使十年改除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張珏德祐元年除制置副使二年除制置使

沿江制置

自開禧用兵而建康守臣遂有江淮制置之名厥後兩淮荊立制府而建康帥獨兼沿江制置使嘉定十二年嘗置制置副使于鄂州尋省咸淳中又有制置副使治黃州未幾而國亡矣

葉適開禧二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改江淮制置使七月召

徐誼開禧三年九月除江淮制置使尋免兼

邱崈嘉定元年正月除江淮制置大使六月召

何澹嘉定元年八月除江淮制置大使二年六月丁憂

黃度嘉定三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五年十月除權禮部尚書

劉榘嘉定六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八年七月除權工部尚書尋致仕

李大東嘉定八年十一月除主管江淮制置司公事九年正月召

李珏嘉定十年二月除江淮制置使十二年四月丁母憂

李大東嘉定十二年九月再除沿江制置使十五年九月奉祠

余嶸嘉定十五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寶慶元年正月致仕

邱壽邁寶慶元年正月暫權沿江制置事三年二月赴闕

趙善湘寶慶奉祠三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紹定三年改江淮制置大使六年二月

李壽朋紹定六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月召
陳韡端平元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嘉熙元年三月兼淮西制置使
別之傑嘉熙二年正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三月兼督府參贊軍事四年三月權督府職事淳祐元年三月兼淮西制置使二年正月除僉書樞密院事
杜杲淳祐二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四年三月除刑部尚書
董槐淳祐四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五月召
趙以夫淳祐五年六月除沿江制置使七年四月移知平江府
趙葵淳祐七年六月以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九年二月進右丞相辭不拜
吳淵淳祐九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年移知福州
王埜淳祐十二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寶祐二年六月除禮部尚書
邱岳寶祐二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六月致仕
馬光祖寶祐三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六年二月改荆湖制置使
趙與憲寶祐六年二月除沿江制置大使
馬光祖開慶元年三月除沿江制置大使九月留務司江州十一月仍回建康景定二年十月召
姚希得景定二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三月召
馬光祖景定五年三月再除沿江制置大使咸淳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
吳革咸淳五年三月除主管沿江制置司六年五月除制置使
趙溍咸淳九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
汪立信咸淳十年除沿江制置使兼江淮招討使尋卒
趙溍德祐元年沿江制置使元兵至棄城遁

兩淮制置

開禧用兵嘗以鄧友龍宣撫兩淮未幾并江淮置一制置使治建康嘉定十二年以後始有淮東制置治楚州王象之云楚州今為淮東安撫司兼山東制置使後治揚州

賈涉嘉定十二年九月除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十四年正除制置使十六年六月卒
邱壽邁暫權制司
許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寶慶元年兵亂死
徐晞稷寶慶元年除淮東制置使二年罷
劉琸寶慶二年除淮東制置使是年破逐
姚翀寶慶三年正月除淮東制置使

以上制置皆治楚州及姚翀敗以帥揚紹雲兼制置不復立閫改楚州爲淮安軍尋又以淮東總領岳珂攝制置事

趙善湘紹定三年自沿江制置使兼江淮制置大使
趙葵紹定六年除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改京河制置使入洛師潰仍爲淮東制置移司泗州端平三年復除淮東制置治揚州淳祐二年入知樞密院事
李曾伯淳祐二年除淮東制置使
邱岳淳祐六年除淮東制置使八年兼淮西制置
賈似道淳祐十年三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寶祐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仍舊任十一月除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開慶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大使
李庭芝景定元年主管兩淮制置司公事咸淳五年正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六年正月移京湖制置
印應雷咸淳六年正月除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德祐二年死難

淮西制置司或合於沿江或合於淮東紀志皆無明文今紀其所知者王象之云廬州今爲淮西九郡帥府淮西制置使嘉定之制

楊恢端平三年淮西制帥見齊東野語
陳韡嘉熙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
杜杲嘉熙二年九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史嵩之嘉熙三年二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別之傑淳祐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尋入執政
邱岳淳祐八年以淮東制置使兼
賈似道淳祐十年除兩淮制置大使
夏貴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西制置使德祐二年以城降元

京湖制置

南渡紹興初岳飛收復襄陽郢隨諸州始置湖北京西宣撫使治襄陽其後置

撫司罷而江陵襄陽守臣各帶安撫使隆興初嘗置湖北京西制置使未幾罷
開禧間復設宣撫尋罷而置荊湖制置於江陵嘉定間移治襄陽自是始定京
湖制置之名
虞允文隆興元年七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二年七月召
韓仲通二年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乾道元年六月罷制置司
薛叔似開禧二年四月除京湖宣撫使十二月罷
吳獵開禧二年十二月除京湖宣撫使
項安世以湖廣總領權宣撫事
李大性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嘗歿年月
劉光祖嘉定五年二月自襄陽帥爲京湖制置見荊門州題名石刻
趙方嘉定十年京湖制置使十四年七月進大使八月卒
陳晐嘉定紹定間京湖制置使
史嵩之紹定五年正月除京湖制置使知襄陽府端平元年罷
趙范端平元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三年以失襄陽奪官
史嵩之嘉熙元年任三年正月拜右丞相仍督視諸路軍馬
孟珙嘉熙二年除京湖制置副使尋除制置使三年兼知鄂州四年除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仍兼京湖制置使淳祐元年進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置司峽州四年兼知江陵府六年九月卒
賈似道淳祐六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九年三月進大使
李曾伯淳祐十年三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一年十一月進大使寶祐二年兼四川宣撫使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主之
吳淵寶祐三年三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趙葵寶祐五年七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馬光祖寶祐六年二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二月移司峽州
呂文德開慶元年除京湖制置使兼知鄂州咸淳五年十二月卒
李庭芝咸淳六年正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汪立信咸淳九年四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朱禩孫咸淳十年七月除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高達咸淳十年十二月除湖北制置使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京湖

宋初有荊湖南北路南渡以後中原盡失唯京西路之襄陽府隨州棗陽光化
信陽軍尙爲宋土故有京湖路之稱蓋合京西湖北爲一路也棗陽本隨州屬
縣南渡後升爲軍而地理志不載升軍事亦史之漏略王象之云隨州舊領縣三曰隨縣曰唐城曰棗陽紹興五年廢唐城爲鎮棗陽縣嘉定十二年制置趙方奏陞棗陽爲軍却割德安府應山縣來屬仍以棗陽之桐柏鎮隸隨縣却將隨縣使近鄉村撥換與棗陽軍對易

利州路分東西

王象之云自紹興十四年分利州爲東西路乾道四年復合爲一淳熙二年復
分三年復合五年復分紹熙五年復合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嘉定戊
寅以聶子述帥東路丁焴帥西路而復分今復合矣初紹興十四年以秦鳳路
階成西和鳳州利西路與文龍共七州後又益以天水軍爲八州以沔州本名興州
爲帥府以興元利閬隆慶巴蓬金洋大安九州軍爲利東路以興元爲帥府此
其大略也
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即興州也後改沔州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
沔金人入寇損倉皇回利州人情震懼高稼言爲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
治梁沔守衛邊場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奧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
管諸象奕大將不出宮不臨河也見魏了翁撰柴墓志蓋在紹定初

湖東湖西路

紹興元年詔分鄂岳潭衡永道郴桂陽八郡爲湖東路安撫使置司于鄂州鼎
澧辰沅靖合邵全武岡九郡爲湖西路安撫司治鼎州

襄陽暫復

趙范失襄陽在端平三年二月卽元太宗之十年也而元紀於是年冬始書襄
陽府來附又孜魏了翁集有奏備别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狀云襄陽
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
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僞酋及韃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遂委參謀官别之

傑差信實幹事人齎榜劄告命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顒便宜旨揮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等齎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輔南嶽稱曾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牽縣司亦已調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荊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間道前去仍約廷美大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荊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禦云云其事不載宋史據了翁狀中雖云既失復得別無與元兵攻戰之文是襄陽之陷止由軍將不和擁衆外叛而元兵初未至故劉廷美等得乘虛入城耳及元兵至而紛紛投附其地始爲元有元史纂之是年冬得其實矣

復襄樊年月不同

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京湖制司奏都統高達等復襄樊按紀于端平三年失襄陽之後至此始書復襄樊而元史太宗紀乃云戊戌（即嘉熙二年）歲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孟珙傳亦云嘉熙三年正月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雖有一年之差然較之高達復襄樊相去至十二三年意者嘉熙收復之後仍不能守至高達始有之乎元大一統志端平丙申襄陽失守淳祐辛亥高達復襄亦不載嘉熙收復事蓋自劉義降宋以後元已棄襄而不有亦不立鎮戍至淳祐辛亥始復屯駐重兵於此非以兵力取之在宋雖有拓邊之勞在元未有失地之實也（元史憲宗紀不載高達取襄樊蓋自戊戌以後襄樊已爲宋土矣又按姚燧撰鄧州趙長官碑云乙未太子南征還令鄧均唐三州民徙雒陽西三縣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是丙申襄陽失守之時蒙古已徙其民于雒陽區區空城本不使留戍計也）

喫菜事魔

向讀沈繼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尸至于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每邨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邨姓氏名字相與詛盟爲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聾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寬卹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薰染之俗閭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搔擾生事乃知喫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

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于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

吳潛建儲之謗

吳毅夫建儲之謗宋史言之不詳頃見周密癸辛雜識有一條云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歲得男(此庚午字誤若謂嘉定庚午則理宗尚未爲皇子若謂咸淳庚午則度宗已即位矣)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縣牌于腰乃可唯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寖廣于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于榮邸瑤圃池中當吳毅夫爲相日穆陵欲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方甫以通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既爲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按汗邸當是濵邸之譌所云濵邸承宣其名亦無攷要皆出讒謗之口不足信也

遼史

天祚紀乾統元年初以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爲太師是歲楊割死傳於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按楊割即金史之盈歌追謚穆宗者也據金史世紀以癸未歲卒即宋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也紀繫於乾統元年誤矣(世紀康宗烏雅束乾統五年癸未襲節度使五年當是三年之譌)烏雅束以癸巳歲卒即世(據太祖紀世紀作癸酉誤)當遼天慶二年而遼紀失書遼金兩史同時刊修而不相檢照如此

壽隆年號誤

道宗初改元清寧次咸雍次太康次大安各十年次壽隆至七年止此見於遼史者也按洪遵泉志引李季與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鼂公遡歷代紀年遼道宗改元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昌東都事略附錄紹聖三年改元壽昌(今刊本作昌壽誤)文獻通攷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爲壽昌至七年終予家所藏遼石刻作壽昌者多矣文字完好灼然可信且遼人謹於避諱道宗爲聖宗之孫斷無取聖宗諱紀元之理此遼史之誤不可不改正

西遼紀年

西遼世次紀年唯見于遼史天祚紀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爲正紀云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廿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爲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以大石在位廿年合之二后二主年數恰八十八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併康國十年乃合在位廿年之數唯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即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照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遼史紀西遼之亡云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主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直魯古死遼絕初不言其年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宋嘉泰元年不知何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亡當先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迹略見于元史初不與西遼爲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屈出律奔契丹契丹即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其時西遼尚無恙則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于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尚存謂亡于辛酉者不可信二矣西遼與蒙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然遼史所述三主兩后在位年數分明自甲辰至于國亡計八十八年其干支當爲辛未非辛酉也

辛未爲元太祖之六年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屈出律之父尙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謂西遼亡于辛酉不可信三矣長春真人西游記記西遼事頗詳云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之後卽直魯古也）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卽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卽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卽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游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其後則謂亡于辛酉不可信四矣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汗卽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汗子孫盡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里傳初爲西遼闊兒汗近侍曰闊曰菊與葛音皆相近曷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衆迎降從大將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卽屈出律）蓋爲直魯古報讐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十有三年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爲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者非也知菊兒汗卽直魯古則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元太祖之世謂亡于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年所以誤者由于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年而遼史本有似相矛盾之處既云以甲辰歲卽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延慶爲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殁似大石祇有十二年與在位二十年之文不合既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移前數年矣今按西游記云大石領衆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矣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殁豈非在位二十年乎且大石之西奔在保大三年癸卯七月大石既自立爲王必不承保大之號次年甲辰二月改元延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卽改元之日既而兵行萬里乃至尋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爲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蓋已久矣改元在前稱帝在後遼史以改元稱帝爲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乙巳亦出臆撰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七十七年與遼史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之語不相剌謬乎愚謂大石官爲林牙頗通今古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遽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時猶未至西域若稱帝則當于延慶三年蓋用漢昭烈晉元帝故事俟天祚凶問至而後百官勸進耳若建都改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一年西游記所謂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者也如是則大石卽位二十年本無可疑大石之年定而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而不在辛酉亦決然可信遼史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諸家云云則臆決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

萬斯同紀元彙攷云耶律大石延慶元年乙巳康國元年丁未大石妻咸清元年丙辰大石子夷列紹興元年壬戌夷列妹崇福元年甲戌夷列子直魯古天禧元年戊子其三十四年辛酉爲乃蠻所擒與續綱目諸書同遼史但云大石在位二十年感天太后稱制七年夷列在位十三年承天太后稱制十四年據紀年表則康國之十年卽咸清之元年咸清之七年卽紹興之元年紹興之十三年卽崇福元年是三世皆未踰年而改元矣而于天禧元年書十二月承天后被殺夷列子直魯古立則是承天后稱制實十五年與遼史尤不合

金史衛紹王紀

衛紹王一朝記注亡失今見於紀者元中統三年王鶚所采摭然亦未可盡信如大安二年十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卽宋嘉定三年宋史紀志是年六月丁巳朔日食初無十二月日食事紀不書六月之食而書於十二月已爲譌舛且以次年正月乙酉朔推之此月朔斷非辛酉也元和李尙之疑此朔當在前一年然宋史是月亦不言日食

齊乘濟陽縣大定六年（大定當作泰和）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弑復舊名孫慶瑜豐閏縣記云大定間改永濟務爲縣大安初避諱更名豐閏此二事皆在衛紹王朝想濟南府亦當更名而史失其傳矣

金史義例未當

金史酷吏止二人高閭山死于國事可掩其酷刑之咎則酷吏傳可不立也宜

宗以後近侍頗干政事然金之近侍皆世家子弟爲之於宦者無預也宦者亦止二人梁珫可入佞幸傳宋珪可附見奉御綽山傳則宦者傳亦可不立也張邦昌王倫宋史有傳不當又入金史崔立當入叛臣傳不當儕于列傳張僅言非叛黨不當附張覺傳

金人多二名

金人多二名一從本國名一取漢語史家不能悉載如元史按竺邇傳所載金會州守將郭斌卽金史忠義傳之郭蝦蟆也交聘表所載使宋賀正旦生辰諸臣以宋史本紀證之往往姓同名異金表多國語宋紀則其漢名也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完顏仲德傳正大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元帥府事鞏州升鞏昌府地理志失書

一地異文

哀宗紀前書大元進兵嶢峯關後書九月中徵兵會于饒豐關嶢峯饒豐卽一地也郭蝦蟆傳作饒風關與元史同完顏合達傳作饒峯關

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題云著作郎張師顏撰陳直齋謂其歲月牴牾不合今攷其所述年號事迹如云興慶二年十一月立皇太孫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踰月改元天統天統四年十一月誅鄭王允蹈五年正月𤍠王據城叛泰和十四年七夕章宗爲牛刀兒所弒頒遺詔立磁王允明爲皇太叔七月八日磁王卽位十五日爲內侍趙元德等所弒大臣議灘王允文世宗第六子次當立十八日灘王卽位諡磁王爲明宗八月𤍠王自立謚其父鄭王爲明宗十一月𤍠王𦦨北國主立其子雄爲三大王天定二年辛未四月策進士五年甲戌正月八日上宴駕百官議淄王允德世宗第八子當立十日卽帝位五月葬德宗于福寧陵以金史紀傳校之全不相應大約南宋好事者妄作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八

錢大昕學

元史

元史纂修始於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其後續修順帝一朝於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未書成計一百四十三日綜前後歷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蓋史爲傳信之書時日促迫則攷訂必不審有草創而無討論雖班馬難以見長況宋王詞華之士徵辟諸子皆起自艸澤迂腐而不諳掌故者乎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温無傳尙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且紕繆若此固無暇論其文之工拙矣

元初世系

元史太祖紀述其先世自孛端乂兒始據秘史則孛端乂兒之前尙有十一世最初曰巴塔赤罕二世曰塔馬察三世曰豁里察兒蔑兒干四世曰阿兀站孛羅温五世曰撒里合察兀六世曰也客你敦七世曰撏鎖赤八世曰合兒出九世曰孛兒只吉歹蔑兒干今蒙古以博爾濟吉特爲貴族卽孛兒只吉歹之轉也蔑兒干華言善射也十世曰脫羅豁勒真伯顏十一世曰朵奔蔑兒干(史作脫奔咩哩犍)卽孛端乂兒之父也(秘史乂作察)宗室世系表云元之世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概而攷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不知亦史氏法也史臣未見秘史故於元初世系頗漏略孛端乂兒之孫蔑年土敦卽紀表之咩麻篤敦也生七子其五人史闕其名今據秘史蔑年土敦生子七人曰哈出曲魯克曰合臣曰合赤兀曰合出剌曰合赤温曰合闌歹曰納臣把阿禿兒哈出曲魯克卽史之既拏篤兒罕也有子曰海都其母曰那莫倫(史作莫挐倫)是那莫倫爲哈出曲魯之妻而史以莫挐倫爲咩麻篤敦妻其不合一也哈赤曲魯克有子海都爲世嫡其餘六人亦各有子孫別爲族姓而史乃謂押剌伊而部殺莫挐倫及其六子滅其家唯納真(師納爲臣)贅壻故不及難其不合二也秘史初不言與押剌伊而部爭戰之事本紀疑未可信(秘史屯必乃止一子世系表以爲六子列葛不律寨于第六似誤以寨年土敦之子爲屯必乃子)秘史海都生三子曰伯升豁兒多黑申(史作拜姓忽兒)曰察剌孩領忽曰抄真斡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一子曰屯必乃薛禪(史作敦必乃)屯必乃生三子長曰合必勒合罕(史作葛不律寨)合罕之號自此始合必勒有子七人次子把兒壇把阿禿兒(史作八里丹)卽也速該之父也合必勒合罕歿遺言以從兄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爲合罕(史作咸補海罕)卽察剌孩領忽之孫是爲泰赤烏氏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婚親自送女被執獻于金金人殺之部人立合必勒合罕之第四子曰忽圖剌合罕忽圖剌歿而太祖繼稱成吉思合罕蓋在王罕未敗之日先稱合罕者一部之長後稱皇帝則諸部之長矣

太祖紀

太祖紀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烏古倫以城降按東平王世家作烏古倫寅荅虎烏古倫者寅荅虎之氏非兩人也史臣不辨姓名顚倒其文遂若別有一人(史天祥傳作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倫)

萬奴

太祖紀十年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蒲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按東平王世家癸巳(太宗五年)王與皇子貴由攻完顏萬奴于遼東平之完顏萬奴金內族也自乙亥歲聚衆據東海號東夏至是凡十九年而滅此萬奴之氏一以爲蒲鮮一以爲完顏未審孰是(木華黎傳與世家同金史宣宗紀作蒲鮮)太宗紀但書平萬奴而不言皇子貴由國王塔思當據世家補之

伐西夏事差一年

太祖紀十三年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頊出走西涼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

而出走西涼夏與金相去遼遠而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聞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元紀誤

李全事誤

二十年武仙以真定叛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按金元之際有三李全一爲益都行省卽璮之父也一爲冠氏元帥見趙天錫傳本名泉詳見後一見董俊傳云己卯權知中山府金將武仙據真定俊率衆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庚辰春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庚辰者元太祖十五年也全之叛蓋在武仙未降元以前紀乃書於仙既降又叛之後失之甚矣

旭烈兀大王

旭烈兀大王睿宗第六子一作煦烈憲宗壬子歲受命討西域癸丑至木乃兮國下其城百廿丙辰破乞都卜城丁巳破兀里兒城乞石迷國來降得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下其城百八十五戊午命將西渡海收富浪西南至石羅子賓鐵皆降之己未破兀林降其城百廿又西南至乞里灣降之西域平遣使告捷而憲宗崩遂留鎭其地至元辨僞錄云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鎭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

靖遠王合贊者旭烈兀大王之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黃溍撰海運千戶楊君墓誌云君諱樞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如其請奏授君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云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糧物器之須一出于君不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按元史成宗紀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贊遣使來貢珍物卽其事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云忽里模子者卽忽魯模思之轉也

罕勉力卽哈密

罕勉力卽今之哈密也亦曰哈迷里元典章延祐六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如今亦都護爲頭長吾兒的斤帖林爲頭哈迷里除致傷人命姦盜公事交管民官歸問者其餘軍帖差發不揀甚麼合對問公事有呵朵歹等都護府官人每等者管民官休侵犯者外據長吾兒哈迷里每自己其閒裏公事有呵委付來的頭目斷者若與百姓每有相爭的公事呵委付來的頭目每與各城子裏官人每一同歸斷者若無長吾兒哈迷里頭目每呵管民官依例斷者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前云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後云還鎭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其實一也的斤帖林畫哈迷里之部長

尋思干

尋思干本回回故地亦作邪米思干長春西游記云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是也太祖紀十五年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又云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似乎重出攷西游記言乃滿卽乃蠻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然則十五年所克者乃舊主屈出律篡西遼而據其地者也既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年再攻之算端卽算灘回回部長之號亦作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卽邪米思干於普花見拒印度嘆木連破其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蓋屈出律雖篡奪猶襲遼衣冠不改國號故有西遼之稱其云古續兒國殆以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相近而訛夷朵卽遼史之斡耳朵乎屈出律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落衆多非旦夕可以成功

趙世延楊朶兒只皆色目

列傳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漢人南人也趙世延雍古部人卽按竺邇之孫蓋色目人也而與漢人同列誤矣楊朶兒只西夏人元時稱夏人爲唐兀氏唐兀亦色目三十一種之一其人各自有姓如李恆高智耀來阿八赤皆列于色目則朶兒只亦當爲色目人矣耶律石抹完顏粘合烏古論皆遼金舊族元時謂之漢人漢人有官至宰執者而南人

不得入臺省順帝時稍用南人而入參政者僅危素一人耳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爲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爲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爲南人

不只兒即布智兒

布智兒傳憲宗以布智兒爲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按憲宗紀以牙老瓦赤不只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老瓦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于燕所云不只兒者即布智兒也大都即燕京扎魯忽赤即斷事官（見職官志）不只與布智聲相近譯音無定字也昔里鈐部月乃合布魯海牙傳作卜只兒（今本布魯海牙傳譌卜爲十）

祖孫同號

賽典赤回回貴族之稱贍思丁爲中統至元名臣紀傳皆稱賽典赤而不名其孫伯顏事成宗爲平章政事宰相表至元三十年至大德七年俱有平章賽典赤名惟元貞二年平章有伯顏無賽典赤蓋賽典赤即伯顏非兩人也蓋襲其祖之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詔朕仰惟太祖皇帝聖訓若曰應天順人惟以至誠保安天下宜遵正道重念列聖纘承丕祚我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顧予菲德懼弗克荷不遑寧處比者忽失剌年甫幼沖聽信憸人阿思罕等謀爲不軌構亂我家已爲行省行臺管軍官等將叛賊阿思罕教化脫里哥思等斬首以徇其同謀及脅從者欲盡加誅有所不忍宜推曠蕩之恩闢以自新之路可大赦天下自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其餘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若有避罪逃從逆黨或寓匿民間及嘯聚山林者赦書到日限一百日內許令出首與免本罪限外不首復罪如初於戲赦過宥罪惟期反側之安發政施仁庶底隆平之治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此詔稱忽失剌者即元史之和世㻋明宗名也仁宗紀不載此詔蓋天曆以後史官諱而削之也仁宗受位於其兄乃不立兄子而立其子固有愧宋穆公之讓而明宗出鎮雲南即於途中興兵犯闕其罪尤難掩今錄元典章所載詔書以補本紀之闕（明宗紀載同謀諸臣無脫里哥思名）且著明宗之罪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延祐初始行科舉自後廷試進士狀元某某等若干人皆書於帝紀唯順帝元統元年賜同同李齊等百人至正十七年賜倪徵王宗嗣等五十一人紀並失書蓋順帝無實錄案牘不備史臣又非一手紀與志不相檢照者多矣元時廷試例以三月七日獨元統元年春順帝尚未即位選舉志雖載同同等賜及第出身而未詳廷試之期予嘗得是年進士錄讀之乃知廷試在九月三日此可補史文之闕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三公宰相兩表俱脫至順三年今以紀攷之三公則燕鐵木兒（太師）伯荅沙（太傅）伯顏（太保）也宰相則右丞相燕鐵木兒平章政事欽察台阿里海牙伯撒里禿兒哈帖木兒撒迪右丞闊里吉思左丞趙世安也又泰定帝以致和元年七月崩其九月文宗自立于大都改元天曆表從通鑑例不書致和而書天曆尚爲有說然九月以前三公宰輔皆朝廷所命自當大書於表今皆削而不書毋乃獎亂而無是非之心乎

元史不諳地理

宋時州有四等曰節度曰防禦曰團練曰刺史（亦曰軍事）節度爲三品州防團爲四品州軍事爲五品州凡除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者皆不之任唯差京朝官知軍州事俱爲親民之官而班資有崇卑故宋志於每州之下繫以節度及防禦團練軍事之名節度又有軍號如大名府稱天雄軍兗州稱泰寧軍之類而防團則無之故節度必繫以某軍此係官制無關地理而宋時諸州又有由軍事防禦升節度者史家省文或書升某州爲某軍如元符三年升端州爲興慶軍政和七年升鼎州爲常德軍之類此由散州升爲節度州州牧改用大僚而州名仍如其舊非改州爲軍也然宋時牧守又有府州軍監四等而軍監在州之下守臣以知軍系銜如京東之淮陽軍京西之信陽軍淮南之盱眙軍浙西之

江陵軍此則唐以前所未有而志地理沿革者所當討論矣元時改府州爲路既無節度防禦虛銜則志地理述前代沿革如升州爲節度直可一筆勾之耳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過爲王公等封爵之用大約襲唐之舊而五代以後增設者舊未有郡名政和修九域志又復加之此有司文具尤無當於地理沿革之數者也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一旦徵入書局涉獵前史茫無頭緒隨手掇撦無不差謬偶舉數條以當笑柄如滑州自唐宋訖金元無異名而志乃云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滑州考唐志雖州郡兼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爲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概唐一代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不得謂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節度軍額而滑之升節度始于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者幷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宋升爲棗陽軍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信軍又爲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銜一爲實土而混而一之既已不分皁白且棗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強合之又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眞癡人說夢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爲護國軍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

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爲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仞團練爲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志又云濟寧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爲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麟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麟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概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眞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于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卽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爲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二句當書于濟寧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考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譌仞爲濟北郡邪

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爲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予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郴州倚郭爲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爲敦州改郴縣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卽廢而元史臣乃以爲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爲郴陽眞可笑也

漢人八種

陶九成輟耕錄載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歹曰朮里闊歹曰竹溫曰竹亦歹曰渤海按遼金元三史唯見契丹女直高麗渤海四國餘未詳攷元史鎭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直河西諸國只溫蓋卽竹溫之轉歟

咸寧字譌

地理志興和路有咸寧縣元初隸宣德府中統三年來屬咸寧當是威寧之譌金志撫州有威寧縣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鎭置元之興和路卽金撫州則咸寧之爲威寧信矣劉伯林傳金未爲威寧防城千戶卽此縣也

興德字譌

保安州金爲興德府興德當作德興石高山傳德興府人（金志本作德興）

迦堅茶寒

太宗紀九年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其年四月築掃憐作迦堅茶寒殿揭揭察哈卽迦堅茶寒也譯音無定字史家不能攷正後世遂以爲兩地矣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王惲撰史忠武公家傳云太宗卽位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黑馬蕭札剌居右詔爲萬戸其居左者悉爲千戸長姚燧撰邸澤神道碑云國初以二萬戸鎭撫中夏右則劉伯林（黑馬之父）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薊成則益太尉史忠武公天澤爲真定河閒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戸於中（藁成謂太宗也藁用漢書賈誼語）元史劉黑馬傳太宗卽位始立三萬戸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三書所述劉史兩萬戸並同若蕭札剌爲石抹也先之子（石抹氏卽蕭氏）與粘合重山初非同族元史粘合重山傳中無重喜名史則有重喜傳又不云爲萬戸王姚二君皆習于掌故史家爲黑馬立傳亦必本諸家狀不知何以互異若此（耶律禿花傳統萬戸札剌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此札剌兒卽蕭札剌也石抹也先傳作查剌與王惲所稱三萬戸正合）劉黑馬傳又云增置七萬戸仍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大澤嚴實等次之此七萬戸之名史家止舉其四餘無攷

也可太傅

食貨志歲賜篇有也可太傅按耶律禿花傳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卽志所稱也可太傅也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四怯薛

兵志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温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衞也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絶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也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以赤老温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温後絶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食貨志歲賜篇則有也可怯薛有忽都荅兒怯薛有帖古迭兒怯薛有月赤察兒怯薛此至元二十一年事月赤察兒者博爾忽之後絶而又繼然其次已在第四忽都荅兒帖古迭兒則不知何人之後矣

五部將名互異

闊闊不花傳歲庚寅（當是庚辰）太祖命太師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闊闊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歲丙申太宗命五部將分鎭中原闊闊不花鎭益都濟南按察兒鎭平陽太原孛羅鎭真定肖乃台鎭大名怯烈台鎭東平

兵志中統三年三月詔真定彰德邢州洺磁東平大名平陽太原衞輝懷孟等路各處有舊屬按札兒孛羅笑乃䚟闊闊不花不里合拔都兒等官所管探馬赤軍

石高山傳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拔都闊闊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

今按五部將之名唯孛羅闊闊不花二人無異文按察兒卽按札兒肖乃台卽笑乃䚟怯烈台卽窟里台不里合拔都兒卽孛羅海拔都或有肖乃台而無不里合或有怯烈台而無孛羅海似當以兵志爲正蓋肖乃台本禿伯怯烈氏故又有怯烈台之稱或稱肖乃台或稱怯烈台其實卽一人耳史家疑孛羅海與孛羅爲重出故闊闊不花傳誤分怯烈台以當五人之數今依兵志作不里合則犂然有別矣

汪世顯傳不可信

史家立傳往往徵采家傳碑志事迹多文飾不可信如汪世顯傳稱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鎭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闊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如傳所言則是袁昂馬仙琕之流也及讀金史郭蝦蟆傳則稱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割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論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幷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割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困于蔡擬遷鞏昌我輩旣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割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

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于我世顯卽攻鞏昌殺完展送款于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蝦蟆以禍福不從是世顯以偏裨戕主帥背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款于蒙古何待闊端兵至始率衆降乎蘇天爵名臣事略誤信其家傳書之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誤不加訂正畢尚書沅續通鑑稿成嘗屬予參校因爲辨證之

鄧州移復

趙范之失襄陽始于趙祥以鄧州叛而宋史諱不書元史太宗紀八年命鄧州趙祥從皇子曲出充先鋒南伐亦不詳趙祥降附本末今據姚燧所撰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云祥字天麟其先居代之繁畤金末去其鄉三徙爲蔡之平輿人天輿播蔡倡義兵數千爲帥甲午金亡將麾下步騎數千入宋時襄陽閫制閫授信效左軍統制後制閫厭降將多叵測譖爲受犒欲盡阬之大將江海諫曰人窮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異心矣漢北之州鄧爲近去吾閫程再日耳乘彼虛棄未戍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鈐呼延實將若干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得軍士譁譟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明年乙未十月大兵略地漢上棗將佐南門公抱劍前曰始吾入宋求活吾麾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以計殲之今幸出戍又令別將監之一旦鯨以宅罪無噍類矣誠不忍與若膾腦塗手心歸大朝後麾者斬統領徐海持不可立斷其首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釋甲具車馬歸之襄陽乃開門迎元兵居再月太子南征還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力孤不能自完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年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會軍入守字民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盡還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毀置兵三州民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年六十有一所述背宋歸元事極分明漢上五州移徙事又可補地理志之漏略

胡土虎

太宗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七年遣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胡土虎又作忽都（鐵邁赤傳）又作忽都虎（食貨志）又作忽篤華（石抹明安傳）案石抹明安傳次子忽篤華太宗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都元帥不云爲中州斷事官者史之脫漏也石抹氏自明安至咸得不相繼爲燕京行省胡土虎蓋承其兄職及金亡之後又令斷事中州括中原人戶當在其時矣石高山傳云父忽魯虎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東四十餘戶而食貨志忽都虎官人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似卽一人豈石高山卽石抹明安之後史誤認石抹氏爲石氏耶

李全字誤

趙天錫傳云甲申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又云李全在大名結其帥蘇椿納金河南從宜鄭倜初疑同時有兩李全及讀元遺山千戶趙公神道碑乃知其人名泉史家以音相近譌爲全字遂與益都之李全相溷矣天錫以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見遺山碑而本傳不載蓋以千戶爲不足書耳不知元初萬戶最爲領兵要職嚴實雖爲行臺亦在七萬戶之列千戶佩金符較之萬戶佩金虎符者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書

月乃合

月乃合傳但云字正卿不言有兩名按元好問恆州刺史馬公碑（卽慶祥）云子男三人長三達次鐸刺次福海不審孰爲月乃合

雍古

月乃合傳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金略地盡室遷遼東祖把掃馬野禮屬徙靜州之天山按元遺山有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卽月乃合之父昔里吉思也其述世系云出于花門貴族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盡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

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賁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然則雍古部殆回鶻之別支乎回鶻卽畏兀兒與回回不同種金史馬慶祥傳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似誤以回鶻爲回回矣

劉敏傳

劉敏字有功宣德靑魯人按元好問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云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靑魯里靑魯非縣名當删碑稱字德柔以小字某行豈有功其小字歟抑以賜名玉出干爲小字歟

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碑云甲戌秋師次燕西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旣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酋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觴宴之人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與傳不同當以碑爲可信帝征遼西諸國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遼西當爲西遼之譌

元初十路

太宗二年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　燕京　宣德　西京　太原　平陽　眞定　東平　北京　平州　濟南

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　燕京　益都濟南　河南　北京　平陽太原　眞定　東平　大名彰德　西京　京北

宣聖配享

元初釋奠先聖以顏孟配享蓋用宋金舊制至延祐三年始增曾子子思配享則依宋咸淳三年新制也祭祀志所載儀注止有諸兗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不及郕沂二公此延祐以前之制禮樂志大德十年命江淮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令翰林院新譔樂章自迎神至送神凡九章是時郕沂二公未與配享故無酌獻之曲本非欠闕史家誤增二公酌獻之曲注以爲闕蓋失之不攷矣志又別載宣聖樂章凡十六章今攷諸宋史實皆襲用宋大晟舊詞唯郕沂二公酌獻之章則舊詞所未有殆延祐以後補譔若大德所譔則固未嘗播之律呂也

泰定皇后

吳文正公年譜泰定元年七月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許其官長所許二月皇后出殯係犯復日又葬日正犯聖算行年輕侮不敬致二后同日而崩刑部取昇狀中書奏兩院會議公曰云云此條元槧本有之而不載文正之議今刻文正集年譜幷删此事矣攷元史泰定元年三月丙午册八八罕氏爲皇后此正宮皇后也此稱皇后出殯及二后同日而崩皆不見於紀蓋元世諸妃稱皇后者甚衆史不能具載而吳澄之議云何亦無可攷矣

蒙古語

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剌者黑也昔剌者黃也（亦作失剌）忽蘭者紅也孛羅者靑也（亦作博羅）闊闊者亦靑也（亦作擴廓）或取數目如朶兒別者四也（亦作朶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朶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也孫者九也哈兒班荅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亦作忽嗔）乃顏者八十也（亦作乃燕）明安者千也禿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亦作阿勒壇）速不台者珠也（亦作碎不鄰）納失失者金錦也（亦作納石失）失列門者銅也（亦作昔剌門）帖木兒者鐵也（亦作鐵木爾又作帖睦爾）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郎者快樂也（亦作只兒哈郎）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蔑兒干者多能也（一作默爾傑）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亦作補化）不忽者鹿也（亦作伯忽）巴而思者虎也阿爾思蘭者師子也脫來者兔也（亦作討來）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唐兀台邀都台瓮吉剌歹兀良哈歹塔塔兒歹亦乞列歹散朮歹（亦作珊竹台）肅良合（亦作瑣郎哈謂高麗人也）皆部族之名亦有以畏吾語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畏吾語此外如文殊奴普顏奴觀音奴佛家奴汪家奴衆家奴百家奴醜厮醜驢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類皆是俗語或厭其鄙俚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爲訥驢之爲閭哥之爲格不過游戲調弄非有別義也

僧稱吉祥

予讀元史仁宗紀延祐六年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初未解吉祥之名後閱釋藏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奉詔編修者爲順德府開元寺佛日光教大師沙門慶吉祥平灤路水巖寺傳法輔教大師沙門恩吉祥執筆者爲大寶集寺傳法潮音妙辯大師沙門海吉祥真定府興化寺傳法通玄大師沙門溫吉祥校勘者爲大都大憫忠寺傳法通辨大師沙門瑞吉祥大都大昊天寺傳法玄悟大師沙門習吉祥上都黃梅寺住持通慧大師沙門溫吉祥大都宏法寺通顯密二教演祕大師沙門澂吉祥大崇國寺臨壇大德圓融崇教大師沙門演吉祥大聖壽萬安寺臨壇大德崇教大師沙門應吉祥校證者濟寧路金山寺妙辯通義大師沙門慶吉祥證義者大聖壽萬安寺傳大乘戒臨壇大德沙門理吉祥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宏教大師釋行吉祥聖壽萬安寺都總統佛覺普安大師沙門揀吉祥宣授諸路釋教都總統道通真智大禪師昭吉祥乃知元時以吉祥爲僧之美號演吉祥名定演趙子昂爲撰碑者也

道童

至正中名道童而見於史者兩人一爲高昌人號石巖由平江路總管累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謚忠烈在列傳一百四十四卷一爲唐兀人字德章自號賀蘭逸人至正十年爲江東廉訪使汪澤民傳至正十五年蘄黃賊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恙此卽唐兀之道童也其明年城陷澤民遇害史不言道童所終予嘗見江東憲司題名碑知其氏族記卽澤民所撰稱道童爲寧夏中大夫公蓋元時稱西夏人曰唐兀氏寧夏本西夏地也

順帝後世次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失大都北走又二年殂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位上廟號曰惠宗明年改元宣光立八年而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位上廟號曰昭宗改元天元立十年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弒實洪武二十一年也又五傳至坤帖木兒皆被弒族人鬼力赤篡立去國號稱可汗從其舊俗明史成祖紀永樂六年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里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蓋脫古思帖木兒之後坤帖木兒之前尚有三四傳其名不可攷矣明太祖紀洪武二十二年也速迭兒弒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與成祖紀外國傳小異

高麗王二名

元初高麗王昛尚元主其子璋亦尚主賜蒙古名曰益智禮普化其後子孫相承皆有二名璋子燾曰阿剌忒納失里燾子禎曰不荅失里禎子昕曰八禿麻朶兒只禎弟祺曰伯顏帖木兒又名顓古元史外國傳自燾以後傳授事迹俱脫漏失書今取朝鮮史略參攷得之

王燾傳位事不足信

王璋本襲父封高麗王至大三年改封瀋王皇慶二年遣璋就國璋乃請辭位以長子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而身留京師又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蓋欲兼兩王以燾承世封以暠承瀋王封也外國傳謂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王是年其弟暠立爲世子不知暠爲燾之從弟所受者瀋王世子非高麗世子此一誤也傳又謂燾傳其弟暠按仁宗紀延祐三年璋請傳瀋王位于世子暠許之而諸王表瀋王一條云高麗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二文似互異今攷之乃知非誤蓋璋雖以延祐三年傳王位于暠而瀋王之印猶在璋所至泰定二年璋卒暠乃襲爵受印表所書者受印之歲紀所書者奏請之歲也暠受於璋非受於燾暠雖承瀋王之封而燾之爲高麗王如故也而史遽謂燾傳其弟又誤之甚矣據朝鮮史燾嗣立後至元五年薨子禎嗣淫縱無檢其臣曹頔謀廢之而立瀋王不克被誅頔黨訴于朝明年徵禎因刑部久之得釋禎猶不悛至正三年遣使如高麗頒詔禎出迎縛之以檻車流于揭陽未至卒四年禎子昕嗣八年薨無子九年以禎庶子眡襲十一年詔廢眡而立禎之母弟祺其傳授分明如此暠卒於至正五年雖有奪嫡之志終以衆議不可而止外國傳所書殊不可信

高麗王大順

諸王表瀋王凡三人其一云高麗王大順以駙馬封列于王璋王暠之前按高麗王無名大順者唯䐗首尙主成宗紀亦有封䐗瀋陽王之文大順二字恐譌

史臣分修志傳姓名可攷者

五行志胡翰撰其序論載文集中外國傳則宋禧撰靜志居詩話載其寄宋學士詩云修史與末役乏才媿辜寄贊發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謂自高麗以下悉其手筆然此數篇最爲淺率覩其寄濳溪詩則荒疎之病无逸固未嘗自諱也

明史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局纂修五十人皆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者也總裁官初用葉方藹張玉書其後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相繼爲總裁久之未成特勑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鴻緒任列傳五十三年鴻緒列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復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之於是明史始有全稿乾隆初

詔修明史總裁官大學士張廷玉奏即以鴻緒稿爲本而稍增損之九年史成頒行天下盡閱六十餘年之久議論平允攷稽詳核前代諸史莫能及也其例有刱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郕戾王而削其帝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爲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于中斟酌最爲盡善表之有七卿蓋取漢書公卿表之意明時閣部並重雖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關則略之南京九卿亦閑局無庸表也閹黨前代所無較之姦臣佞幸又下一格特書以儆人臣土司叛服不常既不可列于外國又不可廁於列傳故皆別而出之石砫秦艮玉以婦人而列武臣之傳嘉其義切勤王不以尋常土司例之也

程濟

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此與世所傳建文從亡之程濟未知即一人否（程濟事見於鄭曉遜國臣紀）

洪武鈔

永樂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十一月戸部尙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上曰板歲久當易則易不必改洪武爲永樂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曲阜孔氏正德元年授孔聞禮始主子思子祀事

衢州孔氏正德元年授孔彦繩始

顔氏景泰三年授顔希惠始

孟氏景泰三年授孟希文始

曾氏嘉靖十八年授曾質粹始

仲氏崇禎十六年授仲于陛始

周氏景泰七年授周冕始濂溪先生十二代孫

程氏景泰六年授程克仁始伊川先生十七代孫也明道先生後失傳崇禎三年復增博士一人以伊川裔孫程接道爲之使奉明道祀

張氏天啓二年授張文運始横渠先生十四代孫也

邵氏崇禎三年授邵繼祖始康節廿七代孫也

建安朱氏景泰六年授朱梴始文公九世孫也

婺源朱氏嘉靖二年授朱墅始文公十一世孫

元後裔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北奔又二年殂於應昌傳子及孫凡十有八年而爲其臣也速迭兒所弑又五傳至坤帖木兒不知于順帝何屬自後稱元後者並言出于太祖其世系均不可攷矣自坤帖木兒後有鬼力赤者簒立始去帝號自稱可汗永樂三年阿魯台殺鬼力赤迎元之後本雅失里于别失八里立爲可汗十年爲瓦剌馬哈木所殺阿魯台立阿台爲可汗而馬哈木亦立荅里巴爲可汗自是違達有二可汗宣德九年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可汗俾領阿魯台所部阿台竄居亦集乃路正統

三年阿台爲脫脫不花所殺景泰二年瓦剌也先弒脫脫不花四年自立爲可汗六年爲阿剌知院所殺達達部長孛來攻阿剌求脫脫不花子馬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小王子之名自此始天順六年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攻麻兒可兒死衆共立馬古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成化元年小王子與毛里孩先後入河套未幾孛來弒馬古可兒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乞可汗有斡羅出者亦居河套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而逐斡羅出八年滿魯都（一作滿都魯）入河套自稱可汗九年敗走十三年死亦思馬因主其兵柄久之亦死十九年以後入寇者稱迤北小王子而史失其名矣宏治元年小王子奉書自稱大元大可汗十三年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中數爲邊患嘉靖十一年小王子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察罕土門汗（見明史張學顏傳）聲譌爲土蠻其稱插漢者即察罕之異文也（李成梁傳插漢部長土蠻）隆慶以後俺荅諸部皆封貢獨土蠻屈強東北塞外其名與傳授次序不可得聞矣其族屬可見者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兎拱兎子伯言台周從子黃台吉（見李成梁傳）萬曆末察罕虎墩兎自稱林丹汗雄長東北塞外蓋即土蠻之族史言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荅方強懼爲所併乃徙帳于遼收福餘雜部四傳至虎墩兎豈打來孫即嘉靖徙幕之小王子乎趙國忠傳嘉靖廿一年再鎮遼東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是打來孫即小王子之證也戚繼光傳俺荅已通貢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然則插漢者游牧之地土門汗者其號而打來孫者其名以其爲元裔故諸部尊之曰小王子其改土門汗爲土蠻則當時文報之詞不欲其稱汗耳虎墩兎又稱插漢兒王子蓋猶襲小王子之號合諸傳參之土蠻與插漢本非兩部斷可識矣

泰寧

兀良哈三衛洪武廿二年置成祖割大寧地與三衛自後雖常通貢而叛服靡常明史立朵顏傳以泰寧福餘附焉中葉以後但述朵顏事不及泰寧福餘今按李成梁傳有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李化龍傳李成梁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兎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爲患麻貴傳泰寧炒花泰樊驚九子各將兵是泰寧之爲邊患尤甚于朵顏也速把亥死於萬曆十年把兎兒於二十二年入寇後亦死炒花則崇禎中尚存

河套

河套者漢朔方郡地在延綏邊外明初嘗設兵戍以曠遠內徙天順閒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爲寇然不敢久駐成化五年有阿羅出者始入居之（外國傳以爲天順閒）六年孛羅忽渡河與阿羅出合七年乩加思蘭亦來居焉八年滿都魯入河套自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王越襲滿都魯等于紅鹽池大破之焚其廬帳諸部皆遁去

宏治元年小王子與伯顏猛可王等入貢漸往來套中爲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十三年冬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五年亦卜剌與小王子相攻不勝竄西海九年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嘉靖十一年小王子徙帳東方而吉囊俺荅遂據套內皆小王子從父行也二十二年吉囊死諸子狠台吉等散處河西勢既分而俺荅獨盛二十九年俺荅移駐威寧海子而吉囊子吉能居河套如故隆慶五年俺荅納款吉能與其姪切盡等亦請市封吉能都督同知久之吉能死子卜失兎嗣爲都督同知所屬四十二枝各相雄長東有炒計中有擺言太西有火落赤皆桀驁卜失兎徒擁虛名而已萬曆四十一年卜失兎襲封順義王其子主套部亦稱吉能蓋蒙古多以號行吉囊亦號而非名子孫世襲其號囊能聲相近中國人強分之耳

順義王俺荅

俺荅既移駐威寧海子其秋遂犯京師終嘉靖之世無歲不有邊警隆慶四年冬俺荅之孫把漢那吉以俺荅奪其妻恚而來降總督王崇古請善遇之令俺荅縛送板升諸叛人俺荅因請封貢詔從之明年封俺荅爲順義王其弟昆都力哈（即老把都）子黃台吉（即辛愛）皆授都督同知賓兎台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戶名俺荅所居城曰歸化萬曆十年俺荅卒十一年子黃台吉襲王改名乞慶哈十三年卒十五年子撦力克襲王封

其妻三娘子忠順夫人三娘子即俺荅所奪把漢妻也歷配三王爲中國守邊諸部皆畏服之三十五年撦力克卒未有嗣忠順夫人率所部仍效貢四十一年忠順卒封卜失兎爲順義王外國傳卜失兎爲撦力克未詳似是吉囊之後

譯音無定字

王崇古傳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即外國傳之襖兒都司也北音我與襖相近

張學顏傳前稱察罕土門汗後稱土蠻七蠻即土門汗也

李成梁傳前稱大委正後稱一克灰正亦是一人蒙古語大爲伊克亦曰一克王崇古傳俺荅妻一克哈屯蓋其大妻也元史作也可兵志作也可怯薛謂第一怯薛也委灰音相似也

李成梁傳有西部乂漢即插漢也亦即察罕見張學顏傳大清一統志作察哈爾

外國傳有銀定歹青亦作銀定歹成見蕭如薰達雲柴國柱傳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

錢大昕學

三公

尙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修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論衡明雩篇天公司徒人公司馬地公司空也

文選載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文稱公不稱王者爵列親王不如三公之位尊也竟陵生爲三公安陸亦贈司徒故得稱公宋制朝會宰相班在親王之上

員缺

顧寧人日知錄謂員缺之名自晉時已有之今攷漢書循吏傳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酷吏傳後左馮翊缺韓安國傳梁內史缺翟方進傳杜業言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薛宣傳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又云會司隸缺佞幸傳其後御史大夫缺則西漢已有缺稱不始于晉也

大尙書

予初讀隋書經籍志四人月令一卷漢大尙書崔寔撰疑其有誤後讀洪氏隸續載劉寬碑陰有大尙書河南張祇字子戒一人洪云碑有大尙書張祇祝睦碑亦云拜大尙書攷東京官制唯鴻臚司農長秋有大字尙書六人分爲六曹初無大尙書及觀祝睦後碑但云拜尙書尙書僕射乃知大尙書者以其長於諸曹故加大以別之然後向者之疑始釋蓋當時官曹有此稱未著於令甲也

晉志衛瓘傳屢遷率車都尉大尙書

大著作

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見史通史官篇

五官

漢有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郡國亦有五官掾注家不言五官何義予按淮南兵略訓云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又云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五官之名或出於此但據淮南所稱有尉官有候官有司空官有輿官而尙闕其一是必有脫文矣

大學士

唐書百官志修文館後改昭文館景龍二年始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此大學士設官之始李嶠宋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引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備員見文藝傳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皆宰相也天寶二載崇賢館置大學士二人以宰相爲之至德二年置集賢院大學士貞元四年罷崇元館集賢院大學士崇元卽崇賢也按張說傳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說時爲集賢院學士也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此泌傳之誤蓋集賢之置大學士始於崔圓正在至德二載而貞元四年學士去大字則由於泌之請耳然自元和以後宰相兼弘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率以爲常鮮有如張李二公之能讓者矣宋初昭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皆宰相領之蓋沿唐五代之舊其後置觀文殿資政殿大學士雖不任事亦以前宰執充餘官不得與焉明代始專以殿閣大學士爲宰輔之官然秩止五品國朝始升爲正一品

總督巡撫

總督字始見於漢書敘傳云總督城郭三十有六南北朝史多用此字如晉書謝玄傳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澄總督二鎭授之節

度于烈傳遷司衛監總督禁旅南史柳仲禮傳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劉之亨傳總督衆軍杖鉞而西吳明徹傳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王猛傳總督所部赴援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齊本紀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李常傳總督三軍揚旌恆朔李平傳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周書文帝紀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是也巡撫字亦見於南北朝南史袁昂傳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北史趙彥深傳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周書武帝紀詔皇太子贇巡撫西土是也總督巡撫之語由來已久其定爲官名入銜則自明始

唐人服色視散官

野客叢書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稹爲京兆尹官皆六品謂階官也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稹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廕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

唐時臣僚章服不論職事官之崇卑唯論散官之品秩雖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猶以賜紫繫銜舊唐書宣宗紀有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有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有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鄭朗有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蕭鄴有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賜紫金魚袋劉瑑皆見任宰相中書侍郎六部尚書又皆三品職事官也而散官未到金紫銀青則非賜不得衣紫唐人之重散官如此

升朝官　京官

宋史選舉志前代朝官自一品以下皆曰常參官其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宋目常參者曰朝官秘書郎以下未常參者曰京官老學庵筆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案元豐以前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丞光祿寺丞衛尉寺丞將作監丞大理評事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皆京官也元豐改制以宣教本宣德郎政和改宣義承事承奉承務郎爲京官京官之下則爲選人有七資四等之差崇寧中改選人七階爲承直儒林文林從事通仕登仕將仕郎政和以從政修職迪功易通仕登仕將仕三階其通仕登仕將仕三階係奏補未出身人

前行中行後行　頭司子司

唐宋制六部有前行中行後行三等而廿四司有頭司子司之稱唐會要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爲前行刑戶爲中行工禮爲後行每行各管四司而以本行名爲頭司餘爲子司如吏部爲頭司司封司勳考功爲子司五部皆仿此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爲度支尚書侍郎亦准此遂以度支爲頭司戶部爲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

海錄碎事唐制郎官前行爲要後行爲閑南部新書先天中王上客爲御史自以才望清華當入省臺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悵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蹭蹬却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膳部爲後行又在禮部四司之末

吏部七司

唐制六部各置四司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分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各置郎官南渡後遂有尚左尚右侍左侍右之稱皆吏部一司所分也并司勳司封考功是爲七司

尚左尚右侍左侍右

文獻通考宋朝典選之制自分爲四文選二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二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舊制吏部除侍郎二員分典左右選總稱吏部侍郎閣命官兼攝惟稱左選侍郎或右選而已紹熙三年謝深甫

張叔椿兼權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稱既而林大中沈揆權貳尚書則侍左侍右徑入除目相承不改矣郎中主管尚書左右選侍郎左右選各一員初進擬箚云吏部郎官及擬告身細銜始置言吏部尚書郎中或員外郎主管尚書某選主管侍郎某選紹興閒呂希常以監六部門兼權侍右郎官李端民正除侍右郎官既而何偁楊倓疊行之除吏部郎官皆有侍左侍右侍左侍右之稱自此相承不改（宋史徐應龍傳陳宗禮俱嘗任侍左郎官范應鈴王萬高斯得吳潛李伯玉任侍右郎官曾彥約王遂徐鹿卿楊文仲陳仲微嘗任侍右郎官而徐清叟孫夢觀家鉉翁傳皆有侍右侍郎之稱）

左右

唐宋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爲上元左右丞相左右丞則以右爲上科場蒙古色目人稱右榜漢人南人稱左榜亦右爲上也明六部左右侍郎左右都御史左右給事中左右布政使仍以左爲上

度支支度不同

度支者戶部四司之一唐碑結銜稱度支郎中度支員外郎者皆郎官也至各道節度使有帶支度營田使者則其屬有支度判官此外任幕職也宋初沿五代之制以三司使總領天下財賦三司者卽唐之戶部度支兩司及鹽鐵使也三司使旣總其要又分置副使判官佐之于是有度支副使度支判官之名此則三司之屬爲京朝官差遣與外任幕職班秩不同一稱支度一稱度支其名亦不相混校書者昧于官制往往率意妄改殆誤非淺

階官分左右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省言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欲分左右進士加左字餘官加右字從之（毗陵志引哲宗實錄）

紹聖二年四月詔職事官罷帶職朝請大夫以下勿分左右（宋史哲宗紀）

揮麈前錄元祐閒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攷忠宣以元祐四年六月罷相而階官分左右乃在是年之冬則非忠宣所改也

紹興元年九月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毗陵志引繫年錄宋史宰輔表繫於是年十二月）

淳熙元年三月詔寄祿官及選人並去左右字（宋史孝宗紀）

周必大撰趙善俊神道碑云孝宗屢欲用君因奏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仕州縣者不相下盡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嘗論之今舉實清流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宜如元豐官制有旨從之

按元祐階官分左右自承務郎以上則選人無左右之分也紹興則自承直至迪功皆分左右與元祐亦不盡同

正議大夫以上分左右

徐度卻掃編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由諫議一轉給事中再轉後行侍郎三轉中行侍郎四轉前行侍郎五轉左右丞六部尚書遷轉盡十一轉而至吏部尚書也）二府乃七轉（初轉給事中再轉工侍三轉戶侍四轉左右丞五轉禮書六轉戶書七轉吏書）及官制行太中大夫（卽舊諫議大夫也）七轉至特進（卽僕射）而不分庶官與二府（自太中一轉通議再轉正議三轉光祿四轉銀青光祿五轉金紫光祿大夫六轉特進）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並置左右分爲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勘故有優遷紹興新書乃幷二府有磨勘之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　正議大夫　通奉大夫　通議大夫　太中大夫（以上凡十階）

選人七資四等

留守節度觀察判官

節度觀察掌書記　支使　防禦團練判官

留守節度觀察推官　軍監判官（以上兩使職官）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以上初等職官）

錄事參軍　縣令

知錄事參軍　知縣令（以上令錄）

軍巡判官　司理　司法　司戶　簿　尉（以上判司簿尉）

判司簿尉七考令錄職官六考有京官舉主五人內一員轉運使副或提刑

並磨勘引見轉合入京朝官（宋史職官志）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資入知令錄次任二考以上入正令錄知令錄循一資入初等職官正令錄入兩使職官初等職官循一資入兩使職官兩資入支掌防團判官三資入節察判官（同石林燕語云選人寄祿官凡四等七資謂此也）

帥漕憲倉

文獻通考曰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展布帥漕憲倉蓋當時案牘之稱帥謂安撫司漕謂轉運司憲謂提點刑獄司倉謂提舉常平司帥憲倉一人而已漕則一路或有兩三人曰轉運使曰轉運副使曰轉運判官皆稱漕司也

庾司

提舉常平司宋人謂之倉司亦謂之庾司宋史[illegible]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察漕庾二司[illegible]傳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是也漕庾本流俗相稱如今人稱布政按察曰藩臬之類若臣僚除授自當書轉運及提舉常平方合史法宋史[illegible]臣[illegible]不特史文無法即所書官名亦鄙俗如此

四總領

紹興十一年收諸帥兵以為御前軍屯駐之所皆置總領一人以朝臣為之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荊南江州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四川總領初稱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紹興十八年改四川總領）總領財賦所或謂之總所亦稱餉所又謂之餉司（鶴山集中往往有此名目）

十都統

紹興十一年張俊韓世忠岳飛除樞密使副入覲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鎮江大軍即韓世忠舊部建康大軍即張俊舊部鄂州大軍即岳飛舊部也并荊南府江州池州皆有御前軍凡六統制十九年又改興沔兩大將為御前諸軍吳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在興州）楊政稱利州東路都統制（在興元）金州但以知州兼[illegible]制所謂利路三大屯也而興州之事權特重及吳璘殁後改興州為沔州又分興州十軍為沔利二軍移沔州副都統司於利州沔州除都統制不除副利州除副都統制不除正天下有十都統矣

直隸

宋制以州領縣而縣亦有不領於州而直隸京師者九域志利州路有三泉縣隸興元府皇朝乾德五年以縣直隸京師至道二年建為大安軍三年廢軍為縣而縣之直隸京師如故也直隸兩字始見於此（[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州地

州院

乾隆戊戌歲瓜洲浚河得南宋官印文曰揚州州院宋紀初不解州院為何職後讀[illegible]乃知當州有州院有司理院皆治刑獄之所州院則錄事參軍主之司理院則司理參軍主之若州升為府則稱府院會稽志錄事參軍廳舊在府治之西南府院在廳司理參軍廳舊在府治之南獄在廳

·宣差

景定建康志卷首題承直郎宣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蓋當時諸路帥臣多有承敕便宜行事者以其未奉朝旨故謂之宣差或讀為宣差者非也（金元始有宣差之名）志載通判南廳壁記結銜有稱宣差者有稱宣特改差者皆在馬光祖鎮建康日與應合同時予又見慶元五年石刻萬壽山修觀音祠記後題宣差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震孫書并篆蓋此又在景定之前石刻分明可無疑矣

建康府通判三人

建康志國朝會要諸州置通判各一員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等府各二員江寧府初置一員其後視西京等例增置一員分東西二廳其後又添差一員以朝士充是為南廳

官名俗省

宋人文集小說稱人官名往往輒取兩字蓋沿俗相稱之詞如云撫幹者安撫司幹辦公事也運幹者轉運司幹辦公事也提幹者提刑司幹辦公事也總幹者總領所幹辦公事也制機者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也帥機者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也帥準者安撫司準備差遣也

狀元榜眼

進士第一人稱狀元起於唐至今猶因之予嘗讀周益公省齋文集有回姚狀元穎啓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啓回第三人李狀元實仲啓又魏了翁鶴山集有回蔣狀元重珍啓狀元仲龍趙狀元發三啓於葉則云擢亞倫魁於趙則云名列魁三又嚴州譚安縣狀元坊二一在儒學以淳祐丁未邑人黃蛻爲大對第二建一在邑東新橋以邑人方逢辰爲大對第一建見新定續志是第二三人皆可稱狀元也南宋坊刻有陸狀元增節音注精議資治通鑑一書首題會稽陸唐老集注攷宋時狀元無陸唐老其人蓋亦第二三人矣宋史陳若拙傳稱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榜眼然王元之小畜集有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詩云榜眼科名釋褐初是第三人亦稱榜眼也

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或曰訛殆未之究耳如李黼榜進士黼亦第二也予謂朱說非是元時鄉會及廷試皆分左右二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榜漢人南人爲左榜各有狀元未嘗併而爲一如泰定四年爲阿察赤李黼等及第阿察赤左榜第一李黼右榜第一故楊廉夫自稱李黼榜進士黼右榜狀元非第二也今國子監有元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碑又嘗見元統元年題名錄皆分左右榜國楨臆說不可信

經義破題

唐人應試詩賦首二句謂之破題韋彖畫狗馬難爲功賦其破題曰有二人於此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見摭言此賦有破題也裴令公居守東都夜宴半酣公索聯句時公爲破題亦見摭言此詩有破題也宋熙寧中以經義取士雖變五七言之體而士大夫習於排偶文氣雖疏暢其兩兩相對猶如故也偶閱楮補日新云有一人作健而說義破題云君子有厲小人之道而無厲小人之心極佳然則宋時經義已有破題不始於明也宋季有魏天應論學繩尺一書皆當時應舉文字有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是論亦有破題

題目疑難處上請

宋禮部試士知貢舉官下簾幙出示題目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夢粱錄

塗改添注

鄉會試有塗改添注字數之例洪容齋引貽子錄云場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揩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蓋唐宋已有之元史選舉志塗乙注五十字以上者不考

春秋合題

經義惟春秋有合題予嘗見劉青田集載至順癸酉會試春秋義以荆人來聘楚屈完來盟于師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子使椒來聘四節合爲一題　國朝沿明舊制鄉會試春秋有單題有合題其異於元者元時合題多至五六事今一題祇兩事耳乾隆初始去合題

銓試

吳自牧夢粱錄每歲三月上旬應文武官蔭授子弟宗子蔭補者並赴銓闈就試出官朝廷遣監試主文考試等官就禮部貢院放試試中者三名取一名文臣試兩場本經及刑統義第三日願試法科者聽武臣試七書義三學生員入試中選者陞內舍如省闈年分移于八月放試中榜者赴吏部伺候簾試過釐注差遣武選中者就兵部右選廳銓量注授其文武銓魁特轉一資恩例銓魁仍置局造題名集設同年宴于西湖帥運諸司俱有送助以爲局費

科舉之弊

魏華父云釋老之患幾於無儒科舉之患幾於無書杜儲編書塾志又云古者閭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賓之序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詞也

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應而抑之寧收卑近無拔僻尤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眉州新貢院記

文文肅殿試卷

文文肅公震孟天啓二年殿試卷今藏吳中袁氏後列讀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葉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韓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朱國祚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繼偕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戶部尚書汪應蛟刑部尚書王紀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盛以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周如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院事錢象坤兵部左侍郎張經世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駱從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周炳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魏廣微通政使司左通政袁可立大理寺左寺丞鄭尚賓凡十有八人皆朱字鈐印卷中太祖成祖神祖列聖字樣皆不出格讀卷官於文之佳者以紅圈斷句與今式異

鄉試錄

予家有康熙四十一年江南鄉試錄考試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山東福山人工科給事中黃鼎楫直隸宣化人其序云先以御史臣朝楠貳之繼命給事中鼎楫來代朝楠未詳其姓也是科始編官卷江南中式八十三名官卷中者八人第七名華亭張維煦第十五名崑山徐駿皆官卷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一

錢大昕學

江南

史記貨殖傳江南豫章長沙又言江南卑溼丈夫早夭皆謂今湖廣江西之地項羽本紀江東雖小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今人所謂江南古之江東也

上江下江

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是南郡以下皆可云下江也李密與王慶書上江米船皆被抄截通鑑載隋煬帝之言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未至往夏口以上為上江是武昌以上皆可云上江也（注中韓注）又史記正義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婁江東江亦有上江下江之名

三楚

史記貨殖傳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據此文彭城是東楚非西楚矣項羽都彭城而東有吳廣陵會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號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則梁地亦在其中矣又孜三楚之分大率以淮為界淮北為西楚淮南為南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南東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閒故彭城以東可稱東楚彭城以西亦可稱西楚也又孟康漢書注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高帝紀）太平寰宇記楚文王徙都于郢故江陵是為西楚漢封元王交於彭城是為東楚又封厲王胥于廣陵是為南楚此又一說與史記貨殖傳不合

三蜀

左思蜀都賦三蜀之豪時來時往劉逵注三蜀蜀郡廣漢犍為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為

兗州

漢之兗州刺史治鄄城劉宋以後徙治瑕邱相沿至今按其封畛實禹貢徐州之域與古兗州無涉也

山東

秦都關中以六國為山東賈誼謂秦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云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是也漢書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亦泛指函關以東非今所稱山東也然漢時亦有稱齊魯為山東者如酷吏傳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閒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則齊魯之號山東非無因矣

今山東省於唐為河南道地宋改為京東路又分東西兩路東路治青州西路治兗州而東昌武定兩府臨清及德州唐宋皆別屬河北蓋唐宋以前大河故道皆由千乘入海（唐宋為棣州今武定府）鄆（今東平）曹濮齊青在河南岸澶（今開州）博（今東昌）貝（今清河縣）德棣在河北岸觀河南河北分界而河之經流了然在目矣

湖北湖南

宋荊湖分南北路岳澧鼎辰沅皆屬北路施州別屬夔路而南路所領有全州皆與今分界異

四川

明四川布政司所領有遵義府（今改隸貴州）鎮雄軍民府（今為鎮雄州屬雲南昭通府）烏蒙軍民府（今為昭東府屬雲南）烏撒軍民府（今為威寧州屬貴州大定府）東川軍民府（今為東川府屬雲南）

分天下為路

宋史地理志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析為十八元豐又析為二十三志所云路者以轉運使所轄言之若慶曆元年分陝西沿邊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八年河北置大名高陽關真定定州四路熙寧五年陝西又置熙河路此特為軍事而設每路設安撫使兼馬步軍都部署（後避英宗諱改稱都總管）其民事仍領於轉運司故不在十八路廿三路之數初陝西祇有一轉運司及熙寧收熙河路乃分轉運司為二一治永興軍曰永興軍路（鄜延環慶屬焉）一治秦州曰秦鳳路

秦鳳涇原熙河鄜延志於陝西路敘次五路沿革不甚了了讀史者益致犇昧矣

水經注難盡信

水經注載漢時侯國難以盡信如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以西平爲公孫渾邪封國不知渾邪本封平曲其地在高城不在金城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友封國不知明友本封平陵其地在武當不在河東也安成侯劉蒼在贑水篇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泲水篇以爲酸棗之桃虛（屬東郡）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贑水篇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皆彼此重複不相檢照又淮水篇云山陽城卽射陽縣故城也漢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致山陽僑治射陽乃在東晉安帝之世漢之山陽郡自治昌邑（今金鄉縣境）以異午之僑治當東漢之故封豈其然乎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沁水篇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此二條人名與年數小異亦重複而舛誤也史漢表但有陽河齊侯其石此云陽阿可證二表之譌漢志平原郷有阿陽縣上黨郡有陽阿縣與酈所見本不同而萬訢卞訢其石三名互異未審孰是（史記功臣侯表百年之閒見侯五正義以陽阿侯卞仁當見侯之一是正義本作卞與酈所見本同）

㶟水篇㶟水逕夏屋故城世謂之寨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又汝水篇桓水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寨婦城水曰寨婦水此兩寨婦城皆云賈復之譌必有一誤矣予謂夏之音假也陳郡陽夏縣夏讀如賈賈寨聲相近北音讀屋如烏與婦音亦相似則夏屋之爲寨婦不必因於賈復也

廣韻載唐州名

廣韻所載州名平聲八十九曰同忠通蓬松容瀧嬀隋岐儀伊綏夔蘄歸舒渠徐廬滁渝扶鄜蒲澧齊西懷開萊申陳秦岷幽均文汾忻原丹安檀蘭燕延豪曹河和瓜巴沙揚鄯梁涼商房坊襄芳唐當滄黃光杭平荆瀛營成洺幷青邢庭靈寧興登恆幽金嵐甘豐上聲十五曰隴汝許楚武濟海鄆邛兗趙夏潁壽陝去聲二十九曰鳳宋雍絳遂利冀渭魏豫潞薊衞貝會代郢萬建汴華相宕慶鄭定勝鄧沁入聲二十二曰濮復霸密蔚滑莫亳博廓潭虢易石璧翼德隰集合疊峽皆唐開元以前之疆域盡承唐韻舊文孫愐序所謂與地志及武德已來郳置迄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者是也每州敘述沿革甚備惟容邕建三州但云州名不敘沿革則宋景德刊修時刪去之矣唐所置州尙多乃江南嶺南諸路州名全闕兩浙惟載杭州皆宋人妄刪非孫氏之舊也伊涼甘瓜疊宕庭鄯燕嬀平久不在宋版圖之內山南之通州宋初改名達州矣此云通州本漢宕渠縣則是唐之通州非宋之通州知實係孫愐舊文宋人刪改有未盡耳

平州

漢書王莽傳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幷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注通鑑謂此時未有平州疑爲字誤予攷路博德傳云西河平州人平州縣名屬西河郡正在幷州部內故有幷州平州之稱地理志無平州而有平周周州古字通用非有遺漏也胡氏疑爲遼東之平州故云此時未有平州不知幷州本有平州縣也

薛

漢時魯國有薛縣司馬彪郡國志薛本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而菑川國亦有薛縣史記平津侯列傳稱齊菑川薛縣人漢書亦云菑川薛人是也或據班氏地理志菑川無薛縣疑本傳有誤是大不然本傳明云菑川國人推案與魯國無預菑川本齊地故汲黯以齊人多詐譏之也漢初菑川與魯俱有薛縣而菑川之薛不見于班志志所載者元成以後之版籍武帝時此縣猶未幷省也

春秋時魯有薛邑莊公卅一年築臺于薛此則是一地非任姓之薛國

盱眙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盱眙縣應劭曰音吁怡史記或作盱台裴駰引鄭玄說音煦怡廣韻十虞部盱字下注云盱眙縣在楚州盱眙字皆从目無可疑也顔

篇於目部盱字下云盱眙地名是矣乃於肉部別出肝字云肝胎縣名此所謂北人不識盱眙者歟

牟婁

春秋莒人伐杞取牟婁于欽曰安邱南有牟婁山俗譌作朦朧山即其地蓋牟婁朦朧聲相近也

通州

王楙野客叢書云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引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黄泉便是通州郡其不婁如此勉夫蓋誤以微之所謫之通州即淮南之通州揚通同在一道而相去霄壤是可怪耳予謂唐之通州隸山南道即今達州宋乾德三年更名若淮南之通州本揚州海陵縣其置州乃在五代之世元和間未有此州也

大名府

宋大名府領縣十三今大名府領一州六縣唯元城附郭及南樂一縣沿宋之舊其餘無同者成安屬廣平府內黄屬河南之彰德府莘館陶清平冠氏（今無氏字）屬山東之東昌府臨清山東直隸州以夏律爲屬縣朝城屬山東之曹州府宗城金改屬洺州元志無此縣則金季已廢矣魏縣國朝裁併入大名縣今大名府所領之開州及清豐長垣即宋之澶州也東明則宋曹州之冤句縣也（宋東明縣屬開封府今爲儀封蘭陽二縣）

泉州

泉州之名雖同而有隋唐之異隋志云隋平陳改豐州曰泉州後改閩州又改福州此隋之泉州也又唐志云析泉州之安南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治南安後治晉江武榮州尋廢縣還隸泉州又復置武榮州更武榮州爲泉州（唐志在景雲二年通典以爲神龍以後初置泉州不同）此唐之泉州也今爲泉州自此泉之與福始定分爲二郡不相溷矣故景雲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雲二年之後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輿地紀勝）

新豐

丹徒縣有新豐鎮陸游入蜀記六月十六日早發雲陽過夾岡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

石城

後漢書方術傳高獲遁逃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章懷注石城在今蘇州西南大昕案蘇州無石城據郡國志丹陽郡有石城縣當是高獲所遁也

虎嘯城

顧氏方輿紀要四川廣安州北十里有虎嘯城建置未詳按元史楊大淵傳中統三年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宋大良城（宋淳祐三年築廣安軍治大良平寶祐六年入于元至元三年宋復取大良平改爲寧西軍）楊文安傳中統四年進築虎嘯城以困大良趙匣剌傳中統三年守東川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虎嘯山寨元帥欽察遣匣剌率兵往援之貴敗走追至新明縣（新明縣宋屬廣安軍故城在岳池縣南二十里在廣安州西六十里西南至合州定遠縣百卅里）斬首三十餘級至元五年戊辰東安虎嘯山兩城宋楊立以兵護糧送大良平匣剌率所部兵與立戰於三釐山立敗走是虎嘯山爲宋元交爭之地其築城始末歷歷可攷顧氏以爲建置未詳蓋未檢元史耳顧氏所載宋金元地名大約本諸薛方山通鑑而未讀全史如三釐山東安城之名皆缺而不書

蜀四帥府

元憲宗八年（即宋寶祐六年也）宋大獲山守將楊大淵（宋以大獲爲閬州治）運山守將張大悅（宋以運山爲蓬州治）大良平守將蒲元圭（宋以大良平爲廣安軍治）皆以城降元元即授以元帥使守之青居山軍人亦殺其守將出降（宋以青居爲順慶府治）明年遣便宜都總帥汪惟正戍青居與大獲運山大良平稱四帥府

水洛城

宋慶曆所築水洛城屬秦鳳路（今甘肅靜寧州西南有水洛城）元豐所築水洛城屬鄜延路（今陝西米脂縣西南永樂城）兩城皆與西夏交爭之地而相距遼遠名目不同今淶水記聞皆作永洛是誤仍爲一地矣温公留心經濟且保目睹耳聞之事不應舛誤乃爾

當是校書之人不諳地理輒有改易非温公元本也宰輔編年錄亦以水洛作永洛

光化

宋京西路有兩光化縣其一屬隨州本蕭齊所置安化縣隋唐皆爲光化縣而宋初因之熙寧元年省入隨縣今隨州東有光化廢縣即熙寧所廢之縣也其一屬襄陽府本宜城縣之陰城鎮宜城九域志作穀城按志兩縣皆屬襄陽府而穀城在州西北宜城在州南今光化亦在州西北則九域志作穀城是也紀勝亦作穀城乾德二年置乾德縣爲光化軍治熙寧五年廢軍改乾德爲光化縣隸襄陽其後復爲光化軍今襄陽府光化縣即其地也兩縣一省一置俱在熙寧閒宋史地理志記載分明或者仍爲一地轉訾史志有誤是不然矣王象之云隨州有廢光化縣非襄陽之光化也

沌口

由武昌至江陵水行當泝大江別有沌口者亦水道可避江行之險沌瀆如篆夏秋水漲可行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荊渚矣陸氏入蜀記八月三十日離鄂州沿鸚鵡洲南行過謝家磯金雞洑泊通濟口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自是無復居人兩岸蘆葦彌望謂之百里荒二日至下郡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臼三日過八疊洑口泊歸子保四日過綱步泊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五日泊紫湄六日過東場泊雞鳴七日至湛江八日至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過公安至沙市距荊州城行十里

李晏口

通鑑周顯德二年正月詔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注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界大昕案舊五代史是年三月以李晏口爲靜安軍與胡注合但注云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則是在冀州之北蓨縣又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則不得以蓨縣之李晏鎮當之矣攷一統志李晏鎮在景州東北當胡盧河南岸此爲東李晏口又有西李晏口在今深州南皆五代時置軍屯守處是則李晏本有東西兩口而周所置之靜安軍則在深州不在蓨縣胡氏殆混而一之矣沈存中筆談云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鹻鹵景德中議遷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此說亦不然深州本治陸澤後周置靜安軍於李晏口在州南卅里洎宋雍熙二年靜安軍廢四年移州治李晏因故軍名爲靜安縣省陸澤下博二縣入焉此深州改治之見於九域志者沈誤以爲景德中又謂州舊治靖安皆攷之未審也九域志冀州蓨縣有李晏鎮此東李晏鎮

平水

金史地理志平陽府平陽縣有平水金時有毛麾者平陽人自號平水老人見趙與旹賓退錄金元之世平陽立經籍所一時書坊印板咸集於此今世所傳政和證類本草即平陽張存惠所刊也

張淏會稽續志平水市在會稽縣東二十五里元微之序白氏長慶集云予嘗於平水市中見邨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自注平水鏡湖旁艸市名此又一平水也

秀水

朱勝非有秀水閑居錄三卷陳振孫云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江水名也非秀州之秀水縣

青海

青海之名昉於後魏水經注河水篇云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按古人讀西如先鄭所云西零即漢書之先零元始四年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置西海郡先鮮音相似鮮水者先零水鮮水海即今青海矣晉隆安二年後涼楊軌降於禿髮烏孤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僂海蓋乙弗鮮卑而據其地僂即零之俗體亦以先零得名也西魏初涼州刺史史寧與突厥分道襲吐谷渾還會於青海隋開皇初遣元諧等襲吐谷渾敗之於青海隋書青海在吐谷渾中周回千餘里自唐以來青

海之名著述無有稱鮮水海者矣

避諱改郡縣名

漢文帝名恆改恆山郡曰常山光武叔父趙王名良改壽良縣曰壽張殤帝名隆改隆慮縣曰林慮

吳大帝孫權立子和爲太子改禾興縣曰嘉興景帝孫休立避諱改休陽縣曰海寧

晉武帝父名昭改張掖之昭武縣曰臨澤建安之昭武曰邵武邵陵之昭陽縣曰邵陽愍帝名業改建業縣曰建康鄴縣曰臨漳簡文帝名昱改育陽縣曰云陽成帝杜皇后名陵改陵陽縣曰廣陽簡文鄭太后名春改富春縣曰富陽平春縣曰平陽蘄春縣曰蘄陽春穀縣曰陽穀宜春縣曰宜陽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改毗陵郡曰晉陵郡縣曰晉陵縣桓溫父名彝改平夷郡曰平蠻夫夷縣曰扶縣夷道縣曰西道

後魏道武帝名珪改上邽縣曰上封獻武帝諱弘改弘農郡曰恆農

齊文宣立子殷爲太子改殷州曰趙州

隋文帝父名忠改中牟縣曰內牟雲中縣曰雲內中鄉縣曰眞鄉煬帝名廣改廣州曰番州廣潤縣曰豐武廣威縣曰化隆廣恩縣曰洮河廣化縣曰河池廣長縣曰修城廣陽縣曰汶山廣年縣曰左封廣都縣曰雙流廣漢縣曰雒廣定縣曰蒲江廣通縣曰通義南廣縣曰南溪廣武縣曰衆澤廣寧縣曰汝北廣福縣曰安福廣川縣曰長河廣宗縣曰宗城廣平縣曰永年廣阿縣曰象城廣城縣曰樂壽廣昌縣曰飛狐（昌州）長廣縣曰膠水廣饒縣曰東海廣牧縣曰安興廣昌縣曰景陽（昌州）廣澤縣曰遂山

唐高祖名淵改長淵縣曰長水潼淵縣曰潼水太宗名世民改萬世縣曰萬歲富世縣曰富義興勢縣曰興道明皇名隆基改隆州曰閬州基州曰儀州隆化縣曰賓化盈隆縣曰盈川唐隆縣曰唐安隆山縣曰彭山昌隆縣曰昌明隆康縣曰普康隆平縣曰太平隆安縣曰崇安隆龕縣曰崇龕基城縣曰祐川代宗名預改豫州曰蔡州宿預縣曰宿遷樂預縣曰樂山豫章縣曰鍾陵豫寧縣曰武寧德宗名适改括州曰處州括蒼縣曰麗水憲宗名純改純化縣曰慕化純義縣曰正義又改淳州曰睦州還淳縣曰青溪淳風縣曰從化穆宗名恆改恆州曰鎭州恆陽縣曰曲陽武德初避太子建成名改晉城縣曰晉安新城縣曰新政建城縣曰高安又唐高祖避外祖獨孤信名改信州曰夔州神龍初避孝敬皇帝諱改弘農縣曰恆農弘靜縣曰安靜垂拱初避武氏家諱改華州曰大州華陰縣曰仙掌華原縣曰永安華容縣曰容城江華縣曰雲溪華亭縣曰亭川

後梁朱全忠祖名誠改藁城縣曰藁平欒城縣曰欒氏阜城縣曰漢阜臨城縣曰房子蘇城縣曰蘇子黎城縣曰黎亭告成縣曰陽邑襄城縣曰苞孚韓城縣曰韓原（舊唐書作元韓）翼城縣曰澮川郕城縣曰萬安文城縣曰屈邑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虞城縣曰虞陽豐城縣曰吳高朝城縣曰武陽宗城縣曰廣宗聊城縣曰聊邑成安縣曰斥邱父名信改信都縣曰堯都（舊唐天祐中敕改）

後唐莊宗祖名國昌改博昌縣曰博興昌陽縣曰萊陽孝昌縣曰孝感義昌縣曰郴義平昌縣曰偉平昌樂縣曰南樂

後晉高祖名敬瑭改竟陵曰景陵

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爲梅州石鏡縣曰石照父名弘殷改弘農縣曰常農（本曰恆農史家避眞宗諱改）殷城縣曰商城溵水縣曰商水太祖名匡胤改匡城縣曰鶴邱（即今長垣）胤山縣曰平蜀太宗名光義改義陽軍曰信陽義武軍曰定武昭義軍曰昭德崇義軍曰崇信保義軍曰保平感義軍曰感德彰義軍曰彰化南義州曰南儀孝義縣曰中陽義川縣曰宜川義興縣曰宜興義章縣曰宜章郴義縣曰桂陽通義縣曰眉山方義縣曰小溪義賓縣曰宜賓義寧縣曰信安全義縣曰興安信義縣曰信宜義倫縣曰宜倫義淸縣曰中盧歸義縣曰歸信豐義縣曰彭陽招義縣曰招信正義縣曰蒙山富義監曰富順仁宗名禎改禎州曰惠州永貞縣曰永昌湞陽縣曰眞陽湞昌縣曰保昌神宗名頊改旭川縣曰榮德孝宗名昚改愼縣曰梁縣理宗名昀改筠州曰瑞州大中祥符五年避聖祖諱改元武縣曰中江朗州曰鼎州朗山縣曰確山朗池縣曰營山天聖元年避章獻

后父諱改淮南之通州爲崇州蜀之通州爲達州通利軍曰安利通化縣曰金川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邱縣曰瑕縣龔邱縣曰龔縣紹興十二年避金太祖諱改岷州曰西和州廿八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爲蔣州光山縣曰期思

金章宗名璟改景州曰觀州睿宗名宗堯改宗州曰瑞州宗安縣曰瑞安衞紹王名允濟改濟陽縣曰清陽永濟縣曰豐閏顯宗名允恭改共城縣曰河平龔縣曰寧陽武功縣曰武亭

明成祖名棣改滄州之無棣曰慶雲樂安州之無棣曰海豐神宗名翊鈞改鈞州曰禹州光宗名常洛改洛南縣曰雒南

漢地理志縣名相同

予弟晦之言漢縣名相同者每加東西南北上下以別之然攷之地理志重出者正復不少如曲陽三見一屬九江一屬東海一屬交阯作曲易（師古曰古陽字）建成三見一屬勃海一屬沛（侯國）一屬豫章劇兩見一屬北海一屬菑川定陶兩見一屬濟陰一屬定襄西平兩見一屬汝南一屬臨淮陽城兩見一屬潁川一屬汝南（侯國）平昌兩見一屬平原（侯國）一屬琅邪成陽兩見一屬濟陰一屬汝南（侯國）東安兩見一屬東海（侯國）一屬城陽新陽兩見一屬汝南一屬東海（侯國）鍾武兩見一屬江夏（侯國）一屬零陵成兩見一屬涿（侯國）一屬泰山新市兩見一屬鉅鹿（侯國）一屬中山建陽兩見一屬九江一屬東海（侯國）平安兩見一屬千乘（侯國）一屬廣陵平城兩見一屬北海（侯國）一屬鴈門阿陽兩見一屬平原一屬天水臨朐兩見一屬東萊一屬齊郡（莽俱改監朐）新都兩見一屬南陽（侯國）一屬廣漢昌陽兩見一屬東萊一屬臨淮（侯國）定陵兩見一屬潁川一屬汝南高平兩見一屬臨淮（侯國）一屬安定鉡兩見一屬北海（侯國）一屬西河高陽兩見一屬涿郡一屬琅邪（侯國）武城兩見一屬左馮翊一屬定襄（定襄之武城續志作成王莽改縣名桓就是當爲成也）廣平兩見一屬臨淮（侯國）一屬廣平陰山兩見一屬西河一屬桂陽樂成兩見一屬南陽（侯國）一屬河閒富平兩見一屬平原一屬北地成安兩見一屬陳留一屬潁川（侯國）復陽兩見一屬南陽（侯國房目）民一屬清河（曾復）安定三見一屬鉅鹿（侯國）一屬安定一屬交阯武陽兩見一屬東海（侯國）一屬犍爲鄭兩見一屬京兆一屬山陽（侯國）成鄉兩見一屬北海一屬高密安陽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漢中陽樂兩見一屬遼西武都兩見一屬武都一屬五原歸德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北地東陽兩見一屬臨淮一屬清河黃兩見一屬山陽（侯國）一屬東萊安邱兩見一屬琅邪一屬北海開陽兩見一屬東海一屬臨淮樂陵兩見一屬平原一屬臨淮（侯國）安成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長沙西陽兩見一屬江夏一屬山陽（侯國）安平兩見一屬涿一屬豫章（侯國）高成兩見一屬南郡一屬勃海新昌兩見一屬涿（侯國）一屬遼東朝陽兩見一屬南陽一屬濟南高陵兩見一屬琅邪（侯國）一屬左馮翊宜春兩見一屬汝南（侯國）一屬豫章石城兩見一屬丹陽一屬右北平新成兩見一屬河南一屬北海（侯國）若沛郡之酇音嵯本是鄌字與南陽之酇形聲自別也

後漢縣名相同

續漢郡國志縣名相同者平都一屬豫章郡（侯國）一屬巴郡安城一屬汝南一屬長沙高平一屬山陽（侯國）一屬安定郡武都一屬武都郡（道）一屬五原郡潞一屬上黨郡一屬漁陽郡無慮一屬遼東郡一屬遼東屬國（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慮縣又攻扶黎營殺縣令注無慮屬遼東郡扶黎縣名屬遼東屬國或疑遼東屬國之無慮即扶黎之譌）侯城一屬遼東郡一屬玄菟郡曲陽一屬下邳國（侯國）一屬交阯郡（九江之曲陽加西字）漢昌一屬中山國一屬巴郡穀城一屬河南尹一屬東郡陰平一屬東海郡一屬廣漢屬國都尉（陰平道）

唐縣名相同

新城（涿　杭）　龍泉（綏　處）　陽城（河南　澤）　武寧（洪　萬）

永興（新　鄂）　長樂（臨　福）　龍門（河中　新）　永清（幽　房）

壽昌（沙　睦）　太平（絳　安南　宣）　石泉（金　茂）　安居（普　保）

臨川（撫　龔）　大同（鎮北　嶲）　正平（絳　環）　南昌（洪　白）

新昌（越　峯）　樂平（太原　饒）　樂山（嘉　武峨）

宋縣名相同

洪氏容齋五筆云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若縣

邑則不閒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邛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虞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瑞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予按洪氏所舉尙遺金綿之石泉滁汀之清流潭慶之安化鞏道之寧遠江泉之德化泰興化之興化荊邵武之建寧郴循之興寧平定化之樂平臨安南寧之昌化汀寧化之寧化唯郴之興寧置於嘉定閒洪氏所未及見此外難免挂漏之譏矣

元州縣名相同

保定成都皆有安州上都常州皆有宜興州淮安大名皆有清河保定般陽杭州建昌皆有新城建德池州皆有建德河南吉安皆有永寧吉安信州皆有永豐松江平涼皆有華亭吉安處州皆有龍泉衢州嘉定皆有龍游福州靜江皆有永福衢州饒州皆有安仁安豐重慶威楚皆有定遠冀寧天臨皆有寧鄉奉元武昌皆有咸寧安豐融州皆有懷遠汝寧曲靖皆有羅山杭州南寧皆有昌化福州循州皆有長樂廬州汝州皆有梁縣興國郴州皆有永興龍興夔州皆有武寧贛州化州皆有石城贛州欽州皆有安遠紹興大同皆有山陰滄州棣州皆有無棣（永樂初改滄州之無棣曰慶雲棣州之無棣曰海豐）鞏昌道州皆有寧遠

明縣名相同

明縣名相同者如直隸山東江西浙江皆有新城直隸河南江西皆有永寧南直隸陝西皆有華亭有山陽江西湖廣皆有安仁順天湖廣廣東皆有東安直隸南直隸皆有清河山西浙江皆有山陰山西江西皆有廣昌有樂平福建廣東皆有長樂江西浙江貴州皆有龍泉陝西湖廣皆有咸寧南直隸浙江皆有建德山西湖廣皆有寧鄉南直隸山西浙江四川皆有太平南直隸四川雲南皆有定遠南直隸雲南皆有太和陝西湖廣貴州皆有安化江西浙江皆有新昌河南廣東皆有新安湖廣廣東皆有興寧江西福建皆有德化山東廣東皆有海豐湖廣廣東皆有會同浙江廣東皆有昌化福建廣西皆有永福南直隸廣西皆有懷遠南直隸湖廣皆有桃源江西廣東皆有石城江西廣西皆有興安陝西四川皆有石泉江西四川廣東皆有長寧江西四川皆有東鄉山西四川皆有大寧陝西廣東皆有三水而陝西之延安鞏昌兩府皆有安定江西之廣信吉安兩府皆有永豐則一省中且有同名之縣矣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一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二

錢大昕學

姓氏

三代以前有天下者皆先聖之後封爵相承遠有代序眾皆知其得姓受氏之由虞姚夏姒殷子周姬百世而婚姻不通小史奠繫世序昭穆實掌其事不可紊也戰國分爭氏族之學久廢不講秦滅六雄廢封建雖公族亦無譜牒之可考匹夫編戶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漢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可考況能知其族姓所出耶故項伯婁敬賜姓劉氏娥姁爲皇后亦不言何姓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而後世莫能改焉史記高帝紀書云姓劉氏此漢制之異於三代者後人襲作聲韋賦謂漢爲堯後本祁姓譏史公昧於姓氏之別斯爲謬矣漢爲堯後之說始于向歆父子史公著書在武帝之世當時本無此議即云史公嘗見左氏書而劉夏劉卷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祁姓而非姬姓乎且漢之諸帝不聞自言祁姓公主下嫁初不云祁與聲之臣安得輕議國姓宋儒好議論古人而不稽時代致有此失孟堅贊雖言漢出堯後而篇首仍用史公舊文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終漢之世未嘗自言姓祁此古人愼重祖宗不輕附會之意宋徽宗改公主爲帝姬其議出於蔡京京固不學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嬴姓當稱帝嬴其迂謬可笑如此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況遙遙華冑影響攀附徒供有識揶揄爾三代以上男子未有系姓於名者漢武帝元鼎四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此男子冠姓於名之始後代文人有姬昌姬滿姬旦之稱皆因於此好古之士當引以爲戒近有得古戈者其文云芊子之䏐戈本是羊字或釋爲芊引左傳楚武王授師子焉爲證謬矣

奴

古人讀似奴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音也禹毋吞薏苡而生因姓奴氏賈侍中說已薏已實也薏已即薏苡是已奴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奴公羊作弋弋奴聲相近由於奴有以音時矣孟弋矣弋即

奴

幷官

孔子妻幷官氏今人以爲亓官其謬蓋自明始按漢韓敕造禮器碑云幷官聖妃在安樂里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亦作幷官氏此二碑皆在曲阜孔廟予嘗至句容廟學見元至順元年加封號制石刻亦作幷官又見宋板東家雜記元板孔庭廣記書幷官字未有作亓者自明人刊家語譌幷爲亓後來刊宋史者輒依謬本校改沿譌者三百餘年良可怪也

郤郗二姓相溷

郤姓出濟陰河南二望左傳晉有大夫郤獻子綺戟切在入聲二十陌郗姓出高平丑飢切在上平聲大脂兩字形聲俱別本無通用之理漢隸从谷旁字或變作㕡故郤亦作郄後來刊晉書者併郗字亦改爲郄此大謬也郤詵濟陰單父人與高平郗氏不同族隆壽盛時一段淸光樂郄郎此用郤詵事當爲爪鑿而責伯厚誤其謬讀又不然矣

廣韻述氏姓

古姓氏書今多失傳唯廣韻所采多唐以前舊畫取孫愐唐韻之舊徵引最爲該洽後人删去其十之八九唯張士俊所刊尙是元本然其中亦有紕繆如衛大夫免餘本公孫氏今以免爲姓楚大夫涉其帑據左傳本云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謂藍尹亹以舟載其妻子而不肎與王耳乃以涉其爲複姓可乎又夫部琂字云姓也晉有琂鐵按晉書有鐵琂吳興人非姓琂也鐸部拓字引周書王秉王與並賜姓拓王氏按周書有王盟賜姓拓王氏未見王秉王與賜姓也以賁育爲一人則王深寧已譏之

家譜不可信

顏師古云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漢書眭孟傳注其注蕭望之傳云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

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蓋南齊書本紀敘述先世以望之爲何六世孫譏其附會不可信耳師古精于史學於私譜雜志不敢輕信識見非後人所及唐書宰相世系表雖詳贍可喜然紀近事則有徵溯遠胄則多舛由於信譜牒而無實事求是之識也

郡望

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進士科士皆投牒就試無流品之分而唐世猶尚氏族奉勑第其甲乙勒爲成書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士既貴顯多寄居它鄉不知有郡望者蓋五六百年矣唯民間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隴西言張必清河言劉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顧必武陵言朱必沛國其所祖何人遷徙何自概置弗問此習俗之甚可笑者也

朱張顧陸號吳中四姓朱有沛國義陽吳郡河南四望而今人但稱沛國沛之顯者在漢爲朱浮今朱氏不皆祖浮也予謂三吳之朱當稱吳郡若徽文公之後則依文公自稱新安可也張有清河南陽吳郡安定燉煌武威范陽犍爲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高平十四望而今人但稱清河予謂張之顯者多矣當視其所祖何人如季鷹思曼之裔則當云吳郡茂先道濟之裔當云范陽西平公軌之後當云安定平子之裔當云南陽不應概稱清河也廣韻顧姓出吳郡不聞有它望今顧氏所祖不曰雍曰榮則曰野王曰況皆吳人也而改稱武陵謬矣陸有吳郡河南二望河南之陸出自鮮卑本步陸孤氏魏孝文時改爲陸氏今陸氏皆宗績遜抗則爲吳郡之陸審矣而轉有取于代北之陸何哉聞有不稱河南而稱平原者未審其故若以士衡爲平原內史而稱之則吾未聞以所歷之官爲郡望者也

今人姓金者多稱其望曰彭城此承吳越避諱改劉爲金姓改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後稱彭城是爲當矣日磾本匈奴渾邪王子厥後封侯累世久居三輔不應冒彭城之望也

廣韻汪姓汪芒氏之裔姓苑云新安人今汪氏皆祖越國公華華故籍新安乃不稱新安而平陽非也

杜康

說文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見巾部帚字下李善注文選初未之引

鴟夷子皮

淮南子氾論訓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以鴟夷子皮爲田常之黨宅書所未見按田常弒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

養由基

論衡儒增篇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按左氏傳養由基射呂錡中項未嘗射晉侯也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充誤記不足信

刀父

荀子佹詩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朱文公云刀父未詳竊疑即齊之豎刀亦作貂刀有貂音後人別刀刁爲二字

季襄

淮南氾論訓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高誘注季襄魯人孔子弟子朱錫鬯撰孔子弟子攷采摭羣書得九十八人以補史記家語之闕獨不及季襄何也

趙梁左強

史記龜策列傳桀有諛臣名曰趙梁紂有諛臣名曰左強淮南覽冥訓紂爲無道左強在側高誘注左強紂之諛臣古今人表無趙左二人

莊彭祖

儒林傳春秋公羊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彭祖本莊氏史家避明帝諱追改公羊疏引六藝論云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

綦伯僧

論衡別通篇扶風綦伯僧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

寬建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此桑伯偕未詳其名非陳留蔡邕也

漢人不見於史者

論衡案書篇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又對作篇引鄒伯奇檢論）周長生名樹見謝承書（北堂書鈔引之）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麥伯奇豈即鄒子之字耶

服虔注左傳引彭仲博說虞翻注易引翟景君說皆漢人也

徐巡

說文有徐巡說案後漢書儒林傳濟南徐巡師事衛宏後從杜林受學亦以儒顯

張徹

說文引張徹說一條案漢人不當以武帝諱爲名疑是張敞

朱建安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案隋書經籍志有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應當是建安名也

謝超宗

金樓子載謝超宗子（今刊本子譌作字）幾卿中拜率更令謂人姓謝亦名超宗亦便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睞幾卿既不容酬此言謂人謂爲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

王筠

梁有廣晉令王筠見南史陸襄傳與瑯邪王元禮同時同姓名

漢人同姓名

孫季昭示兒編記古人同姓名如漢兩韓信兩王吉兩王霸唐兩李益兩韓翃之類然所舉多有未備今即班范二史言之西京有兩王莽兩嚴延年兩趙堯兩賈禹兩王崇兩王立兩劉輝兩蘇建兩京房兩劉歆兩陳咸（見後漢陳寵傳）兩陳欽（見後漢陳元傳　見後漢陳寵傳）東京有兩杜喬（見杜林傳）兩鄭衆兩王渙兩王隆（見文苑傳）兩王元（公孫述將　爲桓校尉）兩陳元（見循吏傳）兩馬成（見虞延傳）兩張超（見臧洪傳　一在文苑　一太守）兩陳紀（一丹陽人九江太守）兩趙典（見黨錮傳）兩張陵兩劉方（一司空　一山陽太守）兼兩漢計之則有四王成（前漢循吏　一後漢宦者　一見逸民傳　一見李固傳）三王商（丞相　一大將軍　見後漢王堂傳）兩張禹兩張猛（見張奐傳）兩張敞（見竇武傳）兩張武（見文帝紀　見獨行傳）兩張霸（見前漢儒林傳）兩任安（見後漢儒林傳）兩王嘉（在獨行傳）若西京之兩杜子夏兩陳孟公則又同時同姓字而非同名也後漢張堪南陽宛人嘗爲蜀郡太守而張衡傳云祖父堪爲蜀郡太守計其年代相去不甚遠而衡亦南陽西鄂人雖縣名小異而郡望未改官職又同是即一人矣或疑別一張堪非是

異代同姓名

異代而姓名相同者難以悉數今就兩漢而下訖于宋元略舉紀傳所及者書之如漢有張華晉亦有張華漢有賈逵魏亦有賈逵漢有王肅曹魏元魏皆有王肅漢有李廣魏亦有李廣（見晉書文帝紀）漢有黃忠（見申屠蟠傳）蜀亦有黃忠漢有王育（見說文）晉亦有王育（忠義傳）漢有劉陶魏晉皆有劉陶漢有郭憲魏亦有郭憲（字幼簡）漢有張遼魏亦有張遼漢有王阜（見順帝紀）晉亦有王阜（見王濬傳）漢有孔安國晉亦有孔安國漢有劉琨（論衡初稟篇　即劉昆也）晉亦有劉琨漢有李嘉（蘇不韋傳）晉亦有李嘉漢有李充晉亦有李充漢有謝安（見滕撫傳）晉亦有謝安漢有劉毅晉亦有劉毅漢有孟觀（論衡綱有篇）晉亦有孟觀漢有王商蜀亦有王商（見秦宓傳）漢有張陵魏亦有張陵（魏志張魯傳）唐亦有張陵（見唐詩紀事）漢有王甫蜀亦有王甫漢有張昭（見魏志張繡傳）吳亦有張昭漢有陳午晉亦有陳午（見石勒載記）漢有王暢晉亦有王暢（見王[illegible]傳）漢有張衡晉亦有張衡（見趙王倫傳）隋亦有張衡漢有馬武晉亦有馬武（見[illegible]傳）漢有馬融晉亦有馬融（見陶璜傳）漢有胡廣晉亦有胡廣（見胡奮傳）漢有徐幹（見班超傳）魏亦有徐幹晉亦有徐幹（見王長文傳）漢有張綱晉亦有張綱漢有江革南齊亦有江革漢有董仲舒梁亦有董仲舒漢有朱買臣梁亦有朱買臣漢有李膺梁亦有李膺漢有王琳（見趙孝傳）梁亦有王琳漢有樊毅陳亦有樊毅漢有劉向北齊亦有劉向（見文宣帝紀）漢有李善唐

亦有李善漢有李延壽（鄭業延壽）唐亦有李延壽漢有李郃（見藝文志）漢有王逸唐亦有王逸（見宰相世系表）漢有李封（見儒林傳）唐亦有李封（見杜子美詩）漢有周興（見周燮傳）唐亦有周興漢有李益（見李膺傳）唐亦有李益漢有劉平宋亦有劉平漢有朱震宋亦有朱震漢有楊震宋亦有楊震漢有張俊宋亦有張俊漢有劉陵（見第五倫傳）宋亦有劉陵漢有張林（見鄭巨君傳）宋亦有張林漢有趙禹宋亦有趙禹（徐州推官見東坡集陳公弼傳）魏有張融南齊亦有張融魏有王修晉亦有王修魏有王基晉亦有王基（見王敦傳）蜀有兩劉巴（一有傳一見李嚴傳注）晉亦有劉巴（見石勒載記）蜀有李嚴晉亦有李嚴（見趙王倫傳）蜀有李福唐亦有李福宋亦有李福（仁宗朝武臣見長編）蜀有張裕劉宋亦有張裕吳有徐陵陳亦有徐陵吳有嚴武唐亦有嚴武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晉有袁粲宋亦有袁粲晉有賈循唐亦有賈循晉有劉穆之唐亦有劉穆之（見寶刻類編）晉有王戎唐亦有王戎（見林士宋傳）晉有王恭唐亦有王恭（見儒學傳）晉有王珣唐亦有王珣（見宰相世系表）晉有王旦（見石勒載記）宋亦有王旦晉有吳曾（見周延傳）宋亦有吳曾（見藝文志）晉有葛洪宋亦有葛洪晉有王濬宋亦有王濬（見王安石詩）苻秦有王猛陳亦有王猛劉宋有蔡興宗趙宋亦有蔡興宗（編注杜詩）南齊有王儉唐亦有王儉（見宰相世系表）北魏有崔鴻唐亦有崔鴻（貝州刺史見白居易制）唐有李沆（見宰相世系表）宋亦有李沆唐有張齊賢（見儒學傳）宋亦有張齊賢唐有韓琦（見宰相世系表）宋亦有韓琦唐有王曾（著作郎見金石錄）宋亦有王曾唐有李石宋亦有李石（字知幾見二百家名賢文粹）金亦有李石唐有王珪宋元皆有王珪（元王珪見孝友傳）唐有張錫宋亦有張錫唐有李綱宋亦有李綱唐有蔡京宋亦有蔡京唐有張說宋亦有張說唐有劉晏宋亦有劉晏（見忠義傳）唐有蘇轍（見宋史孝友姚宗明傳）宋亦有蘇轍唐有高適宋亦有高適（知越州見會稽志）唐有郭京（撰周易舉正）宋亦有郭京唐有陳寔行宋亦有陳寔行（公輔子）唐有李僩（衡州刺史見廣川書跋）宋亦有李僩唐有鄭樵（見藝文志）宋亦有鄭樵唐有李若水（見宰相世系表）宋亦有李若水唐有張公謹宋亦有張公謹（政和中知龍圖閣）唐有張行成宋亦有張行成（紹興中進士號觀物先生）唐有王建五代亦有王建宋亦有王建（登第進士）唐有王佖宋亦有王佖（東陽人撰子華後敘）唐有王起宋亦有王起（文彥博家客撰甘陵伐叛錄）唐有王質（文中子五世孫）宋亦有王質唐有常建宋亦有常建（括蒼人知台常二州）唐有李頎宋亦有李頎（見東坡集書畫）唐有李珏宋亦有李珏（景定二年省元）唐有朱長文（見唐詩紀事）宋亦有朱長文後唐有李鄴（亳州刺史見[illegible]）宋亦有李鄴（紹興時人）宋有崔立（循吏傳）金亦有崔立宋有吳澄（淮東提刑司幹辦見理宗紀）元亦有吳澄

晉人同姓名

史繩祖學齋佔畢言古今同姓名者多矣至晉尤甚如兩劉毅兩周撫兩孫秀兩解系兩周訪兩王愷兩王濬兩王澄是也予攷晉書又有兩衛瓘一有傳一陳留人爲三都賦略解見文苑傳兩王沉一有傳一字彥伯見文苑傳兩李密一在孝友傳一犍爲太守見惠帝紀兩張茂一護涼州牧一吳郡太守見列女傳兩張駿一護涼州牧一姚襄將見哀帝紀兩韓壽一爲慕容皝司馬見載記兩王敦一有傳一益州牙門將見李特載記兩孫登一見隱逸傳一附見孫楚傳兩徐邈一有傳一見王彌傳及石勒載記兩王洽一爲丞相導子一見劉隗傳兩李矩一有傳一江州刺史見李充傳兩王祥一有傳一爲呂光僕射見郭麐傳兩劉遐一爲琨之祖一爲毅之弟兩裴頠一有傳一爲東海王越將見懷帝紀（按周馥傳有淮南太守裴碩懷帝紀頠字乃碩之譌）皆學齋所未及

晉書姓名互異

穆帝紀永和五年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褚裒傳作徐龕按元帝紀有太山太守徐龕爲石勒所執死已久矣當從紀

祖約傳其時牽騰率衆出降成帝紀戴洋傳並作牽騰

安帝紀隆安三年吳國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奔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孫恩傳桓謙作桓謙魏隱作魏傿（隱傿相近）南史孝義傳作司馬逸之（當是恩傳譌）謝琰傳有義興太守魏鄢又傿之異文

段匹磾傳從弟末杯劉琨盧諶傳作末波波杯聲相近也亦作末柸見邵續傳（王浚傳亦作末杯）

張元張元之

謝安傳苻堅率衆次淮肥兄子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某下卽述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安所與賭墅者卽兄子元也而張元竟無下落亦不知其爵里何

許也列女謝道韞傳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于顧氏元常稱之以敵道韞似即其人矣而同郡二字難曉道韞爲王凝之妻不識張元者與謝同郡乎抑與王同郡乎謝元傳授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元同年之郡而元之名亞于元時人稱爲南北二元此與前兩傳之張元同時同姓同爲謝幼度親舊唯名多一之字豈即一人而傳聞異詞乎元之在吳興撰山墟名樂史寰宇記屢引之

唐人同姓名

唐人同時同姓名如文藝傳所載兩李益兩韓翃其最著矣武后時宰臣有張昌宗而張昌齡之兄亦名昌宗見文藝傳冀州南宮人

王宰

王宰武宗朝節度使附其父智興傳明皇時又有善畫王宰杜子美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者也

李播

李淳風父名播作天象賦見唐志此唐初人也又元和間詩人李播起家進士官郎中蘄州刺史見唐詩紀事

盧貞

盧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爲河南尹白樂天九老會貞年未七十亦預焉時又有內供奉盧貞見唐詩紀事

李翺

李翺字習之唐書有傳唐詩紀事云鄭州嘗掘地得刺史李翺戲贈詩此自一李翺非習之也唐書習之傳亦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次習之集乃收入此詩

呂太一

唐有兩呂太一魏知古傳所薦洹水令呂太一後有聞於時又韋倫傳宦者呂太一反嶺南此别是一人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即韋倫傳之太一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仕武后時唐書有傳又大曆中有畫人陳子昂見段成式京洛寺塔紀

李若水

唐宗室世系表有兩李若水一淄川郡王孝同之曾孫一太宗五世孫

王維王縉

唐太原王維王縉兄弟一爲右丞一爲宰相而琅邪王方則之孫維與縉亦兄弟也又王智興之父亦名縉

王定保

唐摭言十五卷題云光化進士琅邪王定保撰書中稱王方慶爲七世伯祖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堯之子今書中於起直書其姓名於堯字亦不回避則别是一人非太原之定保矣唐有兩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漏也其書有云從翁丞相溥攷昭宗時宰相有王摶字昭逸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原定保既出琅邪則溥當爲摶之譌但依表所列摶爲方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摶不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

韋應物

韋應物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而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除蘇州舉韋應物自代狀宋葉少蘊胡元任已疑其非一人而沈作喆撰韋傳合而一之篇末雖亦有疑詞而終未敢決近世陳少章景雲據白樂天於元和中謫江州後貽書元微之於文盛稱韋蘇州詩又言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則是時蘇州已歿而劉狀又在此書十年以後則其所舉必别是一人矣樂天守蘇曰夢得以詩酬之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言白之詩名足繼左司耳非謂實代其任也沈傳謂貞元二年補外得蘇州刺史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郡之永定佛寺則誤甚矣白公出守在長慶間距貞元初垂四十年豈有與韋交代之理乎大昕案樂天刺蘇州在寶曆元年陳以爲在長慶閒亦誤

劉眘虛

殷璠河岳英靈集錄劉眘虛詩謂頃東南高唱者十數人然聲律婉然無出其右惜其不永天年隕碎國寶眘虛未詳何許人意其爲南士也李華三賢論謂劉眘虛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臨扶風聞之曰挺卿曰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術恨害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當作康安康郡即金州出唐書劉迅傳作康此眘虛即劉知幾之子迅唐書附知幾傳不言其能詩或仍爲一人似不然孟浩然有九日於龍沙寄劉大眘虛詩而新舊書敘知幾六子迅次在五是行第不同也王昌齡有送劉眘虛歸取宏詞解詩而唐史不言登宏詞科是出身不同也一工於詩一著書是趣向不同也兩劉生雖同時並有才不遇而一名一號似同實異恐難溷而一之

宋人同姓名

曹輔一南劍州人字載德有傳一海陵人字子方與蘇子瞻唱和

王存一字正仲丹陽人有傳一紹興中神勇軍統制見繫年錄

吳革一開封人見忠義傳一九江人仕淳祐閒嘗刻朱文公周易本義一紹興初江西運副見繫年錄

王襄一鄧州人見孝義傳一南陽人靖康中西道都總管有傳

劉通一幷州人章獻皇后之父見外戚傳一紹興中知天長軍見繫年錄

王淮一齊州人沔之弟一金華人字季海有傳

王著一單父人字成象有傳一成都人字知微翰林侍書附呂文仲傳一紹興中通判溫州見繫年錄

王明一大名人字如晦有傳一承奉郎與金人戰死見繫年錄一涪州將見元史世祖紀

王貴一幷州人附楊業傳一岳飛部將

安守忠一晉陽人贈太尉有傳一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見長編

李雄一洛州人沆之弟一昭武人綱之弟

李若谷一徐州人字子淵有傳一若水之兄南渡參知政事

蘇紳一晉江人字儀甫有傳一紹興中江東兵馬都監

黃震一浦城人字伯起有傳一慈溪人字東發見儒林傳一臨海人字子聞乾道進士知端安縣見赤城志又有琴師黃震後改名振見四朝聞見錄

王珪一成都人字禹玉有傳一紹興中太常少卿見繫年錄一開封人與任福死事附福傳

王琪一字君玉珪之從兄有傳一南渡武臣德之子

王鞏一字定國旦之孫附王素傳一紹興中知仁和縣一端平丙申死蜀難見理宗紀

田敏一鄒平人見儒林傳一易州人真宗時武臣有傳

王雱一字元澤安石之子附安石傳一澤州人雲之弟官右奉議郎見繫年錄

陳升之一熙寧宰相有傳一淳熙中保義郎

蔡抗一宋城人字子直附其弟挺傳一建安人字仲節元定之孫有傳其名本是杭字史誤从手旁見長編

趙鼎一治平中侍御史嘗奉使契丹外國傳熙寧中提刑趙鼎當即一人一聞喜人字元鎮有傳

李浩一西河人東都武臣有傳一臨川人字德遠仕孝宗朝有傳

王質一大名人旦之兄子見涑水記聞一字景文興國人附王阮傳

王彥昇一字光烈建隆功臣有傳一南渡閤門祗候見繫年錄

王佐一山陰人字宣子紹興十八年狀元一紹興閒中軍第四將見繫年錄一寶祐閒長寧守將見忠義傳

孫弈一廬陵人字季昭撰示兒編一元豐中都官員外郎陳襄薦士三十三人之一也

楊朴一真宗朝隱士一貴陽人紹興左宣教郎一黃巖人字文之淳熙特科官承奉郎

史炤一眉山人字見可撰通鑑釋文者一穎昌人文彥博嘗從受學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熙寧四年前知襄州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百六里溉田六千六

百餘頃書卸賴昌之史炤也一咸淳中利路統制見度宗紀
王堯臣一應天府人字伯庸有傳一汾州人嗣宗之子
張觀一常州人有傳一絳州人字思正有傳
胡銓一廬陵人字邦衡有傳一婺源人字仲平政和二年進士見新安志
張震一□□人有傳一歙人乾道五年進士見新安志
郭京一陳州人仁宗朝以布衣授大理評事一靖康時自言能用神兵者
劉藻一福州人字昭信紹興末祠部員外郎一嶺南人知梅州二人同時同姓
名見周必大龍飛錄
張琬一韓城人樞密使昇之子崇寧間爲轉運副使會稽志元符三年六月發
琬以朝散大夫權發遣越州十二月移陝西提點刑獄此韓城人一鄱陽人治平二
年登第見施元之注蘇詩
李常一字公擇建昌人一登州人東坡爲作遺直坊詩于欽齊乘人物篇誤仞
兩人爲一一度宗朝吏部侍郎
王安國一臨川人安石之弟一理宗朝守襄陽軍
張林一尉弃軍統領見楊巨源傳寧宗紀嘉定二年沔州統制張林等謀作亂
事覺貸死除名與巨源傳之張林未審即一人否一京東安撫使本金降將一
咸淳二年死難武臣見本紀一德祐池州都統制降元
張維一湖州人官衞尉寺丞子野之父齊東野語云卒於慶曆丙戌一熙寧中
官臨涇縣令見長編又東坡南行集有次韻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似
又是一人
李定揮麈前錄李定同時有三人其一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之甥欲預賽神
會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大獄者又李定字資深元豐中御史中丞揚州
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偏歷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蓋濟南
人也世多指而爲一不可不辨宋史有傳者唯資深一人即劾東坡詩案者坡
集有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詩蓋濟南人也
張永德一并州人有傳一幽州人暉之孫見暉傳一開封人忠之子見忠傳

張昭遠一濮州人即張昭也有傳一滄州人美之子有傳
張秉一臨濮人字孝元有傳一饒州人字子公南渡執政有傳
王應麟一慶元人字伯厚有傳一晉江人知南海縣見石刻與伯厚同時
李祥一無錫人字元德有傳一開封人見宦者傳
王果一齊州人咸平五年卒有傳一京兆人朔州防禦使雍熙四年卒見太宗
實錄此兩人同姓名又同時
張廷翰一澤州人侍衞馬步軍都虞候一冀州人團練使兩人皆仕太祖朝皆
有傳
王廷德一東明人有傳一大名人亦太宗晉邸舊人附見廷德傳
徐自明一永嘉人字誠甫撰宰輔編年錄一金華人嘗知蘇州之嘉定縣見練
川圖經
陳均一□□人字平甫撰九朝編年備要一永嘉人知平江府見吳郡志
楊萬里一廬陵人字廷秀有傳一錢塘人知嘉定縣見練川圖經
王倫一仁宗時虎翼卒以反逆誅見長編一大名人紹興奉使死於金國有傳
葉適一熙寧中光祿寺丞見涑水紀聞一永嘉人字正則有傳
王化基一真定人真宗朝參政有傳一元祐內臣入黨籍
張奎一臨濮人有傳一天聖中保章正見長編
章甫一字端叔浦城人熙寧三年進士都官郎中一字冠之鄱陽人自號易足
居士張端義貴耳錄稱爲張冠之者也
何逢原一字希深與王十朋同時一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
累徵不起
朱申一字繼宣江西人太學生一新安人淳祐十一年以朝散大夫知江州
李珏一嘉定十年江淮制置使一德祐朝臣
張順一成都馬步軍總管咸淳元年以死事贈卿見度宗紀一襄陽民兵都統
見忠義傳兩人同時
張忠一字蓋臣開封人有傳一失其字亦開封人有傳

鄭湜一德安人見王介甫集一字溥之寧宗朝直學士院

王洙一字原叔有傳一字原父南渡人見攻媿集

王綸一字唐公南渡執政一字敘功安陽人紹興初知興國軍樞密使炎之父也見周益公集

王古元祐黨籍碑有兩王古一字敏仲官戶部尚書文正公旦之曾孫在曾任待制以上官一在餘官

黃裳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狀元一字文叔劍門人南渡有傳又有政和中福州知州黃裳見渭南文集恐別是一人非元豐狀元也

黃定一字致一崇寧上舍第一乾道八年狀元

彭乘一爲華陽人有傳一爲高安人撰墨客揮犀

張體仁一紹興初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幕官見繫年錄一即蕭體仁也宋史有傳而不著改姓

徐奭一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狀元官至翰林學士一杭州人賜號沖晦先生見夢粱錄

王炎一安陽人南渡樞密使有傳一字晦叔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見新安志

呂好問一建炎執政有傳一理宗朝淮西總領兼江東運判見景定建康志

陳造一字唐卿高郵人號江湖長翁一字周士吳興人直齋之子通判嘉興府

王汾一字彥祖禹偁孫官兵部侍郎見東坡集一金華人南渡師心子見王忠文公集

王建一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包拯集中有劾淮南轉運使號當即其人也一淄州人當南宋時

崇寧二年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並令改名時改名者五人朱紱薛積中王公彥江潮張偉朱諤舊名紱改名後官至執政

古人號相同明以後不錄

白樂天自號醉吟先生而皮日休郭祥正亦號醉吟先生樂天又號迂叟而司馬溫公亦以自稱邵堯夫程正叔俱號伊川先生黃伯思號雲林子而貫雲石倪瓚俱號雲林邵博字公濟康節孫蔡元定真德秀俱號西山先生鄭伯英字景元永嘉人伯熊其兄也號歸愚翁而葛立方亦號歸愚韓駒牟巘俱號陵陽先生郭稹許謙俱號白雲先生蔡元老蔡沈俱號九峯先生郭忠孝黃裳俱號兼山先生胡宏李光俱號五峯王十朋史達祖俱號梅溪洪适徐子方俱號容齋王柏許衡俱號魯齋劉子翬李之純俱號屏山呂南公計有功俱號灌園先生錢文子號白石居士姜夔號白石道人楊繪元素楊傑次公皆號無爲子魏掞之謝諤皆號艮齋先生劉清之號靜春先生劉黻字季文號靜春見四朝聞見錄元袁易亦有靜春堂集林之奇王寂俱號拙齋楊椅王應麟俱號厚齋王厚之趙彥肅俱號復齋張行成號觀物先生祝泌亦號觀物老人陳去非翁應龍俱號簡齋薛紹彭號清閟居士而倪瓚亦有清閟閣

古人姓名割裂

漢魏以降文尚駢儷詩嚴聲病所引用古人姓名任意割省當時不以爲非如皇甫謐釋勸以三樂諷尼父庾信詩唯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白樂天詩天教榮啓樂人怨接輿狂謂榮啓期也盧照鄰碑司馬慕藺相南容復白珪謂藺相如也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謂蘧伯玉也朱君山墓誌魚山本志門豹遺風謂西門豹也抱朴子外篇秦西以過厚見親謂秦西巴也晉書孫惠傳竊慕墨翟申包之誠庾信詩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包謂申包胥也庾信詩華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謂南宮敬叔也白樂天詩君看齊鼎中燋爛者酈其謂酈食其也庾信銘年循張辟謂張辟疆也白樂天詩宏恭陷蕭望謂蕭望之也李商隱詩梓潼不見馬相如謂司馬相如也蜀志秦宓傳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謂嚴君平也皇甫謐釋勸鄭真躬耕以致譽謂鄭子真也陸厥詩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謂班婕妤也陳師道詩馬游從昔衰善老謂馬少游也盧照鄰詩孫賓遙見待謂孫賓碩也晉書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謂師宜官也劉孝偉贈美人詩幸非使君問莫作秦羅詩謂秦羅敷也晉書王彪傳世祖篤實建葛亮之嗣謂諸葛亮也潘岳關中詩紛紜齊万亦孔之醜謂齊万年也李商隱詩會不關潘安又云潘仁豈是才王勃詩潘仁載果來謂

潘安仁也杜子美詩韓幹惟丹青畫謂韓幹之也李邕東林寺碑殷堪擁衣而每談謂殷仲堪也杜子美詩劉牢出外甥謂劉牢之也李商隱詩從事人人庾杲蓮謂庾杲之也白樂天七德舞詩張瑾哀聞人日哭謂張公瑾也韋嗣立授黃門侍郎制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並驅有劉山之風李謂謝安石劉公山也稽戴殷曾輿之圖畫雖精終慚鉄筆謂曹不興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二

錢大昕學

詩傳附錄纂疏

寶山朱寄圃家藏元儒雙湖胡氏詩傳附錄纂疏二十卷泰定丁卯建安劉君佐翠巖精舍刊本有盱江揭祐民序其書前有綱領後有詩序辨說一遵朱文公元本如定之方中終然允臧竹竿遠兄弟父母君子于役羊牛下括皇矣以篤于周祜皆與唐石經同與今通行本異蓋今本沿明板之譌即經文亦有改竄非考亭之舊矣家伯雖宰雖作爲此以音相近而譌今本作冢宰必非考亭意也小雅爰其適歸爰下注家語作奚周頌假以溢我假下注春秋傳作何溢下注春秋傳作恤文公雖釆它書而用其義然未敢輕改經文今本刪去家語作奚句直改爲奚大非文公說經謹慎之意假以溢我句刪去春秋傳云云則注中假之爲何溢之爲恤云云令人不解何謂矣讀是書知元儒尙守家法不似明人之鹵莽妄作朱錫鬯經義考雖載此書誤作八卷注云未見是誠世閒難得之本矣

儀禮注小字宋本

吳門黃蕘圃所藏每葉廿八行行廿四字每卷末記經注字數末卷又總計經注字數士冠禮建栖今本誤建爲捷此本經注皆不誤

儀禮疏單行本

儀禮疏五十卷亦黃蕘圃所藏自卷廿二至卷廿七皆闕每葉卅行行廿七字末卷有大宋景德元年校對同校都校諸臣姓名及宰相呂蒙正李沆參政王旦王欽若銜名眞北宋板也唐人撰九經正義宋初邢昺撰論語孝經爾雅疏皆自爲一書不與經注合幷南宋初乃有幷經注正義合刻者士子喜其便于誦習爭相放效其後又有幷陸氏釋文附入經注之下者陸氏所定經文與正義本偶異則改竄釋文以合之而釋文亦失陸氏之舊矣予三十年來所見疏與注別行者唯有儀禮爾雅兩經皆人世希有之物也

論語注疏正德本

論語注疏每葉廿行每行廿餘字首卷標題注疏下多解經二字首葉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諱旁加圈識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諱不全之字識出令其補完耳若明刻前代書籍則未見此式必是修補元板也

國語

國語傳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爲最古錢曾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左右皆免胄而下拜二條證今本之譌是固然矣予於錢所舉之外復得六事周語瞽獻曲注曲樂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隤（予謂隤蓋頹之譌古書頹與隤通）晉語笑吾子之大也今本大下有滿字（古書大與泰通泰訓汰也檀弓汰哉叔氏）齊語鹿皮四分注分散也今本分皆作个（管子書亦作四分）散作枚鄭語依疇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雄（越絕書吳越春秋皆作王孫駱駱與雒同音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雄亦雒之譌）皆當以明道本爲正楚語王孫圉聘于晉今本圉作圍則未詳孰是牟歡中省乞稱狀深恐疾顛有事塵使疾顛二字用國語

廣雅

釋訓管管無所依也浴浴字未詳其義按詩廓聖管管傳云管管無所依繫箋云管管然以心自恣蓋自恣之人不肯遵聖人法度所爲皆無所依倚毛鄭兩義本相承也浴當爲恣之譌

釋言賧貰也按廣韻下平聲侵部賧賚也貰當是賚之譌

疊懷也懷或是憎之譌

醒長也王石臞謂醒與長義不相近予謂呈長聲相近

蓋黨也黨讀如儻蓋儻皆疑詞

脰䐑也脰錯也此二脰字當爲俎豆之豆或漢隸俎豆字有从肉傍者

免隤也古兔免同文兔與委聲相近易繫辭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孟喜作退陸績董遇姚信俱作妥是兔與隤退聲亦相近也

子巳似也巳當即十二支巳午之巳以音相近取義詩似續妣祖鄭箋讀爲巳午之巳鄭氏詩譜謂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位莅䔖也古文位與立同立䔖聲相近

酌澈也酌當作酌

櫳鬃也鬃當即鬣之異文

玉篇

玉篇玉部璏字引說文云玉爵也夏曰璏殷曰斝周曰爵又人部儇字引說文云儇子也按說文無璏儇二字此所引者徐鉉等新附注也予嘗謂今本玉篇不但非顧野王元本幷非孫強廣益之本以此二條證之益信

說文解字凡五百四十部玉篇刪併哭延教眉白與自同畫歙后六弦十部而別增父云喿冘處兆磬索牀弋單文十二部共五百四十二部又說文書字在聿部今改爲部首而併畫部入焉此部分之不合于說文者也

周成雜字

周成雜字一書元應一切經音義李善文選注屢引之攷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有雜字解詁四卷魏掖庭右丞周氏撰又云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亡似周氏與周成非即一人唐書藝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無周氏書且兩志所載周成書俱無雜字之名未知即此書否掖庭左右丞漢制皆宦者爲之魏承漢制則周氏亦必宦者如注爾雅之李巡亦中黃門也

龍龕手鑑

契丹僧行均龍龕手鑑四卷予所見者影宋鈔本前有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卽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書中於完字闕末一筆知是南宋所鈔晁氏馬氏載此書本名龍龕手鏡今改鏡爲鑑蓋宋人避廟諱嫌字如石鏡縣改曰石照矣注中所引有舊藏新藏隨文隨函江西隨函西川隨函諸名又引應法師音郭迻音或作郭氏琳法師說予攷之宋藝文志有可洪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未知其爲江西與西川也僧元應有一切經音義十五卷其卽應法師乎

六書正譌

周伯琦六書正譌多采戴侗說以訾議許氏又妄增說文所無之字如譌爲稱稱字姿爲犇亞字矣爲矢籀字剔爲豎叔字聿爲筆豦爲懅之類兄爲山嵐之嵐拔爲庭燎之燎撩爲式樣之樣經本从王而改从壬堂本从止而改从牙印本从巴而改爲二人相向欺敘皆从攴而改从文妻本从辛而改从立寧本兩字而妄合之扇从尸尸卽屋也而改从广甚至以戊爲戈矛之戈庚爲鐘虡之虡誕妄巨信視同戲劇此六書之異端而自稱正譌果誰正而誰譌乎

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

此至正壬辰徐氏一山書堂刊本前有記一方云皇朝科試舉子所將一禮韻耳然惟發禮部散夫定本最善今復以諸韻參校一韻爲增數字凡增三千餘字釋義而詳擇焉而精散用梓行爲文場寸晷之助云第一卷首題云文場備用排字禮部韻注宅卷皆題善本排字通併禮部韻略前後殊未畫一前載科舉條例甚詳所列廟諱止於英宗而今上皇帝不名似是泰定初刻後來翻本未及增添耳上下平聲各十五上聲廿九去聲卅入聲十七與今韻同而每韻下與某同用云云倘沿禮部舊式但未知張禮部何時人耳

萬斯同石經攷

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既確不可易矣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于目睹必不謬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書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閒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嘗從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更無此情理矣衛恆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真目睹石經者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于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隸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仍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憒憒若此

史記宋元本

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沖所藏潁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黃蕘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間歸寧吳槎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臺汪諒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剏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于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淳熙以後盡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文不可攷矣

竹書紀年

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干天位啓殺之史通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見疑古雜說等篇)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與束晳劉知幾所引全別然則今之竹書乃宋以後人僞託非晉時所得之本也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之文其於春秋時皆紀晉君之年三家分晉以後則紀魏君之年未有用周王年者蓋古者列國各有史官紀年之體各用其國之年孔子修春秋亦用其法今俗本紀年改用周王之年分注晉魏於下此例起於紫陽綱目唐以前無此式也況在秦漢以上乎紀年出於魏晉固未可深信要必不如俗本之妄唯明代人空疎無學而好講書法乃有此等迂謬之識故愚以爲是書必明人所葺宋黃氏陳氏馬氏書目皆無此書知非宋人僞撰也

此書蓋采撫諸書所引補湊成之如顯王十六年秦伐韓與惠成王使趙□破之注云不知是何年又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敗蘇胡于酸水注云不知是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又三十五年楚得吾帥師伐鄭圍綸氏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水經注所引無年月)赧王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注云此年未的(此漢書臣瓚注所引無年月)如係古本如此則紀年歷歷何云未的又云不知何年耶

裴駰史記集解於夏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殷本紀引汲冢紀年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此二條今本紀年俱在附注中相傳附注出於梁沈約而梁書南史約傳俱不言曾注紀年隋經籍唐藝文志載紀年亦不言沈約有附注則沈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休文之前其注史記已引此文則此語不出於休文明矣裴氏不云紀年有注則此兩條者實紀年正文未嘗別有注也(附注多采宋書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託名休文作僞書之用心如此)

晉書束晳傳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今本脫晉字)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據此知紀年實始夏后今本乃始於黃帝亦後人僞託之一證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紀年乃宋以後人所撰故不取囚堯偃朱之說

十六國春秋

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凡兩本其一見於何鏜等所刊漢魏叢書僅十六卷寥寥數簡殆出後人依託其一明萬曆中嘉興屠喬孫項琳之所刊前有朱國祚序凡百卷蓋鈔撮晉書載記參以它書附合成之其實亦贋本也攷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晁陳馬三家書目不載崔鴻十六國春秋則鴻書失傳已久龔穎運歷圖載前涼張寔以下皆改元晁氏謂不知所據或云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于世莫得而攷焉是宋人已無見此書者明人好作僞書自異眼者觀之不直一哂耳又攷北史崔鴻傳鴻既爲春秋百篇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今本無序例年表又鴻子子元奏稱亡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今本有敘事而無贊論此其罅漏之顯然者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卷首題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坰武勝軍節度巡官林禹撰陳振孫謂錢儼所作託名林范宋史藝文志霸史類載此書十五卷亦云錢儼撰託名

苑垌林禹撰又刋有錢儼備史遺事五卷世善堂書目作九卷今世所傳乃明錢德洪刻本前五卷唐五代及宋開寶戊辰後一卷始開寶己巳訖端拱戊子與史志卷數不合五卷之末題云大宋嘉祐元年丙申歲正月七日朝奉郎守尙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使提舉戎瀘等七州賊盜甲兵事句當納溪夷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四代孫中孚寫孜程俱北山小集中孚實中吳軍節度使元璙之曾孫於武肅爲四代孫也錢岱序稱苑林二記室撰備史五卷至十九世孫緒山公命門人馬蓋臣補忠懿遺事合六卷刻之姑蘇今孜蓋臣所撰唯吳越世家疑辨一卷德洪序中初不言補遺出其手岱蓋孜之未審矣錢遵王記其家藏舊本止四卷又稱忠懿爲今元帥吳越國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何緣更有補遺顯係明人妄改惜不得遵王本一讀之

唐書直筆新例

唐書直筆新例一卷宋呂夏卿撰夏卿於仁宗朝預修唐書故作此例今以新書孜之殊不相應如書毋書內禪書立皇太子書立皇后書命將征伐諸條按之本紀無一同者又謂僕固懷恩不當立傳宜見于鐵勒傳李白杜甫同傳不入文苑李適之當附恆山王傳今本皆不爾是夏卿雖有此議而歐宋兩公未之許也歐公本紀頗慕春秋襃貶之法而其病卽在此夏卿新例益復煩碎非體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爲襃貶是治絲而棼之也

薛氏宋元通鑑

薛方山宋元通鑑意在推崇道學而敘事多踈漏其年月率不可信如崇寧四年四月以蔡崇禮權直學士院崇禮求便郡拜徽猷閣學士知漳州孜崇禮本傳云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而崇寧四年乃在重和前十有四年崇禮尙未登科安得遽登內翰乎崇禮由翰林出知漳州據李心傳繫年錄乃高宗建炎四年十月事而誤書於徽宗崇寧之年此甚可笑徽猷閣藏哲宗御集建於大觀二年在崇寧之後不得先有學士也

元祐二年書召陳師道爲秘書省正字適預郊祀云云遂以寒疾卒按是年四月書以徐州布衣陳師道爲本州教授此見於長編可信者也其後改潁州教授時蘇軾爲知州則是元祐六年事矣魏衍撰彭城陳先生集記稱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讀除正字歿于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廿九日今繫之元祐二年其爲疏謬甚矣

唐律疏義

唐律疏義三十卷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進其分門十二曰名例曰衞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今所傳者元泰定四年江西刊本每卷末附以王元亮釋文

唐高祖武德四年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撰律令大略以開皇爲準太宗卽位二年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律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又駮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遂除斷趾法爲加役流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餘分爲十二卷此據文獻通孜二年上似當有貞觀字今孜疏義云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爲斷趾貞觀六年奉制改爲加役流是則改絞刑爲斷趾卽在太宗卽位之歲故猶稱武德也

魏李悝始造法經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漢丞相蕭何益以戶興廐三篇是爲九章之律魏明帝更定新律十八篇以刑名冠於律首又分立劫掠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繫訊律斷獄律請賕律興擅律留律警事律償贓律免坐律其盜賊囚捕雜戶猶仍舊名晉泰始四年頒新律因漢九章增刑名法例告劾繫訊斷獄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宮衞諸侯十一篇合二十篇梁武帝天監初頒律二十篇曰刑名法例盜劫賊叛詐僞受賕告劾討捕繫訊斷獄雜戶擅興毀亡衞宮水火倉庫廐牧關市違制北齊河淸三年制齊律十二篇曰名例禁衞戶婚擅興違制詐僞鬬訟賊盜捕斷毀損廐牧雜律後周武帝改新律爲二十五篇曰刑名法例祀享朝會婚姻戶禁水火興擅衞宮市廛鬬競劫盜

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廄牧雜犯詐偽請求告言逃亡繫訊斷獄附文帝開皇初定新律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廐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鬬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此唐律所因也

史通

劉知幾沈潛諸史用功數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為史官再入東觀思舉其職既沮抑于監修又見嫉于同列議論鑿枘不克施行感憤作史通內外篇當時史局遵守者不過貞觀所修晉梁陳齊周隋六史之例故其書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輒加彈射又恐觸諱取禍遂於魏晉已降肆意詆排無所顧忌甚至疑古惑經誹議上聖陽為狂易侮聖之詞以掩其毀先朝之跡恥累辭以欺今假大言以蔑古實皆外為篇取在生華銘之義後人大學嫉呼目為名教罪人自是百世公論要之幾將謂詆誣言匪由衷顯陳形志在避禍千載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不然六經三史模範萬世夫豈不知叔孫之毀無傷日月也哉然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其事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為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

司馬溫公稽古錄

陳少章云溫公是書於古人姓名犯國諱者往往易以它字如王匡作王輔石勛作石明敬翔作恭翔之類是也或二名缺一如尹文慶作尹慶張玄遇作張遇崔玄暐作崔暐張敬達作張達錢弘佐作錢佐劉彥貞作劉彥之類是也或以字易名如桑朗作桑元明謝玄作謝幼度王殷作王允中之類是也然其中如劉弘桓玄徐圓朗許敬宗敬暉馬殷朱守殷李匡威樂彥貞之類又直書不避而李敬玄作李敬真於聖祖真祖諱一避一否尤不可曉殆編纂匆遽或點竄未至耶末卷書仁宗建儲事於英宗廟諱皆稱諱而卷中陳曙一人凡三見恐出後人擅易非本文矣

晁公邁歷代紀年

晁公邁歷代紀年凡十卷有紹興乙未七月晁子健後序及紹熙壬子李壽序包歷常跋公邁字伯咎號傳酒居士官右朝散郎提舉廣東常平子健於公邁序稱族父下世後二十有四載當紹興之辛巳子在廣州見公邁題名云紹興九年歲在己未二月初吉當郎以其年卒距辛巳秖廿三載耳予所見係南宋槧本闕第一卷以包犧紀之暨唐虞三代至兩漢也子樹字仲皓

胡五峯皇王大紀

太史公書述五帝本紀始于黃帝班固古今人表律曆志從易繫辭首太昊伏犧氏炎帝神農氏又從左氏傳列少昊金天氏於黃帝之後於是三皇五帝之目五德代嬗之序略備其不可易矣宋劉恕通鑑外紀司馬光稽古錄皆稽古史皆上溯伏羲獨胡宏皇王大紀以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為三皇紀伏羲至堯舜為五帝紀夏商周為三王紀編年之書雖述上古始盤古氏實起於此而陳桱續編因之然陳氏書兼採羅泌路史取在于書言及緯讖古之初無徵不信則當時有識者早議其後矣羅泌路史在胡宏之後援引讖緯與後儒生書雜糅古而荒誕之說者丹青雖好奇而不學之弊

東家雜記

東家雜記二卷孔子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傳所撰有紹興甲寅三月自序傳於宣和六年嘗撰祖庭雜記其書略不傳猶略見于孔元措祖庭廣記中此則從扈蹕南渡以後別為編輯改祖庭為東家者殆痛祖庭之淪陷而不忍質言之乎孜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其時傳已稱本家尊長而卷中所述孔氏世系訖于五十三代孫洙計其時代當在南宋之季蓋後來刖有增入矣卷首杏壇圖說與鐵遠王所記正同又有北山移文與此勃銘元祐黨籍三篇恐皆後人妄增非傳意也卷中嘗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嫌名閱有不缺筆者元初修改之痕猶宋板者嘗以此決之傳字世文初名若古元祐四年除仙源縣主簿改今名政和五年以朝奉郎任京東轉運司管勾文字宣和六年以朝散大夫知撫州

孔氏祖庭廣記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先聖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孳得所編前載元豐八年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宗翰家譜舊引宣和六年四十七代孫朝散大夫知邠州軍州事傳祖庭雜記舊序家譜雜記本各自爲書元措始合爲一復增益編次冠以圖象并載舊碑全文因祖庭之名而更稱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備書成于金正大四年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爲之序此本最後有五行云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令讎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壬寅者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年蒙古未有年號當宋淳祐二年也金以開封府爲南京元初尙沿其名後乃改爲汴梁路此書初刻於開封再刻于曲阜今何夢華所藏紙墨古雅的爲初印本予嘗據漢宋元諸石刻證聖妃當爲并官氏今檢東家雜記及此書并官氏屢見無有作开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寶自明人刻家語妄改爲开沿譌三百餘載直可哂也

東平王世家

元永貞東平王世家卷首一葉載延祐四年九月初四日拜住怯薛第二日嘉禧殿裏有時分拜住司徒闊闊朮平章將元永貞所撰東平王世家三卷進上奉聖旨交元復初作趙子昂寫了刊行者麼道聖旨了也第一卷爲孔溫窟哇太師國王都行省木華黎事第二卷爲國王孛魯國王塔思事第三卷爲太師東平武靖王霸突魯丞相東平忠憲王安童大司徒東平忠獻王兀都台大司徒太常禮儀使拜住事是時拜住尙未官丞相也扎剌爾氏自木華黎以後世襲國王此書專爲安童一支而作故于塔思之下注云自王至今國王朵羅鮮凡十二世別有世系譜牒此下不復具載今元史於塔思下襲國王者並闕而不書據此世家知延祐之世襲王者爲朵羅鮮也史於木華黎孛魯塔思霸都魯安童傳多采此文蓋其書以刊刻得傳宅貴族譜牒兵亂皆付之煨燼矣仁宗於元明善趙孟頫字而不名其優禮儒臣直可稱道此書前有元明善序卽奉敕所作後有王顯跋自署吏門則是汴梁人也

聖武親征錄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否雖不如秘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攷證其譯語之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爾忽也闊拜卽沈白也晴都剌曾卽畏答合剌合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合里（耶律楚材譯名）也

孔溫窟哇子五人怨魯虎兒　霸里塵爾　木華黎　不花　帶孫　木華黎子孛魯（國王）　孛魯子七人塔思（國王）……速渾察（國王）　霸突魯伯亦難野蔑乾野卜乾阿里乞失霸突魯子四人安童定童霸虎帶和童（國王）　安童子兀都台兀都台一子拜住此世家所述世次也予向據元明善東平忠憲王碑稱霸都魯爲塔思第二子疑元史木華黎傳以霸都魯爲孛魯子爲誤今世家所載正與元史同世家係拜住門客所編又係進呈本當必不誤矣元明善既奉詔爲世家作序當悉其昭穆之詳而其撰安童碑乃復與此牴牾何耶黃溍撰鄆文忠王拜住碑稱高祖孛魯曾祖霸都魯正與世家合此書撰于延祐四年云傳國者一百年稱孤者十五世今按木華黎之後襲國王者孛魯也塔思也速渾察也忽林池也（速渾察子見元史）和童也忽速忽爾也（見元史乃蠻台傳阿里乞失之子）朵羅鮮也中間尙有七人今無可攷矣朵羅鮮卽忽速忽爾之子天曆初從上都舉兵見殺以脫脫之子朵兒只襲國王後至元二年以朵羅鮮之弟乃蠻台襲至正八年卒

平宋錄

平宋錄二卷　丞相貫平宋表　太師淮安忠武王贈謚制　淮安忠武王廟碑劉敏中撰并書　淮安忠武王碑元明善撰　丞相淮王畫像贊蘇天爵撰

以上上卷　世祖至元元年入覲至英宗敕立碑　至正三年正月跋（失名）　丞相

伯顏公勳德碑　史周卿撰至元十三年撫州一年重立題元統歲　至正四年
進封淮王制　淮忠武王廟碑　王沂撰揭傒斯書至正四年浙江官員以上下卷接
至元十三年詔修平宋錄十卷相傳劉敏中所修與此卷數不合且當時雖以
伯顏為大將而同事尚有阿朮阿里海涯諸人不應專紀伯顏一人若至正四
年進封淮王更在敏中既沒之後此錄必非敏中所修之本
四庫簡明目有平宋錄三卷云劉敏中撰書題平慶安者疑也紀至元十三年
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所載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及追贈河南路
統軍鄭江事皆元史所遺

秘書志

元秘書志四冊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商企
翁編次凡十一卷分門十九曰職制曰祿秩曰印章曰廨宇曰公移曰分監曰
十物曰紙劄曰食本曰公使曰守兵曰工匠曰雜錄曰纂修曰秘書庫曰司天
監曰興文署曰進賀曰題名前有至正二年五月公文一道計二百六十五葉

復齋郭公言行錄及敏行錄

實務劉貫傳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及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各一冊郭
公名郁字文卿汴之封邱人金末避兵遷大名由江淮權貨院令史歷官福建
都轉運鹽使言行錄者福州路教授徐東所編敏行錄則一時投贈詩文碑記
也兩路皆有貫文仲林與祖序貫序題至順二年辛未自來收藏元代著文者
皆未之及爰表而出之

明諸司衙門官制

明諸司衙門官制三冊不分卷其目錄稱天下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
門一千七百二十二處布政司十三處按察司十三處府一百卅九處州二百
廿五處縣一千一百八處鹽運司七處提舉司十一處軍民府十一處宣慰司
十二處宣撫司八處安撫司廿一處招討司一處長官司一百五十三處不載
編次年月據末冊武職衙門所列諸陵衛名孝陵而外唯有長陵景陵獻陵裕
陵則是成化時刊本故蘇州府無太倉州松江府無青浦縣也

文獻通攷

予讀唐宋史藝文志往往一書而重見以為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馬貴與經
籍攷係一人所編輯所采者不過晁陳兩家之說乃亦有重出者如陸德明經
典釋文三十卷見卷百八十五經解類又見卷百九十小學類宋敏求春明退
朝錄五卷見卷二百一故事類又見卷二百十六小說類小說類作三卷郭茂倩樂府
詩集一百卷見卷百八十六樂類又見卷二百四十八總集類李匡文資暇集
三卷見卷二百十四雜家類而卷二百十五又有李匡義資暇三卷不知義與
文乃字形相涉而譌也唐愼微大觀本草與證類本草即一書而誤分為二蓋
著作之家多不免此弊彼此相笑自昔然矣
杜君卿通典志州郡避唐諱改豫州為荊河州馬氏輿地攷雖承杜典舊文而
改荊河為豫得其當矣乃於古揚州篇云分置南兗州南荊河州又於壽州下
云荊河州刺史祖約云齊因之兼置荊河州云梁置南荊河州云尋改為南荊
河州此數處猶沿杜本之舊殆由卷帙重大一時失於檢照故耳

永樂大典

明實錄永樂元年七月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
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攷索
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略爾
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
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
大成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賜宴於禮部既而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
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景
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翰林院侍
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
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
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僉事晏璧為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

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五年十一月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以冠之其文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竝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至理而宣人文粵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神農氏爲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禹敘九疇湯修人紀之數聖人繼天立極皆作者之君所謂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暨乎文武相繼父作子述至于二代郁郁乎文孔子生周之末有其德而無其位承乎數聖人之後而制作已備乃贊易序書修春秋集群聖之大成爲萬世功則有賢於作者周衰接乎戰國縱橫捭闔之言興家異道而人異論王者之迹熄矣迄秦有焚書之禍而斯道中絕漢興六藝之教漸傳而典籍之存可致由漢而唐由唐而宋其制作沿襲蓋有足徵然三代而後華明文物所可稱述者無非曰漢唐宋而已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寰區以持盈之委廣述作之美與造禮樂制度文爲博大悠遠同乎唐虞明王之道朕嗣承洪基勔思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事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世遠祀綿簡編繁夥恆懼其散一至於玆一事之微沈冥莫開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譬之淘金於沙探珠於海邈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書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採彙聚群分著爲奧典以集者天地之始也有集斯有類有類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必張振其始而末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致用俾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致事自源徂流如射中的開卷而無所隱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樂大典臣下請序其首朕惟之未有聖人在天地未有大學無以稽聖人大猷作而聖人之道著所謂道者賴藉乎天地貫乎古今統之則會一理散之則爲萬事文理昭衍其緒則紛不有以統之則無以一之衆其散而繫其條貫於以見斯道之大而無物不賅也朕深惟聖道志在斯文蓋嘗討論其指矣然万幾餘暇覽玩覽始究其緒以覺世裔以垂示無窮庶幾或有補於万一云預纂修者姚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俱有賞

朱國禎曰永樂大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粹秘閣書分韻類載以備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輒按覽三殿災命左右趨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宅所謂重錄本貯翰林院舊本乃不貯翰林而貯宅所是初寫時本藏大內　國朝乃移于翰林也今移貯於　文華殿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四

錢大昕學

太平寰宇記

予所藏太平寰宇記，寶山朱青園所贈，其闕卷與曝書亭藏本同。其書成于太平興國中，猶無十五路之分，故仿唐十道名目，幽燕雲朔諸州雖未入版圖，猶著於錄，亦見當日君臣志未嘗忘山前後也。是書體例雖因李吉甫，而援引更爲詳審，閒采稗官小說，亦唯信而有徵者取之。有宋一代志輿地者，當以樂氏爲巨擘。竹垞有意貶抑，謂不若九域志、輿地紀之簡要，豈其然乎。

輿地紀勝

王象之輿地紀勝二百卷，予求之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錢唐何夢華齋中見影宋鈔本，亟假歸讀兩月而終篇。每府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帥駐節者，則敘沿革於州沿革之後，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今世所傳輿地碑記目者，蓋其一門，不知何人鈔出，想是明時金石家爲之也。此書所載皆南宋疆域，非汴宋一統之舊，然史志於南渡事多闕略，此所載寶慶以前沿革，詳贍分明，裨益於史事者不少。前有嘉定辛巳孟夏自序，及寶慶丁亥季秋李𡌴序，及曾□[illegible]猶子象之字儀父，金華人，嘗知江寧縣，不審終於何官。其自序云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荊閩，靡國不到。又云仲兄行父西至錦城，叔兄中甫北遊武[illegible]。直齋亦稱其兄觀之爲夔路漕，則中甫疑即觀之字。予又記一書稱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蓋即儀父之仲兄，而其父之名則無從攷矣。此書體裁勝於祝氏方輿勝覽，而流傳極少，又失三十二卷，想海內不復有完本也。

會稽志

會稽志二十卷，前有嘉泰元年十二月陸游序，其略云：直龍圖閣沈公作賓爲守，通判府事施君宿首發其端，推官李君兼、石君茂翔爲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虡、王度、朱鼐、邵持正相與參正，累月乃成。沈公去爲轉運副使，猶督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爲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既成[illegible]陸游爲之序[illegible]參訂，而宋史藝文志既載沈作賓[illegible]會稽志，又載施宿會稽志，實[illegible]可謂不考之甚也。攷作賓以慶元五年由淮東總領除越守，六年除兩浙轉運副使，而不逮代之，嘉泰元年改知婣州，而說友代之。志蓋始於慶元庚申，而竣事於嘉泰壬戌，前後凡閱三守，而通判俱未改秩，則宿於此志誠有功矣。作賓吳興人，淳熙十六年以承議郎知台州，有政聲[illegible]民擁其轍不得行，且摘留于朝，事見赤城志。

會稽續志

會稽續志八卷，梁國張淏撰。有寶慶元年三月自序，其提刑提舉進士題名皆前志所未有，而人物一門亦多補前志之闕。如吳越錢氏嘗陞越州爲會稽府，前志不載，獨見於此書，可見其留心掌故矣。志成於寶慶初，而題名訖於景定，蓋後來又有續添也。淏作志當汪綱爲守之日，故所紀綱政迹爲詳。末卷載錄姚稱因越問一篇，亦多贊頌汪守之辭。

赤城志

赤城志四十卷，陳耆卿壽老撰。有嘉定癸未十一月自序，稱前守黃䇓命余偕陳維等纂輯，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束其稿十年矣，今青社齊公碩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illegible]權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再屬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又云意所未解者特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特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特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殆得著書之體，而可爲後代法者矣。其辨誤門有一條云：台州天慶觀有唐開元真容應見碑[illegible]開元二十九年立也，後題朝散大夫使持節臨海郡諸軍事守臨海郡太守；及桐柏觀碑天寶元年立，則作朝請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長源，此一人耳，所載官稱及郡號不同如此。攷唐天寶元年改台州爲臨海郡，至乾元元年復爲台州，不應開元二十九年便稱臨海郡，天寶元年却稱台州。又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至天寶元年復改刺史爲太守，不應開元二十九年已稱臨海郡太守，而天寶元年既改太守復號刺史，非二碑有誤，則史之誤也。予謂壽老之辨審矣，然以情理度之，不特史文無誤，即碑

刻亦未嘗誤蓋天寶改元卽在開元二十九年之次年而改州爲郡在是歲二月則二月以前尙稱台州刺史也真容應見勅雖在開元二十九年而台州距長安遼遠守臣承詔刊石不妨遲至次年則此刻必在桐柏觀碑之後其稱臨海太守亦非誤也書卿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宋史不爲立傳攷中興館閣續錄稱寶慶二年正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十一月轉校書郎紹定元年十二月除祕書郎三年十二月除著作佐郎六年十月除著作郎端平元年二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除將作少監赤城新志言其官至國子司業但不云卒於何年亦未審書若干也此書經明人重刻如第卅三卷載杜範爲史嵩之所竊第四十卷載蔡家橋事皆明人竄入殊非陳氏之舊安得宋槧本而刊正之乎

嚴州重修圖經

嚴州圖經予所見者淳熙重刻本僅存首三卷前有紹興己未正月知軍州事董弅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學教授劉文富序文富蓋承郡守陳公亮之命訂正是書者也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防禦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度使制及勅書榜文二道蓋淳熙丙午之歲高宗尙在德壽宮故有太上之稱攷董弅初刻此志本題嚴州圖經陳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輿地紀勝陳氏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新定志蓋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標題續志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之目名目雖異實非有兩本也

新定續志

新定續志十卷前有景定壬戌方逢辰序編纂者浙漕進士州學學錄方仁榮迪功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兼釣臺書院山長鄭瑤郡守則天台錢可則也可則字正己景定元年以直寶章閣知嚴州三年升直寶文閣任滿四月升直敷文閣知嘉興府五月除尙左郎官尋除直徽猷閣浙東提舉志稱五王之冑相國之孫相國謂象祖也此志成於可則涖郡之日而卷首載咸淳元年升建德府省劄其知州題名則可則後續列郭自中等八人蓋後來續有增入宋時志乘大率如此

琴川志

琴川志自宋慶元初縣令孫應時始編纂其書久失傳淳祐十二年龍泉鮑廉知縣事屬邑士鍾秀實胡淳討論裒輯列爲十門曰敍縣敍官敍山敍水敍賦敍兵敍人敍產敍祠敍文每門又有子目題云重修琴川志有寶祐甲寅中元日朐山邱岳序元至正末知州盧鎮購得舊本刊行之題其後云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今世所傳者僅汲古毛氏重刊本攷各卷末別無附見之文則亦非鎮之舊矣鎮又有續志紀元時事今並湮沒無存獨鮑氏書尙完好可讀予所見宋縣志若高似孫之剡錄楊潛之雲間志淩萬頃邊實之玉峯志并此而四然敍述有法繁簡適中當以此志爲最善也（宋史新編德祐元年二月元兵入臨江知軍鮑廉死之五月贈華文閣官其一子是亦節義之士）常熟東鄉地明宏治十年割入太倉州志所載雙鳳鄉許浦鎮塗菘鎮支塘市甘草市直塘市穿山七浦沙頭邨皆今太倉境

金陵新志

張鉉金陵新志十五卷有至正三年南臺御史索元岱序鉉字用鼎關中學古書院山長前載文移稱浮光張鉉則光州人也此書本續景定建康志而作前志所有者不具載其於江南行御史臺建置本末及御史大夫以下題名最詳備

太倉州志

太倉州志十五卷明崇禎十五年知州錢肅樂屬孫延邑士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受先刊修分封域營建官師學校風土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藝文瑣綴十五門每門各有子目受先復社名士於地方利病剴切言之洵非率爾操觚其書常作嘗由作繇校作較檢作撿則避明諱也予昔游四明於范氏天一閣見張寅太倉州志乃嘉靖丁未刻本頃館婁東訪藏書家求嘉靖志竟不可得卽此志亦蠹蝕缺損非復初印面目矣

吳越有國時嘗以蘇州爲中吳府正史郡志皆失載此志敍沿革云五代屬錢氏中吳府勝於郡志多矣

志又云宋爲崑山之域政和中隸州屬平江府後爲姑蘇郡此則大誤政和中

升蘇州爲平江府其所屬五縣如故蘇州故有吳郡之稱南渡後范石湖修志銜稱吳郡初無改名姑蘇事如志所言似政和升崑山爲州其後又改州爲姑蘇郡矣豈不大可笑乎

元末遂昌鄭元祐僑居蘇州所著有僑吳集明德即元祐字也吳仲超謂鄉賢祠鄭公明德是何許人在州志三大疑之一受先志仍收入文藝傳竟不知明德之爲元祐明人好談名節而於紀載多失討論如此者蓋不少矣

浙江通志

浙江通志人物傳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初以父蔭入仕後登進士第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遷翰林學士承旨年九十七謚文簡厲太鴻宋詩紀事亦云景定初遷翰林學士今攷周公謹齊東野語謂其終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是嚴州亦未到任況入翰林乎南宋入翰林者但稱直院真除學士者已不多見若承旨則必老成久次如牟子才者始得之更非其實矣朱存理鐵網珊瑚載子固梅竹譜有葉隆禮跋云子固晚年工梅竹步驟逃禪子自江右歸將與之是正而子固死矣末題咸淳丁卯是子固之卒在丁卯以前宋猶未亡而姚桐壽樂郊私語乃謂子固入元不樂仕進從弟孟頫來訪既退使人濯其坐具此委巷無稽之談庸足信乎

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選舉門載元時進士題名皆誕妄不足信予嘗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以此志校之志載是年登科十五人有兩陳植一貫寧州一貫永豐據錄止有王充耘李炳李穀在二甲陳植徐邦憲朱彬在三甲其餘皆無之植貫永豐未嘗有寧州之陳植也而三甲第廿六名艾雲中第廿八名熊爟並籍龍興路此灼然可信者而志反遺之蓋志所采者多出於家乘墓誌凡曾應鄉舉者皆冒進士之名而修志者不能別擇也且如元之設科始於延祐二年而志乃有至元丙子鄉試大德戊戌進士大德鄉試諸人是并元史全未寓目矣又有因涉獵史傳而轉誤者人物門於瑞州收元之劉秉忠此舊志所無采元史補入自謂淹博而不知其大不通也江西之瑞州本名筠州至理宗朝始避諱更名若劉秉忠久居邢臺其先世居瑞州而仕于遼金則是遼金之瑞州非宋之瑞州矣志家不諳地理不校時代乃引藏春居士之先世冒籍江右豈不令人噴飯滿案乎

風俗通義

應氏風俗通義隋書經籍志稱三十一卷錄一卷馬總意林亦云三十一卷而新舊唐志俱作三十卷宋史及晁氏陳氏書目皆云十卷則已失其三之二矣今世所傳唯元大德刊本前有行都水監李果序後載宋嘉定十三年丁黼跋知其書在南宋時已難得又言謬舛已甚得館中本及孔寺丞本互相參校始可句讀今刻之婁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則其譌謬相承非一日矣盧學士召弓嘗寓書問愆禮篇載徐孺子負笥并步齎一盤醊隣并二字何義予荅云此必算字之譌史記鄭當時傳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云算竹器也算與匴同說文匴淥米籔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名本算字誤分爲兩字遂不可識矣予又嘗采輯應氏逸文一冊學士見而喜之爲刊入羣書拾補中頃歲讀馬總意林僧元應一切經音義等書續有所得惜學士已逝不及增入矣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七卷前有序一篇不題姓名當是唐人手筆後有淳熙七年二月沈揆跋又有攷證一卷後列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銑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又有監刊同校諸人銜皆以左爲上蓋台州公庫本也淳熙中高宗尙在德壽宮故卷中構字皆注太上御名而闕其文前序後有墨長記云廉臺田家印宋時未有廉訪司元制乃有之意者元人取淳熙本印行閒有修改之葉則于宋諱不避矣

容齋隨筆

洪氏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卷首皆有自序唯五筆僅十卷而無序蓋猶未成之本也隨筆初刻於婺州至嘉定壬申從孫伋由贛州守擢江西提刑合五筆刻之章貢有何異及邱檣前後兩序又十年伋守建寧再刻于郡

齋伋自爲跋稱從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則嘉定十六年八月也最後有紹定改元臨川周謹跋稱贛本漫不可辨以建本參攷鋟梓則第三刻矣今世所傳者明季吾邑馬元調刻本唯存何異一序餘皆削之此明宏治八年活字印本板心有會通館活字銅板印兩行八字前有錫山華煜序正文皆作夾注不依元刻不如馬本之精而序跋俱完好勝于馬本

揮麈錄

王明清揮麈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世所傳者常熟毛氏津逮祕書本予嘗見宋刻殘本僅後錄首兩卷及第三錄三卷耳卷首題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明清姓名又有慶元元年實錄院移泰州牒二道並云訪聞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揮麈前後錄而不及第三錄者據明清自述前錄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日作後錄紹熙癸丑官都下作第三錄慶元改元吳陵官舍作吳陵卽泰州也甫經脫稿尚未流傳都下故公牒未之及耳前錄言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計其生年當在建炎元年丁未至慶元乙卯倅泰州年已六十九矣朝請大夫蓋其所終之官享年若干則無從攷也仲言習于掌故所記載有裨正史者甚多予嘗采宋次道及仲言所述謚彙爲一編淳熙以後則取正史參以它書補之較之王圻謚法考所得多矣說文無摠字總管總領之總皆當从系旁前史多作摠或作惣此隸體之譌變治平改都部署爲都總管其文从糸不从手是爲復古仲言轉以稽考不審訾之此以不狂爲狂也

履齋示兒編

履齋示兒編廿三卷宋廬陵孫奕季昭撰顧千里云嘗見影宋鈔本首題廬陵禮津孫奕季昭有開禧元祀九月上澣自序宋史無傳不得其出處本末予嘗見蘇州府學石刻陳襄經筵薦士章疏稱尚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奕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乎朋友所至以善政聞考襄薦士疏在熙寧十年與開禧遠不相及蓋別是一人非季昭也頃又見婺州題名有孫奕嘉祐五年四月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在任改虞部郎中嘉祐與熙寧相去不遠未審卽襄所薦否

史繩祖學齋佔畢

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卷前有自序題淳祐庚戌吉月眉山史繩祖慶長書於梓潼極堂後有景定壬戌冬至鄱陽郭囦跋繩祖之大父武陽府君字子堅精於篆隸嘗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其書今不傳所載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卽武梁祠石象也頃錢唐黃小松郡丞於嘉祥縣之紫雲山搜得之而繩祖謂此碑在資州宅博雅堂下側棡又嘗運寘之明新二字緣內鑴脫是蜀中又有翻刻本亦異聞也史氏以梁高行至抱且爲第一碑伏羲至夔於其頭爲第二碑使者長婦兒至錄功曹爲第三碑

石刻鋪敘

石刻鋪敘二卷廬陵曾宏父所作首列紹興御書石經次益部石經次鐘鼎彝器款識帖祕閣前帖卽淳化帖絳帖長沙廬陵清江武岡諸帖元祐祕閣前帖汝帖武陵帖淳熙祕閣前帖續帖羣玉堂帖而終以鳳墅前帖續帖畫帖續帖鳳墅者宏父所居故自題鳳墅逸客云前帖二十冊畫帖二冊續帖二十冊皆宏父裒集宋朝名人真蹟刻寘廬陵鳳山別墅者宏父之父三復字無玷官至刑部侍郎宋史有傳而不見宏父名此書又不載于藝文志唯秀水朱錫鬯曝書亭題跋有之而誤仞宏父爲南豐曾惇之字不知其歲月不相應也宋時江西有三曾皆衣冠之族樓大防送無玷寺丞知池州詩云我朝衣冠盛名家數三曾南豐暨贛川後起參溫陵還來螺川族駸駸皆聲纓南豐之曾顯於東都至子固兄弟名益盛子宣遂至宰相贛川之曾則茶山與其兄開皆南渡侍從廬陵之曾則三復三聘宋史皆有傳所謂螺川族也溫陵謂公亮宋時曾氏宰相自公亮始故樓詩牽連及之公亮閩人非江西人也竹垞所舉名惇字宏父者王明清之外祖揮麈錄屢見其名實子宣之孫仕紹興朝而此宏父著書在理宗淳祐之世相距百餘年其非一人無疑

癸辛雜識

周公謹癸辛雜識今世流傳有二本一爲商氏稗海所刻闕落非足本一爲毛

氏汲古閣本前集後集各一卷續集別集各二卷最爲完善而魯魚亥豕之譌難以枚舉其最可笑者別集上卷兀朮石𤧚修四朝國史其贊史浩略云云兀朮石𤧚四字乃尤木石𤧚之譌尤𤧚理宗朝史官木石蓋其號別集載蔡杭事此西山之孫九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蔡抗予曾見石刻題名乃是杭字難識固誤宋史亦未可據公謹自言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壬辰歲予實生于郡齋則宋亡之歲公謹僅四十有五而書中載大德改元事其年歲在丁酉是六十六歲尙無恙也戴表元序齊東野語述公謹之言云我家中丞自齊遷吳及今四世又云大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以湖州府志考之章文莊者良能也中丞名秘公謹之曾祖至所謂大父侍郎者志亦未之及也

夢粱錄

夢粱錄二十卷錢塘吳自牧撰有自序後題甲戌歲中秋日蓋元順帝元統二年[illegible][illegible]前六十年則爲宋咸淳十年宋祚未亡不當有滄桑之感矣自牧事迹無可[illegible]但其人旣目覩臨安繁華之盛而書成於元順帝之初則必隱遁而享高壽者矣

輟耕錄

元人說部莫善于南邨輟耕錄然亦有傳聞失眞者如第一卷載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曰此卽是已帝遂以物標識之乃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𢑱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帝因謂曰汝能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此楊太史瑀所云也予謂世祖取江南初未親在行閒其時河南久入版圖何至濟軍無舟時勢絕不相應此必太宗壬辰春由河淸縣白坡渡河事而誤以爲世祖也金史烏林荅胡土傳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淸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擣汴是後縣廢爲鎮宜令衛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

湧幢小品

朱國禎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好談掌故品題人物不爲刻深之論蓋明季說部之佳者至于援引古書多有差譔如張彪稱其妻爲鄉里見南史而誤以爲楊彪王文公父名益而誤以爲蓋止禱莫如自修魏司空王昶語見三國志而誤以爲文中子宋置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寶謨閣藏光宗御集見宋史職官志而誤仞寶謨爲神宗閣名元進士分左右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左漢人南人爲右今元統癸酉至正辛卯兩科題名具在左右榜各分三甲犂然不紊乃謂漢人不得居榜首以第二爲狀元則紕繆之甚矣彼特見元本紀及選舉志例書廷試進士賜某某等及第出身有差漢人必在第二故掤爲此說而不悟其爲史家省文且左右榜之分選舉志有明文朱亦未能細檢也

日知錄

顧氏日知錄辨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謂隨會不與文公同時考左氏傳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卽隨會也正是晉文公時通鑑載李景伯迴波詞云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飲已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本是六言絕句考孟啓本事詩載沈佺期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又載優人詞云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俱以迴波爾時四字開端與景伯詞同蓋迴波之體如此大唐新語載景伯詩作迴波詞持酒巵當是傳寫之誤顧氏轉引以爲據且謂其體首二句三言下三句六言翻疑通鑑有誤豈其然乎

謝肇淛云宋眞宗名恆而朱子於書中恆字獨不諱顧氏引以爲祧廟不諱之證謂當寧宗之世眞宗已祧此亦非是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見於趙順孫四書纂疏及吳革所刊易本義班班可考謝在杭未見眞宋本故有此言豈可依據考宋寧宗之世太廟自太祖至光宗九世十二室未嘗祧眞廟顧氏偶未審爾

池北偶談

王阮亭池北偶談謂東坡詩司馬相如如作上聲考東坡和陶雜詩尻蝨正相

書迺比蘭相如如讀去聲與去慮住爲韻非讀司馬相如爲上聲也

天祿識餘

天祿識餘僧事平湖高士奇所撰有一條云周禮漏下三刻爲商商音滴按儀禮士昏禮注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既以商量爲義則讀如參商之商明矣商商二字形聲俱別豈可讀三商爲漏滴之滴且其文出儀禮鄭注乃誤作周禮又妄改爲漏下三刻是幷周禮亦未嘗讀也邵長蘅古今韻略十二錫部商字下亦引日入三商爲昏其誤與高氏同兩君皆有文名而不讀書故涉筆便誤

洗寃錄

洗寃集錄五卷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前有淳祐丁未嘉平節前二日自序蓋宋槧本却有聖朝頒降新例數葉列于首卷之前皆至元大德延祐閒文移則元人增入也慈不知何郡人其書不載于宋史藝文志而至今官司檢驗奉爲金科玉律但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耳輟耕錄記勘釘事以爲刱聞然此錄已先有之矣

證類本艸

此書有兩本其一題云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目錄一卷前有大觀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句學事艾晟序序後有一方記云大德壬寅孟春宗文刊行後題春穀王秋捐貲命男大猷大成仝校錄殆明人翻元刻也其一題云經史證類政和本草前載政和六年康州防禦使入內醫官曹孝忠序云蜀人唐慎微因本草書經衍以證類臣親奉玉音謂此書實可垂濟乃詔節使臣楊戩總工刊寫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謹奉明詔刪繁緝紊務底厥理凡六十餘言請目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是書初刊于杭州漕司艾晟序謂慎微不知何許人其云大觀本草者因校刊之年題之也其後曹孝忠被旨校刊乃系以政和之名若慎微著書實在元祐之世不特非政和亦非大觀也其書本名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大觀政和皆後來所題而政和之名出于朝旨則當以政和爲正然南宋人多稱大觀本草者政和新修之本經汴京淪喪不及流播東南陳直齋所收亦祇浙漕司本故未暇訂正耳今所傳政和本乃元初平陽張存惠重刻增入寇宗奭本草衍義亦非孝忠之舊題記云泰和甲子下己酉冬實元定宗后稱制之年距金亡已十有六載矣而存惠猶以泰和甲子下紀之隱寓不忘故國之思或以爲金泰和刻則誤矣

星經

今世俗所傳甘石星經不知何人僞撰大約采晉隋二志成之續漢書天文志注引星經五六百言今本皆無之是劉昭所見之星經久失其傳矣

丹元子步天歌

丹元子步天歌不著撰人姓名相傳以爲唐王希明所撰鄭樵獨非之以爲丹元子隋之隱者與希明各是一人然歌詞淺陋不似隋人文字隋書經籍志亦無此書其非隋人明矣古天文家未有以太微天市配紫宮爲三垣者太史公書太微屬南宮天市屬東宮晉隋二志則分中外官與二十八宿爲三列而太微天市雜敘于中官之次使丹元果隋人則唐初李淳風修隋志何不一述三垣之說乎漁仲好異而無識欲取俚鄙之歌駕乎前志之上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也

數學九章

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曰大衍曰天時曰田域曰測望曰賦役曰錢穀曰營建曰軍旅曰市易蓋自出新意不循古九章之舊有淳祐七年九月自序考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爲詳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卽此書而異其名耳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曆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書繼人志嘗爲黄宗之校讐肎從吾游小試丹鉛之點勘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黄本書籍九韶豈其苗裔耶李梅亭嘗爲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任何縣尉則無可考矣嘉熙以後蜀土陷沒寄居東南故得與直齋往還也予又考景定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九韶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

其一制幕題名寶祐閒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癸辛雜識稱九韶秦鳳閒人與吳履齋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罷歸晚竄梅州以卒合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可見矣

測圓海鏡細草

元欒城李冶仁卿測圓海鏡十二卷設問百有四十有問有答有法有草皆用立天元一布算自序謂得洞淵九容之說而衍之今洞淵書久失傳不知何人所作矣書成于戊申九月其時蒙古未有年號洎至元二十四年其子克修刊刻王德淵撰後序云先生病且革語其子吾平生著述可盡燔去獨此書雖小數吾嘗致力後世必有知者其矜重如此郭守敬撰授時術求周天弧度立天元一爲半徑卽李氏法也明儒無通算術者長興顧應祥得其書謂立天元無下手處別用句股帶縱求之而盡削其細草此鄭人之買櫝還珠也

革象新書

趙緣督先生革象新書元槧本門人三衢章濬纂輯不分卷每葉廿六行行廿四字明初義烏王禕有刪本其篇目前後與此互異王序謂其書有推步立成諸篇皆載占驗之術今檢此本初無之豈王所見別有一本耶邵康節元會運世之數後儒尊信莫敢有異議者獨緣督譏其不可準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不特七政無揔會之事抑且散亂無倫此眞通人之論非精于推步者不能知非習有定見者不能言也

寶祐會天曆

宋寶祐會天曆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於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爲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覯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爲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嗜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爲何語矣崑山徐相國家宋槧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閒希有之物其書玄鳥爲乩鳥姤爲遘恒爲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爲禾乃登之譌

三曆撮要

吳門黃氏有宋槧三曆撮要凡五十七葉不題撰人姓名又無刊印年月而紙墨極精考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一卷又一本名擇日撮要曆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云其尊人尙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卽是書也其書每月注天德月德月合月空所在次列嫁娶求婚送禮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動土入宅安葬掛服除服詞訟開店庫造酒麴醬醋市買安床裁衣入學祈禱耕種吉日凡廿二條蓋司天監用以注朔日者其所引有萬通曆百忌曆萬年具注曆萬年集聖曆會要曆會同曆廣聖曆大率皆選擇家言也鄭樵藝文略有太史百忌曆圖一卷太史百忌一卷廣濟陰陽百忌曆一卷呂才撰廣聖曆一卷晉苗銳集萬年曆十七卷楊惟德撰集聖曆四卷楊可撰今皆不傳此書又引劉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倪和父諸人說蓋皆術數之士今無有舉其姓名者矣

太乙統宗寶鑑

太乙統宗寶鑑二十卷前有大德癸卯曉山老人序其求太乙積年術曰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五千零四十八分二十五秒予嘗詢之元和李尙之尙之曰宋同州王湜易學曰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五六分之閒者終於五分五代王朴欽天曆是也以七千二百爲日法終於六分者近年萬分曆是也以一萬分爲日法終於五六分之閒者景祐曆法載於太一遁甲中者是也以一萬五百分爲日法者此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爲一率歲實爲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爲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卽授時之歲實也其氣朔二策竟用授時數則仍以一萬爲日法不以一萬五百爲日法所謂欲蓋彌彰者也王肯堂筆麈載此書上元甲子距元大德七年癸卯歲積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一十九年予所見本積年至明正德十二年蓋後人增改非復大德舊

本矣

梅花喜神譜

宋伯仁梅花譜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及載唯錢遵王述古堂書目曾列其目今吳中黃氏有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爲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欲開八枝大開十四枝下卷爛熳十八枝欲謝十六枝就實六枝凡百圖每圖各有標目各綴五言一絕句題云喜神者宋時俗語以畫像爲喜神也前有伯仁自序後有向士璧葉紹翁序跋蓋初刻于嘉熙戊戌此則景定辛酉金華雙桂堂重鋟本也伯仁字器之湖州人自號雪巖耕田夫詩載江湖小集昔侍沈歸愚尚書每言爛熳之熳不當从火旁古人只用漫孜字書實無熳字疑始於明代今見南宋鋟本已作爛熳乃知此字沿譌有自要不得以是藉口致貽通人之誚也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議對篇春秋釋宋會桓務議二句注家皆未詳惠學士士奇云案文當云會傳預議公羊經傳二十一年釋宋公傳云孰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預與與同轉寫譌爲務耳

文選注

潘岳閑居賦注引安革猛詩祁祁我徒予向疑安革猛不知何人詢之海寧陳仲魚鱣乃知革猛爲韋孟之譌安乃衍字也檢漢書韋賢傳果如仲魚言

甘泉賦注引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賦注引新論云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二注不同當以後注爲正蓋子雲因作賦而病未嘗因病而卒也前注明日遂卒卒字殆傳寫之譌不特非新論本文幷非李善注之舊也何義門謂新論出于妄人附益者蓋未檢文賦注之故或据此注謂子雲卒于成帝之世未嘗仕莽何異癡人說夢邪

文選元槧本

文選李善注元槧本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稱伯顏字曰正卿而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于朝僕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寧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矣

宋名賢五百家播芳文粹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衡山精舍葉棻子實編富學堂魏齊賢仲賢校正每卷或析爲上下或上中下以前所列目計之實不止五百人舉其大數耳竹垞所見崑山徐氏宋槧本稱二百卷今吳興劉氏藏本祇百卷豈竹垞併所析之卷計之耶四庫全書云今鈔本一百十卷亦不甚合

陸宣公集

陸宣公集廿二卷制誥十奏草六中書奏議六前有權德輿序後載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等劄子其書遇構字小書太上御名慎字小書御名若先代諱但缺筆而已蓋乾道淳熙閒槧本錢遵王所見大字本即此也權序所述三項名目與此刻同惟奏草中書奏議皆作七卷疑轉寫譌六爲七耳唐書藝文志所載翰苑集十卷即制誥其云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即奏草與中書奏議驗其目錄無不脗合若晁氏所載奏議十二卷則元祐經進之本止取後十二卷不及制誥也權序雖標翰苑之名而中書奏議實非翰苑之作則此題宣公集者爲得之權公序文絕不云翰苑集殆刊書者錄權序於翰苑集之首後來併爲一集沿此名而不悟其非故略爲辨正之此書向爲徐氏傳是樓物頃歲鮑以文得之以贈嚴久能今久能又以遺子子孫其善守之

韋蘇州集

韋蘇州集十卷前有嘉祐元年王欽臣序後附沈作喆所撰補傳最後有拾遺三葉其目云熙寧丙辰校本添四首紹興壬子校本添三首乾道辛卯校本添一首驗其款式當即是乾道槧本而於宋諱初不回避蓋經元人修改失其真

矣劉禹錫大和六年除蘇州刺史有舉韋應物自代狀與左司同姓名而實非一人作誌作傳聯合為一篇終雖有疑詞然失史家矜慎之義矣

臨川集

陳少章書臨川集後云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中知撫州詹大和校刊黃次山為序序言此集向流布閩浙詹子自言所校悉仍其故先後失次譌舛尚多今按集中七十六卷謝張學士書即七十八卷與孟逸祕校手書之五文重出而題互異又九十九卷金太君徐氏墓誌自夫人天性篤於孝謹上凡脫一百七十六字後卷又有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一篇具載全文則先後失次譌舛尚多誠如詹守之言宅若第九卷酬叔孫通詩載宋景文集卅卷春江詩乃方子通作酬叔孫通詩吳曾漫錄已辨之蔡絛西清詩話謂春殘密葉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詩金陵獨酌寄劉原甫皆王君玉詩臨津豔豔花千樹云云皆王平甫詩七十卷相鶴經一條本浮邱舊文皆荆公偶書實方冊閒而亦誤編入集此見於困學紀聞中吳紀聞廣川書跋者也據葉少蘊詩話荆公集乃宣和中薛肇明奉敕編成肇明名昂見公詩則其人素出入門下宜所編皆精審不應有如上所疏諸條之失或肇明所編別是一本與閩浙刊布者異耶馬氏經籍攷載臨川集百卅卷與此本卷數不同則當時有二本明矣大昕案少章所舉詹本之失信矣薛肇明即薛昂徽宗時以迎合蔡京執政此小人而無學者雖出入介甫門下其編次庸有當乎

查氏注蘇詩

查慎行注東坡和陳述古拒霜花詩引古靈先生行狀公名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按古靈福州侯官人而堯佐閬州閬中人堯佐子名述古而古靈字述古兩人並非同族豈可溷而為一若非行狀差舛則查所引誤矣

潏水集

嘉慶壬戌重陽後三日訪佺山大令於雄城官署借宿東齋於架上得此集披閱再三歎其學有本原非蹈空逞辯者可比而宋史不為立傳其事迹遂無可攷今據集中可見者略言之蓋以元豐二年登進士歸里五年攝夏陽令又嘗為耀州教授元祐紹聖間官於潞州元符二年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崇寧初累遷直祕閣熙河轉運使三年改知鄭州又改陳州四年移冀州其秋除河東轉運副使其後嘗為刑部郎官奉祠又嘗知夔州再任提點雲臺觀終于集賢殿修撰其撰范恭人墓誌云熙寧二年予生十八計其生年當在壬辰而集中又有賀皇太子登寶位表則靖康丙午歲履中尚無恙其壽已七十有五不知終于何年也履中家於長安而自題趙郡蓋舉郡望而言又或自題東蒙則未詳其故矣

野處類藁

洪文敏野處類藁二卷吳門徐淡如鈔以見贈頃見戈小蓮家藏本前有自序一篇因鈔于簡端序稱甲戌之春家居臥病甲戌者紹興二十四年也然細讀此集似不出文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普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炸當謂泗州大聖塔也公生于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即早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元聲如愚起莘三兄及懷舍弟逵年時歸婺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矣

鶴山大全集

鶴山先生大全集宋槧本黃孝廉蕘圃所藏有吳淵序吳潛後序又有跋一篇末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其下殘闕姓名不可攷矣細繹其文蓋亦蜀人登寶慶元年進士書通判靖州者此集先有姑蘇溫溪兩刻本皆止百卷至是始合周禮折衷師友雅言并宅文增入為百有十卷故有大全集之稱所鍼闕失十有二卷即存者亦不無魯魚亥豕之譌又有合兩卷聯為一卷者然世閒恐無第二本矣

師友雅言第三卷有一條云自成都僉判主文眉山鶴山年二十四攷文靖生於淳熙戊戌嘉定元年登第年三十一次年除成都僉判其主文眉州年三十四非二十四也

陵陽先生文集

牟巘陵陽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次子應復所編蓋非生前手定之本應復跋稱

恭心哀輯十未及一卽所知如閻平章先世塋銘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皆未得本則其散失多矣予家有趙子昂書松江寶雲寺記亦獻之作今不載集中此可補應復之闕者也跋稱至元丙子卽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是獻之卒於元至大四年辛亥當生于宋寶慶三年丁亥矣

石田集

石田先生文集十五卷元槧本凡詩賦五卷文十卷俱完好集中有寄猺子山詩卽元史之巎巎本康里氏子山其字也巎與猱同乃高切猱猺音亦相似譯語無定字耳監本巎誤作夔乃傳寫之譌證以石田集益信

金華黃先生集

予初見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嘉靖辛卯仙居張儉所刻以意刪削春風亭筆記本別為一編雜入文集次第紊亂尤為可憎頃在吳門聞黃蕘圃收得元槧本假讀之雖不標日損齋之名而合前後集數之與行狀卷數恰合蓋文獻手定本以齋名為集名厥後門弟子校刊改題金華黃先生以示尊崇之意非有兩本也

偶桓江雨軒稿

江雨軒稿八卷自題義易偶桓武孟按太倉志偶桓字武孟少嘗接識楊維楨倪瓚瓚亟稱之洪武二十四年應秀才舉為崇安從事擢廣西桂林河泊大使終荊門州吏目致仕歸過淮南故人蔣文用卽館入京僑居建安坊下放情觴詠久之乃還卒年八十二家桃源涇築江雨軒每自題曉牛又號海翁志所云桃源涇者卽茜涇也明初茜涇尙屬崑山縣故黃容敘其集稱為崑山偶武孟也其辛卯立春日試筆詩云野老行年七十三是武孟生于元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其卒當在明永樂十八年庚子矣武孟有自題桃花書屋詩卷詩云野翁家住桃源曲手種桃花結書屋太平老作葛天民自喜無榮亦無辱又有元夕寓興寄茜上諸友詩予所藏乃葉文莊菉竹堂鈔本前有巡撫宣府關防印

曝書亭集

朱竹垞博極羣書題跋皆不苟下筆百餘年來人無閒言然涉獵既多未免千慮一失如石刻鋪敘本廬陵曾宏父撰與南豐曾惇字宏父者絕不相涉而誤以為一人曩歲李南澗刊此書予始為攷正今四庫全書目卽采予說也其跋宋本晞范子脈訣集解云咸淳二年臨川李駉子野撰自號晞范子其書引證周洽當時板行必多傳習者而宋藝文志不載何歟其跋濟生拔萃方具列元時醫家則李希范居其一攷咸淳二年丙寅距德祐丙子宋亡僅十載耳希范與晞范子明是一人而朱別而為二不加訂正亦所謂明察秋毫不見目睫者矣

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一冊予友汪炤少山游浙東從范氏天一閣鈔得之其書有目而無敘釋每書之下多注闕字陳直齋所見蓋卽此本題云紹興改定今不復見題字或後人傳鈔去之耳朱錫鬯跋是書謂因鄭漁仲之言紹興中從而去其注釋今攷續宋會要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權發遣盱眙軍向子堅言乞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付諸州軍照應搜訪是今所傳者卽紹興中頒下諸州軍搜訪之本有目無釋取其便於尋檢耳豈因漁仲之言而有意刪之哉且漁仲以薦入官在紹興之末未登館閣旋卽物故名位卑下未能傾動一時若紹興十二年漁仲一閩中布衣耳誰復傳其言者朱氏一時揣度未及研究歲月聊為辨正以解後來之惑

郡齋讀書志

鼂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袁州本僅四卷淳祐庚戌番陽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藏書續之謂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績所編淳祐己酉南充游鈞知衢州所刊兩書卷數不同所收書則衢本幾倍之其後希弁得衢本參校為後志二卷以補其闕其與希弁同者不復重列蓋已非完書矣馬氏經籍攷所引晁說皆據衢本不用袁本是當時兩本並行而優劣自判今世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壻瞿生中溶購得鈔白衢本惜無好事者刊行之

趙希弁讀書附志

趙希弁讀書附志不載於宋史藝文志攷宗室世系表燕王德昭子魏王惟正惟正子馮翊侯從讜從讜子馮翊侯世澤世澤子正議大夫令詭令詭子右奉議郎子孟子孟子伯峑伯峑子師向師向子希弁希弁實太祖九世孫此書稱生父師回紹定戊子爲衡山令則是本師回子而爲世父後者也其自署銜云江西漕貢進士祕書省校勘書籍殆家於江西者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宋史無傳癸辛雜識別集載徐元杰暴亡或以爲史嵩之毒之而死其婁申省乞朝廷與之伸冤侍御史鄭寀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寀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是振孫於淳祐四年官國子司業也厲鶚宋詩紀事稱端平中仕爲浙西提舉改知嘉興府攷會稽續志浙東提舉題名有陳振孫端平三年二月初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權八月正除十月二十六日到任嘉熙元年五月改知嘉興府是振孫由浙東提舉改知嘉興府非浙西也今四庫全書總目又引癸辛雜識莆田陽氏子婦一條稱陳伯玉振孫時以倅攝郡又陳周士一條稱周士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謂振孫始仕州郡終官侍郎不止浙西提舉予檢汲古閣毛氏所刊癸辛雜識無此兩條不知總目所據何本也此書有隨齋批注不著姓名攷元時有楊益字友直洛陽人官至撫州路總管所著有隨齋詩集或卽其人乎

菉竹堂書目

菉竹堂書目者明崑山葉文莊公所藏書也今所傳者其五世孫恭煥所錄云得之周玉庵家以文莊自序證之殊不合序稱書目六卷敘列本鄱陽馬氏其不同者首聖制而終以葉氏書爲後錄此目不分卷第自聖制而下初不依馬氏之次亦不載葉氏書則非文莊手定之本也據其六世孫國華跋云嘗見文莊手筆艸稿前載此序而卷分爲六先聖制終葉氏書每部冊若干每冊卷若干今此目有冊數無卷數蓋文莊本意欲依文獻通攷之例每書記其卷數而以葉氏書爲後錄既未克成而序幸傳文集中今所傳之目則平時簿錄所藏書籍分門類將有事於刊正而未定之本也文莊既沒好事者從其家得此稿傳之故與序不相應而國華謂此目依鄱陽馬氏者尤爲失攷矣吳自牧夢粱錄一見子雜一見通志以王氏困學紀聞入文集類以金石錄夷堅志書錄解題入類書類其一書而本類中兩三見者不可勝數

元藝文志

予補撰元藝文志所見元明諸家文集志乘小說無慮數百種而於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倪氏補金元藝文陸氏續經籍攷朱氏經義考采獲頗多其中亦多譌踳不可據者略舉數事以例其餘非敢指前人之瑕疵或者別裁苦心偶有一得耳

郝經玉衡貞觀黃倪兩家俱入故事類此書有自序見陵川集山西通志列于天文類今從之

祝君澤古賦辨體十卷錢遵王以爲宋人按祝堯字君澤延祐五年進士官無錫州同知其爲元人無疑

王圻續文獻通攷以石一鼇五言總論入集類攷黃文獻公集有石先生墓表云晚而覃思于易著互言總論十卷朱錫鬯亦收入經義攷易類王誤互爲五非也

鄭起潛聲律關鍵八卷黃倪俱以爲元人按起潛南宋人淳祐中直學士院不當在元人之列

倪氏多以宋賢誤列元人如計有功仕于紹興朝其所撰唐詩紀事刻於嘉定中今汲古閣重刊本前載舊序甚明趙順孫宋季執政未仕元而卒黃溍集有格齋先生阡表稱卒於至元十三年實宋少主德祐二年卽宋亡之歲晉卿元臣不敢用宋紀年耳倪氏俱以爲元人誤矣王厚之宋孝宗時人葉隆禮宋理宗時人倪皆誤仞爲元人

倪志醫方類有竇默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又有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十二卷漢卿卽默字倪不攷而兩收之或以漢卿爲宋人亦誤

王元杰春秋讞義十二卷前有千文傳序元杰吳江人與文傳同郡黃氏於春秋類別有千文傳春秋讞義十二卷顯係重出蘇州府志藝文亦承黃氏之誤

胡天游傲軒吟稿天游本貫岳州之平江而蘇州府志藝文門亦收之此以地名偶同而誤者也

俞遠學詩管見一卷江南通志一入經部一入小說部此書今已失傳姑列之文史當攷朱氏經義攷亦云未見

程魚門寔藏程復心孔子論語年譜孟子年譜各一卷不見於前人著錄或是好事僞託今不收

來鶴亭詩旣白軒稿竹洲歸田稿皆呂誠作今蘇州府志誤以爲吳甯

胡方平易學啓蒙通釋二卷前載淳熙十三年序乃朱文公啓蒙之序也經義攷誤仍爲方平自序而載之則方平爲淳熙中人矣攷元史儒學傳饒州沈貴寶受易于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于黃幹而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則方平爲考亭三傳弟子

焦竑志以移剌楚材與耶律楚材爲二人周權與周衡亦爲二人揭傒斯與揭曼碩亦重出

倪志之重出者如滕賓萬邦一覽集見史鈔類又見地理類而張宗說紀古滇說集一卷見霸史類張宗道紀古滇說集一卷又見地理類其人實名道宗不特非宗說亦非宗道也李延興字繼本亦分爲二人呂誠一名肅亦誤分爲二

錢遵王敏求記有天文主管釋義以爲李泰所著未審泰何時人今據鄭明德僑吳集定爲岳熙載撰遵王所見或別是一書

焦黃皆以趙孟堅入元人蓋傳聞子固有譏松雪事而不知非其真也子固實卒於宋世與元代無涉今不取

倪志小學類有程端蒙大爾雅按端蒙與朱文公同時不當在元人之列又易類有林光世水村易鏡一卷春秋類有章樵補春秋繁露編年類有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光世樵時舉俱宋人

黃倪二目於醫類載聖濟總錄二百卷此宋政和中太醫局所修書也元大德四年嘗命集賢學士焦惠等校刊遂誤仍爲元人撰今不取

朱氏經義攷有何夢中等周禮義一卷引王圻說謂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夢知政事夢然所作按三舍法行于宋世元時未之有也夢然夢知政事在宋景定二年亦非元所授官此王氏續通攷之誤竹垞未及辨正耳宋以周禮試士此必弟兄科舉之文不當溷入經義也

黃氏倪氏史類有尹起莘綱目發明五十卷按趙希弁讀書附志載此書云建康布衣尹起莘所著別之傑帥金陵進其書于朝魏了翁爲之序則非元人矣趙志云建康布衣而黃以爲遂安人當攷

倪志有孔元祚孔氏續錄五冊注云孔子五十一代孫予嘗見元初刻本名孔庭廣記十二卷乃孔子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元措所撰蓋卽是書改措爲祚音之譌耳其書實五冊王鶚汝南遺事雜史也而倪志列于地理

曾堅詩疑大鳴集黃目列于明人云吳江人仕元爲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出降仍原官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此大謬也按四朝詩堅字子白臨川人至正甲午進士官至翰林直學士元以經疑取士此云詩疑大鳴者當是科舉所用黃以吳江同姓名者當之失之遠矣

朱氏經義攷禮類有龔起喪禮會記又有喪禮會經蓋一書而重出也據虞伯生序當作記今刪其一

黃倪二家制舉類有陳悅道書義斷法六卷按其書首帙自題鄒次陳悅道鄒其姓次陳其名悅道則其字也次陳宜黃人其字悅道見於吳草廬集證據分明今乃以陳爲姓悅道爲名豈其然乎次陳一字周弼有史抄十卷見倪志史鈔類又有遺安集十八卷見草廬序

尤侗撰明史藝文志稿收朱公遷史伯璿程端禮王惲楊允孚王楨張養浩李冶范梈周伯琦陸輔之李存吳海皆以爲明人潘昂霄河源志誤作潘昂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四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五

錢大昕學

商己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云己孫丁其器文云孫己丁孜薛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器有己孫敦上爲己孫下爲孫己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己丁敦蓋曰孫己丁器曰己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己孫下孫己正與曾氏己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己丁敦銘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文互易竊意薛氏所載二敦本即一器曾所摹偶失丁字而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譌歟薛氏謂商之君有以己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己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則丁爲祭日無疑己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雎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雎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雎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孜晉書王祥封雎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倧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駝鈕文曰晉率善倧伯長訪諸摹印家莫知倧爲何義昨訪予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倧必南蠻部族之稱孜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倧錢贖之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倧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是貨何必更言倧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賨錢口四十則賨與倧皆蠻部落之號徵賨錢以代租賦徵倧錢以贖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倧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益明白矣

唐東都尚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蘊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刻甫成而歿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一口重五百觔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今皇帝龍圖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縣三乘寺其文云維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觔於乾亨寺永充供養四面列名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孜乾和爲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鋹嗣之改元大寶即戊午歲也自戊午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爲周世宗顯德五年薛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也辛酉歲爲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陽鎮酒稅務記大觀三年二月少府監鑄孜宋史百官志少府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爲少府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鎮宋時州縣酒稅務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鎮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也其一曰提控所棻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却未有以提控所爲專署者棻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寧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紐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禁軍之一志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足出不合六書正體予婿瞿鏡濤以宋志孜之

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補舊止三指揮至熙寧中始增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蓋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五都也宋軍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都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歟

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旁差官印四字背文無年月但云宣差襄陽唐鄧軍稞稅所成造左側有土字號三字案宋官名有宣差無宣差金元皆有宣差但金印當有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寧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文（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下刻從人牌子四字二行予審定以爲金時物金之奉御皆世家子弟爲之出入禁省號爲近侍此牌則奉御之從人所帶僅得入第壹重門而已金史百官志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幷行從宿衛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伯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闊端太子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史家濶略無它文可證矣食貨志闊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常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爲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一部下方列鎮江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世安鎮江路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攷鎮江府志題名失書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漢人不當爲達魯花赤也

豹字牌

瞿子鏡濬於元鈔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捌伯肆拾柒號凡八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予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蓋正德閒叛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寧吳騫槎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並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皞之虛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傳耳

析里橋郙閣頌

析里橋郙閣頌洪氏婁氏俱言碑在興州卽今漢中府之略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棐集古錄目以爲仇紼書紼字子長墨丁人趙崡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特以字體與夏承碑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漯從朝陽之平燥漯當作濕燥當作燥醳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嶃為潮以醳為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醳之為釋以司隸楊孟文及郙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嶃漯無嶃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嶃非嶃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為嶃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嶃與平對漯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下句從朝陽之平燥從亦誤字石本作從

郃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即庶祖母𡰪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胊忍縣師古音胊為劬而廣韻謂漢胊䏰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胊䏰蟲音蠢閏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胊䏰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胊忍令字畫分明胊䏰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運震金石圖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漢人予謂是諸樓僞作蓋昭烈父子建號成都稱漢不稱蜀即李氏據蜀前稱成後稱漢亦未以蜀為國號唯唐末王建孟知祥始自稱蜀耳此闕既不似唐以後款式何得有蜀之名乎作僞心勞自露破綻不必論書法之工拙也

楊紹買地券

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為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為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垻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頃歲山陰童二如游洛陽得石刻一方其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丘東極闞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證四時為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莂民有私約如律即律字令蓋晉時所刻乃知人家營葬向土公買地其說相承已久不始於唐世惜乎遺山草窗兩公未得此異聞也

馮本紀孝碑

高陵縣有唐馮府君碑題云大唐故亳州錄事參軍上騎都尉馮府君紀孝之碑正議大夫□□□書少□□□朝隱撰嗣子銀青光祿大夫留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敦直書府君諱本字□□長樂信都人也以咸亨四年卒先天元年樹碑碑已中斷損五十餘字顧氏金石文字記前載亳州錄事參軍殘碑後載馮本殘碑分系于咸亨先天之世蓋得兩段拓本而不悟其為一石也唐書文藝傳有閻朝隱先天中為秘書少監此碑結銜有書少二字可辨秘字亦存其半知為閻朝隱撰矣

茹守福墓誌

茹姓始見于南北朝不知其族所出今紹興多茹氏予同年三檇郡丞名敦和績學能古文予嘗問其族氏答云未詳恐即如之別體魏有如淳注漢書而未有宅證也頃見唐人墓誌題云大唐故朝散大夫宮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誌文稱君諱守福京兆人也蓋周之遺苗鄭之遠裔也昔六國分時茹姬為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為韓王之相乃信茹如果一字碑立于開元十一年唐人多明譜學良足徵信惜乎三檇已逝未得相與論定也左氏傳鄭有公子班字子如見成十年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為氏故知如姓出於鄭廣韻如姓但舉馮翊如淳而不云出自姬姓茹字下但舉虜複姓普陋茹不及漢姓斯為闕漏矣守福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誌云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蓋用絳縣紀年之法其壽當不盈五十也

北嶽神廟碑

崔鏶書北嶽神廟碑金石文字記不得其年月乾隆庚戌秋予游曲陽謁嶽廟摩挲碑陰後題大唐□□□三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蓋開元廿三年也又王知新書修北嶽廟碑金石文字記亦無年月此碑上截已斷題額無存而末行歲在丙子十月癸亥朔數字尚可辨其時唐亡已十年矣王處直為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為脣齒當仍稱天祐十三年矣𡨥林嘗親到碑

所自言倉卒求榻不得止就下方讀之宜不及細審也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李秀碑世所傳者唯順天府學文信國祠斷石二片孫承澤言萬曆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閒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文信國祠中石即少京兆署之二礎也嘉慶元年予從吳縣將上舍元城齋假得未斷本兩冊尚存八百餘字神采煥然洵希世之珍但經裝界之後顛倒錯亂不能尋其句讀而碑首唐故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十六字後題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字尚完好

諸暨令郭密之詩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一題曰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寶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刻于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天寶閒人崖石鑱損唯姓名廑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予向得此碑攷晉書紀傳無司空王卓名斷爲碑誤頃讀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章懷太子注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乃知顏所稱十八代祖者蓋即其人然後漢之司空非晉之司空也唐人重氏族之學而敘述先世昧於朝代猶若此晉亦有王卓襲祖爵京陵公官止給事中未嘗任三公其祖父名亦與碑不同

楚金禪師碑

楚金禪師碑前題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按唐初以中書舍人掌制命無內外制之分明皇始置翰林學士掌內制而中書舍人但掌外制文苑英華以中書外制翰林內制分爲二門此唐宋兩制故事也綸委任之清切則內制優於外制而攷之史傳往往有由學士遷舍人者初亦不解其故後讀洪氏翰苑羣書所載唐人題名始豁然省悟蓋學士一官本無品秩常以它官供職自京縣尉以及京參官諸曹郎中員外郎並可充選即遷還至侍郎左右丞尚書其內直如故故有內相之稱而即爲入相之階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攝謂之知制誥其真除舍人者蓋寥寥矣舍人爲五品清要官故常爲翰林序遷之階由學士遷舍人仍掌內制非兼掌內外制亦非左遷外制也唐書通微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入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蓋通微以金部員外郎入院三遷至舍人而學士之職如故觀此碑結銜則知通微官爲舍人職仍學士非與本傳相牴牾也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竹垞先生僅見其八予書屬沈學士咸熙盡拓其文見詒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著其目一爲會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書後題幢主姚仲文等造一爲會昌三年十月僧令洪書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後列湖州刺史令狐綯等名一爲大中二年八月曹巨川書後題湖州刺史蘇特名一爲大中十一年四月凌渭書後列功德主王用爲亡妣沈氏夫人建其一亦凌渭書年月並同而所書者乃大佛頂首楞嚴經也一爲咸通十年六月馮卯書一爲咸通十一年三月建不見書人姓名後列軍事押衙陳珏等名一爲乾符五年□月立後題弟子苑信爲亡妻韓氏卅二娘子建亦無書人姓名又二幢皆不見年月一爲周德書後題徐師範及母王氏名其一殘缺有處士胡季良姓名疑卽季良書也諸幢皆書尊勝陀羅尼經唯凌渭第二幢乃大佛頂首楞嚴經曹巨川所書乃六種真言竹垞概以尊勝經題之亦未核

竹林寺石幢

臨安縣西三里有海會寺吳越之竹林寺也寺有石幢二其一刻佛說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其一刻佛說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後皆有記末云時寶大元年歲次甲申五月一日最後題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鏐建十一字特大蓋雖自立年號而不改國王之稱亦不以吳越

加于年號之上示不敢當尊也其後文穆嗣位承遺命用中朝年號然年號上亦不加大唐大晉大漢大周字予所見蕭山化度寺石幢題長興四年三月無唐字杭州下天竺開路記題天福四年五月天台高明寺石幢題天福二年七月杭州虎跑寺石幢題天福八年水樂洞淨化禪院記題開運三年二月皆無晉字虎跑寺石幢題乾祐二年七月石屋洞石觀音像讚題乾祐二年九月皆無漢字飛來峯滕紹宗造像題廣順元年四月蘇州虎邱山石幢題顯德五載又皆無周字唯文穆王神道碑爲朝廷宣賜宰相和凝奉敕撰文故碑首題大晉云云若尋常文字不繫彼國亦非所屬也南唐龍光寺碑題開寶紀年而不稱宋亦此意

慈雲嶺石刻

杭州慈雲嶺石壁有吳越鐫字八行文云梁單閼之歲興建龍山至涒灘之年開慈雲嶺便建西關城宇臺殿水閣今勒貞珉用紀年月甲申歲六月十五日吳越國王記凡四十九字小篆極端整按甲申爲後唐同光二年梁末帝已於前二年自焚死矣梁有國一十七載兩值卯年一爲開平丁卯一爲貞明己卯以下文甲申推之則龍山興建必在貞明五年也武肅於戊辰歲建元天寶甲申歲改元寶大此刻不用紀年亦當不書中朝國號且唐已滅梁舍新興之唐號而記已廢之梁年其故殊難解

吳越武肅王廟碑

會稽志吳越武肅王廟在府南四里三百二十六步有巨碑舊在廡下今乃立荒圃中皮光業之詞也具載唐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按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而崩歷閔帝清泰帝凡三年而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若不數閔帝清泰則七年乃天福元年劉恕吳越紀年稱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肅王廟於東府今攷之碑與紀年雖不同其實皆歲丁酉清泰廢閔帝爲鄂王晉祖追貶清泰爲庶人皆削其年號而天福改元以其年十一月則十一月以前皆長興七年矣漢高祖削晉出帝開運之號稱天福十二年亦用此比也然武肅王實以壬辰歲薨文穆王襲位壬辰盡長興三年不得云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也按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爲誤然碑當時立光業爲其國丞相亦不應謬至此蓋皆不可知予讀此志嘗疑有年近錢唐何夢華游武康得風山靈德王廟碑寄示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閼歲乃始豁然有悟蓋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吳越國相製碑刻石其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可疑者厥後忠懿入朝諱言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非復元刻之舊矣長興紀號止于四年其所以得有七年者則會稽志已詳言之蓋石敬塘起兵幷州尚未建元又不可用清泰之號當時必仍用長興如梁元帝稱太清故事而吳越因僭以掩其改元之僭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予又記王象之輿地碑目有吳越會同十年石刻此契丹年號本晉開運四年晉亡而漢尚未興其時吳越又不改元不得不用契丹之元矣遼史稱太宗入汴改會同十年爲大同元年今據王象之所錄兩浙福建皆有會同十年石刻未有稱大同者則是契丹入汴後頒詔天下實用會同十年之號也其後草草北還旋即殂殞雖有改元亦無承用者薛歐二史所以沒而不書歟

溪州銅柱記

溪州銅柱記馬希範據湖南時所立其誓文首云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而不題大晉其誓詞云蒙王庭發軍收討又云歸明王化又云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幷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蓋其時知有藩鎮不知有朝廷久矣記後列銜名吳氏十國春秋並不載吾友武虛谷授堂題跋始具錄之記文空處多攙入宋人題名字迹較劣而知州通判都監鈐轄皆宋時官名斷非天福元刻虛谷未及別白也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即忠順州也石刻有知忠彭軍州事彭文綰蓋即其人中忠字互異當依石刻爲正傳稱文綰以景德二人知忠彭州天聖三年爲彭儒猛所殺則題名當在天聖以前也吳志伊未見石刻所載記文多誤又不錄誓文予所藏本乃畢尚書總制楚中時所貽此柱今在永順府境人跡罕至椎拓頗不易

石刻詩經殘本

後蜀石刻詩經殘本起召南鵲巢至邶風二子乘舟止經注皆完好經文之異于今本者江有汜之子歸歸上有于字三章皆同迨其今今其作及不我能慉不下有以字昔育恐鞫無下育字泄泄其羽泄作洩則承開成石經之舊爲唐諱也經注中淵字民字亦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爲唐高祖太宗避諱可見武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亡而孟氏父子居心忠厚亦有君人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寀蓋避知祥祖諱而于知字却不避當依古人二名不偏諱唯避下一字耳歐公五代史云知祥父名道蜀檮杌則云名㦤此刻道字屢見皆不缺筆似歐史誤也冊尾有廣仁義學圖記蓋錢唐黃松石家所藏屬太鴻賦詩即是此本流轉宅姓今爲吳中黃蕘圃所得惜周南十一篇及鵲巢序遺失不可問矣蜀石經刻於開成石經之後南宋之世完好無恙而元明儒從未有寓目者殆由宋季失蜀之後兵燹塗炭靡有孑遺予訪求五十年不得隻字昨歲始見左傳殘本僅字今復見此刻經注萬有餘言真衰年樂事也

經筵薦士章稿

陳襄經筵薦士章稿淳祐元年其五世從孫塏刻石於平江憲治不知何時移置蘇州府學襄所薦三十三人宋史無傳者唯虞太熙吳賁吳恕劉載林英孫奕鄭何七人虞太熙宜興人皇祐二年進士官至侍講見咸淳毗陵志林英元豐二年爲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元祐五年五月衛尉少卿林英提舉集禧觀英以疾自請也見李氏通鑑長編孫奕名亦見毗陵志云慶曆二年楊寘榜進士而事迹闕如未審即襄所薦否又婺州題名碑有孫奕嘉祐五年以駕部員外郎知婺州改膳部郎中攷襄薦士在熙寧中嘉祐在熙寧前十有餘載其時階巳至前行郎中而此奏云都官員外郎監泗洲河南轉般倉資歷久而班秩轉下疑非一人

趙崇儔壙誌

嘉慶丁巳八月二十八日予在吳門游法螺庵見壁間倚一石覆視之其額篆書橫列宋故通判趙公壙誌凡八字文云先兄通判諱崇儔字彥伯隸漢邸裔孫秉義郎累贈奉直大夫不迷之曾孫左朝散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善良之孫朝議大夫試太府卿淮西總領通誼大夫汝誼之長子卒於嘉定甲申三月五日葬於吳縣至德鄉茶塢山之原末題孝弟通直郎新知湖州烏程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崇修抆淚拜書今以宋史宗室世系表攷之蓋太宗子漢王元佐生密國公允言允言生南康郡王宗立宗立生仲琳仲琳生士顆士顆生不迷崇儔爲不迷曾孫實太宗九世孫也系出漢王房故云隸漢邸善良以下三世名皆與表合而表不書其官蓋表所載諸人官爵至不字輩而止此外如汝愚崇憲必愿等勛名顯達皆僅書名表例如此然亦難逃黠鬼簿之誚矣相傳崇儔爲官光之先世今無可攷特書以補郡志冢墓之闕

永清縣宋石幢

永清縣南辛溜村大佛寺有石幢周遺鐫智炬如來心破地獄真言其末云大宋燕山府永清縣景隆鄉新留里王士宗奉爲亡考特建頂幢一口亡耶耶王安娘娘劉氏亡父文清母梁氏亡伯文佐亡叔文恩男六人士宗妻劉氏士吉妻郝氏士英妻楊氏士廉妻孫氏僧恆企士忠妻寇氏女楊郎婦維宣和七年十一月戊辰朔五日壬申日丙時建按宋石刻所在多有唯燕山一路不在宋疆域之內宣和暫復不旋踵失之今京城內外絕無宋片碣而此幢巋然於小邑荒邨朱氏日下舊聞亦未采入故表而出之辛溜即新留土人相沿譌變而音不異其稱大父耶耶則北人猶有此稱大母曰娘娘則未之聞也又縣南信安鎮龍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當亦謂其大父耳僧恆企一人列於六子之數蓋出家爲僧者

史氏墓三碑

元史史天倪天澤大都永清人今縣之焦垈邨史氏墓在焉有三碑一爲史氏慶源之碑前北京路行尚書六部郎中崔鉉撰宣差五路萬戶府詳議官趙安世篆額平元書丹碑末題歲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日戊寅前行北京等路六部尚書史秉直立石前義州節度使行北京都元帥史進道同立一爲大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書史公神道碑雲中劉祁撰燕然平元書齊西趙安世篆額

碑末題歲乙巳九月四日宣差真定等五路萬戶男天澤同立宣權真定等五路萬戶男天安立石一爲義州節度使行北京路兵馬都元帥史公神道碑陳豪段紹先撰燕然平元書丹詳議官趙安世篆額碑末題乙巳年五月日宣差真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五路萬戶姪史天澤同立宣權真定等五路萬戶兼知中山府事姪史天安立石其云北京路行六部尚書者秉直也其云北京路兵馬都元帥者秉直之弟進道也秉直事元史附見於其子天倪傳而進道不見其名且職任亦不卑可以補正史之闕慶源碑載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詳秉直長女爲太師國王夫人其事不見於它書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連姻貴族所致論史者不可不知也

朝城縣令旨碑

朝城縣興國寺有令旨碑一爲合剌奩太子令旨猴兒年三月初七日和林城子寺裹寫來一爲皇子忽察大王令旨乙巳年九月初三日合剌腦兒寫來一爲密里吃臺太子令旨不見年月皆刻于一碑合剌奩者太宗第四子哈剌察兒也忽察者定宗長子忽察大王也密里吃臺者闊端太子之子滅里吉歹二本太宗之孫當時亦通稱太子也第三道旨云據公主百戶駙馬會都世而裏朝城縣按食貨志鄆國公主位丙申年分撥濮州三萬戶朝城爲濮州屬縣即其分地又公主表有鄆國公主適赤窟孫懷都駙馬懷都即碑所稱會都聲相近也其云道與□囉歹嚴相公者東平行臺嚴實子忠濟也其稱匣合皇帝在成吉思皇帝之後□□皇帝之前則太宗也元初風俗質朴太祖成吉思之號生前所上太宗而下皆以名稱太宗之名史作窩闊台祕史作斡歌歹予所見元聖旨碑或作月古台此又作匣合譯音初無定字當時不以爲嫌也乙巳爲太宗六皇后稱制之第四年定宗尚未立而其子已稱皇子蓋人心推戴非一日矣猴兒年當是太宗八年丙申而末一道亦必在定宗后稱制時蓋憲宗時太宗子孫皆擯斥不復用事矣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

勢都兒大王令旨碑首云皇帝福廕裏勢都兒大王令旨令有本投下分撥到萊州神山長生萬壽宮石真人依舊加九陽保德純化真人末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察罕惱兒有時行按宗室世系表勢都兒者太祖弟撥只哈撒兒之孫而移相哥大王之子也此碑在掖縣城東三十里道士石之溫墓上掖爲萊州附郭縣而州又隸于般陽府路元初以般陽路爲哈撒兒王分地故有本投下之稱此與朝城令旨碑皆錢唐朱文藻朗齋所貽

東鎮廟元碑

錢唐何元錫夢華言嘗見東鎮廟時享記云至正八年正月遣翰林學士承旨臣咬住翰林待制臣璵者圖以二月初有六日至于岱宗以初有七日至于東海咸致享焉所□非有先後之殊蓋從驛傳便也越十有四日至于東鎮沂山元德東安王廟廷其儀則香一銀盒幣一鉀䍦寶楮伍百兩有司具牲酒庶品以薦案祭祀志嶽鎮海瀆代祀自中統二年始凡十九處分五道後分爲東南西三道既而以驛道迂遠復爲五道東嶽東海東鎮爲東道也其禮物則每處歲祀銀香盒一重二十五兩五鎮銷金旛二鈔二百五十貫較之石刻寶楮五十兩僅得其半豈史所載爲初制其後倍增之歟順帝紀至正八年不載此事蓋史之闕也予攷古人紀日自一日至十日未有加初字者宋金石刻題名始有初一初二之稱此刻云初有六日初有七日尤複沓可笑矣王介甫集中唯商卿郎君齊氏[illegible]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五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錢大昕撰

詩句中有韻

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周南于嗟麟兮句似無韻實與章首麟之趾相應以兩麟字爲韻也召南于嗟乎騶虞乎與虞韻秦風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與輿韻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邶風有瀰濟盈有鷕雉鳴盈與鳴韻瀰與鷕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句似無韻而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魏風父曰嗟予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予與已止韻季與寐棄韻弟與偕死韻此韻不在句尾之證也

雙聲亦韻

雙聲亦可爲韻小雅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佽柴固韻調同雙聲亦韻也

自有文字即有聲韻虞廷賡歌股肱喜起即雙聲之權輿皮襲美雜體詩序以蝃蝀在東鴛鴦在梁爲雙聲始興何所見之不廣也

古人聲韻之密

史記淳于髡傳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韻污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

雙聲

六朝人重雙聲雖婦人女子皆能辨之自明以來士大夫談詩各立門戶聚訟紛與而於雙聲之顯然者日習焉而不知蓋八股取士所得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子衣鉢相承轉以讀古書爲務外能辨平側者少矣況能究喉舌脣齒之清濁乎

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戎之父弈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

王融詩園蘅眩紅蘤湖荇燡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霄雙聲之體始于此

北史魏收傳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汲古閣本作遇魏收下又有曰愚魏三字衰魏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著孔嘲玎孔當作札

洛陽伽藍記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

皮日休雙聲溪上詩云疏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唐詩紀事

溫庭筠有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刹作雙聲詩棲息消心象檐楹溢豔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仿佛復芬芳

東坡戲作切語竹詩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天梯煙篠散孫息高竿拱楠枏漏闌零露落庭度獨蜩啼掃洗修纖筍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醽醴邂逅盡閒攜又戲和正甫一字韻詩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荊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敗更句格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閑關

又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又江行見月四言詩吟哦傲岸仰晤嚴月邂虛迎崖銀刓玉齕鼃魚喧鳴雁鵝嚶吭臥玩我語聱牙岌嶪

姚合洞庭蘅茹架詩蘅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壓幽屋濃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第四句影字非雙聲恐誤

沈約韻不同于今韻

唐人韻以庚耕清同用青獨用相沿至今千有餘年矣然青之與清實無分別

世謂今韻權輿于周沈而休文郊居賦以星平形經成坰縈青爲一韻則休文初未析清青爲二也

七言在五言之前

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句讀之卽成七言荀子成相荊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又謂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則彥和亦未敢質言也鍾嶸詩品云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陳王所製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未審卽在鍾氏四十五篇之數否要之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觀漢書李陵傳置酒起舞作歌初非五言則知河梁唱和出于後人依託不待盈觴之語觸犯漢諱始決其作僞也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贋說毋庸置辨矣虞姬歌不見于史漢諒亦出於依託白頭吟見沈休文宋書但云古辭不言何人作唯西京雜記有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之語亦不載其詞且雜記出吳均之手豈足信乎

古詩律詩之別

唐人詩句開元天寶以前未有古律之分大曆貞元詞句漸趨穩順白樂天自言新舊詩各以類分有諷諭詩有閒適詩有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是絕句亦律詩之一體未嘗別而異之也元微之詩亦以類相從分爲十體曰古諷曰樂諷曰古體曰新題樂府曰悼亡曰豔詩曰古豔其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古律之別其在元和之世乎李漢編次昌黎集亦分古詩聯句律詩爲三體韓與元白同時

陶靖節詩

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羊名松齡不見晉宋二史其詩云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當在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羊爲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唯史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刺史而此云左軍小異攷宋書齡石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矣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齡石之鎭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

聯句

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人各兩韻所與聯者愔之循之其姓與爵里不可攷謝玄暉阻雪一篇與江秀才革王丞融王蘭陵僧孺謝洗馬昊謝中郎縵沈右率約聯句又有聯句六篇蓋在宣城作故署府君而不名其與聯者何從事吳郎陳郎曹丞齊舉郎惟紀功曹晏稱名唐中宗降誕日內殿宴羣臣聯句帝首作潤色鴻業寄賢才句宰相李嶠以下至上官婕妤凡十四人繼之用柏梁故事嗣後御大明殿觀吐蕃騎馬戲亦爲柏梁體聯句則韋后長寧安樂太平公主皆預焉

詩集附它人作

謝宣城集附王融沈約虞炎柳惲詩皆同詠一題杜工部集附李邕賈至嚴武高適郭受韋迢諸人皆酬贈之作惟元次山舂陵行賊退示官吏兩篇重其詩因重其人故特錄之此又一例也

杜少陵詩用韻

杜子美石壕吏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顧寧人謂下二句無韻非也寒桓與魂痕古韻本相通

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按廣韻一東部無農字乃張仲素稼如雲賦官限農字賦中押同功終字全入東韻正與杜雨晴詩同蓋唐時東冬兩部皆有農字後來刪去其一耳

西山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用古樂府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體也湯盤銘三句皆用日新古人已開其先後人詫爲異事矣

少陵生卒年月

元微之誌子美墓云享年五十九而不言卒于何年舊唐書云永泰二年卒永泰二年卽大曆之元年是歲丙午則當生于景龍二年戊申矣按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大曆庚戌春尙无恙謂卒于永泰二年者誤也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曆五年辛亥卒似矣而干支却差一歲蓋先天改元實壬午大曆五年實庚戌也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云大曆四年己酉年五十八干支雖合却非卒年

飲中八仙

苑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唐書李白傳載酒八仙人姓名與杜詩同

亞相

少陵哭韋大夫之晉詩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漢以御史大夫爲亞相之晉官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故以亞相目之傳經雖韋氏故事然賢與玄成兩世丞相非終于御史大夫也

頻煩

頻煩漢人語蜀志費禕傳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是也晉書紀瞻傳頻煩鬱羈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周書太祖紀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皆取頻仍之義亦作頻繁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頻繁寵擢繁煩同音亦同義也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正用蜀志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重頻煩皆雙聲

友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或疑友于歇後語不可以偶肺腑予謂唐人精于聲律肺腑友于雖虛實不同而皆爲雙聲故可屬對猶王子安滕王閣詩序以邱墟對已矣也予聞之大父云

分減

杜子美秋野詩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梁侍御曰緝謂分減二字見華嚴經王阮亭汪鈍庵兩公極稱之以爲注家所未及吾友惠徵士松厓云東觀漢記孔奮篤骨肉弟奇在洛陽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見御覽四百十七卷）此分減二字所本華嚴唐人所譯未可以注杜詩也（大昕按陳書姚察傳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分當讀去聲）

少陵用薛據詩

唐詩紀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薛據詩也子美懷據詩乃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韋左司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裴度記毛仙翁事亦云先儒以爲繫風捕影施肩吾詩落盡萬株紅無人解繫風又致牟融理惑論云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漢人已有斯語

乾愁乾忙

南史范蔚宗傳有乾笑字韓退之詩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審相親王介甫詩賴付乾愁酒一樽謂空愁而無益也偶桓詩白首乾忙度歲時又云乾忙雖是紅塵吟須聽幽禽快活吟亦謂空忙而無用也

旬

古人以十日爲旬故旬字从日漢魏六朝人文字從無稱十年爲旬者唯白樂天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詩有且喜同年滿七旬之句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辰俱得七十則其誤始于唐中葉也（夢得會昌二年卒樂天會昌六年卒）

十字

白樂天詩十字津頭一字行十字卽古人所云午貫也晉書何曾傳蒸餅非裂成十字者不食北史李庶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水經注濟水渠水篇並有十字溝顏魯公家廟碑陰額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劉禹錫詩十字清波遶宅牆

衛中立字退之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後人因以爲昌黎晚年惑金石藥之證頃

閻洪慶善韓子年譜有方崧卿辯證一條云衛府君墓誌今本作衛之元其實中立也衛晏三子長之元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次中行字大受誌首云兄弟三人後只云與弟中行別則其為中立誌無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者乃中立也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于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

苜蓿盤

薛令之為右庶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令之題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今人用苜蓿盤以為州縣教職故事非也

杜韋娘詩

劉夢得與杜鴻漸不同時世傳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詩為揚州大司馬杜公鴻漸開宴作者傳聞之妄也

李正封

今人以李正封詠牡丹詩為唐明皇時攷唐詩紀事云唐明皇好詩太和中賞牡丹上謂程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太和者文宗年號文宗時亦有楊妃非天寶之楊太真也後人因明皇有沈香亭賞牡丹事誤改為明皇而不知年號之不合又正封與韓文公鄆城夜會聯句在元和十二年與明皇時代隔遠其為文宗非明皇審矣計氏紀事編次目錄列于元和長慶諸家之後本無舛譌校刊者以意妄改耳

借韻

五七言近體第一句借用旁韻謂之借韻唐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錦韓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始啓其端至皮陸松陵集則舉之不勝舉矣宋人借韻尤多近代名家以此為戒此後生之勝于前賢者

唐人辨聲韻

唐人喜辨聲韻雖尋常言語亦不苟胡曾戲妻族語不正詩呼十却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雲雨至總道是天因（陰如因也）

金昌緒

金昌緒春怨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昌緒餘杭人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為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後乃誤為嘉運作耳（唐詩紀事）

胡釘鉸

胡令能莆田隱者少為負局鑢釘之業以所居列子之里家貧遇茶果必祭列子以求聰明或夢人剖其腹以一卷書內之遂能吟詠世謂胡釘鉸者貞元元和閒人（唐詩紀事）

李義山

唐詩紀事李商隱卒于工部侍郎按新舊史商隱未嘗為此官不知紀事何据

晚唐詩

唐末詩人多以綺麗纖巧為工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而昧者轉以為唐人正聲謬矣若司空圖之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曹松之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聶夷中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曹鄴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趙牧之萬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語近情深有三百篇之遺意許敎夫云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氣衰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

父母官

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惸嫠自注民間呼令為父母官又贈浚儀朱博士詩西垣久望神仙侶北部休誇父母官父母官之稱自宋初已有之矣雖然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而却有不愛百姓之官甚至假其勢以恣其殘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顧名而慚且悔乎唐呂溫守衡州送毛令絕句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它祝雖是蒲鞭也莫施此仁人之言當官者宜日三省也

王介甫詩

王介甫仁宗皇帝挽詞厭代人閒世收神天上遊厭代卽厭世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是也一句之中世代重出謂介甫精于小學吾不信也

介甫詩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棊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李雁湖注本凡再見一在第四卷古詩類一在第四十八卷絶句類臨川集止於第三卷一見

蘇東坡詩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敘紹似康爲有于鄒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予舊冠讀晉書宣帝紀卽疑此詩之誤蓋王凌爲司馬懿所殺非司馬師也懿字仲達師字子元東坡誤記此爲司馬師事耳後廿餘年讀查初白補註蘇詩已先我言之矣生平攷辨往往有闇合前人者皆已削稿恐貽雷同之誚今老矣偶記此事私喜小時妄下雌黄亦有一得故特存之

薛士龍有左角蠻攻觸南柯櫂伐槐之句王伯厚以爲的對然左角南柯始于東坡

馬上續殘夢唐人劉駕句也東坡亦用之坡非肯蹈襲者蓋闇合耳

蔡確車蓋亭詩

蔡確固是憸人但以題車蓋亭詩文致其罪與李定之陷東坡何異此事起于吳處厚處厚亦終不得志此等人天所不祐也以文字罪人始于元豐宣仁臨朝悉改熙豐弊政而於蔡確事不免過當其後卒啓同文之獄蓋去姦亦須顧大體不可快心一時范忠宣以諫此事罷相其識高于人遠矣

江西派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黄涪翁并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黄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誣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黄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鼂无咎詩

鼂无咎酬李唐臣贈山水短軸詩大山宮小山霍欲識山高觀石脚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欲知水深觀水津按爾雅本以大山宮小山五字爲句霍一字爲句无咎誤仞爲三字句

第一山詩

盱眙縣玻璃泉有米元章書第一山三大字傍題絶句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閒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初刻也厥後好事者鉤摹三大字刻之它所世遂不知此山之在盱眙矣

詩詞蹈襲

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唐人袁郊詩也元詩載文宗皇帝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亦有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箇星猶在天之句此好事者偷竊古人句假託爲之

樂天長相思詞深畫眉淺畫眉蟬鬢鬅鬙雲滿衣陽臺行雨迴巫山高巫山低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歐陽公集亦載此詞吳融有詩云楚王臺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傳見了又休還似夢坐來雖近遠于天隴禽有恨猶能說江月無情也解圓更被春風送惆悵落花飛絮兩翩翩歐陽集亦有之題爲瑞鷓鴣詞歐公非竊人句爲己作者偶寫古人句編次公集者誤以爲公作而收入之

党懷英詩雲山聊欲追蕭曼風腋何妨借玉川劉迎集中亦有此兩句元遺山中州集並選之

一集中重複句

名登郤詵第身著老萊衣岑參送薛彥偉擢第東歸詩也又見送蒲秀才擢第歸蜀詩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許渾京口閑居寄兩都親友詩也又見秋日寄故人詩看盡好花春臥穩醉殘紅日夜吟多韓用之幽居詩也又見山中春晚寄賈員外詩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高啓詠梅詩也又見和西園公詩春後春雨曾獨采江南江北每相思高啓和西園公詠梅詩也又見和衍師詩細雨春歸雁深山日暮鐘朱彝尊登觀山詩也又見青浦道

中詩前賢得意之句不嫌重用

楊陸兩公年壽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于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尚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于乙巳子丙午誠齋丁未（見孫奕示兒編）與傳不合當更攷之

放翁論詩

陸務觀云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盡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何君墓表）

百家姓

陸放翁詩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授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著面看人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謂之冬學所讀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鄉村小兒所習百家姓一書蓋猶宋人所習以趙爲首尊國姓也

楊誠齋詩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深郵麥更深放低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閑衣曉過新橋啓轎牕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笪橋中半歲鐘山飛入轎牕羅暖轎行春底見春遮擱春色不教覩急呼青繖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藞苴

楊誠齋野薔薇詩紅殘綠暗已多時路上山花也則稀藞苴餘春還子細燕脂濃抹野薔薇按廣韻引玉篇云藞苴泥不熟只藞盧下切湯若士還魂記有春色藞苴句蓋用誠齋詩

宋正甫

王伯厚記宋正甫詩三聖傳心唯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迎富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遂寧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誰爲貧驅竟難逐素爲富逼豈容辭貧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吾亦爲里俗相傳今已久謾隨人意看兒嬉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後村詩

詩家詠古但取對偶精工不計事迹之然否如後邨詩未必朱三能跋扈秖因鄭五欠經綸眞耳食之論也朱溫之跋扈久矣昭宗始立頗有削平方鎮之志乃誤用張濬爲相欲倚汴以圖幷及濬出師挫衂溫竟未遣一卒唐之亡濬之罪也鄭綮之相在乾寧元年其時國事已不可爲尋即辭疾去官綮於出處無玷矣歇後作相時事可知乃綮自謙之詞平情論之則昭宗一朝相臣無出其右者後邨道聽塗說豈眞有論世之識哉

論詩絕句

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王貽上仿其體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朱錫鬯之論畫厲太鴻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啓一戶牖矣

律詩失粘

王阮亭班管題詩吳祭酒紅顏顧曲黃荊州人多笑其失粘然亦有所本楊誠齋送何一之右司出守平江詩人物只今何水部風流不減韋蘇州一篇八句獨此句拗阮亭蓋用其體前輩一時失檢即爲後人文過把柄如陸放翁字務觀觀本讀去聲而當時即有押入平聲爲放翁所譏者朱錫鬯詩石湖居士范成大鑑曲詩人陸務觀正用此事所謂明知故犯欲自矜其奧博也

水田衣

釋子以袈裟爲水田衣今杭州神尼塔下有唐杭州刺史盧元輔摩厓刻七言詩首句云水田十里學袈裟阮亭水田一帶學僧衣之句蓋本於此

上下泂

水經注蔡洲大岸西有泂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淥楊儀居上泂楊禺居下泂朱錫鬯詩履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泂蓋用此事近人注曝書亭詩者引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實之失其旨矣

鼮鼤

廣韻鼮鼤斑鼠也兩字皆在十九靑部玉篇鼮公熒切斑鼠也鼤力令切鼮屬鼮亦作鼪白香山游悟眞寺詩鼮鼤上不得豈我能攀援是也古人以鼠鬚製筆故筆有鼮鼤之稱或作蛔蛉然字書本無蛔字也朱錫鬯作曹侍郎挽詩云硯憐鸜鴿潤筆肯蛔蛉抛誤蛔爲蛔蛔即螢字說文知螢蟲也恐無與鼮通用之理

三橋

朱錫鬯風懷詩路豈三橋阻屏還六扇停上句用李商隱明日詩誰言整雙履便是隔三橋也注家不能引

踳與蹐異

說文舛或作踳踳从春春舛聲相近故有舛音古書舛駁字多作踳又廣韻三鍾部有踳字踊也書容切踳从舂踳从春音義迥殊朱錫鬯齋中讀書詩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踳眞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似誤仞爲一字

辨邵堯夫水火土石

沈作喆寓簡謂五行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不可闕一邵堯夫皇極經世用揚雄之四數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爲不合于古朱錫鬯齋中讀書詩第四首云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去其二變一成百悟蓋用沈氏說注家未有引此者

查初白

查初白贈湯西厓詩敢擬微之並樂天才名官職兩殊懸只餘一事差相似恰比先生老七年自注謂樂天長于微之七歲按唐詩紀事云樂天生于代宗大曆七年壬子微之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少樂天八歲非七歲也

文選

李陵答蘇武書東坡譏爲齊梁人作然劉知幾已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矣予謂魏晉人書僞造文字如王肅之家語梅賾之古文尙書汲郡之紀年不一而足此書當是魏晉初高手爲之齊梁人不能辨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此篇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痛切言之示譏後代昭明采而錄之非無謂也

梁世崇尙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唯錄王簡棲頭陀寺一篇以備斯體簡棲名位素卑不爲當時所重而特取之明非勝流所措意也此等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

御覽載孔融語

孔融爲北海相告高密縣爲鄭康成特立一鄉名鄭公鄉其推許甚至而太平御覽載融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爲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見御覽卷六百八）予謂此必非孔文舉之言殆魏晉以後習王肅學者僞託耳晉荀勗中經簿始有四部之分文舉漢人安得稱四部書且鄭君注三禮初無麒麟皮冒鼓之說也范蔚宗書及章懷注皆無此語不可執無稽之談以輕盛德

庾闡揚都賦

庾闡字仲初晉給事中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見晉書文苑傳張守節史記正義說三江引庾仲初揚都賦注蓋賦成又自爲注謝康樂山居賦有注殆取仲初之例乎蔡仲默書集傳仍庾爲唐又以揚都爲吳都固失之不致胡朏明以庾杲之當之亦未讀晉書矣

范縝神滅論

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

謂咄咄怪事顏之推累世儒家而家訓歸心一篇見譏後代苑子真神滅論其中流之砥柱乎

文筆

劉彦和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篇）按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任昉傳尤長載筆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詩任筆殷璠云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

庾子山賦

古人文字不以重複爲嫌庾信哀江南賦杜元凱兩見陸士衡一見陸機兩見班超兩見白馬三見西河兩見驪山兩見七葉兩見暮齒兩見秦庭金陵南陽釣臺七澤全節諸侯荒谷皆兩見

未深思于五難本無情於急難一段之中重押難字

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上句用韓信事下句用伍子胥事顧亭林謂漂當作瀨瀨渚卽瀨渚亦用子胥事予謂子山由金陵赴楚溧水非經過之地不應連用子胥事且漂母進食具有典故寄食二字亦見淮陰侯傳無庸破漂爲瀨也

傅奕詆浮圖法

唐傅奕上疏詆浮圖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沙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髠髮事華及馳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此韓退之佛骨表之藍本也

陋室銘

崔沔嘗作陋室銘在劉禹錫之前李德裕有秋聲賦在歐陽公之前梁元帝金樓子有一條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宋子京喜韓柳文

宋子京好韓退之柳子厚文其修唐書於韓傳載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祭鱷魚文四篇藩鎮傳載平淮西碑陳京傳載禘祫議孝友傳載復讎議許遠傳載張中丞傳後序李渤傳載愈所與書張籍傳載愈答書甄濟傳載愈答元微之書韋丹石洪傳亦皆取愈所撰墓誌也於柳傳載與蕭翰林俛許京兆孟容書貞符懲咎賦四篇孝友傳載駮復讎議孝門銘宗室傳載封建論貞行傳載與何蕃傳段秀實傳亦采宗元逸事狀增益之趙宏智傳附矜事亦采宗元所撰墓誌也

原道

原道二字出淮南原道訓劉氏文心雕龍亦有原道篇

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二語勝于宋儒

諱辨

諱辨一篇引二名嫌名律最明白而舊唐書譏之然細讀此文亦多可議呂后名雉雉在上聲旨部不與治同音治有兩讀一平聲直之切一去聲直吏切非上聲也且其字爲高宗諱卽云元和之世親盡不避於義終未安曾子之父名點不名晳杜操字伯度後人避魏武諱追改（見賓退錄）杜與度亦不同音

河間傳

漢書原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柳子厚河間傳蓋本於此而詞太穢褻此等文不作可也

古人文字不宜學

李翺述其大父事狀題云皇祖實錄當時不以爲怪若施之後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人碑誌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稱其父皇考宋徽宗始禁

止之南宋以後遂無敢用者好古之士當隨時變通所謂禮從宜也

文集須良友刪削

白樂天云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

曾王晚年異趣

王安石韓子詩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李壁注云觀公此詩倘謂退之未識道真也予在臨川聞之曾氏子弟載南豐語云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譏其非人太多也如李季章說是南豐亦不滿于安石也安石與子固交最厚及居相位未嘗引居要職知其晚年異趣矣大抵好詆毀人者必非忠信篤敬之士於古人且不能容況能容同時之儕七乎安石心術不正即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疏

七大家

李紹序蘇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明成化四年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蘇七集紹爲之序紹廬陵人官禮部侍郎）

老蘇族譜引

蘇明允族譜引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神堯者高祖諡也而味道非高祖朝臣唐書味道傳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老蘇以古文名家自述先世不應差誤或傳刻失之也味道相武后有模棱之譏然劉夢得言宋廣平在下僚以梅花賦投蘇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其推獎後進有過人者宜其後裔多文人也

東坡跋語誤

東坡跋晉桓溫書云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元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閒當有數百本也按桓溫所云蜀平謂滅李勢也譙縱之平在安帝義熙中不與桓溫同時此東坡記憶之誤

喜雨亭記

喜雨亭記末皆韻語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子與有韻從古音也天子曰不歸之造物物與不韻讀不爲弗從廣韻也俗本不下多然字蓋淺人妄增

東坡學韓柳

表忠觀碑仿子厚義門銘也萬石君羅文傳仿退之毛穎傳也盡公堂記用子厚郭橐駝傳之意而變其面目

父子共一碑

石元懿公熙載與其子文定公中立同一碑其文蘇魏公所爲也陸務觀撰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蓋用石家故事

歸震川

歸震川文集後附王文肅錫爵所撰墓誌予初讀之歎其波瀾意度頗與熙甫相近後讀唐叔達集有此文知爲叔達代作叔達父名欽堯震川高第其淵源有自矣

顧寧人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通考寧人手鈔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仍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以宅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開化寺碑

朱錫鬯開化寺碑一刻于竹垞文類再刻于曝書亭集而陸清獻三魚堂集亦載此文蓋清獻愛其文鈔置篋笥其後門下士編次文集誤仍爲清獻作

四六

駢儷之文宋人或謂之四六謝伋（字景思）四六談麈王銍（字性之）四六話是也孜文心雕龍章句篇有云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則梁時文筆已多用四字六字矣

文人避家諱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

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敘字

題諱填諱

彭王傳徐浩碑浩次子峴所書碑末有表姪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十二字題諱卽今人所云填諱也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橡填諱是宋人已稱填諱矣元刻麻衣子神字銘寧述魯卅撰二子寧述魯遺書南陽貢士李珩填諱正用徐峴之例寧尤魯三字姓也石刻尤作述鄴音無定字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六

錢大昕學

圓徑周率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閒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隋書律曆志）西洋人割圓六宗三要之說窮極幼眇所得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正在沖之所定盈朒二數之閒世閱古今地分中外而布算若合符節用以步天宜若確乎不可易矣予族子江寧教授塘（號溉亭）獨疑之謂圓周曲綫也圓徑直綫也以各等邊綫用句股法取其弦遞析之愈析愈細終無合爲一綫之理則所謂密率者猶未密也今試以木製大圓輪其徑一丈以長竹篾刻尺寸分秒度之得實周三丈一尺六寸有奇乃知沖之密率猶失之弱蓋以直求曲勢必不能密合非算之不精於理有未盡也昨元和李生銳（字尚之）告予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三環田三積開術以圓徑自乘進位爲實開平方得周設徑一億依術推之得周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六奇與溉亭之說合則古人已有先覺者

王深寧引九章有誤

王深寧引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見困學紀聞卷十九）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

夕桀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後人附益也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譌

六壬推行年

六壬起行年法男子從寅順行女子從申逆行按說文元氣始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裹妊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則行年之說由來古矣

六壬十二神

論衡難歲篇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衡抵之氣按此十二神六壬家所用論衡雖引其說而未悉數其名登明亥也從魁酉也（實爲功曹亦見論衡遭虎篇）

六壬家又有貴人騰蛇朱雀六合句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玄武太陰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孜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雖不詳列十二之名當與六壬家不異

太一

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休門生門五將者天目文昌等

天一家

褚先生云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按天人家不見于漢藝文志當是天一之譌漢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蓋其一也

算盤

古人布算以籌今用算盤以木爲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審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輟耕錄有走盤珠算盤珠之喻則元代已有之矣

蓋天

古之言天者有蓋天宣夜渾天三家宣夜之學久失其傳周髀則蓋天之術也其書出於周公商高所授乃算術之最古者自楊子雲著論抑蓋申渾其後蔡邕葛洪之徒咸宗其說而蓋天之義久置不講近世歐邏巴人入中國製器有渾蓋通憲之名而後步天家知蓋之不殊於渾而平儀之用視渾儀尤簡而易

曉然攷之梁代崔靈恩已有渾蓋合一之論北齊信都芳亦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則古之人早有先覺者矣

九鬿

劉向九歎訊九鬿與六神注九鬿謂北斗九星也按說文無鬿字當爲魁之譌古書斗爲升與斤相似因誤爲鬿幷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河圖闓苞受

續漢書天文志云黃帝始受河圖鬭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王伯厚謂鬭苞似是人名氏按文選李善注引河圖闓苞受曰第感苗裔出應期闓苞受蓋河圖篇名漢志誤闓爲鬭非人名也授與受通

霜月

韓勅造禮器碑云青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予謂霜月者相月也爾雅釋天篇七月爲相

咸池

西嶽華山亭碑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按淮南天文訓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歲在子卯午酉則歲所直之月正當咸池之位（如卯年卯月咸池在卯午年午月咸池在午酉年酉月咸池在酉子年子月咸池在子）故名曰咸池也咸池大歲與斗杓小歲相對洪氏隸釋引作太歲誤也洪氏又引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奎婁胃昴畢觜參居之敦牂歲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晝三宿在西宮之中而歲星以午年會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此則誤會史記之意史記所謂歲陰在午星居酉者謂太陰在午非太歲在午也若太歲在午則歲星當以五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東方與咸池無涉矣

太陰

漢初多以太陰紀歲淮南天文訓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淮南又云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是爲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巂參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是爲四鉤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徵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玄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却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玄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却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卽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卽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疇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仍太陰爲太歲也

漢志言歲星晨出東方之宿兼取石氏甘氏太初三家其云石氏者大約與史公同而與太初常差兩次甘石以太陰紀年太初以太歲紀年兩家本不能強合班氏昧于太陰太歲之別乃謂甘氏太初所以不同者以星贏縮在前各據後所見也不知歲星每一年而行一次卽有贏縮斷無差至兩次之理甘石之不同可以贏縮解之豈可例諸太初乎

六曆

古曆存於漢者有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祖沖之言古之六曆並同四

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疎今其甚疏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是推之古曆之作皆在漢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數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明矣書正義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于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曆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故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

歲星超辰

古法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是為超辰之率漢以後歲星之行漸速如王莽傳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始建國八年（卽天鳳三年）歲躔星紀天鳳七年（卽地皇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此漢史所記也三國志注載博士蘇林董巴上表稱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故地皇元年庚辰至建安五年庚辰僅一百八十年以古超辰率計之建安元年丙子歲星但當在玄枵耳今乃越諏訾降婁而至大梁則是百八十年之閒歲星已超三辰也歲星之行不能與太歲相應而太歲亦無超辰之率蓋起于東漢至今因之

置閏

古法用平朔率三十二月而一閏閒有相距三十三月者唐宋以來皆用定朔則或相距至三十四月如宋祥符乙卯歲閏六月至天禧戊午閏四月是也今時憲書用定氣每氣修短四時不等由是置閏近者相距或二十八月（如乾隆丙寅閏三月戊辰閏七月）遠者相距或三十五月（如雍正甲辰閏四月丁未閏三月）而正月十一月十二月亦從未置閏以乾隆戊戌年時憲書攷之此六十年中閏四月者四閏五月者四閏六月者四閏七月者三閏九月者二閏十月者一閏二月者一

二十四時

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曰初曰正是為二十四小時而選擇家以子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艮時卯初為甲時辰初為乙時巳初為巽時午初為丙時未初為丁時申初為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予在都門游法源寺見遼舍利函記後題甲時又於戒壇寺見遼法均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其一題庚時一題坤時加柘寺見金了公禪師塔銘亦題庚時蓋遼金石刻多用斯語（武虛谷撰授堂題跋載西嶽題名有天禧四年某月日巳後午前丙時豎立又北嶽廟有大中祥符五年題名云閏十月二十五日卯後四刻乙時是宋石刻亦有之）後讀舊唐書呂才傳言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則隋唐以前已有此稱又攷晉書載魏太史令許光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為加辛強又二年七月日躔壬月景蝕（景卽丙字避唐諱改）是以干命時之證也又云三年正月加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代四維魏晉以前未有此稱矣

夜子時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割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請太史之誤（見賓退錄）宋史曆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曆是歲立夏四月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二刻則子初系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譏太史為誤非也

回回算術

明史載回回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宮十二（每宮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時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載東原曰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舊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測春分時刻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納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納四十九秒共二萬九百二十五秒是為八萬六千四百分日之二萬九百二十五也以萬萬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歲實雖云測驗得之

實暗用回回法耳

國朝時憲書初用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與第谷所定同乾隆閒更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比前率稍強

回回曆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所謂太陰年也）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閏十一日凡月分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以次相閒月大三十日月小二十九日凡三百五十四日遇月分有閏之年於第十二月增一日凡三百五十五日按月閏一大一小相閒又三十年而閏十一日是每月二十九日有半又贏三百六十分之十一也

十干配合

十干配合之說本於易繫辭及春秋左氏傳而漢書五行志衍其義尤詳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地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左氏昭九年傳文）今按水一爲火二牡者壬與丁合也（天一壬水地二丁火）木三爲土十牡者甲與己合也（天三甲木地十己土）土五爲水六牡者戊與癸合也（天五戊土地六癸水）火七爲金四牡者丙與辛合也（天七丙火地四辛金）金九爲木八牡者庚與乙合也（天九庚金地八乙木）

刑德

翼氏風角云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今本漢書翼奉傳注兩刑字皆作利傳寫之譌也）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按亥辰午酉今人所謂自刑也木生亥壯于卯窮于未木落歸本故木刑于亥水生于申壯于子窮于辰水流歸末故水刑于辰火生于寅壯于午窮于戌金生于巳壯于酉窮于丑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也古法巳亥寅申爲四孟亥爲自刑則寅巳申相刑故曰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也子午卯酉爲四仲午酉皆爲自刑則子卯相刑故曰子刑卯卯刑子也辰戌丑未爲四季辰爲自刑則丑戌未相刑故曰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也

河戒本河戍之譌

史記天官書東井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漢書天文志鉞作戉（今刊本作戍誤）志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戍占曰南戍爲越門北戍爲胡門（今本戍作戌亦轉寫之譌）蓋戍星在南北河之閒故曰河戍南戍即南河北戍即北河也天官書星茀于河戒戒亦戍之譌小司馬引漢志星孛于河戒其占曰南戒爲越門北戒爲胡門則幷漢志戍亦譌改爲戒矣唐一行大衍術議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蓋由誤讀史漢使人又承一行之誤而南北戒之說牢不可破眞所謂郢書燕說也小司馬氏張氏皆與一行同時習聞其說故索隱正義多用戒字

電父

今人稱電神曰電母古人則稱電父管輅別傳云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

雷公

論衡雷虛篇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王逸注招魂云欲步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

大將軍

隋李康清德頌後題歲在辛亥大將軍在酉歐陽公謂大將軍之說出於陰陽家前史不載而此碑見之吳仁傑以爲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抱朴書有諸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見兩漢刊誤補遺）予謂仁傑強作解事於方術本未究心其言絕無根據案堪輿家大將軍居子卯午酉四正方三年一徙十二年而一周亥子丑歲在酉寅卯辰歲在子巳午未歲在卯申酉戌歲在午與太陰之順行十二辰者迥不相合唯寅申巳亥四年偶與太陰相值吳氏欲以附會太陰將軍之名甚不然矣周公謹亦主太陰將軍之說與吳仁傑同

孤虛

史記曰辰不全故有孤虛（龜策傳）裴駰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

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與婁說似異

歸忌

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後漢書郭躬傳注）

反支

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奇門

奇門之式古人謂之遁甲即易八卦方位加以中央與乾鑿度太一下行九宮之法相合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召博士衛平語所夢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云云此遁甲式也日在牽牛冬至之候蓋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子爲夜半）陽遁第一局甲午爲旬首在巽宮杜門爲直使時加子子爲元武故云介蟲先見也規矩權衡謂坎離震兌四正之位漢書魏相傳東方之神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執權司冬是其義也加以四維故云八卦相望也

九宮之神

九宮之神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天任九天英按素問刺法論岐伯曰木欲升而天柱窒抑之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水欲升而天芮窒抑之注云天柱金正之宮天蓬水正之宮天衝木正之宮天英火正之宮天芮土神之應宮也抱朴子內篇引遁甲中經云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天內即天芮也然則九星之名由來古矣

六壬

六壬之占載於正史者晉書戴洋傳咸康五年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象不敢進武昌也案六壬式以月將加所得時視干支所加神以決休咎十月月將在寅（日躔之次謂之月將十月建亥日躔析木爲寅位也）寅爲功曹夜半爲子時以寅加子故以寅子決賊之衆寡於占例甲己子午數九乙庚丑未數八丙辛寅申數七丁壬卯酉數六戊癸辰戌數五巳亥數四故云寅數七子數九（隋書庾季才傳甲數九子數又九）十干寄位於支未爲丁寄位酉爲從魁加於丁丁火剋酉金故云下剋上甲申旬空午未（丁亥在甲申旬中）丁在未位故云有空亡之事也古法有日辰四課而無三傳史但云洋善風角亦不稱六壬

天乙 酉丁　戊天后　亥太陰　子玄武　丑太常
太陰 亥酉　酉天乙　寅白虎
太常 丑亥　申騰蛇　卯天空
天空 卯丑　未朱雀　午六合　己句陳　辰青龍

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有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六壬釋兆六卷六壬之名始見於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七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錢大昕學

道

中庸言道之書也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倫也唯道不外乎五倫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道不虛行有天地而後有天地之道有聖人而後有聖人之道學聖人者為君子之道反是則小人之道非吾所為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有宗之虛无以為道者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其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於窈冥恍忽不可名象之中與孔孟之言道枘鑿不相入矣

張無垢曰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為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為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韓康伯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其注太極云夫有必生于无故太極生兩儀也正義申之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混沌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晉人以老莊說易後儒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五倫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五倫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無不善堯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欲其自別于禽獸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謂良知良能此之謂性善釋氏棄其父母昆弟而不知養雖日談心性何益

忠恕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聖賢之忠恕也離恕而言仁則為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則為硜硜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為仁禮之本也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論語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張問政則曰行之以忠子貢問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後人但以忠為臣道又以捐軀徇國者為忠而忠之義隘矣

言動

衣冠中動作慎不苟言不苟笑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儒者之事也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出法言）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終以亡身王安石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足以禍國

謙讓

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也恭敬辭讓本非兩事舍讓而言敬則空虛無所著雖日言敬而去禮愈遠矣禮者自卑而尊人人與己相接而不知退讓則橫逆及之矣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孔子至聖賢於堯舜而自言竊比老彭謙之至讓之至也有禮者敬人敬人而人恆敬之舍謙讓何以哉

義利

古之士無恆產而有恆心今之士即有恆產猶不能保其有恆心也況無恆產乎臨財苟得臨難苟免好利而不好名雖在庠序其志趣與市井胥徒何以異哉

王伯厚云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

廉恥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此言出於管子而賈生亟稱之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即義不當列為四此非知道之言也孔子論成人則取公綽之不欲論士則

云行己有恥廉恥與禮義本同一源而必別而言之者以行事驗之而抉其有不同也知禮則不妄動知義則不妄交知廉則不妄取知恥則不妄爲古人徇實事而不徇空言故覘國者以四維爲先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無恥也觀二雅之所刺知管子之言必有中矣

宋鄧綰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綰雖無恥猶知人笑罵也章惇召入相人問當國何先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小人無忌憚曾綰之不若矣

方正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義府小人固不足責馬劉貞觀名臣乃亦有比匪之傷乎

儉

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己謂之愛

儉者君子之德也愛與吝小人之事也晏子春秋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譚子化書

李元衡儉說云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止謗

止謗莫如自修王文舒之言也何以止謗曰無辯文中子之言也謗之無實者付之勿辯可矣謗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

改過

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易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子改過以全其名小人文過以益其恥

陸宣公上疏言聖賢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陛下若納諫不違傳之適足增美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

重人不重位

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

公衡卿卿衡長子孫雖達士論不可欺也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弟兄殊趣物議不少貶也謝何曾希高隱謝出何不出而何優于謝矣元白均稱才子元相白不相而元劣于白矣

語錄

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論無所謂語錄也達摩西來自稱教外別傳直指心印數傳以後其徒日衆而語錄興焉支離鄙俚之言奉爲鴻寶併佛所說之經典亦束之高閣矣甚者訶佛罵祖略無忌憚而世之言佛者反尊尙之以爲勝於教律僧甚矣人之好怪也

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于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名

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於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名也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趙岐注好名之人章云好不朽之名者能讓千乘伯夷季札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朱文公不用趙注乃取蘇子瞻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破缶爲說恐非孟子本旨上云好名之人下云苟非其人則其人卽好名之人無

疑矣且自古斷無能讓千乘之國而猶變色於簞豆者稽之於古既無其人度之於情恐無其事陳義雖高不如古注之似淺而實當也

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卿儒家乃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斯言過矣儒而未醇未免雜以老莊之旨

范文正公曰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晁氏客語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薛季宣上孝宗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陳塤言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前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魏了翁奏議好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爲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也

顧寧人曰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

功過相除

鄭康成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見詩蝃蝀）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

公羊傳云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嘆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

忠臣不事二君而不事二君者未必皆忠烈女不更二夫而不更二夫者未必皆烈違君以危社稷雖捐軀不爲忠也制夫以絕似續雖守寡不爲烈也

朱文公議論平實

朱文公云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文公窮理精而好學篤故不爲過高之論若金谿諸子則以爲支離而不足學矣

陳止齋不好辯

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

宋儒經學

王伯厚曰自漢儒至于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授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予嘗見景定建康志有明道書院講義一卷皆王氏所謂支離曼衍之詞也）

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宋景文唐書儒學傳於啖助輩深致貶斥蓋其時孫復石介輩已有此等議論而歐陽公頗好之故於此傳微示異趣以防蔑古之漸其後王安石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爲詭異之解如孫奕說詩黽勉以黽爲蛙說論語老彭以彭爲旁（示兒編）羅璧謂公羊穀梁皆姜姓（識遺）真可入笑林矣

道統

道統二字始見於李元綱聖門事業圖其第一圖曰傳道正統以明道伊川承

孟子其書成於乾道壬辰與朱文公同時

太極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以老莊說易故云爾也濂溪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韓康伯義無極二字亦見老子（復歸于无極）六經初未之有也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較朱文公似勝之

六經注我

林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爲無實而好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云六經皆我注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好古敏以求之子靜何人敢以六經爲我注脚乎尊心而廢學其弊必至於此

引儒入釋

朱文公荅孫敬甫書少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郞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

黃勉齋云近世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則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又其後則盡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馮琦奏疏）

知人之難

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荀卿門人有李斯程氏門人有邢恕章惇從學于邵堯夫秦檜見稱于游定夫大姦若忠君子不能保其終也鄭漁仲爲秦檜所薦吳康侯爲石亨所薦當辭而不辭於出處之義有遺憾矣

法後王

荀卿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詆之愚以爲王氏似未達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荀卿豈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國僭號名雖王實諸侯也孰可以當後王之名而荀子乃肎法之耶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荒唐繆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爲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之所以亡也後儒好爲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爲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後王之說爲無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臣道

人臣以責難於君爲恭陳善閉邪爲敬故汲黯之戇勝于張湯之從臾朱雲之狂賢于孔光之謹慎

大臣不親細務錢穀刑名自有主者非宰相職也陳平好陰謀非以儒進而去古未遠尚識大體自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事以理財用刑熒惑人主甚且謂天變不足畏而燮理陰陽之職置勿講矣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田表聖奏議序）漢文帝唐太宗可謂明主矣而賈誼魏徵上書多憂危之言所以爲良臣

薦賢

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熙寧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見牟巘陵陽居士集）近世大臣有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得公正之譽者豈古今時勢不同歟身家之念重而忠愛之意薄也

黨籍

元祐黨籍三百九人不皆粹然正人也而至今與馬呂並傳者蔡京擠毀以成其名也建文姦黨諸人非皆慷然忠臣也而至今與方練俱傳者成祖肆刑以

成其名也姦臣暴君快意于一時而被其毒者流芳於百世心愈狠而計愈拙當時無惻隱羞惡之心後世豈無是非之心哉徐健庵云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此輩惜未聞斯語

沈圭說

婦人以不嫁為節不若嫁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為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此至正直記所述沈教授圭之言也沈云閒諸傳記未暇攷其詳雖為下等人說然却是救時名論

六先生

琴川志端平初元令王爚于縣學東建六先生祠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玉峯續志淳祐辛丑朝旨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萬學正繪濂溪伊川明道晦翁橫渠南軒之像於從祀壁閒己酉權令吳堅始建祠咸淳丁卯增祀康節涑水東萊共為九人

至元嘉禾志尊經閣之下奉安先聖燕居像兩旁則祠十先生為濂溪康節涑水明道伊川橫渠晦庵南軒上蔡東萊也

宋史禮志淳祐元年正月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從祀景定二年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咸淳三年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士大夫不說學

士大夫不可以無學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言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為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

清慎勤

王隱晉書載李秉家誡云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見魏志李通傳注秉所稱先帝者司馬昭也昭雖篡弒之賊其言不可以人廢今人謂清慎勤三字出于呂氏官箴由未讀裴松之三國志注也

居官忌二事

施彥執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宅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處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蹈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真劫盜也北窗炙輠

科場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日知錄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鈔錄舊作幸而得儁者蓋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沮之以為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愚謂宜以五經文為第一場四書文為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為八股之文不得諉為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剿襲雷同之弊庶幾稍息乎

河防

禹之治水也使由地中行無所謂防也言防而勞費無已遂為國家之大患矣河為北條之川由降水大陸播九河同為逆河以入海者禹之故迹今運道臨清至天津者是也東漢以後河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也千乘郡今武定府自唐至宋金皆由此道金元之閒河漸南決始合汴泗淮以入于海與禹河入海之口相去幾二千里而北條之水改為南條矣其兩岸之隄歲增月益高於民田廬舍且與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無決溢之害不亦難乎今之言河防者以潘季馴為師季馴治河之法不過曰清水可蓄不可洩黃河宜合不宜分而已夫清水之當蓄固不待言黃河之宜合則季馴一人言之非古有是言也禹之治河釃為二渠疏為九道順其性而導之注海何嘗不可分乎鑿其支流束之使歸于一欲藉河水之力以刷海口之沙其計固已

左矣古人云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謂河不宜分而增隄以禦之一朝潰溢隄不能禦又縻國帑以塞之僥倖成功而官吏轉受重賞此國之巨蠹也季馴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謂之習知河務吾不信也

顧寧人曰天啓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于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于游閒無食之人無所不利（日知錄）今之官吏其好利猶昔也隄防日增決溢屢告竭海內之膏脂飽若輩之囊橐賞重罰輕有損無益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深可慮也

通鑑多采善言

司馬溫公通鑑目錄極簡括而多采君臣善言如明主愛一嚬一笑（韓昭侯）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班固）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龔遂）明主可爲忠言（趙充國）勤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王嘉）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任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皆無益百姓（宋均）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第五倫）遣將帥不如任州郡（李固）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崔寔）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王昶）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王述）便宜者便於公宜于民也（顧憲之）史不書惡人君何所畏忌（魏孝文帝）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高熲）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魏徵）循正而行自與志會（唐太宗）執政不能受諫安能諫人人臣納諫與冒白刃何異（同）明主責忤以收忠賢惡順以去佞邪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楊相如）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陸象先）士名重于利吏利重于名（劉晏）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同）六經言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實事未必知知事未必實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諫者當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帝王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有賞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皆陸贄）萬國耳目豈可以機數欺之（韓億）皆古今不易之論以責治名其書斯無媿矣

古語多有本

朱新仲云驚烏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不知本鄒陽書也予謂射狠當道安問狐狸人知爲張綱語不知本於孫寶傳拜爵公朝謝恩私室人知爲羊祜語不知本於王莽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人知爲王羲之蘭亭序不知本于京房傳（房云今之視前）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人知爲孫思邈語不知本于文子（文子云心欲小志欲大）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人知出韓愈爭臣論不知亦本文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人知爲韋彪語不知本于孝經緯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人知爲諸葛亮語不知本于淮南子（淮南志作德）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宋史以爲李孟傳語不知本於王輔嗣注易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宋史以爲蔡元定語不知本于劉子（劉子云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清談

魏晉人言老莊清談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談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遠人後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爲淺近而馳心於空虛窈遠之地與晉人清談奚以異哉（顧寧人云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王安石之新經義亦清談也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經義取士之害士習

文字不苟作

顧寧人曰文須有益于天下後世若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處患難者勿爲怨天尤人之言處貴顯者勿爲矜己傲物之言論學術勿爲非聖悖道之言評人物勿爲黨同醜正之言

文人勿相輕

杜子美詩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愛古人也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爲而不屑爲然猶護惜之不欲人嗤議且曰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推挹如此以視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者猶鷃鵬之與蚍蜉矣

薛能小有才而妄自稱詡其論詩有李白終無取之句又云我生若在開元日

不遣名爲李翰林眞令人絕倒矣能從事蜀川日每短諸葛功業有詩云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其狂惑喪心如此宜乎不令終也

杜牧之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牧之可謂失言矣元白諷諭詩意存諷直豈皆淫媟之詞若反脣相稽牧之獨無媟語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立言者其戒之

文人浮薄

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無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婆兒則幾于大不敬矣李衛公竊慫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誕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僞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詩文盜竊

皎然詩式著偷語偷義偷勢之例三者雖巧拙攸分其爲偷一也後代詩文家能免於三偷者寡矣

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姚察撰漢書訓纂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

唐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時人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今之舉業文字大率生吞活剝其詞必己出者百無一二士習之不端於作文見之矣

釋氏輪迴之說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釋氏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列子書晉時始行恐即晉人依託

釋道俱盛于東晉

晉書何充傳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坦之傳）殷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桓玄來攻猶勤請禱（仲堪傳）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王羲之傳）郗愔事天師道子超奉佛（郗超傳）杜子恭世傳五斗米道（南史杜京產傳）當時士大夫好尙迂怪如此此晉之所以日衰也王導江左夷吾而世說載其拜揚州刺史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導之孫珣珉以法護僧彌爲小字珣又捨宅爲寺則王氏亦好佛矣

治生

清波雜志云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俛育粗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大昕案福从示不从衣宋人不講小學故多謬解）

許魯齋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生理不足則于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于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故井上之李甘于彈鋏之魚五侯之鯖劣于牆東之儈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八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錢大昕學

宋槧本

今人重宋槧本書謂必無差謬却不盡然陸放翁跋歷代陵名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是南宋初刻本已不能無誤矣張淳儀禮識誤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舉各本異同甚多善讀者當擇而取之若偶據一本信以爲必不可易此書估之議論轉爲大方所笑者也

蘇子瞻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予向見宋槧本有避亶字注从面从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岳倦翁愧郯錄有一條云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丄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迴避由于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亶烜二字不知何時著令何人陳奏也

借書

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遞以矜己妒彼見譏於世蜀志 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南史 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同上 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北史 蘇東坡在黃州有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見與秦太虛書

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鬻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清波雜志 然世固有三等人不可借不還一也污損二也妄改三也守先人之手澤擇其人而借之則賢子孫之事也

引書記卷數

余蕭客仲林云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兩書然亦偶有一二條耳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在程大昌前頃閱道藏見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懸河唐人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全書總目謂李匡乂資暇集引證典多注出某卷匡乂亦唐人

下走

鄭朋奏記蕭望之自稱下走應劭曰下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司馬遷與任安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牛馬走卽下走也上稱官名下則自謙之詞或解爲太史公之牛馬走則迂而鑿矣

陳椽

史記貨殖傳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小司馬以陳椽爲經營馳逐之意予謂史記多古語陳椽猶馳逐皆雙聲

關穿

論衡程材篇春秋五經義相關穿關穿猶言貫穿也

仳脇

論衡骨相篇晉公子重耳仳脇爲諸侯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仳脇卽駢脅也仳駢聲相近

奧儂

南史王敬則傳有懊儂字一切經音義懊儂今皆作惱同奴道反懊憹憂痛也予謂懊惱聲相近詩遭我乎峱之閒漢書峱作嶩

佚蕩

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讜晉灼曰佚蕩緩也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蕩亦作傷韋佚爲替傷蕩爲黨晉音鐵儻司馬遷傳倜儻非常之人與晉音亦相近說文跌踼也亦佚蕩之異文

翠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案說文[illegible]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閒介

閒介雙聲字出孟子山徑之蹊閒介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趙之朱文公章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易

予向謂漢儒讀經字有異義無異音今又得一證易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申其義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是鄭讀易簡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晉宋以後分去入兩讀而周簡子（名宏正）遂不用易簡義謂易者易也（音易）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若然則易與變易更何分別不應列爲三義矣自一字分數音而經學益多穿鑿之解葛稚川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也

賈誼書引顓頊曰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今人讀善惡各分兩音苟知緣善而善緣惡而惡之義則分之無可分矣

夫差

前卷言吳王夫差之差可押麻韻引羅虬比紅兒詩按宋之問浣紗篇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蘿更蒙遮一行霸句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敎顰亦相誇是唐初人已讀此音

非三公而稱公

史家之例非三公不稱公顧氏日知錄言之詳矣晉宋以後即有不盡然者南史謝朓傳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朓死於齊代休文未嘗位三公也虞愿傳王秀之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虞寄傳或謂陳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及寶應敗走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丘靈鞠傳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代友改字

范淳父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正諱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范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繁而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字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如何如何（見墨莊漫錄）按夢得字與劉賓客同而名又有禹字當時必有以爲慕劉者故溫公帖有正諱之語

宮中稱呼

宋太祖稱杜太后爲孃孃（見鐵圍山叢談）高宗稱徽宗爲爹爹稱韋太后爲大姐姐太后稱帝爲哥內禪後稱孝宗爲大哥（見四朝聞見錄）

婦人稱阿

漢魏婦女有稱阿者如陳皇后小字阿嬌及寡婦左阿君見於游俠傳荀攸妾阿鶩見魏志朱建平傳六朝多以阿系姓如晉書中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晉書）唐周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南齊書）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唐書安樂公主傳阿武子尙爲天子洪景伯云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則南宋猶然今則公私俱無此語矣

北史隋房陵王勇傳昭訓雲嬖幸皇后忿怒曰睍地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婦人稱奴

婦人自稱奴蓋始於宋時嘗見猗覺寮雜記云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是宋時婦女以奴爲美稱宋季二王航海楊太后垂簾對羣臣猶稱奴此其證矣予按六朝人多自稱儂蘇東坡詩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儂家猶奴家也奴即儂之轉聲唐詩紀事載昭宗菩薩蠻詞何處是英雄迎奴歸故宮則天子亦以此自稱矣（或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蓋後人嫌其俚改之）

老

今世友朋相狎呼其姓加以老字亦有本白樂天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

試覓老劉看韻夢得北史石曜持絹一匹謂斛律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是北齊人嘗以老石自稱矣若老杜老蘇別於小杜大蘇言之非當時相

稱

又有稱其人字者蘇東坡詩老可能爲竹寫真謂文與可也今人多稱其上一字僧亦稱下一字東坡詩不知老奘幾時歸謂玄奘

小名鐵柱

北方小兒乳名多稱柱兒或稱鐵柱兒予讀辛稼軒清平樂詞爲兒鐵柱作也其詞云靈皇醮罷福祿都來也試引鵷雛花樹下斷了驚驚怕怕從今日日聰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鐵柱無災無難公卿則鐵柱之名宋時已有之矣

五行命名

今以好以五行偏旁命名遞及子孫取相生之義蓋盛於宋時　尹源弟洙源子林林子焞洙子構　秦檜兄梓弟棣檜子熺孫塤堪曾孫鉅玄孫浚灝　朱松子熹孫塾埜在曾孫鉅鈞鑑鐸銓玄孫淵洽潛墉濬澄　李燾子垕塈塾埜壁埴孫鏜鋹鑑鈜鋑鑄鐮銓　陳源子櫟孫照勳曾孫埜圻基玄孫鍫是也予讀昌黎集有王屋縣尉畢坰墓誌其大父名構父名炕弟名增子四人鑄釬鍊銳則唐人已有之今東雅堂本炕作杭注云杭本作炕攷唐書畢構傳亦作炕則杭本是也又唐史崔鉉子沆裴均子鍔高釴弟銖鍇釴子湜鍇子湘渙皇甫湜子松當亦取此義

義

會稽志義井在府東二里下爲大井甃丈上設三井口以受汲覆以大亭遇旱歲不減尤宜染練義者蓋以衆所共汲爲名今世俗置產以給族人曰義莊置學以教鄉曲子弟曰義學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漿闢地爲叢冢以藏暴骨曰義冢東坡先生謫黃州取諸郡所餉酒置一器中以觴客曰義樽近時州縣衆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衆同之意又俚俗有義父母義子孫義兄弟衣加襴曰義襴以變作者加首曰義髻此又不可曉也大昕案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則義米義舍之名自漢已有之朱新仲云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

臘

一切經音義云臘歲終祭神之名經中言臘諸經律中或言歲今比邱或言臘或云夏或言雨皆取一終之義案天竺多雨名雨安居從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土火羅諸國至十二月安居今言臘者亦近是也此方言夏安居各就其事制名也卷十四　杜子美舊雨來今雨不來之語蓋取諸此

漢唐金價

履齋示兒編云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即是金百斤爲錢百萬也高祖爲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爲反閒捐金四萬斤使漢金不賤何以至此如唐時必責太宗以千金寧孔穎達能諫太子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野客叢書云據秦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　日知錄云洪武八年金一兩當銀四兩十八年一兩當銀五兩永樂中一兩當銀七兩幼時見萬曆中赤金止七八換崇禎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矣

大斗大兩大尺

唐律疏義引雜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稱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　據隋書律曆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于隋開皇閒唐初沿而不改耳

元寶

輟耕錄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

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閒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是元寶重五十兩起于元世也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閒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是金時銀鋌已有重五十兩者但當時無元寶之名

錠

古人稱金銀曰鋌今用錠字按廣韻錠有兩音一丁定切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鐙一徒徑切錫屬俱與銀鋌義不協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爲定後移其名于銀又加金旁

浙東斗尺

至正直記浙東斗尺皆存故宋遺製斗謂之百合足比今之官數八升也（謂官數百三十合）尺謂之百分比今之官數八寸吾鄉絕無此樣皆用官樣至宜興則閒有之杭城又有七升斗七寸尺者謂之小百合小百分也鄙俗則有二樣二斗五升者曰料五斗曰斢（料音勢去聲）

四柱

今官司錢糧交代必造四柱冊四柱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也至正直記云人家出納財貨者謂之掌事計算私籍其式有四一曰舊管二曰新收三曰開除四曰見在則元時已有此名目

火耗

元史刑法志諸產金之地有司歲徵金課其有巧立名色廣取用錢及多稱金數尅除火耗爲民害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之火耗兩字見於史始此

孝弟

古人惟子孫稱孝詩綏予孝子孝孫徂位皆廟中之稱後代以弟承兄則有稱孝弟者續通鑑長編載嘉祐八年孫抃等議云太祖之廟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是也俚俗之稱更有可笑者蘇州府圓妙觀前甎塔近年傾圮土人拾得一甎其文云條坊巷街北面南居清信弟子奉三寶女弟子孝妻傅氏妙喜同孝男虞宗臣宗禧宗孟等蓋宋時所刻又盤門內西拌環巷石井闌上有孝夫某爲亡妻何氏四乙娘字嘉泰元年正月刻又府前西米巷石井闌有孝夫某爲亡前妻黄氏十四娘字嘉定十七年十二月刻是宋時有孝夫孝妻之稱

契姪

陸子靜集有楊承奉墓碣末題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褒成侯未嘗徙封

後漢書孔僖傳建武十三年世祖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是永元以後孔氏嗣侯者皆當稱褒亭不當云褒成矣乃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而曲阜孔廟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敕碑立于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皆在永元之後而稱褒成侯如故洪氏隸釋以爲損未嘗徙封固信而有徵矣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于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仞爲徙封耳攷魏黄初二年詔亦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徙封褒亭之事也

嘉祥縣南武山

日知錄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予謂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即漢武氏石室也

錢讓

錢讓事不見於史冊湖州府長興縣志皆列入人物所載事迹未可盡信如征東大將軍漢時未有此官又云天子臨喪哀慟給兵吏加威儀還葬故鄉恐亦非實漢世天子臨大臣喪事不恆有讓位非三公世非外戚何緣邀此異數藉令有之何以史不一見其名乎唯爲郡將訴冤一事最可稱而吳郡志牧守未

見薛固名不知志何所據也錢氏舊譜又載九江寇周生苑容擾淮泗徐揚閩詔拜讓廣陵太守征東大將軍都督江左六州諸軍事斬賊帥徐鳳謝安于陣而苑容周生等自縛款首桓帝嘉其功封富春侯以苑史譜之俱無影響大率後人附會之詞攷鄭樵氏族略云漢哀平間錢遜爲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而讓亦官廣陵太守意者讓遜本即一人來滌避宋濮安懿王諱改讓爲遜乎

錢珝

唐詩紀事以錢珝爲吏部尙書徽之子攷唐書徽傳徽子可復方義方義之下乃云子珝是珝爲方義之子非徽子矣珝以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攷王摶罷相在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珝之貶斥當在此時而韓文公薦錢徽自代狀稱其年輩皆在臣前文公生于大曆戊申至乾寧丙辰已百二十九年矣而徽又長于文公其子恐無逮事昭宗者計有功殆誤會唐書之文也唐書珝字瑞文與名相應而紀事作端文亦誤

袁高題名

唐詩紀事載袁高茶山詩又云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此詩一章刻石在貢焙院是詩爲建中二年所作矣頃得高題名於長興之小石山即顧渚支峯其文云大唐州刺史臣袁高奉詔修茶□乾至□山最高堂賦茶山詩興元甲子歲三春十日則是賦詩在興元元年非建中二年也其詩云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遶天涯所獻愈艱勤蓋興元春朱泚竊號長安德宗西幸奉天故有此語若在建中二年則不得云皇帝尙巡狩矣唐史袁高傳失載刺湖州事李吉甫茶山詩述碑陰記述高所歷官云德宗嗣位累遷尙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權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本則高之徵拜給事中即在興元甲子冬也

于頔茶山詩述

金石錄第一千六百十六唐茶山詩幷詩述詩袁高撰詩述于頔撰徐璹正書第一千六百十七唐詩述碑陰記李吉甫撰徐璹正書貞元十年正月此碑久亡而于頔題名尙存在長興縣小石山正書十五行文云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刺史臣于頔遵奉詔命詣顧渚茶院修貢畢登西顧山最高堂汲嚴泉□□□（似是茶字）□□□（似是觀字）前刺史□□□袁公留題□□（似是刻字）茶山詩于石大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春三月書茶山詩述之刻即在是年又逾二載而吉甫爲文記之則袁高已卒矣唐詩紀事謂高卒于憲宗時亦非也唐書高傳云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蹇贈禮部尙書非謂卒于憲宗時

瞿鏡濤云袁高于頔兩題名茶字凡五見皆作茶唐人稍于六書不肯輕作俗字如此

六先生

朱文公有六先生贊謂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也端平初常熟令王爚于縣學建六先生祠祀濂溪橫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軒淳祐辛丑令州縣學各建六先生祠其後有稱九先生者則於六人之外增康節涑水東萊也又有稱十先生者則於九人之外增上蔡一人也

生日

古有上壽之禮無慶生日之禮漢書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秖是賀生子非賀生日也唐中宗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帝誕辰內殿宴羣臣聯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以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萼樓下終宴尙書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此帝王生日上壽之始也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麪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且遣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餞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爲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也攷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

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鎭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嘗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東坡內制集具載賜生日詔自宰相執政而外又有賜皇叔祖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祖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祚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咸寧郡王俁生日禮物口宣賜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叔荆王顥生日禮物口宣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賜濟陽郡王曹佾生日禮物口宣是宋時親王等生日均有賜禮物之例不特宰相也

生日獻詩詞

西清詩話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於唐末

履齋示兒編云魏仲先壽萊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

明道雜志潞公以太尉鎭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孔毅夫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雖未可信然生日獻詩詞盡盛於北宋時矣

東坡集有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詩有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次韻爲謝詩有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詩有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詩又有表弟程德孺生日詩趙倅成伯母生日口號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詩

吳曾漫錄秦益公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庶人尊聞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鄴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時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頗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曾魯公張文定生日詩

宋或可談云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宅畫軸紅繡囊緘之謂必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于廳事標所獻人名銜于其下頁久引客熱香共相瞻禮其閒無壽星者或用佛像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前慚懼失措

禁見任官生日受所屬禮物

紹興二十六年閏十月壬寅詔內外見任官因生日受所屬慶賀之禮及與之者各徒三年贓重者依本法自秦檜擅權四方皆以其生日致饋其後州郡監司率受此禮極其僭侈太學錄范成象面對以爲言故立法見繫年要錄

魏華父云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於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它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

爵里刺

釋名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世語夏侯榮七歲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徧談不誤一人三國志注後漢書禰衡傳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穎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井丹傳未嘗修刺候人仇覽傳齎刺就房謁之童恢傳掾屬悉投刺去皆在東漢之世而王充論衡稱韓生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則西京已有之

宋名刺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閒有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校書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

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覩之宜泚顙矣

周煇清波雜志云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紙背積見元祐閒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疏

齊物

王伯厚謂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誤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荅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為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為名其誤不始康節也

梓潼神

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唐天寶十年監察御史王岳靈撰張惡子廟碑見唐詩紀事李商隱題張惡子廟詩下馬捧椒漿迎神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

王鐸謁梓潼張惡子廟詩盛唐聖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濟順名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劍門喜氣隨雷動玉壘韶光待賊平唯報關東諸將相柱天功業賴陰兵判度支蕭遘和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護蜀城斬馬威稜應埽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酇侯為國親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時僖宗解劍贈神故二公賦詩

吳自牧夢粱錄梓潼帝君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忠文英武孝德仁聖王是南宋行都已立此祠也新定續志載葉夢鼎梓潼真君祠記云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間科級是南宋之季外府州亦立此祠矣

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為文昌之宮徽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實主之

魁星

學校祀魁星於古未之聞也按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為一學偉觀前知州吳槃既勤楼斲今侯錢可則始丹堊其上以奉魁星郡人方逢辰書其扁是南宋已有之矣顧氏日知錄謂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而改奎為魁又謂魁非佳語皆非也北斗以魁為首故有九魁之稱而凡物之首人之帥皆以魁名之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揚雄甘泉賦冠倫魁能能古台字魁能即魁台也杜子美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謂其為宰相之門也魁士名人之語見于呂氏春秋而史記云狀貌魁梧奇偉皆非不美之詞宋人稱狀元為廷魁(見石刻鋪敘)上舍第一人為上舍魁(見文獻通考)由來已久無可置議天官書奎為封豕為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魯人奎婁為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傅會之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證之新定志則為斗魁非奎宿明矣奎為西方之宿而顧以為北方玄武之宿亦誤

道人道士之別

六朝以道人為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是道人與道士較然有別矣南史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即沙門

天師

天師之稱始見于莊子特一時尊敬之詞非以為號也後漢張陵始以五斗道眩惑漢沔閒其孫魯據有漢中魏武授以侯爵後來習其教者妄稱陵為天師水經注沔水篇云瀘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又江水篇云平都縣有天師治皆謂張陵也晉南渡後士大夫多有奉五斗米道者或謂之天師道晉書何充傳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殷仲堪傳少奉天

師道王恭傳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由是妖妄之稱始登正史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遇大神稱太上老君謂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誠條善之人無所師授故來授汝天師之位云云益誕謾可笑矣

棊局

韋昭博弈論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李善注引邯鄲淳藝經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沈存中云奕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與後世法不同今世棊局縱橫各十九道未詳何人所加予嘗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棊譜也）首載孫策賜呂範晉武帝賜王武子兩局皆十九道疑後人假託也

籤詩

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以決休咎其來久矣祠山事要云祠山籤辭一百二十八首紹興十一年郡人勇樞經從毗陵之無錫遙見山顛有祠宇甚麗指問路人云張王廟勇因致敬得此籤辭已而下山回顧即無所有旣歸寓置祠山此祠山張王之籤也老學庵筆記云道僧則擎乞籤於射洪白厓陸使君祠使君以杜詩爲籤得全家隱鹿門之篇此射洪神之籤也皆在南宋初周密癸辛雜識載太學忠文廟祠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一同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九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錢大昕學

吳郡志沿革之誤

范石湖吳郡志云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漢改九江為淮南卽以封布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後封兄子濞為吳王以上三國盡得揚州之地吳與會稽皆在封域中大昕案志所云三國者謂九江淮南吳也今攷之殊不然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布所得者僅壽春以西耳若彭城廣陵以南至吳會稽皆屬項羽在梁楚九郡之內漢滅項氏封韓信為楚王其時吳會稽盡屬楚及韓信廢分其地為荆楚兩國始改屬荆王劉賈賈為英布所殺改封兄子濞為吳王始屬吳然則吳會稽之地漢初屬楚繼屬荆繼屬吳史文班班可攷與九江淮南了不相涉英布雖曾殺賈不旋踵為漢所誅初不能有其地吳郡志會荆楚而繫之淮南可謂謬之甚也

吳地記

陸廣微事迹無可攷所撰吳地記云自周敬王六年至今唐乾符三年則是唐僖宗朝人而唐藝文志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于錄吳江一縣吳越有國日始置而卷內有續添吳江縣云云殆後人羼入

姑蘇志

王文恪撰姑蘇志成楊南峯詆為不通謂當稱蘇州府志不可用古地名又不可以一地該一郡此語流傳到今僉以為不可易矣予謂南峯知其一未知其二昔梁克家撰三山志矣不云福州志也陳耆卿撰赤城志矣不云台州志也文恪亦行古之道耳志蘇州而名以姑蘇豈遂為大失哉

長洲

王伯厚謂長洲名縣始于唐武后時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謂廣陵之吳非今長洲縣其說信矣然吳自有長洲盧熊蘇州府志引越絕書闔閭走犬長州西漢書王莽始建國四年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又魏武帝對吳使徐詳云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將軍游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左思賦云佩長洲之茂苑元和郡縣志長洲縣取長洲苑為名在縣西南七十里或云在太湖北岸闔閭游獵處圖經亦云吳縣西南七十里有長洲鄉則吳之有長洲舊矣左太沖所賦盡孫吳之都其時廣陵不在吳境則今人稱長洲為茂苑未可厚非也

松江

唐人詩文稱松江者卽今吳江縣地非今松江府也松江首受太湖經吳江崑山嘉定青浦至上海縣合黃浦入海亦名吳松江唐時未有吳江縣則松江上流為吳縣南境士大夫游宦自蘇至湖杭二州皆取道焉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張翰在京師思松江鱸魚鱠張志和漁父詞松江蟹舍主人歡陸龜蒙松江蟹舍賦杜牧松江夜泊詩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皆謂吳江也韓退之撰王仲舒碑文云在蘇州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盡為隄於吳江非華亭也元升華亭縣為松江府自是松江之名移於華亭世遂不知吳江之為松江矣今之吳江縣吳越錢氏時謂之南北兩城防遏所見北山小集

沈恭子

顏魯公書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本刻于虎丘山巖今不復存矣皮陸松陵集有補沈恭子詩不知恭子何人予按南史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令御史中丞陳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郎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以疾卒于吳中贈侍中謚恭子六朝文臣無封爵而得謚者例稱子如任昉稱敬子周宏正稱簡子之類不一而足則沈恭子必初明無疑矣南史儒林傳顧越棲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則虎丘固恭子觴詠之地其字初明或作禮明未審孰是

陸德明

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或謂癸卯為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今攷唐書本傳但云高祖釋奠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又云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是元朗卒高祖朝不及事太宗也元朗嘗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于陳高宗太建六年甲午至後主至

德元年癸卯相距十載元朗年當在三十左右若貞觀癸卯尙存則耄耋頹齡恐不能著書矣又此書所錄注解傳述人多是南士沈重晚雖仕周其書久行江左此外北方學者絶不齒及可證元朗著此書在陳而不在隋唐也

陸暢

陸暢字達夫吳郡人入蜀謁韋皋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皋大喜皋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聞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謗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曰貴門多禮法併予食辣麨殆不可過張籍贈暢詩共踏長安街裏塵吳洲獨作未歸身胥門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塘與問人

徐半千

宋太宗實錄雍熙四年九月壬戌賜殿前承旨徐半千同進士出身仍賜綠袍及錢十萬以其上章言時政也端拱元年三月先是蘇州人徐半千詣闕上書言事上召見與語頗奇之因賜名巖叟擢爲陳州戶曹掾巖叟請告歸鄉里迎妻子因恐喝州郡恣爲不法事本路轉運使以聞上怒杖巖叟流海島巖叟事不見宋史而郡志亦不載入今舉以補備鄉邦舊聞

黃策

紹興元年七月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秘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泰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二年四月直秘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贓爲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于朝命案其事既而策亦以贓廢（繫年要錄）

張伯顏

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元同知池州路事張伯顏所刊伯顏未詳其籍貫頃讀鄭元祐僑吳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蓋代其子都中作文稱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以謹飭小心仕於朝儤直殿廬成宗賜名伯顏大德五年授將作院判官十年冬出爲泉州路治中至大初陞邵武路同知明年改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年超遷大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年六十有五告老於朝乃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三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相城私第葬同邑益地鄉謝澤源清河侯之兆乃知伯顏爲吾吳人宜其文雅好事異於俗吏也伯顏父顯官至江淮財賦副總管追封清河郡伯伯顏所授平江路總管乃是致仕所加虛銜不當列於郡守題名表至其父子葬地當見於冢墓門而府志俱闕之

胡惠齋

黃由（淳熙八年狀元）妻平江胡氏號惠齋給事胡公女也（胡名晉臣見游宦紀聞）能艸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有艸書禊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所難（見書史會要）又云黃子由尙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於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嚼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艸行書相傳惠齋書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藉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舊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鉏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李諒

唐長慶四年李諒爲蘇州刺史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有首開三百六旬曆新知四十九年非當官補拙猶勤慮游宦量才已息機之句白樂天答詩云領郡慙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生友又云憑鶯傳語與李六倩雁將書寄元九莫歎一日日催人且喜一年年入手微之和韻云自驚身上

添年紀佚樂心中小是非責富祝來何所遂聽明轉得轉無機（自注祝富貴徼晴明當正旦宣雅故事）諒字復言嘗官中丞白樂天以是年罷杭州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明年改元寶曆三月除守蘇州當即與李文代也劉夢得以太和六年守蘇州與樂天相去六七年矣

滕甫知蘇州年月

吳郡志牧守題名滕甫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在治平閒據本傳甫於英宗朝未嘗授外任且右光祿大夫亦是元豐以後官不應治平中有之其說固未可信今府志則云熙寧八年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潮州改任十一月改知揚州以本傳攷之甫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此是熙寧閒事蓋未嘗除揚州也其後黜爲池州改安州又貶居筠州上章自訟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攷哲宗以元豐八年即位則甫之除蘇州當在元豐八年必非熙寧矣潮亦必湖字之誤（東坡集載滕公墓誌正作湖州案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知青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移知齊州尋命甫知鄆州閏四月知鄆州滕甫移知潮州甫遭父喪不果赴是月壬子留甫翰林侍讀學士權御侍郎滕甫遭喪服闋與知州是熙寧八年十一月乃甫持服家居之日安得有自蘇移揚之事乎）

程師孟無知蘇州事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程師孟熙寧中任按宋史師孟傳但云知南康軍楚州洪州福州廣州越州青州未嘗有知蘇州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臚舉牧鄉郡者亦不及師孟名蓋石湖修志時唯南渡牧守題名碑石具在其餘皆爲兵火所燬雖廣爲采訪固不能無舛譌矣或係之熙寧六年攷其時師孟正在廣州予家藏諫議程公積兩記石刻年月分明無緣至蘇也

章岵

吳郡志章岵事凡三見第二卷風俗門記元豐閒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爲十老會（十老會中有程師孟以元豐四年方致仕熙寧中猶未歸田也）米黻爲之序云中散大夫河閒公靜鎮吳國四周星紀第十一卷牧守門云章岵元豐中以朝議大夫守郡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章硬頸又題名門云章岵朝議大夫元豐五年據此三條岵守郡實在元豐閒其寄祿官或云朝議大夫或云中散大夫蓋由朝議轉中散也今府志題名前云章岵熙寧五年以中散大夫知軍州事中閒隔程師孟王誨胡宗愈三人又云章岵熙寧七年再任八年八月提舉崇禧觀則大誤矣據續通鑑長編章岵以熙寧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除兩浙轉運則未嘗奉祠也朝議中散皆元豐改官制以後之稱若岵果以熙寧中莅郡當以卿監繫銜不當云中散也宋制知州三年爲一任任滿受代去亦有再留一任者據米黻序有四周星紀之語則岵任滿之後又復留任非去而復來也府志誤以元豐爲熙寧又無處安王誨等乃分爲前後兩任此誣妄之甚者也（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云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序末題元豐七年計其初任必元豐四年也楊景略當即代章岵者滕甫想即在景略之後）

楊景略

吳郡志郡守題名楊景略繫於元豐朝今府志云熙寧八年十一月以朝散郎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改任元祐元年五月仍改知揚州此亦誤以元豐爲熙寧也按蘇子容集有楊景略墓志云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是景略守蘇在元豐七年以後之明證宋制郡守三年一代豈有熙寧八年乙卯至元祐元年丙寅中隔十餘年不易任之理乎新志亦疑其誤而不能質言今當據墓誌改正

豐稷

吳郡志牧守題名有豐稷云樞密直學士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到崇寧元年二月知越州此據壁記所載年月分明今府志削而不書殆以宋史本傳但云知越不言知蘇故略之歟然所帶樞密直學士之職與史未嘗不合蓋先除蘇而後改越耳史傳於本人歷任偶有遺漏正當據碑刻以補之況豐清敏元祐正人莅任已三四月前志所有後人輒以意去之非也

岑仲翔

唐岑羲字伯華爲金壇令弟仲翔長洲令仲休溧水令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曰毋遺江東三岑

賀方回家藏書

紹興二年正月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讐書以實三館二月戊午將

仕郎賀廉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廉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廉鑄子也（繫年要錄）方回本越人徙居吳之醋坊橋

程公闢

程師孟字公闢吳郡人見宋史循吏傳王介甫有送程公闢得謝還姑蘇詩云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傳林塘傳畫去吳王花草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爲誰開自注云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案中甫者王介也微之逸少皆取古人同姓者相況公闢自知青州告老以正議大夫致仕時元豐四年也正議視六曹侍郎故用碧落字

程氏蝸廬

程俱葺蝸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四海無廬置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烏下正擬身全木雁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自注云張志和結廬東郭茨以生草予結廬皆竹椽松柱故有松竹之句小齋曰勝義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程俱有採石賦頗寓諷諫之旨

韓世忠宅

紹興四年二月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勔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繫年要錄）

范旻器非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范旻器墓在楞伽山案旻器名不見史傳據樓鑰義莊記知爲文正長子監簿五世孫又知其爲之柔之兄又知其有興復義莊之功然樓記但云旻器一布衣安得有翰林學士之稱宋制翰林又不爲贈官蓋舊志所書官名誤也

惠元祐事不足信

文淵閣學士鄧州總管惠元祐墓按元祐不見於舊志唯新志冢墓門附載王居正所撰傳云元祐字吉甫扶風人元符詔求直言元祐表陳治亂安危所係事宜十條帝善之授國子監直講加文林閣學士淵聖即位晉文淵閣學士兼領鄧州路斡离不圍京師守帥大戰於幕天坡元祐爲左翼命神臂弓射却之一軍獨全睿聖即位揚州金人大舉入寇元祐與內侍鄺詢翼帝出至瓜洲遇小舟得渡纔從王忠勞備著卒葬平江堵城元祐少好孫吳學及居洛陽與尹焞遊更向儒術崇寧初以劾朱勔忤蔡京意削籍歸紹興初秦檜用事元祐乞身居湖州大全港絕口不言國事少識岳飛於微賤約爲死友靖康初睿聖文湘州（湘當作相）薦飛於王後聞飛死不食數日而卒此傳未審出自何書要是誕妄不足信略舉數端證之如文林閣學士文淵閣學士宋時無此官名亦不聞建此閣其不足信一也宋世文武各有流品不相雜用元祐既少習孫吳及聞尹和靖之學改就儒術官至國子直講則是文資何緣却爲鄧州總管其不足信二也朱勔以花石得幸在政和宣和之世若崇寧初勔猶未列仕路何得有劾勔之事其不足信三也宋史岳飛傳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不聞又有元祐薦之其不足信四也當姑存鄧州總管職名而刪文淵閣學士五字

富嚴墓

富氏世家河南司空嚴嘉祐中以秘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烝嘗護松檟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爲吳郡人（北山小集富延年墓誌）

蔣彝墓

朝散郎直秘閣贈徽猷閣待制蔣彝墓在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程俱撰誌銘（見北山小集）

彝字子有禮部侍郎堂之子父長源朝奉大夫彝以父遺表恩調秀州崇德令政和二年蔡京復當國令權提轄陝西坑冶催促鑄錢事累遷至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常平事是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留八年移永興軍路未行改直秘閣權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累遷朝散郎二浙戶口率隨丁

口避吏賦丁籍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爲羨餘遣或至數十年編戶垙鮮獲免者錮繫相屬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抬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願一切蠲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發運司以遣滯勑詔免所官落職予筦庫已而御筆除直秘閣管句亳州明道宮累遷朝奉大夫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卒於官明年特贈徽猷閣待制

鄭鋒墓

吏部員外郎鄭鋒墓在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其妻安人錢氏合葬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安人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璙爲中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諦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爲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中散子承爲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鄭公鋒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卒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作肅登進士第作乂預薦書皆好學自持

朱耜墓

宣義郎知江陰縣朱耜墓在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程俱撰誌銘（北山小集）耜字元益吳人曾大父儋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知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公緯光祿卿贈特進父長文秘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爲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圃先生元益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調婺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喪爲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憂終喪爲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宣和元年二月葬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發以狀請銘

楊懿孺墓

承奉郎楊懿孺墓在長洲縣武邱鄉祖輿墩之原程俱撰誌銘其略云懿孺字彝父世爲建州浦城人曾祖有鄰贈太僕少卿祖侁贈光祿卿父諱尚書屯田員外郎屯田始葬常州無錫縣諸孤因家長洲遂爲吳郡人三預鄉貢五試禮部卒不第崇寧二年特奏名始授潁州文學監杭州富陽縣茶場遇郊恩以將仕郎權亳州城父縣主簿入貲覃恩遷登仕郎調洪州南昌縣主簿居一年忽載棄子歸吳下且告老以承奉郎致仕又七年乃卒年七十有六宣和四年九月辛酉葬（北山小集）

程北山云吳郡有二老焉或仕或不仕皆隱者也居城之東北曰方公惟深居城之東南曰楊公懿孺余少壯客吳下獲交焉宣和四年春二老相繼歿皆誌其墓

趙棠儔墓

通判趙棠儔墓在吳縣至德鄉茶塢山弟棠修撰文并書誌石今在法螺庵

同年醻唱詩

府學儀門有石刻同年醻唱詩宋紹熙元年提刑建陽袁說友起巖提舉常平建陽張體仁元善招集同年之在吳者於姑蘇之臺起巖首賦唐律一章而元善依韻和之同作者咸欽亮仲鄭章澥仲濟唐子壽致遠王藝文卿陳德明光宗周承勳晞稷胡元功國敏趙彥衛景安趙彥真從簡（舊名彥能）趙彥瓊中玉章題浦城陳題三山周題桐川三趙皆宗室題淩儀至成王胡皆題胥臺則吳人也唯子壽不署里居以吳郡志證之亦是吳人序之者石湖居士范成大書之者歷陽龔頤正亦家於吳者也宋史列傳有詹體仁即碑之張體仁葉水心爲體仁誌墓述其改姓事史家失書攷古者必疑其非一人也說友官至執政其帥蜀時嘗撰成都文類亦風雅好事者攷吳郡進士題名章胡唐王成五人皆隆興元年本待問榜登第

吳江學宋元碑

吳江縣學有宋淳熙五年重修縣學記趙孟覲書撰人姓名以石斷裂不可見其官則權知饒州也又嘉定八年正月重修大成殿記寶謨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黃由撰權刑部尚書兼侍讀范之柔正書又元碑二通一爲至正十一

年五月吳江州興修儒學記陸居仁爲文朱庭珪正書一爲至正十三年十月
吳江州儒學大成樂記許從宣撰林鏞正書

渡僧橋石刻

閶門外渡僧橋當水陸之衝予往來者數矣曩王西沚語予曾見宋碑訪之廿年未得瞿埈鏡濤於吳市買得一紙蓋咸淳十年十月僧元愷等募緣重修記首云渡僧橋建在至道年閒緣起得名具載舊記所謂舊記者久已湮沒即此石亦不知所在矣其云判府提舉節制閣學潛侍書者潛說友君高也前判府倪侍郎者倪普君澤也記文與書俱不甚佳然郡橋梁既不詳言金石者亦未之及故識其略云

蘇州府儒學誌

蔡昂蘇州府儒學誌四卷前有徐源吳寬王鏊沈杰林庭㭿諸序刻成于正德癸酉有祝允明跋昂字惟中吳縣人由歲貢官九江府推官書成時已踰七袠矣誌頗載石刻黃山谷食時五觀帖慶元三年趙彥逾摹刻於建康之玉麟堂次年虞儔又刺于浙西憲司之明清堂蘇州即浙憲治所也明正德中此碑尚在郡學今訪之不可得矣

先大父生平著述久已風行海內是書刻成于乙丑歲未及十年而刷印日繁間有磨滅數十條不能辨字爾留長夏並取舊本及金石跋尾中漫漶者付之梓人悉加補葺庶爲完善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孫男師康百拜謹記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二十

十駕齋養新餘錄總目

卷上

簪當作戠　像
武王克殷之年　蜀石經毛詩
左傳服杜之學　春秋十二公紀年
太歲超辰立成　春秋正義宋槧本
譙周注論語　孟季子問公都子
諸經音　大題在下
晉當從唐本說文作晉　思
古今音異

卷中

史漢目錄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太史公李延壽　史記年表
漢書王子侯誤字　蘇林音胻爲甄
漢人異讀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三國志注　史傳稱人字
晉書地理志之誤　毛寶傳誤
朱序傳誤　劉遠
孟康　何法盛書
王劭齊隋二史　隋五行志多讖言
隋書經籍志遺漏　一字三字石經
謝昊　南宋事略
夗　哀宗紀
耿炳文　江西人
東林　齊楚浙三黨

卷下

帝王大度　白樂天文集
歐公誤用不識擇摯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呂升卿通判海州　曾文肅帥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程伯淳語
朱文公語　何道夫語
陸象山疑有子　呂東萊讀史多
晏元獻夫人　韓季常妻
藏書之厄　南監板經史
南雍經史板　翻刻古書易錯
羣書治要　石刻詛楚文
李伯時畫古器圖　元會運世
避諱改姓　姓隨音變
京房吹律定姓　陸羽從僧姓
司馬康　番陽洪氏
郭叔誼　修容
捉筆　捕風
花木瓜　雞鴨諫議
章硬頸　笑面夜叉
金毛鼠　滿朝歡
賽仁孝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錢大昕學

簪當作戠

朋盍簪古文簪作貸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戠叢合也予謂三代以前無簪笄字當以戠爲正與上大有得句協韻撍臧宗簪皆聲之轉唯古文貸無義當是轉寫誤耳戠與埴同禹貢厥土赤埴墳孔傳土黏曰埴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上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戠埴同物皆取黏義黏與合義相成也

像

象也者像此者也象也者像也兩像字唐石經初刻皆作象此古本也後人添人旁當以初本爲善古人以義訓名不嫌同文如孟子徹者徹也上下兩徹無異形亦無異讀也

武王克殷之年

武王克殷國語以爲歲在鶉火古法歲星與太歲恆相應星在鶉火則太歲必在未孔穎達詩正義謂是歲辛未此用古法超辰之率定之後世不用超辰則斷以爲己卯干支雖有不同於積算元無多少似異而實非異也竹書周武王十二年辛卯伐紂十七年陟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見史記集解唐一行以康王十一年歲在甲申上溯武王克商之歲當在壬辰唐書曆志三說皆非是

自武王克商至魯隱公之元四百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而爲秦所滅凡八百六十七年太史公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周諸王之曆年盡已難攷班孟堅漢書載劉歆三統術依魯曆及世家推得周初以來紀年敘而次之夏殷以前經典無明文孟堅所不論後儒妄說皆未可信

蜀石經毛詩

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並有于字予攷三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于字

昔育恐育鞫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宅本爲勝

左傳服杜之學

南史儒林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王文規傳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條析無復疑滯

春秋十二公紀年

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先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

隱公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曰己未

桓公元年歲在玄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曰庚午

莊公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曰戊子

案莊公卽位卅二年以常率計之其末年太歲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者依三統術莊廿三年入歲星歲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依此算到莊公末年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于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

閔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

僖公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曰壬戌

文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曰乙未

宣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己酉今曰癸丑

成公元年歲在降婁太歲在丁卯今曰辛未

襄公元年歲在壽星太歲在乙酉今曰己丑

昭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曰庚申

昭十五年距莊廿三年滿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卅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歲星超辰在

左氏固有明文矣

定公元年歲在玄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曰壬辰

哀公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曰丁未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干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廿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寅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廿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襄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

王伯厚曰嘗致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 有二年之差予謂呂不韋以秦相國紀秦年所用卽秦曆也而以今法上推有兩辰之差者古術太歲與歲星皆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周訖秦漢皆然東漢始不用此法故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已差一算秦始皇在太初前百三十餘年固宜差二算矣溯而上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或差三算或差四算五算又溯而上之至周武王伐紂本辛未而後人以爲己卯則差八算矣世愈遠則差愈多皆由超辰使然要于積年元無增減似異而實同也閻若璩不知古有超辰法遂謂呂書涒灘當爲淹茂失之甚矣

太歲超辰立成

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唯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卅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今以歲數分爲十二篇俾言太歲者有所折衷焉

丙子篇第一　滿百四十四歲爲一篇

辛丑篇第二　此第百四十五年也太歲超庚子入辛丑歲星超星紀入玄枵

丙寅篇第三　此二百八十九年也太歲超乙丑入丙寅歲星超玄枵入豕韋

辛卯篇第四　此四百三十三年也太歲超庚寅入辛卯歲星超豕韋入降婁　魯公伯禽五年入辛卯篇

丙辰篇第五　此五百七十七年也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歲星超降婁入大梁　魯微公廿六年入丙辰篇

辛巳篇第六　此七百二十一年也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歲星超大梁入實沈　魯獻公元年入辛巳篇

丙午篇第七　此八百六十五年也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超實沈入鶉首　春秋莊公廿三年入丙午篇

辛未篇第八　此一千零九年也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歲星超鶉首入鶉火　魯昭公十五年入辛未篇

丙申篇第九　此一千一百五十三年也太歲超乙未入丙申歲星超鶉火入鶉尾　魯穆公廿七年周安王十九年入丙申篇

辛酉篇第十　此一千二百九十七年也太歲超庚申入辛酉歲星超鶉尾入壽星　秦始皇八年入辛酉篇

丙戌篇第十一　此一千四百四十一年也太歲超乙酉入丙戌歲星超壽星入大火

辛亥篇第十二　此一千五百八十五年也太歲超庚戌入辛亥歲星超大火入析木

春秋正義宋槧本

吳門朱文游家藏宋槧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云宋淳化元年本實則慶元六年

重刊本也每葉前後各八行行十六字卷末有湯鬫祖趙彥𤦂等校勘字今通行本冥公卷首正義全闕獨此本有之文游蕃許予借校會予北上未果今文游久逝此書不知轉徙何氏矣

譙周注論語

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尚存劉昭注續漢書曾一引之鄉人雖注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

告子以義爲外病在以長爲義孟季子習聞其說故亦以義爲外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而仍爲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矣敬即在內長實在外即日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得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荅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年而弟則幼于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咸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也若伯兄宴客而弟爲行酒則不論年紀長幼總當先客豈有先酌伯兄之理何必計其長一歲否邪

諸經音

陸德明云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爲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陸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爲詩音者九人鄭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近有沈重亦撰詩音）爲禮音者鄭玄王肅李軌劉昌宗徐邈射慈謝楨孫毓曹耽尹毅蔡謨范宣徐爰（射慈以下音禮記）王曉（音周禮近有戚袞作周禮音沈重撰周禮禮記音）春秋左氏音則服虔高貴鄉公嵇康杜預李軌荀訥徐邈（王元規又撰春秋音）公羊音有李軌江惇論語有徐邈音老子有戴逵音莊子有李軌徐邈音爾雅則陳施乾謝嶠顧野王並撰音

大題在下

古書多大題在下陸氏經典釋文云毛詩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注禮記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亦然予案唐刻石經皆大題在下如詩經卷首周南詁訓傳第一列于上毛詩兩字列于此行之下所謂大題在下也宋元以來刻本皆移大題於上而古式遂亡今讀者且不知何謂矣予曾見史記宋大字本亦大題在下（淮南轉運司監雕本）

昏當从唐本說文作昬

說文昏曰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案氐與民音義俱別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昬云或作昬民聲今附于昏下疑非許氏本文嘗讀戴侗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又引晁說之云因唐諱民改爲氏也然則說文元是昬字从日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仍爲氏省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昬字仍附民聲于下其非許元文信矣案漢隸字原昏皆从民婚亦从昬民者冥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遇民字皆作尸而偏傍从民者盡易爲氏如岷作岻泯作泜緡作緍痻作疷碈作砥暋作𣈶愍作慜蟁作蚉之類不一而足則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謂从氐省者淺人穿鑿傅會之說耳

𢙣

論語釋文於泰伯先進兩篇俱有𢙣字云古臣字案一忠爲臣其義淺鄙當因艸書臣作𢀳與一忠相似俗生附會成之陸德明著書在隋季已有此字蓋出六朝人妄作陸氏仍爲古文由於不精小學故也戰國策亦有𢙣字姚宏校本以武后所造深疑之予謂武后頒行十二字亦有所本非盡出肊造要是魏晉以後增加之字若仍作秦漢古文則惑矣

古今音異

聲音與時變易未易更僕數略舉一二言之古讀富如備廣韻以富入宥韻蓋齊梁以後之音轉重脣爲輕脣也宋元以來讀富如傅南北無異音不復知其在宥韻矣古讀不如丕轉音跗蕚之跗春秋傳三周華不注詩鄂不韡韡鄭箋亦用此義也廣韻兩收于平聲尤韻入聲物韻一讀如烰一讀如弗已非三代秦漢之音矣黄公紹韻會又收於入聲屋韻讀不爲卜與廣韻兩音復不同今

南人多讀不如鉢與弗亦有重脣輕脣之别唐宋人應試詩賦官韻有不字者必押入尤韻今人則押入物韻

論古音四聲者以緝合盍葉怗洽狎業乏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之入聲今以古音求之亦有未甚協者　荅對也詩兩無正篇諸言則荅與退遂誶誶爲韻　盍在泰部从盇聲古書多以盇蓋通用檀弓以蓋爲盇今吳中方音讀蓋如敢聲相近而譌非三代秦漢之音　磕又入曷韻　立古位字春秋公即位古文作立位當从立得聲　納內聲古書出納字或作內內亦當从入聲詩小戎以軜與合邑韻而內在隊韻訥在沒韻㕯在黠韻　介甲也古甲胄字或作介　爾聲　瘞瘱皆瘞聲　急與亟通易井九三汲與食惻福韻　蟄即執字蟄摯皆執聲　法去聲劫怯亦去聲　枼世聲渫从枼井渫息列反食列反　褋葉渫以制反　𦁁緤皆在祭韻又从枼之字或入葉或入薛　易傳多以業與德韻　隋陸聲而在質部　屑部有䓖字與涅同音　邯鄲之邯音寒邯甘聲　忝天聲三百篇雖有忝字然不以協韻未可以隋唐之音遽仞爲古音　侵部無入聲針砧枯皆俗字　即在職部節在屑部榔櫛在櫛部榔又入質聖𢴣又在質部　至在至部窒在質屑二部　吉佶姞在質部黠劼秸在黠部結桔袺纈頡擷在屑部　樂在覺部又在鐸部又在效部而藥鑠爍另爲部轢有歷洛剌三音分入三部　軏𩢷訏𦸌皆在月部　漫部有殟𡅞兀　曷部有怛妲䵣閼噆預骸　末部有鉢聲𩜒𩜒取𢪛　黠部有鷎嗢𪇰　鎋部有䁾𦊫𥓨刖　屑部有𡦺𩭐䮙𠂩𦨶咽　屑部有𥎑𠟊𢥒𪄱𢱢準焆唃𥲴𤧎刵

緝非侵之入聲詩以輯與洽韻緝與𪂺韻　合非覃之入聲詩以集與猶咎爲韻荅與退韻納軜皆內聲𦊰𦋇皆俗字　盇非談之入聲譫章盇切非古音　葉怗爲鹽添之入聲然鹽兼纖僉諸字無入聲葉𢌿榼榼當在緝韻　㳇亦無平聲唯占在鹽部而怗帖皆占聲厭有平上去入四音𡧳𡧳聲而在感部欲念聲與涅相近　洽狎與咸銜偏旁俱不相近咸與覃洽與合皆一類也甲與介聲近介在怪韻　業與嚴偏旁無相从者　乏爲几之入聲泛乏聲貶亦乏聲而即在檢部齊梁人制此韻以當輕脣之一未必合于古音

古音有入聲唯支脂之儀齊佳皆灰咍魚虞模蕭宵爻豪麻尤侯幽此外旦泛厭奄兼占等字偶有入聲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上

史漢目錄

錢大昕學

古人書目錄皆在篇末太史公之自序班孟堅之敘傳卽目錄也今史漢目錄出於後人增加攷隋書經籍志史記一百三十卷之下注云目錄一卷則史記之有目錄隋時已然

史通題目篇云蔚宗緫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盡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艸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是則范氏後漢書始有目錄也於因習篇又云蔚既移題目于傳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范史本題逸民此云高隱者避唐諱非誤記也）

諸史目錄皆後人增加

曾子固陳書目錄序云其書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有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予案子固所謂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見蓋後來重刊失之矣

太史公李延壽

太史公作十二本紀以秦項列于周漢之閒後人於秦始皇無異言而於項羽本紀則怪之劉知幾譏羽僭盜不當稱王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雖自稱帝非人心所歸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漢承秦特以六國既滅秦主命者十有餘年秦既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爲漢王亦項羽所立也秦項雖非共主而業爲天下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迹秦之稱帝與項之稱霸王均不得與五德之數黜秦所以尊漢也於何見之於表見之三代之後繼以十二諸侯繼以六國始皇雖并天下仍附之六國表及陳涉起事卽稱秦楚之際秦楚皆周舊國是秦未嘗有天下也班氏漢書始降陳勝項籍爲傳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雖兼并江南而李延壽猶列之北史不少分別其義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風爲後儒尊崇陽綱目然於秦隋猶以正統予之若太史公李延壽之例較之綱目實勝一籌

史記年表

十二諸侯年表徐廣曰共和元年歲在庚申訖周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共和在春秋前一百十九年六國表起周元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元王元年乙丑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二百廿一年依史記年表共和至赧王入秦凡五百八十六年

周武王十三年辛未克殷又七年戊寅崩周公攝政七年始己卯盡乙酉成王親政五年卽伯禽之五年太歲趕庚寅入辛卯歲星趕鶉嘗入降婁

漢書王子侯誤字

史記王子侯年表有石洛侯劉敬漢表作原洛侯敢頃歲諸城李仁煜書山於縣南鄉得古印一文曰石洛侯印以太史公書攷之知爲城陽頃王子諸城與城陽國不遠或石洛侯封卽在其境邪漢書原字必是轉寫之譌

蘇林音盻爲墜

漢書禮樂志黨路龍鱗罔不盻飾蘇林曰盻音墜綠之墜

漢人異讀

漢書李廣利傳宛貴人昧蔡服虔曰蔡音楚言蔡

續漢書百官志注譌字

予初讀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引劉昭注百官志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賭華歆爲魏國御史大夫非漢之御史大夫不當載於獻帝紀已於攷異詳言之矣頃讀宋書百官志獻帝十三年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乃知劉氏注本於宋百官志又知今本劉注得字當爲復之譌

三國志注

予有亂十人論語春秋古文尚書皆同陸氏釋文謂本或有臣字非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云昔者周有亂臣十人又魏略載文帝詔云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此類皆後來校刊依今本增入非裴氏元文

史傳稱人字

晉書郗超傳謝安書與王文度共論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文度者坦之字也隱逸范喬傳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公榮名昶見王戎傳武陵傳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似即一人但陵爲沛國竹邑人傳稱爲同郡則公榮亦沛國人矣而彼傳云濟陰豈同時有兩公榮乎王彌傳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仲道亦稱字也

晉書地理志之誤

晉自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元帝稱制建康僑置徐兗青豫諸州郡于揚州之域以處中華流人初無實土及桓溫當國始有土斷之令然自元帝至孝武百有餘年僑州僑郡未有加南字者安帝義熙之世劉裕滅南燕收復徐兗青故土於是有北徐北青北兗之名而僑置之名猶如故也宋書武帝紀永和元年八月辛酉諸舊郡縣以北爲名者悉除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是郡縣去北加南始於宋受禪以後而晉朝無此名也不獨郡縣即州名亦從而改易試即宋書武帝紀一篇言之初云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義熙元年云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又云改授都督荊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幷前十六州諸軍事又云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四年授揚州刺史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此皆在南燕未滅之前固無南北之分也五年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於是始有北青州矣九年公表請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此徐兗青蓋僑立之州而不加南字至十二年加領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此二十二州之名紀文不具蓋于前十六州之內去涼州又增督北徐北青北兗交廣湘南秦七州也是年十月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十三年進宋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十郡益宋國十四年固讓進爵元熙元年正月又申前命以徐州之海陵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益宋國此二十郡之中所云彭城沛蘭陵下邳高平魯泰山者皆僑置之郡而不繫南字即徐州兗州亦南渡僑立之州而俱無南字然則東晉之世僑立州郡無南字斷可識矣唐人修晉書於地理志述南渡僑立州郡多謬妄如徐州篇云元帝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邱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不知元帝時安有南北徐之分而成穆以前郡名本無南字此誤據宋書州郡志而不察其爲宋史臣之詞也兗州篇云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此所舉濮陽諸郡即徐州篇之南濮陽諸郡而不繫以南是爲允當唯云又改爲南兗州則誤與徐州同試檢南渡諸帝紀除授徐兗二州刺史者歷歷可數曾有稱南徐南兗者乎諸臣傳中除僑立郡國守相者多矣亦曾有稱南東海太守南琅邪內史者乎即一部晉書論之紀傳之文無有與志相應者以矛刺盾當不待鳴鼓之攻矣而千二百年來曾無一人悟其失者甚矣史學之不講也宋書州郡志南徐州篇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幷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竝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幷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幷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此條述晉僑立徐州事最分明首云南徐州刺史者據宋制而言而晉時初無南徐之名也南兗州篇云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幷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幷併南兗此條云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又立南青州似東晉時兗青已有南字其實出于史

臣追稱欲示別於淮北之兗青初非當時本稱冀州篇云江左立南冀州後省青州篇云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此二條南冀字一見南青字再見皆史家變文示別非當時有此稱也唐人修晉史因此致誤要非宋志之失唐人讀史不審耳

晉志之最謬者徐州篇云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此四郡在宋志皆屬之徐州矣然宋志於北濟陰云孝武孝建元年立則是宋之孝武與晉邈不相涉也淮陽則云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非元帝也陽平則云流寓來配雖不言何時立據來配之文亦當在義熙土斷時不在元帝時也況宋武分兩徐州本書淮南北爲界而元帝渡江之始所得徐州之半不過淮南數郡耳卽有僑立郡縣亦當在淮南不在淮北而宋志所列徐州之境則皆淮北也豈可執義熙分配之制誤仞爲元帝所置乎史家志地理當知限斷淮陽屬豫州陽平屬司州濟陰屬兗州皆非徐土也在徐言徐可矣何暇及宅鄰乎

毛寶傳誤

毛寶傳庾亮西鎭請爲輔國將軍又進南中郞隨亮討郭默默平案討郭默者陶侃非庾亮也

朱序傳誤

朱序傳太和末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郞將梁州刺史鎭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盡行退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歿序陷于苻堅今以孝武紀攷之朱序討平錢步射錢宏等在寧康二年十一月非太和也序自兗州遷梁州鎭襄陽在太元二年三月苻丕陷襄陽在三年二月非寧康也序在襄陽逾年而始陷亦非卽在是歲傳所書皆誤

劉逵

左思三都賦爲之注者劉逵張載也趙王倫傳有黃門侍郞劉逵未審卽其人否

孟康

晉書王濬傳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敘例云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郞恆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

何法盛書

何法盛晉中興書名目與諸史異本紀曰典表曰注志曰說列傳曰錄論曰述並見劉氏史通

李善注文選引何法盛瑯邪王錄陳郡謝錄濟陰卞錄此類甚多卽晉中興書中之一篇也李延壽南北史以祖孫父子族屬合爲一篇蓋取法盛例矣

史通書事篇云王隱何法盛撰晉史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是鬼神錄亦法盛書之一篇也又斷限篇江左既承正朔故氏羌有錄氏羌錄當亦法盛書篇名

劉知幾云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爲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歿不行良可惜也

王邵齊隋二史

北史王邵傳論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

王邵齊隋二史最爲劉知幾所稱於載言篇云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諧實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於言語篇云王宋著書（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濘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嗤而歸罪于明鏡也於敘事篇云王邵齊志長於敘事短於敘人唯齊志正文之外別有子注則知幾譏其鄙碎見補注篇

隋五行志多譏言

予最喜五行志多得古人箴規勸誡之義如云齊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人言隋煬帝自負才學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邪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又嘗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此三事皆以爲言不從之罰史家才識如此視左氏內外傳何多讓焉

隋書經籍志遺漏

晉灼漢書集解十四卷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一字三字石經

經籍志稱一字石經者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凡七部稱三字石經者尚書二部春秋一部其編次一字在三字之前是一字爲漢刻三字爲魏刻也其序說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此一字當爲三字之譌蓋蔡中郎所書秖有隸體魏刻乃有古文篆隸三體漢刻本無一字之名魏晉而下稱漢刻爲一字取別于魏之三字耳其誤始于苑蔚宗而隋志因之

謝吳

隋經籍志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一百卷）在正史類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在雜史類劉知幾史通史官篇云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又正史篇云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祕書監謝吳相承撰錄吳與吳字形相涉未知孰是

謝宣城集有與謝洗馬吳聯句

南宋事略

餘姚邵二雲（晉涵）精于史學嘗有志改修宋史予謂當自南渡始二雲欣然擬作南宋事略以續王偁東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請予酌定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寄之今二雲歿矣索其家遺藁無有存者癸亥閏月予於小麓簏故藁中得所寄目錄藁悵其志不克遂姑錄其目以待後賢

儒學一

楊時　尹焞　胡安國（寅 寧 宏）　朱震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蔡元定（沈）　張栻
呂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九韶 九淵）
陳傅良　薛季宣　葉適　戴溪
楊簡　袁燮（甫）　李舜臣（道傳 性傳 心傳）
蔡幼學　楊泰之　程迥　劉清之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文藝

汪藻　陳與義　葉夢得　程俱
曾幾　張嵲　韓駒　朱敦儒
徐俯　葛勝仲　熊克　陸游
范成大　鄭樵　尤袤　陳亮
徐夢莘　劉克莊　張卽之

隱逸

徐庭筠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稼之　安世通

乣

字書無乣字始見于遼史百官志有十二行乣軍各宮分乣軍遙輦乣軍各部族乣軍羣牧二乣軍又國語解乣轄乣軍名轄者管束之義金史百官志諸乣詳穩一員掌守禦邊堡有咩乣唐古乣移剌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魯乣又有慈謨典乣胡都乣霞馬乣地理志載詳穩九處曰咩乣木典乣骨典乣唐古乣耶剌乣移典乣蘇木典乣胡都乣霞馬乣與百官志略同耶剌即移剌蘇木典即慈謨典（慈恐即蘇之譌）唯百官志無失魯有移典耳

哀宗紀

金史哀宗紀正大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知府李七斤李七斤即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

天興元年七月書參知政事完顏思烈恆山公武仙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率諸將兵自汝州入援八月又書前儀封令魏璠上言鞏昌帥完顏仲德沈毅有遠謀臣請奉命往召不報仲德即忽斜虎也十二月又書鞏昌元帥完顏忽斜虎至自金昌則七月入援者祗完顏思烈武仙二人鞏昌總帥以下九字皆衍

耿炳文

明史耿炳文傳建文元年燕王兵起命炳文爲大將軍次真定與燕軍戰敗帝遣李景隆往代炳文歸燕王稱帝之明年刑部尙書鄭賜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炳文懼自殺功臣表亦云永樂二年以嫌自殺除成祖紀永樂二年十月書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自殺此本諸永樂實錄自必可信而顧應祥長興縣志謂洪武末鎮守遼東以兵入援真定陣亡不知何據予嘗見朱竹垞與馬寒中帖其一云劉三吾集乞覓便借懸一讀記有爲耿炳文墓碑乃卒于洪武二十七年今正史野錄俱載建文命帥師討燕此大可疑事蓋實錄爲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爲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非小耳三吾集予訪之未得姑記竹垞說俟異日攷論之

江西人

明史李孜省傳云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尙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焦芳傳江西萬安人蕭明舉下所司勘奏芳即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被物議宜裁減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言王安石禍宋吳澂仕元宜榜其罪俾它日毋得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盜故禍連一方至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幷案邪乃止夫一省之人多矣賢愚優劣何可概論忽以爲赤心報國忽以爲俗多玩法朝廷議論妄誕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東林

顧憲成建東林書院在萬曆三十二年憲成卒于四十年卒至魏忠賢用事借東林名目傾陷諸賢距憲成之卒已十餘年矣明史孫丕揚傳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此段在三十九年京察以前）案科道攻李三才者御史徐兆魁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而三才遂去官當在卅七八年閒四十二年再攻三才則御史劉光復而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劉廷元等繼之奉詔往勘者則給事中吳亮嗣也攻王元翰者御史鄭繼芳而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繼之其事在三才前以葉向高傳證之可無疑也辛亥京察國縉桂察典應甲亦以年例出外而臺諫與東林遂成不解之讎

顧憲成以萬曆三十二年立東林書院四十年五月卒年六十三

齊楚浙三黨

明史夏嘉遇傳帝（神宗也）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唯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

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方從哲傳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亓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鄭繼之傳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罷明年二月召繼之代煥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憒遂一聽黨人意指縉雲李鋕以刑部尚書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空趙煥傳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元詩教勢尤張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衆望益損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

錢大昕學

帝王大度

唐宣宗時裴諴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武平吳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義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罪諴宣宗雖中主乃能因澳之言自悟其錯賢於梁武之護前多矣

唐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宅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因話錄 文宗御名昂裴於御前直稱陳子昂名宜觸帝怒而文宗之言如此其度量殆不可及

白樂天文集

白樂天以寶曆元年到蘇州刺史任晚年錄文集三本置其一於南禪院千佛堂

歐公誤用不識撑犁

緗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聞史傳廣識於撑犁陸機事不知載何書王勉夫云此見元晏春秋云子讀匈奴傳不識撑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撑犁天子也匈奴號撑犁猶漢人稱天子也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撑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

東坡在元祐時已有詆誣之者

揮麈餘話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制詞中語以爲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此

呂升卿通判海州

東坡外制有呂升卿通判海州詞蓋在元祐元年

曾文肅帥青社

揮麈後錄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

章惇事邵康節胡安國稱秦檜

章惇嘗事邵康節見宋史邵伯溫傳 胡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故安國力稱檜賢見宋史胡安國傳

程伯淳語

能改齋漫錄呂正獻公嘗薦常夷甫秩 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朱文公語

朱文公與陳同父書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灑磊落

何道夫語

梁谿漫錄何道夫浙云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纔足而可以及人

陸象山疑有子

陸象山云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

呂東萊讀史多

朱子語錄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它先讀史多所以看麤著眼

晏元獻夫人

揮麈錄晏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超之女樞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獻壻富鄭公也鄭公壻馮文簡文簡孫壻蔡彥清朱聖予大昕案朱轉字聖予 聖予女適滕子濟俱爲執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號傳壻硯今藏滕氏朱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

韓奉常妻

揮麈錄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侑爲樞密壻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宅子與孫俱被飾權壽踰八秩婦人中罕有

藏書之厄

魏華父言藏書之厄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時爲榜書樓二字國

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于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盧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祕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尤氏書寶慶初亦厄于火

南監板經史

南雍志云金陵新志所載集慶路儒學史書梓數正與今同則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爲刷印匠竊去刻宅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成化初祭酒王俱會計諸書亡數已逾二萬篇時巡視京畿南京河南道御史上海董綸乃以贓犯贖金送充修補之費文獻通考補完者幾二千葉焉弘治初始作庫樓貯之嘉靖七年錦衣衛閒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考對修補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該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於是邦奇等奏稱史記前後漢書殘缺模糊原板脆薄剜補隨即脫落莫若重刊又于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已而邦奇汝璧陞遷去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進呈

宋史四百九十一卷成化中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刻于廣州

南雍經史板

南雍志周易注疏一十三卷尚書注疏二十卷毛詩注疏二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公羊疏三十卷穀梁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十卷書板壞失止殘板五面新刻儀禮注疏十七卷孝經注疏一卷論語注疏十五卷皆殘闕爾雅注疏十卷則見子類周禮禮記孟子注疏南監初未有板也志又云十三經注疏刻于閩者獨缺儀禮以楊復圖說補之嘉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鳳梧刻于山東以板送監是南監儀禮注疏雖刻于嘉靖初乃在張邦奇之前邦奇等所刊補者唯二十一史耳

嘉靖七年所刻唯史記兩漢書遼金二史五部其後續刻於萬曆二十四年者則有史記梁書五代史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所校也

翻刻古書易錯

湧幢小品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必以前者爲非

羣書治要

日本人刻羣書治要五十卷每卷首題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一周易二尚書三毛詩四至六春秋左氏傳七禮記八周禮周書國語韓詩外傳九孝經論語十孔氏家語十一至十二史記十三至二十漢書二十一至二十四後漢書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國志二十九至三十晉書三十一六韜陰謀鬻子三十二管子三十三晏子司馬法三十四老子鶡冠子列子墨子三十五文子曾子三十六吳子商君子尸子申子三十七孟子慎子尹文子莊子尉繚子三十八孫卿子三十九呂氏春秋四十韓子賈子四十一淮南子四十二鹽鐵論新序四十三說苑四十四桓子新論潛夫論四十五崔寔正論昌言四十六申鑒中論典論四十七劉廙政論蔣子政要論四十八體論典語四十九傅子五十袁子正書抱朴子前有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序題云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未知當中國何年也

石刻詛楚文

新定續志云嚴州有石刻詛楚亞駝文在郡廨清風堂廊廡間

李伯時畫古器圖

揮麈餘話李伯時自畫其所蓄古器爲一圖極其精妙舊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死乃歸秦伯陽熺其後流轉於其壻林子長桷今爲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元會運世

朱子語類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

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閒今則及未至酉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道學名臣言行錄蔡元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得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大昕案一萬八百年當有十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九月閏三百六十年當有十三萬一千四百九十日）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關淺深之數莫不由此

避諱改姓

賀氏本姓慶避漢安帝父名改賀氏唐憲宗名淳改淳于氏爲于氏陶穀本姓唐詩人彥謙之孫避石晉諱改陶氏湯悅本姓殷名崇義初仕南唐入宋避諱改今姓名金履祥先世姓劉避吳越諱爲金氏

姓隨音變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鯛雍本姓耿曲州人語謂耿爲鯛故隨音變

京房吹律定姓

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

陸羽從僧姓

陸羽無姓氏初生棄隄上僧姓陸者收育之因從僧姓

司馬康

蘇子瞻爲司馬溫公行狀云子三人童居皆蚤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東都事略宋史本傳俱不言溫公無子而邵伯溫聞見前錄稱溫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字公休爲後與行狀不同是可疑也伯溫又言公休子植蚤死無後溫公之世遂絕據行狀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則不獨一植也

南渡後以溫公無後以其族人伋爲溫公曾孫伋字季思官至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史不爲立傳伋子遵官通直郎權發遣信州見渭南集

番陽洪氏

洪氏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彥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彥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是生魏國忠宣公文惠之仲子秘字必之以廕累官知山陰縣桂陽軍簽判通判郢州差知武岡軍甚有政聲改知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武夷山沖祐觀里居年七十一卒官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子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府僑蚤世孫四人蘭茍萬皆將仕郎芮（魏了翁爲墓志）

郭叔誼

郭叔誼字幼才蜀之廣都人官朝奉大夫自號肖舟老人有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評三卷見魏鶴山所撰墓志

修容

檀弓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古人謂儀爲容修容猶言習儀也玉藻將適公所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大戴禮火滅修容周書大聚解立鄉社以修容荀子大略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修與習其義一也注以爲更莊飾似未盡

古者女子將嫁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儀也

捉筆

王夏云吾不捉筆已四十年見王隱晉書及魏志王修傳注

捕風

韋應物詩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東坡集亦有繫風捕影語

花木瓜

周必大游山錄汪彥章與王甫卽鶻字太學同舍甫貌美中空彥章戲之爲花木瓜及彥章罷符寶郎甫正當國以宣倅處之宣州產花木瓜故也

雞鴨諫議

槃年要錄紹興五年詔禁屠以禱晴而并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爲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女直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章硬頸

章岵守蘇州人目爲章硬頸見吳郡圖經續記

笑面夜义

蔡卞時人目爲笑面夜义見能改齋漫錄

金毛鼠

馮當世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猥也亦見能改齋漫錄

滿朝歡

章鑑號滿朝歡見宋史

賽仁孝

劉整號賽仁孝見元史

先君子畢生著述咸賴友朋門弟子傳寫刊行養新錄二十卷成書最後甫脫藁卽爲阮中丞芸臺先生攜去醵金開雕以後續有所得別記一編名曰養新餘錄逮甲子冬捐館共得若干條不肖兄弟謹謹藏弆篋中未忍輕啓今夏偕妹倩瞿君鏡濤校修先君子詩文集告成適嘉興李許齋太守書來索經典文字考異唐五代學士年表王深寧年譜三史諸史拾遺等遺藁將代謀剞劂因啓舊篋檢尋念及養新餘錄未刊終爲全書缺事爰取手藁繕錄淸本分爲三卷以授梓人俾四方好學之士喜讀我先人書者無或有遺珠之憾焉嘉慶丙寅冬十月既望男東塾百拜謹識

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下

東塾讀書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東塾讀書記目錄

卷一　孝經
卷二　論語
卷三　孟子
卷四　易
卷五　書
卷六　詩
卷七　周禮
卷八　儀禮
卷九　禮記
卷十　春秋三傳
卷十一　小學
卷十二　諸子
卷十三　西漢未成
卷十四　東漢未成
卷十五　鄭學
卷十六　三國
卷十七　晉未成
卷十八　南北朝隋未成
卷十九　唐五代未成
卷二十　宋未成
卷二十一　朱子
卷二十二　遼金元以下未成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國朝
卷二十五　通論

東塾讀書記卷一

番禺陳澧撰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意在斯乎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天下督學及府州縣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温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用乞貢舉人試經義劄子○温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為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卿題辭以外篇為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為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眾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為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集格言為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此澧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為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為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為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燿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為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為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為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為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為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為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據惠棟校宋本）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為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為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東塾讀書記卷一

東塾讀書記卷二

番禺陳澧撰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題辭）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駮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盡心堂記）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鄭箋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亦作斆字從來字學並訓效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

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玆以往百行皆然(勉學篇)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琴歐學褚是效歐效褚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爽切子琴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沖遠解論語以時習爲每日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温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涑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而教弟子則曰(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後始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强而仕矣編文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謂端論語解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及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顧一業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知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身閣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讀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澧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

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十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艮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澧謂必以一貫為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為受道無疑矣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飡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為之末乎孔子既言亦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十七又云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為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為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

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教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禮記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

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賾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廓傳後蓋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並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

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弦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司戶文仲書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澧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乞以十科舉士劄子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澧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

大略皆卽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倣而行之惟不用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與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子衿傳誦之者學詩也歌之弦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勖并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見上蔡上蔡云吳一賢說一部論語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瞽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尙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弒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也此趙邠卿孟子題辭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澧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

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卽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三十二）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卷三十一）問顏淵喟然嘆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卷三十六）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語類三十五）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同上）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且宏毅之語淺而言之尤可爲學者箴砭學者說經數條卽自命爲經學斯不宏矣（如劉端臨論語駢枝所說不多而條條精確則又當別論）讀書隨意翻閱不能自首至尾斯不毅矣爲士者如此曾子以爲不可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温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日知錄甚有意）

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嘗自開國以來何以什一而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數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以附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旣咸爲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澧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

謂之士矣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勦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真所謂無勦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貪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

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寂寥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剽棄之未盡者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死徐自知之晚猶遝經神遂略同皇疏云外教無三世之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廬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爲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異於佛教者程易疇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閒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後漢記此程氏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顯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知之也○皇氏謂周孔爲外教顏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周孔所及然此言也正可勸人不學佛也學堯舜周孔能及乎否乎而況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乎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班孟堅西都賦云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此朱子謂讀史記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慍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且卽以爲一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下孰能宗予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崔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會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宰予晝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幾拙相便者則更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

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之也（門人王駿之云此條孫頤谷讀書脞錄已疑之又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眞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眞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紺緅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灃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繇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此班孟堅以為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則似預知將來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為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讖緯之書固宜以為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

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怛之意誠實惻怛即肫懇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澧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敎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僮也力行近乎仁即是肫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肫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澧案朱子解克爲勝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楊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即約我以禮故解克己爲約身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爲難矣棖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即理也利即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即理也懷土懷惠即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即理也下達即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即理也易下繫困德之辨也鄭注云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别此解爲固守其窮也濫即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即理也謀食憂貧即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即理也求生即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爲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刪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顏色朱注好其言善其色刪包氏二字慎終追遠孔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朱注引之但云舊說推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旣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末采游氏說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不固爲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

孔子荅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駮難者多矣澧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云毀者或損其眞此之謂也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弑簡公章

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澧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闕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翟晴江云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荅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貼合四書考異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如此解乃通先生掌教粤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示諸生如此條是也又云興滅國謂諸侯繼絕世謂大夫舉逸民謂士尤精確王無功荅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詁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邪疏云安國以爲先儒舊說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眞可疑安國既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澧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當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温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二程遺書）（卷二十二）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答江隱君書）又云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答王欽之書）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答黃直卿書）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菴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菴而已（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東塾讀書記卷二

東塾讀書記卷三　番禺陳澧撰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荅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詞朱注云乃若發語之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黃百家駮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何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丘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黃戴二說難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伸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爲善畏威寡罪即可以爲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

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實性篇）濬謂董子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卽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玉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同上）濬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蹻刺人之濫則惡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爲實矣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不過如盜跖莊蹻耳方望溪原人篇云宋元兇劭之誅謂藏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璨臨刑自晉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璨之爲臣未嘗不悉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劭璨之甚望溪之論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尤可謂盜跖之性有善也）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子言性論）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辨○案二子謂孟子揚雄）孟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智愚與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爲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不移是其極昬暗不能使之明非極惡無善也）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疑孟）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性辨）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原性）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解）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荅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卽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

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慠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靡介（中和論）又云盜跖莊蹻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之測）宜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卷六）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卻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卻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語類卷四）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答林德久書）澧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所謂性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澧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

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日鈔卷二）澧案孟子但言性善未嘗以爲盡與堯舜爲一也東發誤解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爲一也

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作知言疑義則有之）澧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爲善情則爲惡觀蘇綽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尚書皐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尤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即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閒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

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而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閒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宋元學案十七澧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以爲未瑩實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即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即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必委親於壑其泚者僞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賴猶懶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荅宋深之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兼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澧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荅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即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眞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固有即良知也

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即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曰性善辯見趙氏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表民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之名雖大過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百十八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眞儒中學書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弗思耳又曰弗思耳矣又曰弗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親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又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答梁文叔書　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趙岐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性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梏亡之也枉尺直尋梏亡之端壟斷墦閒梏亡之極也

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既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銳退速助長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助長也朱子答李晦叔書云講論許多安排卻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解

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既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

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也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孝則雖未學亦可不苛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既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卽中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卽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下數章亦然　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

也（此僞孫疏之說甚明確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經始靈臺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哿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爾引晝爾于茅雨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肆不殄厥慍○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論詩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凱風不素餐兮○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辨之語）引書者十八（湯誓曰時日害喪書曰天降下民書曰湯一征又湯始征書曰徯我后后來引太甲曰天作孽○引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餉泰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丕顯哉文王謨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書曰祇載見瞽瞍夔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書曰享多儀）論書者一（武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如放勳曰勞之來之有攸不爲臣之類）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兩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戰也（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於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文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曾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有不明言禮者（古者棺槨無度云云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云夏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館甥既戚云云有帝館之往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齊宣王曰禮爲書君有賜爲章曰父母授之書而不忘云云與內則啓同）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閒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孟母謂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觀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易之歸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夫○朱子集註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述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肄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誠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曰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曾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晳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即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曾西一節即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即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之證也(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大才故或人以子路管仲擬之觀其答語辭讓而雖直曾氏家學可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見祭義鄭注檀弓孔疏云子張弟子)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蓋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朱注云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爲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萬章章句下)澧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右師言即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閔子騫不食污君之祿則閔子亦由伯夷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與友人論學書)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

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纂蓋其才略膽氣固亙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汚世矣何謂和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卽人心也道義卽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卽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卽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灃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陳仲子之辟兄離母許行之並耕白圭之二十取一皆欲自表異以驚世駭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學記灃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集序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曾是淵軌薄夫以淳後漢書陳寔傳贊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閒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晉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爲文有匪皋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騫篇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汚世是鄉原耳鄉原之極者馮道也

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尚志卽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入第一章集注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篇泰伯喜駁孟子乃幷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眞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開塞篇泰伯之說流入於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讜道統者喜言之灃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論衡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文遺統者漢人已有之其上

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爲賊安在哉在閹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汙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汙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邪慝經者常道也卽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論語註疏云如佞口辨原者是不經也此語得之不可以其爲而棄之也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爲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爲徒則豈能閹然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踽踽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春融堂集序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獧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獧也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獧也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東坡策略澧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卽所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卽獧也矜獧雙聲矜眞疊韻通轉亦作懁見說文詩序釋文騷經皆以矜爲懁釋愿通故亦眞獧通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愚卽原也詐卽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蓋狂獧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獧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爲反經矣獧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眞狂眞獧其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者嘐嘐然曰古之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爲盛撥亂爲治矣上修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與由於下無學然則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

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竝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即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即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徐無鬼）此則得已而不已者也得已而不已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云解經已是不得已十）

一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絀者不伸也非斷絕也（史記儒林傳云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道）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上篇）澧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獧惡鄉原君子反經斯無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瞀儒嚾嚾然遂受而傳之（非十二子）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瞀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爲不傳哉

程伊川爲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閒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朱子年譜序）王順渠文錄云孟子後千載無眞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而隱陳太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澧未見順渠文錄據明儒學案錄此）澧謂漢唐人且可不論

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荅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潛臼劄記卷一引讀書劄記論彭更萬章輩劄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如此禮謂公孫丑問不素餐今亦然）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卻不知其人達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卷六）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荅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孟子言孔子觀微萬章尚疑之必不信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類矣）

李泰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奬周室（常語）自來非孟子者以此說爲最甚魏叔子云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敎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留侯論）澧謂此可以解泰伯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懸安得不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奬周室則必爲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謂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子使孟子果有不奬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之乎正以荀子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泰伯之說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程子亦嘗論此謂觀天命改與未改朱子采入）（梁惠王篇集莊○孟子七篇惟桃應章可疑讀者如食肉不食馬肝可也其餘無可疑也）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四書釋地又續）澧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況可苛論乎

滕文公爲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澧案此朱子教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伯桐）有孟子章類一編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蓋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疏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微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僞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疏云我能爲君約與戰國與國必能勝敵國與國[illegible]三字與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如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如人以憂患難處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皙死曾元養曾子疏云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敬子也疏云今丑奉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冀爲後教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illegible]云何爲而後去其救民之望其歸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illegible]之時周公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illegible]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

東塾讀書記卷四

番禺陳澧撰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三國志高貴鄉公云後聖重之爲六十四此語最審慎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卦之爲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案當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傅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周禮賈疏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時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引僞孔說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傅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

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七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制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觀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

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王紆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禮案十篇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此文義乃順釋文序錄無十篇二字）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禮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之所著書非費直自作）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此後諸儒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錢辛楣周易讀翼揆方序云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郭治南序其說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之書藝文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輸之類）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分爲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歷與以歷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禮案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之上有神輸五篇則孟氏京房十一篇亦神輸也）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羼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略）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禮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爲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此說則得之矣）

張皐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濛焉（鄭荀易義序）禮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答問）禮謂費氏惟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

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李鼎祚集解序云補成康之逸象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宇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灃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彖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眞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即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跳躍於淵中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謂二爲田五爲天三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毛西河仲氏易以爲大瀛是也）荀云地下稱淵者乃傳合於文言上下无常進退无恆之語耳然既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繫辭上注）灃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通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十五日望爲乾象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弦廿三日下弦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日爲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弦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即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爲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也（王文簡經義述聞焦里堂易圖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多不錄）

錢辛楣荅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文多不錄）灃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爲初九而初六爲六二六二爲六

三九三爲九四九四爲九五九五爲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上而爲上九而九二爲初九九三爲九二九四爲九三六五爲六四上六爲六五矣如无妄大畜之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虞氏於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於大畜彖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虞氏說无妄爲遯九三與初六交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爲大壯九四與上六交易故曰剛上也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彖曰履柔履剛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澧案如虞說乾爲人坤爲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爲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髴注云離爲婦泰坤爲喪髴髴謂鬒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髴詩曰鬒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鬒髮如雲以牽合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卦象則乾爲玉詩曰有女如玉可謂乾爲女乎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韓注云說卦備矣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皆學王輔嗣之法也

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以此語之精密故承用之也

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周易聖斷鮮于侁撰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澧謂此即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王輔嗣注云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澧案爻辭象傳皆無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因范甯

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閒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共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即或有閒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論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儒耶輔嗣雜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雜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常无欲以觀其妙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又云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全无以爲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談元而非莊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

孔沖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並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沖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沖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

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翦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翦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郡齋讀書志困學紀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俾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澧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雜卦第十一則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

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與之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言注）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略例）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㧑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象說）又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震於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心離於木爲科上槁艮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鹵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象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澧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易象說）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十）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同上）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同上）不知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同上）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上）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

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卷六十六○案艮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澧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爲地類也而荀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不釋貫魚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而不釋靈龜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而不釋童牛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豶豕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如邅如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爲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爲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強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既已言之而孔子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澧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爲天爲圜爲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閒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爲廣顙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識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賾細）黃東發日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卽知爲某卦（澧案此當云占得某卦者卽知爲某象）澧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爲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爲天震爲雷）地之類（如坤爲地震爲大塗）人之類（如乾爲君爲父坤爲母）人身之類（如巽於人爲寡髮爲廣顙）人情之類（如坤爲吝嗇震爲決躁）人病之類（如坎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動物之類（如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坤爲子母牛）植物之類（如乾爲木果震爲旉）珍寶之類（如乾爲玉爲金）器物之類（如坤爲布爲釜）物形之類（如乾爲圜巽爲繩直）物色之類（如乾爲大赤震爲玄黃）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爲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爲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記云成都有費

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老人笑日子視其上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其卦影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闕在而有聯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黄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與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牛所繫尚小又乾馬坤牛尚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強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澧案說易而以明象自任者莫如黄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猶不能強通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流於煩瑣或涉支離誕漫後儒謂若言象則雖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眞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黄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凡飲食未有不出於水泉者澧案黄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伊川先生明理黄氏書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注尙辭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周易鄭康成注序澧謂尙辭與尙變尙象尙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尙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尙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半者矣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尙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黄氏日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尙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尙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十五澧謂此可見孔子之說易尙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尙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一卷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尙易之辭并尙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六十七卷）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惠定宇易學傾動一世平心而論所撰易漢學有存古之功孟氏京氏雖入於術數然自是古學學者所當知也所撰周易述淵博古雅其改明夷六五之箕子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大謬也漢書儒林傳云趙賓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此趙賓謂箕子二字爲荄滋二字之誤也然則趙賓所見之易經本是箕子二字矣虞仲翔云箕子紂諸父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仲翔世傳孟氏易而不從荄滋之說可見孟氏易不作荄滋矣惠氏最尊虞氏何以於此獨不從虞氏乎然使惠氏竟從趙賓改經文爲荄滋猶爲有所依據乃改爲其子而讀爲亥子則并非從趙賓矣惠氏自爲疏云蜀才從古文作其子今從之又云施讎讀其爲箕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又云漢宣帝以喜爲改師法不用爲博士中梁丘賀之譖也班固不通易其作喜傳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澧案孟氏易乃今文非古文惠氏尊信孟氏何以不從今文而從古文乎謂施讎讀其爲箕此語見於何書趙賓以爲箕子者萬物方荄滋惠氏則云趙賓以爲其子者萬物方荄滋又見於何書（若趙賓云陰陽氣無其子其子者萬物方荄滋則明夷六二得妾以其子趙賓何不改爲得妾以荄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何不改爲荄滋和之乎）謂梁丘賀譖孟喜尤臆度之語謂班固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惠氏用何人之詞爲實錄乎趙賓謂陰陽氣無箕子乃其巧慧之語然陰陽氣何以有帝乙何以有高宗乎惠氏謂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逆孰大焉此欲以大言杜人之口耳如此說何以處虞氏乎且坤六五黃裳元吉惠氏注云降二承乾君位可降乎（顧亭林與友人論易書駮凡五必爲王者之說甚辟文多不錄）惠氏好改經字此則改經并改史而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

張皋文云孟氏爲易宗無疑史稱孟喜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然遺文所存皆零文碎字其大義絕不可得見藉非虞氏則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其遂歇滅矣（易義別錄）澧案兩漢三國說易之書自王輔嗣注之外皆散佚賴有李鼎祚集解得見一斑惠定宇周易述以集解爲本而稍增損之至張皋文乃獨取虞注因其義例而補完之以存一家之學此可謂好古矣乃因虞氏自言世傳孟氏易而推尊孟氏且信孟氏所言田生枕厀獨傳之語又推而上之遂以爲商瞿所受夫子之微言因虞氏而不歇滅層絫遞高至於聖人而後已

則太過矣且夫子之微言著在十翼安有歇滅之理乎

錢辛楣履卦說云履象上天下澤天極其尊澤較地而逾卑上下各安其位而無覬覦之心此守成極盛之象也五居尊位四陽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具大有爲之資無自暇逸之志宜乎利有攸往矣而夬履之厲聖人惕然戒之何哉陽健於上陰說乎下有將順而無匡救孔子所謂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若是者雖正亦危況未必皆正乎兌之義主乎說以一陰加二陽之上二陽不能說君而六三一陰獨專之上下相說說且不解上不知其眇且跛也而委以視履之柄下亦忘其眇且跛也而矜其視履之能力少任重窮大失居非干覆餗之刑即致負乘之寇不特自詒伊慼抑且禍及國家矣故於彖有不咥人之戒而於六三著咥人之凶澧謂錢氏可謂善言易矣錢氏養新錄於爻辰兩象易之類詳考之而其自爲說則如此乃知易義切於人事治此經者勿徒騖於古奧也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窮神知化聖人尚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窺之（答趙寅永書）澧案覃溪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爲說易者箴砭聖人說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可知（此孔疏語）至於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也（孫盛云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澧謂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或知四字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東塾讀書記卷四

東塾讀書記卷五　　　　番禺陳澧撰

尚書

尚書今文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尚可疑也趙雲崧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卽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卽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卽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陔餘叢考卷一）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卽眞後直至陟方皆在堯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尚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眞舜典已出熙非尙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蓋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澧案王氏所引諸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澧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眚災肆赦肆類于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秖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尚書古文疏證卷二）澧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子趙注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爲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謂舜往于田之類爲舜典逸文乃臆度之語非如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艮庭王孫三家采史記爲太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以訓詁代正字經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爲兩紀也（經咫）劉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書序述聞）澧案陳說通矣劉說以康王之誥爲比尤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

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尚書質疑皆謂二典合爲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駁其帝典之說駁王氏書云自謂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虞書題下）（孔疏引）舜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同上）澧案如鄭注之說則遏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爲堯典無疑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愼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愼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僞孔傳但以欽明文思爲四德以安安爲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也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南齊書目錄序）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釐治也工官也）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卽所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歷爲要務也（治歷事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鬪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衒阮文達公割圜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疇疇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歷算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弊羣吏尚廉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

舜命夔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皐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焉（寬而栗直而溫及剛簡二字與舜命夔同）此舜禹皐夔所講尤後世學者所當講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字皆在九德之內）

教冑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卽大舜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八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甯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澧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閒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既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網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　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導黑水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之西爲雍州之水則河源亦在雍州境內也)雍州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亦不志黑水惟益州郡滇池下云有黑水祠蓋漢地至今瀾滄江而止即地理志越嶲郡青蛉僕水也怒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即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婁江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浙江圖考)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迆北會于匯鄭注云東迆者爲南江此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出爲婁江東入海此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瀆今已湮變詳見澧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歷陵下云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澧案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湘水之西必先過湘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

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覆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爲惟有二十字(見孔疏)徒爲臆度徒爲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洪範不出於春秋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

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世事吉凶先見有不必以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以後中國相尚用胡林貊盤及爲羌煮貊炙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袴口百姓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晉之百姓早知之矣何特儒者講洪範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講性字而考據尙書眞古訓也蓋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卽性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尙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伻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祼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擧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灃案周誥佶屈聱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周公所以必營維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爲土中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尙書尙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灃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法非復迂儒之業良足尙也所擧三篇皆盛治之文尙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敝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

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殷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宇攻僞古文搜考實證其僞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惜抱軒九經說卷三）今無庸再攻擊矣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僞旅獒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顓臾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僞時杜林之桼書古文尚書衛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古文尚書傳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逸傳之本作僞者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啓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概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尚書撰異序）焦里堂亦云釋文不出鄭異字者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也鄭本略存於僞孔本中矣（禹貢鄭注釋）澧案此二說可以箴砭江艮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宇之派雖云好古而適足以爲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鄭義略存於僞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閒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尚書補疏序）澧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爲魏晉閒人之傳則通人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夷傳云以文德蠻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澧案此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爲不同以掩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澧案僞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

訓也澧於讀毛詩卷內辨之澧案僞孔書於鄭注者焦氏所舉之外尚頗有之今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僞古文經傳可廢二十八篇僞傳不可廢若不僞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箋之易毛則誠善矣

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閻百詩惠定宇皆臚舉之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孔疏云傳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傳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澧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元云農讀爲醲故爲厚也金縢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僞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說矣多士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僞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此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傳不取張晏王肅

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民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厥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及蔡引蘇氏訓爲廝養也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

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己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懼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氏略同惟戰要囚無說王西莊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惟以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二句相屬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屑稱引之也蔡傳雖淺陋亦何必輕蔑太過不屑引之乎近儒惟孔巽軒公羊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見也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尙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孔傳與史記之采尙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尙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尙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其兩說可兼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中伸明鄭說爲長若不可兼存者如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罪人爲周公官屬則不采之疏中仍引而駁之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尙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人

東塾讀書記卷五

東塾讀書記卷六　　番禺陳澧撰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則以鄭說爲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駮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薖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薖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

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澧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雨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魚藻采菽角弓隰桑瓠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楚茨信南山諸詩無憂傷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禮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關雎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之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此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文選謝叔源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此所引若是韓詩序則毛韓序同盡出於子夏矣

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皆非完書段懋堂爲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其定本則未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澧謂當在序後傳前古者衆篇之序合爲一編也興也二字卽承此耳如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興也其餘不必增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荇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鐘鼓樂之一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有毛詩訓故傳徵一書見阮文達公漢讀考周禮大卷序今惜不傳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彙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不盡然者今考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

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巳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逑匹也寤覺寐寢也舊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襛矣傳肅敬雝和平正也肅敬雝和下有箋而和下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樛木傳纍旋也成就也纍旋下無箋而昔人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綏安綏大下皆因有箋而增也字遂相連增之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毛傳也字為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令色朱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注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濩煮之也之類其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字以代思字詩意本說煮因用韻遂用濩字以代煮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訓為思之也煮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杜詩奉贈韋左丞丈云詩看子建親親近之也哀王孫云慎勿出口他人狙狙伺之也段氏定本小箋云濩即鑊之假借鑊所以煮物故煮之亦曰鑊此讀煮之也三字為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之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為一句義例參錯矣濩煮二字讀同鄭詩人用韻字蓋取其莫莫谿歐皆入韻此其用箋之精審也○惟如儀如儀傳云儀緣之也儀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儀字為其意故捌為緣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雎鳩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水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為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為傳也澧案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閒人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皃旖旗旖施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字乃旖施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傳訓施為移葛藟之形狀如繪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敷施之施說文作迆邐迆之迆說文作迻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皆用其本義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孔疏引之而云毛意必不然然孔自為說亦云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義也皆未得毛意也更有甚簡奧者載芟篇載穫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難者穗衆難進也而後明其意謂禾穗粗大稠密穫者難入於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濟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旻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小人在位如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苕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之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蓋古之傷心人同此感慨矣又如鳧鷖傳云太平則萬物衆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

人烟且稀少況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再作此語意深微○桑扈篇君子樂胥受天之祜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賢者在位致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孔疏云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沖遠讀此箋說反而說之害說經者當如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元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散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一節緜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篇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蓋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後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內傳也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二卷杭董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偭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序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書抑百家棨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處子一事盡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外傳者刪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清人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辭意甚明鄭君必解之者亦有所處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引經文此數語字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畢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奠正得爲教成之祭不得爲禮女賓之初筵大侯旣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烝衎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鳧鷖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實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湑爾殽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𥹋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饌此則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時但取譜脯與諸處下爲觀耳云伊脯者不可云既脯故舉其文也此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絲衣箋云絲當爲紑然禮有紑衣無紑絲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說禮者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傳云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先大後小者取鼒爲韻禮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菽元袞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鏤或蹂邪顧予烝嘗疏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審處也天保禴祠烝嘗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禴祠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取韻也○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觥可以饗禮賓之初筵俾出童羖皆是取觥不必拘泥於罰爵饗禮爲下說羖爲羊不童也童羖言童羊亦如既醉之言既羊三百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此當先解爲罰爵再解詩意只說爵耳不必泥於罰解也餘皆倣此毛傳不破字然小旻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卽是讀集爲就與猶咎爲韻饑辛韻叢新鮮之說此與破字無異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讀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

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衆民也澧謂如此類皆不必破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此則屯即布陳敦厚之意鄭雖破字仍與毛義同釋文王書鋪敦下皆云王申毛如字此王肅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申毛也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孔疏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舝以慰我心傳云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雝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云溢愼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愼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旻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強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強解乎箋所云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㜪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母儀傳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㜪非指九嬪且車舝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彼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大戴禮保傅傳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愼始敬終此言婚言乾巛言愼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是夫爲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遂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求鶴隋對女業論云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業否房喬遺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雖數業之此王者房中之業隋文悅懷輾遺引女詩擬數悠寐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業也此唐人不依孔疏毀毛從鄭者也○凡引唐人文無其業者皆見全唐文

王肅之說有是者有非者當分別觀之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毛傳云汚煩也私服宜澣公

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是私服汙與澣皆是澣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鄭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此鄭公服宜不澣者與澣澣衣不合也考槃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皇爲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駾矣孔疏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疏云毛以爲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爲甲此疏說誤也傳訓會爲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爲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毛傳乃詁訓之最古者更何俟他求乎段懋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治梁山此治梁二字用禹貢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毛公據禹貢以作傳詩人亦據禹貢以作詩也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水經聖水注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地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志氏姓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信臆說然總之非毛說也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此以燕國與韓遠故謂燕爲安然文義不順朱子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召公爲司空日知錄駁之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蓋謂當時燕師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又以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然詩言因時百蠻又可以百蠻面稱韓在南乎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攷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爲鴟鴞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得知流言出於管蔡此江艮庭集注音疏之說鄭以爲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爲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爲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見書誥孔疏金縢篇孔傳與肅說同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見書詩疏汪容甫述學又以王說傳合說文周公居東謹澧案鴟鴞篇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甯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辟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

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僞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此以流言卽誅因與王說同可知僞古文乃肅所作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敵僞孔及王說所謂以矛刺盾也王云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見豳譜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遜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夫成王且不敢誚公況敢遣死士以制之乎若用死士則公雖在豳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逸周書作雒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艮庭論之已詳矣

陸機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陸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澧謂陸疏誠有理矣然尚有可疑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駮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宜有竊疑箋亦以駮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駮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閔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詩攷序澧案賈逵崔靈恩之書爲朱子集傳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璈詩經廣詁亦然徐氏所附之說多與朱子集傳之說同陳碩甫毛傳疏亦然澧門人趙子韶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欲蔑棄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澧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卷八十一小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行葦首章朱傳云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澧案小序云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至於詩中訓詁固多用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然則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鑒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鑒而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

順此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關雎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丁卷八十一朱子如后妃求淑女是鄭如此說而非毛如此說眞當讀毛傳者也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灃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辟雍詩云示我漢行李善注云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班氏以周行之周爲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爲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道德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猶云道周也○近見胡墨莊毛詩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澧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實則古有此說墨子明鬼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朱子之說與此暗合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大雅文王詩解灃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眞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戴氏從之也寘彼周行朱傳以爲寘此懷念於周行之上則文義未安也寘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通戴氏云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灃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咺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墠序言刺男女相奔溱洧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刺而以爲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甚矣頍弁篇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隰桑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風雨篇既見君子云胡不夷無異也何以風雨篇獨爲淫奔乎惟靜女篇則眞難解其言此女俟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語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說懌女美解爲女史說懌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妃文義

皆不可通澧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也呂伯恭讀詩記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據張橫渠之說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此則不然也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二章言賢妃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灋可說懌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新物於君乃用之以荅彤管之贈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蓋三百篇中此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孔疏云本餘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爲上下二章本可棄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真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閔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塞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悃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同行招隱之娉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真樂也魚鼈筍蒲餞送之清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實命不猶自寬之箸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沚迹近而心遐振鷺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縶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遯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蓁隆之泰也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淪淪訿訿百官邪矣亶侯多藏寵賂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隳矣爲鬼爲蜮讒夫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酗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何事之非心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甯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何人之不爲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繹可以平情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澧謂陳季立可謂善讀詩者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可無也平情畜德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

東塾讀書記卷六

東塾讀書記卷七　番禺陳澧撰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尚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　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藝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詩生民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文澧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摠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此記人所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穆王作呂刑入尚書作職方何不可入周禮乎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尚書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慎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方百里者五慎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云方百里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

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輕重乙篇）管子言兼霸之國尚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下篇）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爲周禮兼附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都輸疏潛夫論班祿篇皆與孟子同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讀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澧謂孟子明言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即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荆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波溠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者哉（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莊云夭鳥見此五者而去其群未聞鄭君不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疏引）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此賈氏序周禮廢興語）以周禮之中實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爕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醫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

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宰臣如申屠嘉責勃常侍如楊秉責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嘗讀周禮者哉（卷四）日知錄云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卷五）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衆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尚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哀帝復使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謹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閣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卽別錄是也至歆乃集爲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禮案劉歆此語鄭君取之不以人廢言也）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刱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難在此也（如大卜玉兆瓦兆原兆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皇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後鄭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元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梐枑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衞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蒩注云杜子春云蒩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爲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於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

子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注云傳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沖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繶黃繶鄭司農云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篪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篪九空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灃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爲誤乎𩰫人和𩰫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𩰫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尚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後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胙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

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甕其設筐陳于楹內甕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饔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注云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若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衰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

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疏云含玉士喪禮用三貝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此皆鄭君差次之法也又如大宰設其攷注云司空亡未聞其考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此疏尤精密蓋不獨鄭注能補經賈疏亦能用鄭注之法以補經也更有鄭注不用約而知之而賈疏能闡明之者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

鄭注三禮以漢制況周制而周禮注尤多王伯厚

皆錄之爲漢制考澧案左傳昭十七年郯子言少皞氏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爲司徒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況古官以後代之事況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典瑞珍圭以徵守杜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但不若先鄭注參耳駁馬傳亦有之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帗舞注云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疏云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爲證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疏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況之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元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澧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卽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事則以後世之官後世之事況之其義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卽是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況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之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尤明困學紀聞引徐鍇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比周官此徐鍇之淺陋蓋未讀賈疏耳困學紀聞又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厚澧既引徐鍇說而又自爲此說蓋頓悟徐說之非也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況周制如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賀人疏云此賀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又有鄭注已舉漢制況周制賈疏復以唐制況漢制者掌訝次于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卽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唐貫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

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
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
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
乃欲以漢次述漢事灃案解說周官而欲述漢事
此即以漢制況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大常卿一人
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
植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
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
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侍中注云周禮太僕干寶
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邦之宮
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
子幹與後鄭學術本同于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
之法也

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
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又云調者
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卷四唐制與古制雖多
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之所以爲
通也

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
循之讀周禮畢當讀 大清會典舉 國朝之制
以況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
原亦因之而見矣且 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
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
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
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
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謂周禮不可行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
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
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宇文泰開國時早能尊
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
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此可爲用周禮之效也

江慎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
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
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
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
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周禮疑義
舉要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爲民
除害安得云周禮不可行乎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
人而盡諳衆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
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
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
乃頗悟之矣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外國競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
圖說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制圖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

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
治水之法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漱之者
潘季馴所謂以水刷沙也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
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如廣
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
西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
而不知此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鳧氏為鐘注云凡言閒者亦為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圖者是也注又云鼓外二鉦外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鉦閒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云云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是注疏本有圖也戴東原復為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疇治之益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氏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角也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一欘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一柯者一百一度十五分之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之角也昭然若發矇矣

東塾讀書記卷七

東塾讀書記卷八

番禺陳澧撰

儀禮

儀禮難讀昔人讀之之法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

士冠禮筮于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有司徹鄭注屢言自某句至某句此賈疏分節之法所自出也

賈疏之分節有尤細密者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疏云自此盡無儐論主君使卿歸饔餼於賓介之事上介饔餼三牢疏云自此盡兩馬束錦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饔餼於上介之事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疏云自此至無儐論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此一節而又分三節也特牲饋食禮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疏云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此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酬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此一科而分十一節也有司徹疏如此類者最多不可枚舉其分析細密使讀之者心目俱朗徹矣

賈疏分節偶有遺漏者如大射儀司射適次作上耦射疏當云自此盡揖扑反位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執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疏當云自此盡退中與筭而俟論某事而疏無之又若命曰復射疏當云自此盡如獻庶子之禮論某事而疏無之皆遺漏也（其餘諸篇之疏亦偶有遺漏但不多耳）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釐析經文每一節截斷後一行題云右某事（如士冠禮第一節後題云右筮日第二節後題云右戒賓○此法亦出於鄭君禮記禮器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鄭注云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云云澧案士喪禮下篇既夕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鄭君引之而摘出陳器二字也）較賈疏尤簡明其荅李季章書云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說元來典禮淆譌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衮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於世亦非小助也荅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儀禮者至　國朝而馬宛斯繹史所載儀禮張稷若儀禮鄭注句讀吳中林儀禮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禮書綱目因朱子通解而編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菴讀禮通考秦文恭五禮通考亦皆分節自朱子創此法後來莫不由之矣（郡齋讀書志云編禮三卷呂大臨編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書一朱子荅潘恭叔書云禮記須與儀禮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然則朱子之書本發端於呂氏也）

鄭賈作注作疏時皆必先繪圖今讀注疏觸處皆

見其蹤跡如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注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疏云鄭知東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主人在門東西面今從門西東面主人之宰命之故東面受命可知也知右還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門外之東南席在門中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類乃顯而易見者又如燕禮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東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從西階來不得篚東西面取以是知取象觚者東面也此必鄭有圖故知東面取賈有圖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東面也大射儀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注云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疏云知不少南者以其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此亦鄭有圖故知少北賈有圖故知不得少南皆確不可易也鄉飲酒禮主人賓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云以介席東面故邪向之特牲饋食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注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云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不背主婦又得邪角相向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注云還左還也疏云知左還者經云還當上耦上耦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司射還欲西面與上耦相當故知左還迴身當之取便可知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于俎皆荅拜注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疏云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戶內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荅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迴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如此之類或邪向或迴身與平直易見者不同非有圖安能知之

鄉射禮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疏云司馬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閒命去侯訖物閒南行西向適階降是其順矣今命去侯訖乃圍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去若出物閒西行則似直爲上射命去侯是以弁下射圍繞之明爲二人命去侯也燕禮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云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西向而陳其尊有四弁執冪者在南不得南頭以之君所又唯君面尊尊東西面酌酒以背君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而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綿蕝習之乃知之耳卽以疏文而論曲而能達栩栩欲動世人謂賈疏之文不及孔疏豈其然乎

楊信齋作儀禮圖厥功甚偉惜朱子不及見也通志堂經解刻此圖然其書巨帙不易得故信齋此圖罕有稱述者張皋文所繪圖更加詳密盛行於

世然信齋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楊信齋儀禮圖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據此則始爲圖者趙彥肅也儀禮經傳通解載鹿鳴關雎十二詩譜云趙彥肅所傳蓋其人有志於禮樂之事者也

阮文達公爲張皋文儀禮圖序云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禮家爲頌皆宗之頌卽容也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綿蕝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卽徐生之頌乎澧案畫地之法澧嘗試爲之眞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李璧玲孝廉名能定在禮家教家姪等讀書嘗取禮及家經宗元畫地而習之也○焦里堂作習禮格繪宮室如奕枰而人物爲棋其序云雖嬉戲而不謬於正

若夫宮室器服之圖則當合三禮爲之此自古有之今存於世者惟聶崇義之圖至　國朝諸儒所繪益精若取　皇清經解內諸圖與聶氏圖考定其是非而別爲三禮圖則善矣有不能定其是非者則兼存之俾知其誤者則不取如張皋文深衣圖肩上兩幅縫合此必不然也○還輿卷六中三天子諸侯玉佩劍綬聶氏自注云秦漢以降遞於周隋既多無注解或傳寫譌舛研覈莫辨禮案此不獨玉佩劍綬圖亦爲然凡漢以來衣冠讀史皆難明而周之冠冕衣裳乃易明賴有諸經注疏故也

儀禮有凡例作記者已發之矣鄉飲酒禮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鄉射禮記同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二句鄉射禮記亦同此記文之發凡者也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云云凡言非對也云云凡與大人言云云凡侍坐於君子云云凡執幣者不趨云云此則經文之言凡者然非十七篇內之凡例也

鄭注發凡者數十條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事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聘禮注最多若抄出之卽可爲儀禮凡例矣

有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者聘禮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注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疏云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若有所因由則有授由左受由右是以使者反命之時宰自公左受玉鄭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不右使者由便也又賓授覿時士受馬適右受鄭云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又鄉飲酒云受酬者自介右鄭云尊介使不失故位如此者皆是變例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特牲饋食禮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疏云鄉飲酒鄉射皆元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面尊不從此義也如此類皆鄭注發凡而賈疏辨其同異也

有鄭注不云凡而與發凡無異賈疏申明爲凡例者如士冠禮宿賓注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疏云凡有戒無宿者非止於此案鄉飲酒鄉射主人戒賓及公食大夫各以其爵皆是當日之戒理無宿也又大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皆有戒而無宿是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云案士昏禮云壻執雁升奠雁又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主人出門壻入門奠摯再拜出鄭注云

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又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摯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如此類皆注不發凡無異於發凡而疏申明之也有鄭注不發凡而賈疏發凡者鄉射禮記尊綌冪賓至徹之疏云凡冪者皆爲塵埃加故設之但用冪不用冪不同者凡用醴皆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者從禮子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鄉飲酒鄉射有冪者無所厭故也覲禮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疏云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如此類皆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經是變例鄭注發凡而疏申明之者鄉射禮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注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疏云謂凡燕及食歬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唯此與大射獲者與釋獲者薦俎辟設不當前也此經是變例注發凡而疏申明之也又有經是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聘禮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疏云凡賓主體敵之法主人降賓亦降今賓降使者不降者使之餘尊雖合降而不降又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注云受幣楹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疏云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閒者皆是體敵故昏禮云授于楹閒南面注云授於楹閒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謂賓主俱至楹閒南面並而授是以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此是敵者之常禮也雖是敵者於兩楹之閒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則此云大夫南面賓北面授雖是敵禮是尊大夫故訝受又前致饔餼儐使者於楹閒賓北面授幣鄭云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自餘不在楹閒別相尊敬是以前云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鄭注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又云公禮賓賓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亦訝受又賓覲公云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如此之類不在兩楹之閒者皆非敵法就文解之此疏釋例最詳特備錄之此皆經之變例注不發凡而疏發凡者也

有賈疏不云凡而無異發凡者士昏禮主人以賓升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若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唯聘禮公升二等賓始升者彼注云亦欲君行一臣行二也覲禮王使人勞侯氏使者不讓先升者奉王命尊故也燕禮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注云降席席西也疏云鄭云降席席西不言面案前體例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拜訖則告旨此二條疏言通例言體例即無異發凡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但爲饗禮有酬幣則多此疏言同即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注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疏云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亦皆東

不奠於地此疏言亦卽例也士昏禮賓卽筵奠于薦左疏云此奠於薦左不言面位下贊禮婦奠于薦東注云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也必南面奠者取席之正又祭酒亦皆南面竝因祭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己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賓祭酬酒故亦南面奠此段疏屢言亦其例最通貫矣士昏禮建柶興坐奠觶遂拜疏云因建柶興坐奠觶不復興遂因坐而拜冠禮禮子并醮子及此下禮婦不言坐奠觶遂者皆文不具聘禮賓不言拜者理中有拜可知也此言可知以例知之也經文不具賈熟於禮例則可據例以補經禮之有例豈非至要哉

綜而論之鄭賈熟於禮經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簡疏則詳而密分析常例變例究其因由且經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補之朱子云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答陳才卿書此所謂倫類卽凡例也近時則淩氏禮經釋例皆承鄭賈之學大有助於讀此經者矣禮書欲取儀禮經文依吳中林章句分節寫之每一節後寫張皋文之圖又以淩次仲釋例分寫於經文各句下名曰儀禮三書合鈔如此則儀禮真不難讀惜乎爲之而未成也

韓昌黎讀儀禮云撮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撮其大要者卽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也昌黎著于篇者今不得而見之然賈疏每一節所言之事卽大要也若撮爲一編當無異於昌黎所云矣初讀儀禮者尤當如此昌黎摘奇辭欲於作爲文章而上規之也撮舉旨卽送陳密序論習三禮所謂編其文與思其義也

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孔疏云按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元端元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元衣素裳夕用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元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元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此卽所謂撮其大要者也

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孔疏云按昏禮旣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閒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酳席于北墉下婦徹設于席前婦卽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疏所撮亦頗簡明

通典撥取儀禮然如諸侯大夫士冠（卷五十六）撥士冠禮而未能簡要尚可刪節又如諸侯大夫士宗廟（卷四十八）撥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則又太簡蓋所謂撥其大要者亦不易也

何邵公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埽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荅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荅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荅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荅拜者荅拜如常入拜母母荅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自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見通典卷五十）（大似有誤字姑仍之）澧案此亦撥其大要然但爲行冠禮而作非爲讀士冠禮而作故但有一加無三加其設筵亦與士冠禮不同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文儒者之服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是後漢時士無三禮冠故無三加今士有雀頂冠公服又有襴冠襴服行冠禮可以二加也）

旣明禮文尤當明禮意朱笥河以儀禮難讀欲撰釋例之書又以禮莫精於喪禮欲撰禮意之書（見笥河集子錫庚所撰序）釋例則淩次仲爲之矣禮意則鄭注最精非獨喪禮也如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夫以筮于廟門四字而禮意精細如此非鄭君孰能知之又如鄉飲酒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注云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己帥而正孰敢不正此司正拱手少立實難知其何意讀鄭注乃知正己以帥人之意其深微至此得鄭注而神情畢見可謂抉經之心矣

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旣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于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尸子云曾子讀喪禮泣下沾襟讀鄭君之注真欲泣下沾襟矣喪大記又云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卒斂君撫之孔疏云

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案尸與之別也此疏說禮意亦沈摯古之君臣情重如此所謂視臣如手足也讀之亦使人泣下也

春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楊疏云傳幷釋禮意故與士昏禮本文不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傳云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楊疏云言可乎問言禮意灃謂穀梁傳釋禮意問禮意亦可謂善於禮矣楊疏能疏明之亦可謂心知其意者

朱子通解之書純是漢唐注疏之學即以士冠禮一篇言之筮人還東面旅占疏曰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通解云今案少牢禮無此文乃宿賓鄭注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釋文爲于僞反疏曰云不宿者爲衆賓或來或否者此決正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不得不來也通解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水在洗東鄭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通解云今詳注文罍下及字恐誤爵韠鄭注士皆爵韋爲韠其爵同通解云其爵同三字未詳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通解云經既不言屨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即得幷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兄弟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也通解云今案袗古文作均而鄭注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爲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爲均耶抑以袗音爲振也集韻又釋袀爲戎服偏襞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贊者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通解云贊者西面則負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鄭注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通解云今案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戸之東壁矣灃案此諸條有補疏者有駁疏者有校勘者有似繪圖者與近儒經學考訂之書無異近儒之經學考訂正是朱子家法也（朱子記鄉射疑誤云鄉射禮若[illegible]大夫則唯賓而注云長一人舉觶如燕禮媵爵之爲者余始讀此當疑長一人舉觶五字本是經文而印本誤入注中旣而考之凡舉觶皆卑且少者爲之非賓長之事故此乃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及大夫若無大夫則於二人長幼之中但選一人使之舉觶于賓而非反使賓長自舉觶也至考燕禮小臣請媵爵者而公命長注云長[illegible]選[illegible]大夫中長幼可使者於是又見長字之義至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又請致者而公命皆致則序進又知其或命長則但以一人媵爵如此篇之長一人以舉觶於賓乃注文所引之明證恐後之讀者亦或如余之誤遂書以識云朱子讀儀禮考覈精細如此）

疑儀禮者士冠禮見母母拜通典以爲瀆亂人倫然又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欣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爽（卷五十六）然則非瀆

亂人倫矣盧召弓云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母之拜肅拜已耳（龍城札記卷三）澧謂盧氏謂見卽是拜最確下文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皆所謂見卽是拜也

毛西河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儀禮造一斬衰在齊衰之上然又云同一齊名而實有兩製重服斬齊其下際而不緝緝名齊不緝亦名齊（四書改錯卷九）然則非造一斬齊在齊衰之上矣齊衰見於論語（孟子則曰齊疏卽齊衰也）衰者麻也齊者衣下邊也凡衣皆有下邊故不必言齊此則下邊但剪齊而不緝與平時之衣不同者在此故謂之齊衰也儀禮禮記所謂斬衰卽論語所謂齊衰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則緝其下邊與論語所謂齊衰不同論語所謂齊衰對平時之衣緝下邊者而言也儀禮禮記所謂齊衰對斬衰不緝下邊者而言也毛氏所謂兩製是也毛氏與杜君卿之疑儀禮皆旋卽自悟其非可見經之不可妄議也（汪堯峯古今五服考異序云為祖齊衰期而為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澧案喪服傳及鄭注說此服甚明禮記大傳孔疏亦甚明朱子語類卷八十五亦有說堯峯似皆未見故不自悟其非文人不可輕談經學尤不可輕談禮學也）

以漢儒經學之盛而注儀禮者自后蒼曲臺記之後惟鄭君一人蓋羣儒無能爲此者馬季長亦但注喪服而已元時敖君善作集說其自序云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予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澧案士冠禮筮于廟門集說刪去鄭注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二句而云繼公謂必于門者明其求於外神也此刪鄭注而竊其意以爲己說然則鄭注合耶不合耶謬耶不謬耶其自序又云或曰此十七篇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此竟似未見漢書藝文志所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者且藝文志此語賈疏亦載之而亦未見耶如是而輕詆鄭注多見其不知量也程易疇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多駁鄭注且其語多峻厲喪服無高祖元孫之服程氏持之甚堅是也其駁難鄭注至千餘言則贅矣古者三十而有室元孫生則高祖一百二十歲矣故元孫不得有高祖之服也七歲而死者爲無服之殤元孫八歲則高祖一百二十八歲矣故高祖不得有元孫之服也此數語可了者何必剌剌不休乎（卽令二十歲生子至元孫生時高祖八十歲矣亦安能使老翁爲喪服乎）

喪服不杖麻屨章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又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鄭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易疇駁鄭注幾二千言澧謂此兩傳立文實未盡善也此二條經文之意以妾子爲父後者妾死子不得遂子死妾則得遂妾之父母死妾子不得遂妾則得遂也而傳乃以妾不得體君爲說故鄭君以爲似誤也喪服傳相傳子夏所作而實無明文鄭君偶有疑

議何傷乎
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灃謂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脩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余以爲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删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别令易案用（省煩篇）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禮案此謂書儀也）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跋三家禮範）讀儀禮以爲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秦皇帝蕩平九國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卷七十四）王西莊謂唐中葉經學已亂故杜佑通典多狥俗（十七史商榷卷九十）然讀儀禮者亦宜知此意十七篇中冠婚喪祭諸篇爲要蓋古今同有之禮倍宜鑽研（今祭禮則與特牲少牢二篇不同）今所不行者但掇其大要可矣若專治此經則不在此論也

東塾讀書記卷八

東塾讀書記卷九　　番禺陳澧撰

禮記

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引之耳澧案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

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孔疏云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深衣疏云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云云疏云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澧案如此之類作記者時代在後(漢書藝文志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述古事述古制述舊說不敢自專而爲疑辭古人著書謹慎如此

禮記記虞夏殷周異禮明堂位最多今不具錄其餘如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尚黑二節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又孔子之喪子張之喪二節又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又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殷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一節又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曾子問夏后氏三年之喪一節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一節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又周坐尸詔侑武方一節郊特牲委貌周道也一節又有虞氏之祭也一節又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一節(又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云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與王制同)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一節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一節又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一節表記夏道尊命一節此皆記四代異禮孔子言夏殷禮文獻不足徵而禮記尚存此數十條記者之功大矣

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强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譌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閑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胤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備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縣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爲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爲怪也澧謂此所論不盡然也其言制禮之時舉大略細則是也周公制禮若細微之事皆爲撰定則畢世不能成矣大綱旣舉天下遵行其餘細事則學士大夫各加講究有不能較若畫一者無足怪也豈必由於亂離崩壞哉

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蓋以

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篇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說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內小戴不取宜矣

禮記之不可信者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事太奇劉原父云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于先王王翼日乃瘳復三年王乃崩世以謂文王與之也是以傳于此言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此說足以釋千古之疑

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禮記之分類不始於孫炎魏徵矣今讀禮記當略仿別錄之法分類讀之則用志不紛易得其門徑張說駮奏用魏徵類禮（見新舊唐書本傳）謂不可改古本篇第耳非謂不可分類讀之也

別錄以曲禮少儀屬制度內則屬子法澧案曲禮凡爲人子之禮數節正可謂之子法也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澧案曲禮多小威儀與少儀同一類至天子建天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見天子之類則非小威儀而已同屬制度而有不同矣

孔疏謂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三句是記人引儀禮正經澧謂安民哉句亦記人所引鄭注孔疏皆但云三句似誤矣其以曲禮是儀禮乃禮器鄭注之說曲禮上第一疏引藝文志則以爲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又與鄭說異矣藝文志顏注引臣瓚曰禮經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朱子疑鄭說而從瓚說（見語類卷八十七〇衛氏集說困學紀聞皆引朱子說）澧亦謂瓚說是也蓋曲禮散失禮記曲禮上下二篇乃記者掇拾以存之故篇首稱曲禮曰也

毋不敬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

王制禮器深衣三篇別錄屬制度王制篇首所記與孟子荅北宮錡之說略同（孔疏引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正以王制篇首與孟子同故也）此爲周室班爵祿之制信而有徵王制記大制度深衣但記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故亦屬制度耳禮器當屬通論別錄屬制度非其類也玉藻當屬制度別錄屬通論亦非其類也當互易之

月令明堂位別錄皆屬明堂陰陽記其實皆制度之類漢書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遺事又有明堂陰陽說五篇蓋明堂陰陽在禮家內自爲一家之學故別錄於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類也藝文志諸子陰陽家者流班氏以爲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

辰敬授民時澧謂月令卽是敬順昊天敬授民時之意其每月記日所在及昏旦中星正是厤象日月星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此也漢書魏相傳云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又云高皇帝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漢儀應劭云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見通典卷二十此皆可見月令之法西漢猶行之其時尚陰陽之學也

管子幼官篇四時篇輕重己篇皆有與月令相似者四時篇云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靁行秋政則旱尤與月令無異故通典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卷四十三其書雖云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也澧以月令爲周公所作鄭君不從其說以月令之文明見於呂氏春秋不能舍此實據而以空言歸之周公也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必以爲周公作且云康成之徒猶復蔽冒爲首鼠兩端之說不能無罪其誣鄭君至此鄭君果有罪乎

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別錄皆屬喪服檀弓亦喪禮之類也檀弓每一節皆言死言殯言哭言弔言葬言墓言祔至狗馬亦言死惟衛獻公出奔一節不然然古人以出奔亦爲凶禮也大戴記則無一篇屬喪禮者小戴盡取之也古人最重喪禮也奔喪是儀禮正經投壺亦然其入於禮記者蓋儀禮十七篇皆常禮奔喪則喪禮之變投壺則鄉射禮爲小高堂生不傳之逸入禮記耳

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澧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憮然也近代士人囿於科舉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

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別錄皆屬祭祀郊祭之禮惟見於郊特牲及祭義郊之祭也二節社禮大蜡之禮亦惟見於郊特牲天子諸侯至官師廟祧壇墠之制惟見於祭法記禮者之功斯爲最大

祭法夫聖人之制祭祀也至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據國語魯語此乃柳下季之言臧文仲使書以爲三筴此出於孔子之前蓋四十九篇之文此爲最古者

祭義祭統皆說義理祭統說博大之理祭義則說精微之理如致愛則存致愨則著又如說鬼氣焄蒿悽愴窮幽極微矣

冠義以下六篇略舉儀禮之文而解其義朱子所

謂儀禮之傳也祭義則不然儀禮少牢特牲二篇乃大夫士祭禮祭義言君夫人則非止大夫士矣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二節則不專言祭郊之祭也三節則非言宗廟之祭宰我問鬼神則因祭而說之天子爲藉千畝養獸之官公桑蠶室三節言醴酪齊盛犧牲祭服之事皆因祭而說之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下則論禮樂論孝論尚齒尊賢皆非論祭此集合成篇者也禮記多集合成篇者文王世子別錄屬世子據篇首篇末所記耳中間說公族說天子視學非說世子牽連入此篇耳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作三句鄭注皆云題上事說公族說天子視學二節後則無題上事之語一篇之中體例不同此集合成篇之跡也冠義既自爲一篇郊特牲復有冠義一節古人傳述此義者不止一家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焉一節卽昏義也此二節之間有一節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記者明言禮以義爲重乃冠昏飲射燕聘祭諸義之發凡也郊特牲皆言祭祀此冠昏二節雜入於其中耳郊特牲冠義一節孔疏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鄉飲酒義孔疏云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聘義孔疏云此篇揔明聘義各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朱子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孔疏已屢言之蓋朱子時知此者少故朱子特言之此可見南宋時經學之衰也

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澧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二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箸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箸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曾子問亦記孔子之言而與此諸篇之體又不同所謂伸說引證者如緇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與論語略同下文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甫刑則記者所引證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此與論語略同下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則記者所伸說也下文引詩引兌命則記者所引證引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與論語同又引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則記者增引之也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甯者天下其幾矣此見於論語者二句餘二句不似記人伸說蓋孔子他日又說此而多二句也下文引詩及制國不過千乘云云則記者引證伸說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此見於論語者亦只二句蓋記者所傳聞多一句下文引詩則記者所引證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

敬其美此記孔子之言不見於論語下文引論語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記者所引證也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見於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二句見於論語一句不見於論語蓋亦傳聞多一句其下文仁者右也云云則記者所伸說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此以怨報怨一句異於論語則傳聞有誤也綜而論之記者有伸說有引證且有傳聞之誤坊記子云好德如好色鄭注云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鄭案此亦傳聞之誤也非盡聖人之言然於聖人之言記錄之伸說引證之則有功於聖人矣且其中有不見於論語者尤爲有功矣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不見於論語孟子亦引之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此與論語稍異或傳聞不同或孔子他日又說此而稍異也論語言犬馬皆能此言小人皆能語意正同可證論語非謂人養犬馬也犬馬能養謂犬馬能勤人之事勤事卽謂之養孟子云同養公田亦以勤其事爲養也孝經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亦謂事父母也膝下孩幼豈卽供養父母飲食乎

所謂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者乃記者因聖人之言而作爲文章禮運云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云云孔疏云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下達之事澧案此可見禮運是記人之說矣禮運又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冪孔疏云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布疏布澧謂此一節用韻之文因敷辭而疏失不必回護以爲夏殷諸侯之禮也

姚姬傳云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及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而後記述其詞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眞然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九經說卷十六此說最善

文心雕龍云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徵聖篇未嘗有譏議之語來鵠云儒行篇非仲尼之言儒義說則直加排斥矣程伊川云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程氏遺書卷十七張橫渠則云某舊多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故禮記之可疑者姑置之橫渠讀書審愼勝於伊川矣橫渠此說張子全書無之此據衞氏禮記集說錄之○宋史張洎傳云太宗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玉海卷五十五亦載此事又載祥符二年復以儒行篇賜親民釐務文臣其幕職州縣官使臣賜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閤門辭日給之又載紹興十八年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宋時重儒行如此宋史高閌傳云時將賜進士儒行中庸篇閌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蓋至是而議論儒行之說上達於人主矣

儒行多善處固已其最善處如博學以知服是也鄭注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淩跨前賢也澧謂後儒當以此書紳銘座曲禮云博聞强識而讓亦此意范武子注穀梁傳引何休及鄭君說而云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僖三十年注朱子呂

氏家塾讀詩記後序云一字之訓一事之義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此皆可謂博學知服者矣（論語皇疏云今之世學非復為補己之行闕正是圖能勝人卷七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己說則只尋是處雖有不是亦暗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不知服者之情狀大略如是竊嘗論之曰古人著書辛苦創闢往往盡美而未能盡善蓋辛苦成書既竭其才後人讀之坐享其成忘其辛苦而但見其未盡善遂有不滿之意甚者欲著書以加乎古人之上矣或問曰何以忘其辛苦也曰其精善處得人心之所同然故不覺其奇特而與之相忘也而不知此正其至精至善處也）

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語實未安或其意謂他人尊敬儒者當如是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孔疏云此喻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若春秋夾谷之會是也澧謂注說未安疏以為譬喻稍可通然竊疑此言鷙猛鳥獸之攫搏不能比儒者之勇引重鼎不能比儒者之力衞正叔集說采廬陵胡氏曰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說近是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儒字始見於此此與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之類並言之非儒自為一家之學也猶牧長師亦豈各為一家之學哉此可見作周禮時風氣淳古至魯哀公乃問儒服儒行蓋儒以道得民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末世之人衣服行事皆變於古遂若儒者自為一家之風氣其後道墨名法竝起各自稱一家之學遂謂孟荀之等為儒家耳此儒行之篇於古之儒風大可考據者也（吳子首篇云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此時代更在後蓋談兵者不服儒服矣）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與孝經同類劉光伯孝經述義云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賓非師祖製作以為模楷者乎（孝經唐元宗序並注邢疏引）澧謂此說太過矣記者因聖人之言而敷演成篇則有之竟以為假則非也

司馬温公謂學記大學中庸樂記為禮記之精要（見書儀卷四）且以學記在大學之前此讀禮記者所當知也黃山谷云温公論政以學為源（劉道原墓志銘）澧謂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必由者言舍此別無他術也即所謂論政以學為源也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目錄云學記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業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而言之舊注多失其指今考橫渠張氏之說并附己意以補其註此可見朱子亦甚重學記今人但知朱子有大學中庸章句罕知朱子有學記補注者矣

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澧案大學篇首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

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明知類通達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知之事也分其年定其課使學者可以遵循後世教士當以此爲法夫七年可以小成九年可以大成有志於學者當無不樂而從之若以此爲法學術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出矣

鄭注云離經斷句絕也（卽今之點句讀書也左傳昭十六年孔疏譏服虔未能離經辨句復何須注述大典）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鄉也（朱子補注云辨志者分別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灃案此二者切要之學近人治經每有浮躁之病（阮文達公題凌次仲校禮圖詩云晚儒鶩讀學心力每浮躁）隨手翻閱零碎解說有號爲經生而未讀一部注疏者若限以斷句讀之則不能浮躁不獨有益於讀書亦有益於治心矣（朱子語類云甘節問昔以觀書爲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卷一百十五）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經但欲爲世俗所謂名士耳故志不可不辨也

離經辨志以下七年九年之事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云云每年之事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每日之事也此亦可謂之身中時年中時日中時也（朱子補注云上句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絕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絕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遊之類灃謂朱子讀也字學字句絕是也解時教居學似非退息必有居學則居學是每日退息之事時教乃未退息時之事指一日之內言之耳）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云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灃謂近儒皆尙名物制度六書九數之學卽所謂興藝也

學記中庸大學別錄皆屬通論中庸大學後世所謂理學古人則入於禮記者仲尼燕居云子曰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理學卽禮學也（直齋書錄解題云戴記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此皆聞道學家之說而未識古義也）經解別錄亦屬通論孔疏云六經其教雖異揔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灃案記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篇當錄入於禮其義已明矣

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一章傳十章爲後儒所訾議灃案豳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

朱子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語類則云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卷十四）灃謂此勝於虛靈不昧之說矣章句又云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此亦似未安也明明德於天下卽平天下也朱子云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何嘗云此章之意務在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虛靈不昧之德乎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乃是明其光明正大之德於天下也光明正大之解不可易矣

朱子云格至也物猶事也灃案此古訓也（爾雅釋詁云格至也毛詩烝民傳云物事也）又云窮至事物之理則於至字上

加窮字物字下加之理二字陸清獻公云宋後爲字書者如黃公紹輩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窮至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大學答問）此謂至字爲古義謂朱子爲借剖析最精審蓋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卽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凡人欲增長見識舍讀書閱歷更無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朱子荅黃直卿書云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眞實窮理朱子此說乃格物致知之確解也身親歷過者格物也屢省深察者致知也（格物致知猶言實事求是實事者格物也求是者致知也朱子上蔡謝先生祠記稱其以求是論窮理爲精當）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灃案爲學之道卽大學之道也莫先於窮理卽先致其知也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卽致知在格物也

朱子云伊川所謂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語類卷十八）又云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答趙民表書）又云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答陳師德書）朱子說格物遵守程子之說至精確也又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閒而忽然懸悟也哉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閒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書）王陽明謂格亭前竹子致病（見傳習錄）卽所謂存心於一草一木也早爲朱子所嗤矣

朱子荅孫敬甫書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脩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以脩禮書是格物致知尤爲切實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云結上文王氏復禮四書集註補以爲起下文引高仲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集注補云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格致也此二條不從朱注實可以備一解也

朱子之補大學不必補也然所補之說則無可議也議之者約有二端一則謂卽凡天下之物爲無先務也然不讀其下句云因其已知之理乎如已

知孝於父益窮其孝之理而孝於祖孝於曾祖高祖已知友於兄弟益窮其友之理而友於從兄弟再從兄弟此所謂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也一則以一旦豁然貫通爲不知何日也然不讀其上句云至於用力之久乎用力久者必有貫通之一旦朱子安能爲後人定其何日而後人反疑其何日適足見其未嘗用力之久而已矣今人多治說文試思用力於說文既久豈有不一旦於形聲義皆貫通者乎夫何疑之有哉朱子云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又云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三言因其示人以爲學之路至明至切

蘇穎濱自題所作老子解云僧道全與予談道予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非佛法而何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也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名也澧案穎濱以中庸傳合禪家之語此自古以來所未有張無垢中庸解云予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見朱子雜學辨無垢之意與穎濱同其但言聖人而不言佛則其改頭換面之法耳改頭換面之語亦見雜學辨世說云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元門言語門宋人之講未發亦可謂咫尺禪門矣

程氏遺書云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元注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蘇季明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又云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卷十凡案此伊川先生語錄也李延平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答問朱子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答何叔京書澧案程伊川之後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既皆以此相傳故朱子論之尤詳與張欽夫三書每一書輒變一說文多不錄又作中和舊說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然則予之所以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又作已發未發說云比觀程子文集諸書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據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自然不須窮索又有與羅參議書云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步朱子此書不知在自疑之前抑在其後王白田朱子年譜以此書錄於中和舊說之後所云與禪學爭毫末卻甚占地步者不知所占地步何如此書未明言末學未敢測度也

朱子荅呂子約書云程子遺書中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問者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

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荅不知何故卻引惹他又云彊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又荅書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又云若必以未有見聞爲未發處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卻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萬不是痛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澧案中庸所謂未發屬喜怒哀樂而言文義甚明若截去喜怒哀樂四字但取未發二字而辨論何者未發則非中庸文義也如程子之說則是思之未發如蘇季明之問則是聞見之未發朱子謂程子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說到盡頭而以轉向見聞歸罪於程門請問記錄者澧謂白直看子思說則子思但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嘗說思未發未嘗說聞見未發也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時凡人皆有之不必說到言外盡頭也朱子語類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卷六十二）此乃白直看子思之說矣蓋發而皆中節則非常人所能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常人有之絕無元妙也（禪家壇經有偈云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蘇穎濱既取其不思善不思惡以傅合喜怒哀樂之未發矣蘇季明所云耳無聞目無見亦似有譏於禪家斷見聞之語也）

樂記所以爲精要者黃東發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爲淵源（日鈔卷二十一）夫宋儒理學上接孔孟者也而其淵源出於樂記此數語然則此數語乃孔門之微言也眞精要也

唯君子爲能知樂今則去古太遠古樂聲容之美耳不得而聞目不得而見何由而知樂哉讀樂記但得其精理名言而已樂本一篇固爲精要（樂記十一篇合爲一篇其第一篇名曰樂本見孔疏）其餘精要亦多如樂象篇云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此數語又見荀子樂論篇）尤足以警學者之身心也

禮記似易讀而實難讀昌黎言儀禮難讀者謂其文句繁碎參差讀之難上口耳然其儀節分明又有鄭注爲之發凡起例讀之不至於茫昧周禮職事尤粲然具備其偶有未備者鄭注爲之推次差約可以補苴罅漏禮記則有但說義理而不說其典制者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所謂其數可陳者作記之時則然耳後世則其數反難知也其中有可以差次而知者如禮器云三獻爓一獻孰鄭注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孔疏云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元冕宜一獻也此可差次而知者也其不可知者如禮器云

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疏云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此不可知者也若不可知而輒爲之說如玉藻朝服以食特牲三俎云云疏云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又如郊特牲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燔柴及牲玉次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神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次則以豆薦血腥次則七獻備五齊三酒與宗廟祫同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孔沖遠引此而云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此則熊氏皇氏於不可知者自爲說以補經其病在於無憑據孔疏略之得闕疑之義矣

孔疏亦有補經者奔喪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疏云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閒傳云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疏云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昏義云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疏云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家也如此之類皆疏之補經也補之而無疑者也

孔沖遠於三禮惟疏禮記而實貫串三禮及諸經有因禮記一二語而作疏至數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餘字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疏二千餘字月令郊特牲篇題疏皆三千餘字若此者頗多其一千餘字者則尤多（毛詩左傳疏亦有之）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後儒所能及矣且非好爲繁博也既於此一經下詳說此事以後此事再見則不復說然則其繁也正其所以爲不繁也

孔疏有明言不復釋者雜記下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疏云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疏云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又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疏云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疏云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疏文如此者屢見讀之可知其作疏之意在博而不繁也

孔疏非但詳於考典制其說性理亦甚精中庸疏云性情之義說者不通亦略言之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案左傳云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於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唯人獨稟秀氣故禮運云人者五行之秀氣被色而生既有五常仁義禮智信因五常而有六情則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

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鑽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詩序云情動於中是也但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觀此可見唐以前論性理者已多孔沖遠作疏已徧覽之而爲折衷之說沖遠非但深於禮學其於理學亦不淺也

衛正叔集說序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書惟恐不出於人此固名言矣又云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此不獨用力之勤亦其宅心之厚至所云沿襲陳言悉置弗取者則未然也其中空談義理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讀之甚費日力而得益甚少如有爲之削繁撮要者則善矣其序又有云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如此者則不可刪削雖抵排未當亦宜過而存之耳

陳雲莊集說可取者絕少三年間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孔疏讀因以飾羣四字爲句下七字爲句非也陳氏云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以羣字對別字得之矣此陳氏說之最精當者陳氏又云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此以上五字爲一句下六字爲一句亦非也當連讀十一字爲一句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孔疏云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此亦孔疏誤讀然下文公子之宗道也孔疏云族人不敢以戚君此則別以位也二字爲句不誤矣陳氏引石梁王氏云位也當自爲句此能依孔疏後說得之矣儒行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鄭注讀妄爲無而於常字句絕非也陳氏[illegible]句絕得之矣然衛氏集說所采嚴陵方氏說已如此陳氏乃不引之且司馬溫公機權論云世之命機權也妄此倣儒行句法已於妄字句絕陳氏尤不能引之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疏誤讀時字居字句絕陳氏讀此三句不誤然朱子補注已如此讀陳氏亦不引之何其疏漏耶

江慎修禮書綱目序云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繁又云裒集經傳欲其該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今讀此書可謂不愧所言矣自鄭君爲三禮注至朱子纂集爲儀禮經傳通解而未成至江氏乃成此書治經考禮者實賴有此與匹敵者其經籍纂詁乎五禮通考則兼史學

東塾讀書記卷九

東塾讀書記卷十

番禺陳澧撰

春秋三傳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見史記魯世家）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亦見魯世家）是時天子尙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史記周本紀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桓王八年魯弑隱公太史公書此於周本紀者以此爲春秋所以作故也）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王蘭泉隱公不書卽位辨云春秋爲亂臣賊子而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最得其義矣○范武子穀梁序云平王以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此未知始於隱公之故也夢溪筆談云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啖趙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卷十四）澧謂纂例誤以平王二年惠公卽位而顚倒之爲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耳且卽使惠公二年平王東遷春秋正可始於惠公而於其二年書平王東遷之事啖趙雖顚倒史記而仍不可以解始隱之義也○陸氏春秋集傳辯疑凡例云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託乎澧謂春秋自當始於隱公眞不必謂之託也）

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魯桓公弑隱公春秋但曰公薨而孟子顧以爲亂臣賊子懼何也董狐非趙氏臣也齊太史非崔氏臣也可以直書也孔子爲魯臣於其先君之篡弑不可直書也魯之舊史雖有如南董者於隱公之弑書公子翬而已矣無以見桓公之罪惡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書薨而不書地則與正終者異矣隱公不書葬桓公書卽位其爲桓公弑隱公不待言而明矣（范武子云惟其無恩則知其與弑也）此南董之筆所不能到者也趙盾崔杼弑君而不篡國南董能懼之魯桓公弑君篡國雖南董不能懼之惟孔子乃能懼之孔疏謂魯舊史不書君弑爲愛君董狐則志在疾惡此謬說也春秋不疾惡亂臣賊子何以懼乎史通云董狐南史各懷直筆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惑經）此劉知幾之粗疏也然如孔疏之說則無解乎知幾之惑矣（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穀梁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范注云桓弑逆之人故極言其惡范又引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傳以失之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澧謂春秋不直書桓弑隱已爲尊者諱矣若事事皆沒其實則作春秋何爲也徐說是江說非也）左傳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左傳生桓公而惠公薨孔疏引鄭衆云今推案傳之上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於桓）云討寪氏有死者言其冤也云不書葬不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三國志三少帝紀注引漢晉春秋云葬高貴鄉公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此所謂不成喪也）左氏爲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

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杜注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此杜之誣傳也傳曷常有此言乎

左傳開卷記穎考叔石碏二人最詳此大有意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君子曰石碏純臣也賈逵云左氏義深於君父（後漢書本傳）其此之謂乎若如林黃中謂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見朱子語類八十三）劉歆能明忠孝大義如此乎

袁彥伯云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後漢紀卷二十三）劉知幾云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史通正史篇）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郯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讜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晉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漢制考）顧震滄云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即知其有敗亡之禍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誦行于天下而無間哉（春秋大事表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阮文達公詁經精舍策問云春秋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試發明春秋學行以成精舍學業焉澧案以上五說大意略同讀左傳者不可不知且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苟不知此則有謂左傳爲相斫書者矣（三國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隗禧語〇國語載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召穆公諫厲王弭謗虢文公諫宣王不籍千畝仲山父諫宣王立魯武公子戲又諫料民於大原此即尚書之訓也何以不入尚書不可知矣此後則左傳所載石碏諫衛莊公寵州吁臧僖伯諫隱公觀魚皆諫書之最古者）

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楚元王傳後劉歆傳）晉王接謂左氏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晉書本傳）近時劉申受云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冒曰春秋左氏傳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左氏春秋考證）澧案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此西漢人明謂之左氏傳矣或出自班孟堅之筆冒曰左氏傳歟然翟方進受穀梁而好左氏穀梁是傳則左氏非傳而何哉左傳記事者多解經者多漢博士以爲解經乃可謂之傳故云左氏不傳春秋（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此可見漢人所謂傳

者訓詁解經也然伏生尚書大傳不盡解經也左傳依經而述其事何不可謂之傳傳猶注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但詳述其事可謂其非注乎且左氏作國語自周穆王以來分國而述其事其作此書則依春秋編年以魯爲主以隱公爲始明是春秋之傳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則雖以譌傳譌能謂之春秋晏氏傳春秋呂氏傳乎

陸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之求意經文可知而後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釋者抑爲之說卷一此數語乃定論也文十三年左傳云其處者爲劉氏孔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澧案左傳有附益之說實昉於此此既可插此一句安知其不更有所插者乎公羊傳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穀梁傳有沈子曰尸子曰穀梁子曰之類皆後師之語安見左傳必無後人附益乎左傳不可通之說指爲後人附益乃厚愛左氏非攻擊左氏也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凡書曰之文亦以爲增益然謂劉歆所增益則未確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陳杞世家采此數語可見史遷所見左傳有解經之語矣姚姬傳九經說及左傳補注序以爲吳起之倫附會私意則近是耳

孔沖遠云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杜氏集解序疏澧案此說可疑豈有一書內唯二條有例者乎且日食不書曰爲官失之其說通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則不可通孔巽軒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公羊通義此無可置辯矣蓋左傳無日月例後人附益者以公穀有之故亦倣效而爲此二條耳

左傳解春秋書法有不通者必後人附益如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云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尊夫人也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亦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公羊則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此公羊之勝左傳者然此乃文法必當如此耳左氏豈不知文法者乎如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再見不稱公叔檀弓公儀仲子之喪下文再見但云仲子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下文再見但云伯子此等文法觸目皆是淺人皆知之○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云尊晉罪已也更不通不必辯其尤可怪者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云云于宋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云、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此竟顛倒是非矣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並非疏引賈說可以糾正左傳服注已稍依違矣杜注云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孔疏云豹若即以爲眞共欲從命則國內義士必云豹是國之大賢聞是公命雖非亦從則知公之所命悉不可違豈不使季氏懼而公室尊也如

杜孔之說權臣假稱君命大賢義士共敬從之權臣復何所懼乎傳謬而注曲從之注謬而疏曲從之而以爲孔子之意孔疏云賈服不以孔子之意說春秋此經學之大害也故附益之語不可不辨也

左傳之語更有不可執以爲例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云不稱名非其罪也孔疏云諸是大夫被殺書名者杜皆言其罪狀止以此傳爲例故也

澧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孔疏云洩冶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死而無益故經同罪賤之文此以文七年傳爲例遂誣忠臣以罪狀誣春秋以罪賤忠臣深可怪駭傳稱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殿本注疏考證云臣照按孔子蓋哀之也非譏之也○公羊何注亦云以爲洩冶有罪其作膏肓則以爲洩冶無罪欲破左傳非其罪則不稱名之例也何氏之自相矛盾如此

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云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

澧案傳云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令尹子常信讒費無極譖郤宛遂令攻郤氏且爇之此傳表章郤宛之賢而痛其冤死也杜注乃執不稱名非其罪之語以爲郤宛稱名有罪豈左氏之意乎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左傳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氏釋例暢衍其說文多不錄焦里堂云司馬昭收羅才士以妹妻預預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夫懿師昭亂臣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也王淩毌丘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爲志在苟免孔父仇牧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左傳補疏自序澧案孔疏云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君積累其惡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孔疏所謂積累其惡也此疏覶縷數百言尤所謂鍛鍊深文不知孔穎達何以惡其先世孔父至於如此劉炫規杜過孔疏又以爲妄而不引其說然千載之下有焦氏之說則劉氏之說雖亡若存矣隱元年傳云弔生不及哀杜注云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引晉書云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體其達禮以合時而郊杜注云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孔疏云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其遵王說天于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禮譜杜預於忠臣賊臣尚敢顛倒是非以媚司馬氏而況說與禮乎

左氏凡例與所記之事有違反者可見凡例未必盡是左氏之文有後人所附益而又未詳考傳中之事也如莊十一年傳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孔疏云釋例曰令狐之役晉人潛師夜起而書戰者晉諱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師以戰告也成十八年傳云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孔疏云釋例曰莊六年五國諸侯犯逆王命以納衛朔朔

懼有違衆之犯而以國逆告此皆明知凡例不合而歸之於告是遁辭矣又如莊二十八年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定十五年城漆孔疏云漆本邾邑不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宜稱城城漆是也此凡例不合之最顯者釋例之意以爲都固稱城邑則有廟者亦名爲都而稱城無廟則不名爲都而稱築也然亦牽強彌縫矣

隱十一年傳云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此無疑者也然因其來告而書其事耳豈憑其告辭爲襃貶乎如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注云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成十五年傳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孔疏云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國史承之書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孔疏云諸侯被執及歸或名或否雖從告辭傳不爲例故釋例曰蔡侯般弑父自立楚子欲顯行刑誅以章伯業誘而殺之蔡人深怨故稱名以告春秋從而書之是告者謂其有罪則稱名以告謂其無罪則告不以名灃案如此則有罪無罪罪及民不及民但憑告者之辭而國史承之夫子卽從而書之以爲襃貶何以爲春秋乎且夫子既從而書之矣又何以示虛實乎陸氏纂例三傳得失議云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爾何名修春秋乎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云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灃案天王崩最大之事魯史自當從赴孔子自當因之雖有異說何可輕改舊史杜注云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此已不通矣又云春秋卽傳其僞是何言歟傳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杜注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孔疏云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唯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杜注云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孔疏云蓋赴以五月到惟言卒日不言其月卽書其所至之月此二條孔疏亦不通魯之舊史未必憒憒至此卽魯史憒憒孔子亦遂因之耶如此類者但當闕疑耳強言從赴則不通矣

從赴之說更有當辨者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傳云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昭元年楚子麇卒傳云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哀十年齊侯陽生卒傳云齊人弑悼公杜注並云以疾赴故不書弑灃謂弑君之罪孔子豈因其不以實赴遂免其誅絕乎此必當時記其事者有不同孔子則從赴不以弑逆漫加於人耳左氏則兼存弑逆之說使與經並傳於後經有經之法傳有傳之法各有所當也

杜氏釋例誠有未善然其長厤土地名世族譜三篇考據詳博何邵公范武子不能有此也公羊春秋襄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注云時歲在己卯徐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灃案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云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何氏如有長厤則可曾言閏月何必云蓋閏月乎其厤論尤善所云當順

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厤家奉爲著蔡矣夫春秋所重者固在其義然聖人所謂竊取之者後儒豈易窺測之與其以意窺測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據詳博之有功於經乎（顧棟高撰大事表）（杜氏釋例[illegible]書不[illegible]世系表疆域[illegible]邑山川[illegible]讀左傳不可無此也）

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illegible]）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澧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先實在公羊之後釋文序錄之言是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羊云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二[illegible]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無駭卒穀梁傳皆兩說劉氏亦以爲穀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云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爲應稅畝而有此災也（[illegible]注云蝝宜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此范說文義難通）其在公羊之後更無疑矣（定三年哀十年十一年公羊皆無傳穀梁亦無傳定五年六年七年九年公羊每年只有傳一條穀梁亦然此尤可見穀梁之因於公羊也）

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鄢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許月南穀梁時月日例云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義多偏）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釋文序錄引）澧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云太叔出奔共後十年鄭莊公猶有寡人有弟餬口四方之語此必不能虛造者而公穀則皆以爲殺之左傳寢藏公穀未得見之故爾

公羊有記事之語但太少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鄭伯克段傳云毋欲立之葬宋繆公傳宣公謂繆公云云翬帥師傳翬諂

乎隱公云云衞人立晉傳云石碏立之鄭人來輸平傳云狐壤之戰隱公獲焉可見公羊亦甚重記事但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確者耳狐壤之戰在春秋前而公羊以爲輸平事孔巽軒通義序謂春秋重義不重事以宋伯姬爲證然公羊記伯姬事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若公羊不詳記此事則伯姬死於火耳何以見其賢乎欲知其義必知其事斷斷然也

公羊於春秋時人多不知者如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賢繆公也此誤以康公爲繆公孔巽軒云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大夫者明著書及子孫也此同譏太無理矣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何注云秦穆公也此明知爲秦康公而偏云秦穆公以異於左傳耳孔巽軒云賢繆公未見其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於內得恩錄之亦回護無理襄二年傳云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昭二十年曹伯廬卒于師傳云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此公羊未知則直言未知是其篤實也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繆姜者成公夫人此惡左傳而不從其說耳然以惡左傳之故而互易二公之夫人使宣公以子婦爲妻成公以母爲妻大倫亂矣且公羊云未知何氏當墨守之安得妄爲說乎徐疏云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据以順言之也此尤無理之甚人死之先後無定豈姑必先死婦必後死乎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以爲公羊病也春秋繁露竹林篇但云樂復讎不言賢齊襄公蓋以襄公不可謂賢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耳公羊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

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以爲通濫何注云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穀梁亦云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亦與公羊同意但無叔術之事耳以爲叔術賢者讓國黑弓賢者子孫宜有地濫案叔術事在魯武公懿公時若必追而褒之則春秋何必始於隱公乎叔術妻嫂而以爲賢雖喪心病狂者不至於是故孔巽軒通義序謂公羊不信此事然不妻嫂即可以爲賢乎邾婁顏淫惡天子誅之而立叔術天子死叔術殺天子所使誅顏之人而授國於顏之子狂悖如此可謂之賢者讓國乎此公羊之謬孰能墨守之乎何注謂叔術罪少功大徐疏謂妻嫂非姑姊妹其爲何氏序疏更謂春秋書之偏徇辭說遂至傷教害義而不顧此經學中所罕見者

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班

何注用緯書者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是禮說文也禮天子諸侯臺門徐疏云在禮器文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徐疏云禮說文○昭二十五年傳注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僖三十一年傳注徐疏云皆王制與禮說

（文）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二十五年傳注徐疏云皆樂說文）半圭曰璋（徐疏云釋器集文）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定八年傳注○徐疏云春秋說文）含口實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五年傳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年傳注）禮后夫人必有傳母選老大夫爲傳選老大夫妻爲母（襄三十年傳注）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傳注○以上四條徐疏皆云春秋說文）圭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文二年傳注徐疏云皆孝經說文）此等禮制見於緯書何邵公習而熟之亦可見其爲學海也（天子諸侯臺門祭天牲角繭栗與禮記同此實禮記之類故何注直稱爲禮惟襄二十九年傳注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徐疏云孝經說文此用緯書辭而竟以爲孔子曰緯書文本有孔子曰三字而何氏仍之耳）

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如繁露云春秋變一謂之元（重政篇）隱元年何注亦云變一爲元繁露云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俞序篇）隱元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注之說本於此（注文太長此不具錄）徐疏皆不引繁露又如隱元年徐疏引春秋說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此繁露之文（二端篇）而徐疏乃但云春秋說將使讀之者不知其說出於董生矣（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其語未安何邵公好奇故取之耳）

春秋繁露云王魯絀夏新周故宋（三代改制質文篇○史記孔子世家云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此則異於春秋繁露之說索隱云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公羊無此說也成元年王師敗績於貿戎公羊云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既以周爲王者無敵必無黜周王魯之說矣（徐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爲王而使舊王無敵者見任爲王寧可會奪此疏正可以破黜周之說也）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即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鄶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案桓二年穀梁傳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舊是宋人）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公羊疏卷一引賈逵長義云黜周王魯之說然未言此非公羊說晉書王接傳載接之說云公羊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東坡論春秋變周之文云黜周王魯出於讖緯之書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紹成之何休公羊之罪人也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云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其文此皆能爲公羊辨難然新周二字未得其解受譏猶未明也至巽軒之說出乃大明耳○劉申受公羊釋例王魯篇云以春秋當新王始朝當元勸逵小國爲大國其書公朝王所不爲公朝起也王使來聘書使與諸侯同文著新周也魯使如周不稱使當王也公如京師如齊晉皆不言朝當遊特之禮也此仍守何氏之說而更甚矣其釋三科九旨篇云且春秋之託王至廣辭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于二伯何嘗眞黜周哉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宜之弒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讎外淫宜絕閔之見弒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于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嘗眞王魯哉此又言黜周王魯非眞然則春秋作

儹數

春秋繁露有先質後文之語（見玉杯篇）何邵公遂謂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且所謂質者指母弟稱弟而言謂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隱七年傳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其說尤謬先質後文豈分別同母異母之謂耶親厚異母兄弟與同母等豈文家之弊耶孔子所欲變乃在此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案此謂商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母弟卽襄三十一年左傳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夏立世子死則立世子之子卽檀弓所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立孫也此立嗣之法不同非親厚之謂也）

春秋所書災異惟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公羊云天戒之宣十年初稅畝冬蝝生公羊云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何注云上謂宣公）其餘但云何以書記異也（如隱三年日有食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之類）何以書記災也（如隱五年螟傳云何以書記災也之類）何注則或取後事而言如隱三年日有食之注云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謟謀或取前事而言如隱八年螟注云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皆公羊所無之說（其尤無理者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注云城緣陵煩擾之應城緣陵在期年而先一年致旱乎襄八年秋九月大雩注云中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徐疏云如晉者卽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禮案正月公如晉注云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此又以為不恤民自相違異如此）此乃漢儒好言災異風氣耳夫自古國家治亂每有吉凶先見此必然之理儒者陳說以爲鑒其意甚善然其所說必使人可信乃爲有益若隨意所指則人將輕視之復何益乎其尤謬者定元年霣霜殺菽注云示以當早誅季氏菽者少類爲稼强季氏象也穿鑿如此人豈信之乎（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何注云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徐疏引春秋說云其後楚僭稱王滅鄧穀此何注說災異本於讖緯之體也○徐疏說災異有更誤者成三年新宮災何注云此象宜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徐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書以桓母右媵隱母左媵文弟宜立隱是左媵之子讓位失宜而桓弑之罪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此謂桓弑隱罪輕悖謬已極且天之災其廟不災其廟徐氏竟能知其意耶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災孔疏云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孔之通徐之不通相去天淵矣）

西狩獲麟公羊但云記異也但云孰狩之薪采者也但云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何注則云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云云信乎公羊之罪人矣（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時公羊家已有此說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東漢時博士翕于讖談妄言重自誣其解此類輒未致辯耳○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祀孔子奏銘云西狩獲麟爲漢制作又云獲麟趨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韞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何邵公囿於風氣遂以注經也）

何注以時月日爲襃貶遂强坐人罪如宣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何注云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徐疏云有罪時者此文書秋是也無罪月者卽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此但以不書月强坐以有罪而又不能言其何罪又如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何注云不日者多取三國媵非禮故略之此以不書日而求其罪不可得但有三國媵之事遂以坐之耳

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

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脩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云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何注云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此以但書上辛季辛有干無支譏傅會於逐季氏尤可怪笑也）

何注更有穿鑿文義之病隱元年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然則中庸云仲尼憲章文武爲法其死不法其生乎

經有語助何注必爲之說如隱五年考仲子之宮注云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徐疏云仲子是妾不宜與宮廟違文故加之以絕之）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云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加之者起先君之子如此之類殊可怪笑聊舉二條以見之

左氏之語何氏以爲膏肓有非者有是者至左氏所記當時之人之言與事而何氏以爲膏肓則皆非也如師服曰今君命大子曰讎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何氏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嘗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之（桓二年左傳疏）此但可以難師服耳不可以難左氏也雖錫聃錫養錫請殺楚子何氏云楚鄧强弱相懸若從三甥之言楚子雖死鄧滅曾不旋踵若刳腹去疾炊炭止沸左氏爲短（莊元年疏）此但可以難三甥耳不可以難左氏也此外如季文子言十六族世濟其美堯不能舉三族世濟其凶堯不能去（文十八年）程鄭問降階何由然明曰是將死矣（襄二十四年）申豐對季武子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云云（昭四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良止以撫之（昭七年）王子朝言王后無適則擇立長云云（昭二十六年）何氏皆難之然但可以難季文子然明申豐子產王子朝耳不可以難左氏也其最謬者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成十七年）何氏云死不可請偶自天祿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爲果死因著其事以爲信然於義左氏爲短澧案左氏但著其事耳曷嘗云信然乎闔弑吳子餘祭公羊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襄二十九年）此公羊說祈死之事何氏難左氏而忘公羊可謂銳其東而忘其西者矣（左傳杜注因何氏之難遂謂士燮因禱自裁尤謬之甚）

孔巽軒云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諸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此其不通之一端也

公羊通義序巽軒之於何邵公可謂好而知其惡者矣公羊何序徐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又云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徐彥說何邵公更濟悍矣何氏亦有用左傳穀梁傳者襄十一年秦人伐晉注云為楚救鄭疏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又如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注云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又如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注云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此亦據左傳而言之又如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注云莒人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亦據左傳而述其事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注云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疏云義取穀梁之文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云曷為以夏五月郊注云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又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注云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禮案上文冬公會晉侯齊侯云云于溫故云不月也然公羊傳無說穀梁傳云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何注取此為說耳何氏雖惡二傳而仍不能不取之也

穀梁述事尤少近時有鍾氏文烝補注於隱公十一年傳下舉全傳述事者祇二十七條謂穀梁子好從簡略澧案僖二年傳述晉獻公伐虢事十年傳述殺申生事並詳述其語則非盡好簡略者實因所知之事少故從簡略而專尋究經文經義耳

惠公仲子穀梁以為惠公之母此穀梁之獨得者蓋見公羊之不通而易其說且以僖公成風比例而得之也左氏為魯史官必無不知魯君之母之理蓋此經左氏本無傳而附益者襲取公羊之說耳此劉申受左氏春秋考證說附益者必在穀梁前故不知有穀梁說也下文天子七月而葬云云乃取王制之語王制雖出於漢時其語則傳自古人也○劉申受何氏解詁箋於惠公仲子不從公羊而從穀梁孔巽軒則不取穀梁此孔巽軒不及劉申受者也

穀梁時月日之例多不可通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楊疏引何休云公子牙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乎此駁無可置辯矣疏引鄭君所釋亦不可通又引糜信云益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弒隱此尤謬甚益師卒與桓弒隱事隔十年而可歸罪於益師乎公羊云何以不日遠也此最通也桓十四年夏五穀梁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既知遠則傳疑則不書日設不日惡也之例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范注云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澧謂春秋以誅亂臣賊子為最大之義能殺亂臣賊子者無如石碏殺祝吁最足以彰王法而快人心魏叔子左傳經世鈔云左傳中作用未有若此事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尚可譏其緩慢乎所謂討賊例時者據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耳雍廩之殺無知左傳不詳載其事其載石碏弒祝吁則設謀而後能殺之二國情事未必同豈得以彼例此因有九月二字遂於石碏純臣橫加譏貶傎矣穀梁未見左傳不知石碏殺州吁事而徒以時月為例故有此病也

穀梁之病更有在拘泥文例者如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

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疏云春秋之例戰伐不並舉此上有伐文今又言戰是違常例也又伐人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此言及齊師是亦違常例也禮案四國伐齊曹衛邾不與齊戰而獨宋與齊戰安得不以伐與戰分言之乎曹衛邾不與齊戰獨宋與齊戰又安得不言宋及齊戰乎若云齊及宋戰則反爲齊不與曹衛邾戰矣此文義自當如此安得以常例論之乎孟子之說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說事也事百變而不同則文不能一成而不易執其同者以爲常例而以其異者爲違常例奚可哉

傳拘泥經文而解傳者又拘泥傳文如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志重天子之禮也五年王使毛伯來會葬傳云會葬之禮於鄙上楊疏云舊解以爲叔服在葬前至先鄉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以喪服發後始來先之竟上然始至魯國故傳釋有異辭也或二者互言之未必由先後至理亦通也禮案此明是互言舊解因傳異辭遂造爲先後至千載以上之事豈可以意造乎說春秋者多妄造其事之病此二事猶其小焉者耳其大者如鄭伯殺段是也

穀梁之短范注不曲從之此范注之善也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納者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注云寗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曰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晩范注云成風未葬故書早已殯故言晩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范注之不曲從傳說如此范氏引禮雜記曰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含不必用亦有其禮楊疏引舊解以爲雜記諸侯之禮若天子則諸侯夫人有疾當告於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無則止矣今歸含大晩故譏之禮案此舊解曲護傳文耳豈有聞疾而賫含玉以行者乎卽賫含玉以行能必其及未殯而至乎

范注多稱寗所未詳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范注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寗所未詳此因穀梁與周禮不合不敢定其是非也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傳云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范注云或曰之說寗所未詳此以或說爲非而不駁之也定六年仲孫何忌如晉注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寗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此不信公羊之說而不駁之也有因何邵公之說不通范氏但云寗所未詳者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范注云下無秋冬二時寗所未詳楊疏云何休云桓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范以五年亦使臣聘何以四時皆具七年不遣臣聘何因亦無二時故直云寗所未詳也禮案桓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十有二月不書冬莊二十有二年以五月首時何休之說皆謬范皆云寗所未詳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成十六年公至自會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皆引鄭君說而云寧所未詳范氏最尊鄭君而猶云未詳愼之至也

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卽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楊疏所引如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云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以下文多不錄）此但分別發傳不發傳如莊二十年夏齊大災疏引范例云災例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多不錄）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紆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摠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大廟五也文著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臚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俊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紆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四庫全書提要疑楊士勛割裂略例散入疏中澧案隱二年疏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者一百有八云云與桓元年疏所引范氏略例之語同此楊氏取范氏例散入疏中之證）

僖四年許男新臣卒范注云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也非惡也澧案此范注所引爲例者似已合矣楊疏引宋公和宋公固莒子去疾吳子光曹伯負芻蔡侯東國許男寧諸條（文多不錄）而云范氏之注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故並存之以遺來哲此可見傳之所解不盡可以爲例與此雖似合與彼則多違必不能畫一也

知三傳之病而後可以治春秋知杜何范注孔徐楊疏之病而後可以治三傳夫諸經之傳注箋疏亦豈能無病然大抵考據訓詁之疏失矣三傳注疏之病則動輒關於聖人之褒貶若乖戾苛刻是非顛倒安得爲聖經乎此澧所以各舉其病恐後之治經者爲其所誤也范氏序歷舉三傳之傷教害義者又言棄其所滯擇善而從此范武子立心之公正也（孔巽軒公羊通義序云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卽篤信一傳偏辭參而取焉恐所取者適一傳之所大失所廢者反一傳之獨得澧謂巽軒言重師法是也然左傳以公子益師卒不書日爲公不與小歟巽軒駁之云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公豈得與小斂乎然則治左傳者篤信公不與小斂之說巽軒以爲是耶否耶且巽軒云何邵公不通若豐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譏左傳而鑿造譏不以禮之說然則何邵公之不通乃其不參取之故也參取乃通也）

杜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集解序）孔沖遠云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訓詁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正義序）澧謂此諸儒言左氏春秋而皆取公羊穀梁誠以三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執一家盡以爲是而其餘盡非耳鄭君之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卽此意也師法固當重然當以一傳爲主而不可盡以爲是鄭君箋毛詩宗毛爲主而有不同卽此法也

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慎（見世說文學門）而不聞注

公羊穀梁是鄭君之治春秋以左傳爲主也陸氏纂例謂左氏功最高蓋其意亦以左傳爲主但其書名曰集傳則不主一家無師法耳三傳分門角立詬爭已久啖趙陸欲其歸於一遂盡抉其藩籬此亦勢所必至也

劉原父之書即啖趙陸之法刪改三傳而合爲一傳然所刪改多不當如鄭伯克段于鄢原父錄左傳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殺諸鄢夫以爲左傳不可信則不當錄之豈有句句可信獨太叔出奔共一句不可信者乎既信公羊穀梁殺段之說乃錄左傳而刪改之此則孔冲遠正義序所謂方鑿圓枘者矣（又如秦人晉人戰于河曲公羊云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公羊之意據河曲不知何地故解之言河非處處有曲千里乃一河曲但言其曲處即可知其地蓋河自南流入塞至華陰乃曲而東流此秦晉戰處也而原父作權衡云若千里一曲遂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原父之意以爲三河之間處處皆河曲此不解公羊語意而遽加駁難雖無關春秋大義然失之粗疏矣）

最荒謬者孫明復之尊王發微隱元年不書即位孫云正也五等之制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十一年公薨孫云不言葬者以侯禮而葬也隱雖見弒其臣子請諡於周以侯禮而葬故不書焉即此二條可知其務與三傳相反遂虛造請於天子之事竟以爲古事可以隨意而造者其餘不通之說不可枚舉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孫云凡書盟者皆惡之也春秋之法惡甚者日其次者時非獨盟也以類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罪惡輕重之跡煥然可得而見矣如其說則事無罪惡者但當書年不書時日乎其意謂二百四十二年無事不惡耳且云惡甚者日然則天王崩書日亦惡甚乎如此而猶名其書爲尊王耶歐陽永叔爲其墓志云先生治經不惑傳注此爲其所欺矣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孫云其言于濮者威公被弒至此八月惡衛臣子緩不討賊俾州吁出入自恣也此穀梁范注最謬之語而孫明復抄襲之可謂不惑乎（歐所作銘云聖既沒經遭戰焚逃藏脫亂僅得存穢說雜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今以斯文攻之是耶否耶言不可不慎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云歐陽永叔曰趙盾弒其君加之弒乎劉子曰加之爾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賊之爲誰而不得討可也知賊之起也而力不能討可也知賊矣力足以討矣緣其親與黨而免之是以謂之弒君也曰今有殺人者有司足以執之而不執也然則謂有司殺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豈有司之于其人乎君親之間聖人加焉後世猶亂況勿加也澧案歐說見其集中春秋論下篇其中篇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隱假立以待桓也予曰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此說尤謬然則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弒乎（左傳隱元年疏引何休膏肓云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歐說依倣於此也）

不信三傳始於唐人韓文公寄盧仝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經學風氣自唐而

變而遠溯其源則春秋繁露已有無傳而著之語矣（見竹林篇）然其所謂無傳而著者齊頃公伐魯伐衛大國往聘慢其使者晉魯衛曹四國大困之於鞌自是頃公恐懼卒終其身國家安寧也然慢聘使之事不見於經無傳何由著乎董生之說已不可通況後儒乎試問之曰使有經而無傳何由知隱公爲惠公之子桓公之兄乎何由知弒隱公者爲誰乎此可以爽然自失矣方靈皐春秋直解序云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此說似足以惑人而實不通也伏羲文王作易豈豫知後世必有孔子十翼哉如方氏之言則十翼亦可去矣且後儒去傳解經者彼其所著之書亦傳之類也非經也使古之三傳可去何不並去其自著之書乎夫聖人之作經所以必待傳而著者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朽沒之期亦等（此皇侃論語義疏序語）孔子修春秋時年已老矣故其傳付之丘明傳之與經一體相須而成也（此史通申左篇語）朱子之修綱目亦與門人相須而成其綱猶經也目猶傳也使去目而獨存其綱可乎不可乎（明史婁諒傳云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傳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廢書矣然則春秋必待婁諒作本意而後明亦廢書也○孔巽軒公羊通義敘云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十翼者周公文詩安知異日有爲之作小序者聖人之所爲經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求諸古而不敢孔巽軒亦爲此說又何貴於不知經學者乎）黃楚望云凡左傳於義理時有錯謬而其事皆實若據其事實而虛心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則經旨自明澤之所得實在於此然則學春秋者姑置虛辭存而勿論而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爲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趙東山春秋師說卷中）又云所謂虛辭者謂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崇周室抑諸侯若此之類其義雖正然人人所知今有人能誦此說似乎通曉及至以一部春秋付與之使之著筆則莫知所措矣（同上）黃氏之說最爲醇正且以尊君卑臣之類人人所知者皆爲虛辭使不考事實而好爲大言者無所置其喙尤爲卓識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番禺陳澧撰

小學

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孔疏語爾雅邢疏襲用之爾雅釋宮郭注云通古今之異語又孔疏所本也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方言卽翻譯也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

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此謂尚書古文觀於史記采尚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以訓詁代正字自孔子贊易而已然夫如乾象傳當云天行乾而曰天行健艮象傳當云艮其背止其所也而曰艮其止王輔嗣亦用此法如艮初六艮其趾王注云行无所之故止其趾震六三震蘇蘇王注云位非所處故懼蘇蘇也

郭氏爾雅序云夫爾雅者誠傳注之濫觴鄭漁仲爾雅注序云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是也其後則有以漢代經注增入者如釋訓是刈是濩濩煑之也此顯然取之毛傳矣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三十餘句皆用韻必是古人一篇文字而取入爾雅也郭注亦有用韻者文多不錄○王輔嗣易注亦有用韻者如睽卦注云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王逸楚辭注亦多有之

爾雅訓詁同一條者其字多雙聲郝蘭臯義疏云凡聲同聲近聲轉之字其義多存乎聲卷一澧謂此但言雙聲卽足以明之矣有今音非雙聲而古書雙聲者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又可以古無輕脣音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定之錢辛楣說見養新錄卷五郝氏所謂聲近聲轉卽指此也如大也一條內弘宏洪三字雙聲介嘏假京景簡六字雙聲溥丕二字雙聲訏幠二字雙聲昄廢二字雙聲奕宇淫三字雙聲至也一條內艐格二字雙聲到弔二字雙聲來戾二字雙聲又大也一條內廓字以郭爲聲古音讀如郭則與介嘏諸字雙聲墳字今輕脣音古讀重脣音則與昄雙聲釋文昄沈旋蒲板反施乾蒲滿反至也一條內詹與至雙聲古音不分舌頭舌上則詹讀如儋與到弔雙聲凡同在一條內而雙聲者本同一意意之所發而聲隨之故其出音同惟音之末不同耳音末不同者蓋以時有不同地有不同故也其音之出則仍不改故成雙聲也方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陳魏之閒謂之[illegible]自關而東或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齊[illegible]之閒謂之[illegible][illegible]楚之閒或謂之第[illegible]宋[illegible][illegible]楚江淮之閒謂之[illegible]或謂之[illegible]郭注云此直語楚聲轉也觀於方言則爾雅益明矣

釋詁釋言釋訓既通之使人知則至今知之矣至草木蟲魚鳥獸爾雅雖已釋之後世又有不知者如以王雎釋雎鳩後世又不知王雎爲何物諸儒解說雖多澧皆未敢信此必求之陝西河南有鳥常集於河洲而雌雄有別者乃可定爲雎鳩耳釋木櫟其實梂邢疏云詩秦風云山有苞櫟陸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澧謂雎鳩宜求之陝西河南者亦以其方土故也至諸經所無之物則雖不知亦無害於經學豹鼠既辨其業亦顯此郭序語此以博物顯也而爾雅遂爲類書

之祖矣

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則爲引證其餘但云見詩書或但云常語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也更有云未詳者尤得闕疑之義故其書體例謹嚴然其引書則多誤蓋博學而不能強記作注援引時又不復檢對如釋詁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引左傳曰禁禦不若又引左傳曰百姓輯睦引易曰鞏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引孟子曰行或尼之引禮記曰妥而後傳命皆誤也其餘諸篇注亦多誤引邢疏或直言其誤或云傳寫之誤如釋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此誤多一直二字猶或記憶之誤至誤以疏字爲流字公羊云河曲疏矣通人何至如此此必傳寫之誤矣郭注有引僞孔尚書傳者尤可疑

邢疏之精善者如釋言畛殄也郭注云謂殄絕邢疏云周頌載芟云徂隰徂畛毛傳曰畛場也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故以畛爲場易則地絕故得爲畛觀此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借如此者不多見若盡能如此則郝蘭皋疏不能駕乎其上矣

邢疏之於音學則未能盡明如釋詁迓迎也疏云宣三年左傳曰狂狡輅鄭人杜注云輅迎也周禮秋官有訝士及聘禮云厥明訝賓于館鄭注皆云訝迎也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鄭注云御迎也字形雖別音義實同當以迓爲正字餘皆假借此謂迓訝御音義實同是也輅音與迓不同豈得因杜注訓爲迎而牽引之乎由不識雙聲故也且迓迎是雙聲而邢無說亦足見其不識雙聲也

邵二雲郝蘭皋二家之疏度越前人矣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公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取之宋氏書不知已成否郝氏疏則深得文達之法文達集中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旁推交通妙契微茫尤有以開其門徑也王懷祖廣雅疏證尤精於聲音訓詁然好執廣雅以說經如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毛傳云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詩意言祭時竦敬去時舒遲而借被以言之毛傳深得其意王氏經義述聞據廣雅童童盛也因謂祁祁亦盛貌則失詩意矣由偏執廣雅故也○釋名純以聲音爲主有極精語惜無注之者

說文敘云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然則象形者畫而成之如圖畫然指事者指之而已不畫其形也日月有實形其字固如畫古文作⊙☽小篆變作日月亦有非實形者如亼象三合之形囗象回帀之形八象分別相背之形九象屈曲究盡之形亦畫成也又有字義不專屬一物而字形則畫一物者如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是也又如天大地大人亦大而大字象人形尤其明著者也如上下之字非如圖畫但以丨指一上則可識爲上以丨指一下則可識爲下以丨指口中則可識爲中而皆非如圖

畫也徐楚金以實者爲象形虛者爲指事非也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爲分別不當以實形虛形爲分別也

說文敘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灃嘗疑之以爲出一縣之號令謂之令爲一縣之尊長謂之長此字義之引申何以爲假借必如來本瑞麥以爲行來之來西本鳥棲以爲東西之西乃假借字也何以許君舉令長二字乎反覆思之乃解本無其字之說蓋古字少而後世字多凡後世有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則刱造一字亦爲古所本無之字若不刱造一字而即依託古有之字則謂之假借縣令縣長古本無而秦漢始有其最著者也當時固可刱造令長之字乃即依託古有之令字長字是謂假借若以此例推之許君生於東漢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如佛是也此亦可刱造一字乃即依託古有之佛字此即令長二字之例也其刱造一字者則如僧字是也昔吾友侯君模亦疑令長假借之義灃爲此說恨不得起君模而質其然否也灃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有人抄襲之刻入彼所著書中今擇存少作入讀書記恐覽者以爲抄襲彼之書特注明之○六書惟轉注辨則灃舊有說刻於學海堂二集今覽其未安故棄之

說文敘云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此許君用急就篇語其實急就篇不得謂之分別部居不雜廁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而悟得分部之法耳段懋堂注云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刱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者不可以道里計灃謂未有說文之前學識字者讀史籀倉頡凡將之類但憑記憶而難於檢尋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即可見矣自有說文乃易於檢尋此後自玉篇至國朝字典皆分部皆說文之遺法也

漢人用字多通借在今日覺其古妙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實以無分部之字書故至於岐異耳說文既出而用通借字者少矣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慎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者也書證篇焦里堂云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周易用假借論灃謂實因無分部之字書故爾不必疑也

說文敘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易孟氏非古文此已難解矣段懋堂注云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今文禮則皆難解矣灃反覆思之此敘云粵在永元困頓之年此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許沖上書則在建光元年辛酉相去二十二年矣竊疑此二十二年中許君有增入之字其始每經但采一家其後增采諸家而敘文則未及改至已病而遣子上書尤不暇改耳鄭小谷與灃書疑此事灃答以此說未幾而小谷訃至不知其以此說爲然否

爾雅初哉首基邢疏云初者說文云從衣從刀裁衣之始也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以聲近借爲哉始之哉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

詩書雅記所載之言則不必盡取此理但專之初始俱得言焉灃謂近人之說多與邢氏同以說文爲本義爾雅爲引申義其實不盡然也造初字者無形可畫無聲可諧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首象人頭則人頭是本義基从土則地基是本義其用爲始之義皆引申初字與此不同也（截字則無以定之）

一字有數義古人取易見之義以造字形許君卽據字形以說字義此有兩例其一字形卽本義許君說本義又說字形如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象水巠理之長是也其一字形非本義許君但說字形不說本義如矦春饗所射矦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射義云射者射爲諸矦也射中則得爲諸矦不中則不得爲諸矦然則射禮之矦所以名爲矦者以諸矦故也諸矦之矦名在先射矦之矦名在後也然造字則諸矦無可象之形故取射矦之矦以造字而許君則但說射矦不說諸矦讀許書者若以射矦爲本義諸矦爲引伸義則倒置矣（嘉定王偉甫名宗漢讀禮書云說文有說轉義不及本義者舉尊字酒器从酋収以奉之本義是尊卑之尊字形則从酋从収奉酒於所尊者禮答書以矦字佐證之）

古人造字其意精微如仁字从二人卽所謂相人偶也（阮文達公論語論仁論之說）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朱子云人之與人爲同類而相親（梁惠王篇注）故从二人則仁之意見矣如敬字从攴苟苟自急敕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解敬字朱子語類云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卷九十六）又云事無大無小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卷十二）从攴苟則主一無適不走作之意皆見矣（段氏說文注殿主一無適之義段氏之譏見也）仁字敬字後儒講之最多而古人造字早傳其精意矣

造字有易有難如造一字二字三字象形甚易造四五六七八九字則難造子字象形甚易造丑寅以下諸字則難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則皆難游心古初乃知古人意匠慘淡經營也又如水字木字象形甚易而江河皆水松柏皆木造字若何分別但可造爲形聲字此形聲字所以最多也

說文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入字解說云象臂脛之形此象人側立形故只見一臂一脛也（古鐘鼎石鼓文人字皆作亻不作刀也）卩字解說云在人下故詰屈（此引孔子曰未必然）此象人跪曲其足也（作篆書者此字多作卩因眞書作儿而誤耳）交字解說但云象形此上象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又有可疑者衣字解說云象覆二人之形似不然也秦瑯邪碑襲字下半衣字作衣甚明竊疑上象曲領左右象兩袖中二筆象交衽也又如犬字解說云狗之有縣蹏者也此語難解疑有誤字狗豈有縣蹏一種別名爲犬乎鬥字解說云兩士相對兵杖在後鬥部在丮之下猶𠃨部在丮之下𠃨下云从丮己則鬥下當云从丮戶其兩士相對兵杖在後當爲又一說耳

說文句部字皆句聲此在說文爲變例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

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
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
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
皆以戔爲義也（卷十四）戴東原云諧聲字半主義半
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
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
傳之絕作也（答段若膺論韻書）灃案王氏右文之書今不
傳戴氏有此說而未著此書錢溉亭程彝齋江晉
三皆嘗爲之（見溉亭集王氏言書彝齋撰洪稚存漢魏音後序晉三韻譜撰表）而皆
未見刻本惟姚文僖說文聲系有刻本耳灃少時
亦作此書用段氏十七部分爲十七卷每卷若干
部以所諧之聲爲部首諧其聲者下一字書之又
諧此字之聲者又下一字書之有高下至四五列
者名曰說文聲表久已寫定而亦未刻也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中論貴言篇引）此聲音之理
最微妙者也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
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
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
此字（二程遺書卷一）此說亦微妙孔沖遠云言者意之聲
書者言之記（尚書序疏）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
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
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
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
爲文字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
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事物之名
故文字謂之名也

聲象乎意者以脣舌口氣象之也（此論精大說）釋名云
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
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兗
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
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
以脣舌口氣象之之說也（更有顯而易見者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
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口如食酸之形說苦字口如食苦之形說辛字口如食辛之
形說甘字口如食甘之形說鹹字口如食鹹之形故曰以脣舌口氣象之也）
戴東原云鄭康成箋毛詩云古聲塡寘塵同及注
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
足（書廣韻四江後）灃案鄭君之後罕有說古音者陸法言
蓋知之矣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三部之下
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其最精通者左傳孔疏
襄十年傳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云
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
陵是其事也襄二十九年傳欲之而言叛祇見疏
也孔疏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晉宋杜本皆
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酤
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論語多見其不
知量也邢疏用此疏）昭七年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孔疏云
張叔皮論云（校勘記引錢辛楣云張叔當爲張升皮論當爲反論）賓爵下革
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
蠅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
叔用舊音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孔疏云
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
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爲韻但近世以來獨

以此地音爲郎耳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此疏據劉炫舊疏爲本蓋劉炫識古音歟僞尚書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僞孔傳云阿倚孔疏云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尚書孔疏識古音者惟此一條疑亦本於劉炫也尚書孔疏據劉焯劉炫爲本○易乾卦象曰大人造也孔疏云造爲也姚信陸續之屬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案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孔沖遠以造字訓爲訓至分兩音乃不識古音之甚者愈知左傳疏尚書疏之識古音不出於沖遠矣說文訢从言斤聲徐鉉等曰斤非聲蓋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釁亦音門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夢溪筆談云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遺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澧案耦與里不同韻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卷十四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張皐文說文諧聲譜有絲牽繩貫之法如關雎首章鳩洲逑三韻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鼛洲妯猶四韻則鳩洲逑鼛妯猶六字同一韻也又鳩字九聲仇字亦九聲以鳩字牽貫於兔罝二章逵仇二字則鳩洲逑鼛妯猶逵仇八字同一韻也初學者依此法牽貫之則無不識古韻者矣張皐文著此譜未成其子彥惟續成之澧昔年至其家見之尚未刻梓今不知已刻否鄭庠分古韻爲六部東冬江陽庚青蒸爲一部皆收鼻音也真文元寒刪先爲一部皆收舌抵齶音也侵覃鹽咸爲一部皆收閉脣音也支微齊佳灰爲一部支韻之末直往不收但清音如伊濁音如怡微齊佳灰之末亦如伊怡故與支爲一部也魚虞韻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清音如於烏濁音如余胡蕭肴豪尤之末亦如烏胡當與魚虞爲一部鄭庠分爲二部未當也歌麻二韻亦直往不收歌之末如阿何麻之末如譁華此當用開口呼之字譁華二字合口呼尚未精審乃借用耳當合爲一部鄭庠以此合於魚虞非也段懋堂云鄭氏說合於漢魏及唐杜甫韓愈所用而於周秦未能合六書音均表澧謂雖於古韻未能合然若移蕭肴豪尤與魚虞同一部歌麻自爲一部則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澧案審之鼻音卽字母疑母之出音也舌抵齶音卽泥母孃母之出音也閉脣音卽明母之出音也直往不收者卽影喻曉匣四母之出音也

國朝諸儒小學度越千古其始由於顧亭林作音學五書亭林之意惟欲令人識古音乃古音明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此亭林始願不及者也蓋字形字音所以載字義者也諸儒讀說文而識字形讀音學五書而識字音其識字義乃自然之理此猶生於三代之世識其文字及語音自識其所言之意也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實爲厚幸讀其書二三年無不通曉不須更費心力但持此以讀經可以通經矣卽不能通經而但通小學亦非俗士矣

東塾讀書記卷十一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諸子書　番禺陳澧撰

韓昌黎進學解稱孟荀二儒吐辭爲經謝金圃荀子序云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澧謂此吐辭爲經之證也文心雕龍諸子篇云其純粹者入矩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昌黎讀荀子則云時若不醇粹劉彥和論禮記所取諸篇昌黎總論之言各有當也

荀子書開卷卽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然則所謂學不可以已者欲求勝於前人耳其非十二子實專攻子思孟子黃東發云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也（日鈔卷五十五）故其非十子但曰它囂魏牟也陳仲史鰌也墨翟宋鈃也愼到田駢也惠施鄧析也獨於子思孟子則曰子思孟軻之罪也且非子思孟子之語亦倍多於它囂之等（韓詩外傳取此篇而刪其非子思孟子之語困學紀聞遂謂非子思孟子者爲韓非李斯之流託其說以毀聖賢此欲爲荀子回護耳然又云直哉史魚以爲監名可乎則亦不能回護矣）其言曰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楊倞注云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據此則當時儒者皆深信子思孟子得孔子之傳矣尙可排而去之乎後來王子雍之於鄭康成陸子靜之於朱晦菴又從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陸子靜謚）（有子貢子夏諸賢亦似效荀子也）

非十二子篇又云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困學紀聞云荀卿之譏過矣然因其言可以想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詆子游氏甚於子張子夏氏何以獨惡子游如此觀其非子思孟子云世俗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或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歟

孔叢子云趙王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陳士義篇）孔叢僞書可取者少獨此一段讀之令人感憤不已自明以來外夷與中國交市彼正以無用之物弱我也古人弱夷狄之術而今夷狄以之弱中國悲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後勿取其無用之貨乃中國自彊之術也不取其貨則彼失其所利是卽弱夷狄之術也後世當有讀孔叢子順之言而得治夷狄之術者乎

戰國時儒家之書存於今者鮮矣澧以爲屈原之文雖詩賦家其學則儒家也離騷云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又云汨吾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有天資有學力而又及時自勉也涉江云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此言人不知而不慍與古聖人爲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橘頌云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此中庸所謂强哉矯也此靈均之學也宋玉九辨亦云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甯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其對楚王問自謂瑰意琦行超然獨處非夸語也杜子美稱之曰風流儒雅亦吾師眞可謂儒雅矣眞可師矣彼罵宋玉爲罪人者烏足以知之（皇甫持正答李生第二書云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朱子楚辭集注云景差大招近於儒者窮理繼世之學此尤非朱子不足以知之也）

管子之書史記采入列傳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最精醇之語其餘則甚駁雜其言曰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謂忠臣者務明術（同上）如此類者法家語也故藝文志以管子列於法家或後之法家以其說附於管子書歟（直齋書錄解題謂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督言正名故曰聖人（心術上篇）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同上）如此類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虛無無形謂之道（同上）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强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同上）此則老子之說矣又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戒篇）告子之說出於此歟抑告子之徒所依託者歟又云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此尤後人所依託也其地員篇則農家者流藝文志農家之書無存者於此可見其大略蓋一家之書而有五家之學矣

管子書所用權術後世多不可用或其事由於虛造或當時人心近古可以欺之後世人皆狡猾不復可以此欺之矣通典輕重篇載其事而自注云凡閱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楷模則同刻舟膠柱耳

老子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晁子止云蓋三皇之道也（郡齋讀書志卷三上）趙邠卿云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崔寔政論云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後漢書本傳）好老子之說者自以爲高而不知適成爲俗士也（王介甫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所謂正言若反也吳草廬注云老子一書皆是此意澧謂佛氏書亦然如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是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司馬温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尙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吳草廬注云老子大槪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無弊有以啓之澧案孫子云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始計篇）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九地篇）此老子之術也吳子則無此等語草廬連及之耳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吳草廬注云其流之弊則爲秦之燔詩書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老子（遺書卷二十五）澧案韓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和氏篇○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何義門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是燔詩書始於商鞅（姚姬傳洪稚存皆有此說）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墾令篇）韓非亦云羣臣爲學者可亡（亡徵篇）韓非之學出於老子商鞅也莊子亦云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乃可與論議（胠篋篇）惜乎莊子不見秦始皇焚書而勝廣大盜乃起也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道德篇）此非老子之言老氏之徒知仁義禮之不可無而爲是言耳然又恐背老子之旨故又云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上仁篇）此所謂遁辭也（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別錄云文子子夏之弟子然則文子著書爲儒家之學故依違於二者之間也）

洪稚存云自漢興黃老之學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漢末祖尙元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陳壽魏志王粲傳末言嵇康好言老莊老莊並稱實始於此卽以注二家者而論爲老子解義者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皆西漢以前人也無有言及莊子者注莊子實自晉議郎清河崔譔始而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等繼之（聚文堂王氏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敍）澧案此考老莊諸家注甚詳至黃老之學則不自漢興乃盛行也史記孟荀列傳云愼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蓋其時已盛行矣

漢桓帝事黃老道（後漢書循吏王渙傳）張角奉黃老道（皇甫嵩傳）漢初以黃老治其末亦以黃老亂嗚呼可不戒哉

道家者流歷記存亡禍福知卑弱以自持(此漢書藝文志語)馬季長不應鄧隲之命飢困悔歎以爲非老莊所謂其後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後漢書本傳)此誤於卑弱也嵇叔夜讀莊老重增其放(與山巨源絕交書)後遂爲司馬昭所殺此誤於放縱也二者皆可爲好老莊之戒也(馬季長已言老莊洪稚存云始於嵇康亦非)

莊子云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此託爲孔子語又云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人間世)此託爲顏子語張橫渠西銘卽此意

莊子云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人間世)此託爲孔顏問荅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二程遺書卷十八又見上蔡語錄)此則誤以莊子寓言爲孔顏之學矣

楊朱是老子弟子(見列子黃帝篇及莊子寓言篇莊子云陽子居子居蓋朱之字)故禽滑釐問楊朱云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之言當矣(列子楊朱篇)荀子云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儒效篇)所謂老墨卽楊墨也老子云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吳草廬注云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

楊朱云百年之壽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逞逞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列子楊朱篇○以下引楊朱語皆列子楊朱篇)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盜跖篇)此二說正同故揚子雲云莊楊墨晏也(法言五百篇云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莊子齊物論云儒墨之是非史記莊周傳云剽剝儒墨莊子是楊朱之學故言儒墨之是非而剽剝之也)

列子言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又述其言云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又云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又云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澧案楊朱之學此其大略也蓋人人不羨名位則朝無篡弑之臣不羨貨利則野無盜竊之民各安其所安各美其所美故天下治矣然欲如此必先使天下無窮民而後可彼其言曰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然田夫若無縕黂以過冬何能待春日負暄乎且使無田則安有東作乎此雖寓言然其說則有不可通者矣惟不逆命數語可見其人品

頗高故孟子曰逃楊必歸於儒蓋頗近於儒耳
楊朱云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
桀紂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
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
與株塊無以異矣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
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
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
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
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以舜禹周孔儕於桀紂孟
子之距之非好辯也篇美惡皆歸而空之已似後世禪家宗旨矣
楊朱云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
物適足以害生然則不必以忠事君以義利物也
此孟子所謂無君所謂充塞仁義也
楊朱云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
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列子云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殷湯曰然則
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湯問篇又云
長廬子曰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天瑞篇澧案列子此
所述諸說既以爲始終無無極上下八方無極而且
無無極天地但爲空中細物三十萬歲之人事無
不消滅何難舉而空之乎此列子所以貴虛也天瑞
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乃中國之佛也黃山谷跋亡弟嗣功列子
冊云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朱子語類云佛氏之學亦出於楊又云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卷一
百二十六子史精華釋道部采列子莊子同於宗門者十餘條
楊朱云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列子云

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
生於彼天瑞篇此即輪迴之說也錢辛楣養新錄洪稚存曉讀書齋初
錄皆以爲釋氏之說出於此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且
久生奚爲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
陽曰若然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
然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何遽遲速於其閒乎觀此
則楊朱雖爲孟子所距然猶高於後世神仙家也
以生爲苦亦與佛氏同
墨子云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
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
食寒即不衣澧案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
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
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
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
以爲高士於天下兼愛下篇當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
兩家爭辯故有別士兼士之目也又有別君兼君之目用楊氏之
說者爲別君用墨氏之說者爲兼君也
諸子之學皆欲以治天下而楊朱之計最疏墨翟
之計最密楊朱欲人人不貪然人貪則無如之何老
子欲人愚然人詐則無如之何商鞅韓非皆欲人
畏懼而自禍其身墨翟兼愛非攻人來攻則我堅
守何以爲守蓄其人民積其貨財精其器械而又
志在必死則可以守矣此墨翟之所長也三國志劉巴傳
注引零陵先賢傳云巴曰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務時二字足以盡墨氏之學

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蛾附畢氏注云蛾傅同迎敵祠旗幟號令襍守十一篇所謂墨守也此乃最古之兵書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近者藤縣蘇時學皐人字爻山著墨子刊誤是正頗多稍稍可讀矣

魯問篇云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讎則慍也讎與售同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泰族訓呂氏春秋云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畢氏校本云句上當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遂反死之上德篇○案墨氏所謂鉅子猶涉門傳衣者也呂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鉅子腹䵍高誘注皆云鉅姓畢氏已駁正之澧案墨子之學以死爲能戰國時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孟子所謂墨子摩頂放踵摩猶靡也謂靡爛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剖心摩頂以報所天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云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皆用孟子語也皆靡爛而死之謂也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聞晏子請景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三子挈領而死歟下齊有北郭騷者養其母不足晏子分倉粟以遺之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北子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曰晏子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返面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爲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大駭追晏子反之上以死爲能者其風氣蓋出於此也

孟子謂墨子無父嘗疑其太甚讀墨子書而知其實然也墨子書云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丌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公孟篇此之謂無父

韓非子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顯學篇韓非猶以墨子爲戾孟子謂之無父不亦宜乎蓋專欲富國強兵遂至於戾而無父而不顧是則墨子之學矣

公孟篇云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之謀必不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澧謂墨翟稱孔子不可易是其是非之心有幾希之存乃一聞駁詰之語而遽爲強辯至以鳥魚之愚比孔子而自比禹湯其狂悖至此而極矣晏子春秋毀詆孔子者五章劉向第錄以爲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澧謂蓋墨氏所妄造也

貴義篇云子墨子曰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

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翟自信之堅自誇之妄如此論衡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死者審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薄葬篇○案書篇亦有此說此王充之以其言非墨子之言也墨子將何辭以對耶孰石孰卵耶漢書藝文志董子一篇自注云名無心難墨子今其書不傳可惜也

鄒特夫云墨子經及經說有中西算法灃因取而讀之如經上云平同高也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云直參也即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又云纑閒虛也說云纑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羃即此所謂纑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閒李淳風注云前後表相去爲表閒即所謂兩木之閒無木者也又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說云端是無同也此所謂端即西人算法所謂點也體之無序即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即此所謂無序謂無兩旁也幾何原本又云線之界是點即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線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即所謂無同也又云有閒中也閒不及旁也說云有閒舊作閒畢本改作閒是也謂夾之者也閒謂夾者也幾何原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爲直線角在直線界中之形爲直線形皆此所謂有閒也線與界夾之也又云中同長也說云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又云圜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云圜之中處一圜心一圜惟一心無二心圜界至中心作直線俱等即此所謂一中同長也此其文義易明者其脫誤難明者細繹之算術當更多耳

特夫又云經下所云臨鑑而立景到畢注云卽今影倒字謂窪鏡也灃案經說下云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此解窪鏡照人影倒之故也畢云以表言非也又云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畢云以鏡言是也此則謂突鏡也今西洋人製鏡之巧不過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惜其文多脫誤難解耳經說下又有云擊有力也引無力也疑卽西人起重之法惜特夫已逝如其尙存當能解之

天志中篇云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特夫以爲此即西人天主之說灃謂西人事事似墨氏之學惟墨氏非攻彼則好攻不同耳關尹子二柱篇云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此亦與天主之說無異但關尹子乃後人依託之書耳

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衞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

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夕見漆十士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黄東發之論陸象山曰象山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至其於諸儒之讀書則指爲戕賊爲陷溺（日鈔卷四十二）殆與墨子暗合者歟（墨子書引尚書者甚多如尚賢中篇下篇尚同中篇皆引呂刑明鬼下篇引禹誓卽甘誓也其餘屢引仲虺之告太誓而孟子書載墨者夷之之言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獨以康誥歸之儒者蓋指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故以爲儒者之道也）

墨子弟子見於墨子書者程繁管黔敖（畢注云疑敖字）游高石子駱滑氂弥唐子公尚過勝綽禽滑釐高孫子見於漢書藝文志者隨巢子胡非子又有我子顏注引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不言墨子弟子（又有田俅子志但云先韓子亦不言墨子弟子）韓非子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集聖賢羣輔錄有宋鈃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子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莊子天下篇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孟子書有墨者夷之呂氏春秋有墨者孟勝徐弱田襄子腹䵍論衡福虛篇有墨者之役纏子晉魯勝注墨辯敘云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晉書本傳）孟子所謂墨翟之言盈天下此可見其略也

荀子云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鈃也楊倞注云宋鈃孟子作宋牼（非十二子）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顯學篇）宋榮亦卽宋牼（集聖賢羣輔錄之宋鈃卽宋鈃）宋牼說秦楚罷兵是爲設不鬬爭而其意則在懷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與首章告梁惠王同然則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卽距墨氏之要言也

畢秋帆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墨子畢氏刻本孫淵如附記此語）澧案大取篇云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又云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此二條皆似有誤字）小取篇云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澧案此與公孫龍之說相似公孫龍之學出於墨氏此其證也然墨子言白馬馬也公孫龍則云白馬非馬其說云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故曰白馬非馬又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視不得其所堅拊不得其所白且猶白以火見而火不見而火與目不見而神見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皆較墨子之說更轉而求深皆由於正言若反而加以變幻然其末篇則云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其大旨不過如是何必變幻乎（後世談元談禪者皆有類如此○三國志鄧艾傳注云爰邵長子翰翰子俞辯於論議探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孟子趙注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澧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曰告子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此告子兼治儒墨之證也告子毀墨子之行墨

子亦不以告子爲仁總之相詆而已

申不害之書已亡惟羣書治要采其大體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日本佚存叢書）（羣書云龍疑誤）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又云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澧案羣書治要采此篇蓋取其稍醇正者然藏於無事竄端匿疏已見其術矣名者天地之綱云云又可見史記所謂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者也（史記但言其主刑名漢書刑法志云韓任申子秦用商鞅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則無異孫卿[illegible][illegible]矣）韓非子引申子云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又云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外儲說右上）又云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又云治不踰官雖知不言（難三）申不害之術於此可見其略矣其所謂無爲者本於老子因而欲使人主自專自祕臣下莫得窺其旨趙高說秦二世所謂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秦之亡由此術也劉向別錄稱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漢書元帝本紀注引）此說則有利有病觀於漢魏以後可見也

戰國策云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不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觀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鮑彪注云此術之最下者○韓策）又云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怒色昭侯曰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同上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申不害之劣如此乃稱爲一世之賢士（亦見韓策）何哉

商鞅云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說民篇）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同上）重刑而連其罪（墾令篇）王者刑九賞一（去強篇）王者刑用於將過賞施於告姦（開塞篇）求過不求善（同上）嗚呼既以姦民待良民刑九而賞一矣而賞又施於告姦則不宥刑十而賞無一也又云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去強篇）又云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靳令篇）嗚呼禮樂詩書仁義不必與論矣若孝悌則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不以爲美者而商鞅以

爲蝨以爲必亡必削非梟獍而爲此言哉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此太史公論六家要指語)車裂不足蔽其辜也莊子云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天運篇)此其言孝意已輕之猶不至如商鞅之甚也(謝上蔡云孝弟可以論仁而孝弟也非仁也此語令人駭絕儒者安得有此言乎此朱子記上蔡論語疑義所引蓋不誤也)

自古帝王之法至商鞅而變其言曰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列傳)尸佼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向孫卿子後序)商鞅師之也(見藝文志)尸子書已佚觀近人輯本大約近於名家之說如云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分篇)又云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發蒙)是也蓋其悖謬之語盡佚矣是則尸佼之幸也史記韓非傳云喜刑名法術之學集解云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韓非兼行申商之術(見漢書武帝本紀注)灃案韓非云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人主之所執也法者臣之所師也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篇)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萬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難三篇)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定法篇)然則韓非兼申商之法術而更進焉者也

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其意以爲先用嚴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後可以清靜而治也至暴秦嚴刑之後漢初果以黃老致刑措矣然秦以嚴刑而亡漢以清靜而治嚴刑者近受其禍清靜者遠受其福韓非未見及此也彼欲於其一身先用嚴刑後享清靜而不知已殺其身已亡其國也且秦雖嚴刑而博浪之椎蘭池之盜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何嘗畏嚴刑哉況漢初雖云刑措而游俠犯禁者紛紛而出嚴刑不可恃矣清靜亦何可恃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韓非之學出於老子而流爲慘刻者在此)

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惜乎韓非之未解此也罪當死者必死則民畏若不論罪之輕重而皆死則民不犯輕罪而犯重罪矣此陳勝吳廣所謂失期亦死舉大計亦死也

李斯以書對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又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又引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引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又云滅仁義之塗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史記李斯列傳)商鞅申韓之說至此大暢而秦亡矣

韓非云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爭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衆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解老篇韓非此說本以解老子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而其解仁義禮三字之義則純乎儒者之言精邃無匹是其天資絕高又其時去聖人未遠所聞仁義禮之說尚無差謬而其文又足以達之使其為儒者解孔子之言必有可觀者也法言云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問道篇○文子道德篇依託老子論德仁義禮四者以兼愛無私為仁退讓守柔為天下雖為禮數之韓非相去霄壤矣

尹文子云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能鄙齊功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大道上○文子下德篇云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此與尹文子同意名家法家立說之意盡於此數語夫以名法為治能鄙賢愚混然無別老子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也而不知頑嚚聾瞽之人布滿朝列此真至亂之術耳徐幹中論云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亡國篇尹文之頑嚚聾瞽尚有食祿之費誠不若徐幹之鑄金耳朱子名臣言行錄卷六載呂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相矣此即尹文子之說

愼子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威德篇又云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見羣書治要此後世所以有竹籤傳也竹籤傳見日知錄卷八

列子云孔子曰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仲尼篇此假託孔子之言不足與辯但觀其言則凡道墨名法諸家所以自為其學者皆以為孔子之詩書禮樂無救於亂而思所以革之也此道墨名法諸家之根源也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惜其書亡矣史記云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孟荀列傳此蓋與後世邵康節皇極之書相似

其所謂九州每一州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與近時外國所繪地圖相似但外國所繪者有四五區無九區耳騶衍冥心懸想而能知此亦奇矣哉

史記云淳于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孟荀列傳然則學必有所主若但博聞彊記而無所主則成爲淳于髡矣史記又云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同上若幷此而無之則更淳于髡之不若矣

史記以淳于髡附入孟荀列傳云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又以髡入滑稽傳澧案戰國時人多辯論詼諧成爲風氣此太史公所以立爲一傳也此風蓋起於晏子故太史公謂淳于髡慕晏嬰也晏子春秋云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晏子侍前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遂不支解諫上如此之類乃滑稽之濫觴也凡辯說使人忽然感悟者皆滑稽之類如後世禪家之機鋒亦是也

戰國策云蘇代爲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燕策淳于髡之貪劣如此蓋戰國之人以受賄爲常事耳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衞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魏王趨見衞客衞策此與淳于髡正相類矣信陵君厚遺侯嬴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史記信陵君列傳此戰國時所罕見者

鬼谷子云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反應篇此老子之道也又云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郤而去之又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抵巇篇盧召弓云觀此言是其術遇正人而窮遇明君治世皆無所可用跋鬼谷子澧謂其不必遇正人明君也鬼谷子本蘇秦假名史記蘇秦傳索隱引樂臺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李兌舍人教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明日蘇秦復見終日談而去趙策遇李兌舍人而其術已窮何足道哉

唐來鵠讀鬼谷子云捭闔飛箝實時之常態不讀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愨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

盧召弓又云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欲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曾南豐戰國策目錄序云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

陸清獻公云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會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指示其得

失使學者嚌其味而不中其毒（戰國策去毒跋）澧謂諸子之書皆有毒安得如淸獻者盡去其毒使不中於人則善矣（郡齋讀書志以戰國策入子部縱橫家故今亦以論戰國策者入此卷）世說云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當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後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侍幾亂機柚俄而見誅（卷八）如袁悅者乃中戰國策之毒而死者也漢書藝文志云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文心雕龍諸子篇云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柳子厚辯文子云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近是者權載之進士策問云九流百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爲別白書之黃氏日鈔讀家語云千載而下倘有任道者出體任微言闡揚奧旨與莊周及諸子百家所傳述節而彙錄之其有功於聖門匪淺鮮矣澧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溫公手鈔子書也皆所謂舍短取長者也澧讀諸子書亦節而鈔之於左（不鈔荀子者以其醇粹者多鈔之不勝鈔但當如韓昌黎所云削其不合者以附於聖人之籍耳）

管子語史記已采入列傳其餘尚多可取者其言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樞言）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同上）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無事亦事也（同上）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內業○心術下略同）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同上○心術下略同）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强（心術下）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同上）無根而固者情也（戒）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同上）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禁藏）顧憂者可與致道（形勢）甯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立政）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立政九敗解）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樞言）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中匡）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小稱）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法法）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小匡）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侈靡）懼之以罪則民多詐（小問）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八觀）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毁（同上）

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明法）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困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九變）

晏子春秋可取者曰爲政患善惡之不分（問上）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同上）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諫上○諫下同）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同上）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同上○問下同）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諫下）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同上）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同上）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同上）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重而異者）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諫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雜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同上）古之能行道者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問下）有良鄰則日見君子（不合經術者）

墨子可取者曰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尚賢上）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尚賢中）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愛生也（兼愛中）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氏注云說文掀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同上）慧者心辯而不繁說（修身）善無主於心者不留（同上）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大取）

老子可取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七十九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二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三十三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二十二章）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章）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二十六章）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六十四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二十七章）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五十七章）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同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七十四章）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七十二章）和大怨必有餘怨（七十九章）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六十七章）禍莫大於輕敵（六十九章○黃氏日鈔鈔老子語爲二章一爲保身章一爲保國章今於黃氏已鈔者不錄）

列子可取者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天瑞）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同上）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力命）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

於物類(周王)(修務)人未必無獸心禽獸未必無人心(黃帝)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說符)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同上○此[illegible]關尹子[illegible])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同上)

莊子可取者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飮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漁父)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讓王)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繕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庚桑楚)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同上)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同上)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飮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達生)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淸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淸天德之象也(刻意)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天道)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大宗師)凡外重者內拙(達生)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列禦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天地)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則陽)

商鞅書之可取者曰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定分)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畫策)國皆有[illegible]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同上)人主使其民信如日月此無敵矣(弱民)今亂國不然恃吏吏雖衆同體一也(禁使)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愨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愼法)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墾令)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也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也則臣以言事君(修權)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彊暴(錯法)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說民)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算地)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同上)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

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戰法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同上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句取爵祿者多塗人亡國之所以畫策

韓非子之可取者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安危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用人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大體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八說法莫如一而使民知之五蠹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外儲說左上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外儲說左中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外儲說右下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八經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亡徵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三守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慠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備內

尹文子之可取者曰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大道上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同上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大道下

尸子之可取者曰貴人者貴其心也勸學爵列者德行之舍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同上土積成嶽則楩枏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同上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之穢也恕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處道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同上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廣澤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貴言敬災與凶禍乃不重意林引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文選非有先生論注運命論注引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又願爲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後漢書張衡傳袁紹傳注引

呂氏春秋可取者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高誘云適猶節也○重己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本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貴當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

焉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盡數)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去宥)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情欲)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同上)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精通)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同上)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高義)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己)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誠廉)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別類)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察今)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順民)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貴信)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同上)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故威不可無用而不足專恃(用民)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久處則百惡竝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達鬱)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爲欲)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應同召類)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務本)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桼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察微)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觀世)○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古儒家多偉人名論其書雖亡其姓名雖湮沒而其言猶有存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東塾讀書記卷十二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番禺陳澧撰

鄭學

鄭康成戒子書云念述先聖之元意此自言其所學也其論學之語則學記注有云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孔疏云鄭恐所學惟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澧謂鄭恐學者鄉壁虛造故又云在方策也鄭君論學大旨蓋如此

孔沖遠云禮是鄭學（月令明堂位雜記疏皆有此語不知出於孔沖遠抑更有所出）考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各家者多而禮家獨少釋文序錄漢儒自鄭君外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儀禮者惟盧植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遂使三禮之書合爲一家之學故直斷之曰禮是鄭學也

盧子幹云修禮者應微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後漢書本傳）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且可爲朝廷定制也袁彥伯云鄭元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後漢紀卷二十九○後漢紀之語皆摭會諸古書非袁彥伯虛造）然則鄭君禮學非但注解實能履而行之也孔子告顏子非禮勿動顏子請事斯語鄭君亦非禮不動故范武子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詩箋爲然周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讚卽表明也辨卽下己意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鄭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叔論語集解序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隋書經籍志云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論語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尚書注雖已佚焦里堂輯禹貢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於班氏地理志間有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注雖殘闕尚可考而知也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法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

鄭君師事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又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韓詩然其後注左傳（鄭君注左傳未成以與服子愼見世說文學篇）而不注公羊箋毛詩而不箋韓詩鄭君之學不以先入者爲主也（公羊僖二十四年徐疏引發墨守而論之云鄭氏雜用三家不苟從一澧謂不苟從一之語似識鄭君家法其云雜用三家則非也鄭君宗左傳而兼用公羊穀梁亦如宗毛詩而兼用齊魯韓耳豈得謂之雜用乎徐氏實未知鄭氏家法也蓋鄭氏家法知之者鮮矣）

鄭君之讚辨二鄭也其說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疑當作析符復合）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周禮序）澧嘗論之曰自非聖人孰無參錯前儒參錯賴後儒有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貴

也然辨其參錯不可没其多善後儒不知此義讀古人書辨其參錯而其多善則置之不論既失博學知服之義且開露才揚己之風此學者之大病也由失鄭氏家法故也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邵公公羊序則如觀武庫但覩矛戟矣鄭學非何所及可於兩序見之周禮注與先鄭不同者則云元謂尚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則云元或疑焉駮五經異義每條云元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不辨是非曲禮毋雷同注云人之言當各由己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囂爭求勝也其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深可忿疾者此以何邵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又何之年輩不在鄭之前不妨正言相非也

雜記下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注云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孔疏云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澧案鄭破先儒而不引其說以破之此亦尊先儒之法也

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孔疏云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此尊其師之法也

詩譜序云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此鄭君著書之法也蓋後人所賴有古人之書者於力則鮮於思則寡也若穿鑿以爲深詭祕以爲奇鋪張以爲博徒眩學者之耳目則非君子所樂矣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淳于俊云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此知鄭君之意者也

鄭志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詩螽斯孔疏引此諸經鄭注之所以簡約也其顯而易見者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此據黃氏刻撫州本卷後字數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此據張氏刻撫州本卷後字數注之字數少於經之字數後儒注經者能如是乎朱子荅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非先賢談經之體范蔚宗云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此通人不知爲誰所謂繁者則殊不通也蔚宗又云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然則蔚宗固知鄭之不繁也

鄭君注經甚愼如周禮大宰乃施灋于官府設其攷注云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

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又大朝覲會同贊玉幣注云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賈疏云無正文故言云也又小宰祭祀之聯事注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賈疏云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觀此則知鄭注必據經之正文無正文則曰未聞不敢臆說也或言云者蓋前人有此說也或言與者以己意揣度也皆與有正文者不同故未敢自以為必然也膳夫羞用百二十品注云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澧案此未得盡聞亦必期言之其篤實如此○獸人掌以時獻為梁注云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鄭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文澧案此有雖無正文而可知其必如此則又有以義取之之法不拘泥也

鄭注周禮竝存故書今書注儀禮竝存古文今文此後來校書之法也劉向校書則如　國朝四庫著錄非但校字而已熹平石經則校字論語而在於篇之內也其旁注云盍毛包周無於但今惟見此一條耳儀禮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此士冠禮賈疏語此於己意所不從亦不沒之周禮之竝存故書今書亦是此意段懋堂周禮漢讀考云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此二語真知鄭學者也

孔巽軒云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戴氏遺書序澧案生質之訓者中庸天命之謂性注云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教木之箋者角弓詩毋教猱升木箋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此二條說心性最精巽軒獨能識之禮記緇衣注云初時學其近者小者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此又可與巽軒所論反證而明也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注云此言兼氣性之效也此鄭君言性兼言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遺書書六鄭君兼氣性之說可無不備之譏矣

王西莊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澧謂昔之道學家罕有知漢儒見及義理之學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漢儒意趣者近時經學家推尊康成其識得康成深處如王西莊者亦不多也

華陽國志云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卷七○三國志蜀後主傳注亦引此澧謂鄭君啓告昭烈治亂之道其語惜乎不傳然諸經鄭注言治亂之道亦備矣澧采入漢儒通義者數十條此不贅述啓告昭烈之語必有在其內者矣

鄭君戒子書自言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澧案六藝則曰博稽傳記則曰粗覽祕緯則曰時覩三者輕重判然其注經有取緯書者取其可信者耳生民詩毛傳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疏云春秋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張融云若使稷是堯兄弟堯有賢弟不

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鄭君取緯說精確者如此

後儒多譏鄭君信緯如梁許懋云鄭元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梁書本傳孔沖遠亦云鄭元篤信讖緯舜典疏王伯厚亦云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困學紀聞卷四皆謬說也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劉昭注云鄭元注月令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東晳以此追難元焉臣昭曰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禮而忘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誚未探碩意澧謂如許懋孔沖遠王伯厚皆劉昭所謂未探碩意者也

鄭君注經不信緯說者多矣後儒疏陋未考耳如良耜詩有捄其角毛傳云社稷之牛角尺鄭箋不據禮緯稽命徵宗廟社稷角握之說以易毛傳月令反舌無聲注云反舌百舌鳥不從通卦驗蝦蟇無聲之說二條皆見孔疏何嘗專信緯書乎

鄭君先通三統厤九章算術迺西入關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君善算迺召見於樓上漢獻帝建安元年鄭君受劉洪乾象厤法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漢獻帝云云見晉書律厤志鄭君早年善算至建安元年年七十矣猶爲此窮幽極微之學故疇人傳論之云如箋毛詩据九章粟米之率注易緯用乾象斗分之數蓋其學有本東京諸儒皆不逮也又云然則治經之士固不可不知數學澧謂　國朝治經者閻百詩江愼修錢辛楣戴東原皆知數學其後知數學者尤多庶乎不愧鄭氏家法也

鄭君注禮又注律禮所以爲教也律所以爲戒也注律卽注禮之意也晉書刑法志云秦漢舊律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天子者魏明帝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蓋前此尊鄭學至是則王肅論禮賈充定律司馬氏之私人競出而張其燄矣

陶謙與諸豪桀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朱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云云後漢書朱儁傳漢獻帝時三公八座議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又子尊不加於父母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私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禮案此蓋三公八座就問鄭君之辭鄭元議曰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體若后適離宮及歸甯父母從子禮通典卷六十七鄭君爲處士而諸豪桀討賊則引以爲重三公八座議禮則問以取決千古處士所未有也

王粲云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

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見新唐書元行沖傳釋疑祭法鄭注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蔣濟難之云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騏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元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耶三國志蔣濟傳注然則鄭君之學漢末及魏時有未折服者王粲始難嗟怪後亦頗折服若蔣濟所難則謬妄極矣有虞氏豈無四親廟以祭其先耶何憒憒至此

鄭君有自序見孝經唐元宗序并注邢疏然所引寥寥數語又已見後漢書本傳洪錫軒經典集林有鄭元別傳一卷皆采之諸類書其一條云北海有鄭元講堂見初學記卷二十四其餘亦多本傳所有也

集聖賢羣輔錄載二十四賢狀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云元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禮案二十四賢狀惟鄭君狀之語最隆重如荀爽狀則但云究極篇籍而已凡此諸狀雖云甄表所作然皆據舊行狀爲之如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狀云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然則非甄表所作可知也袁飜云鄭元訓詁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魏書本傳徐爰云鄭元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聖人復出不易其言矣宋書天文志一

○案此論衡蕭子顯云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異南齊書劉瓛陸澄傳論禮案南北朝諸儒推尊鄭學者多此數條則最推尊者也

唐史承節後漢大司農鄭公碑云雖稱積學殆若生知此亦推尊之極然非妄語也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亦史碑辭非生知而能之乎後漢書載戒子益恩書云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史承節碑無不字山左金石志云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此謙者之言也范書妄加不字禮案史承節所見范書蓋無不字也碑云禮堂寫定傳與後人范書定傳二字作傳定亦以碑爲是

宋林希書鄭元傳云聖人之教尤備於禮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閒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其不能完而少有譌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演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元猶有所不敢盡況無元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元脫一身於汚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元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輒訕元哉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宋人尊鄭君如林希者不多見此文有功於鄭學故呂伯恭選入文鑑也

顧亭林述古詩云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　國朝人尊鄭君自亭林始也

明嘉靖中罷鄭君從祀孔廟　國初朱竹垞著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其後復從祀

世宗憲皇帝諭云鄭康成醇粹深通（見會典卷三百五十三）自是以來儒者尊崇鄭學　朝廷風教爲之也（李文貞榕村語錄云東漢人物倡立名節衣冠言動都少破敗便道是吾儒盡頭鄭康成輩博聞強記著書立說纔被尊尚以爲是吾儒高流所以自漢至唐一貫之義何曾明白卷四此猶有卑視鄭君之意自雍正乾隆以後議鄭君者雖尚有之然甚少矣）

姚姬傳云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儀鄭堂記）趙雲崧云北朝治經者多專門名家蓋自漢末鄭康成以經學教授門下著錄者萬人流風所被士皆以通經績學爲業而上之舉孝廉舉秀才亦多於其中取之雖經劉石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故北朝經學較南朝稍盛（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澧謂爲漢學者尊鄭君或有私見趙姚二君非漢學之派而其言如此是公論矣

孝經正義序云魏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經無不撮引（此劉知幾語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唐會要卷七十七）澧案不獨魏晉爲然南北朝議禮者尤多引鄭說見諸史及通典者不可勝舉也蓋自漢季而後篡弒相仍攻戰日作夷狄亂中國佛老蝕聖教然而經學不衰議禮尤重其源皆出於鄭學即江左頗遵王肅然王肅亦因讀鄭君書乃起而角勝耳然則自魏晉至隋數百年斯文未喪者賴有鄭君也

鄭小同學綜六經行著鄉邑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閒之名（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注引華歆表）鄭君有此賢孫而爲司馬昭鴆死（同上注引魏氏春秋）哀哉

經義考承師類載鄭康成弟子王基崔琰國淵任嘏趙商張逸泠剛田瓊炅模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此竹垞表揚鄭學之意（竹垞所考有郗慮今削去慮承望曹操風旨枉狀奏殺孔文舉乃鄭門之敗類者）其未載者氾閣屢見鄭志當補又三國志程秉傳云逮事鄭元與劉熙考論大義崔琰傳云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受學孝經唐元宗序竝注邢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元之傳業弟子竹垞皆未考及也（張逸與鄭君同縣鄭君妻以女弟逸官至尚書左丞見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鄭元別傳）

經義考又載治鄭氏易者許慈澧案三國志許慈傳云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鄭君與劉熙考論大義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則劉熙似是鄭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學於鄭君也三國志薛綜傳云從劉熙學則綜與慈皆鄭君再傳弟子矣又姜維傳云好鄭氏學然不言其何所師受郤正論維樂學不倦清素節約一時儀表維天水人與北海相去甚遠而好鄭學鄭學所及者遠矣（又孫乾傳云先生領徐州）

時爲從事往采鄭元傳云薦乾於州乾被辟命元所舉也案乾北海人又爲鄭君所知不知其嘗受學否

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短康成叔然駁而釋之三國志王肅傳鄭君卒於建安五年叔然不及授學蓋其年尚幼後二十年而魏篡漢叔然猶中年耳而遂不仕魏其高風峻節可想也通典卷九十九載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縗弔既葬除之孫叔然議禮禮惟見此條或尚有之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五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番禺陳澧撰

三國

王肅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集聖證論以譏短鄭康成其僞作孔子家語自爲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劉知幾云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劉知幾孝經注議見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又見唐會要卷七十七孝經序正義采其說而沒其姓名）澧案魏之典制多因於漢鄭君注禮亦多用漢制王肅幼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賈氏疏）其後乃欲奪而易之實欲并奪漢魏典制而易之使經義朝章皆出於己也小失皆發鄭短可見其不遺餘力矣肅爲魏世臣而黨於司馬氏以傾魏祚身死之後其外孫司馬炎篡魏事事尊王景侯竟遂其奪而易之之願矣

郊特牲孔疏引聖證論云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澧案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然則周之禘嚳乃因於殷禮非始於周公惟郊祀后稷始於周公耳此不可以難鄭也祭法之禘鄭以爲圜丘之祭王以爲太廟之祭千古聚訟莫能決然巧借孝經之一語而頓忘祭法之兩言則弄巧而反拙矣（舊唐書禮儀志載蔡幹議狀云孔子說孝經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此蔡幹駁難王肅語也）

王肅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祭法疏郊特牲疏）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肅以爲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郊特牲疏）澧案圜丘之祭周禮明言冬日至而郊特牲言郊用辛若合而爲一則冬至豈必辛日辛日豈必冬至故肅解日至爲建子之月然所解仍未能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此二句以下句伸說上句也如肅說則郊祭之用辛日周之建子月郊祭日以至兩句不相連屬不成文義且謂言始者對建寅月爲始然則言周者對何國而言周乎（如鄭說郊與圜丘是一則肅解云郊之所以用辛日者周之始郊值辛日冬至故其後皆以辛日郊也或冬至辛日或冬至前後辛日也言周之始郊者對殷而言也）

郊特牲疏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祭法疏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其神謂之五帝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澧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肅謂五帝不得稱上天誠是也然鄭未嘗稱五行之帝爲上天也且季康子之問孔子之荅皆稱爲五帝未嘗稱爲五佐也上天既謂之帝五行之神亦謂之帝是帝有六也此與六天何異欲難鄭而適足以申鄭矣郊特牲疏云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五人帝之屬此又與天佐之說自相岐異

矣晉書宋書禮志云晉泰始二年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太康十年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禮地祇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案王肅言五帝不得稱上天而晉之羣臣乃云五帝卽天皆同稱昊天上帝則名爲用王肅議而實悖之矣太康十年之詔因韓楊上書及摯虞議改而如舊當時天子尊用其外祖之說而其臣能諍之亦難得也○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奏議云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此亦勦襲王肅語也許敬宗素稱大奸大惡而亦公然說經議禮此千古經學之羞矣

祭法疏引肅難鄭云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禮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此所引五經通義不知何人所作然章懷不引鄭說而引此則必在鄭之前也後漢書曹褒傳云作通義十二篇不知章懷所引卽曹褒書否通典卷八十三凶禮引五經通義一條在漢石渠議之後白虎通之前然則五經通義在班固之前也隋書經籍志有五經通義不注何人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劉向撰則不知其何所本也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鄭君以前五經通義已有之故鄭君以此注經猶云經所謂五帝若漢所謂靈威仰之屬耳朱竹垞齋中讀書詩云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至於五帝名亦惟祀典從○靈威仰之屬名號最奇故後儒疑之王蘭泉金石萃編禮器碑跋云靈威仰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朱明白藏元英何異此亦可以釋其疑矣

祭法疏又引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禮案玉藻疏引異義明堂制云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據此則太微之精其說出於鄭君之前矣祭法疏引馬昭申鄭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又引張融評云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然則郊祀感生帝亦漢制鄭君據以注經耳

鄭君以五帝爲天帝乃漢制也以圜丘與郊爲二則漢初之制也王肅以圜丘與郊爲一漢成帝時之制也以五帝爲五人帝王莽奏定之制也又以爲天佐則謬忌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云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唯雍四時上帝爲尊沛公立爲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漢書郊祀志同此五帝皆上帝也天帝也祠於雍者也又云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此祭五帝於雍謂之郊也又云亳人謬忌奏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此以五帝爲太一之佐也又云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五帝壇環居其下此太一祠壇在甘泉者也漢舊儀云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又云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成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此據藝文類聚卷三十八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七略同惟成作城下有皇字以字下無來字誤也成城皆誤書作武皇帝以此甘泉太一祠壇爲圜丘與雍五時謂之郊者各異也封禪書又云天子既已封太山五年修封

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此祠高帝於太山明堂以配六天帝也漢書郊祀志云成帝時匡衡張譚奏宜於長安定南北郊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畢陳而罷雍五時及甘泉泰時此合祀太一及五天帝於長安而不分郊與圜丘也又云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中央(疑脫黃字)帝黃靈后土時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于北郊兆奏可此太皞炎帝之等乃五人帝非天帝又分在長安四郊及未地王莽爲之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光武建武二年采元始中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此雖云采元始故事然所祭乃五天帝又不在四郊與王莽所奏異也又云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配(東觀漢記同)此以光武配五天帝於明堂也總而考之漢制郊見五時而鄭說郊祭一帝(祭法注)甘泉圜丘有五帝壇光武之圜壇外亦爲五帝位而鄭說圜丘惟祭昊天(祭法注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武帝太山明堂祠太一五帝而鄭說明堂惟祭五帝(祭法注)鄭君固多以漢制解經而亦不盡泥於漢制也王肅以郊丘是一雖與匡衡張譚所奏同而甘泉圜丘有五帝壇則已爲此說之濫觴矣其以五帝爲五人帝既與王莽同復改用謬忌太一佐之說謂之天佐而又不明言出於謬忌然史記漢書具在豈能掩人耳目哉(鄭王之說出於漢制者昔人未詳考也其從肅說者竟不知其有出於王莽者矣)

鄭云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祭法疏)王肅必有難鄭之語今不得而見肅之自爲說則見祭法疏云聖證論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之晉書禮志云尚書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灃案肅作聖證論以爲四時寒暑之等而對魏明帝又以爲易六子亦自相歧異也易六子其數猶巧合祭法所言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凡七事乃除去祭四方而爲六尤不能巧合矣尚書僞孔傳與肅說同故近儒疑爲肅所作也(續漢書祭祀志云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旁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易六子者爲非是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據此則易六子之祀漢安帝時已廢晉志云不廢者蓋廢而復立耳)

郊特牲疏云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云自漢諸儒論句龍卽是社主或云是配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

何神也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鄭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荅焉統荅義曰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又云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禮案仲長氏謂社爲土神既有典據而猶云未知孰是以說經議禮不可不愼重也如王肅者正坐不知此義耳

晉書宋書禮志云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幷二社之地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王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閒之社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閒之社未曉此旨爲論書聖證論也人閭者民閭也唐人諱民字改之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傅咸重表以爲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晉書禮志又載摯虞奏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禮案此亦肅說之自相岐異故爲傅咸摯虞所駁也傅咸表又云太社不立於京都當安所立尤無可置辯矣

王制天子七廟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孔疏云王肅以爲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幷始祖及親廟四爲七馬昭難王義云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禮案鄭志云爲記注時就盧君故鄭說七廟與盧同且兩漢數十人之說皆然肅乃欲盡奪而易之乎疏又引聖證論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幷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謂天子有文武二祧諸侯無之此卽降殺矣何復求降殺乎且諸侯五廟惟魯用王禮有魯公武公二廟以象文武二祧而爲七廟則周天子七廟亦幷文武二祧數之明矣若如肅說始祖與高祖之父之祖及親廟四爲七又有文武二廟不遷而爲九則是天子九諸侯五降殺以四非降殺以兩矣近儒之說最善者金輔之禮箋云王制祭法所記不同王制所云周人之典祀也祭法所云周初建設之制也此說本於周禮守祧賈疏剖析最爲備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乃周昭王以前之制其時文王武王在四親廟迭遷其在二祧者亦迭遷至穆王共王時文武在二祧則永不遷此後則高祖之父之祖遷主於文武二祧矣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文武宜百世不遷故特立二祧廟以待文武在此二廟時永不遷也王制所云七廟通前後言之也通典卷四十九引鄭康成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實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說最詳明無疑義矣○隋書禮儀志云許善心

諸先等議曰自歷代以來禪用王鄭二義若專其據師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禮經通子雍難實甚王事繁長遠禮案此謂鄭論周代是也其謂子雍難實皇王不知皇王指何代其廟制異於周代者何由而知之也

檀弓疏云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禮案再期之喪三年者謂再期而大祥耳此後尚有禫服也如肅說則無禫服而後可矣有禫服雖出入四年然仍未滿三年也宋書武帝紀云永初元年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五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又王淮之傳云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二十五月而除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議今大宋開泰愚謂宜以元義為制朝野一禮從之禮志同○王肅難鄭之說甚多禮今但考其大者小失則不發其短也凡鄭君之說未必盡是肅之所難未必盡非惟銳意於奪而易之故其說多輕率復多矛盾也夫前儒之說有誤後儒固當駁正卽朝廷典制有誤亦當論駁肅之病在有意事易此其心術不端雖有學問徒足以濟其奸耳○姚姬傳儀鄭堂記云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駮難鄭義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為輕薄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禮謂近儒講漢學者皆尊鄭君而惡王肅容或有一偏之見姚氏非講漢學者而其言亦如此是公論矣

王肅雖好與鄭立異然亦有用鄭說者通典載魏明帝崩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卷七十九此肅之從鄭說者不多見也

虞翻奏上易注云諸家不離流俗荀諝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諝鄭元宋忠皆未得其門此欲推倒一世豪傑矣又云臣郡吏陳桃夢道士以易三爻飲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此尤怪妄可笑說夢已妄況說他人之夢且以入奏疏乎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云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復訓為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丣字讀當為桺而以為昧分八三苗八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於此數事誤莫大焉禮案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尚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惟段懋堂尚書撰異最為持平謂其時鄭注尚書家習尸曉豈能鑿空相誣惟仲翔考究未精耳壁中書桺谷必是丣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為昧鄭注周禮縫人引伏書桺穀其注古文尚書則不欲牽合伏書也韓非曰背厶為公以背訓八故鄭君注尚書云北猶別也仲翔不知鄭注是古義輒欲改堯典北字為八字而譏鄭非也同瑁改作月瑁則三宿三祭三詫者果何物乎如其說則瑁字已足月為贅也大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天子之瑁乃有異者乎其悖謬甚矣江氏云若以同為月謂為古瑁字則奉月瑁受月瑁成何語乎王受同以祭太保以異同酢則同非酒器而何王氏云瑁豈可酌酒虞相授受何為乎翻真妄人矣以上三事段氏皆斷為虞氏之誤惟虞氏所述鄭注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段氏云為濯之上有脫文當云洮讀為濯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為濯爾雅郭本珧衆家太皆作濯是其例

也解爲浣衣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此段氏謂鄭注字義是而事或乖絕不回護是虞駮鄭四事其一是鄭誤其三是虞誤也王西莊云鄭注但云洗濯無澣衣之語澧謂此說惜無確據如確無澣衣之語則濯謂濯手洗類此謂濯手類面甚通矣鄭說四事皆不誤矣孫淵如云王病困恐有不潔又不便更衣澣濯其汙方被是服此則不可通也不更衣則衣在身豈能澣濯乎且即使鄭所說四事盡誤亦皆小失無關大義安得云誤莫大焉況一經之注誤者只四條正可見其精審耳虞又奏云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此百六十七事不知若何即使鄭盡誤亦非虞之恥也何必囂爭如此江艮庭云虞翻小人也忌鄭君之名而詆之耳謂爲小人未免已甚謂忌鄭君之名而詆之則定論矣翻爲王朗功曹朗禦孫策舉敗浮海翻追隨營護及歸復爲孫策功曹似太無氣節蓋翻有老母如不從策恐有殺身之禍不能奉母耳與鄭立異者魏有王肅吳有虞翻蜀亦有李譔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康成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總由鄭君名重故三國各有人欲奪而易之也譔徧注七經則其學甚博其書不傳亦可惜也

漢昭烈署周羣爲儒林校尉來敏爲典學校尉尹默爲勸學從事許慈胡潛並爲博士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來敏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蜀人治經者頗不少惜其書湮沒不如魏吳諸儒烜赫有名於後世也有名於後世者惟譙周則蜀之耆矣

魏齊王芳時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錢辛楣何晏論云予嘗讀其疏以爲有大儒之風此豈徒尙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若夫勸曹爽絀司馬懿此平叔之忠於公室也苑甯奈何不攷其本末而輒以書梁儌誕利口覆邦詆之陳承祚之徒徒以平叔與司馬宣王有隙故傳記不無誣辭也澧謂平叔之受誣得錢氏之論而一雪矣吾友鄭特夫亦云何晏之奏皆論語之精義也陳承祚不敢爲平叔作傳故載此疏於本紀幷載孔乂之奏其實非本紀所宜有蓋欲特傳此疏耳承祚固有深意也

何晏請管輅爲卦輅既稱引鑒誡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

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管輅傳○世說規箴門同）世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平叔能受善言悟危機而不能自脫冝可哀也豈可苛論乎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鍾會傳注引王弼傳）程明道定性書云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與輔嗣之說頗相似

世說云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文學門）輔嗣談老莊而以聖人加於老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猶後儒談禪學而以聖人加於佛之上然其所言聖學則仍是禪學也

世說（文學門）注引王弼別傳云以所長笑人澧謂虞仲翔注易而偏詆荀諝馬融鄭康成宋忠亦以所長笑人也此輕薄風氣學者宜戒之

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東漢學問風俗之美至魏時變壞如此

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爲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廢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王肅傳注）漢末經學極盛曾幾何時乃至於此（魏明帝太和四年詔曰兵亂以來經學廢絕然則荒廢已久矣）學業沈隕甚易吾輩可不守志彌敦乎

魏略又云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同上）澧謂遇之學可謂善學矣遇之教可謂善教矣而諸生少從遇學可見能受教之難其人也亦由於魏世之學之衰也

高貴鄉公講尚書畢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又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等講述禮典遂論夏少康羣臣咸悅服又幸太學講易尚書禮記又詔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其被弒時年甫二十耳使其享國長久經學必大興矣（所謂玩習古義者蓋不喜王肅之學觀其幸太學講尚書駮王肅之說可知其意矣）

孫休詔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左將軍張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王務學業不相妨也休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此事甚可惜讀史至此不禁爲之感歎也

東塾讀書記卷十六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　番禺陳澧撰

朱子書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與魏應仲書亦云參以釋文正其音讀)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荅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荅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卻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卷一百二十九)又云經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卷五十七)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如此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

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卷七十二)又云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訓詁則當依古注(卷七)荅黃直卿書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荅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荅王晉輔書云禮書縮訓為直者非一乃先儒之舊不可易也朱子重訓詁之學如此其荅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當時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朱子從學於李延平乃早年事其時已好章句訓詁之學矣

語類云而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為陋某看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卻壞了道理(卷五十六)澧案辥艮齋與朱編修書云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此朱編修者朱子書解除樞密院編修也)朱子所云今人者蓋即艮齋也朱子注大學中庸名曰章句用漢儒名目以曉當時之以為陋者也讀朱子書者當知之講漢學者亦當知之

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語類云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卷一百二十一)策問云問漢世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而近世議者深斥之將謂漢世之專門者耶抑別有謂也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為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二三子陳之

記解經云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腳成文成文則

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疏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荅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卷一百三十七自晉以來解經者卻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卷六十七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卻好看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卷十一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卷十九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閒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卻蹉過了卷一百三

語類云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授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卷十四

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荅張敬夫書云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爲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卻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又與林擇之書云欽夫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朱子深明漢儒之學故不喜南軒刻核之論也

朱子議宋甯宗當爲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稟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又荅黃商伯云儀禮喪服疏云云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又荅李季章書云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朱子生平於此事最折服鄭君其後編儀禮以鄭注補經蓋由於此也語類云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康成也可謂大儒卷八十七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箇樸樸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卷八十四○禮案後漢書盧植傳上封事云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朱子此說出於彼書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

好卷八十七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恂字鄭氏讀爲峻某始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爲當如這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後方見得卷十七如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卻是古注是卷六十四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卷六十四〇澧案此條記者稍誤中庸雖有其位一節鄭注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語指此也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卻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卷五答呂伯恭書云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後學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李繼善問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祔士虞禮鄭氏注所說於經未有所見不知如何朱子答書云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卽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爲不足信也又郭子從問祔答書云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不詳郭子從問諒闇鄭氏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答書云假使不如鄭氏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來喻所云不知何據恐欠子細也余正甫問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答書云當從鄭注之說無疑澧案如此之類皆如鄭注推服尊信甚至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

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云而末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爲丈夫朱子但云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語類卷八十七而不爲詆斥之語其尊鄭也至矣又云鄭元王肅議禮必反鄭元同上蓋亦不喜肅之詆鄭也又云鄭元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據得好處語類八十三此愈可見朱子非偏於尊鄭者若王肅有好處朱子固不沒之也答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又云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澧案鄭康成以相人偶解仁字而朱子以爲有意思漢學宋學兩家皆可無疑矣阮文達公以相人偶解仁字尚有疑之者未知朱子之說故也鄉黨侃侃如也誾誾如也集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語類云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說文以侃侃爲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卷三十八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語類云問習鳥數飛也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卷二十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卷四十一說文屑字云動作切切也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是卷五十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

字卷七十五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迓誤寫作近卷八十頃因看筆談辨某人誤以屛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屛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卷一百三十八記永嘉儀禮誤字云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乃戊己之己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蓋本說文改字從己從攴爲己有過攴之則改之義而諸本或寫己爲辰巳之巳釋文遂以祀音張氏亦不能覺其誤也朱子說經考據說文如此語類云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便見王字無意思卷一百十朱子深於說文故以王介甫字說爲無意思也又荅呂伯恭書云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文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又云說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汲汲於刊說文如此爲朱子之學者宜知之爲說文之學者宜知之語類云玉篇偏傍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卷一百十又云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爲侍有所據否曰某書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卷九十一朱子不獨考據說文其於玉篇廣韻亦皆推究也○玉海後附刻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戴神初急就篇注釋補遺自序云家有急就篇一卷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亦可見朱子好校刊字書也

荅楊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章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禮案朱子四書音以陸氏釋文及孫宣公孟子音義爲本而亦多不同禮別有考文多不錄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子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皆作必二反朱子荅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朱子於音讀之學考據詳博如此又有與程可久書云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與黃商伯書云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備亦嘗傳得而爲人借失之敢煩爲借抄一本朱子講求反切之學又如此

文集中考禮之文如禘祫議荅社壇說明堂說殿屋廈屋說深衣制度辨君臣服議跪坐拜說周禮太祝九𢷬辨儀禮釋宮李如圭所作而入朱子文集林月亭學正以爲朱子所商推而論定者見學海堂初集荅問儀禮釋宮何人爲精確皆博考詳辯其長篇至數千言又有記鄉射疑誤一篇尤考覈精細朱子深於禮學於此可見

琴律說荅吳元士書皆研究聲律語類云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卷九十二又云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同上荅張仁叔書云所論律呂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卻於中閒空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卻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荅蔡季通書云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是樂家第二義也又云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絃而遂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語類云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如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

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卷九十二荅廖子晦書云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次第此閒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朱子講求樂律如此其以唐時鹿鳴關雎十二詩譜編入儀禮經傳通解及與朱魯叔書求南海廟唐朝樂譜澧著聲律通考已采錄而論之矣其云禮記疏說還相爲宮處分明及作圖子之法尤爲初學講求聲律之階梯也作圖子之法內外作大小兩層皆圖圓邊皆勻分十二位外層左旋寫十二律內層亦左旋寫五聲二變宮與商商與角角與變徵徵與羽羽與變宮其閒皆空一位無字變徵在徵之右變宮在宮之右其閒不空也

語類云通典好一般書卷八十四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同上樂律通典亦略備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卷九十二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言同上朱子之重通典如此爲朱學者不可不看通典也

文集有壺說一篇算禮記投壺之壺之周徑甚詳可見朱子知算學語類云算法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耶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卷十四荅曾無疑書云厤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荅李敬子書云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然厤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荅蔡季通書云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之階梯也荅蔡伯靜書云步天歌聞有定本今就借校畢即納還也朱子講求厤算之學如此語類又云今坐如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卷八十六此則今日西洋人地動之說朱子亦見及矣

荅李季章書云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爲尋訪刻得一枚見寄又荅書云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亦可觀若更得黃圖參照尤佳語類云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卷七十九大凡兩山夾行中閒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閒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本注云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同上朱子之講求地理又如此所謂理會如今地理及兩山夾行中閒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閒必有山者尤地理之要言也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兩川之閒亦必有山焉也○說文三禮算地理之類皆近儒而朱子已提倡之故今畧述其說也

荅謝成之書云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閒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荅余彝孫書云大凡禮樂制度若欲理會須從頭做工夫不可只如此草草略說一二但恐日力未遽及此不若且專意於其近者爲佳耳荅孫季和書云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語類云學者於文爲度數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其暗則係乎人之才何如耳卷七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

是見成物事到合用時便將來使如今禮樂法度
都一齊亂散不可稽考若著心費力在上面少閒
弄得都困了（卷一百二十）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
約中閒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近日學者多喜
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
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
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
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
博者（卷十一）朱子好考證之學而又極言考證之病
其持論不偏如此蓋讀書玩理與考證自是兩種
工夫朱子立大規模故能兼之學者不能兼則不
若專意於其近者也（朱子時爲考證之學甚難今則諸儒考證之書略備幾於
見成物事矣學者取見成之書而觀之不甚費力不至於困矣至專意於其近者則尤爲切要之學
而近百年來爲考證之學者多專遠於近者反少則風氣之偏也）
黃勉齋爲朱子行狀云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李果齋
亦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宋史取此數語入朱子傳）朱子弟子所述朱子之爲學
如此然此其大略耳今采朱子書以證明之
窮理之說朱子著於大學補傳又作或問數千言
以明之所引程子語十六條以明所謂竊取程子
之意其一條云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
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又一條云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
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
以推類而通其餘矣又一條云如欲爲孝則當知
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
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
而可得也又一條云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
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
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
歸也朱子又申其說云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
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
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
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
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
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
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朱子之言理
切實如此又云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
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
論之際朱子言窮理之方如此又云今必以是爲
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
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
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
民之實學其亦誤矣又云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
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
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此又可
見當時有以窮理爲淺近支離而厭其煩者朱子
不得不辨之也語類云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
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
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

天理在人終有明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卷十五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劃得大則其光愈大同上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大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同上豈有學聖人之書爲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爲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爲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爲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同上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如孔子不能證夏商之禮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周室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卷十八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同上且窮實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同上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揑合得同上此朱子講窮理之語尤可伸明大學補傳之說也

語類云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處便是人立腳底地盤向前去雖然更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源頭只在這裏且要理會這箇教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卽是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只在這裏卷一百三十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卷十三朱子說道理通徹性命包括學問至此明白已極矣

反躬踐實此語無疑義語類云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身已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卷十一默而識之學不厭教不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卷三十四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黏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卷四十三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

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卷八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卷一百十四

論敬之說最多語類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閒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卷四十四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這一事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卷九十六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同上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卷十二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同上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同上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閒耳何難而不爲同上初學於敬不能無閒斷只是才覺閒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閒當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袞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卷十一答李晦叔書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答林易簡書云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閑說話也答或人書云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此朱子主敬之說剖析精詳不使流於禪學也五經四書之所謂敬至宋時乃流於攝心坐禪此學問之一大變也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云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經訓史冊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又云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此朱子自述之語黃勉齋李果齋述朱子之學言窮理而不言讀書當以朱子所自述者補之也黃梨洲云自周元公以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於敬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宋元學案卷十六澧謂朱子又益之以讀書之說而曰窮理必在於讀書蓋三變而愈平實愈無弊矣

答劉定夫書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

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讀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澧案此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荅江德功書云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荅高國楹書云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有次第如此荅蔡季通書云諸友相聚作何工夫一日之間須得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爲佳此尤切近之要務荅滕德粹書云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荅林正卿書云葢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荅胡寬夫書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卽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各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閒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荅胡季隨書云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荅趙履常書云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荅張元德書云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語類云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卷十四百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卷十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讀書之法如此也

語類又云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

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卷十一澧案此段下有注云此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今學者尤當以爲法也

荅柯國材書云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彊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荅許順之書云大抵文義先儒盡之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荅江德功書云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又云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沈浸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荅黃直卿書云爲學直是先要立其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硏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荅趙子欽書云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荅曾泰之書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荅陳才卿書云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澧案既知必在乎讀書又當知務立新說而不闕疑乃讀書之病也

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卻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卻看底道理卷十八朱子自著詩集傳而教學者先看古注即所謂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也然則治經當先讀古注乃一定之理朱子之教如此也

語類云讀書乃學者第二事卷十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同上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

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
經歷過來同上澧案朱子既云窮理必在乎讀書而
此三說則以讀書爲第二事第二義此三條蓋只一說記者不
同耳然所云要見得許多道理者卽窮理也所云學
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者亦卽窮理
也卽所謂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也窮理爲第一
事第一義也其云所以要讀書又云聖人教人須
要讀這書卽所謂窮理必在乎讀書也然則第一
事必在乎第二事第一義必在乎第二義也語類
又云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
深坑同上然則除此第二事第二義更無捷徑也若
以爲第二而輕視之則誤矣
語類云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
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
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
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
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
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
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公既
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
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卷一百十五 答蔡季通書云
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朱
子既云必在乎讀書不讀書者爲深坑而教石洪
慶不須看文字且朱子最好儀禮而謂老人非所
及可知凡學者宜及其未老讀書若年老則欲讀
而無及矣然既年老則又教以昭曠教以要約所

謂教亦多術也
南宋時風氣之弊朱子救正之故辯論最多語類
云二程先生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
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
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
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
路上行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
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
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卷一百十三 問昔鄒道鄉論伊
川所見極高處以爲鮮于侁問於伊川曰顏子不
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曰尋常道顏子所
樂者何事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
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曰正謂世之談經者往往有
前所說之病本卑而抗之使高本淺而鑿之使深
本近而推之使遠本明而必使之至於晦且如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
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卷一十三 與張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書云奢則不遜聖人斯言非
勉學者爲儉而已此說是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
其言之過心之病此書雖名爲說論語者然考其
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書
云大率攏落章句談說元妙慣了心性答吳伯豐
書云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
面原無根脚答呂子約書云謂當行之理爲達道
而沖漠無朕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答陳
安卿書云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答許

順之書云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鶻圇吞棗又云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惟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又荅書云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荅徐子融書云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荅江德功書云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思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敢聞命矣（又有荅書云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褊狹譏訶排斥無所不至然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則江德功亦甚難得也）澧案當時談經講學者至於如此若非朱子排斥之更不知伊于胡底矣此其救正風氣者一也

雜學辨謂呂氏大學解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又附錄云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慕效之語類云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元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元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卷一百一）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卷四十）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澧案上文論僧宗杲此僧字指宗杲也）某卻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同上）荅汪叔耕書云忘心忘形非寂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此排斥禪學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荅方伯謨書云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荅沈晦叔書云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荅陳正己書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荅何叔京書云示喻孔明事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乃常人之態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也近年淮漢之閒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肝腦塗地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又荅云武侯傳熹欲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譱譱及子孫之義欽夫卻不以為然以為瞻不能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直齋書錄解題云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裒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為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為不然）荅余正甫書云魏元成加服若果非是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雖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當節取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論語集注云程子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以相掩可也語類云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雖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

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卷三十五宋儒好苛論古人朱子或微辨之或力斥之此其救正風氣者又一也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才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字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冊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

朱子之書近儒最不滿者通鑑綱目也朱子修綱目自云義例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答劉子澄書又云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答林擇之書又云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答蔡季通書○又答潘恭叔書云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又云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資治通鑑綱目序灃案司馬溫公作通鑑自言止欲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通鑑卷六十九朱子則欲義例精密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視春秋年數五倍朱子雖大賢而著書褒貶者乃五倍於孔子之書且春秋始於隱公元年距孔子生一百七十三年已謂之所傳聞之世綱目終於後周末年距朱子生一百七十年所記之事皆在所傳聞之世之前此其義例必不能精密故朱子自悔始謀之太銳但云便檢閱而已新唐書裴光庭傳云光庭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書久不就此卽綱目之先聲也然自戰國訖隋已不能就而況又多唐五代之事乎後儒推尊太過遂欲上掩通鑑朱子無此意也朱子之論通鑑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

也（跋通鑑紀事本末）其推尊也至矣司馬温公乞令校定資治通鑑所寫稽古錄劄子云年祀悠遠載籍浩博非一日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所宜提其綱目然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略也然則朱子綱目二字亦出自温公曷嘗欲掩温公乎（朱子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云右司馬文正公手書楚漢閒事一卷疑是通鑑目錄草稿然又加以總目則今本所無且號有綱要之名不知又是何書也然則朱子之綱目猶司馬公綱要之意耳）特為書法發明者以春秋為比遂為後人所不平而為質實者又太疎謬為後人指摘（陔餘叢考卷十五摘出者甚多）灃嘗謂刻綱目者當盡刪書法發明質實之類使不為綱目累則善矣（潛丘劄記云綱目赧王三十六年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嘗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此段通鑑原文所無書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然則文公門人學識博擇亦精矣卷二讀綱目而能如其精博覈如閻百詩者蓋鮮矣）

朱子荅尤延之書云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灃謂王莽篡漢曹丕亦篡漢仕於莽者書死仕於丕者書卒（綱目書陳羣卒）不能畫一也然錢辛楣謂史家通例未有書死者（春秋論）則非也漢書王莽傳書太師王舜死大司馬甄邯死而通鑑因之豈得云非史例乎（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年王齕死七年將軍驁死夏太后死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周文死陳涉死鄭世家鄭子十二年祭仲死趙世家肅侯十二年商君死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韓世家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韓長孺傳丞相田蚡死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死以後諸史書死者亦不少）

朱子著書既多自不能無誤四書章句集注雖極用意亦尚有誤處後儒自當訂正之然訂正甚不易也論語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集解孔曰戈戟也集注因之孟子干戈朕趙注云戈戟也集注亦因之閻百詩謂集注援引多誤如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四書釋地三續）錢辛楣取此說入養新錄（卷三）灃謂此固非朱子之誤且非孔趙之誤閻氏誤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皆說文文也戟是大名故說文不曰戟有枝戈而曰戟有枝兵也戈是戟之類而平頭者故曰戈平頭戟也戈是戟之類故孔趙以戟釋戈正與說文合也孟子子之持戟之士集注云戟有枝兵也朱子固未嘗不用說文也以閻百詩之淵博而訂正朱注者尚有疏失如此凡後儒攻駁朱注之說學者當細考之若過信其說遂有輕蔑朱注之意此學者之大病也（考訂器物關係甚小舉此以見小者尚不可輕易駁難況其大者尤不可不慎也）

朱子為張魏公行狀近人所譏也（朱竹垞謁韓蘄王墓詩云輸翼費解張魏國史家具狀傳徽公）然語類云張魏公亦汪黃薦李丞相罷相乃魏公言罷也（卷一百三十一）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同上）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同上）趙公素鄙秦之為人魏公卻薦秦相（同上）如某向來為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去（同上）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卷一百三十三）朱子之論張浚固已毫無迴護又為張欽夫畫像贊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為直筆也（易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

之缺

朱子尊邵康節亦近人所不滿也然朱子荅王子合書云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槩近於附會穿鑿語類云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卷六十六）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卷六十七）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卷百）一 問康節與楊氏爲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同上）康節之學近似釋氏（同上）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同上）朱子之於康節固不盡推尊也

朱子之詆蘇子瞻亦近人所不滿也今觀集中荅程允夫書荅汪尚書書皆痛詆蘇氏呂伯恭謂蘇氏乃唐景之流朱子荅書云屈宋唐景之文不過悲愁放曠二端大爲心害又有荅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澧案乾道三年丁亥朱子訪張敬夫於潭州時三十七歲此書云去多則其後一年朱子三十八歲也其荅汪玉山呂東萊書未知其在某年然汪玉山卒於淳熙三年丙申朱子四十七歲呂東萊卒於淳熙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則朱子荅書皆在辛丑之前蓋前此深惡蘇氏之學至辛丑歲跋東坡與林子中帖云三復其言壬寅歲（朱子五十三歲）以此帖刻石再跋之云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紹熙壬子（朱子六十三歲）跋楊深父家藏東坡帖云楊深父示予以東坡公與其先世往來手書知二公相與之驩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刑禍屈也慶元丁巳（朱子六十八歲）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云摩玩再三不勝歎歎慶元己未（朱子七十歲）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云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挾此以俱寶玩無斁此意已不凡矣又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此跋無年月）其推重東坡如此與昔時大不同又爲楚辭集注推重屈宋此宜以晚年爲定論者也

語類云魯叔問温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腳長一腳短不解得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温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恁地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卷七十九）朱子之持平如此未嘗偏於洛

黨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三采聞見錄云朱光庭賈易嘗以謗訕蘇子瞻朱子采此語亦可見其不偏也

戊申封事云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當時之人以道學爲不美朱子既辯之如此然其荅林擇之書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目擊爲益已多何必如此忉忉動形紙筆然後爲講學耶如此非惟勞攘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澧案後世所譏假道學卽朱子所謂大驚小怪起模畫樣者也近儒又有因明人講學之弊謂講學非天下之福者然朱子所謂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亦已逆料之矣不可以譏朱子也

李文貞云周程張邵不得朱子恐不能如此烜赫榕村語錄卷十九澧謂尊朱子者原不在乎稱頌之語而文貞此語則確極方望溪云王崑繩曰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程朱之罪也余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李剛主墓志銘澧謂詆毁朱子者原無傷日月然王崑繩李剛主蓋皆未讀朱子書而輒詆之耳望溪使之觀朱子書則自然折服矣夫未讀其人之書而輒詆之他人且不可況程朱乎更有未讀程朱書而尊程朱者則科舉習氣耳豈真尊程朱哉

朱竹垞朱文公文鈔序云陳同甫言於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觀朱夫子集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俾後之論文者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矣澧謂陳同甫之荒唐竹垞謂其不詆朱子吾不信也竹垞鈔朱子之文則立意甚善所鈔之本今雖不得而見之學者當師其意取朱子集中封事奏劄諸篇讀之可矣此必不可不讀者也

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